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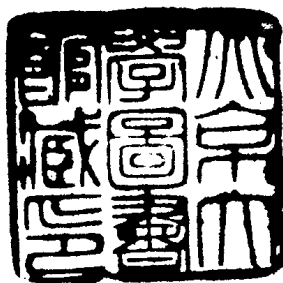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一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10/8/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氏春秋鑄二卷

〔明〕陸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春秋錄疑十六卷

〔明〕趙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三九

春秋國華十七卷

〔明〕嚴訥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活字印本

二三〇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徐浦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嘉慶中刻浦城遺書本

五八六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二卷補遺一卷

〔明〕傅遜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日殖齋刻本

六四二

左氏春秋鐫二卷

〔明〕陸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春秋

鐫二卷》提要

左氏春秋鐫題辭

陸粲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
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云余以爲非也左
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
意所存乃往、卑淺不中於道或爲奇
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
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爲之不得與仲
尼並時又其書遭秦火隱及漢世晚立
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陋儒
若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
秋鐫以曉始學者令觀擇焉

陸粲題

左氏春秋鐫上 凡五十四章

隱公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左氏春秋

鐫曰石子之言至言也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則吾惑焉夫石子方憂嬖孽之亂國乃復探其君之邪志而成之乎哉不幸莊公從若言以定州吁則衛國之禍其誰階之也蓋左氏之記述好增其辭而遠於理也每如此矣

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商書曰云云周任有言曰云云

鐫曰陳侯傲鄰而復諫以取敗則信有罪矣雖然不有彊大諸侯過惡且什伯於此者乎是區區者君子奚獨譏之深也其援商書周任之語於義尤不相蒙如此類疑不盡出左氏蓋妄庸者屏入

左氏春秋

之

桓公

取郕大鼎於宋納於大廟臧哀伯諫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鐫曰一諫君而能必其有後則夫卿大夫之宜世祀者多矣御孫之戒丹楹曹劇之譏觀社非異國事也乃其子孫未

有聞焉者何歟臧氏在魯蓋與春秋相終始周內史之說詎非好事者傳會爲之乎諸言德之及後嗣者皆類是

初晉穆侯之夫人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不來義上

叔即成于曲沃

鐫曰晉之亂始兆于封曲沃非兆于命名也謂名足以定禍福是委巷之言耳

於卜偃之論畢萬亦云

閔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爲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益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鐫曰言復惡者謂已爲君所惡又加弑云爾若曰不見惡焉雖弑君未必爲戮也則可乎然則左氏之爲書非以立教也妄一男子有言皆記之矣

莊公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悌焉桀紂罪人其

不來義上

亡也忽焉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鐫曰宋人之辭是夫應對者之常辭耳

春秋以來何國蔑有吾未見其能爲禹

湯矣且其指曾不及民而曰有恤民之

心何居

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王及鄭伯入于郕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

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
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
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盍納王乎

鐫曰子頽以庶孽造亂而奸王位則固
殃咎之所鍾者奚俟夫哀樂失時而知
之矣抑微此將不納王乎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云云陳
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

鐫曰卜筮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
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
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贅史賤人
所為抑好事者覩其成敗而追合之云
爾左氏所稱述者尤衆衰世之習尚固
然邪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史蘇是占弗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
事則可蓋春秋之士惟二子為知易
傳公

初晉侯使士蔦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蔦稽首而
對曰云云失忠與敬何以事君退而賦曰
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鐫曰士蔦之對皆游辭也夫曲沃與蒲

屈城而三子見疏晉始兆亂蔦者獻公
之信幸臣知其不可盍諫止焉既受命
以興事矣弗慎而寘薪若將有為也及
承譴讓乃又不敢端言其故以折讒嬖
之謀忠敬以事君者固若是邪且退有
後言而曰一國三公者何所風切也蔦
固姦人之雄内存寵祿而外恤公議姑
為是以自說於衆曰吾亦嘗諫之云爾

是故二五優施之徒其爲讒慝不足誅也若士薦里克君子疾之

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雋曰微子啓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辱於紂而胡爲面縛於周人之壘歟逢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本義錄上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鐫曰昔之儒者以爲雷霆陰陽之怒氣物有適然值之而被震者矣曰有神物焉主之而誅罰罪慝則野人蚩妄之言君子不道也然則左氏之爲書不已駸乎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

不睦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鐫曰子大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子帶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齊以逃死則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子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爲請而復之卒以致亂君子謂斯人知細人之愛未知國之大誼也

本義錄上

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頃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鐫曰子文之言過矣夫國有重位曰以待賢也豈曰以厭細人之欲哉彼慕貴仕而作不靖者假之權寵祗濟其惡是求去憂而滋長爾何靖之有且令尹冢

卿猶室之棟也棟折榱崩室乃覆敗曾
是而可使矜功好亂者為之歟子文蓋
嘗三去位而不愠當時以為賢然大臣
之誼貴居正若夫飾細行忽遠謀愛一
夫而輕社稷者雖捐千乘之相君子曰
小道也為賈譏之未盡吾是故重論之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九

鐫曰外傳言懷嬴之納也重耳欲辭而
胥臣輩皆勸受之二三子求悅秦而反
國以速富貴雖陷君於大惡弗恤矣或
者乃稱晉文此舉為廢禮行權以濟其
業又謂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所取者
大故容為權是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
攻慶氏娶而不避宗曰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世之淺儒所謂權者蓋類此其
賊經而害義也不已甚乎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使讓之云云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
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
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
鐫曰韓非子之論至矣韓非子曰寺人
君今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復
生臣不懼而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
事文公寺人披
之不貳何如

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

十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
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二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云
云
鐫曰親二以及民德之上也辰也猶以
為次彼所謂以德撫民者墨子之兼愛
歟其曰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者
尤不然夫周公之篤於懿親也豈必有
為二之哉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周公之心如此而已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鐫曰聚鵠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矧父於子乎而以是故推刃也不道孰甚

春秋鐫二

焉今舍是而區區於服之不衷是譏末哉君子之見也地平天成之語於義尤迂而不屬傳中稱引詩書大抵類是疑皆後儒所勦入者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

鐫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未知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為善言而以詐諉終之曾不若子犯之語之猶近實也

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

春秋鐫三

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出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鐫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好怪於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辨也已他皆類此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顛、頤、眚

鐫曰夫祁瞞舟之僞之戮吾不暇論若

乃魏犢顛頤則其罪均耳以舊勞之不忍棄而姑貫之死可也束芻踊躍其爲禮於君者幾何而犢也用是獨免晉文之刑頗矣以是視於民將服乎

狄伐晉及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戰于役獲秦三帥公以夫人言而免之先軫怒不顧而唾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鐫曰軫悍人也造虐謀以構二國之禍

春秋卷十一

幸

乃又無禮於其君既而知悔之則自歸於司寇而伏劍焉已矣已爲軍帥往遺狄禽以益國恥雖喪其元得爲勇乎

文公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先且居胥臣伐衛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鐫曰衛之見伐無禮故也陳爲之謀亦

曰強爲善而敬事大國矣又使報伐以

重得罪焉旣而晉怒未怠乃執孔達以

求成曾未有他繆巧可言者何貴於越

國而謀哉君子以爲古吾以爲非古也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

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狼曠怒其友

春秋卷十一

十四

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曰吾與女爲

難曠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子姑待之及彭

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

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鐫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狼曠

對於一黜而不愛其死曰好勇矜名則

有之謂之君子則吾不知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云云

鐫曰是役也秦人求戰而不得未有功伐可言者謂繇此遂霸西戎吾竊弗敢信君子之譽之也其辭亦少褻矣至於稱子桑之忠說者以為能舉孟明也吾

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於傳考之乃無其事蓋左氏每采獲故記而綜覈弗詳是以踈繆若此

秦伯伐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鐫曰傳稱隨武子之德甚盛然其奔秦

也避罪而已軍旅之事辭弗與知可也遽以國情輸之而為籌畫焉此其所見視公山不狃尚遠不逮仁者固如是乎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鐫曰吾嘗疑左氏之書有漢儒所附益者觀於此尤信孔穎達亦云此傳計尋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指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掉註此辭得耳

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鐫曰耦也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君則曷不於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既受命而出矣方復覲揚其先人之惡於鄰國是夫也魯之負販者宜嗤之孰曰以為敏乎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云云他年其二子來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
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
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
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庚丘皆死

鐫曰悲夫公孫敖之二子也死而益遠
於禮夫其恥一夫之讒至於殺身以自
明可謂有犬馬之決矣未可謂立節也

卷之十一

十一

周之中世士不聞道而輕死以為名高
如斯人者豈可勝道哉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
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非
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
亡子猶不亡族

鐫曰異哉公孫壽之為人也愛其富而
弗愛其子世衰道微士之懷寵而不知

去就也噫乃至此乎

宣公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御之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囚華元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八鄭師故敗君子謂羊
斟非人也云云華元歸見叔牂即羊斟曰子
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

奔

卷之十一

十一

鐫曰羊斟飲食之人君子無譏焉然既
喪三軍陷元帥則非華氏之讎國之賊
也執而戮之其誰曰不可元也詭言逸
賊誠近厚矣無乃非直乎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鐫曰王孫子謂在德不在鼎則可而言象物以知神姦者抑何謬也三代盛王之為治也布其休明之德使民神異業無相侵瀆而已豈曰物二而為之備哉彼幽幻恍惚者其狀固不可勝窮雖著於鼎猶不能使四海之人盡觀矣聖人

本義卷十二

九

之為計曾若是其勞且拙乎諸言禹鑄鼎者事不經見故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紀治水之迹若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爾何至迂怪如滿所云哉或曰鼎啟鑄也

墨子云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會于橫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鐫曰是時晉景怠政不在諸侯二三大夫媮惰無以威懷戎狄而俛首求成焉又匍匐以從之其事至陋矣安在其能勤而援文王以自解乎詩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曰勉二我王綱紀四方文王之勤也如是

本義卷十二

十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晉侯使復其位

鐫曰士伯之言非也欲以一時之利害翫天下正法其稱子玉事亦不足信何則晉楚之勢不為匹夫輕重亦明矣楚

之再世不競也。遭晉君之明而中國歸
覺故也。獨殺一驕蹇臣能損其強邪。如
林父雖復用也。未有以難楚則其效何
如哉。曰若是則秦不替孟明與晉類乎。
曰不類。秦穆始以貪利襲人而棄其師
則非將之罪也。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懷必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
國謀之何以不亡。

鐫曰。居魯而言魯樂亦夫人之恒情耳。
何罪而得亡。歸父固欲去三桓而不克
者。雖被逐猶君子所哀也。今日謀人人
亦謀己。非夫淺丈夫者因其敗而追爲
之辭歟。蓋左氏言人之禍福若此者衆。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術。

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
祇二者。謂此物也。夫文王所以造周不是
過也。

鐫曰。夫獲狄土未足以揜邲之敗也。矧
不競於楚而取償於狄。雖捷有功。君子
羞之。然晉侯且以自多。而初隕師徒者
受千室之賚。無作色焉。羊舌子又肆言

以諛之。甚哉其相蒙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郤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
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乃請老。郤獻子爲
政。

鐫曰。夫范子之傳政於郤子也。爲其怒
邪。知其怒且益亂已。弗能禁。又藉之資。

使逞志焉雖償國事不暇恤矣則可謂忠乎記稱范子之德以爲利其君不忘其身君子非之曰苟利其君身於何有身之不能忘則所爲利其君者淺矣彼懼卻子之偏而先避諸其遂巡退遜自爲謀可爾非大臣謀國之誼也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去之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

鐫曰許也季氏之孚也始則陽爲正言以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己者未始不有姦人左右之是故臧孫吳怒東門遺

陽畢造謀變逞族陳豹獻佞闕止誅卒皆以闕翦公室而潛移國命吁可畏哉

成公

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春秋卷二十一

十一

鐫曰夫謂衆之不可以已矣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然則惡在其用衆也是特楚人者之讒言何以誣君子爲哉仲尼曰仁不可爲衆也君子之論如此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云云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鐫曰衛之視晉雖強弱迥異而班爵本同孰謂不得為次國邪庚與良夫其位則有辨矣若之何其使晉先衛也尊盟主而棄周制曾是以為禮乎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

從善如流宜哉

鐫曰前此救鄭而侵蔡三子者以遷戮為非既去之矣至是而尋師焉則謂之何且嚴爾之沈奚罪而及於俘獲以是為從善吾不識也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杜氏曰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

鐫曰范文子賢乎哉惜其不聞進退之誼而徒死也君子不幸處亂邦事驕主其能保族完名自當有道如必殺身而後可以逃罪則無為貴智矣昔鴟夷感鳥喙而辭榮士季避跛夫而遜位二子體國之操未足多稱而將身之術有可觀者燮之明哲縱遠謝後賢豈不能近師乃父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焉用匹夫之諒也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云云則鮑牽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葵猶能衛其足

鐫曰夫蒙衣乘輦之事路人恥之卿大

夫知而弗言則奚以正國矣如鮑子雖
亡足不爲病而仲尼顧笑之歟洩冶死
曰無自立辟鮑牽則曰知不如葵君子
之論每若此爲善者懼矣自周之衰士
不聞義而以苟容爲賢又藉口於當時
之大人以護飾其短者皆是類也是不
足存乎書以訓後世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

天象書上

主

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云云懼不敢占也
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
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
之莫而卒

鑄曰謂生死繫於占夢亦愚妄之尤者

襄公上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

也今我易之難哉

鑄曰文王帥叛國以事紂非知時也臣
禮然也晉於楚非其倫矣而援以自比
何哉無乃知其力不能及陳而姑以是
藉口歟異日者楚虔求諸侯於晉司馬
侯請許之亦稱文王與紂云蓋晉人之
言類如此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天象書上

主

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
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前年陳成公患楚侵欲使索
僑受盟于晉故楚謀伐之

鑄曰夫臧孫未知禮也古之爲師者不

伐喪楚之竊是名也以誅陳人而已是
惡足以欺君子哉是故大國行禮小國
服焉語其常也乃陳人則異於此新與
晉盟而將叛之不信棄先君之遺志不

仁背諸夏以順蠻夷非義而信荆楚之
諛犯三不韙以從之可乎故曰臧孫未
知禮也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
任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
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
櫬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

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鐫曰定姒非守適也故不欲成之為夫
人不得已於匠慶之諫而猶欲簡其禮
也故請木而微應曰略用蒲圃之櫬而
禁之則嫌於為已也故不御季孫之志
亦若是而已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不
已過乎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
敗之數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

鐫曰聞商人之禍敗始於獨夫受不聞
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熾炎妄起者
甚眾非盡商之子孫也然則士伯之論

疎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樂名一荀
云舞名荀

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

有禘樂賔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

乎

鐫曰桑林者殷之盛樂宋人以祠其先

王先

故曰天子之事守也兩君相見胡為乎

奏之魯有禘樂又用諸賔竊禮之不中

者也而當援以爲比乎昔工歌湛露寤子不荅金奏肆夏叔孫辭焉賢者於所不安不忍須臾處也寧有納君於非禮者哉惜乎晉侯之無若臣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左傳卷第十一

三

鐫曰子野之論嚴矣雖然是偏辭也不可以訓蓋未幾會于戚以定衛雖出於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矇者亦若與有力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助非有以潛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

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

鐫曰戌也憚華族之強使其君蓋不義而失刑諉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細人姑息之論爾蕩澤殺公子肥華元爲右師討而誅之是以取貴乎春秋何恥之有

左傳卷第十二

三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仲子生牙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鐫曰嬖父之疾病而爭國又殺其所愛光之惡異於操刃而弑者幾希尸諸朝之爲非禮也君子以爲不足譏矣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
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
子遂卒

鐫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
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
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為喜之道者祭

祭義上

何承父之命知其不可則亦稽首而辭
曰為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
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
將以掩之祇益章焉夫忠而不貳臣之
職也事君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用
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於兩君將朝夕
從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
不血食而主之餒於何有如是而其父

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棄
屈建之去芟者其可也矧喜之事尤有
大於二子者邪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國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
疾為王御士云云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
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

不棄疾

卷一

南于朝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
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鐫曰棄疾之事吾嘗為著論識其畧於

此或曰世之論者謂棄疾處臣子之不
幸其死有足矜者信乎陸子曰否夫
孝子之心見微知著子南之不善通國
患之棄疾弗察邪萌芽之時從容諷諭
能致其悔改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
洩命重刑則亦涕泣血力言於父以
內外怨疾危若朝露使釋位還逃遠託
異國不則泥首銜劍自拘於司敗而冀

王之見哀焉庶幾禍有分乎其或父不見聽則以死繼之有如萬分一能感父不徒棄其生矣既倚遠隱忍以陷親於大膠乃後徐死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讎其君自經滿清忠孝並陳吾無取於斯人也曰前此者雍姬之事亦猶棄疾也始由其母論之則何如曰雍姬之悖義一而巳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未始可以偏重也夫有殺父之謀而婦與聞之則當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夫義絕而父為重矣於是告於父而自殺焉以明吾志可也雍姬知此則何至於漏言以殺夫而恬然安之哉雖然遭變事

本義錄上

三

而知權自春秋時賢卿大夫未足與議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誅焉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鐫曰崔杼之弑君也陳文子蓋嘗出奔雖左氏不言然論語記之矣當莊公伐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實與聞之至是

原缺

左氏春秋鐫下凡五十九章

襄公下

公問崔子云云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

本義錄下

鐫曰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難雖死與亡皆其所不屑矣抑君子所謂死亡者異於是曰死則為洩治亡則為子哀斯二者嬰將何居焉乃至睹其君之見殺而徐哭踊以為禮乎又有異焉者曰人有君而人弑之然則凡在官者殺無赦此言非歟衛州吁賊君而自立

石碣既老猶告于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齊而請伐齊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亡之足言之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鐫曰程鄭細人爾然降階之間未為大失蔑也何用遽知其死亡邪其語雖幸而中君子未之或稱也子產顧以是取之過矣

不義

十一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遂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鐫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冕乘軒以事兩君比其亡與死也皆弗與知亂則逃之安則反國臣人而若此末之難矣雖然伯玉孔子所嚴事也吾

未之敢非意者晚雖居衛而不仕於粟若子臧叔肸之為者衛人以爲國老大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而弗踐其難茲孔子之所賢邪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鐫曰林父親逐其君、入不歸死於司

不義

十一

寇而保據私邑又介大國以求逞志焉其罪寧專祿周旋而已乎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亦非所以責夫人也

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叔向曰鄭公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鐫曰賦詩者曰以觀其人之志可也若乃亡之先後則吾惡從知之夫世祚短長非細故矣獨繫於一諷詠之間邪

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
鐫曰叔譽謂務德無爭先善矣曰楚爲晉細則爲之辭以蓋其慙者也

慶封田于萊云云慶嗣聞之謂子家速歸

子家弗聽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鐫曰當是時慶氏之惡已孰無愚智能

不棄卷下

四

識其亡矣若夫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瞽史惡從知之昔輔果別族乃全智宗今是夫也臨禍弗辟而卒與之俱殲雖誠知之未必賢矣矧其辭特爲書者之所誣飾也又足信乎

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鉅慶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楨動于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

鐫曰齊人此舉曰討莊公之賊也似矣

顧釋慶封弗誅而獨觶解其子則非罪

之在也亦何以信大義乎雖然莊公宣

淫黷武居劫弑死亡之中而沛然自大

其朝之賢卿大夫大抵括囊守位耳及

干楨之難則剡手以衝亂臣之匈者無

聞焉如申鮮虞所譏君昏不能匡危不

能救死不能死者獨閭丘嬰哉盧蒲癸

不棄卷下

五

王何區區懷其君煦嫗之恩謀爲復讎而諸臣因之僅除慶氏君子曰千乘之齊有二嬖人而已亦足悲夫

慶封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展莊叔曰車

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爲誦茅鷄亦知不

鐫曰石祁子一言而猛獲醢曰天下之

惡一也慶季之來魯獨無君子乎二三

大夫所譏笑者特車服飲食之細而忘其弒逆之當問也亦不知類甚矣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鐫曰儼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若是班乎其比而同之也此非叔孫子所宜言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北宮氏之宰

卷之七

七

能滅齊豹以定衛國則其主用免於惡名且受上賞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爲純臣沒得良死若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也

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堅事晉楚以藩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鐫曰周衰晉楚強故爲小國者之言若此伯有爲汰猶知其不可而子皮諸賢皆莫之諫正也吾於子展與何誅

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云云曰若四國何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

卷之七

七

鐫曰爲政者昭令德以臨其下而使之以禮其誰敢不服又安用賂以鄭國褊小而族大寵多若皆求賂將焉取以給之令不逞者擱然有要市於上之心而滋長其傲斯禍之大者又何安定之有或曰鄭國不和爲日已久子產未能行今姑爲是以圖說焉洎乎政成而大人之泰侈者退聽乃不復然矣曰有子產

之志則可不然余懼其無以免罪於四國也

昭公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云云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

鐫曰以言知人自聖人猶難之矧能必

本義

其禍福云邪鮒也好賄而從君晉之細人也又何以稱保世之主信一言之善而不考其素奚可哉

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鐫曰老而志意衰則語益怠偷斯固中

人者之恒態矣若夫年之短長詎可以
是必之乎曰神怒民叛趙武之罪亦不
及是

后子見趙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鐫曰鍼也秦之貴介弟雖出奔而於義
未絕也而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

本義

本

趙之後乎五稔之云抑又怪繆而不足
譏矣

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
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
尾欺晉子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
其寵、將來乎

鐫曰是時晉雖失道威令猶行乎諸侯
陳無字見執亦近事耳薑也誠狂悖能

不畏大國邾而輒以己子更公女齊君大夫咸若罔聞知韓起亦受其欺而不敢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斯特野人無稽之言而左氏信之過矣

楚子使枳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對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鄰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卷之十

十

鐫曰女齊之言善哉然其以諸侯授之楚也非務德而無爭也畏之而已惟子產知之故語楚虔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斯論爲得其情矣女齊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叔向曰天將假手於楚以斃蔡二子國

人所賴以師保其君者也而言若此晉是以不競於楚

初穆子去叔孫氏云云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子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卷之十

十

鐫曰杜洩爲家臣睹其主在難既承授戈之指不能亟告於君與大夫以誅逆豎及叔孫死禍亂既成區區爭以路葬而帥士哭之何益矣君子謂洩也其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小人之道也

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

鐫曰復怨怒鄰而使其責臣鄙以待命

非守國之完計也何謂禮乎

鄭子產聘於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
焉曰寡君寢疾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
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
晉侯有間

鐫曰夏之郊也有杞存焉是天子之事

太康集

十一

守也雖晉為盟主得奸其祀乎且夫鬼
神不歆非類鯀之神其信能為妖祥以
求食歟吾以為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恍
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饗命祀相審俞不
可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為知禮
也賢於公孫成子遠矣

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
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云云嬀始生子名之
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
筮之云云故孔成子立靈公

鐫曰立君重事也國有典法若卿士大
夫在弗稽焉而筮與夢之是徵何居縶
也弱足不可以君國矣苟襄公無他子
則非元誰立又惡用是二者為哉無乃

太康集

十一

嫌於舍長立少而假之以厭眾者乎
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而立子
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
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
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遂如陳氏云云遂
和之如初

鐫曰夫桓子授甲非以助彊氏也將承
二家之敝而取之以子旗之言正也為

是慙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
以分其室則無字之情見矣二惠既亡
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以斲喪齊室
也豈一日之故哉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
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
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臣聞盛德必百世祀

卷之四

十四

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鐫曰夫顓頊之裔有民社者不獨陳矣

若楚與趙咸爲顯諸侯秦後乃有天下

楚祖熊繹趙祖造父秦祖非子俱出自顓頊是三族者非盡

以鶉火亡也史趙之說詎足信乎其謂

舜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春秋之中古

國數十大抵神明之胄也自武王克殷

所褒封如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論

滅不振數聖人者之德舉不足昌其後
邪特陳氏既有國追爲若言以著其當
代齊云爾周史之筮懿妻之卜皆是類
也亦足明左氏之書出於戰國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
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叔向謂宣
子曰云云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致
閻田反潁俘

卷之五

十五

鐫曰夫曲直云者非所論於君臣之際

也以晉之暴蔑宗周雖致田反俘猶有

餘罪藉令王辭不直將遂已乎叔向於

是乎失言矣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五十二

年而卒亡子產問其故對曰云云今火出

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云云

鐫曰裨竈所論陳事其後良驗此其穢

亦信神矣以吾觀之蔡亦楚虔所滅而後復封不聞其有祥異如陳災之類者天欲逐楚而建之則二國奚擇焉是故機祥小數雖幸而或中君子弗貴者為其說乃有時而窮也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亦往：篤好之他日禪竈請以瓊竿玉璫饗火子產不與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斯論吾有取焉

太史公下

十六

蓋非信道不惑者無以及此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鑄曰蔡般楚虔之惡皆三靈不容區以星度占其凶禍者淺之乎知天道也太史遷書稱萇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見殺其記良與左氏乖繆然吾考萇子

之行事與其議論雖蹇：忠篤固微信奇怪矣謂如論毛得齊修之類遷之言亦有自哉

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

鑄曰昭公之為魯郊也獨於其母姓知之或母非歸姓則雖臨喪不感也而無咎乎夫瞽史之說迂謬至此而猶足

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

太史公下

十七

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鑄曰居喪無外事朝非其時也而何有於享哉既捐殯而出執玉帛以終事逮於享而後辭何辭之晚也然則晉人之許之也不既合於禮乎曰亦弗受其朝而已矣蓋於其始入境也則亟辭焉俾返國至乎終喪而後聽朝聘之數是也禮也南蒯之將叛也云云遂奔齊侍飲酒於景

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哲曰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

鐫曰家臣而張公室斯罪乎傳曰食土之
毛誰非君臣夫家臣亦魯公之臣也已奚
罪之有顧為此者能積誠竭忠匡正其主
使還政與邑于公而退守臣節期於邦家
俱安不見瑕隙斯善矣如南蒯欲以力勝
之惡得無敗雖然蒯之志亦可哀也曰吾

案卷下

太

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以費為公臣有君
子者輔之而以道消息其間如吾前所云
者魯於是其庶乎公山不狃據費召仲尼
仲尼欲往曰吾且為東周焉南氏子不遭
孔公披猖至此耳自大夫凌君而家隸為
之盡死流俗狙伏見聞不知大義故子韓
皆有是言而蒯也子然蒙叛夫之名悲夫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三數叔魚之惡

不為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
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許也以寬魯國
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
榮猶義也夫

鐫曰此非仲尼之言也夫卦向之三言
者獨議邢侯之獄為近正然吾猶有譏
焉曰大臣之誼先刑家而後正國糾之

案卷下

九

及此也無乃教敕之亡素歟如其頑嚚
弗率則亦豫言于君勿使與政已矣焉
用戮死以為直哉若平丘之會則羊舌
子寔為之謀主不能正瀆貨者之辟而
重賜以成其貪歸魯季孫復不能以禮
與辭遣之而使一夫行詐二者皆傷國
體為諸侯笑何利之加自周公誅管蔡
君子猶以為聖人之不幸而曰殺親益

榮仁者固忍爲若言乎蓋左氏之爲誣誕也無甚於此矣

楚子誘共蠻子嘉敘之遂取蠻氏旣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鐫曰誘殺其父而復立其子以是爲禮孰爲非禮

晉韓起聘于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

本義

子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云云僑焉得恥之子寧以他規我

鐫曰孔張失位爲客之笑執政之臣惡得弗恥子美內慙而不問又怒諫者雖多言將焉用之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長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而毛

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鐫曰毛得之亡也語其理則有然者矣惡在日之凶吉也今有不道而殺人者遇良日焉將益其福乎

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云云辭客幣而報其使

本義

主

晉人舍之

鐫曰子產爲國家卿將率其世族以由禮者也矧立嗣重事乎知其不順而弗能止以煩大國之詰讓誰之過也對客之辭則誠敏給然能治之於始亦惡用是爲哉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鐫曰叔孫婁之賢非畏大國者四牢之加曾無違異殆有主之者而力弗能禁歟不然豈其為范鞅一怒而棄周禮以從之哉韓宣子買環於鄭商既成子產弗與宣子不敢強取也魯有若人鞅將謝於不暇而何怒之有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對

不食

壬二

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其他月則為災

鐫曰日之食於分至而不為災也古未有為斯言者也是時意如顓臾前此則既廢伐鼓用幣之禮而叔孫識其有異志矣梓慎者蓋探知微指欲未殺災異以順強臣而欺侮其君、子疾之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

之族以作亂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鐫曰閔子之意謂夫喪職秩者之徒為不足與也然則亂臣賊子有貴彊之援而後動於惡者其蔑弗克矣斯固大雅君子所宜言乎將卜王猛子朝之成敗者觀於其順逆而足矣

不食

壬二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經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云云叔孫受禮而歸

鐫曰叔孫子處羈囚之中志節堅定非苟然者謂其將殺晉之貴臣殆傳之者妄邪夫君子之履憂患守已俟命而已彌牟之來雖情計叵測豈以動吾心哉顧為輕狡之謀以速禍可謂智乎刺於一夫而與之俱靡捐不訾之身以遺魯國

之辱少知自愛者弗為而謂賢者為

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

鐫曰於日食占水旱亦未之前聞

有鸛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

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云云今鸛鵒來巢

其將及乎

鐫曰傳記所稱童謠甚衆大抵為度辭

耳未有察言若此者是固後人所傳

本義錄

二十四

會歟其曰鸛之鵒之云者吾尤笑之

魏子謂成鱗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

黨乎對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

親也詩曰唯此文王云云故襲天祿子孫

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鐫曰大夫命其餘子為縣淺事耳儼諸

文武豈其倫哉鱗也肆言以納諂魏子

偃然受之而無讓蓋不待城周南面之

僭而知其志之荒矣城周事見昭三十二年

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古者

畜龍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乃擾畜龍以事帝舜帝賜之氏曰豢龍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

御龍

本義錄

二十五

鐫曰畜龍之說怪甚世言左氏近誣謂

此類非邪王子曰文格古今不相及安

知無是事雖然此漢儒所据以明劉氏

為堯後者也或非盡本書語矣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

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

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

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

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曰鑄刑鼎其足以亡乎前此有鑄刑書者而不與二族俱亡墨之言吾弗敢信矣且鑄鼎者非范氏也以著其書故亡實趙氏也以不得已故免其遷就附益之陋至此而猶足論乎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鑄曰夢非日食之兆也日食非吳入郢之象也鞅也妄問墨也妄對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鑄曰魯之有季氏猶晉之有六子也鞅爲此問獨無意乎黯也探其邪心而肆言不忌若謂意如逐君爲當然者其反理而害教亦甚哉或曰慎器與名者非善言歟曰是非鞅所得聞者以告晉侯可矣

定公

孟懿子會城成周城三旬而畢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

鑄曰襄弘之忠盛矣其卒不免於濁世則志士仁人之所哀也女寬之邪說吾

無庸辨焉信若所云周而遠大則不從者無譏後期而違人則與事者非繆寬也兩譏之是非惡乎定哉君子曰天人一道也從衆乃所以從天矣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鐫曰使囊瓦違司馬之善謀而亟戰以取敗則史皇之爲也幾於一言喪邦者藉令其從其言而必死以說罪亦於楚何益哉

王賞闕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闕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闕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昭王奔鄭二公闕辛弟懷將弑王曰

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闕辛以王奔隨

鐫曰昭王之賞闕懷也其爲楚國未寧而以是安反側者歟斯寬身之仁非理國之典也不可以訓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

侯始惡於公孫戌以其富也

鐫曰富而能臣孰與夫貴而能貧史鮪之爲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其私積不遺餘資以益驕者之過戍也庶幾免乎

哀公

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闢火曰其桓僖乎

鐫曰天災流行何常之有雖孔子之聖惡從知其桓僖矣以為親盡不毀而當得譴者則前此武宮煬宮之立其為失禮尤也而災不及焉何歟此與外傳所云辨墳羊隼矢之類其事皆至浮淺直當時里巷細人所傳說而左氏信之末哉其知聖人也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廟火知為僖王蓋又緣此傳而附益之者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云云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鐫曰正常曷為遽奔哉知康子之力能奪嫡而憂南氏之子不全也不敢以死

爭則姑告焉以塞責而亟去之爾棄主之命而賊人之孤常也何以見魯衛之士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即不狃對曰魯雖無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吳伐我子洩率

故道險從武城

鐫曰不狃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之帥盍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於東亡臣之自處當如此

吳師克東陽而進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

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
三遷

鐫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盟而還魯人
病之一夕三遷之云以爲國發恥耳非
其實也其謂孔氏之徒與於三踊之列
者亦不足辨矣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
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人敗之

春秋集解

卷二

吳師乃還

鐫曰謂悼公被弒者吳人之言與不然
三日哭而執辭討罪師與非無名矣一
戰弗克然失氣而還何哉當是時使
徐承浮海之役獲濟齊不國矣吳師之
敗也是則齊猶有人焉而執謂其弒君
以下敵乎

齊伐我公并務人見俘者而泣曰事充政

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
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
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鐫曰公爲昭公之子謀遂季孫以成乾
侯之禍陷君父於難而不死至是乃死
死後矣或曰彼公爲悼前事之失而以
晚蓋者也其然則孰若盡節於昭公歟
夫其從公而出也能彊勉忠孝與子家

春秋集解

卷二

羈同心而無與群小相比公存則蒙死
效力以圖入如甯俞之於衛侯公沒則
泣血求援以復讎如申包胥之於楚國
事苟不濟乃刎頸絕脰以謝君父可也
恬然與讎人同國已再易世雖隕於原
壑而非其死所曷足貴乎

公會吳子伐齊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
問丘明陳書東郭書

鐫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
軀死國其晉欒鍼之儔乎夫死非人所
樂其兄則安能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政
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乎哉左氏為此
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及即使為

本義

三

政陳成子云云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
將出曰何所無君云云陳恒執公于舒州
鐫曰陳恒之力於放弑其君若撥麴矣
聞公怒而將出豈其情哉姑以是觀國
人之心激私黨之怒而已意如之被伐
也請以五乘亡彌牟之距輒也欲自北
門出姦雄飾詐大抵然耳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

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
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
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
殺齊管脩也而後入

鐫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脩子高能
不入乎彼賊兩卿且劫其君矣何有於
一士矧國之安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
區者決進退也子高之見固若是迂邪
俾世有臨難蓄縮而釋賊弗討者諉曰
吾有所待也則斯言啓之矣

王曰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

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晉楚隆使吳
吳王問之

鐫曰黯之論議見於傳者亦猶夫人耳

其得為君子也將無名浮於實乎楚隆
所謂進不見惡退無謗言者抑過矣斯
言也雖聖人其猶病諸是故以仲尼之

德遭春秋之濁世然且不免焉愠于群
小而黠獨何脩以得此彼其能賢於聖
人歟不然則鄉愿而已

余自給事中謫都 丞蓋古牂柯徼
外地去京師始萬里道中獨挾左氏傳
自隨行且讀之有所見輒乙其處暮宿
逆旅則書諸別簡而藏焉既至以傳亭
之廢也止于黎峨暇日稍敘次其說爲
一編以視二三子之從游者或相與語
曰昔者柳先生謫永州始作非國語夫
子之書無乃是類耶蓋傳之余聞而謝
曰吾何能及是使亟毀焉則二三子者
既校而刻之矣書其後以志吾愧時
明嘉靖庚寅冬吳郡陸槩子餘父記

平越衛學門生劉祥

金鳳

劉奇

楊世雍

戴濬

徐柯等同校

嘉靖癸亥男廷杖重刻于花梅

左氏春秋鑄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
科給事中坐劾張璁桂萼謫都勻驛丞時途中所
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
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闕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
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
謂之鑄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錄疑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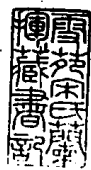
〔明〕趙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錄疑

十六卷》提要

重刻春秋錄疑序



漢興春秋列學官者三家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通是經者皆專門世守以為家法生徒之盛至千有餘人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親問其師說云何斯明經若是重也泉

春秋錄疑序

一 黃氏刊

郡趙氏世以春秋起家南特先生自少穎異絕倫博極三傳摠領百氏撰述一推本六經取裁而藻謂明興功令春秋主胡氏精思有年縷析疑義爰著錄疑庶幾繇康侯之說以窺宣尼之蘊予自諸生時從游常執校讐之後南都已梓行矣先生自滇

南掛冠歸杜門著作窮蒐玄解刪定是書
凡數十易稿蓋晚年定論也藻之明春秋
者董仲舒最著其人廉直居官不甚顯第
子通者至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
數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先生篤行慕
古類仲舒官亦止二千石而錄疑有裨經

春秋錄疑序

二

義章逢信從殆非閑陽縱陰如繁露看災
異者可同日語也諸弟子傳其說以陟顯
達者半海內彬彬盛矣伯子日新舉隆慶
辛未進士筮仕分宜得家學之傳有古循
吏風潤色大業以自奮立將重刻錄疑以
示同好謂宜有言予以踈拙不能推明與

旨以光大先生之教聯為論次其大較如
此然予觀當代明經取士家習戶誦染翰
綴詞則人人能至以傳經稱名家者宇內
獨推晉江如古之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它
無論也若易學宗蔡氏蒙引傳二先生皆
國朝名臣後之傳儒林者於法當並載云

春秋錄疑序

三

賜進士中憲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奉

勅提督學校前禮部郎中門人瑞郡况叔祺撰

春秋錄義卷之一

賜進士知縣 賜進士兵部觀政長男趙日新 若
 丙子科文魁 中男趙日榮 全輯
 賜進士同年 王吾林一材 校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傳心之要典也。此為一序之大綱。記
 事之明史。傳心之精經。魯之春秋。魯國記事之史耳。聖人修之
 所載。皆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史中之經。已五經皆傳心
 之典。而春秋見諸行事。尤為深切著明。故云傳心之要典也。自
 此以下。皆為發明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而為傳心要典之意。
 文定之說。春秋本孟子。孟子說春秋莫大於春秋天子之事。

春秋錄義

卷一

一 貢齋刻

一言蓋仲尼匹夫而斷。所以所作春秋為天子之事。又推其成
 春秋之功。既古帝王之抑洪水。廣成秋。放龍蛇。殛厥其言。皆
 自孟子發之。而其宗旨則又本於夫子。孟子嘗言文王既沒
 大不在茲乎。則知夫子以天自處之重人。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則知春秋與秋禮命德討罪。乃
 其見諸行事之定秋。與秋禮命德討罪。天子之事也。惟其以
 匹夫行之。故天下後世必有不能言知夫子之心者。此所以有
 知我與罪我之言也。自孟子發明宗旨。至則威矣。皆先發明春
 秋天子之事。一言一經之文。皆為秋與秋禮命德討罪而發。
 則各傳之中。皆有春秋天子之事一語之意。是故春秋見諸
 行事。云。好惡持之情也。裨補古之事也。常與禮之經也。忘怨

春秋錄義

卷一

二

衆之和也。推制易之要也。皆此心之理也。春秋則以是理而見
 諸事。言以理制事。理則隱而難知。事則顯而易見。故云深切著
 明。然即理而事之用已具。即事而理之體可見。要之亦非二也。
 學是經者。云云以下論經之不可不學。而學經者不外於吾
 心。而得也。因推王氏廢經之禍。與已所以作傳之因。觀推隆王
 氏新說。云云其說使春秋亂。華莫之過。則天下一亂。同於春秋
 秋之時。親尊君父。討亂賊。云云。有補則先生街道之功。雖不
 敢自比於孔子。而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仲尼者天理
 之所在也。理之所在。故不嫌於匹夫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
 之權。春秋之所以作也。特有先後心之所同。然者天理耳。故止
 乎數千載之下。而可以尚論於數千載之前。傳之所以作也。
 隱公名息姑。魯自伯禽受封。傳世十二。至惠公。惠公元年。此蓋
 子無子。維室聲子。孟子之甥也。止隱公後。又要求如仲子生
 桓公。隱公上而奉之。公在位二十一年。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云云。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古今說春秋。所以托始乎隱者多矣。文定直以孟子詩亡。然後
 春秋作。一言為正觀。即廟而下春秋之詩。尚多則知孟子所作
 詩亡之義。觀正月之詩。猶列於小雅。則知春秋諸詩不得列于
 雅之由。○春秋之所以不得列于雅者。周道衰也。周道衰三綱
 淪九法。教也。而其事莫甚於昭仲子。蓋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
 化之原。故以昭仲子為根本。而自貶也。亦西周之所以戒
 而知東周之所以哀。即東周之所以哀。而斷春秋所以不作於

孝惠求遷之始而始於隱公也

元年

胡五舉曰請候有事于天之子國必用天子之年國史紀政而必句用其年如元亨利貞在他卦亦有子不可謂乾坤方得有此或謂請候改元始於共和之際然十二請候年未起自共和元年元歲當貞公之十四年也年未起自共和始請候改元則非共和始矣此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者明人君之用也為一傳大綱大義此元云云至宰相之事言天地之用不外一元故人君之用不外元也春秋以君相為一心故繼之以朝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云云至邊近莫不一於正矣言元之為道不外乎人心休元之道不外乎正心天下無心外之

春秋錄義

卷一

三

事無心外之物故治國者先正其心則以正朝廷典百官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也萬物資於元以始坤元以正者資居元以正則人君之用豈有參於天地乎春秋立文蓋述至末為一段以解與稱元日舜之用也南訓稱元祀湯之用也元年之文乃帝王之文則正心之法豈非自古帝王之心法哉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下按舜典曰月正元日有元日則亦嘗有元年矣南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元祀即元年也○有天地之元有人君之元天地有天地之用萬物資之以止以始者也人君有人君之用萬物資之以正者也明人君之用也猶言明人君之心也心無休用休用二字相離不得有舉用而言者則休字之義即在其中有舉休而言者則用字之義亦在其中故言明人君之

用而下即云休元人君之職也其所以不言人君之休而言人君之用者以改元即位乃建立萬法云云之始故於用為尤切耳然其定休字非與用為對用者休之用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元謂心即是仁仁即是元則人君之心即天地之心居之元即乾坤之元治者以仁存心與天地應合無間然後可以言正心可以言體元然後可以正朝廷百官典遠近矣有是體故有是用也此所謂元亨利貞此所謂仁亦兼四德○春秋立文蓋述作所述者以為治之大經大法言帝王正心之義是也所作者以其創制立法言如行夏之時之類是也要之述則述作則作莫非裁自聖心此春秋所以為文外傳心之要典也作文重明人君之用一意祖述意依傳帶說下去時以二意對

春秋錄義

卷一

四

說帝歷久初元之事句文中亦不可脫聖人說魯君即位之初者大居體元之義

春王正月

憲法詳政為征正月至今呼為征月今猶如字為是元年者魯之元年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也周王之正月者建子為歲首也若叔魯元之年而用夏人建寅之歲首則是元年年子丑之二月移於上年為改正朔後聖人不知是之妄也故程明說春秋行夏時但云假天時以立義曰以夏時冠周月而不改斷以此正月為寅月也

按左氏王周云云則知時不易已言周正建子雖改歲首而實不易是時與其月故則舊史之文當曰元年冬十有一月矣夫

周正之說本之左氏固也不改月與時之說本之商秦之書朱子所捐以先生博洽精勤所取獨止於此則無可改必矣按不改月之說朱子論之已備以爲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審且明也至於不改時之說史氏伯嚭以爲四時易冬不可爲春之說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時之一言證之自以夫時也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之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周之時矣顧子問焉抑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時以建寅爲春則同時必以建子爲春矣若同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則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矣夫四時之序既可推移而迭用則月數自當隨之而通運既改

春秋錄義

卷一

五

改時便改月不改月便不改時月與時改則俱改不改則俱不改而以四時爲孔子微意時月數爲魯史之舊文則程子之說亦不能無可駁者今天下經生若告之以冬爲春以十一月爲正月之事則駭而不信者蓋自漢武改用夏時以來人習於耳目千餘載矣而遂知三正迭用在古已然哉或問王陽明冬可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盡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春之夏也陰生而秋始盡於中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始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周公之所係文王周公論之審矣若夫子行夏時之言則以其關於人事者爲尤切而非謂商周時之不可行也答之征有扈曰

急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矣又按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賈宗上疏斷獄不盡三冬招致災旱陳寔奏冬至之前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月二陽氣通地以爲正夏以爲春周以天元歲以地元夏以人元云云龍之言去古未遠必有所據也

春秋錄義

卷一

六

建子非春云春者夏時也建子之月周月也建子之月時春而冠春其上所謂夏時冠周也若書春于建丑之月之上便是以夏時冠周月矣書春于建亥之月之上亦是以夏時冠春月矣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每年歲首起於子迄於亥如今年丙申止管到建亥之月則丙申一年之歲君滿矣至今年建子之月則又爲丁酉之年又管到明年建亥之月則丁酉歲君入滿矣國史記事每年皆起於子迄於亥以爲一年聖人以冬十一月改作春工正月是志在行夏時也然其定建子而始建亥而終所謂夏時冠周月周正紀魯事設若周以子月爲歲首春秋却定寅月爲正月且月爲終則是每年歲首子丑二月之事務在前一年便是以夏正紀魯事矣文定謂其不改十一月爲正月則今經中之正月乃聖人所改舊史十一月之文矣而舊史之正月乃今經中之三月也則周定無正月而傳中却有周正何也即云商秦賈不易十二月與十月爲正月却言以丑爲正以亥爲正者蓋其意以改歲即改正非必改爲正月而後爲正也所言周月皆是以建子起數之月周之周非以周八列有月數與夏異也諸傳又多周之某月夏之某月也亦微此說

而非謂周人舊已改之如此云

夫子語顏回以為相云其言微矣一據夫子告顏回為邦之言而知其作春秋而行夏時者所以見諸行事并據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之言而知其不嫌於正夫議禮也然觀以夏時冠周月則雖行夏時不過做天時以立義而選用周正紀魯事亦無改正朔之定也蓋紀聖人改用正朔是一箇大事故究時如此夏時冠周月周正紀魯事雖分二句實只一事夏時冠月之中即兼周正紀事之意周正紀事之意不出夏時冠月之中或誤以書春為行夏時書正月為遵周朔而以春正月已卯燕為遵周朔傳題殊不知句隱公書元年便是周正紀事矣蓋若用夏正則元年之書當在寅月豈得在子之月也已卯燕傳春秋錄疑 卷一 七

典周制異矣以前一收只是要見正月之添非是不時之意豈春正月半說得行夏時却至已卯燕而後遵周朔耶又定春正正月圖說子建是建寅而春正建寅是建寅也周正建子而天正建寅周正建子而天正建寅周人難以子月為歲首不易夏人之月數聖人以夏時冠周月 春正春二春正夏四五六秋七八九冬十一一十二

右夏所改正之月於時為正故以春夏秋冬為夏時周所改正之月於子建寅為一年故謂周月以春夏秋冬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故謂以夏時冠周月也或曰以冬為歲亦足以示行夏時之意矣十一月亦改為正月何也既用夏時則春便是正二三夏時豈有十一十二月為春哉或月如此則月數亦夏矣

矣安得為冠周曰看前圖則周人見子起數之月固在也何害於周正紀魯事哉故曰以夏時冠周月法後世云云專也伊川春王正月圖說

周正建子為天正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春秋紀子 周雖改月不易夏人之時 冬春夏秋冬 五三五四六七八九十一十二春秋雖改時不改周人之月改天時以立義也春秋春夏夏夏朱子曰春秋月數乃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此伊川所謂改天時以立義者也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統是也大字重加王於正欲人人知正月之為王正則曰禮曰度曰文莫不於王也民無二王統于王則統于一所以為大也有二為則非大矣物無兩大也書法在春秋錄疑 卷一 八

在加王字上不重書正月上 加王於正之正與經文正月正字同周正紀魯事之正與經文正月正字不同古者諸侯繼世襲封云云此解不書即位一憑須奇謹始例本傳雖未嘗說謹始然是要爭亂造端而纂絨所由起句正是謹始之意以諸大夫拔已以立一句為事實諸大夫對天子先君言 按胡氏既以隱公以次居長禮當嗣世而此又謂其內無所承繼其擅位夫隱之內無所承者以惠公欲以仲子為夫人而桓公仲子所生也是以惠公存不得立為太子及公卒又無遺命也若必內有所承而後立則隱公又安在其為當立哉曰以次居長禮當嗣世以禮無二嫡正隱之當立也而無所承不書即位以為子之必受父隱雖當立而不當擅立也蓋以禮言

春秋錄疑

卷一

九

之臣子故當受之於君父而後可以即位以其時言之當立者而無所承苟棄命天子而立則父子君臣之倫正矣如隱莊閔僖四公與衛公子哥皆是也故謹始例曰成無為故不審即位而文公雖上無所承內無所承已正即位之父則有所承者自當正即位之文矣按惠公存以手父之故娶仲子恐是以夫人禮娶之矣母為夫人正當即位為大夫矣諸大夫立公之意惡非以公為當立而遂立之也或者太公少國人欲立長君而公固亦知父母國人之意素不在已雖以桓少故立乎其位而實有讓桓之心故每自謙於攝而人亦相習而謂之攝耳當時事實恐是如此若文定之意則以惠公欲立仲子為夫人欲以桓為太子而皆未立惠公卒太子未定國人板公以立而春秋錄疑

立為故曰隱公又係其邪心而成之是以成仲子為夫人桓公為通嗣者皆隱公也

元年春王正月

此以月係時以時係年春秋記事之法也使下文書某日某事則為以日係月以事係日矣經有舊史其有某文而筆之者元年是也有舊史元有其父而削之者公即位是也有所筆非舊史之文者以冬十有一月為春王正月是也有所筆舊史元無其文者加王於正是也

此題重經看依德傳四意平仲胡氏雖離為二傳經中原是一題也若用述作為主則是不用經而用元年傳後餘意恐不可

後凡如輩師師會伐鄭之類皆當重經其中若以對有所妨碍不得已而完轉亦可然要之經文所重皆不可遺也按

春秋錄疑

卷一

十

有大義理字眼在謂者則謂之合題本不難曉夫此手屬胡春秋之教經題之外合與傳之均不可廢也若夫相合不可廢之舊為病則傳題之相合亦豈經文之舊哉今所錄除經題外舊有傳題於傳意未合至合又無義理如元年內孫驪賁春王正月內據已卯祭之類與夫歲頭掩尾使之難知而義理及淺漏足為經文病者刪之其所錄者明白正大且亦頗盡各傳之題矣至於合題則學者於傳文既熟之後自可引伸觸類開一知十且亦不可勝錄故雖冠冕合題皆不錄非遺之也聖人脩經明君用而酌天時尊王道而正人倫

三月公及邾儀父於蔑

當庚寅而君称公云云之時和者魯之附庸云云附庸也聘禮

大射儀燕禮五等請侯皆稱公則臣子生公其君者同之制也白虎通考燕篇者以德封者不試之必附庸三年有功同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不為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或封五十里大夫一夫一封而為子男士封為附庸再進而為子男則附庸之君未受爵命無爵可書但當與大夫同其稱稱字矣和曾姓武王所封至齊桓時從伯征伐然後進爵稱子大抵當知稱謂要皆周人之制舊史之文先儒所謂周公之密法史書之舊章者也故韓宣公適魯見易家與齊春秋曰周禮盡在魯是也但既經夫子筆削則當為春秋正則耳故又曰常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也

春秋大義公天下直至惠隱公之私也一事說下私字應上公本秋錄疑 卷一 土

字與後宿傳私字不同後私字封同官有司盟說此私字即疑字忠信薄而人疑也故盟有弗獲已者即總斷所謂非若小國之於大國不得已而要焉者也以此句見公新立求好於邾而汲汲欲盟之出於公非若邾乃不獲已而盟者也汪氏曰諸侯相盟惡不得已而為盟以釋之非傳意私字就刑牲歃血要實鬼神上看未及後日伐邾叛盟之事而執盟之意自在其中蓋天下為公講信脩睦所謂來施信而民信也今不能相信而至于刑牲歃血要實鬼神忠信薄而人心疑也則亦何所不至哉故其後無不叛者此欲化民成俗所以當廢信去盟而春秋凡惡盟誓不復論其後之叛不叛而皆在所惡之中乃後本塞源意也此題重信盟作前二樣註只舉其於前

春秋紀內君結盟於小國而惠其心之私焉

儀父盟中國附南季聘王朝大執蔡季歸諸侯先突救王人書鍼奔諸侯先南季聘諸侯先蔡季歸諸侯先突救王人書鍼奔諸侯先

春秋於人之稱字常則書者道之正變例書者道之中

南季聘 蔡季歸 突救 鍼奔

突救 鍼奔

王人恤惠春秋變例以褒之貴戚去國春秋變例以貶之

夏五月克段于鄆

克猶未嘗殺傷中屬藉不可復居父母之邦句皆未說到殺段

但春秋所以罪之者即與殺同矣

春秋錄疑 卷一

主

此傳用兵大事也云云至為已覺矣解書法有四 天君

親無將云云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不勝其母句重下面傳

正以見鄭伯之志主於殺弟而非以順母故鄭傳云莊公獨以

順母為辭云云則矣似而非而惡實浮於宋陽衛定者此也

恐其然將札已為後患宜至大故屬陷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

邦作一句讀總之曰此鄭伯之志也且重殺之大邑一事當美

氏為之請京祭仲曰都城不過百雉云云正欲為之所也而乃

托以順母為辭曰姜氏欲之而避害到後命而鄭成已又收貳

為已已又語中兵卒乘將襲鄭皆曰殺之大邑以縱使之也

是其殺弟之志正在京邑之封而或以兩鄙不堪二而使之二

對用非傳意矣推見至隱句應上段將以弟篡元云云夫輕重

哉言取段之意類而易見莊公之意隱而難知也 或門四書
法皆自克上說何知聖人所意在來克之志也蓋莊公平日設
心如此故今日難以討通為名當受教弟之惠苟平日如周公
之於管蔡但知一心愛弟不料有他則雖有今日之舉其罪當
不在莊公矣 或問周公之事亦是康兄弟之愛德傳又以舜
之虞象為言也曰象與管蔡同一兄弟之愛但聖賢用心只要
要太叔自無管蔡之事而不至於誅故曰既雖亦遠微此此
春秋責莊公之意也若使莊公有周公之心而太叔不幸有管
蔡之禍事關宗社不得不誅然必畢竟權非體通者不能用故
周公之事君子不可以放人也

春秋於陳國之翦司氣必盡其辭以誅其意焉

春秋條說

卷一

十三

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上古應時稱號云云惟其以天自處所以可係王於天不然則
以匹夫議禮矣以天自處一句要重正是宛轉得聖人制創立
名非以匹夫議禮之意稱天王乃其職名王而不職徒名也而
所謂天者固在也聖人於是而天而是否之不然夫子匹夫也
乃可貶王乎創制立名係王于天內就將紀法之宗旨作正意
發揮紀法即天道也稱天王者尊王為萬世法非貶詞也通乎
一經所書而言固非但為此事然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
原下既說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之意則上亦當說舉法振紀自
王朝始之意固不可得稱天王作貶辭看然當是之時王室體
天之通以克若天者亦當思其作用如何也貶宰嚭內亦用聖

人以天自處之意不然以天子之宰夫子降從中士而當名不
為禮違違亂名實乎此書周室始事而春秋所以托始于隱公
之意也春秋天子之事一句不可落 上講書法下講事實上
雖書法亦將下事實暗用在内

此傳文體與春秋聘傳同傳本或曰諸公之每成風云云以下
所以見前者貶宰嚭所以貶王後者貶王即同貶宰嚭正是天王
相一心之意

春秋紀王室之禮也尊君之義備責備之法嚴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內稱及云云有宿國之君也稱及不足以見其微稱及而不言
其名姓故知其為微也其不言姓名者杜元凱言諸侯之大夫

春秋條說

卷一

十四

再命皆當于經目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字不得見

也微者名姓不登于史策故其盟會亦不志于春秋以其人而

微之制也宿亦與焉但其地以國見之者省文也此其志者有

宿國之君也言春秋之志必有君與貴大夫之居其間之制也

此春秋立文通例或于上數句輕看而獨重有宿國之君一句

遂以重君主說恐無此意只是盟會君臣之禮君與貴大夫居

其間者皆志全於微者則間有不足記耳

凡書盟者悉之句通論一經書盟之例傳中凡以凡字起則皆

皆是通為一經而言周官有司盟云云以周制問起凡盟皆惡

之例盟以結信云云情非先王所欲而不禁乃欲禁而不能所

以周官雖有司盟之說而聖人則有志於大道之公故會而歟

如其載嘗於司盟者與不嘗於司盟而但相云云者皆惡之也此通論凡盟皆惡之意不止斷盟宿也今魯既及儀父宋

人盟矣云云將喪宿事一驗此舉以觀以見盟之不足貴也而

又結之以故知云云句此傳內雖無與制之文然觀以周官官

云云問起及非先王所欲云云句則更周制之意已在其中矣

凡書盟者惡之只看盟之一字便作不好的看初不論其掌

於於司盟與不嘗於司盟也私相要誓以云云成傾危之習一

深獲下歸重在下意不必如時說將不公不信公提吳德又下裏

而盟詎況弊之事聖人凡盟皆惡者有志大道為公也既說有

志大道之公又豈欲其請命於司盟如周制所云哉看提傳則

知以忠信誠慤為先云云及此舉以觀而盟云云及本傳春秋

春秋錄疑 卷一 十五

之時云云猶不以為善司則惡盟之意自有所重而或以不公不

不信二道分對者失其大意矣觀茂宿石門瓦屋傳可知

凡書盟者皆惡之則凡通經盟誓或書及或不書及皆在所惡

之中而茂宿之盟則以其汲汲之意出于魯而桑自叛之亦出

于魯此舉以觀尤可以驗盟之不足貴也及字之意固不可脫

然及字只是事連而盟之可惡都在盟字上看以其主於通經

者言也

春秋於望國之要盟而必深惡其手焉

盟茂 盟宿 伐邾 伐宋

此題始以盟伐字對講書法分使書盟為惡其專書伐為惡其

春秋始識望國私盟以要人終識望國叛盟以害人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為內臣始交之始祭伯周公第七子其來也必假以與魯同

出周公而私交之也傳後經於內臣聘聘告計云云正其本也

通手一經而言大意以人臣義無私交所以禁非君命不越境

也有私交然後有朋黨私交者朋黨之原也藉外權云云卻岐

皆朋黨也正本之意就在不與其朝之中蓋不與之法特嚴於

內臣者所以正其本也或以正本另看與明義分對非也 提

傳隱公無命而立為王法之所當治而祭伯自遠來朝尤見其

阿私之實此意文中亦不可脫

王臣交內以其私春秋畧詞以正本

春秋錄疑 卷一 十六

公子益師卒

此題書內大夫卒之始傳意施于一經

不書官者故特請云云如是則卿之命於天子者春秋當書其

官如無駟為司空其書當曰司空無駟矣春秋時列國之卿皆

不命故無書官然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從王朝大

夫例單伯祭仲等是也王朝公卿書官則列國公卿亦當從王朝

大夫公卿例矣故程子云然 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

位云云白虎通曰諸侯無公爵者天子也王制曰上大夫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以此觀之則列國

之卿即王制上大夫之秩同官與命官侯伯之卿三命則上太

於天子故其稱謂亦同然王制六卿而諸侯三卿又無公爵其制亦下于天子而不可紊矣此傳或搭公孫綏陳高不書官搭叔弓莊事為書卒然公孫茲亦書卒叔公亦不書官况經中此類太多恐不成題也

二年春公會我于潛 左傳惠公之好

此春秋見經之始我秋舉拂之例通乎一經凡書我秋者而言非但為不當與會而外之也舉就與中國書法對看蓋中國則有君有臣有爵號我秋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於中國詳於外夷畧耳其曰天子與天地參者也何獨外我秋乎蓋春秋乃天子之事也我秋舉拂外之也曷為外我秋也中國故也有內斯有外以內為主也以中國為內則以四夷為外以君子為內

春秋條例

卷一

十七

則以小人為外內君子而外小人為太則內中國而外四夷亦為太矣易於否太書其理春秋聖人領否之書見諸竹事也使之各安其所司意說得寬下舉後世秋金贈以事之者為手足側應位王侯之上以禮之者為亂常失序使入內地以居之者為非我族類云云皆非使之安其所也而為不可施不可長不可行之說者其知聖人內外之旨而明於秋我之道也外之一字即聖人馭之之道也

傳中所字乃華夷本然之所聖人因之而外之非聖人自為之所而內外之也內外字同所字而有所字非因內外字而有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休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春秋天子之事也而王道之休用其失德以休通言通以德之所行

言不可於無不覆載之外別討簡內中國而外四夷不可於休之外別討簡用蓋外之非外於無不覆載之外就無不覆載中分別內外耳用不出乎休之外分殊未嘗不在理一中也若以外之說在無不覆載之外則亦非無不覆載者矣 重更要服取要約之義我秋荒服以其荒也故經畧之尤畧觀上服並列可以知無不覆載之休要觀荒二服可以知無不覆載之用此我是羈縻內地而不用天子政教之叔伯禽所征是也非周禮去王四五百里之戎也盟唐亦同

春秋條例

卷一

十八

此亦會夷狄之始也正朔所不加也以下自會戎斷其非亦當通乎一經會我秋者而言然亦在我之一字上看蓋既為當外之人而乃與之會則亦非外之之義矣故會秋攢出傳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公期也需會我秋會美皆外辭也則需會我書法亦在外之上見但謂不當與為會之意亦在焉我我之中則可謂同不當與會故書我以外之則不可

聖人脩經明秋我之通致文我之識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此用兵以入人國邑之始非王命云云義自見矣通乎一經

莒稱人小國也小國無大夫微者名姓不登于父冊之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無駭當時本無氏族舊史以書無駭非聖人特削之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所謂將專師衆稱將入稱師之例也此數段皆是作經立文通例事同則辭同者也以事言之云云義自見矣造其國都而書入魯史元有此文聖

春秋傳疑

卷一

十九

人據事直書入則曰入而所謂逆而不順之義乃聖人之所取
可謂其事則齊桓晉文云云則立竊取之矣此聖人作經大旨
也若人三阪雖亦是立文之例然其義不重若據事直書而其
義自見者則紀實之例亦即斷罪之書法也如此傳非王命而
入人國已云云是也傳本據事直書之書法上以手言之之
事也義自見矣之義應上以義言之之義也傳首此所謂斷也
正是此意但斷傳首只主言而傳末通論入極也或曰逆而
不順句只可說得諸侯不臣欲無天王說似不得諸侯之兵兵
統于天子諸侯擅與逆入而天王不討只消看一入字而其義
自見矣如取者得非其有取長晉三消一取字而上無天王之
罪亦見矣或曰入向書法同在入字入極還須兼師師曰師
師固皆直書中事然逆而不順之意只在入字上若直書入向
無師師義與無師同書入極多古師師義亦與晉同請中但有
師師字直書法不必重也

按春秋所書侵伐會盟之始文定條則釋義之初必用其義之
可以施於通經者其後則隨時立說隨時變中然要其初發之
義例則未嘗不在其中學者於此能先立心焉則聖人特指之
直與作傳首用意之深不難識矣
春秋直紀內外宮小之兵而上下之失其見矣

無駭入極

時說多犯無駭不氏與高師師分為二意請在前而以不君不
臣請在後如此以失輕重看未不氏與高師師只事在中若見

之講中只重下二意

又說以無駭不氏作官人近古據無駭卒傳其書師師即入在
據事直書句中用作兵制之系說

秋七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所謂謹華夷之辨者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也夷狄猶夏則庸之
同所以外四夷也中國而夷狄則狄之亦所以外四夷也外四
夷者正所以內諸夏也而與戎狄血要盟是內之也故云非義
也後世結戎狄以許嫁云云舉後世交夷之非義事以驗聖人
謹華夷之辨密戒之處也一事之意或以謹辨昭志分對非也
傳內二箇謹字則是謹華夷之辨之謹目之以別于石門葵
宿之盟而非以戎盟始於此日也

春秋錄疑

卷一

二十

望國結盟而非義春秋所以特謹之也

盟後 盟宿 盟唐 盟密 盟石門

提重盟唐上或欲回夏一戎分講非也

春秋述紀列國之盟而特謹華夷之辨也

于唐 剽伐 追戎濟西 狄伐 秦剽晉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此題係傳立意言聖人謹唐之盟以春秋之旨在於中國而夷
狄則狄之夷狄伐夏則庸之也

觀春秋謹華夷之辨當觀春秋謹華夷之法

于唐 盟宿 唐密 石門 剽伐 追戎

狄伐 秦伐晉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此題與上題同

觀春秋於夷夏講信而獨謹其詳當觀春秋於夷夏用兵而兩示其義

伐我 荆敗 狄入 秦伐 鄭伐 晉伐
荆乃中國而夷狄者應與秦晉平看舊題差此一脚不出荆敗可也

春秋謹年夷之辨有見於夷之伐夏者有見於夏之伐夷者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一月伯姬歸於杞

此書逆女之始凡使大夫送女之書子經者皆可通傳后入春秋之始云云見夫婦人倫之本聖人作經之所先致意處此題不可不知

春秋錄疑

卷一

二一

小國當婚夫其正春秋特書以謹大禮也

歸婦 逆女

春秋有說亂法以廢大分者有志變帝以廢大禮者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為闕文之始通論一經或闕而非闕者或闕而不知所以為闕者具一可以大義求之其一非大義所存者不必求可也此以子孫紀而非其爵以伯紀子而無其國蓋上下文必有所闕故傳中用不能益不敢增字若衍文則當用損字矣或以子孫紀所宜損伯莒子所宜益此說本程子亦無妨然恐既為闕文則亦不當求何字當損而何字當益矣

本處舊文是闕文本舊文而不能盡者聖人也傳後承誤是備

經之後闕本先儒而不數增有傳授之後儒也如董仲舒劉向

之後或於破中用聖人宅心之慎而諸中二段俱用則殊不辨

下句之為先儒傳授誤矣如夏五傳內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

此却通是就聖人說春秋傳授諸儒公羊自胡毋生傳之已久

而大歐儒者往往以斷國論穀梁氏魯申公傳之其始甚微至

漢宣帝始或立於學之官矣左氏張蒼賈誼傳之而張歐劉公

子皆習學至漢平帝時始立學官此二家為最後顯然不能大

感也

春王正月 春正月 歸舍聞 公如楚

此題就書法上微以意思揔起分四段講文仍以斷以大義意

捉束之

春秋錄疑

卷一

二二

觀聖人記事而削乎舊文見聖人通事而斷以大義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此書外伐之始凡兵聲罪致討曰伐云云此一段畢竟是沒有一箇好的春秋皆誌其事以明其罪之輕重斷之以征伐天子

之大權一司所以謂春秋無義戰也蓋以征者上伐下敵國不

不相征也大意俱重擅興而其罪則有輕重如戰不言伐是戰

重而伐輕也或不言入是或重而入輕也故曰皆誌其事實以

明輕重惟內兵云云特玩其詞凡春秋書伐皆當以鄭人例之

凡春秋不書戰者皆當以衛人例也

齊鄭帶情終一意而以擅興為重故曰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

責鄭帶情終一意而以擅興為重故曰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

禁免爵只有不戰一意不戰則可以免其擅與與戰之罪也不
可謂得於責已絕亂之道而與之也觀可免字可見

春秋於擅舉念兵者著其罪而不舉應兵者免其罪

戰紀 減諱 升陞 取郭

戰紀脚重在外兵書敗績與升陞脚對而傳中又無敗績之例
此題未當若是只重戰上有人與升陞相照不得若換作統通
之敵題亦照應不得

春秋紀兵外則互辭以著罪內則婉辭以存禮

戰升陞 取郭

春秋於內兵有諱內之辱者有諱內之羞者

三年春王二月乙巳日有食之

春秋錄疑

卷一

二三

外書日食之始雖書日食三十六皆以此傳意施之經書日食
三所能考也蓋云因春日融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班固
以為春秋用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歷序曰孔子為治
春秋之故是略曆則春秋宜用殷曆今考之文會又不相應
又經年多一日傳少年一日服度改傳以為太極上元殊不知
此乃劉歆三統曆於春秋而用漢曆可乎春秋天子之事事之
最大莫先於曆數曆數之作所以紀七政之行七政之行有常
度其間有差或無由知之惟於日月之食驗焉墨官紀日月之
食必抄不差時刻不惑則知曆數之記無不當而四時無不明
矣焉書之於曆者如此仰而驗其象則又不知此則曆官之失
職可知矣此治曆明時所以當謹審日食之數也聖人之紀災

一以示誡天之法一以重畏民之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為書王長之始傳通論一經崩素所與志與不忘之別而總
以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弁衾一句斷其罪
或曰云云之禮此自春秋中志崩赴志奔赴告及魯往會者言
蓋其所以使卿而不自行者其意正以萬國至衆封境至重云
云故使卿弔弔而巳循服於國並差而除之疑是當時所行之
禮今既斷其為非則其他之為不臣不待言矣此傳舊有或朝
覲於京師三脚題目而不可出王喪既無着落且傳泛舉諸侯
平日之事而非云當某王之喪而諸侯云云也此類題似不必
錄

春秋錄疑

卷一

二四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此書世官之始世卿非禮家者華何以作乎以下論錄可世而
官不可世之意春秋書尹氏云春秋諸侯皆世官不但王室
與魯也或以謚以官以邑不但王室以氏魯三家以字也於無
駭卒傳通稱之然則官不可世乎伊陟象賢云云惟其公而已
於仍叔也末傳傳法之於魯書季付其事在二子卒上見今人
以及敗晉遂如蘇二脚替之實非也公羊子此說心有所受
矣則左氏謂尹氏為君者實非也

秋或氏子而聘

武氏子父在子世其官所以王室莫非世官此子與仍叔子
皆稱子也此書王室下求之意三求皆以此傳參看言求內

只責天王一意責天王要見端本之意所謂上失其道則下不臣也失道不臣皆主於利而言所謂上下交征利也惟失道故不臣也不臣之事非言魯不往聘蓋通乎三求而論之文中聘以貨財則生者所需索也句要說得出春秋于王室下求畧辭以正大典異辭以端大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此書諸侯卒之始此傳施於全經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辱虐之盟

此為外盟之始本傳所論又通外會而言大意亦只與蔑宿傳同以其為外盟之始故又發書外盟傳耳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聖人之王法何也是有度夏后氏之法也何以知其然也

春秋錄疑

卷一

二五

以其言知之也其言曰大道之行云是也既有志于大道之行則作春秋而惡盟深矣故曰凡書盟者惡之也春秋惡盟之例本據夫子大道之行而有志之言與論卷王正月而據告顏淵以行夏之時論退諸侯而據天子之爭之言同德是據其言吾志在春秋與言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而遂以其見諸行事者如此云

春秋惡外國之盟而有志於天下為公焉

蔡未焚宋穆公

此書葬諸侯之始通一經而論

或曰惡禮弱君雖分二段要之葬其君故急於禮昭侯卒傳合而言之可見今以經中求之如晉黑臀卒不葬此又非為弱君

故惡禮者治其罪而不葬者傷公三十有五年宋人殺大夫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內娶為娶于國內也班固曰虎通曰三世內娶為無臣也他無所考然以此不葬惡宋必然諸辱是諱魯公以諸侯而葬諸侯之辱蓋天子之喪動天下辱諸侯云云荀書公如晉葬晉平公則是公疑於晉之大夫矣非以諸侯葬在為辱也避號是避楚之王號蓋楚太僻稱王其葬於例當稱王是楚與同為二天子也其如氏之然何故不書葬舊有盟宿廟會滕薛朝會稷戰泓題按此題脚皆不直落惟諱辱避號為正當也

公如晉公如楚

春秋畧邦交之禮有諸內之辱者有避外之號者

春秋錄疑

卷一

二六

春秋錄義卷之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而取邑之始也書伐義已於鄭伐衛傳蔡之取邑之罪重於戰國故因取牟婁而發其義首云取者收奪之名下以故特書曰取應之則蔡罪伐人句只是帶說傳意通乎一經 聲罪伐人而強奪其上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即入向諸侯不臣意舊人擅與入向而天討不加云云即入向天王不召意雖此傳是論取邑而其意尤重於伐人國者而不召不臣之義同也若以上為蔡王制而取下為玃王法而擅與惡以玃王法責莒非傳中原罪天王之意

春秋錄義

卷二

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與擅兵爭奪自相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即不待兵爭也必考於建邦土地之圖其本邑與則復之可也其非本邑與則有與賊誅絕之義是未必可復也此所以為之正也非但以請命於王而復之為正也正本正字即上正疆理之正字本字自上本邑之本字說的是以已邑對人邑言已邑尚不可擅兵爭奪先擅奪人之邑此謂以治易亂之道也正本即王已之意

春秋直書蔡王制之惡而無罪其上焉

取牟婁 取濟西 取汶陽

用兵以奪人之有者其罪大用兵以復己之有者其罪同

入向 伐杞取牟婁

上二年莒人擅兵入向而天討不加居臣並責下其蔡莒肆亦

君臣並責

春秋始罪諸侯入人國而均罪其君繼罪諸侯奪人地而並責其君

其君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過于濟

外書過之始後不再發以此傳為正

春秋錄義

卷二

春秋諸侯交隣國之禮會之外又有過者蓋同以會禮相見則物豐以過禮相見則儀簡今欲從其簡者故借古之過禮以相見而其古于經曰亦曰過耳殊不知古有過禮出于不期今既既相期便是私了會則當有玉帛禮文之盛人居相見豈可簡也是其同此禮也不期而行故不為草次而為恭肅期而行之

則是期於草次所以為可惡也只在期字不是草次豈可期也人君豈可期草次也故一則曰草次之期一則曰不期而會既曰自比于不期者又曰與古之不期而會者美矣 七美谷要觀其所以過之故然後知其過無不出於期者志內之過者四過清為尊宿也過谷為謀略也過防為擇配也過魯齊為謀伐山成也志外之過者三辭欲謀也故與鄭為出之過也衛欲平宋怨故與鄭為出之過也齊欲恤鄭患故與宋為立止之過也傳云過者草次之期解春秋高過之義德冒一傳之意朱子所謂草草不成禮相期也過字亦是當史舊文其為據事且書與曰會曰盟之文同至云草次之期則春秋惡無禮之義在其中與言取者收奪之名而惡取之意在其中同傳不總結以故凡

書過者云云正與此句相應與凡書會皆談凡書盟皆忠司同
古有過禮云云至直欲簡其禮耳欲簡其禮所以私為之約而
自比於古之由也簡畧慢易云云而過者失中言其為草次之
期難欲自比于古而實非古之過也而後結之以故凡書過者
云云莫適主云者莫為主則亦莫為賓賓主俱亂是欲見
其為草次之期而已簡畧以其事言慢易以其心言皆所以為
草次也

書及與書皆不是書法：一凡于凡書過上看傳內以此及彼
以尊及卑只要見得雖有彼此而無適主雖有尊卑而無適主
之實此所以為草次之期也知志內之過而以書及為書法則
志外之過而書爵亦為書法可乎

春秋錄疑

卷二

三

內外行禮而期於簡春秋所以惡之也

過清 過去 過去 過谷 過魯 過梁丘 過防

此題提序事迹分內外登諸總起無人君之禮

內外晏期會而簡禮春秋所以惡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之伐鄭也於衛則曰將脩先君之怨於宋則曰請伐鄭以
除君害而其心則只為欲求罷于諸侯以和其民耳宋瑊不恤
衛有弑君之難已為非矣乃從州吁之邪說為之出兵以定州
吁是其罪不重在伐鄭而重在定州吁所以為肆人欲滅天理
非人之所為也陳蔡不為無罪與下蒙帥師同但有首從之別
耳

春秋紀兵而首叙大國者所以褒誅亂之法也
秋聲帥師

此大夫專兵之始凡高大夫專兵皆所以戡兵柄下移兵柄之
所以不可下移者以其為有國司命亂臣賊子得之而後能動
其惡也此意通一經

聲不氏同請也同請是許則可不許則不止底意於不義上肩
得重若義而周請未必是無君之心况聲已使主兵而方命手
兵權在手故能周請也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辨之於
早者當罷其兵權也猶使之帥師畢竟帥師會代是公仗之矣
然其實非公本意故伐餘丘傳又曰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
也况聲已使主兵在方命之先猶使帥師是會伐時事 二傳

春秋錄疑

卷二

四

大憲俱重無君之心司此曰無君之心兆矣後曰不待鍾巫之
更知其有無君之心矣未有其事而先有其心此正人君所當
早辨之時也

大夫專兵而遂心之已兆春秋去族而密戒之甚謹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伐鄭之師既先出聲從而會之只是一次伐鄭所以再叙
為重漸若言二次伐鄭自應再叙不得言書重也 書法只是
再叙四國斷罪無聲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一句雖不可無然
重在下旬 再叙書法之中而首從書法亦在不可不知
春秋係辭以起諸侯之兵所以深著其黨惡之罪也
聲帥師會伐鄭

春秋紀兵有所以示謹微之戒者有所以嚴謀亂之法者

四國伐鄭師會伐

去族一様雖在再叙之先然四國伐鄭事既在前軍掩序事實而以謀亂之法為首或欲以主會伐再叙四國一意恐不可春秋紀兵有嚴謀亂之法者有示謹微之戒者

四國伐鄭師會伐鄭 會首止 盟首止

上書法是以叙四國下書法復舉諸侯

春秋與惡與美之大者而必重敘其意焉

九月衛人絳州吁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者衆辭一句雖非書法然不可遺謹始之義既而隱公不書

春秋錄疑

卷二

五

即位發之失於此又因衛人立君以明非君非父雖衆人不得以授人而公子晉亦不得以授之衆人也每進俱用父子君臣文中當有謹始意者謹始例自見

置君者失之擅有國者失之專春秋文訓之也

五年春公親魚于棠

引燕子告景公只要見得諸侯非王事氏事則不出之意其實實述職以五年為期者就天子之年言非以隱公五年為述職之期也國語農祥辰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豚云云王耕一墾謂立春之日房星晨中於午農事之候也此春若是則正二月亦未為省耕之時大抵古有天子季冬命漁師取魚先荐寢廟之禮公當此時自往陳而觀之也諒非夏之正月 僖伯之

忠言云云傳意非言不見納為可也言不知僖伯之忠而不見

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為故知其不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不見納是不知善言從而為辭乃知而不能用所以卒及于禍 傳內遠字文中常見之望國非事而意廷春秋特書以訊之也

夏四月蔡衛桓公

名之曰蔡厲云云何以為桓以德言之不應謚桓也列爵惟五

云云何以稱公以爵言之不應稱公也有二樣

舊題有楚頑如會題不出未見諸侯而戊卒子卿有叔舍如晉題不出蓋晉平公此題首目是如題出學而時習之而文却作不亦悅乎者也豈不謬哉

春秋錄疑

卷二

六

秋衛師入郕

此傳用論師之義與公羊所論將師之例不同如公羊之說則此乃將師聚眾也此傳所舉於其威則齊桓之親將所舉者其恭則棄疾之主兵非將也所舉無名不義則魯君之親將也以此推之則入郕之師乃指為衛宣之自將而稱師以著其恭也與滅陳蔡同但此以恭之民言而滅陳蔡則以恭人之國言趙州吁暴戾之後一句要重正以見其不宜以恭易恭如水益深火益熱也

與國用大衆以雪小春秋特書以著其恭也

入郕 次郎以侯 城邢 滅陳蔡

外題四段作若去入郕只作三段作多國鄭亦同

列國用衆同而美惡異春秋立文一而予奪殊

入郕 城郕

威兵以宮小者與國之罪威兵以存小者伯主之功

入郕 城陳蔡

春秋紀師衆之文有所以著君之殘民者有所以著弟之殘夏

者

九月考仲子之宮

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是言惠公欲以為夫人而未主為夫人也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嗣是言惠公未立桓為太子至隱而後成也諸侯不再娶一句豎所以孟子入惠公之廟而仲子不得有祭享之所也當時既不敢相于廟又不入八佾而用六佾佾

春秋錄疑

卷二

七

則禮之難處雖當時亦疑之矣此題要見是隱公探惠公之邪心而欲成仲子為夫人以定桓公適嗣之位而不知諸侯無二適之禮也禮之所以無二適者以諸侯之無再娶也非禮全屬隱公蓋立宮乃隱公事知仲子之為妾故知隱公之當立知隱公之當立故知隱公之為竇讓知隱公之為竇讓故知桓公之為桓公三句有次第時父中不可移書法有二夫人以誼係號以姓係誼也今卑舉姓氏正其為妾也宮廟非志是則不書非失禮則不書此特書考宮者志其失禮也然其實只一意事連只一套做蓋書之者同以著其失禮而正名其為妾者亦以見列宮以來之為非禮也但失禮則需的書法當用在先意方順

春秋紀非禮之祀而復正其名所以深非之也

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也

莒我小君文姜小君莒文姜也

考仲子之宮仲子字子

歸昭公考宮

此題以大意總起分歸昭公考宮作而以大意總結之

聖人重人倫之本必而正其名以示義焉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有云云佾也此段釋經文不言佾之故不必重

上書考宮識在仲子之宮此書獻羽識不在仲子之宮而在太廟與郡廟也初者事之始也云云凡春秋訊魯僭天子之禮

春秋錄疑

卷三

八

是盡歸之成王伯禽賜受之故如仲子降用六羽者公也而群公皆僭用皆非隱公也群公皆僭用者先公也而魯僭天子之禮樂誰賜之而誰受之哉若以此題訊隱公便非傳意後凡書知書僭魯傳中亦通用成王過云云仲子以別宮不敢同群廟之故故聖人同書而書以明用八之僭若是群廟用六聖人常崇其友正之善美暇定舊其前此或曰前此若是指仲子則仲子未有宮若是指群廟則群廟今日未嘗不用八佾何也曰前此是直說成王過賜伯禽過受之時若曰魯僭用天子之八佾僭矣今日乃以仲子不可同群廟而初獻六羽耳如此則前僭不僭不已明乎而凡前此用八而今日之未嘗初獻者不特言矣諸侯

備於上大夫備於下云云大意則此事不作復舊者司策見
貶之說此傳內用書法不足失禮則書是欲書則有不勝書者
故特因事而書也

春秋紀望國利祀之樂必明舊例以正大典焉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禮非名不定非器不形嬌妾之稱謂所謂名也樂舞之等差所
謂器也

春秋紀別祀之禮有所以正禮之名者有所以正禮之器者

和人鄭人伐宋

按左氏云云而序乎鄭之上春秋無義戰凡兵皆貶以其無主

命而備小怨也書伐之義已於鄭人伐衛傳釋之故此不復釋

春秋錄疑

卷二

九

只發以主者先之例家氏所謂者其為兵首所以貶之也乃是

正意或泥公伐邾傳知人何罪可聲云云以為不當罪知或引

取長葛傳序知為首以鄭伯之罪輕句生出然鄭要之彼二傳

意各以知鄭對宋權其輕重而言本傳無此意也凡班序上下

云云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州吁伐鄭之事序宋為

首此又變之矣或以石門无屋爭班序為以國之小大竊疑

如此則與盟會征伐以主者先一句相背矣大抵石門將序鄭

上亦是將侯為主无屋傳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宋為主也凡盟

會無有無主者然則何者為從禮之常若志外之過而皆以爵

又如盟而魯與必先書公次書主盟其餘則皆以周班為序方

是然其中却又以向背為升降強弱相上下者知鄭伐宋

而上無班序上下題鄭

小國專人以備怨春秋首序以見責

鄭鄭伐宋 宋衛過於宋 班序題宋在伐宋上今此題意本

春秋之序諸侯有所以同事之變者有所以從禮之常者

伐鄭 伐宋

春秋紀兵有先大國以嚴黨惡之誅有先小國以著首惡之責

伐鄭 伐宋 過於宋

春秋於諸侯班序隨其時而上下之焉

類

觀聖人之紀天災見聖人之重國本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

春秋錄疑

卷二

十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邑之始國者環其城邑云云著圍之實著誅亂臣討賊

子可也云云何罪乎斷圍之非 書圍于此此年之冬也書取

於後後年之冬也正所謂城守不下經年不解而宋人擅興以

害無罪之惡彰矣非謂書圍不足著其罪必待書取然後具惡

彰也

大國凌人極其暴春秋直書著其惡

六年春鄭人來輸卒

諸侯備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耳此句乃一傳大意最重即先

平者解怨仇仇同所蕃也句中正意義字重與利字對看與必

正其義句相應諸侯備睦以蕃王室乃為義也二句納成以從

始而歸於睦而取却防皆無主之事而但知有利苟而以利將
使為人臣子懷利云云不至於篡弒魯據則不厭此春秋所以
惡之以杜忘國敗家之本云利在妨與却防上着伐宋敗宋不
重平者解怨釋仇云云則既矣則輸平之所以為聚者全在
一箇輸字上見

二國結成而為利春秋至取以明義也

于前 遇清 伐鄭 伐宋 圖長葛 輸平

歸防 入防 伐宋 取却防

此題曹鄭歸交一事之本末也一半依傳畧分三截說下歸結
處重輸平脚自長葛截者非自輸平截者亦久渾然

輸平 歸防 入防 伐宋 取却防

春秋集義

卷二

十一

春秋貶二國以利結成之非屢貶二國以利結成之實

秋七月

春秋編年之法四時具而成歲因事而書者以其時係其事而
不拘于首時因四時具而成歲之意也無事必書首時亦四時
具而成歲之意也以事係時者或月或不月而其無事書首時
者則無不月者也皆四時云云意皆春秋編年之法也而其大
義皆在明夫人之理合上於其無事而首時則書元足以明
之故發此伏義于三奇之卦名之氣乳者健也奇重為陽陽之
性則健故健者天之道也亦君之道也元亨利貞德是天道之
之乳仁義禮智德是君道之乳四德倫而為軌故四時具而成
歲謂之時今時令者天之政也四德倫而為君故十二月而成

歲謂之月令月令故王之政也天時王月倫而後成歲夫人之

理合也所以然者有是四德故有是四時有是四德故有是十

二月所謂有天德方可語王道無忠恕做不出也 易曰乾元

亨利貞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易言其理也

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春秋書時又書月有見諸行事也所以

然者春秋天子之事也

此題以長事書時又書月捲起於天道王道說後皆天人之理

合意歸重王道上去以見聖人垂世立教之意

春秋傳書平時月者所以明天人之理合也

春正 夏四 秋七 冬十

觀春秋傳四時而各結以月者所以明天人之理合也

春秋集義

卷二

十二

冬宋人取長葛

正意只在傳首宋人恃強云云而鄭亦無君也一段重在取非

所有句上而回推王制到國鄭人三段皆是自取非所有上說

雖有此三段而實重在宋身上鄭無君謂鄭無賢君也與無全

無方伯一樣句傳後宋人強取云云以後本其忌焉而惡鄭之

故而通論之當作年外之意者或以王法天理平分而以王朝

列國與鄭就帶在王法一處又就犯宋做一頭內無天理王法

而以失職失守分二段于後卒亦歸責宋身上但恐天理不差

之說實為弑君事而蔡當安在言外如後此實許傳後為不善

之失豈特始于惠成于桓云云同亦可以王法天理分在入許

文中乎

春秋直書大國之罪而上下之失俱見矣

取長葛 國長葛

此題作要平題同止叙事內多國已

伐鄭 伐宋 國長葛 取長葛

此題從傳後就天理上說上重責宋以鄭啓怨宋之下重責宋以鄭失守宋之或以國長葛為論天理取長葛為王法或上取用也鄭下取用必責王則國皆非也

兵始稱春秋特重大國之罪終則春秋特彰大國之惡

七年春王二月叔姬歸于紀

春秋紀內女之歸滕有謹禮之意有尚德之意

叔姬歸于紀 叔姬歸于鄫

春秋錄疑 卷二

十三

分二邊做書法亦兩仗

觀春秋之而書內女有所以謹其禮者有所以莊其德者

履端進 叔姬歸

春秋紀事有不以位而廢事者有不以位而廢賢者

滕侯卒

古者邦交有常云云其生則講會同之好其沒不可無送葬之禮然必有會同之好而後有葬之禮故為不以國之 強弱云

云也孔穎達曰天子巡狩諸侯送朝進朝與盟同好惡獎王室

言巡狩至其微則當其方之諸侯相與盟也晉北方楚南方魯

東方故曰地非同盟也滕亦同盟且又隨國宿則同方獄之盟

者或以盟宿為同盟非矣

夏城中丘

此為書土工之始通一經之高土工者時與不時義與不義凡書者皆以此傳斷之自程氏為民立君至以勞民為重事也通

論一經所以書土工大義凡書城者云云二句通論所書城築

之實城中丘云云就本脚一段即上不時害義而為罪矣句中

之意非人君之心也應傳前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之道所以然

者民力足云云風俗美也 民力足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有

次第

望國從民非其時春秋記其非人君之心也

城中丘夏城祝丘供齊鄭謂城防冬墮即費季孫

春秋之重民力也後與而違時義有國者其罪後與而合時義

春秋錄疑 卷二

十四

者亦重其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為書諸侯兄弟之始傳意施於一經引禮經之文以起年語

之為私引書之言以起無先之為薄薄之者同不仁也而私之

者亦不足為仁也傳不意如此

主嫡子同母兄弟上之禮也而其義則以嫡子為嫡故其母弟

亦為嫡耳非以為同母故而加親之也齊侯嫁不問斯義而以

同母為加親所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程氏以為禽道也傳中

一則同年者齊侯公母弟也又曰倍公私於同母故母弟之義

不可不發其使之來聘亦吳任之以邦大雅然坐在于日異於

他弟施及其子簡與嫡等上而因其來聘以見之耳不稱公子

而稱弟者言不以公子之通特之而以母弟私之也只是一書法既也是駁其居

大國特弟過於私春秋同事而變文以罪之焉

年聘 語盟 黑背侵 陳黃奔 鍼奔 展奔

仁人之於兄弟 云 薄之者用為不仁私之者亦為不仁也

私於同氣春秋以義責之薄於同氣春秋以恩責之

秋公伐邾

春秋一句云云乃什利而失信非義二句皆在下按左氏公伐

邾云云以伐之耳一段之中為家討一句兩邊俱用蓋家人先

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邾則邾人何罪可聲乃為家而托為辭說

以伐之其如非義何專與儀父則元年盟于蔑失則邾人何罪

春秋錄疑 卷二

可聲乃為家而託為詞說以伐之其如公之不信何 經之書

伐云云至欲加之罪者也皆為傳首奉詞致討曰伐一句而

發蓋以例言之奉詞致討則書伐而其實所謂奉詞致討者乃

是欲加之罪云云也如此則不義之不得貶也可見矣獨未見

不信意故復足之曰而不知云云不得貶而自見矣書法只是

書伐和伐則曰伐此自是正例非義之與不信皆所謂不待貶

而自見者不可以書伐為訛非義而更于書法之外別討箇不

待貶書法也時久分做總結書法

春秋於望國討小必著其非義不信之罪焉

于蔑 伐家 伐邾

觀小國行事而見信義之無虧觀望國用兵而見信義之有虧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徒聚者我兵皆用徒書伐乃事實與董子所解亦同若屑我兵

意却在舉統上見但傳意不及

春秋紀外夷之陵王使既罪夫失職者復罪夫失節者

八年

宋衛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

鄭伯欲以太山之枋云云未易許也此一段敘鄭以枋易許之

與宋同制六年五服云云不足為其邑矣一段本先儒范氏之

說原魯鄭之所以有枋許亦以見王室之特恩而二國之不需

許以予人也用是見鄭有云云所受之邑矣一段斷鄭罪其言

春秋錄疑 卷二

我入枋者云云至本乃責魯

歸枋一邊傳無明解的書法但歸字與假字相對看假為隱詞

則歸乃直詞矣且看用是見云云一段則所謂罪大惡極不待

貶絕而自見者也其言我入枋一段分明是責魯一邊但見義

不可而強入之也意則其罪輕於鄭莊明矣或因歸枋無明解

書法而欲以此歸枋為書法非也且歸枋是一人事入枋是一人

人事安得言入在我而道在鄭乎且傳中凡言入者逆詞也曾

有逆字說屬他人手且其言我入枋以下傳意曾與上無甚親

意相屬否蓋鄭人之罪不待誅貶但直書而自見到後來魯人

做許田却是直書不得故以歸為貶前說是似而非不可不辨

其言我入枋者云云一句只是起下義不可強入之句蓋

非祇傳之先相受之天子者而乃入之所以為非義也
春秋著強國之委地其罪大者望國之受地其事遂

歸訪

春秋於強國之委地而罪其失臣子之道焉

庚寅我入訪

盟國受人之地其非其義春秋所以罪之也

輸平 歸訪 入訪

此題不出做許上將以言諸之義罪鄭將魯許之帶說下將其
地既輸矣罪鄭亦將魯入之帶說二違罪鄭俱就款以太山之
初易許田上說蓋上脚輸平亦是為歸訪出也

貳國如有易地之請春秋既貶之終有納地之實春秋復貶之

春秋錄疑

卷二

十七

夏六月己未蔡侯考父卒 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云云大上禮也此禮字乃下文聖人

變周之制春秋之禮也若周人諸侯之赴則皆不明矣

盟石門 兒頑如會

春秋之書諸侯有所以別于大夫者有所以別于天子者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九屋

諸侯參盟於是參者三也人三為群也先是有特盟而無參

盟也盟詎之變是有關於世道的事參盟於是也春秋所以謹

之也特盟者離盟也離盟則二人而已如曰離生離主是也參

盟之後有齊盟齊則又不盟三矣 宋為主盟與鄭絕也非是

到此方有主盟前手國君相見皆有主且以一過之間尚近者

為主豈以盟會而無主哉程子之意是重在與鄭絕句陳氏以
為至此方有主盟恐非若此至此方有主盟則傳中當言主盟
而不言參盟矣

此傳所言諸誓盟詎之流與自周官設司盟後說下末不屬九
屋事亦不是九屋後始有此等事而自九屋為之造端者也胡
氏曰豈不知周鄭交質之事在九屋前哉或將諸誓盟詎之流
與說在九屋後安矣 或曰交質既是九屋前事宿之盟乃三
人盟則參盟亦是九屋以前事矣曰魯宋即宿為盟宿君以地
主而與為故春秋只其地以國見之亦不復舉宿君其與即王
畿近地合黨歸交事休又不類矣二國所以列者于經也

此傳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一句是此盟的緣故自大道

春秋錄疑

卷二

十八

隱公謹其始也為一段自周官有司盟至本為一段前段言自
有盟誓而世更愈趨愈下以引起春秋筆傳從中於參盟當日
謹其始也之意下段言周官司盟之設為聖人不得已之故意
其流弊愈下以引起聖人有志於大道之公而復周制之意二
段之意互相發明不可分大意重謹參盟之始而謹參盟之始
不過只是惡盟之意蓋盟若是好事則聖人之謹之者亦惟欲
其不參盟如前日之特盟而已惟其不好的事故聖人之謹之
日直是以大道之行望天下而欲司盟之官不必設而復周制
也如此則本傳不得不原其弊之所由起以及于本流而後可
以引起聖人謹參盟之始而有于大道為公之意也或於謹參
盟之始畧不發揮而以告誓盟詎流弊等事說在九屋後又一

說以前既有志於大道為公後既變周制分二更對皆非

愚按文定先生傳春秋於隱公編纂惡盟之例凡四城宿為內
相盟之始石門為外相盟之始凡屋為參盟之始春秋大義公
天下刑秋則私久故可惡於傳萬發之凡春秋之盟皆私也皆
私則皆惡也於宿傳發不私則不盟：則不叛於石門傳
發之有虞氏云云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即發傳春秋大
義公天下云云則非所貴之意而結以故凡書盟惡之也即宿
傳所論大凡之例至先屋則合三傳之意而發聖人惡盟之法
為尤詳而周官設司盟以下傳意亦即宿傳周官有司盟云云
以下之意但更周制之說至此而後明言也蓋盟載之法周制
也而聖人惡之者是更周制也更周制者志於大道之行也聖

春秋錄疑

卷二

十九

八匹夫也雖志大道之行而更周者可乎蓋春秋天子之事也
故石門傳曰在春秋之亂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若
正法不在聖人則周之制為特而更或宿傳曰盟以結信非非
先王所欲而不禁云云此傳曰亦聖人待眾世之意惟其非先
王所欲而徒以待眾世之意此盟非所以為周制未善之法而
聖人所以欲更之以從大道之公也四傳之意不過如此以後
諸傳所發惡盟之例各有此意思在

觀春秋惡盟之始見春秋志大公之世

于蔑 于宿 輸平 伐邾 凡屋 晉命 蕭魚

盟誼煩約利亂交實子皆是說設司盟後春秋首事此題例不
須蓋後三脚題亦當有此題上四脚意則此四脚為虛後從始

脩一破

春秋懲諸侯結盟之弊故每致意於諸侯之邦交焉

凡屋 晉命 蕭魚

春秋厲致意於諸侯之邦交者以其有志於大公之世也

九年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故特言及云云大夫之罪也我所欲曰及所欲在我而不在外
則失禮之譏亦當在我而不在外也易曰以下論其所以為失
禮之意而非大夫之罪意在其中矣內盟外大夫意二此為
及小國大夫而書公則以書及見其罪及大國之大夫云云抗
也與此吳矣其書亦曰及則以不言公起其義所以抑大夫之
抗也

春秋錄疑

卷二

二十

望國要盟而失其尊春秋原志而譏其失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公子展之孫也展以公子氏其身以公孫氏至無駭不復
稱公孫若賜之氏則氏王父之字而稱展氏不然則否無駭卒
後羽父方為之諸子公命以子為展氏有患于魯國柳下惠
其後也但其生前未賜族不若後來三桓皆生而賜之族者此
所以猶為近古也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魯三桓皆桓公
子季孫公子友之後仲孫公子遂之後叔孫公子牙之後遂及
牙友皆以公子而生前賜氏而後世子孫亦同之也仲叔季乃
三人之字

春秋之初備為近古云云字即魯三家仲叔季是也對有齊惡

齊其益也晉有士執士其官也晉有魏曼多魏其邑也

觀春秋云云無駭書名近古是也故治天下是吳古非也故乳

或曰無駭之時向曾治曰此乃以專魯分晉事對則春秋之初

無違等事亦是治此二句時文中要見

無駭入極仲孫如京字衛齊惡會魏士執國鮮虞官魏曼多

侵衛邑

或換茂如為戰戰國鮮虞為士句侵曼多侵為城成周或下只

搭魯三家並同

春秋紀大國有見官人近古者有見官人不古者

行如父 茂如 叔孫固 作三軍 舍中軍

國鮮虞 侵衛 執祈犁 入朝歌

春秋錄疑 卷二 二一

執祈犁入朝歌猶未足分晉事 然晉日益衰矣

望國以世官而取禍固可識伯國以世官而取禍亦可識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此王室將諸侯之始本傳之論通乎一經古者諸侯於天子

云此年使卿三年使大夫朝則君行皆伯所制也出通考趙氏

德慶夏諸侯歲朝同制六服各以其遠近來朝

此傳重在失威福之柄上刑則不舉威之失也違使來聘福之

失也所以古者雖有聘諸侯之禮而春秋聘諸侯為非也經書

公如京師以下而其斯以為不正句中意但舉魯以該天下耳

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為耳句不輕天下有王春秋可以無

作春秋之作為無主也非無王也王之所以為王者威福之柄

在我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此書與之始夫陰陽運動云云聖人所書之憲矣傳意通乎一

經

周三月建寅之月也常有雷失但雷常聞於地中而不當出今

大震則出矣電則尚未當出故曰電已見寅之月同常有雷但

為雷已出電已見則雷不當復降蓋陽氣既縱則陰宜伏也是

雷以大震為異大雨雪電以有為異以雷已出電已見為異

春秋紀陰陽之失度所以明天人交感之理也

快年

夏城即

春秋錄疑 卷二 二二

此傳論勞民為重事之意與中丘傳同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

是不得不勞民的事然而城必有制役必有時也不過制與時

矣尚恐其奪民時而妨農務也又當分財用云云然後為之可

也必分財用云云然後可以量工而命日不懸於素不然而慈

子素皆足以奪民時而妨農務也所以然者則以民力足而後

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而不敢輕而失其

時制要與大作者其罪重而不輕審矣傳意如此越禮非制之

所識者都要說歸勞民上去傳不掩結以無愛養斯民之意一

句可知中丘與而皆正以役有時一句斷之

城中丘 城即 讀同前

城丘 城郎 城費 城郕 墮不費

非時而勞民者同可罪非制而勞民者亦可罪

中丘 墮費令

過天時以完舊者國君之失明王制以筆僭者聖人之化

冬公會齊侯于防

此為書會之始故周官行人云云相會聚耳通論一經之例不止為防而言時見曰會言無常期也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祭禁命事焉命事謂命以征討之事也則諸侯之會本同王事而相會於王都故下文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伐之禁於王都者也然則列國安得有會之名也春秋之會皆非王事故春秋凡書會皆記也左

春秋微駭

卷二

二五

氏稱宋公不王云云以下舉左氏所稱之非而明其所以王事相會之意當從皆訊之例也自王所命而言則謂之王命由王命而行之則謂之王事或以前段為說非王事後段為說無王命不惟不知前段之為通論諸侯之會且以王命會王事折而為二妄矣以王命討宋而聽征伐之禁於王都言若以王命討宋則當聽征伐之禁於王都今為謀於防為師期於鄆取二邑歸諸已安得謂以王命討宋也下三句正與聽征伐之禁於王都句對看時會以廢四方之禁列國不得有此名以消書一會字而諸侯之罪自見矣所謂凡書會皆訊也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以消書一會字而諸侯之罪自見矣所謂凡書云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也書法俱是從大凡之例也其曰不

異其文以為若果以王命討宋則叔當有異文以書之不應只

從大凡書會書伐之例也今只書會書伐而不異文則可知其

以非王命討宋也破中不必用不異文

諸侯假命以行私春秋直書以政駭

會伐防 中丘 伐宋

好講而謀私春秋既直辭以訊其專兵舉而行私春秋亦直辭以說其專

會防 中丘 伐宋 敗宋 取郕 取防 盟鄆事在中丘

以正好分作兩邊無責內外敗與取皆作書法用鄭人伐衛傳

大凡制與破上同舊託依傳分始中終而書法只結會伐上然

盟鄆氏不經見而中丘自有書會書法不可以移之下敗取既

春秋微駭

卷二

二四

出題則其書法皆得從大凡之例與下傳意亦無不合今欲從傳而不知此題本非由傳而後有者也破同上

會防始 中丘 中 伐宋 敗宋 取郕 取防 終

陽谷 傳是國之信 伐楚 傳文即之訓 召陵 結會盟合

假命而為利者春秋訊其專專命而行義者春秋序其績

十年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盟於鄆為師期

要聲卑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聲不以先期也不是以稱公子言無駭言不以與並師書公子

德傳亦言不以賜族者言也 問因諸事竟公許之先期亦

是公許之否曰此必不問是聲請與不諸公許不許但君行則

師從子鑒師先行使是無君盟于鄭為師期也公至期方行
聲先期而行先期是先公行也前無君之心在一國字此無君
之心在一先字但前曰無君之心非失於云不待云云之心矣
則無君之心已著非前曰比失故前傳用辨之意此傳用制之
意然要皆所以戒兵柄之不可下意有國當謹之早也故程子
曰去其公子與四年同權勢已成威行中外則兵柄下移也雖
欲制之其將能乎所以當制之于未亂也伐餘丘傳聲弑隱公
云云取仲患伯不能免其死皆權勢已成威行中外故也
內臣專兵而逞心之已著春秋去族而盡戒之甚嚴

量會伐鄭 會伐宋

內臣兩專兵而無君之心形春秋而去族而盡戒之甚謹

春秋錄疑

卷二

二五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卒未取郕已取防

此書內取之始同一書內取也或書取為嫌詞滅國之取是也
或書取為互詞取益之取是也 內大惡其詞嫌立二句乃春
秋立文之通例不止言滅國取邑之季先以春秋立文通例起
問書取邑不諱之例言諸侯分邑云云蓋也似為大惡而不諱
以嫌詞之例書何也以其對滅國而言則猶未為大惡故也傳
只就立文之例一論蓋此為書內取之始故也其實此意却不
重只且自取者收奪之名以不臣斷罪耳如內兵書敗曰戰曰
滅曰取敗而言戰諱也東是戰而言戰只是內外辭則亦內外同
罪不應又論何以書戰不諱也 皆陣曰戰是兩俱有罪詐戰
曰敗則以敗之者為主云云者為首也經凡書敗者皆依此例

取者收奪之名非具有而取之固是秦王制詐戰曰敗擅用
兵而說道以勝人亦是秦王制也上諸侯之兵統于天子下諸
侯之邑受之天子

望國覆大之師春秋深著其罪利入之地宜春利直著其罪

取郕 取防 取郕 取郕 取郕

舊破有示公存禮之分其說似是而非不知滅國書取而不沒
其實亦何嘗不示公哉

望國取人之邑春秋互辭以訖之覆人之邦春秋嫌詞以敗之

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程氏傳以鄭戴合攻盡取三師胡傳言四國以闕云云實言兼

春秋錄疑

卷二

二六

取四國之師 奇勝正在鄭師入却猶在郕一句上看故胡傳

以駐師於郕為多方以誤之也

克陵 四國伐鄭 伐戴取之 入許 從王伐

左傳隱公五年四月鄭人侵衛蓋以報東門之役云云其事在

殺州吁之後蓋東門之役州吁所為故以此役為州吁也經

無此題脚以四國伐鄭言之未是

春秋厲紀強國奇勝之兵而深著其殘民之罪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氏本說伐宋事非解入郕然知我家之非王命則知入郕之

非討違王命矣

諸侯假義以虐小春秋互辭以示教

會防 伐宋 入郕

二違書法俱是從大凡之例也

春秋始罪諸侯假王命以陵大終罪諸侯假王事以害小

伐宋 入郕

若討遠王命則不書伐矣若討遠王命則不書入矣

伐鄭 伐鄭國長葛 取長葛 會防 中丘

伐宋 入郕

大國道理以摘怨春秋特重其罪強國假命以行師春秋深著

其罪 又破

大國擅丘以行私其罪重強國假命以行私其罪同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春秋錄疑

卷二

二七

外諸侯相朝之始諸侯朝於諸侯禮乎云云一切書而不削皆

所以示訓是通論一經所書諸侯相朝之事以魯事觀焉二句

是將魯事一驗未朝而不報者魯強而末者弱者屢往而不納

者魯弱而所朝者強也受之責以不表屢往不納不報皆不若

下面闕述職意尤為重權其所重而重之可也且述職之說本

之程傳只是說專責滕薛強弱之視意可於自相朝聘句中用

矣

滕薛二君不特言者云云公之志荒矣此一既本劉氏是專責

魯旅見滕薛又旅訊見也是大綱說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下正

是訊旅見正意亦字是以志荒實到慨然受之言慨然受之上

僭於天子此意重而其志亦荒矣為是年公薨也帶說輕看春

註載劉說可見或者泥亦字遂以該見句為說滕薛後段志

荒意為說察恐非也 程破既訊內外違乎王制尤訊內外用

乎王禮鎖碎之說

春秋訊邦交既訊小國昧禮以事人尤訊望國越以接人

上慢王下僭王

滕薛朝 公鄧朝 如晉復 如晉復

此題以傳中二句分二兩處做以述職為重而無合中辭世朝

之制意即附自相朝聘句內不報不納末後帶一句便是

春秋訊小國昧禮以事內復訊內君昧禮以事外

夏公會鄭伯于時未秋七月壬午公及蘇侯鄭伯入許許與鄭為

隣鄭莊志在吞併故曰伐許鄭志志在吞併而擅與伐人為不

春秋錄疑

卷二

二八

臣也伐許此言鄭志如何入許乃為魯欲魯本得其歸訪之利

為之出兵同入也故曰入許魯欲志在報德而擅入人國逐其

君亦不臣也言會言及只是著他事連斷罪在伐與入上重若

傳中五不諱題俱是就臣道上說

實人以謀小者春秋既著其惡拘人以害小者春秋亦著其惡

入許

許姜姓男爵言帝之後堯時為四岳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以續

大岳之嗣此題書及是事連斷罪是擅兵入國而逐先王所封

之君為不臣上至於弭其歸訪之利意却輕

春秋於望國助入害小而著其不臣之罪為

求勝 凡伯聘 南季聘

望國於王室有夷禮而不脩者有殊禮而不教者

伐和 伐家 取部防

望國擅天討以害人國可譏秦王制以奪人亦可罪

入榜 入許

踰己之分而受地固可罪徇人之情而凌小亦可罪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摠傳

元王 春王正月

盟滅

克段

歸賈

盟宿

祭伯來

即一年之紀事倫萬世之大法

春王正月 父子君臣

于蔑朋友

克段古兄弟歸賈夫婦

春秋錄

卷上

二九

觀春秋謹筆削之法見春秋正倫禮之意

于蔑 于宿 祭伯來

聖人備經有責外諸侯之私盟者有責內諸侯之私交者

克段 歸賈

恩義忠信兄弟嫡妻

強國欺倫春秋嚴詞以責之宰臣讀春秋變例以貶之

歸賈 祭伯來

仲子偕分王法所當治也承命以賈之隱公擅立王法所當治

也無命而朝之

承王命而罷偕分者固可罪無王命而交擅立者亦可罪

克段 四國伐 鄭復歸

以惡養天倫者春秋錄其意為利薄天倫者春秋錄其罪

蒙會伐 逆女 逐得臣如 猶歸 公孫齊 伐辰即位

按此題有書卒者於題既不當出而無書卒者於事亦無所屬

且猶歸脚猶云可以替仲遂之書卒而意於亦是書卒者獨無

題脚可替此對又不得實題宜削 按三人俱變例大夫例書

卒而聲送者不卒送者例不卒而遂因事之變書卒遂而無卒

之變者不卒而意如書卒

春秋錄

卷上

三十

春秋錄疑卷之三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弑隱自立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

元年

古之人君自道其年改元累數不易國史因之以為紀事之例而春秋同之其改後元年與別建年號事在春秋之後論此傳大意謂改元建號不可以傳久而編年之法當以春秋為正則可謂春秋編年欲以垂法後世使知改元建號之不可以傳久則不可也綱目載魏侯筮以某年為一年則改元雖自孝文始而改年非孝文始也隱公書元年而編年之法已具但以此明人君之用為第二義故特桓公而復錄或以二元年搭題春秋錄疑 卷三 一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為桓公一編第一書討賊之義者也隱莊閔僖皆以內無所承不書即位桓宣弑君反書者如其欲為君之意也如其意所以著其弑立之罪也弑立之罪者而王法自是可見矣所當舉法者王朝也王朝不能舉然後責之方伯連帥然後責之四隣諸侯蓋亂臣賊子法之所當治而法者王之法也王不能舉列國若有先發後聞之舉則王法未嘗不存今皆不然此聖人所懼而春秋所以作也通編之書法係於討賊者為尤重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云云深絕之也為一段大意隱桓之禍由夫婦之倫不正故必先王仲子之為妾而後知桓公之非適

嗣知桓公之非適嗣而後知隱公為實讓知隱公之為實讓而

後知隱公之實為篡弑傳意是知此與考公傳意同然則公羊

所謂至末為一段不過申說上意亦是重在夫婦之倫上說故

以夫婦之倫亂笑一句承上文春秋明著完罪云云以正人倫

倫亦是承上夫婦之倫蓋者完之罪則仲子不得為夫人而而

夫婦之倫正矣傳內禮字極重於仲子則曰禮無二適於隱

公則曰禮當嗣世於以為夫人以為適嗣則曰禮不得為出子

禮則入於邪故隱惠之心為邪心公羊之說為邪說漢朝之議

為邪議而春秋之訓為使後世不得以和汨此禮也倫終始

書討罪之議論是通說所書桓公時事不止是說不書王

春秋書逆君之即位所以如其意以罪之也

春秋錄疑

卷三

二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由

惠者外為主意輕蓋欲罪其貪許之志則許田本以易枋而在歸枋既罪其無君親之惡為重矣若作黨惡看則此忠志在得地而非志在黨惡也故下傳亦只言有盟于越以定其位而不及此會云今只作事安重假許二樣作加璧之故尤不重傳內利字極重當時所以相易正是要各利其國故以利字起下段意湯沐之地以下正是申上篡弑之漸中意惟有無君無親之心此其所以為篡弑之漸而利之不可以為國也或以利義君親分對看非也聖人以為國惡而隱之也隱惠之意以魯國言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也不然桓公篡弑之賊聖人

方且望人之致討而為之諱其惡何哉蓋諱之肯係魯而不係桓公也 易地之惡既在桓公則許人改過云云之意自不當更屬他人矣而傳中乃曰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不言許魯何也蓋諱惡之法用之於魯而許遷善之意自可以通乎人人也但人字雖該得廣而此改過遷善句只就魯說 不曰為桓惡隱之也而曰為國不曰許魯人而曰許人用字不苟 春秋紀陳國惡地於內而得之也有為國諱惡之意有許人遷善之意

鄭伯以璧假許田

春秋紀內地易於人既諱其惡而又望其改過

歸訪我入枋 假許田

春秋錄疑 卷三

三

兩遣供重君親上說程文歸枋不作書法借入字送詞對假字說愚意只宜以歸字對假字說蓋假字為諱詞則歸字自是宜辭矣入枋 脚只作事實

外地納於內者其罪大內地償於人者其惡同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與之盟以定其位須有未戰于即傳鄭伯首盟於越首字重因此一盟後人更不問其弑君之罪所以為定位之盟也春秋書如此不然何一盟而言交中國為春秋化人類為禽獸不已惡乎言及事實亦重但不可以罪魯分對

春秋紀送君求援之盟而直著黨罪之惡焉

會出 假許 盟越

鄭志魯志只作事實重魯徇其求而與之地鄭徇其求而諱之盟

會出 盟越

通主鄭上說上以鄭志說就把要地上新罪下把魯志說起把鄭黨惡上斷罪或主鄭志魯志做惡無意味

春秋責陳國既結內好以要其地復徇內款以濟其惡

假許 盟越

舊說每違二意然下原志意輕似不得與上諱惡為對今每違各主一意上說諱魯之失地下說罪鄭之黨惡

地易於外春秋諱其惡好諱於外春秋治其黨

秋大水

春秋錄疑 卷三

三

四

此傳敘字重看先之水開闢以來元有水既非積雨之所成又非山谷之所洩故待九年十有三載之治至今而其流不減也今此大水乃積雨所成與山谷所洩宋徽宗時京師忽無故大水入城乃山谷所洩者也

觀上天陰沴之災見國君有以致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

天道王法都在王法上看不必平分王法本乎天道天道就在王法上見觀程子曰弑逆者云云未嘗亡也天理王法交互言之可見十年書王法傳內分天道人事大意亦是歸重王法上去書法只在王之一字上或以書春為天道書王為王法如此則凡書春者皆是以天道正其罪乎

春秋示王法於首月所以正外臣之罪也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春秋揭一王於首月也有正內君之罪者有王外臣之罪者

及其大天孔父

按傳分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而經先書弑君而後及其孔父者皆將弑陽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弑於是乎先攻孔父是孔父之死以君之故也經之書及以上下而不以先後也傳內賢將弑陽公云云亦無幾焉此段正是中說孔廢命不渝之事實凡亂臣賊子以下論春秋所以賢孔父之大意文中當重中聞賢而名之何也云云一段意輕賢孔父則書名不嫌其為賢罪惡仲則字之不嫌其為罪所重皆在上意看仇牧荀息傳皆

春秋錄疑

卷五

上

不及書名之意 左氏言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之事文中亦不可無

春秋於大夫之與難必賢之以立大綱焉

伐邾 伐宋 圍長葛 取長葛 入鄭 伐宋敗

伐戴 友孔父

即驕兵而見大夫無王君之功即與唯而見大夫有忠君之節

滕子來朝

傳前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云云纂弑之禍止矣一傳正意最重此聖人所以為誅亂賊而作春秋而其法必允嚴於誅亂賊之黨也不然亂賊未嘗秋而黨之者乃秋之乎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云云至本文重若非天子之事則聖人進退諸侯果為

匹夫擅天子之權矣此意通論二百四十二年進退諸侯之法不但為滕子而言但此為燕陳諸侯之始文中不可不發先隣國而朝之有二意其行則先也其禮則朝也其情尤重於不能討與為之黨者故其意之為尤深而秋之法為尤嚴也不然則此盟越之鄭伯後此來朝之谷鄭何不盡秋之乎 無父無君之人是為秋也乃先隣國而朝之是無父無君之黨即弟秋也故曰與弟秋無異

小國先備禮於大國春秋所以黜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特書所為是極重書法一經中會則惟此與澶淵盟則惟薄天下大更春秋之深致意也隱惡意在此傳本輕觀極惡極矣云

春秋錄疑

卷二

六

云猶為有隱乎爾却以極言其惡謂春秋所書猶未足以盡誅貶之意乃所以深惡之也不必重或將與特書所為對看恐非其不諱公與貶諸侯之書尤不必用蓋澶淵以特書其事為未足故復諱公與人諸侯以見意則三書法自當並重此則前有云云後有云云故不必諱公人諸侯只特書其事為已明書法只當重特書其事上 為略故立華氏曰為略最緊要故傳中一則曰會而受賂二則曰受宋賂以立華氏立之者立之為相也不但不能討與為之黨而已故曰甚已也 諸侯講好以黨大惡春秋特書以罪之也

會於稷成宋亂 會於澶淵宋災故

只重特書所為上其餘書法係于澶淵者雖重而會稷却輕焉

只講末畧帶一帶

諸侯始濟惡春秋既直書以罪之終縱惡春秋亦直書以貶之

會於稷以成宋亂取郕大納於宋廟

夏四月取郕大納于宋成中納于太廟

取與納二字俱是實事與入取之類一般但以義言之則取為非得其有之稱納為不受強致之謂下文直載其事正是直載此事而義自見者也此傳取亂臣之略納於太廟以明示百官只一意觀臧哀伯之諫亦自明示百官言不及祀先之責也此特是據之以立說故公子牙云云以下只說此意書法有二直載其事謹書其日

望國得不義之物以祀先春秋深致意以垂戒也

春秋條例

卷三

七

戊申納於太廟

此題姑以冥於太廟明示百官分二樣做

春秋惡望國之效略以其示先之責而示臣之非也

祀侯太廟

無貶是無黨惡之貶在稱侯上至於求魯為之主句亦不可不知其罪

知其罪

小國有所為而備禮春秋所以恕之也

滕朝 杞朝

春秋於二國備禮蓋惡者責之嚴求使皆待之恕

滕子朝 杞侯朝 宰糾聘 家父聘

蔡侯鄭伯會於鄭

蔡鄭鄭皆楚北境而鄭尤近鄭曼姓商之侯國莊十六年楚伐鄭城之事不經見

此為始懼楚本傳所發之意施於經中同病楚等傳俱可通故傳末結以觀春秋會盟云云之道矣傳內莫大於理句照地之大小莫強於信義照力之強弱循天理以信任仁賢明其政刑言得信義以親比四隣言會盟離合離如離生離立之離二人也合如大合九合之合三人以上也離合字不重或聚之由不由於會盟之離合因會盟而可攸耳聖人安中國待四夷之道則於進退予奪抑揚之肯見之也由字與道字須重看此中國懼楚而三人盟亦是會盟之合至於不知本此云云便是中國衰弱之由而春秋貶之便是循天理得信義乃安中國待四夷春秋條例 卷三 八

之道也夏秋不自咸由中國之自家耳待四夷無他道安中國乃所以待四夷也必懼楚始字不可不知然非謹始意

春秋紀諸侯懼好之外而傷其失治內之道焉

會鄭 敗蔡 盟齊 會申

戰鄭事不經見題脚不全

入杞

公及我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此致其至在著其會盟侵伐之危例中

桓公弑君而立云云同惡也一敗正是聖人所以危其遠與我

盟之意不是以中國我狄之盟相對看大意全在托外盟以傷

中國上不然聖人豈真以討賊之義望之我狄哉如若夷浮海

之言亦非故其道之行于外也只是以謀亂討賊之意耳
春秋特著內居之結外所以重傷乎中國也

壯立 至 黑壤公至 重丘公至

此題不搭亦得經中如此類者大多也

會稷 盟越 盟唐公至

二邊俱重在討賊之義上

春秋討罪之義有深罪於同惡者有故意於異類者

三年春正月

春秋之法莫嚴於弑君之賊故其立法則以天下無非當討之人亦無往而非可討之時以當時之人言不但責之天王也而又責之隣國責之魯國臣子其責之天王固為王法其責之隣

春秋錄注

卷三

九

國與魯人亦王法也以可討之時言元年則書王三年而後不書王十年則書王十八年將終又書王其書王者固為王法之常討其不書者亦為示王法之當討也此以入見受命天子之時為言者非云必三年最畢而後可討也蓋自是而後而天下莫討則聖人之意愈切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也傳中王朝不能討王朝之罪也隣國與魯不能討隣國與魯之罪也然不書王之一字須有歸者故傳不云繼天王失政不王而不可曰隣國與魯亦不王也時文亦如傳樣將三年受命之時而天下莫能討之意引於前然後將不書王意歸諸天王說去隣國與魯臣子亦各帶見但須有輕重 雖不書王但須有屬望於王之意在至糾聘然後使王室之望絕矣傳中雖云是無所忌憚

正是桓公無王而行意是所指者不止一事此桓公之所行者皆是也結書法用自是而後不書王

觀春秋削一王於首月所以說時王之失正也

齊侯衛侯魯侯於蒲

相命大疑是相命以狄伯不然命字何說然此亦不必深考只要說不盟的意出 人要其情云云其所由漸漸失一豈正是聖人特起晉命之入之大意也看獨為正近句是云二百四十二年間事之僅見者故特起其文以善之特起是深懼世道之衰之意不疑信在言前之信也 信諭意重是今日不復結盟而足以相信不疑信在言前之信也所以為近古相疑疑亦不然若盟後不信之事是在以成傾危之俗句內矣

春秋錄注

卷三

十

傳內信與秋字對看不與教字對看

諸侯相命而足以相孚春秋特取其近古也

盟滅 晉命

相疑而為盟者可議相信而不盟者可與

會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既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是書曆之得也言朔不言日是為食於既朔之明日言日不言朔是為食於未朔之晦日或食在朔後或食在朔前皆非真正皆司曆之失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而人莫知同虧日朔傷而後知其食者亦司曆之失也前三失是為失朔後一失以為失日食也總為司曆推步之差故治曆明時

之道與安於謹察日食之數也

觀春秋紀天道之變見聖人憂王道之微

公子聲如齊送女

禮之正是大約說通賁賁言節即在禮之中所以節此禮而無過不及者也專為邦君言不重大婚之禮句是大約是失其節句即在不重大婚之禮句中書法是失禮則書望國輕大婚之禮春秋書以譏之也

履端送 聲送

二邊俱是不重大婚之禮以遠近大小別之則親之者也皆當親之其國而不算于境上于所館者也

國婚于大而失其節者可訊國婚于近而失其節者亦可訊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一

公子聲如齊送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誰公會齊侯于誰夫人姜氏至自齊

氏至自齊

傳意從是訊不親迎望禮也哉應上古者婚禮之禮氏不言聲

以夫人至者既得見乎公自不得復言聲以夫人至自齊如傳

如以夫人至者齊之例矣此一句輕不用亦得孫氏謂不得復

言夫人至自齊非經例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句承上望禮也

我句傳中三禮字俱指親迎之禮言娶夫人大事也得禮則不

書惟失禮故詳以此書法然結

望國婚禮失其正春秋詳書以譏之也

有年

此題王法天理要說得五行不悖傳內然則天道亦備乎云

信矣、改正以見他年皆獻則天道本不差而此年有年所以

為反常也傳意本不相悖作文不但說記異要見聖人汲：望

人以致討之意 災異與慶祥並記則有年大有年皆魯史之

舊文也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則他公皆削而桓宣獨以

記異存者聖人與王之新法也

國君以道德而獲歲春秋以為異而特書焉

有年 大有年

只說記異一意有年大有年諸事實要分別

二君悖德而獲歲春秋特書以記異

有年 六月雨 大有年

此題大有年在六月雨之下雖總起公做亦未當若出即位有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二

年三不雨六月雨以即位與閏雨相對以有年與只書六月雨

而不言有年為對救勝

春秋於歲豐有存之以示異者有削之以示常者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此書蒐狩之始狩者歲事之常常事不書失禮則書或為非時

或為不地皆失禮也傳意通乎一經於不地要連字之意出犯

害民物犯害民之物也蓋既為常所自是在穰穰場圃之中馳

逐故百姓苦之云云禽獸之害乃其輕者其曰不地則害物特

以對不時則傷農而言耳 謹微之理以必書之法言蓋常事

不書其者則以為非常而謹之也微字對上大字說蓋或紀大

事所當謹也行之不地事之微也然犯害民物百姓苦之將至

於云云而王德虧矣故又所當謹也若非犯害民物則不地事
之微者不必書失書之者所以謹微謹微所以全王德也王德
須有若落德字自本上文孝與武字說來或言德字當就心言
作隱微之微曰傳前道無所謂隱微意以心言似無未處看未
一不地之說似小於非時故下文謹微之句只承以非其地而
必書句說而各傳歷非時之識者不再及謹微之意若非隱微
看則無往而不可用也

望國取物而違常所春秋必書以謹之也

狩即 大閱
取特非其地既可識讀或非其時亦可識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春秋錄

卷三

十三

在周制云云失天職矣其責當在天王然移其責於宰者蓋糾
位高職重若能諫王必無來聘之失諫而不聽則辭位而去而
所使者必非糾也今乃承命而來可知其為阿諛順旨而不忠
不智不足為宰所以不取王而貶宰也以天王宰相為一心故
也聘于絳君之貶云云一改正所以足此意夫咺賜仲子云云
以下因見糾無稱爵故說出其任益重而春秋稱名之意為責
深之意非欲以稱爵另為一書法與稱名為對也觀傳有宰家
宰公知書官也渠氏伯糾公卿書爵也如咺者豈初得政云云
亦是他不該書爵如糾者或以諸侯入相云云自是皆無稱爵
咺之書宰而書名宰之非宰也糾之書宰書伯而書名宰非宰
伯非伯也文中將糾舉以見家宰之位高糾伯以見既封之任

重作實事說而極結書名上去不須另分二亦不必以書名
書爵公結于後蓋書之與書爵實對不過也

春秋於王臣之寵惡同其位高任重而深貶之焉

咺賜 糾聘

嫡妾之分君臣之義無所輕重二邊俱重書名或以責之輕責
之重破繆矣

宰臣始悼倫春秋同嚴其責宰臣終悼倫春秋尤嚴其責

糾聘 錫命

二邊俱要見天上宰相一心意

王禮始清春秋之責在於相王禮終清春秋之責在於君

五年

春秋錄

卷三

十四

甲戌己丑 傳疑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其志惜以齊言蓋滅紀者齊志也鄭伯只是助齊故傳有難齊
鄭並言而夫子備經以下直斷齊人滅紀之罪上而不虞紀人
之覺也句重紀人覺之則為如紀不覺則滅紀矣故云其志惜
以相如不書不但不書于經亦不書于傳史矣今魯使承告而
書而聖人亦存而不削者為欲滅之非如也故不必於外相如
之例而為誅意之故也故字作非實通言非功效也與大學教
成於國之效同若不是誅其意聖人以其外相如而削之矣此
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故也 後世紀侯去國而未明所去之由
存此之如以著滅之齊也故曰著齊人云云之由

二國圖小之志惜春秋誅意之法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識世官非公族也是此傳大綱帝王不私以愛害公選至而政由是敗矣此段言公私選之利害上世有自耕野釣渭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舉上世衰周之事以實前段之言然後總結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云欲其深省之也及周之衰是西周之衰世官之始非自今日而後有世官也此後世意重訊於前者皆所以垂戒于後也不可與上分看此傳眼前只是一公字上世有自耕野釣渭云云者有伊陟冢賢云云者有崇伯理死云云者惟其公而已矣傳不徇大臣私意五字古今之通患也又中將此意作正意講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五

城祝丘

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傳述天理而時措句為重春秋天子之事天子者天理之所重也故天王可訓則讎之三國言從王者居於而臣從天理也戰不言戰敗不言敗臣不敢敵君也亦天理也以此一句貫三意總是君臣之意說故又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也作文重講不稱天一機下二意只作書法大義看各關版子後 非天討矣所討非天理也或曰以下正是中上非天討矣句內之意九伐之法諸侯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此之謂天討也今舍宋魯而討所當貶爵之鄭所以為非天討也以不討宋魯為重若能討宋魯則天威已伸鄭伯自

不至於不朝矣

春秋譏天討之失以端木復明大義而存大防焉

糾聘 從王伐

會獲卿不搭亦得

禮加於無王春秋譏其非天命兵加於慢王春秋譏其非天討大雩

此書禘祭之始傳意通乎各得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天子雩於上帝自鞞鞞至祝故皆作曰盛樂諸侯雩于境內山川用歌舞而已多用盛樂一句只作改出大雩之實其實有此禮則有此樂故下文只言諸侯雩於境內山川而不言用歌舞也不可以禮樂分 每年四月龍見之時而雩自此不可勝書然

春秋錄疑

卷三

十六

早極亦當雩故因而書之因早而書不是訛正是書其所可勝書者耳大字亦不是聖人所加蓋成王周公得却禘大雩則是國史元有此文也聖人因物賦物無加損焉而義自見乃國史所不能與也傳中而我自見句按上而段之意而自為一句不帶却禘亦因事以書讀傳末所書却禘大雩之義句與而義自見句相應 却禘自是魯不當有故書却禘便見其僭若諸侯亦有雩必大雩方為僭故於大字上看 諸侯不得祭天地云云禮也然禮必有義諸侯何故不敢祭天地大夫何故不敢祭山川云云此禮之義乃性命之理也如其理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為天下國家乎何有故曰明乎云云時文源說得所以不可僭之意方於性命之文與禮之義有發明 朱子曰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祭得他若不屬我氣便不與我交感如何祭得此春秋所書却補大雩之義也或問何謂氣不相屬曰聖人本人情以制禮賦之不可為貴亦猶貴不可為賤也如周公天子叔父也使周天子祭周公於周廟則於心何如即此心不能安厥便是周公與周天子氣不相屬今且把士庶人何故不敢以他人祖禰祭於己之寢思量便曉此意

望國舉祀過乎僭春秋因事而書以訊之焉

大剝 吉禘 卜郊

以意思總起中分三段作重在上書法從結因事而書又有其實也因早而書本無失然要皆不重不過是於不可勝書之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七

中而書其可勝書者耳

望國舉祀而無失之僭春秋因事而書以訊之也

吉禘 四卜郊

望國僭於享親春秋因事而致訊僭於享帝春秋亦因事而致訊

冬州公如曹

如曹本無意義特為後來實事張本舊文如此夫子因而削

耳

天子三公稱公云云此其所以稱公也按路史國名記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稱公外則二后之君曰公康誥之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后之君也畢高鄭武二后稱公

不是一項事皆在天子三公之內但其稱公而實諸侯者則出入均勞之義耳或把州實另作一樣看殊不知父師與實相乃天子三公而周制稱公只是此二項人耳州實稱公自是本等皆稱的或把宋公子孟稱公宰周公蔡正稱公為題似講周制非講春秋之義 二段傳文皆無意義此季先生所以欲把度其國危遽不復斷罪也如州公者所謂不能自強於政治日危月削如火消膏淪于危亡而不覺者也非以不復其國為罪也六年春正月實來

此書諸侯失國之始論名與不名之例通乎一經按左氏自曹未朝云云不復其國也杜氏曰言奔則未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言未也此雖另是一書法然却是見字通不必重只重

春秋錄疑

卷三

十八

生名二正名經世之本無生名不名二項而生名內又有二項言或曰以下正是說正名經世之本意專就失地一項言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恭棄者之功戒者所謂名正而天下定也 失國不幸故可強於善失國自取故知終於自棄不名其不幸者功其為善也名其自取者絕其自棄也或以自取自棄失之矣譚臨溫到后亦未見有與復者在春秋立法自當然耳

諸侯假朝禮以依人春秋表其失國之罪焉

如曹 實來

稱公意書名意本不倫今人多以之合實來傳比對始從之上遂把度其國危遽不復斷罪

諸侯始微禮於外春秋隆爵以示誡勉托身於內春秋黜名以示戒

石門 實來 滅和

春秋於諸侯有本於禮而不名者有因其罪而特名者

寔來 滅和

春秋之名諸侯有以失其國者有以滅其宗者

寔來 獻葬歸 諡奔 強奔 溫奔

諡強溫在上胡豹曹陽和益在下題意同

春秋於不道失守者絕之嚴不辜失守者待之恕

公會紀侯于卹 咨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九

不時而禮就八月大閱上見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以下是

本其所以非時而閱之故大意乃是議不豫也豫之為道閱在

大閱以前 不時而不可服獨詳三時之意尤見厲農之甚與

非時而禮不同書法常事不時失禮則書此春秋義利而所謂

書八月書大閱者皆是紀事實耳

春秋紀望國之簡兵以其非時越禮而不預也

蔡人殺陳佗

蔡人殺其君商人君位也楚子庚誘蔡侯假爵之侵爵也或出

齊侯伐西郭蔡侯會申晉之則二脚俱就稱爵說出齊蔡國人

皆以為君之意不必及見殺事若以上脚為稱位非也

又有盟越會假伐西郭會申題只就不知其為賊與皆以為君

上斷罪書法不必用亦得

九月丁卯子同生

此傳於春秋無帝王之道意須有發明

適家始生云云之法也與子者定於立嫡也立嫡者定於始生

也始生之義最為重漢人所請預太子以重宗廟社稷之意也

傳曰故有君薨云云以名分數明而民志素定者正此意也惟

命也命為嗣子而不易也當時須以太子禮奉之原來稱世子

非聖人特削如隱莊不書即位之律也

先儒杜氏曰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班固曰王者太子亦稱士

何舉從下非以為人無生而貴者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

如此則天子之子未立者尚曰元子曰士則當時子同原無世

春秋錄疑

卷三

二十

子之稱可知矣

春秋於國儲始生必特筆以明與子之法焉

子同生 吳札聘

春秋無帝王之直有示與子之法者有示與賢之法者

冬紀假來朝

公告事實不可就聖人有憫之之意在然則何以免於貶言其

何以得免於黨惡之貶也 如此則求極為主之罪亦當不在

其中但律之以黨惡則非其志也志字要看

小國備禮以圖存春秋特原其罪也

紀朝 紀去 鄭遷 乞盟 進齊 公在乾侯

列國失所主而不免於惡春秋詳其事而各致其議

紀朝 大去 鄭述 乞盟

以成敗榮辱分配

小國主非其人而卒敗其國二國主非其人而卒辱其身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古者昆虫蟄而後火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固可用火但

火田只是去其莽翳以逐禽獸說或同易禮夫子三事欲只重

禽獸說然下文不曰鳥獸若草木裕乎

望國舉畫物之田春秋所以譏之也

夏國伯綏來朝鄭侯各離來朝

王者繼天而高之子則有刑討罪屬王者事去二時以罪天王

似也只以此責當世諸侯何居蓋以王法言試逆之賊人人之

春秋錄疑

卷三

二一

所得討天王舉法固為王法也王不能而方伯連率舉法亦王

法也現孔子沐浴之請則知春秋討賊之法之嚴矣如必王者

而後可舉則弑逆之賊得幸免天下之討惡在其為嚴也此所

以又責之天下之人 天下又無可望此聖人所為惟春秋所

以作也故曰春秋成三傳內重自遠二字此春秋所以絕望

之意也不然滕子先朝而春秋之望尚未絕於天下何也 魯

在太山之下谷鄆在方城之外故曰越國踰境自遠而來

春秋紀遠國備禮既嚴黨惡之討尤絕用刑之望

滕子朝 穀鄆朝 和牟葛朝

公三段作滕子率先來朝谷鄆自遠來朝三國天王之喪不奔

相率來朝

春秋治大惡之黨而必各致其絕之之辭焉

石門 秋七月 穀鄆朝

或上搭情四時在爵諸侯之先則不順傳或不搭糾聘則糾非

諸侯不如此題為是若多春正夏四秋之冬十同去石門一脚

只是備四時與去二時之說矣爵諸侯而備四時者春秋經世

之法名諸侯而去二時者春秋討罪之法

糾聘 穀鄆朝

各要書名與二時意或多出特而焚咸丘脚恐不必

春秋始敗宰臣備禮因絕望於王室繼敗遠國備禮因絕望於

諸侯

八年春正月己卯祭

春秋錄疑

卷三

二二

同書有周月云云周書與書也夏數得大百年所同言百王不

改夏人之月數也其在商周革命改正言以為歲首則或用子

或用丑不相沿也此書得之汲冢者文定極必以為百王

不易月之驗先儒謂夏書非正經或是後人假託蔡肅齋曰以

先儒之論考之四時及各月數諒已改易但甲子未嘗易如夏

月建寅周三月亦建寅商正月建丑夏十二月亦建丑朱子曰

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

十月現此則周正月為夏十一月可知矣是乃所謂天正也不

然則正之一字畢竟何所取義哉然雖以子丑為正月天下終

有呀為十一月者十二月者故其雜出於經傳者或用夏正如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而在傳載僖公五年卜解言城國之

期日其九月十月之交子丙子在尾月在箕羽火中而下入
即云冬十有二月丙子朔滅虢林氏註曰以星數推之乃夏之
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二月也是周人以周
正紀事亦或有時用夏正矣至於秦人百事不師古其以十月
為歲首已不識正字之義矣顛倒錯謬何足為據哉 此傳
意言周人用夏時而春秋紀事用周正故冬烝非不時而書已
卯烝者為後烝之清而書耳或把周正紀魯事句作一樣看殊
不知春秋豈在此而後用周正哉合丁丑烝方成題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不貶家父者責備宰相也責之備者以其任之專也以為一體
而一心則其任之專可知矣虞使之交或先股肱於元有或後

春秋微疑

卷三

二三

股肱於元有要皆以為一體而責之備也春秋之書或貶宰相
以正使或貶宰相以正終要皆以為一心而責之備也皆非他
人之所可與也任專則在責備上見現任專責備之意故人主
當以論相為責而不可用非其人也結句意重此傳有祖述有
虞之意

大天受命以寵恩春秋不貶以重相臣之責焉

糾聘 家父聘

現春秋於王臣寵恩而待之殊見春秋任宰相之責而責之備

糾聘 家父聘 錫桓公命

現春秋正王室之漬孔見春以君相為一心

糾聘 糾聘 家父聘 錫命 歸舍賜

總起分作總結

王室屢索乎典刑春秋專責身君相

夏五月丁丑烝

此烝不惟漬且入非時但非時亦即在漬之內

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望國祀先失於漬春秋詳書致其貶

戊戌凡伯于楚丘以歸 己卯烝丁丑烝

外夷諱惡春秋一書而兩記望國漬祀春秋再書而一貶

祭公來遂遂王后于紀

祭公以遂行為罪而公羊子曰云云使我為媒則可周用是往
送祭所謂二事出者也但遂後大事其曰可則周用是往是

春秋微疑

卷三

二四

不可不特表定也祭公親命魯賈再報而遂往是事紀也
故曰以二事出而遂繼事而祭公之專亦是王累之也故劉氏
云祭公緣此義云云或問命魯亦使主王后之祭何以言吉
使之輕蓋主於命魯故輕也公監之重矣蓋主於遂后故為重
也

春秋於王室國婚既見輕使者之失尤見專行者之罪

祭公來 劉夏迎

春秋於王室國婚以所望臨乎禮之輕者固非以所輕需乎禮
之重者亦非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子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也故以紀季

姜為父母所子其曰化天下以婦道也教本於父母也 婦道
只以摶屈還下云云之心為言者二南採后妃幽閑靜正之德
所以兆露斯之盛而開興隆之基則婦道莫先摶屈還下矣正
始之道也於未歸王化之基於閨門有二意

班師曰京師者何天子之邑號也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
大衆言之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
周曰京師則京師自是周人之稱此題一意時多主二意
春秋於王室之嘉禮而示天下以婦道焉

送后 姜歸

春秋書王室嘉禮有示天下以母儀者有化天下以婦道者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春秋錄疑

卷三

二五

貴其父子皆以崇社為重看大位社之規也三句可知二並供
用何急於朝禮：欲進之職也故不可脫

春秋紀小國脩禮既貴制命者之非尤貴從命者之失

十月春王正月

以天道人事相連作人事屬王法天道在人事上見不必另紀
水旱凶災之譴當天道說當就紀常理句上說得聖人法：討
賊之意

春秋於逆君尊國之盛歎而必著天人討罪之常理也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魯桓未是可從之人然春秋不以衛侯中更而從齊桓為是者

蓋未戰於即直書未盟于惡會供齊其爵則戰與盟皆非義也
衛人之中更而從齊桓所以為不信可惡也須知傳意亦不是
要衛侯從魯只為其中更而所從亦不為義故惡之耳要把所
從非義惡失信之意書法只是弗者連辭桃丘衛地一句雖非
書法然不可不知

桃丘 戰即 惡會

此題以失信事罪衛做一頭一戰盟二事分請各繳出衛人所
從非義若三脚俱重衛人失信之罪恐三國之戰與盟非同一
衛之去來而然也且直書曰未俱奪其爵書法所責亦非衛為
獨重

春秋惡與國失信有因用兵而深貶之者有因同黨而俱奪者

春秋錄疑

卷三

二六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凡交兵必有主之者主之者罪為重以三皆對齊說凡用兵必
有首之者之罪重以齊對鄭衛說此題宜順傳作兵凶器云云
而應之者矣或謂之謀暴亂或謂之應敵有二樣下講黨惡
內亦可以上意婉轉因出但須一申說而以不能伸為重
春秋於外兵加內深罪列國之違愈允罪大國之黨惡

盟越 會復 戰即

會復不必出成宋亂俱用無待貶絕書法二邊分結

好而請於樂惡春秋直書以著罪兵特舉於脩怨春秋變著罪

四國伐鄭 戰即

與國脩怨春秋紀罪夫黨之者強國脩怨春秋復罪夫黨之者

春秋錄疑卷之四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結怨三國對魯說同堂三國自說大意與戰即同皆以魯極誠立鄭伯則云云以濟其姦今乃以私忿小怨結怨同黨所以可惡也

諸侯講信非其道春秋奪爵以貶之也

戰即盟惡曹

諸侯始與師春秋變文以著罪雖講信春秋微辭以致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克段突歸忽奔

惟前人數倫之志惜故後人爭國之禍大

春秋錄疑 卷四

九月宋人執重祭仲

祭仲只是命大夫不是命卿左傳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使為卿則仲之為卿非正命之也故止稱字而傳亦曰何以稱字

命大夫也若此命卿則當書官矣貴正卿句只是帶說以天子

命大夫為諸侯句亦然下不能庇其身而上不能保其君二

句有先後並能庇其身而後可以保其君也庇身保君之事皆

非已執之時言現傳中今乃至於見執句則後傳所謂志士仁

人卓然有以自立進退之權在我而自不至於見執也謂責其

自取則是謂責其不死位則差矣田文曰至少國疑大臣未附

百姓不信當時之事屬之子乎屬之我乎皆是自大臣平日德

望威信足以鎮服人心言祭仲鄭相也至祭仲無所逃其罪

為易辭入焉難者皆作事實看

與我惡莫不嫌同辭句起下突之奇名云云貴戰之必亡失一

段突忽皆就書名上著其一番名以其本非有國其一番名以

不能立乎其位皆所謂抑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先儒以為

從赴告而著者此也楊字指祭仲稱字而言或曰以下意不必

重作文於講宋帶一句便是又一說美惡不嫌同辭處上何以

稱字命大夫也句把忽則以世適之正就以國是有與突之書

名則本非有國句對把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對由祭仲立

之也句看凡此類抑揚其辭云云總上突忽二段不兼祭仲恐

前說為是

春秋於命官之見脇必大其任以深罪之焉

執祭仲 突歸鄭忽奔

春秋錄疑 卷四

以祭仲見物而廢立作一頭以突歸忽奔對講各要繳轉祭仲

身上

春秋深罪命臣之失職因記爭國者之出入以實之焉

及孔父 執祭仲

賢臣全節春秋常例以正其分命卿失職春秋變例以大其罪

突歸于鄭

二書法分作上正其不當有鄭也下絕其不當多鄭也皆是惡

其奪嫡意又說提是罪其以庶奪嫡一意作去而書二法相承

結云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其不當立也不當立而身立故不稱

公子絕之也歸者易辭只是事實文中帶用不必重後凡以歸

為易辭入焉難者皆作事實看

春秋於責成得國之易必正其而著其是也

突歸 白入

只從傳不繫鄭與繁齊上說

春秋於事國有正其不當立者有明其當立者

蔡季歸 苦去疾入

鄭忽出奔衛

諸侯在喪稱子既葬不名鄭忽既定位初喪此時應稱鄭子而不名也考於詩云云乃其不能自強之實本小序之說與蔡子今定本不同然須依胡傳

春秋於嗣君去國明其所宜君責其不能君

突歸于鄭忽出奔衛

春秋錄疑

卷四

王

上正其不當立矣而纂立春秋所以絕之也下明其當立矣而不能立春秋所以譏之也每邊重下不稱公子與書名上或以突歸之易對出奔而名非也歸字只可作事實看春秋正不當立者而絕其篡名所當立者惜其微

執鄭祭仲 忽奔衛

忽奔 會號

題所以不搭鄭莊伐宋戴寺與鄭自五伯之後事為對者蓋此傳當以分正對國則說不當以強弱相對也

春秋責國嗣分正而失字與賢臣國前而能立

宋會宋公陳侯蔡侯盟於祈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

宋宋公于開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十有二年

此傳因屢盟數會而卒執與離以見會盟之不足貴作文須就屢數上說出春秋惡盟會盟意與蔑宿各傳不重

此題舊說責魯執盟會天責其執與離不但非春秋所以惡盟會之意且武父之盟由宋辭平於我伐宋左傳曰宋無信也胡傳亦曰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然則離叛之罪豈可專責魯哉此題捲起分作捲結有志天下為公上去即春秋紀會盟之詳見聖人公天下之志

盟折 會重鍾 闕 虛 龜 武夫 伐宋 戰宋

此做全題看捲起然後會盟與伐戰分作去武父脚亦可後破

春秋錄疑

卷四

四

乃依傳

內外屢盟會而卒於不信春秋惡盟會而志於為公

十有二年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既書伐宋句輕只為戰於宋句而發傳意先說魯鄭奉詞致討之實以見其罪重於宋而往戰之所以為可惡也非欲將作責宋書法以與下書戰于青魯鄭為對也青魯無款屢盟無信二事乃當時二國伐宋之詞然以取其賂以立督責其力以魯國者此之則其罪誠為輕而執為重哉故當以魯鄭主此戰也若以宋與魯鄭分對失輕重之權衡矣 聲罪致討曰伐既書伐宋則以罪之在宋夫又書戰于宋往戰者罪在內其罪知在魯

典鄭何也傳首起問之意是知此可知不可以伐戰分對作

戰即伐宋 戰宋

兵始交春秋以悼道責手外兵始交春秋以悼道責手內

會稷 取部罪 執祭仲 突歸 盟折 夫鍾 闕 虐

龜 伐宋 戰宋

上九脚事實而下伐戰二脚新羅上無書法而下無書法責賂於鄭而無款無題脚附在屢盟無信之中下伐戰內二意與上九脚照應此題如播盟戰却鄭伐宋公伐卻彼云原小國行事而信義無虧實望國用兵而信義有虧皆承冠冕如從王伐鄭搭糾聘而違皆有書法為好或搭會稷却宋當恐書法抱結之說終未安也

春秋錄疑 卷四

五

十有三年春王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侯燕師敗績

此傳齊為無道至豈已亂之道乎是一段力同度德云云至末是中說上意不是平的大意只是自治二字當其加兵于己也則必有引咎云云之文及其尤不得免也則亦固其封疆云云其必有伸之者矣當時紀之所以度德相時而可為者不過此耳二段意皆在度德相時之內度德相時在自治二字之中故傳末總結一句曰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內不能保其國自此始矣句不可脫 度德是度己之德相時是相己之時非論敵人也故謂自治度德相時不過是現理察勢或言德是屬己者時知亦何屬己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後強度己之力不足以

敵人則相時即量力也故曰亦屬己 力同度德出秦晉動則

相時左傳說鄭莊伐許事上句以德言下句就執言下段不度

德應上句不度力應下句不微辭輕與齊戰一連讀不與上二

句並看為之援者云云之人也是不度德量力中事如盟清丘

傳末原鼓遺命長師云云信任可知矣乃是信任仁賢中事之

一証耳只帶說過或把與上天子方伯相照非也

小國仇大而獲幸勝之功春秋主小以示自治之道

戰紀 大去 侵蔡 貞伐 柏舉 圖蔡

惟小國皆獲幸勝之功故小國皆致危亡之禍

三月莖衛宣公

十有四年

春秋錄疑 卷四

六

會二會

鄭厲公也一國二君之證又下傳鄭語盟是會於曹未足效信

釋疑云云固結之耳

無水

當有謹微意現春秋所書皆經邦大訓云云即成公無兵傳意

現春秋紀常慎之微見君政有以致之也

夏五

觀春傳疑之聞見聖人用心之慎

鄭伯使其弟諸未盟

春秋凡書盟者皆惡之也以衛侯孫良夫未盟之事觀之則會

曹未足效信而釋疑又相與歃血而固結之耳宜用孫良夫傳

意使字為前定的事實意輕諸侯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書法
與年聘傳不同然不稱公子而稱弟亦要帶說 兄弟例以字
通題在鄭語後搭不得

春秋于二國忌其所事之實非其所任之私

會于曹 語未盟與單題一休做會曹只作事實

語盟 高子盟 屈完盟

上前定之盟在鄭伯身上說把鄭伯私愛相承斷去下盟非前
定在二子身上說把二子知權相承斷去二邊皆順

春秋者盟由前定而罪其君之私者盟非前定而嘉其臣之賢

秋八月己中樂康災

春秋錄疑

卷四

七

望國周氏力於所當為春秋所以為之也

樂康災 門視災 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所當為春秋之所為新所當為春秋之所識

乙亥嘗

不時主事言不敬主心言 嘗以秋者以物成存新為義也

春秋訊望國之祀事以其不時而不敬也

樂康災 乙亥嘗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故特書曰以以上傳是說以字事實亦猶以事言之入者造其
國都之謂也列國之兵有制以下是說以字之義亦猶入者達
而不順之義也此等皆是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不以者也

言不當以者也只重此則宋怨鄭突之背已云云三箇怨字里
所謂報復私怨之兵也若謀亂討賊請於天子以大義驅之當
不言以災

春秋譏諸侯之兵而交譏其私相為用之罪焉

以伐鄭 以伐齊取谷 以戰柏舉

春秋屢紀諸侯以弱假強之兵而交其私相為之用罪焉

十有五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夫上有好者云云至未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論天子下求之
害吾之君子云云而後止也推原古者不待求而自無不足後

世求利未得而害隨之之故在儉與侈之間而已即傳前王畿

千里租稅云云不至於求求句內之意而天王褒亂之由與春

春秋錄疑

卷四

八

秋興哀廢亂之說皆可知矣 左氏言諸侯不貢車服而周官

却有服貢先儒謂周禮後出雖左氏亦未之知也然此不須問

其當貢與否雖當貢者不至亦不當求求如聘豈非諸侯所宜

歸然不歸豈可求也故曰聘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又曰以

喪事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當時諸侯雖不臣恐職貢

亦未必不至不然則包茅不入齊桓安得假之以伐楚乎大抵

此求車是為桓王喪具乃在服貢之外

王室遣使以下求春秋特書以垂戒焉

求聘 求車 求金

王室屢遣使以下求春秋皆特書以垂戒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云云其辭雖辭殺之既與凡而襄位以致其專又與親戚謀殺之是反覆盜賊之計也

諸侯失道而遂於臣春秋端本以警乎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以未立之名稱之者見亡其君位也以世國之禮待之者見國其所宜歸也

忽歸 忽歸

以子忽奪咺為主世國不世官只是書法處用之

諸侯復國春秋著其宜大夫復國春秋著其罪

許叔入于許

入云考難詞也亦只是事實其難以勢言惟其因亂竊入故以

春秋錄疑

春中

九

勢之強弱為難易若能伸大義云云天下莫強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為何難之有哉

貴戚復國而非義春秋所以識之也

及齊鄭入許 許叔入

未聞有可滅之罪也句截上責齊鄭

諸侯無國春秋惡其不仁貴戚復國春秋惜其非義

知人年人嘗人來朝

來朝未有稱人者惟重夷有之不奔王喪而相率朝魯一事作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東國之君本居制情其嚴陰而不備德為鄭所滅非本大為禍

也以與共滅之執太叔句不倫豈以當姜氏為計制時公同制

岩邑也號林死為知制邑之高岩邑而不以封段故以為莊公

所親成者乎如此則死君號上輕而不以封段為重失共城之

叛太林共字疑當作京寔子元爭元亦莊公子厲公因之以殺

曼伯此題謹禮上重以夫子行季孫之事驗不雷厲公復國

之法文後要用出不可脫

諸侯據強都而有復國之勢春秋謹強都以示為國之禮

入櫟 隨即賈

據邑為惡當歸罪於啓之者幾邑歸中當歸功於化之者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陳侯於袤伐鄭

會與伐是皆害的多于褒二字以為疑辭柴林伐鄭亦然但不

春秋錄疑

春中

十

云疑辭一美一惡無嫌於同者善惡存乎其字也 左氏曰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其曰謀伐將納厲公可

見所疑之非而下文伐鄭乃行其所疑而果於與和之實也

地亦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是一傳大意昭公與突之是非和正

以理言之也無足疑者然昭公雖正云云日以威強以勢言之

則有強弱之可疑耳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是其所以疑

也是非以理強弱以勢強弱是非皆是不計其勢而為強弱所惑

者使不復預理此始疑於輔正首所以終變而與和疑於為義

者所以果於為不義而相與云云之公子也春秋所以非其疑

也輔政與和為義為不義句皆是互文為對其實會於袤亦只

為納突會耳若用輔正與和之語會是以為欲納忽却至伐鄭

而後納突則是始之會而疑者為是却到伐而果者乃為非耳
勢之所在有利之所在也計其強之強弱者正以計其於已
利與不利耳此春秋畏心失志迷惑之端昔納突今者納突亦
不復念其有難宋之怨也

思歸 入標 于棠伐鄭 上進與否名與否齊的書法

春秋原和正之事立異其勢而責諸侯之定位計其勢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
侯陳侯蔡侯伐鄭

諸侯先後易其常序自此始傳意始於一經亂班序在伐鄭上
宋公三兵易常序當責宋傳中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利
春秋錄疑 卷四 十一

字重有後世有以釀賞云云皆為利也 蔡衛俱是侯爵皆武

王同世弟次六曰蔡林度次八曰康叔封皆文王之昭武王已

平殷封叔度於蔡康叔少不封至成王時管蔡挾紂子武庚以

作亂周公誅武庚管而放蔡叔遺之於殷氏以封康叔于衛蔡

叔既遠而死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言之成王復封於蔡由

此視之蔡叔武王所封元也康叔成王所封弟也蔡當先衛自

入春秋至于會曹蔡衛同季者四莫不先衛今伐鄭而序衛陳

之下故先儒以為蔡時後至故後之也自蔡衛未嘗同事直至

踐土蔡先衛子至定四年召陵侵楚蔡亦先衛護為魯鮑之盟

晉將長蔡於衛襄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衛子

魚曰以武王視之則尚德也云云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又曰

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其母弟也稱王云乃長衛侯子魚以
踐土之序為據而年長衛不知春秋之初蔡當先衛其後衛者
則自會曹況查踐土經文蔡先衛子不知子魚何據而云踐土
之盟衛成公云云也

大國徇利而易諸侯之序春秋所以謹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至是著其黨惡附益之罪之例亦是危之之意當時雖莫

之樂以春秋之王法之言則為可危危之只是惡之之意

春秋於內君助進而歸必特詞以正其罪也

于曹伐鄭 至自伐鄭

春秋紀諸侯兵好既責序爵非禮者後責宣稱非義者

春秋錄疑 卷四 十二

冬城回

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傳意大抵只是深與季之不爭而已去而不爭故去為合道歸

而不爭故歸為合禮只主此二句創厥之說在胡傳之先其意

恐只是與其不爭現不攜不與等字可見但不必將與胡傳序

強分貼 知足以與權而不亂在去一進力足以得國而不居

在歸一進蓋自陳者陳有奉為而不因其力以與獻武事也是

與楚子比莒莒疾吳遠而不獲語其在外言不因人以求納

也通而不迫語其在內是歸後的事是與公子桑疾魯究公楚

自公若吳吳四句只是反覆言其不爭不必必貼其去其歸心

道當去故雖公子不去國權而去之蔡侯卒禮當奔喪故其
歸以奔喪而不與獻武爭也如此說只重道與禮字今人於不
爭意畧不發揮却以劉氏之言屑屑貼此句彼否殊不知若
果當分貼應用于後亦何不可也

春秋之嘉責咸以其去就之合宜焉

蔡蔡桓侯

盟茂 濟傳公

蔡桓桓公傳桓字亦重此傳只是稱公上是臣子之禮下是臣
子之失

路史國名記第二十九板載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稱公外
則二后之君曰公云云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謂之公

春秋錄題

卷四

十五

康王之誥群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與餘經通稱
之侯皆無五等為言蓋公若侯爵之貴者代同以是為稱聖人
亦因之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固自有差矣非可紊也春秋列
君平居以正其爵至葬則從其稱：所以副臣下之尊敬正
其爵以為存王度而不彫也然雖正其爵而於會盟總稱惟曰
諸侯世族亦稱公子公孫魯君侯也每以公稱至於會盟亦或
侯之吳楚子也倚故蔡然立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耳

按魯史說與胡傳不合

聖人修經有示尊君以禮之文有敬愛君以禮之實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最重春秋之時亂賊已列于會而不致討之乎此聖人所以懼

而作春秋而春秋討賊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義至此也
至末通繼以己例於會則不致討可乎之句 傳內兩箇明字
重所謂假魯史用五刑垂天子之法於後世而其道明則亂懼
而天下一治也

春秋以王法討有罪不以古今存沒而有間也

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天人姜氏遂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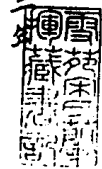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葬我君桓公

春秋左氏

卷四

一

春秋錄疑卷之五



莊公名同桓公于母姜夫人

家姜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嫡長其為云云明矣傳意言雖嫡長而內無所承上無所
稟不可以書即位者始不可以不謹也穆只是謹始例又因國
儲君副以明之故傳首以此意問起

子同生 春王正月

重未命與自專意其內無所承與傳子以通意只畧點於首
國君始生春秋謹其未命國君繼立春秋點其自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

春秋錄疑 卷五

一

這幾句再無別話可說矣嗣君夫人所出也云云以下將嗣君
所出之恩提超辯論而引孔季彥引經斷獄之事以見嗣君不
得以母子之恩而害天下之大蒙也絕不為親而凡人耳言當
以凡人視母而不得以母視母此梁人所以當告諸司寇以行
刑則無罪矣則魯人者當請諸天王以謀之於春秋去其姜氏
之意也當時雖未請於王以舉法而使出奔以去而後歸然
春秋同於哀姜去而不還之例者正以見其當絕而不可不誅
之人也以此視之恩輕而蒙重審矣未引河廣之詩錄於國風
正以明恩所以輕於蒙之意蓋人之生也一本也為重本故也
重本者祖為重也傳前為魯臣子者正指嗣君而言故以河廣
重本相應 夫人姜氏歸於齊傳曰齊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

先君則知去姜氏者是見絕於先君也絕不為親乃不為叔也

妻者是不為白也母的意思 孫者明讓之辭使若不為人乎

所逆以全恩也雖曰全恩而義當絕之意尤重使若自逆聽之

可也如其不逆何得不逆使若不逆聽之可也如其復還直不

傷義孫者順讓之詞云云深絕之也一串讀一意看蓋去而不

還不意已在使若不為人子所逆以全恩句中矣傳意只欲因

宋姜不還之事以明文姜書逆之意非另是一意也自春王正

月以後置子柯已前諸傳之意主於復讐者為尤切

春秋紀國母去國必明義而深絕之焉

單伯逆王姬

左傳以送作送以單伯為周臣 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

春秋錄疑 卷五

二

命之使歸其國為大夫者不名王錡之所內邑為號

春秋於內臣之行嘉禮有所以尊王命者有所以立人過者

秋祭王姬之館于外

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嫁相也云云是也夫當時之人知其不可

也大王有命固不可辭云云之禮是當時之人自以為可也而

不知其廢人倫悖天理之至於此也人倫天理最緊要蓋父母

之仇所必復者乃天理人倫之至者也故以後各傳多用之

重在不共戴天之仇一可以常禮言之可也常禮以三年之喪

言此禮之大變也大變以不共戴天之讐言 不曰有父之讐

天王於姜不當使之主者蓋曰天王言只是有三年之喪使不

可使之主矣自公言之所謂以常禮則可有父之讐則不可

云 端本執末王言大王有命而不可辭其所以可辭者以
其制命之非所以辭焉正也 此傳要者常字更字與大變字
較梁子以義之外為得變之正胡氏謂當以不受為正是較梁
子知禮之變而不知禮之大變也 言法只是特書若以兩得
禮則常事不書矣

望國變禮而失其王春秋深責其忘親也

單伯送王姬 祭館于水

春秋於國君始責其命貴所以受仇始絕責其常所以成仇
始

送姬 祭館 姬歸

望國忘親以主婚春秋深責以示戒

春秋錄義 卷五

三

王使祭於廟極極公命

獻見主壁用其終表入見而歸之極不入見故王使送歸而命
之為諸侯也又定以禮又詩焉故說見文公七年歸命傳

王室追龍非其人春秋深責以貶之品

冬王姬歸于齊

春秋紀大國嫁禮之成所以顯望國忘親之罪也

齊師還地即部部

此書還之始而所還者邑也還三邑者使三邑之民而以某地
為己屬也傳內用大來以追之是還其人為己屬是以地為己
屬還國之義亦同或士追其人為己屬則還之一字何所歸焉
而所為紀氏阮足與乎者何說哉 使其朝市而還其宗廟

社稷曰城連與城皆主廟社蓋是國前朝後市在社右社連者

朝市既廢則廟社可知矣已城者不得言連而言連者則其未

城其較梁子曰連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然春秋中更無連

後之國得再見者故知句是城也傳引春秋與城國云云則更

經中連國邑者與城國同罪也經中更無第二以連邑傳而邑

不言連不言師其以師連之者比經中言連國者而屬其

罰也邑不言連者設有連國無連邑也連不言師者連國且不

言師而況連邑也其以師連之者據事且當初非受天當時齊

人實用大來以追連之也追之而已為句重野謂句是而城意

都在其句內紀氏猶足與乎意輕其以師連意不輕蓋雖不用

大來亦當坐以城國之罪故傳後直比之於經中連國之例而

春秋錄義 卷五

四

謂凡書連者云云也如城國者總是城國之罪豈問稱人稱師

也傳前其以師連云云者只當作事實而大意重與城國絕上

凡書連以下意施於一經書連者皆可通也不再疑而罪已見

直書其事不必更加貶也城連傳凡書城者亦云不再疑云

云可見而以上為變例止另作一意看者是為聖人變言人而

稱師變言取而書連也可乎豈知凡連城等字俱是據當時事

實豈聖人能變換得 一說以連不言分師屬上段以邑不言

連分屬下段尤非

大國用力以追小春秋直書以著罪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國而曰伐伐國則書也此邑耳其曰伐者伐邑不書而此特書

也若為變又言伐則慶父之於餘丘其為使乎為入乎凡經中
言使言入皆足理人改換不得的乎不使不入即足使矣何必
變文而後言伐也只是古法中無伐邑故以伐邑為滿不當書
此周慶父帥師而特書也故慶父如齊又曰云時當慶父師

春秋誌大夫得權之始所以戒國要權之非

聖會伐鄭 會伐宋 伐於餘丘 入杞 伐和 伐鄭

作年文以兵權招起中分三段講聖會慶父各照傳用書法非

逐一聯用直書

春秋述紀強臣專權又述所以示國若權之戒也

入杞 宋強不恭 伐和 非臣 會師伐鄭 楚有集彌之師

春秋錄說

卷五

五

春秋記兵有惡其縱臣以作威者有惡其縱臣以作福者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春秋記國母非禮之行所以責國若失子之道也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會仇擊伐同姓會仇擊上重有父之譽而得忘其罪大矣而與

合黨與師則不但釋怨而已此趨當派公不稱公子者舉別取

以取公也

內臣黨仇以官親春秋斥名以示取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鄭入于齊

以鄭入齊者非但以地入於齊而已蓋以鄭降附於齊為之附

庸諸王說廟以存宋祀也故後此料垣以宗廟在焉而歸之也

使季同地為私逃則當書回以鄭奔於齊如鄭廢以漆與閭丘

宋奔之例今不書奔而書入則知有紀侯之命而非適地以下

敵也使季云國為有罪則當書名如宋辰秦鍼之類今不書名

則知屈已平齊諸後五廟而不得已之舉而非棄君以迎患也

如季分配難辭之實不必重只在書奔四用 私逃者必書

奔當自康其年夷裔鍼展亦足書奔但私逃者是既適地下敵

者言鍼展只重書名上是罪必加取一違事不可認錯 二

違供重在人臣之義止故曰適地以下敵云非人臣也

春秋紀貴戚去國特起其不悖於人臣之義為

春秋錄說

卷五

六

紀季入 廢其奔 秦鍼奔

春秋記去國有秉情而兩起其罪者有同乎而各著其罪者

許叔入 蔡季歸 鍼奔 辰奔

許叔可成之罪季得去就之宜鍼以貴戚如若辰以家卿去國

不出不卿可用盟蔑傳內常變意

春秋記貴戚歸國無罪者書其字去國有罪者斥其名

冬公次于潛

畏字重見不書畏也同一畏也伐而書次其畏為慎故而書

次其畏為慎同一用師也利用侵伐欲其進而勇也故而書次

之意也左次無欲其進而怯也伐而書次之意也無王命一

句文中亦當照出列國之安寄統於天子獨至於救兵而違其

不勇如昔者可見聖人於復讎恤隣之義切矣
望國見義而恤於有焉春秋可以證之也

次清 次歷

恤患而恤於進者可證討罪而恤於進者可予
次清 遂救師

四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有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二樣

受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密

傳取殺于儀事在莊公十四年故杜預因以考鄭伯為子儀而
測高從之也此君據十有餘四年君國而言然其實儀雖國文

春秋錄疑

卷五

七

史所謂東門得立其為國君也微矣故知不敢輕去國都而遇
密乃鄭突也然則賴氏所為同其實而君而下與之者以之說
鄭突固善以說子儀恐儀成無能各之寶而春秋亦無君儀之
事也但以四人為春秋莫適與則所謂為此託者善矣者此也
然則鄭突曰皆不與也其義甚惡皆不待言矣其為國人所立
亦不與者以突行在焉非所以為安也然則孰與君子有不幸
而處突行之時者能如子儀季札乃春秋所與也何也以其不
如是則亂不止如儀與則者皆是也
此題文定既以為屬公須依安字傳不沒其實亦可為居正而
不能保之戒矣句希但不沒其實只就稱爵一邊說其義位之
實又別在書名上見此題未盡或依偶清傳意微文亦可但此

傳有題俱非正當蓋文定既不以子儀之說為是而遇密之外
子儀又別無見經之事也

紀侯大去其國

春秋大國之君或威或奔或以歸未有云去者其書大去因經
中有大之文而斷其非紀侯之名固有天王去邠之事而為可
去不守之說恐是據大王之事為主與其不爭而去者以大王
也不與其去而不存者亦以大王也曰道曰義曰則當曰亦可
有經權之意在要於去字上尋出道字來說不然謹強之奔亦
是合道矣而音其不死者何也 紀侯去者七謹強奔者也曰
以道言之亦可去而不守則可曰以道言之亦可奔而不守則
不可也然其實以道言之亦可去而不守者正以其不爭而去

春秋錄疑

卷五

八

去而能存如太王去邠而後為合道者也紀侯之去却是於去
而能存一段其了但就今日而言亦是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之道至於不存意却在後見故不卒記侯以明其未肯得意
只是無貶耳不以為能賢也作文須有斟酌 與其不爭而去
上雖有非字六下不與字意則在其中矣與字輕者
春秋紀齊侯之去國以道而起之也

大去 威黃

春秋紀火國之事有以通起其去者有以義與其守者

大去 歸師

歸師雖不錄其卒書法然却未當主合可也

六月己丑齊侯與紀伯姬

如紀季入

春秋於強國事有惡其微禮者有惡其微義者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大狩者云變矣此傳是就狩內推出至情以深責莊公之安於忘親也言其高臺下主于已與秋父之人同狩果可樂乎其軍上主乎宗廟與殺父者狩於廟其安之乎行謂有人心者宜於此乎變者也而安然與狩益見其非人子也一說以稱人貼非人子以書之貼無人心不通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書法無用

望國親譽以講大事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春秋錄說 卷五

九

秋師旅來朝

相以附庸稱字故知卿之書名者附庸於夷也介以來朝而不言朝故知卿之書朝能備朝禮者也蓋朝者兩居相見成禮於廟有玉帛獻酬之禮焉非但以其向慕中國也其後王命以為小相子可於來之為能備朝禮也卿與相同姓曹相扶之後夷父頗有功效文王別封其子交於卿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卿城子服景伯曰夷父和嘗則小相尤其陋者然恐封國之初未必使之附于夷狄或其後同僻陋近夷不能自達於天子而自降未爵如祿之自降為子祀之自降而為伯也卿或自降而為夷狄附庸耶不然則其國為先王所封其姓為知之後其來也為備朝禮既而能征伯征伐又其後可封之為小相也而

謂其夷狄附庸可乎 中國之班爵五等則其附庸固當書字

矣而夷之大者曰子則其附庸固當書名矣

春秋繫係靈叔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董子必

有所受矣附記于弟 此題夷狄附庸書名當與中國附庸書字同看中國附庸字常與魯君稱公同看皆是春秋稱謂道例不必重只以能備朝禮一意做文

春秋於附夷之備禮而時加其進於夷焉

卿黎采 蕭叔朝

春秋記小國接內有賜屬而進乎禮者有夷屬而降乎禮者

卿黎來朝 小相子朝

冬公會齊人陳人蔡人宋人伐衛

春秋錄說 卷五

十

人諸侯所以人公也非是服公而不取諸侯蓋可以人諸侯而不可以人公故人諸侯即亦所以人公也以王命絕之也言以王命絕有罪也又黨有罪以納之者則王命矣王命黨惡不必分說只重送王命上

內外送命以黨惡春秋微詞以致敗

五國伐

負惡而廢於王者春秋絕之黨惡而抗于王者春秋絕之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棄救衛也救衛却不重野重在仲王命上仲王命時以可棄者

以五國抗王命也抗王命之所以可惡者以類殺兄自立王治其惡而廢之宜也故不可抗也此推原說乃傳中明附其兄云

云嘉而書字一既之大意夫春秋之嘉突以其伸王命也今也不昧五國使之得入是其功不足以伸王命也然春秋所論者

理之通順而不在於功之成敗也或曰以下傳意是如此

此類題皆是奉王室之意王命行王室尊則春秋可以無作

春秋之所作者王命不行王室不尊故奉王之意也王

臣奉命以恤違春秋變例以襲之焉

朔奔 伐衛 秋衛

春秋以王命絕大惡違命黨之者在所貶奉命拒之者在所褒

伐衛 秋衛

送王命以黨不正者可貶奉命以拒不正者可褒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春秋錄錄 卷五

十

二遣使重送王命上公至者危之也在諸其黨惡附焉之罪例

中

春秋既嚴辭以絕為惡者復特辭以罪黨惡者

衛侯朔入于衛

書入要地送王命上殺兄之惡當在王命之中見之蓋王命所

以廢朔者正以殺兄故也使王未之廢則春秋自當以王法誅

之今王既廢則春秋又何誅焉故但以送王命為辭而已上殺

傳皆是此意五國為送王命以伐衛子突為奉王命以救衛朔

入為抗王命以入衛公至為黨惡附焉而至皆是重在王命上

傳不絕論況其兄又送王命意重在王命下曰書名書入二書法

絕使

諸侯送王命以復國春秋深絕之也

公至自伐衛

春秋志內君之還國以其送王命以黨大惡也

五國伐衛 子突救衛 朔入 公至

四卿做以衛侯朔為主

春秋以取國不正者必隨事而致其意焉

朔奔 五國伐 子突救 朔入 公至

逆卿做要以朔為主

春秋以王命絕大惡也必用褒貶而致意焉

伐衛 秋衛 朔入 公至 執聘

取國非正者春秋首之嚴辭國通中者春秋責之也

春秋錄錄 卷五

十

冬齊人來歸衛俘

諸侯之獲衛朔可謂喪心失志矣反書歸俘事泯後知其皆有

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是其喪心失志之端也端事重書歸俘

之事以結正其為惡之罪者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以焉世

或也有核不憂源之意

春秋特舉大國歸戮之事所以結正黨惡之罪也

伐衛 突救 朔入 公至 歸俘

總敘事實自公至載二遣分做

春秋紀諸侯黨惡之事既詳著其罪而後結正其罪也

朔奔伐衛秋衛 朔入 公至 歸俘

春秋以王命絕大惡也既詳著黨之者之罪復結正黨之者之

罪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春秋紀天道之變所以傷王道之微

伐衛 秋衛 北者 踐土

上二題在星隕之前則天災為有自下二題在星隕之後則天
變又有故井題不出本脚攝後要光附事

王命董子指侯國可憂王政歸于伯主亦可憂

秋大水無麥苗

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重心上說有畏天憂民之心必
有畏天憂民之政天中不止說聖人之心亦要見當時諸侯之

春秋錄後

卷三

十三

不然

觀聖人之謹天災而王者之心見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伐而次者整兵慎戰也救而次者緩兵畏敵也今俟而次者其

名為伐乎其名為救乎是無名也無名是妄動也妄動即非義

也後二武曰云云未知何的是事實提是無名

凡用大衆皆曰師師之所止皆曰次皆據事直書也次之善不

善在伐救與俟上見故曰伐而次者俟而次者救而次者而傳

未必無言其曰次曰以俟也

春秋於望國之駐兵必深嚴其無名之罪也

次郎侯 次霸北 伐楚次

春秋於內外駐兵必嚴事而致其子奪焉

甲午治兵

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是以稱今使久不用非時而治之於
外非大司馬之治兵也故曰讀武中有非時不地二意
春秋紀望國之講武所以機望國之讀武也

次郎 治兵

春秋紀望國之讀武既因駐兵而機之復因治兵而讀之

吳師及師次齊師圍郎師降于齊師

象與師俱是文王之昭三段作書法總結凡事題書法雖可分
結者然不知總結為渾然我國無義指上二條說

春秋錄後

卷五

古

內兵非戰而無功春秋宜書以者罪

秋師還

此傳通解其次其及是運皆主不稱公而稱師皆主重案言書

法與上傳不同重在以次上俟之而不至圍之而不服皆有久

字意在 國君之師師也以去國踰時之久則書公至是為重

君有危之之意為今書師還是為重師亦是危之之意蓋大衆

有期之本今營氏毒衆之甚非本國相率之義也言公自是言

至言師自是言運運字上較傳來王道輕重之權衡句不可落

○傳是次請代齊師云云之便也事實緊要引起下稱公意

次郎 治兵 圍郎 師還

治兵只附在次即以復內書法只同稱師說序做去書法亦從結 無題師的要見大從之意

春秋於內師之出入而必示重師之意焉

秋師還 公至自伐戎

春秋於國君自將而示重師之意者有示重君之義者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如

意於尊賢使滿備衆以明親親之道作一句讀

弟年勝 季子歸

秋若居諸兒

九年齊人殺無如

公又齊大夫盡于說

春秋錄後 卷五

十五

又者內為志止是著外盟的乎逆照作之內志字要重大夫不名云云氏也義繫於齊是義重在齊也不係大夫之名氏是

義不重在大夫故不名也結書法依傳內曰公及齊大夫盟其以又者又以不名大夫者俱非 子糾之母蒙女也故管召奉

以來奉送大夫是子糾之黨 以耳仇齊當可知如戰當與公時

則不共新天可也耳時雖人亦不是教以束危伐齊曰以報先

君之怨也但此公之志在於安定其國家而而其後則則人倫

廢大理滅矣

盟國以重德而報深德春秋所以識之也

盟莒 盟蔡

盟國以德報德春秋之所識外夷以直報怨春秋之所怨

要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要重糾不害于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

齊也二意其言納糾不稱公子意只說轉帶既蓋糾不當立故

不更而強置者為非也而桓公於王法雖當說親子糾則當立

則傳意同自有所重矣桓公把言納糾擊齊對以不當子與不

稱公子對雖順而意又順台忽管仲事各於兩邊未後點管

仲相桓公子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云云二說極重蓋其乃大定

行據以論糾初而小白長之公索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云

云其言未足以驗糾初而小白長觀於夫子與管仲之功而不

取召思之則糾果初而小白果長矣外文定之意也

春秋於公不當立者雖有後而不敗公所當立者雖無命而猶

春秋錄後 卷五

十六

與

夏公伐齊納糾

春秋紀兵既著爭立者之非元責糾立者之罪

齊小白入于齊

入者難辭句不必重只叙爭中見之

春秋於糾若復國以天倫與之以三法絕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傳意在公本志親釋怨云云與之戰也一段有二書法前見齊

實為當復之仇下見公本無復仇之心上下二禁字要便不相

悖言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惟不以復仇戰也故不得與沙連之

不得云云以示榮也二書法相照總是深責莊公志親釋怨之

罪二違對分則非也非戰不但要知公本非以復仇舉兵亦要知春秋不是責公以復仇舉兵之時是當襄公之時則主王姬云今天欲納其子以定其國所以為可題也戰時之戰與

之盟俱是以德報怨之事

春秋指望國之控師必加揚其辭以著其志親之罪屬

乾時 涉履不見 平丘不與 義時而推於孽者春秋不以高梁理直而見拒於伯者春秋不以高梁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考題置而思則一曰緊要糾既以幼奉長謀危宗社此時亦難責桓公以親愛而高責之失惟置而勿問正不失其為親愛也

春秋集義

卷五

七

然後收於心可意重正是一人心防後惡之意稱子書法重惟其為也公子之所以為不當取而殺之也

春秋記大國之成同氣而深罪其不仁焉

納糾 取糾 春秋始明貴戚不當立而罪五之者復明貴戚不當戰而罪

本從沫

望國勢民於守邦之末務春秋所以譏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未陣曰敗胡氏則但以排戰言敗而不公未陣如外戰齊人三鼓則既陣矣但曹劌兩以為未可便彼列成而不得用故為詐耳若既其戰亂望其謀靡外恐逐奔之出自當如是又不

可以為訴也已辭之違寡起之方正是行使則有文告之辭強場則有守禦之備上句是以權下敵所謂善者不師下句是足軍陣素整上兵伐謀所謂善師者不陣見敵果得花容莊如是而後可以已亂如井而後可以聚怨王者之事也春秋責莊公正是其意至於善陣是於已亂寡怨之德已喪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取勝所謂善戰者也又在善陣之下足以亂而亂則亂不思以怨報怨則怨不釋兵刃既接詐謀取勝只一軍意書法不書伐最而但書魯敗狄之者為主也

望國應敵非其道春秋以王事責之焉

三月宋人遷宿 外為連國之始其曰遷宿云云之所遷也此經中自連為文者

春秋集義

卷五

六

而屬其辭也自遷者邪違恭違許違之類也所謂違害就利云云不肯率從者也為人之所遷者為人所迫而違也所謂迫於橫逆棄父老之曰里云云也迫字意重自是而城之意都在迫字之內而春秋之所以治之者即與城人國而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人民云云者同罪也

大國處小而仁春秋責書以見服

要六月齊師來師次于郎公服朱師于棠丘

前者魯地故曰深入他境前不書齊伐而此書其次即攻前為乞齊以專責魯也而此則并罪齊矣其責魯之意與前題意同不用詐謀奉其詞全謂上已亂之道寡怨之方但此止行使則有文告之詞一句意偷得一時云云此小人之道對王者之事

言 只言齊師來師次于郎而不言伐是有觀案而動之意

公羊其言次于郎何伐也胡傳主左故言次不以事是不以
為伐也左公子維曰來師不整可敗也自齊門竊出蒙景皮先
犯之公從之夫敗來師齊師乃還記又稱焉警敗績公隊佐車
掩綏雖勝來公亦幾危

大國駐兵非其義望國勝敵非其理春秋交誼之也

秋九月制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句梁桓公八年能通自立為楚武王至是見經舉號

外書以歸之始觀武傳所論則一經書諸侯以歸之常例蓋

在 傳前凡書敗績云云皆名者重以歸上傳末諸侯不名云

春秋錄義

卷五

九

云之行也重失地上有以歸而國未戰者蔡獻舞如蓋是也然
獻舞傳失地生名之例則獻蓋和蓋皆以失地之罪律之失有
失地而本言以歸者則蓋是也則但有失地之罪而無臣虐之
罪也以歸之罪在服高臣虐律之以國君死社稷正也一句失
地之罪見州寬束傳式祭賢保侯或歸修滋綴或用安暴亂足
也所謂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云云也然傳前凡書敗云云
故絕之也

○左有無道失國之意在何也蓋亦有服為臣虐而不名有
如養子亦服為臣虐然非以罪失國是以獨微之爵是也故傳
末因養子不名而即結之以春秋之法不生名云云 逸之雖
罪猶有恥焉亦即有失國無罪之意在蓋州寬乃逸之而名

者以其有罪者也故凡論春秋國賊者通皆欲以於禮為合於
時為不幸二句律之也 其義直其辭初下服二句只一意只
是說無罪見討不可把下服半作有守者養子服為臣虐嚴實
與蔡侯一狀只是因他犯此先君蔡侯事不認其罪見得失地非
其自取耳是以歸之事雖與獻舞同而失地之不幸却與謹溫
同

春秋絕與國之君以其既失保國之道而又失守國之道也

敗蔡師以獻舞歸 城朝以豹歸 人曹以陽歸

定來傳中或蔡賢保侯三句正指此三人如蔡侯不履息媯是

驕奢淫縱胡予盡俘楚邑之近明是用兵果亂曹伯不用公孫

會聽公孫桓皆晉姦來是蔡賢保侯三皆有其一皆足以亡也

春秋錄義

卷五

十

凡許斯諸人傳無實事者自當從說
此題如車卿二意皆是以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二句律之也
諸侯無政意而失可責之實春秋皆名以城之也

敗蔡以歸 城護奔 城黃

每脚俱有二意

諸侯被患而所以處之者異春秋必因人而立法焉

敗蔡歸 城黃歸

以蔡野變說獲人服為臣虐而不名者以無罪故也則如蔡侯
服為臣虐而名者以其有危溢之行故也服為臣虐則同而有
罪無罪則異也或上只重服為臣虐而下重以無罪見討此
對不倫

冬十月齊師滅譚于春官

此國滅而奔之始觀未傳所論則經書奔者之常變則盡在不
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則國未亡者當盡出是如鄭突恭奔蔡之
類是也予書法不必重載而書奔足以於禮為合一曰律之也
何以書將是以於時為不幸一句律之也何以書將者是言何
以書將而不名也重在不名上其言義未絕者言失國非其罪
有能復於為善有與復之望也按左氏以下只是再足已無取
載之罪云云蓋未絕也句中之意不重罪齊滅國上

春秋錄義

卷五

二

春秋不生名諸侯失地則生而名者以義正名也亦有不幸失
國而義未絕春秋下名之者亦以義正名也又有不幸失國而
書名者既以屈而後奔則無與復之志而義已絕矣前所以不
絕字意不同

春秋紀小國被惡說明其無罪九責其失期

滅譚 滅強 滅溫 滅徐

此傳文雖引徐子事與前傳敗蔡同上是因書名者而推發
予之不名此是固不名者而推徐子之獨名四國同是已無取
滅之罪但徐子承無罪而以屈服書名則三國所以不名亦以
其未屈服故也所謂進之雖罪猶有不為者是也
被惡而義未絕者春秋待之恕被惡而志已頽者春秋責之嚴

十有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秋宋大水

此志外災之始凡外災云云論外災所以得盡舉之而因又諸
侯交隣之禮為外災言與宋師敗宋師交隣國待諸侯之意同
凡志定云云論聖人志定之意兼而外言與大水無麥尚意其
同

即春秋說外災既見交隣國之禮尤見萬王者之事
冬王姬歸于魯

陽得而陰和天理也故夫先而婦從也春秋書王姬歸魯列國
之女同歸者史天理也而後世使男事女夫屈於婦者是送陰
陽之位也送天理者也婦人謂嫁曰歸其當執婦道之意在

春秋錄義

卷五

三

歸字上見同辭不要正在此歸字上見充與曰婦頗猶歸也至
泰而後言尚尚者言上配于公主也歸字與嬪字同前與尚字
對看

王陽修秦世穆指其謂失以人倫言要四亦以其樂云云以風
俗言人倫風俗乃此傳緊要惟人倫悖於上故風俗壞於下也
觀春秋紀王姬之歸所以明婦順之理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紀紉姬歸于鄭

以宗廟在鄭歸秦其祀其歸之意所重在宗廟已記既亡是不
歸于魯要祀魯東照鄭若不為宗廟在鄭則魯為宗國婦人有
未歸之義何不歸此而歸彼哉

使與衛之共姜同書不朽為後世教意重節義之見與經者

歸者順詞是在存而不削書法之中不必另用
內女還國以存婦道春秋與之以為勸也

秋八月甲午蕙弑其君捷及其人大仇收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或在君先孔父是也或在君後仇牧是也孔父為無臣所忌仇牧聞君弑趨而至手劍而叱之志在執賊荀息不食其言齊春秋所取也惠伯云云非其君命也不是說必待君命而後致死其時仲遂偽以君命召惠伯惠伯不聽公毋務人之說而入死之為賊所欺以死為不得其所耳

春秋錄說

卷五

五

召忍所事不正與荀愷不異荀愷所以取者蓋晉獻公有命使
傅奚齊卓子恩當時既自許以志勇故愷之死為不食其言若
無獻公之命以死則與召忍何異哉

齊莊公死于濫所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正是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粒米之意

此傳論人臣死難之義有雖死而不為走者大宰番慮伯召愬是也有雖不死而不為非者晏平仲也有不得不死而又能使者孔父仇牧荀息是已愬是一箇義字就此三人要主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執不以妻私二意并其所以不得不死而雖不能格君不能執賊從君於春秋不以為罪也傳後雖止舉收愬然孔父亦當與收愬並論

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於與難之臣有合義而當之者有負罪而削之者

又孔父 又仇牧 又荀息

孔父不能格君，佚收不能裁職，苟思使君於家，然一則能為有無一則不畏強禦，一則不食其言。

大夫各著忠君之誠春秋皆書以予之也

冬十月來萬出奔陳

始之納之者既不以爲賊也後又受宋人之賂而云
爲賊也吳皆與賊爲黨也既失政刑於始又失政刑於終

與國黨夫人選春秋譏其失刑

十月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春秋錄疑

卷五

市

此伯主主會盟之始故傳中言以諸侯而生天下會盟之政因
北杏始蓋前此未有已下以謀始亂句是應句北杏始句謀諸
侯者為周也故句桓非受命之伯云云是無君矣子桓公者亦
為周也故曰上無天子云雖予之可也予桓中要見聖人不
得已之意

春秋記魯伯之始寧有衛世道之權詞有存王道于正法

北杏 西鄉 順德 西鄉 華周 堂邊 代越 懷遠 扶南 朱泉

城濮晉元代晉秦穆躍辰楚莊

春秋幸大國啓伯而責諸侯載之者以集成一匡之功而啓逆

伯之任也

壬六月齊人滅遂

升書戰國之始上論取國而書戰之罪能於一經之凡書戰者皆可通之也下論見戰國而書戰之善能於一經之不書戰者皆以歸者皆可通也 書戰一牛不見是亡國善詞戰而書奔者責不死位也凡書敗者戰書入而以其善歸云故絕之也又有兵加某國氏進某上而讀者今書戰而居不奔不以歸氏不潰是為上下同力而且見其非有取戰之罪也外所以為善詞也 原齊桓制伯之初雖逐相繼而戰者伯者欲以威力服人也故引語云 天下之民歸心意以見其罪當說得黃王賤伯的意出

春秋紀兵有罪大國之意有問小國之意

公公會齊侯于柯

春秋錄義 卷五

五

此平聲之始故傳前舉始及齊平也而以世仇而平可乎問起而以則以釋怨而平可也句照應者來長句之從又不足報焉世之怨而柯之盟又不足平易世之怨二國據兵本為納糾之故但以優譽之義概之情怨為不可故長句之從專以責魯釋怨為可故柯之盟齊魯皆宜爵也可不說不識只於戰與盟上看若以戰為優又怨平為釋又怨非莊公意也公較戰要盟可犯云 怨非其實 外傳人多以時義二樣說說觀傳意還只重在今易世矣可以與上款意款怨不在後嗣句相照應桓公始合諸侯云只帶說下傳末或稱齊襄公以下亦是論傳首不在後嗣一句之意蓋桓公而非合諸侯安中國然易世而怨亦可釋也則襄公雖

合諸侯安中國然書其身必無可通之理也

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只是不責他優譽的意思不可為于茲

公

春秋紀內外之信因其可乎而與之乎也

祭饗 狩獵 伐衛 圍順 納糾 長句 盟柯

春秋既略齊魯國以示飲仇之意復于命望國以示釋怨之宜

飲長句 盟柯

春秋譏望國同兵以示復怨之非不說望國攝信以示釋怨之宜

宜

十有四年春秋人陳人曹伐宋

宋書運大夫為主將未嘗動大將宋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

春秋錄義 卷五

五

於氏專民以內政之制用兵也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三家為執政五人為五龍長帥之十執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帥故二千人為旅帥良人帥之五卿一師故萬人為軍五卿之師帥之卒伍整於里而軍旅整於卿先儒以為欲以歲月服天下而為是簡易戰勝之兵也又言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為長句之戰桓公帶甲十萬兵卑千乘則兵制之增於古也可知矣是雖未嘗用大夫動大衆然每歲伐四出與內制所謂七家而給一兵七征而役一次者則亦重矣今看傳內故能南極強楚云句初無變疑之意如以為變則當以內政之變兵制為是矣蓋其然哉我知以為戰則桓公當時主伯

而南推而柳實四初之功也大概柳傳不意其稱人時卑師少
也在齊桓之編多同此語亦只為解春秋稱人非貶詞之意耳
今此題姑依舊子孫說其他傳凡此句俱輕看以制同兵而
賦於氏傳足只一意凡兵賦皆是取於民者或以兵民分有夫
之民

外題以奉詞致討曰伐宋人背北杏之會則伐之為有名將軍
師少稱人未嘗將大夫而動大策則用兵為有制二意作然其
實傳中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運當作暇齊說此與宋案
國事有何不同後傳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亦只是以
對宋寵於諸侯之州吁言不當復羅大會之者耳若以尚與齊
者恐傳無此意

春秋錄疑

卷五

七

聖人于伯注之用兵以其有名而有制也

北杏 伐宋

伯好始謀春秋于伯者之匡天下伯兵繼舉春秋與伯者之思

天下 釋文

伐宋 伐柳 伐鄭 伐徐 伐楚 蔡立

惟伯國以制而用兵故伯威足以制強

夏軍伯會伐宋

再序四國連四國都既不正賊輩不序三國連三國都無敢不
止不疑臣伯亦不要作予之說看來發其得意意在照會伐
柳意看來宋人背北杏之會而齊伐之此與宋人圖曹何異
而二傳亦無于桓公用兵有石之意但把與州吁來寵竟對看

則事跡不同耳故愚謂此傳行蔡意在照公于魯會伐柳意而
伐宋傳季也生亦云只是為解桓公一編稱人非貶詞之意也
春秋紀會兵而無貶詞以其使伯以討叛也

伐宋 會伐

此題要總序分兩邊作有制有名二意但就桓公身上說
春秋因伯主合兵而望國會之也有所以著其有制者有所以
著其有名者

北杏 伐宋 會伐

傳題合作

春秋于大國報伯而責夫戴之者于大國討罪而不責夫從之
者

春秋錄疑

卷五

六

伐鄭 伐宋 伐宋 伯會

黨惡以重人者春秋書之其詞重從伯以討罪者春秋書之其

詞平

秋七月朔入蔡

冬軍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宋服也

春秋錄義卷之六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後會而齊始伯也

秋宋人齊人鄭人伐鄆 為宋伐鄆故宋主兵

伯者之先諸侯者天下有伯則諸侯不敢擅相侵伐征伐皆伯

主專之也非伯者而先諸侯者諸侯相侵伐必有主兵此無伯

時也齊宋序齊先而齊序宋下知齊伯之未成也伯宋成天下

未與也天下未與者伯勢未成也伯者宋以勢力服人而已

齊征先伯者主兵先諸侯專征則征伐自諸侯出主兵亦足據

諸侯以伐諸侯但以孟子春秋無義戰一言觀之則春秋用兵

春秋錄義

卷六

一

通是不好宋成手伯意思非本義所係

伐鄆 盟出

始齊兵而主於人見伯業之未成信繼講而得乎人見伯業之

已成

伐鄆 逆伐楚

春秋有先主兵而著伯業之未成者有先專征以著伯業之已

成者

鄭人侵宋

書侵始於莊十年公侵宋未發傳故於此特釋齊師掠境之義

正須用鄭人伐衛傳大凡例說而以皆伯作事實據

十有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鄆 侵宋故也

鄭人侵宋 宋人齊人衛人伐鄆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

幽

前并盟未有書同者并盟而書同之始公羊子曰同盟者何同

欲也志其同欲之實也大國欲之小國畏威而聽命則小國非

同欲也小國欲之大國不得已而應焉則大國非同欲也故皆

不得以言同也盟之是慈存乎其事其襄貶之古則不在於書

之間要否而并盟者教梁子曰同尊周也尊周固是美事若以

書同為襄貶則不書同者將為貶乎以不書同為襄貶則書同

者當為襄手推之平丘靖丘等傳而有所不通矣故傳亦只云

春秋錄義

卷六

二

其書同志同欲也并盟當重諱不書公親同欲而書同盟則云

之與盟亦其所欲也特既盟之後若叛之而受其逆逃焉可惡

耳所謂不信則經公而不書者繼之盟是也 同字若不足寫

史原有之文聖人何由知并盟之為同欲而加以同之一字也

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不知有王室矣此盟是欲息諸

侯之爭以尊王室也故謂代義以盟而蒙不當執之也

春秋記諸侯協代義之盟而特稱望國之失信焉

盟柯 盟出

望國始從伯而釋忌為足繼從伯而失信為非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僇

書法是釋人以執不得為伯討之例

治人不治己其智共以責人之心責己也愛人不親反其人以愛己之心愛人也王通只一自又二字既得於責己之道亦得於愛人之仁齊桓常時不勤天而執虐是而失之也以此觀之凡以戒諸逆不期用等事分貼便來不朝齊之語皆細碎牽強之說胡傳無其意也春秋待齊之意是以王通責齊也若論者行乎則勤既使來又不朝齊云云宜也而春秋乃稱人以執何作作之要見責王賤伯之意或泥春秋待齊之意句作作責賤者又添了桓公之賢來既非也以王通待齊止足以正待人之意豈可又將責賤字來釋待字乎

更齊人戮于遼

觀春秋悲伯討之非見春秋待伯王之意

春秋錄疑 卷六

三

餘氏曰氏領空要氏項逐六也逐之餘氏一句最重惟其以餘氏而載強齊之成故強者可以為成弱者可以自立也夫以亡國餘氏云以下傳意可知史記三戶地名此則以三戶對一身而言乃所謂唇亡屋瓦氏景氏也

春秋紀大國之強所以成強者之不義而勸弱者之能立也

戰逆 戰逆

春秋始因強之使弱而示于魯之意終因弱之自強而示勸戒之意

秋勸魯而春進來

齊人之執義之所不當進也而進之豈所謂行法以俟命者乎齊桓之盟義之所不當降者也而降之豈所謂信義而行者乎

乎二進供以義為重進義曰進下文虐之見執云云二段正是說出義之所當為者如此而不當進也後用理字與上義字同春秋紀進難之事有若水陸之罪者有若內若之罪者

執虐 虐進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云云而意於執虐豈所謂順事起施者乎若其有罪雖死不可也僕其無罪云云而越他國豈所謂行法俟命者乎

外臣蒙難春秋之責在人外臣避患春秋之責在己

于繼 執虐 虐進

此題提叙以作與單題同

冬多虞

春秋錄疑 卷六

四

此亦而欲龍蛇云云何言據上說多則為異是欲人主之慎所感也當據則及人失則所以故而遠之之政不可不寬也如多蝗則有捕之之法

春秋紀物變既見其為異於國又見其有害於民

十有八年夏公進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侵伐而書進戎云云已去而進之也已去而進可輕不覺其來意重其來不覺者由于無備也備之為通如進將到兵鋒津關備險阻使戎人不敢啓窺伺之心所謂疆場則有守禦之備也豈有其來不覺乎此言平時的事故曰為國無武備朕戎心是信不在於進之時而在於未來之先也濟西當之境內進戎至此則我所侵軼者又過於此矣危之甚也境

內之意本傳雖不解又無不可說 而謂在境內則識其不預也

春秋紀盟國追也於已然欲望國得志於未然

秋有貳

廣本有以多為異貳本無以有為異貳傳所無乃多愛傳內多則為異同中之意世衰道微以下排王天變不足是之說春秋紀盟國物象之異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多愛 有貳

春秋內紀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多愛 有貳 獲麟

異物見乃人君失正之感瑞物見乃聖人作經之功

春秋錄異

卷六

五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可重野經託人言禮之重宣禮言以公子對微者以大夫對齊

朱故為只託人言微者之服齊宋之盟雖兼人而止重禮言

後重經字與所重野經之重經同逆者專事之詞以下意只

入在大夫報與焉同中辭報字即遂字意

春秋紀內臣行事有識其重以失已者有識其輕以失人者

遂及盟

此言遂者野謂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與秋台遂入鄆同但秋

台是受命而秋而往之事則程伊川所謂結句以其處女往

嫁之恐非魯使之也但義係於遂嫁之有命無命不必重看只

以一事而專繼事便是 楚屈先齊高子亦不更專如意可存

則平其亂以善隣畢竟盟亦是有命只是無一定之命耳所謂

本有共命云云之辭也

春秋紀內臣以其失人之非禮而專命之非義也

于鄆遂及盟 屈完盟

上以一事出而其所專者亦無外命也下以二命出而其所專

者亦本有外命也

專命以抗隨者春秋之所譏哉命而合義者春秋之所予

本齊人宋人伐我西鄙

此題不作與齊只就結託野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齊之伐亦

未足好事或曰齊桓桓伯責齊不恭招寇云云只此失人一通

託回重以失已則取殺於人亦危之招也還便傳無說

春秋錄異

卷六

六

春秋魯伯國用兵之有詞所以明望國被兵之有句也

結滕遂盟 齊人伐我西鄙

上把失已失人責結下把失已失人以招寇意實上之意

春秋既於內臣行事而致失禮之機復因伯主用兵而驗失禮

之禍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齊

二十有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忽奔 突奔 忽歸 突入

春秋紀嫡庶之爭有著其正而弱者有著其和而強者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大青

書法於大字上著大青之所以不可解者以其縱有罪也縱有

罪則重無辜矣所以為廢天討而虧國典也
望望國維手大罪春秋譏其失刑

公出莒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書專殺之始而公子與大夫稱君稱國稱人之例皆在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公如齊納幣

公親如齊納幣一既重在親早上 上段大夫抗公之事亦不
可無蓋春秋之通例也

春秋諸國君既葬不當攝之婚又親不當親之禮

天祿高偃盟于防

國君謀信以攝他婚春秋創以著其罪也

春秋錄葬 卷六

公如齊納幣

春秋紀盟國之南極有忘親之罪有屈尊之恥

二十有三年祭我來聘

天子之內臣也句重者即祭伯來來傳正意

諸侯世相朝者有之矣未有案內諸侯朝於列國者也王朝大

夫來聘則有之矣未有不由天子使而聘者也

王臣行乎私父之禮春秋正以人臣之義

伯來 叔聘

王臣每無命而私交春秋每正本以明義

夏公如齊觀社

曹邠之謀與柳孫同蓋有知為大惡而不救書言之意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蓋難言之也較梁以為尸女家氏以為尸之云者
或其卑卑其服絙或服人云 云如是則其惡大矣

傳中野引曹邠之謀出外傳與左傳稍異蓋在齊景公之法

云云非故策也一既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云云 云云如

此而後為故策也亦是說出上意君舉必書云云 云云所謂不法者

即云非故策也甚言人君舉動之不可輕以諸之一事說下不

通分載

國君有不法之動春秋所以譏之也

則人未聘

此書納聘之始故一則曰逆二則曰逆大意只在逆之一字內

看蓋因其變於夷者故義而通逆逆稱人若非變於夷則未

春秋錄葬 卷六

納者尚不與之所以悠悠焉一內外也可同一聘而逆逆之手

春秋禮葬之辨惟其變於夷者故書法若此則亦不害其為

謹葬夷之辨也 說得夷不教而便離不得借王說義義自通

內便離不得世類因其借王故借夏則秋之因世類不若故義

義則逆逆之義義自通者通乎中國也前者以諸侯借王而自

延於中國故絕之今能能自通於中國則又惡知不能輩舊借

以復其世類之善乎故逆之所謂來則其義義者如此所謂

樂與人為善者如此也其楚竟不能改王號故終春秋世只得

此世回夷之大得子而已若謂聖人始同借號而夷之繼同其

自通而逆逆之則通夏之善猶未足以掩其借號之惡自絕之

而自逆之聖人不若夫之擇也

春秋天子之事也傳本所以示後世之君云云叛則威之以刑
來則懷之以禮意不可無

春秋於遠人稱禮因其可進而遠進之焉

數祭 入祭 伐鄭 制人聘

遠人犯義春秋無與之遠人義春秋遠進之

制聘 徐取舒 為齊國伐 會戚 不為主 越代吳 楚計

春秋於遠人因其事之可進而遠進之焉

制人聘 白狄來

春秋於變夷者同義義而遠進之於夷者雖義義而不義之

公父齊侯遇于穀黃叔朝公

只出遇殺用遇清與盟危二傳意微朝公只責蕭叔或欲責公

春秋錄義 卷六

九

朝者朝于廟而成禮故兩君相見享于廟中也春秋撥亂之意
句亦不可脫萬物由禮則治不由禮則亂故春秋禮禮皆以撥
亂也

望國吊謀非其時則可說受禮非其地亦可說

蕭叔朝公

向來為禮非其所春秋文識之也

蕭朝 觀用幣

二選侯責莊公其意皆主誘示仇女

春秋有譏受朝之非其時者有譏行贊之非其物者

毋桓宮桓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危

望國而始夫其時春秋詳書著其罪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桓

傳前公將送姜氏句重傷內乃有亂心與非時有亂心句相應

宜若小夫與大惡相對亂心在威歸以誘示姜氏仇女也

故曰大惡曰重心乃其小大桓公兇殺于齊以下正是解卿孫

以為大惡之意若不為仇女故則丹桓到桓之失未至於傳

所謂廢人倫悖天道也理禮於微末上宜若小夫句說王人主

之心術用上不知正句說詳書與片言桓害有二據書法 天

子諸侯烈聖而公丹之非也天子之稱斷之勢之加密石為諸

侯斷之勢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舉蓋不

但借而已又通之矣又足所以不使借制者以其誇示仇女之

春秋錄義 卷六

十

惡尤為大於獨制也

望國索侈之惡大春秋所以譏之也

夏公如齊送女 秋公至自齊

望國親迎非其人春秋特書以譏之也

大書 狩獵 四不規則 納幣

望國履行禮而失禮春秋皆特書以示戒

如齊送女 公即位

常事不合乎禮春秋特書以說之變事雖合乎禮春秋必書以
重之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傳分三段何以不致以宗廟為弗受也作一段不致與書入只

一書法不致便是書入婚義以正始為先至祇聞孫期之說北
矣而一說以下為一說未敢重踰時上通傳三意一頭二脚作
春秋不予望國之不休女必復識其失正而失時焉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同幣極左代是公使他便宗婦用幣示丹極刻補之意寄為誇
示齊姜改也大夫宗婦是兩人無別是宗婦無別幣自是夫人
皆同的公子牙慶父後皆道手京姜正始之道自是並公之責
或疑傳中不及公如此則公子牙之亂宗婦致之耶
春秋記望國之禮既見其所見者之非人此著其所作者之非
物

夫人姜氏入 記用幣

春秋錄疑

卷六

士

在連二意上不可見宗廟而夫婦不同至下不可以脂解戶而
男女別賢

春秋記望國嘉禮有於古廟而說三奇有於臨下而譏之者

冬戊寅魯曹黜出奔陳亦歸于魯

以經觀之則曹黜赤二子當法與矣忽供同但傳不依只從黜
身上說若出奔脚各宜如矣思一例

而何緣而起者不以某能察之於臨時而以某有以憤服之於

平時也惟明與斷二者而已

外夷奔廢置之權春秋示各正之戒

曹黜出奔陳

公二意作如知思奔衛一秋

春秋指嗣君之去國必著其正而奇其弱已
未歸于曹

朱執仲失歸忽出 戎侵曹 歸出 亦歸

廢置專于大國春秋既示各正之戒廢置專于外夷春秋亦示
各正之戒

郭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封來聘 女問畿內地故之宋邑也
六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內重人居所當忌慎備者以答天意而不取忌句鼓社則有
責神之意用牲則有詣神之意就見衆人無忌慎備省之實也

春秋錄疑

卷六

士

既社之為責神蓋朝者已之所居社者神之所居故社于朝則
為責已而鼓社則為責神也責者責陰之不宜侵陽責已者諸
侯在臣下陰之象也

鼓社不但足責神且有備天子之意在

春秋記望國之得失既不當其所又不當其物

伯姬歸于杞

傳中二失字指不親迎之失記微者名姓本不登於史策故不
建述而說失禮只在書歸上與不可言退不干

小國焉嫁而失禮春秋隱顯其詞以責之也 此是舊說隱字

非也

非也

小國嘉禮失其節春秋固有存以譏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秋伐我 夏公至甸伐我

曹殺其大夫

此通論一經之釋國以殺者不論其首殺之人之足與非而專之則皆為無王也乃殺公子卿大夫傳國居大夫云云申侯之類一說之意而又子孫于外傳者以有止書官與無書名氏之例而此則尚書殺止書官此也林國則知其專之若國居與大夫而其不可尋之意則在書官上見

春秋三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小國三卿一卿皆傳言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於天子則是依與命之說也齊晉上卿若命於天子則次國中書當書其官今止錄名此而不書官可知其皆專命而無天子之命物也至殺於不失

春秋錄疑

卷六

十三

其官而書大夫蓋卿即上大夫之秩也

盟於丘 會於離 高季伐

周禮與命命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曰樂正論其為司士命於版內史作策命大司馬凡諸侯之獄頒定以邦與卿大夫之獄頒定以邦法

許士論其軍司刑議其法司刺亂其威

春秋于明禁者以見諸侯不可擅刑抑執政者以見諸侯不可擅命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使不淹時對去國之久言久則害至也齊人同會對伐之危言危則害至也此傳意固非與魯伐然後伯禽嘗征之事知徐

戎為門庭利害之患是不以一歲再出為非而其政與不政者最各有所存也伐徐應於二邊對諸之中各要將徐為魯患之意誠在四下伐戎伐徐應亦要將此意入在政與不政中此春秋紀內兵而不致以其後不淹時而齊不失人也

伐戎至 伐徐

春秋兩紀皆國除患之兵有因以著其危者有因以著其安者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會于洮非事也事字就民事上說應上諸侯非氏事不來句

祭伯來 觀魚 狩河陽

上下舉動非其禮春秋修廢事政其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伯同盟于洮

春秋錄疑

卷六

十四

諸侯同盟則書同盟春秋紀事之例而魯史舊文也非有褒貶之意其書同盟亦不足為勸伯一人是盟而書同盟者是必大國小國無一人不欲故書前外勸伯嘗載於齊若此盟猶非所欲則亦不得以言同也今此盟書同盟則雖勸伯亦所欲矣所以然者則以齊桓強盛云云之心故也而諸侯之皆同尤可知矣故遂承以較諸子授之諸侯之語也結之曰視他盟為愈失言其視他盟為愈盛也此句俱見一時事實非有子季子其間也看齊桓強盛云云勸伯於是具有畏服之心只是以力服人氣象較梁子曰同尊周也

春秋紀諸侯同盟之盟見伯主得衆之盛

前盟也 後盟也

上書同天下與之雖魯國之叛不害其為同也下書同諸侯獲之觀二國之服蓋見其為同也上傳列國交爭天下與之與其安諸夏也下傳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執諸侯從之授之以攘夷狄也可以此分別講安中國固所以舉同攘夷狄亦所以尊周也

信始講於同尊春秋諸望國之疑信總講於同尊春秋著貳國之服

盟曲 同盟亮城北

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昔言既同欲而反覆則其惡同書同而見矣若謂同反覆故書同則非也故亮北之同亦同欲耳春秋紀信有志諸侯之同欲者有惡貳國之反覆者

春秋錄疑 卷五

十五

盟曲 會盟于知

上說齊桓伏義鄭伯有畏服之心故書同下見朱棄不尚德鄭子不得已而從故不書同

春秋紀信伯之諸侯有著其出於誠者有著其出於勉者

秋公子交如陳莖祭仲

題只出如陳莖書法却在下句見

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不是不請於君而私行之為非君命也但事非公家之事雖請於君而行亦非君命也公子交如陳豈得不請於公但祭仲陳大夫也莖祭仲不係奉公命以會之耳通季子之私行莖祭仲上蓋大夫不書莖而書莖祭仲故教梁子以為通季子之私行也於朝則不言朝於聘則不言使

於計則不書其爵不通其私朝私聘私計也末流可知矣對矣不正矣句看正是表不正之末流也引季子之對以驗祭伯故莖之末流不是以季子之語為高用等人末流也

春秋通內臣之私交野以明正本之義也

祭伯來 祭叔聘 交如陳

王臣私交春秋必駁以正其本大夫私交春秋不駁以普其效冬杞伯姬來

內女歸寧非其禮春秋特書致其譏

皆度東逆叔姬

春秋紀大夫之逆婦示正公之意致忘公之譏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春秋錄疑 卷六

十六

衛人當時只說有是罪則云云則可以免矣而今乃與之戰則雖戰不於伐之日亦不免於送命之罪春秋以衛主之者疾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見齊人云云所以深疾之也傳意只是如丹至以是日與之戰意在在直與之戰句中諱書日只是書法舊以志戰也戰分有非也左氏齊人受賂而還亦不足好爭傳兩按左氏至聲衛立子願之罪以討之也只要見得齊人有名而衛不當與戰之意不是與齊人有意尤駭上送王命下拒方伯之師二句重在送王命上蓋以上奉王命聲衛立子願云云句相照看則衛人之拒也非拒齊也拒王命也故其罪尤重耳傳本聖人之情見矣在尊王上說為衛計者

歲抄抄末也五載皆入然後帝選用大小禪年之豐耗地

任其勝其所以為治名不治實也治實合是乎時之事

大無差木 告羅

君不教其本臣不治其資俱自下能務農重穀勤用愛人上說
書法提龍孟病公書法亦在告羅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慶

延慶相連諸虎以是名循康藏飲其有餘而謂之長濟也延慶
已養焉飲其延長也 韓昭侯是春秋以後事 禮山年載不
登焉不食戰戰道不徐
要見同氏力已惠之意

國君非時而志民乃春秋以譏之也

蔡邕 大無差木 告羅于齊 新此慶

堅固當不足之時而無不惠之從春秋詳言以累之也

春秋錄疑

卷六

二九

冬十月二月初紀姬姬卒

城諸及盼 時已

三十年秋七月齊降障

障障木曾兵其國遂以兵威賜使降附也急事以以其心言
所謂欲達見小利也以強復弱以其改言此題要見齊王戰伯
之意以障之微故責之薄言朝降則責在朝言降則罪在齊
也

伯主賜服乎小國春秋罪之以明通義也

國雖降齊人降郭

春秋有同服小而尊罪盟國者有同服小而尊罪盟國者

八月齊亥裝已取姬

冬又齊侯過于魯濤 謀伐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自此戎病然職貢不至之語可見燕人未至倒懸之急如州牧
之有職七連修之禍者為齊桓者故燕以通王貢則方伯連帥
之責盡矣而伐山戎至于孤竹越千里之險滿燕關地是好武
功而不備文德已其而不備則將聞後世之君學中國以平外
夷云云故特舉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備文德之戒伐山戎
則不可伐楚何以可也其謂連帥召陵云云自服周義舞于周
盟之盛是以稱文美之也非以好武美之也傳末強本治內柔
服遠人司正足備文之事

春秋錄疑

卷六

二十

伯主勅兵以累連春秋微詞以譏之也

伐山戎 狀或捷

齊之伐宋 齊人伐山戎

伯主勅兵以討罪可于勤兵以累連可幾

伐山戎 伐楚次陸 于師 召陵

春秋譏伯主勅兵以累連而美而主伐義以服強

三十有一年春築堂于郎

何以知其為遊觀之所而不緣占侯哉以其去國而築于遠知
之若占侯之堂豈當去國也

春秋於望園築堂于遠而掩其厲民焉

樂臺于節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當時以其所得山戎之肉俘躬來誇示欲以威魯非獻之也獻之一字是聖人抑之之詞抑之者抑其生事於戎狄之非不足識其獻忠之失體也故後世率臣云云之人正是抑戎捷之意

春秋因伯生於功於內而抑其生事於外焉

秋築臺于秦

三十有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哥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春秋錄葬

卷六

二

伐餘丘 遇殺 盟危

春秋既責國君不能謹乎大權復責國君不能明乎大倫

冬十月己未子秋卒

公子慶父如齊

春秋若有罪者越境之安所以戒有國者縱權之禍

伐子餘丘 慶父如齊

於餘丘云云慶父即師外傳非是師師為書法與前傳亦不足

以伐為書法也是伐邑本不當書國慶父即師而特書義係於

慶父即師故也

德運得兵春秋謹之於如也臣諱志春秋傷之於終

秋伐邢

春秋錄葬卷之七

閔公名啓方莊公于母故要哀姜之婦也在位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公之立慶父夫人利其幼也宜先君之命我慶父夫人對先君言

諸侯亮則必有主喪之子有主喪之子則必有告喪之使有告

喪之使則必有吊喪之使是以國制有王哭諸侯之禮足職喪

常指侯喪之禮也而既國制不是一平的喪在不告上傷公不請

命內更有服喪已畢而不朝于京師一謀閔公不用者不獨以

在位只二年亦以用禮童子侯不朝也

齊人秋刑

春秋錄葬

卷七

一

秋兵始於莊公齊人秋刑因前未發例至此方發凡書秋者云

云之也則一誣書秋蓋在外例中矣莊公未有不善之中而又

著夫不秋與不連城之罪蓋以見秋兵之為善而聖人之以

秋惠分災而急也所以然者蓋天子不能正有能救而存之

則秋而存之可也此聖人不得已之情也不然則軍旅之問對

以未學猶於秋兵而書法若此何謂傳之意如此以此救古之

管敬仲云戎狄不可款諸夏不可棄同惡相恤所以從簡常也

其義只在來有不善之內而以書秋作書法稱人只是將軍師

少不必重或以釋人作貶齊說本是

後外傳則次焉比去此已二年恐是秋又伐邢然不足此秋不

盡力故致其無所畏忌也此秋之不盡力者乃伯者春秋而功

之意文中下不可脫此意

伯主用兵以恤惠春秋所以善之也

安秋 狄救 晉救 狄成至 救晉以雍榆

春秋始善恤惠而以不能責于人終善恤惠而以不能責于己

狄成至還 救晉以雍榆

春秋善而君恤惠而罪其恤善而臣恤惠而罪其慢

以于師以侯 圍郕 師還救成 救晉

春秋記兵惡其用於勞民欲其用於恤人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惡姑 季子來歸

其曰季子賢之也重在季子之上者男子之美稱也季子其季

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不足為異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

春秋錄疑 卷七

二

此句重據此句以斷其賢公為魯姑之盟以請于齊者用國人之思也國人之思為安社稷則季子魯社稷之臣也其平日則

行必有以致之矣前日能公子才之事是也其歸之後雖同得

政日寧不能免聞公於再試然立魯公叔康父魯社稷亦賴以

安者季子之才也書法順結結稱季子者賢之也不言公子

者見其自以賢德云云也言來歸者善賢者之歸也來歸者是

嘗出命矣不書奔者為賢者諱也四書法起美賢之意概是

非有私於季子也為社稷也作之只一意書法起結

春秋於賢臣之復國必隱顯其詞以賢之也

桓王伐鄭 同盟于幽 季之來歸

春秋於尊者親者賢者之恥而各為之諱焉

冬齊仲孫來

此傳寫現虛實句為主其若君臣之常則見其幾連說而不

可測也觀其和與問各之辭則知之矣不能聲罪而嚴以備方

伯之職而問暴可取豈有省難之心不勸其若急於討賊以備

人臣之職而欲促其自斃豈有親魯之心要言為現虛實而

已其罪非但不能討其罪人也使慶父殺惡云云則所以歸咎

其君臣者不淺矣

春秋於伯國之省內難既責便臣者不以禮允責事是者不以

忠

二年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春秋錄疑 卷七

三

此書禘之始禘之與禘其所以同者其禮皆合食也其所以異

者一有自出之帝一無所出之帝者諸侯不敢祖天子也魯諸

侯耳何以有禘云云不言禘已觀此則吉禘書於閏公而備禘

非始閏公成王伯禽賜受之皆非也則魯公以天子禮樂用諸

太廟以上祀周公祀周公而推周公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

故謂天子禮樂也野自出之帝有文王也以諸侯備天子之禮

失禮之大者也而必符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然後言者所謂

欲書則不可勝書也然其意則在備禮上為重蓋罪莫重於僭

而其所謂喪喪三年與非宮廟之失禮又為輕也 五年一禘

新君立則於喪畢之明年春行之蓋得致新死之主于廟廟之

達主當先入祧廟是大祭以舊昭穆以此觀之喪畢未行備侯明

春秋喪未畢手於始祖之廟推始祖田出之帝禹東向之尊而
以始祖南向配之以此觀之於莊宮且不可況莊公之喪乎
于莊公足屈辟廟之主以親食莊公此時尚未立宮故下曰莊
宮也

傳不四時之祭云云之失此二句亦重明春秋之言禘為備也
若四時之祭果有禘之名則春秋中之言禘者不為備王禮矣
此題以備禘作一頭喪未三年與于莊公之喪未後分二小服
不必多辯書法總結

望國備大禮而又有其失春秋時書以謹之也

秋八月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野

春秋錄疑 卷七

父子慶父出奔莒

伐餘丘 狩于烝 奔莒

奔莒失職中一則慶父兵權在手二則有官莫如君父與上二
意相應

季子歸 慶父奔 墮三都

賢臣復國而靖難之功遠聖人用世而化強之効速

各齊高子來盟

不稱齊侯使者當時原無使高子來盟之賢高之據實亦無稱
使之足非聖人時制之也此題以事實言之則不稱使上重以
書法論之則稱子重蓋聖人之特筆也
齊桓公使仲南陽之甲云云曰猶望高子也都是因不稱使之

實而斷其安危絕之計非出於桓公而出於高子也春秋所
以美之而亦子之意子者男子之美稱也此題只一意做出不
後時人臣之義奉使之宜分議二段然要之其所以為明人臣
之義者即所以為得奉使之宜也

高子亦不是全無桓公之命蓋桓公既有平亂燕國二命惟高
子能權以大義不從此而從彼所謂出境有可以安國利社稷
則專之者是已與屈完來盟事迹相同
大夫奉使能權以義春秋書法時著其美

十有二月狄入衛

此傳下及懿公好寢是諫忠公即位宣姜淫亂等事與國無通
以致兵春秋時書以戒

春秋錄疑 卷七

鄭燕其師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夫同殺之也故稱國以殺為無罪君
臣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之事如何亦惟使克不臣之罪已甚
云以禮取之可也

春秋於鄭國之棄衆而必交責其君臣焉

春秋錄義卷之八

傳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公於是為以成風野屬而享子立之成風嬖妾而不可以屬子
享子人臣耳不可以立君則公之內無所承而立不以正可知
矣 明年王位既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蓋若有告周王使則
周使亦當至魯惟其不告于周所以周使亦不至也 下句証
上句之意不足平的 上不稟命內有二確定位初喪而不遣
使入告也服喪已畢而不以士服入見也

歸順 春王正月

受之於天故稱天王使宰嚭妻天道安在乎故名宰所以貢王

春秋錄義 卷八

也受之於王故稱王正禮其有國王法安在乎故稱其即位可
以貶也 下只就不稟命上說出君臣之倫與上夫婦之倫
對

聖人簡註有示王室以奉天道者有示侯國以守王度者

齊師來師曹師次于穀北故印

今次滑傳說秋而書次重義手看此傳重禮手看此稱師不用
經中師來稱師之常例也依衛師入朝傳可謂稱其威而稱師
者也若謂師來而稱師則當為將軍今公出穀二傳皆謂齊侯
征行者也故程傳云齊來嘗與大衆外稱師實其衆可執而從次
以為聲援朝傳亦先點起此句以見其力非不足之意則此稱
師乃是書法疏文須重書法想使

所以不速者乃養亂為功之意不無兵力有餘何憚而不進哉

救急分災於禮為急者所重在禮也好攻戰樂殺人於禮為大
者所重在兵也禮字重諸侯睦鄰國之禮也不然則用兵而講

其不慈足春秋哀救亂之書是次之一字不足足解要合救字
看方知救當連而為故錄則然為救也伐而書此亦然

伯主不盡力以恤患春秋所以譏之也

次最北故印 遂代楚次歷

恤患而遂於進矣春秋可譏討罪而慎於用兵春秋可美

次歷 故印

討罪而慎於進者固可與恤患而急於進者亦可與

夏六月即連于夷侯齊師來而曹師城邾

春秋錄義 卷八

二

左傳和入潰出奔師是而器用而進之師兵私焉邾邾如歸則
邾邾者齊也而以自還為大何也蓋邾邾國未滅於例當云自還
如邾邾評還之類已成即不得云自還故衛人野處澤邑不可
言還澤也此亦只是贊書法非不下文再言三師為聖人特筆
也言印以自還邾邾之見其國未滅而桓公城之所以為救患
而非專討不以王命與師以下正是論救患所以可專即上美
桓公志義云云之功句中意不可另作一意看天子不能立句
重惟天子不能正故聖人以諸侯之救而存之可為也然則
以王命與師為正天要見聖人不得已之意改曰能救而與之
皆權

志義忘字重忘於存中國已遂伐楚傳有忘於善忘於尊周室

也其事雖未為全美但聖人非與人為善而志於善斯善之矣
此所以美其功於後所以序其績也
春秋既紀小國建憲以見伯義之德復詳明國恤憲以美伯功
之成

邲遷于夷儀

春秋紀小國之遷而責伯主有以致之也

齊師來師曹師城邲

再書齊師云云者所謂詞繁係不殺者也故楚丘則不書諸侯
緣陳則凡舉不序以此知本屬書法更重再序三師矣

伯主志義而成恤憲之功春秋所以美之也

齊師來師曹師次郕邲 夏六月邲遷于夷儀

春秋錄變 卷八

三

齊師來師曹師城邲

春秋始識伯主緩於恤憲而無以保小國終美伯主志於恤憲
而有以存小國

城邲 伐楚次

城邲伐楚均一事也諸侯有救患分災之禮故專於城邲則權
以予之諸侯無擅兵征伐之義故專於伐楚則正以譏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儀人以歸

題出齊人以歸

伯主歸非野區歸春秋所以譏之也

楚人伐鄭

此則稱楚人之始得楚其自敗也人則春秋人之前中此者舉

號以為常中間雖或稱人乃因其義而進之也既而又猶更
仍舉號失自其稱人以為常無後舉號矣又其後稱子以為常
中間稱人乃既靜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春秋書楚事之法只

此三樣當其稱人非稱子之時為極強則於其稱人時為極強稱子為傷中
楚失其稱子時為極強則於其稱人時為極強稱子為傷中
國之衰則其稱人為或中國以懷和之謀也故終極公之世皆

只書人可見齊桓懷和之功所謂歲會仲春其義發左袒也
及其稱子也固由諸侯之失道而莫之能抗然終春秋之世止

稱子卒不能并天下而代周者則晉室世伯之功又不可誣也
故後傳之曰觀晉楚行季太有以大相連云則聖人不得已

與晉之意可知矣故曰春秋之時無伯非細故也 三書法皆
春秋錄變 卷八 四

以舉號之意為主蓋本其得稱之罪云云若王法也其後變舉
號而稱人又變稱人為稱子而勇之之意亦未嘗不存故各傳

利敗 利聘 利伐 楚伐

春秋始點外夷僭王而又嘉其義繼出外夷僭王而必謹其
浸強

利伐 利聘 伐鄭 楚伐鄭 會孟執 如楚 會執

自利伐鄭或曰楚伐鄭或曰非 題內如楚不出亦得四樣書
法會孟以下稱子矣

春秋紀水災之文始同其順生而立法之嚴然同其逆強而慮
患之深

楚伐鄭 盟齊 會孟 如楚 會龍

稱人與穆子書法對有通張事與極致乎達對有恭盟齊傳有
同見楚人伐鄭之下須搭有穆子書法的題如會孟執伐與會
中為題則事實分氣通而各用禮法以達相照朝諸侯句雖不
搭題亦得蓋其事實乃會孟會中時事於文中用之而已
以上二題乃舊題故有盟齊如楚若主今說則盟齊如楚可去
矣 上要見齊桓之功下要見諸侯之失
春秋始紀外夷肆暴而理其漸屢記外夷肆患而復其極

刑勝 楚伐 合作

外夷肆暴春秋原先世而述之外夷重貳春秋慮後患而謹之

八月公會齊侯來公朝伯曹伯和入于檀

春秋錄疑 卷八

五

九月公敗柏師于偃

柏成虛丘欲以促魯故因虛丘之成得歸而敗之于檀之會謀
敗鄭也云云同是者也會齊齊上說詐戰曰敗云云主說敗柏
上說直書其事則會于先而敗于後之事也無安攘之誠之罪
同見其敗之者為主則從與戰而此敗之也擅用兵而旋逆以
勝人之罪目見矣本傳分明有此二意下意乃經中大凡之例
縱不為皆伯亦有下意在

春秋絕望國與好說齊其無輔伯之誠尤責其有詐戰之非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莒莒

公驕享交攻陽田反費

莒人以來路故與師其由左莒季父當時只宜喻以詞命使知

不端而引去野以抑其鋒而止其銳也所謂行使則有失告之

詞也此王者之師野謂苦渴國者不師也乃詐為其軍而輸其
將共宜強國之事耳春秋以季父為主者是以王事責備之也
傳意只如此矣公既接之水又別將用詐以對兵亦既接又用詐其
莒主將平實據左氏用詐託焉敗于上者皆穀梁之說則兵刃
未接其云始殺等以同衛戰然則所功乎而社稷的事恐不可
據責之倫是以季子對莒人說與上文然則罪在莒也相照應
此等曲本在莒也季子賢者也故春秋責之倫耳
賢臣大懼敵之道春秋致責備之意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春秋錄疑 卷八

六

夫人避于耶 齊人以婦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楚丘者非不與其城也已城而城之所以封之也不與其封
也已城而封之功利在入而博而春秋不與之何也以春秋之
旨明其道正其義而不計其功利者也如使但計功利而不論
道義則城即之功不遠楚丘遠矣春秋何以詳而重其此
可見其責王賈伯之旨也引孟子言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不
道桓之三事以責之 按周禮凡封國云云 今以此為律令
衛人獲河野處澤邑云云則其國固嘗亡城而不存矣與耶道
于處澤云云其國未嘗滅不同以此作事實想公封衛云云以

下春秋所以不與楚正之大意也

伯主存亡國而失於春秋正王法而微其罪也

城郢 城楚丘

春秋記伯主之城國有以恤患而與之者有以事討而譏之者

郢都于夷儀 城郢 城楚丘

伯主即小春秋詳詞以美其義伯主存亡春秋畧詞以訛其專

震師晉師滅下陽

以廣為首重在會得重賂一句藏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

社稷則帶下來故唐高宗云足就食得重賂上論下失險固

是有會二國不能有意與焉城虎中傳意同足秋說公秋我

于柔而卜惟曰號之亡矣滅下陽不懼而又有功云

春秋錄疑 卷八

春秋於諸侯雲小既辰食利之秋尤重失險之戒

九月魯侵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

按左氏盟于黃服江黃也須知此盟只避服之未嘗與江黃謀

也其所以必服江黃者何也則楚天下莫強焉江黃其衆方之

與國也得江黃則可以斷楚右臂而共為倚前之勢也此其端

服楚之慮周也其服楚之慮周者欲以懷楚秋而先民於左莊

也故又曰其懷楚秋云之義著矣二句不足乎約是一事說

之秋以服江黃以斷楚右臂之意詳去則服楚之慮周失意節

說盡了無後將懷楚秋云之義著矣收格之蓋若不提懷楚

秋云之義則服楚之慮周不過環謀說計戰國相攻之所

而已凡春秋所以與楚公之事實非以其懷楚秋之義也故二

句雖平言而以下句意為尤重也將以並看楚非嘗敗仲曰

江黃遠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居代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

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觀此傳所論是不以服江黃為非而

後得所論亦只是以不救江黃為罪非相博也須知此盟斷自

桓公雖管仲不得與焉

伯主遠交以孤外勢春秋所以善之也

楚人使鄢

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不雨者動雨也動字對慢字自事上言從時而不事云有志

手氏者也聞事對不憂事言就春秋所以推其心言春秋論事

春秋錄疑 卷八

莫重乎志有其志方有其事也即詩穆穆公平日之事以驗其

有志乎民而春秋所當不雨之事之為著其勤即春秋所當又

公平日之事以驗其無志乎民而春秋所當不雨之詞之為著

其慢非文公無以知傳公之詞之為勤非傳公無以見文公之

詞之為慢同一事不雨也故曰此事屬詞春秋教也何休所

稱簡過不已備有百官故倭倭即理冤獄四百餘人等事恐

不足為據只據傳引詩所稱尚足

下傳觀此義見春秋有懼天失恤民隱之意此意重蓋聞雨

與民同其憂是得於國君子民之道也得君國子民之道是得

於春秋快天失恤民隱之意懼天失恤民隱乃春秋紀失正意

觀春秋紀失之詳見國君憂民之意

三不雨 二不雨

春秋於國昌遇災有詞，詳以著其勤者有畧詞以著其慢者

徐人取舒

六月雨

雨云者言何以書雨也與上尋時而一事同者喜雨也自春秋
推舊公之意而見其有志乎民也與上問雨句同者惟其平時
修農重穀即用農人歌知其能以不雨為憂惟其以不雨為憂
故知其又能以雨為喜也惟又公書不雨既畧其詞而八月雨
不書是以知春秋之推舊公為予之意也喜雨處亦須援平
日事實入講而與天災恤民隱乃春秋紀災異大義所以示後
世虞二題中皆不可遺

春秋錄疑

卷八

九

三不雨 六月雨

國君能以民事保憂樂春秋予其得君通焉

三不雨 六月雨 二不雨

憂樂在民者春秋書之詳憂樂不在民者春秋書之畧

秋齊使來公 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今此方與江黃謀伐楚矣前此只是服他未嘗與之
謀也謀伐楚也與善是謀也句相應謀用兵之謀也中其却
有不好戰之意在惟其謀之周悉所以卒能致屈完於師而召
陵足盟不待一戰而勝也所以然者重在懷楚之義上不然結
江黃為犄角下逼敵國相傾之術耳故盟實傳必曰其懷夷秋
云云三義考定此傳雖畧其詞然却是其傳正意

謀伐楚也所謀主於江黃也故大會諸侯皆在而獨畧江黃

也觀傳首後蔡次陸之師皆在江黃獨不與也為能安知其為

謀伐楚乎將江黃事問起下雖以奇正至言皆是為江黃而發

故爾結之則知 侵蔡次陸云 此則其傳所論奇兵為尤重

矣

伯主謀好而定懷水之謀春秋所以畧之也

會陽穀 侵蔡次陸次陸

伯好謀而懷水之謀定伯兵舉而懷水之謀行

會陽穀 侵蔡 伐楚次 執潘金 伐陳

既同前

盟黃 陽穀

春秋錄疑

卷八

十

前楚天下莫能為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可見江黃在楚則

楚人之奇兵也所以不可不服也既服他便可為齊之奇兵矣

所以與之謀於一江黃也在楚則楚重左齊則齊重當其服之

也已有化日謀之之心及其謀之也即亦前日服之之意故前

得陽武王收野之師誓文知以為犄角之勢後傳言江黃不與

伐楚之使明其共為犄角之勢也此通提叙二意相維似書法

侵蔡次陸 江黃認結大意以懷楚為重

伯主謀而懷水之處同伯好謀而懷水之謀定

懷蔡 伐楚次 召陵 執代陳

伯主則奇以取勝也既于則外而公其力絕於服而而用其力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使蔡季
齊伐楚次陘

齊伐楚次陘 陘云云次止也四國均為劉繹經天紀之旨為據
平丘事也往便曰奇於代四正之意不重往楚事則有專意石
於此止則有按兵獨之意在楚貢已不入皆所以發明逐次
之意當重 蔡季北書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蔡季與楚隣而服
於楚使蔡季奇已非奇於逐蔡已使蔡而使楚下知所倚乃奇
於伐楚已蔡季獨公升事左六之疑也

按左傳逐伐楚季使與而書貢已茅不入云云而楚人服罪者
之不取則云云今傳只云楚貢已茅不入云云而楚人服罪者
蓋昭王不復之問楚人辭諸水濱足為問非所問而楚人時已
春秋錄疑 卷八

士

不輸服失所謂則有各首其伐楚之名也所謂為志於善
者此其為善之志也蓋名曰尊周而不謂王命實非尊周之義
志於尊周而後安靖則卒成尊周之績以義正名故雖其專苟
志於善抑善之失故序其績以名其對志字說以義字對請說
敘刑傳言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此傳苟志於善云云
序其績也意思畧同請字須說得有善惡全有楚人報罪一句
而所以能使楚人服罪者以其按兵于陘備文告之辭也按兵
情詞此據楚之功所以致所以為可序不謀則一戰勝楚者功
雖高而道不足尚矣云云城高城漢水高池深定不雲雖雖無
所用乎 師次于陘云云序其績也善次于陘按兵于陘備文
告之辭善來盟于陘陵為近合石陵結會盟之禮二者皆

桓公據楚之績所由成也善之者所以序之也此題善其事者同
所以尊周序其績亦所以尊周也

春秋於伯主之舉兵既識其而又序其績也

侵蔡逐代楚次于陘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紀伯主之兵好既識其事而又序其績也

許男新居卒

會代蔡齊伯盧卒於師故出會伐 秦同國亦同卒于師故出
同國亦盟秦鄭杞伯成卒於會故出盟果觀此本不足疑當有
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云云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進次于召陵微要
春秋錄疑 卷八

士

同好則云云語以戰爭攻克則云云屈完及諸侯盟經又楚屈
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于盟字只是一盟屈完盟于召陵之師
而桓公退召陵而盟之也次于陘是為師進次于召陵為師
退退舍之事緊要乃不義不驕之實也傳荀楚大夫未有云云
進之也所謂制楚無大夫而屈完善族聖人之特筆一字為褒
貶也此嘉法重不稱使與高子同是時楚之實使紀師非使來
盟也之來盟為能備以服義故特稱屈完正所以嘉之也不稱
使與來盟于師使與是事連非以稱名字為未足以嘉之又必不
稱使與稱來盟也服義以其自知包茅不貢之罪而云款不共
給言義字須有善後服字亦宜見其何服而求盟也其辭昭王
之問承同好之微難戰攻之對皆不重曰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春秋正義

卷八

十一

左傳楚之歸也歸步須有若落種公帥八國之師云云以下論其歸之所以可序者不在於師強敵服而其以能以律用師以禮下敵處歲王者之事為禮也惟其近乎王事是以春秋之謂惟此為盛也若以師強敵服為禮則城濮一戰勝楚功為大矣而何言明其道不計其功哉曰桓文之公皆據楚而伯諸侯者也桓桓正而不謫晉文弱而不正據楚之事乃二公正弱之六一則曰晉次子陘云云一則曰非有城濮之敗云云如此其眾而其善詞之不同者此而論之此之為序則知彼之為客彼之為客則知此之為序然要之皆不在於伯功而皆律之以王道故此于則曰處歲王者之事于彼則曰三王之罪人不于者固為不予其予之者之中而貴王或伯之意未嘗不在所以云

仲也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也不然既序其歸楚而又安在其為不道哉曰來盟于師亦是序禮也此句外在屈完一節依傳中二柱頭分做論屈完之服桓公之禮皆以春秋要周為主春秋紀序外臣服內之善後序伯主帖外之歸

楚屈完來盟于師

只有服義一意桓文王三意非也

外臣奉使而服義春秋特筆以美之也

盟于召陵

春秋紀伯主服外之盟所以序其禮也

後秦 遂代楚 來盟 盟召陵

春秋代楚全題已出遂代楚傳在此傳故去次陘一節以別於

春秋正義

卷八

十一

公建以馬當即強敵服之時有是師仲敬之善然既有全題何必去次陘以主傳況主傳而序次陘亦莫不可故於題末當齊人執陳轅濤案 秋及江人費人伐陳 冬十二月公孫蒍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傳於齊人與曰及上衛王伯罷度之大小以見春秋責齊之高責王戰伯也引楊子法言云云其義也一段猶言通二王與伯而已所以起下貴王賤伯意也非是以思歎起桓公當有父之危以桓公微明而重齊王云云起之而由齊共失云云結之楚人未始與楚才受盟天而簡捷頭念深對志已驕滋禮輕對怒猶未忌也受人不親云云而天下歸之此正是王者之氣量也成湯之事是也得荆州取平手與極有萬分對者皆是與楚才受

盟句相對照與之盟字品字宏不在於楚才受盟之後而在於念深禮輕之時蓋其念深禮輕只為楚人未始與楚才受盟而楚驕也所以春秋雖或不得已而與之然仲尼之徒兼稱而曾而不為之也觀仲尼之徒兼稱而曾而不為則并與所謂念深禮輕之事皆不以為美矣此題若臣兼說伯通雪小而自失又之道春秋深禮之也

楚伐 會江 陽穀 伐楚次 于師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認以意思既起中間分二邊做以貴王賤伯意總結之體如不傳 即伯國懷夷始結之連見春秋貴王賤伯之意

於首止之會則曰非王忘於勤伯之建則曰善於王命而春秋之作則又所以通名分而尊天王也則非以大義為主則齊桓遠王忘為不忠勤伯承王命為忠遠王忘者安得而予承王命者安得而進哉此意重此題正天著權制則蓋乎易之變也改而聖人蓋其變

戰國獨王命而背伯春秋禮以大義而取之也

盟于首止 勤伯進焉不盟

此題宜以意起分三連作然後以意收束之

春秋以大國尊王室也有見於與伯國者有見於罪貳國者

會首止 勤伯進 項同上

會首止 盟首止 勤伯進

春秋集說 卷八 七

此題應分三段作皆就聖人書法大義上說起以義字為主

春秋尊王儲明義以定之者在野聚昧義以背之者在所泯

首止 鄭進 平丘 不與

重在進不與上上二脚只作事實只出鄭進不與同

伯事善春秋取二國之自外伯事惡春秋尊王國之見外

楚人滅弦之予奔黃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繼不害滅而但言執 此傳自公單子曰以下至廢其為匹夫之責也皆是就

書法上說大意總在傳末滅下陽 云當矣

諸侯覆國由於利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滅下陽 執虞公

諸侯始舉兵春秋屢食利之跡避失國春秋驗食利之禍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國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傳者齊伯召陵之役云云有連力者足解伐鄭國新城兩頭既輕傳意於在楚人攻許云云之義也得討罪却惡之義都在送

救許內見救書法亦結在凡書救者云云善之尤者也上云而

傳首之意不過欲見其力足以取新城以起下解國以救許

所以為兩得也便蓋其力以取新城則為而失矣又得云云句

內又字輕看若拘又字而以傳公二截看則國以討救亦不足

好事雖有不取之事便可免於取之罪耳夫何善之有哉國祿

春秋集說 卷八 八

傳而只言其何以不為戰守以與國格對善之之善既得亦輕

也則何以致承善之尤而善謂其以去國時之久而致也似

為善之尤而發只序事逆反結書法處帶一句便了次公至

卿同書法只是逆字

春秋紀伯事而深與其得討罪恤患之義也

楚人圍許 遂救許

即解新城之圍移而救許於勤則不迫其促於許則能急其急

一舉而兩善通者也書法只是逆字

外夷重小而伯主務兵以救之春秋深與之也

召陵 伐鄭 新城 圍許 遂救許

召陵圍許自新城處救

威懷於外而伯主能期方以討罪惡起於外而伯主能竭力以

恤患

七年春齊人伐鄭

春秋于伯主討賊以其行師有節而討賊有名也

小邾子來朝 始得王命也

盟于郕

內有二意為據鄭而使諸侯官受方物於內室為謀鄭而將子
華內臣之錯上君臣之論下父子之倫皆皆仲之謀也結用三
良為政未可謂也意

觀伯信謀於孫貳知伯主能以德服也

春秋錄疑

卷八

九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于北郭伯已盟

王臣下與諸侯盟會始於其序諸侯之上者以王命行故也以
王命行與私事私好私情相對以見春秋之義班列不以內外
為高下而以王命為高下所以為尊者也與後世重內輕外之
意異矣若論此盟句是不好的事所謂王臣將命必悖信明義
云云解在魏傳內此題亦不可不知

春秋記信有同將大命而賁之賁者有同輕大節而卑之者

盟于北

內臣奉王命而出盟春秋重王命而先之焉

祭伯來 祭叔聘 盟于北

春秋初私交者而不以其貴仲奉命者而不以其賤

首止 鄭進 于北已盟

信始講而貳國輕於背伯信繼講而貳國屈於從伯

秋七月禘于大廟致夫人

此時為用致成風而禘在禮夫人得與於祭若婦祔若母不祔
若母既不祔成風雖不與可也而必用致之者成風在莊公時
以妻下與今用致之使與於祭以成其為夫人也傳言去其姓
氏所謂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親也在氏以為致哀姜與傳異
言禘莊公傳禘者禘其所自出之謂云云此之謂禘以禘之
禮言此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云云以鼓大夏以所用之樂言
要皆以見非諸侯之所宜有也凡備禮因事之變而書皆以傳

春秋錄疑

卷八

十

禮尚重此用致妻母為夫人與以諸侯而得天子二邊並重上
云非所以祀其先下云輕宗廟也

魯禘不可勝書此同用致夫人之失而書則其不當禘而禘之
失自見矣夫人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親當夫人而不稱姓氏
則其不宜用致而用致之失自見矣

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或落致難題然氏在季氏卒上見敗廟傳
但云賜氏賜曰反費不云命之為世卿也

春秋記盟國行而不宜行之禮崇所不當崇之人

九年夏公會宋衛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以祭牢執三公則據率同公自是當時之制所謂王制公卿書
官書爵也傳言一說只是起下不殊會之意若以與殊會意分

對非也 道運之節就人區區身古出入之義就人若用人言
有二項事

春秋於重臣出會而惟待以臣禮之常局

伯姬卒 此蔡丘中事致下法不修舉諸侯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再言葵丘多在後

此傳命字重消凡言命者皆天子之命也曰五服五章謂之天
命曰召伯奭賜齊侯命曰榮叔來錫命之命尺也桓公諸侯耳
得以諸侯命諸侯而聖人之使而與之以為條天子之明楚何
或至五命之禁皆肉生盛時之禁周室既衰禁令不行於天下
諸侯於是有不孝者有易樹子者矣云云故桓公合諸侯而

春秋錄疑

卷八

五

會之也諸侯或時守禮公之志不惟戰而不敢血志既喻於
諸侯則禁令行乎諸侯矣禁行全則王室尊王室尊一匡之功
成矣春秋之意主於尊周故以是盟為美之大也若諸侯之令
不出於國中桓公以諸侯命諸侯不幾於改物乎要見得春秋
之意重於尊王室以為美之大者以其功之大也傳後又即初
命之詞以驗其戰太子之事蓋見一匡天下之功必盟所以為
美之大之意非另有別意也桓公之志志乎重其事是惟夫
子以合諸侯夫是時然其志則在尊周也代楚之志志於攘夷
救邠之志志於安夏春秋所以美之者皆以其功也若以通義
言皆其可不道者也故傳既以此盟為美之大而又云春秋於
桓公之事有所疑而無過實既云序其績而又云仲尼之徒無

道其事也

伯主謀信而明大禁春秋特筆以美之也

會葵丘 盟葵丘

好謀由王臣使春秋特筆大臣分好謀而王禁明春秋深美夫
伯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秋城溫溫子奔衛

溫司寇獲公之後獲子殺王即秋又不能於秋代之王不敗

晉里克殺其君車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前日受獻公之命傳美齊車子而其與獻公言曰死者反

春秋錄疑

卷八

五

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其與命傳美車便居於信不
可謂忠及是車既死竟死於位不愧乎信以世談道微云云固
其約為主故其不食言為可取也若律之以盛世之法則從居
於信必錄之臣也傳內有信字無忠字其云孰有可以托於尺
之孤云云亦是就不食其言上說故傳本只歸結在信上云云
於秋之可托與否命之可寄與否則必有嚴裁之方可以言乎
君之忠使忠知此必不受獻公之托而後人不以為從事於信
者矣

大夫臨難而不失其信春秋所以賢之也

盟葵 盟宿 伐邠 伐宋 反荀息

終盟於人而失信者可謂更命於君而中信者可予

晉殺其大夫里克

冬大雨雹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謂之僖公賢君則非若會齊之說可知但兩君相見而婦人與

焉豈有安中國攘夷狄之語哉責魯責齊俱是此意

春秋紀內外講好既見伯者不以禮見見無榮者不以誠

會陽穀 伐黃

侯後狄侵衛傳行從襄意意作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不傳重既與會盟工君不與之會盟則彼不與告亦不以

春秋錄疑

卷八

高

不致為罪所謂相親有國者雖閉戶可也故強過之戒君子不

以咎齊而伐黃傳必曰罪桓公既與會盟云也

春秋紀夷齊小北而罪伯主失恤是之義焉

盟于黃 陽穀 伐黃 滅黃

此題主合只出盟于黃伐黃同

伯主結連國以詐外可予棄遠國而離外可識

伐黃 滅黃

上罪齊下子黃

秋夷齊小春秋責伯主之忌義秋夷齊小春秋子小國之忌義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春秋秋時見威之國有書以歸者有書奔者有不書以歸而不

書奔者是死於其位也只有安三樣要之皆以於禮為合於時

為不幸二句得之許頤禮既不合而又有取滅之罪所謂或棄

野保侯云云故知無與復之志非不幸也禮雖失守國之禮

然已無取滅之罪其亦不幸焉耳則其義未絕也此得意重子

黃上其書或者見夷狄之強云云正是說齊人所遇之時之不

幸以見其賢而無罪之意故復結以公羊子云云歸盟于黃上

去

春秋紀夷齊小之兵而深于小國之得正焉

威強 威強 威黃 威江 威新 威賴

春秋紀小國之康患而襄貶有不同焉

十有三年春秋便衛

春秋錄疑

卷八

主

不傳以伯益戒于魯曰無忌無荒四夷未王一句為大意仲尼

之從無道桓文之事如伯益戒舜之事則有所通者也其義則

云云之在矣正是不道之也

春秋紀夷齊之野所以見伯德之義也

會陽穀 伐黃 侵衛 會鹹 侵鄭

春秋始紀兵好以著伯主忌范之實繼紀兵好以驗伯主忌范

之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傳通諸齊桓城三亡國同一城也同一尊也或再序三師或

凡舉諸侯或不書諸侯蓋而自違而諸侯城而救之救之者可

以專而專也於故子上者非夷病杞而諸侯城以運之運之者不可專而專也於運字上者獨為秋威而諸侯城以封之封之者尤不可專而專之者也於封字上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足緣陵無楚丘之功以義言之則城而為義是緣陵無城而之義故以凡舉凡舉足舉之也

詳著城而之師因為貴王賤伯深從楚丘之迹亦為貴王賤伯蓋若非貴王賤伯則城而之功利不如和楚丘何為詳之哉凡舉緣陵亦有貴王賤伯意在或以城而分貴王楚丘今賤伯非也伯主恤小失於專春秋累難以識之也

城而 楚丘 緣陵

伯主恤患有得失之殊春秋予奪有詳畧之異

春秋錄要 卷八

楚丘 緣陵

伯主專以封國春秋累難以識之專以建國春秋凡辭以識之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於房使鄆子娶朝

內外猶好而養男女之別春秋文識以正男女之禮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叔師師及諸侯之大夫秋徐

傳三年徐恃便齊而取舒楚之東國也秋楚伐之徐遂楚而近齊楚初于鄆徐亦遂之之罪藉失所當秋徐初楚之大意蓋在此此雖封地不足越徐難難尚當遂我況其不然而乃

改錢所以可罪也對楚形勢二敗起下當速改錢之尤為可罪也必應依傳中三敗作諸侯故志不暢蓋楚人伐齊狄人侵鄭而齊齊不救至是人心懈弛故為盟以要之亦是伯主從凡女而善故云云之義矣即中段善次于建見伯主讓今不載中意但此乃路中故而善次之通則故再言之不可另作一樣三書法便是攝手直書三段意不過常速故錢失用而之義而桓公始勤於意之實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云云自召陵以後齊齊皆是其意

楚伐徐師輕只序事及之不必重

伯主恤患而失用師之義春秋所以責之也

楚人伐鄭 會稽 西戰 次陘 召陵 伐徐 壯立

春秋錄要 卷八

次陘 秋徐

同執陳轅金傳秋勤於勤云云之禮對此傳三敗講外意始肆而伯主勤於安撫可與外患結肆而伯主息於安撫可識已用晦實為伯之所

只是天應之也一意左氏以為有隱隱焉者也楚伯者當大夫已以下傳與楚意無干

楚人伐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皆施幸災命受惡厲重在背施二字韓簡可謂出因於齊入用其罷饑食其粟三祀而無報足以來也故曰我思秦憤以主客由互有可公也下居師重輕一標有祖述唐虞之意在

春秋於二國交兵既敘曲直之辨復明輕重之法

職轉 大猷取義

春秋有周事而居明重於師之義有周事而明臣事於師之義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更月六鵲退飛過朱都

隕石三 而隕也星也六鵲退飛者飛云而飛也風也周禮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

凶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祥以詔政教序事非

所當告而告意輕歸重臣何以不刺上去所以明感應之理以

戒後世恐懼備有也五石闕六鵲退飛不自省其德也言其過

變而不知恐懼備有故至扣敗

春秋紀大國不當告之變者所以明感應之理也

春秋經義 卷八

隕石 鵲飛 孟秋 孟秋

惟二八雲異於前而大國不知有故外夷肆患於後而大國不

能先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氏族字三樣野一也字者氏其野字也氏者以字為氏也族

者氏之族也 註於其卒春以氏書不從聖人將地據氏美衆

也已呼之為季氏仲氏矣

傳中書有季孫春王正月 行父如 逆如

公即位歸公父如題歸父一卿非伯仲氏書去未當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通防 鄭朝 東條

只明本題書法

禮始行春秋深著內女之失嘉禮繼行春秋時推內女之失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于推

兵車之會也按鄭且東條

春秋經義 卷八

充

春秋錄疑卷之九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則曰滅此外兵之例滅則曰不與內兵之例滅項當言取而
言滅是事內兵之變例也所以然者以事有隱諱臣子犯之於
君父者也一曰為主蓋施之於君父則為虐犯之於權臣則為
用此吳故若滅而當取為尊君臣滅則當滅為抑臣尊君者
同為尊君而抑臣者亦有所以尊君也文當就春秋舊法大意
說無則滅項者意也云云無疑是一說起下蜀下律手之意不
必重

大夫恃強以覆小春秋特書以著罪

滅項 取郭 取邾 取郕

春秋錄疑 卷九

春秋紀望國保小在臣則克解在君則旋解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十有八年春三月宋公曹伯衛人鄭人伐齊 師敗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 師敗績 秋敗齊

伐齊之義春秋少齊長云云齊詳此一傳大意也當師敗齊者云

云齊齊也也皆論齊善法或曰以下論孝公所以不可立以

兄宋襄所以不可廢之意大義與齊相對者若非以大義裁

之則桓公嘗為若公作宋襄季公何為不可立宋襄何為不可

春秋故以大義明久一句破結

此題只是罪宋襄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又曰宋敗齊師可

知齊齊師敗績云云亦屬在責宋上責其以立見敗則敗人者

之曲可知矣伐齊之義曰認弱在奉少齊長曰內不可分對
禮家 責人國兵樂於不義善四戰以著其罪 責大國兵成

於不義此春秋以正其罪如些分對似欠渾然

大國秋義而致內外之師春秋必用人制法以貽其罪也

師敗齊 秋敗齊

敗者善則伐者惡吳伐之者宋也許是秋則罪歸夏失諸夏而

指宋也此題認叙率中分即秋二秋講認歸奉少齊長之味美

上去 左傳宋公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師敗齊不勝四公子

之從與宋人斬宋取齊而立孝公而還秋敗齊若二秋為敗無

虧皆在秋敗之後若為秋四公子則宋知四公子孰為可致也

大抵只說托故以若宋罪為是不必訂其孰致也

春秋錄疑 卷九

春秋西托四秋之故兵所以深惡大國之味義也

戰龍敗績

師互為壯田為老畜齊臣之以立見敗亦以明宋之曲也不重

齊齊臣上

春秋紀兵交而見敗必深明可直之有野歸焉

戰龍敗 秋敗齊

春秋深惡大國之味義聖因敗兵而寓其責復因敗兵而深其

責

師敗齊

善戰內通是秋見伐者之惡之意不必分對秋敗趙惠不同

春秋紀他惡者之善所以顯其惡者之惡也

秋教齊

許之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然其罪猶實意而所
推一書法諸更指宋公子故傳宋德結以春秋深罪宋公
春秋許連國以伐魯而深大國之不蒙焉

鄭進 伐齊

狗王命以背義者固可辨狗伯命以背義者亦可辨

秋八月丁亥莒齊桓公

狗傳中有所載而無過襄向則知凡指襄之之中所有敗之之
意襄之太過便非聖門不道桓父與不為管仲之意

兩說 兩處 權 賈 陽 穀 有止 寧母 終止

伐齊 戰廩

春秋錄集 卷九

冬即人狄人伐衛

來聘而進之者以義言伐衛而進之者以德言則進伐衛之意
又不止於義義者失聖人謹恭民之辨必於許夷狄以伐中國
之理而今進狄之伐衛者以其秋錄也衛當亡滅之下衛衛之
罪可以可作以見伐衛之所以為秋錄也功近意莊德意重
功以事功言功近若無足進者觀師于堂要狄即還可見失衛
侯以慈報德中國之人理亡失狄以夷狄而有憂中國之心故
為德速而可進也進見深罪衛人之意與故存夷狄則罪諸夏
意同衛人報德以慈須是以義裁之蓋宋義之約孝公實同齊
桓之屬但不知大義在無虧則桓公之命不可得耳若徒說不
報家安知衛人當時不自謂所以報齊也

春秋進狄夷討罪之兵所以深著與國之罪也

秋教齊 刑狄伐

以秋對狄以諸侯對衛諸侯使上得重宋說

春秋善運人恤患而責有所歸進人討罪而意有所寓

城楚丘 于盟盟召陵 伐齊 秋教齊 刑狄伐

李先主曰此題不礙于師召陵亦得蓋城楚丘內已有有功於
中華甚大之意

諸侯使伯德而背之深春秋進此非所以致意也

伐齊 戰廩 秋教 秋伐衛

春秋於諸侯背伯德也許秋教以罪中國進秋討以罪與國

伐齊 師狄 戰廩 秋教 刑狄秋

春秋錄集 卷九

自秋秋教

春秋詳用兵者責大國之味義善用兵者責與國之忘恩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責滕亦不足罪其不事齊宋蓋滕所以不與齊盟不事宋者
服焉於楚故也又要看滕介齊宋之間句言其辭逆也與許距

河陽踐土近矣及沈在汝南平與跡此句同

春秋紀討罪之事有罪辜人之慢者罪害人之尊者

執滕子 執衛歸京師

春秋紀伯討有所以惡其尊者有所以惡其遜者

執滕 執衛 執曹伯

春秋紀伯討有兩著其失正者有獨與其得正者

夏六月宋公會人鄭人盟于曹南 鄭子會盟于和
已聞知人執鄭子同人

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 云討不服也此義句尋解不難觀口血未乾今復
圍曹則其操心之慮可知矣宋人不親又其仁以下通論宋
宋而伯之事雖不丹舉國曹而國曹不足示威當執舉事
同有受人不親又其仁治人不治又其智但將天子則是不急
近功不歸小利氣象何竟護也所以為王道也下內自省而急
於合諸侯觀是字可知其心之欲速也其心之見也急欲合
諸侯一語正是宋人不親云云二句相對而七國疾橫義切於
除奸而以操心之急言以傳意是王以道責宋義宋人不親二
春秋集義 卷九 五

伯國辟宮人之威春秋罪其操心之失焉

執滕子盟曹南 國曹 刑政 合作

伯主急功利而忘內修國可說微仁義而致冰侮亦可悲

執滕子 盟曹南

執滕子欲以示威盟曹南欲以示信二事俱是急於合諸侯而
不自省其德之爭皆其操心近小之失者如多國會事脚可分
三既作國曹示不足以示威之事只出執國二脚亦可

春秋義大國操心之失有因亦威而見者有因示信而見者
盟曹南 國曹

伯國安信兩舉而不省其德春秋識其操心之失也

冬會盟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內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始也一句重蓋其乃楚人春
秋得盟中國之始故傳中則一曰不得與中國會盟一則曰其
後遂為與盟一則曰又二年從盟于鹿工至會于孟云云也楚
人伐鄭傳就楚勢之強紙手春秋而所論不專於盟會故併朝
諸侯長齊晉言於傳尺說則會于孟者以其所論止於盟會也
傳不一以外夷秋云云三句是聖人所以補楚盟之大患三句
中都要有得與會盟句於始意則在公十年至隔中國之衰英
春秋集義 卷九 六

之能抗也認楚人盟會始終之實有三段三段各用書法以

桓公既漢云深罪之也一段為主末又認結之以故深譴必

盟以與傳前為內則漢公云諱足盟也句相應雖有一以

秋夷秋云三意而傳中事實宜認用不可分貼 楚章之見

于經者次第有三始則不得與中國之會盟後同朝伯首朝于

楚而遂為與盟又其後則盟于虎上云云而楚於足手大張也

春秋當楚之去有三始則舉號其後稱人今之盟齊猶稱人也

後乃列位陳蔡之上而書將上不屬本應故下復結之云故深譴云

位上云

春秋於夷夏誨信之始而必深致其意焉

經 119—133

自宋方主會起至其事已係甚矣乃一事說下而結故書會

盡顯書釋皆不言楚子云則上時事所為書法皆在其

中失不言楚者謂其求楚之以釋子也言若釋之者公而無與

於楚也故曰不與楚事釋也

望國界大權於外夷春秋所以貶之也

盟于鹿上 會盟執伐 獻捷 盟諸釋朱公

此題起序事實一頭二脚作以朱諸侯與魯公作從得非也

獻捷 盟諸釋朱公

以不能拒其使而不受與獻其罪以致討分三邊獻之楚而受

之者魯也則不言宋宋之音魯而釋之者楚也則不言楚皆所

以為魯釋也

春秋錄疑 卷九

九

望國始受外齊既可護繼界外權尤可識

會釋 盟諸 會澶淵

武只出會釋盟諸或只出盟諸澶淵用居臣夷夏分作書法只

重時書其事

二十有二年春秋伐知取須句

公伐知取須句而交其君焉既取其國而又交其君者取其國

為附庸而交其君以不絕緣際之祀也不絕其祀而不得謂之

禮者以其不請於王命故也不取人國邑則書不獲地而不請於

王則書取其國而又其君而不請於王亦書取其一為取非

其有其二比之於取非其有之罪也

須句後又為知所滅又七年公伐知取須句遂辟之矣

望國擅兵以存小春秋時書以著罪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卑知不設條句為至輕用師從以卑知不設條言設條即疆

場則有守禦之條乃軍陣素整善而不陳之道須知聖人亦不

足教以設條而後用師須知設條則不得用即也據左氏說者

因敗者也據記勝者亦幾亡也故云言及兩國亦異於葉亂誅

暴之兵言兵所以誅暴亂今言及兩國是為暴與亂也

望國輕兵而陷宮之大春秋編詞以貶之也

取須句 戰升陘

上非崇明祀保小寡之體下非誅暴禁亂之義

望國始與兵以存小春秋時詞以罪之繼輕兵以保小春秋後

春秋錄疑 卷九

十

諱詞以貶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此傳大意不足責其不能棄機勝楚亦非追論其平日不仁不

義之惡而敗之今日須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乎德施王

政之本此之謂至仁大義此之謂大德也而襄公計未遑本德

以飾小名耳是不但不足為仁義而反足以好仁義者所以可

惡也僅果以至仁大義敗敗人亦當計其仁義而不當計其

成敗矣 五伯之仁義與非敗之也而春秋獨深惡宋襄傳中

至此諸逆點之仁義與陳仲子之廉者以飾飾小名而好大德

也則不但惡其既失存亡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則是

惡其既耳 此傳稍有本末云云王政言王政在順事之理而

推其心以行之所謂忠也王改之不言王改本之以心也本之以心則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矣今於彼則忠焉於此則不忠焉非不忠焉也計本而飾小名也傳內不仁非義保澤既難以各事實分點辭繁不疑便公羊言曰言明

大國飾小名以承辱春秋所以貶之也
伐齊戰廩 執滕子 盟曹南 執鄆 圍曹 戰泓

伯圖運大德而無以服人飾小名而徒以辱已

二十有三年春秋伐宋圍譚
當時則楚威強盛諸侯喪弱無足與楚敵者齊為伯國餘莫敵又
以尊中國攘夷狄之義責之使在他國則當止疑以不當棄約
作人吳作文於齊伯圖餘莫意要重

春秋錄疑 卷九

士

伯圖運大德而無以服人春秋互書以著其罪

戰泓 伐宋圍譚 合

飾名以辱已者春秋著深其罪衆約以害人者春秋特著其罪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譚

伯圖運大德而無以服人春秋互書以著其罪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滕子朝 杞子朝

以禮義分二邊保足禮華夷之辨

春秋之夷諸侯也有以其黨夷之者有以其變夷者

二十有四年夏秋伐鄭

天三出告于鄭

禍始於出秋師以伐鄭為用夷制夏唐資夷厥 云之辱正是
論此意其立秋女而端之皆後來之失不重
上以京師為室非有能出之也乃句出耳有端本清源之意下
四海為家凡其所有者皆其所有可居也有撥亂反正之意
春秋於王室為秋著自取之禍明無休之意

鄭入滑 伐伐鄭

違命而害小者貳國之不臣用夷以討夏者王室之不君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戚

諸侯戚同姓之國向晉戚戚戚公以貪自戚故罪有所分而晉
不得名改生名之例至是年衛戚戚戚之戚同姓之法所以比
於失地之罪而最嚴者在絕先祖之商一語絕先祖之商可

春秋錄疑 卷九

士

中又深原見戚者之情如何以定戚人者之罪所謂與秋伐

衛云云異矣生名之例所以又有其變晉不名而衛獨名蓋

輕重之權衡也楚戚變而制楚備號云不以中國之法治之

戚同姓止有戚戚戚戚戚變其一名其一不名

與國復同姓之知春秋斥名以職之也

秋伐衛 戚戚 合作

兵數於異類見與國之背德禍祥乎同姓見與國之蔑親

執虢公 戚戚

春秋於諸侯之權同姓有移其責於人者有深其責於己者

戚下陽 執虢公 秋伐衛 戚戚

同姓同利而獲之者春秋移其責同姓行義而獲之者春秋深

其責

戒謹 戒刑

戒異姓之邦者用可責戒同姓之邦者深可責

戒刑 戒變

宋為伯姬未遂嫁

春秋紀嫁隨既著主者之失已復著送者之非人

秋楚人圍陳納子于頓

傳意歸重責陳與諸侯上以大意起時陳與諸侯分發諸要

見正本自治之意不可作與楚說

秋為代義以正中國春秋端本以罪中國

盟于兆

春秋錄疑

卷九

主

二十有六年

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其侵也其用詐也其深入也其之曰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

也大抵譏齊私憤則重宋侵上譏魯私憤則重宋入上其

為設與有畏云云只作事雖書法宜認端况師字又在至鄆

之內

齊之私憤要前乞師傳

內外憤兵皆非其正春秋皆致其譏

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齊魯公二邊與上同

追戎 追齊

春秋譏望國之逆也有譏其不預者有譏其不入者

齊人伐北西北鄙

左展魯受命於展禽以備師曰時先王之命言曰世初好無相

害也此所謂善為國者不師行便則有又告之詞也

公子逐如楚乞師

望國資夷以伐夏春秋其書以彰其惡

伐陳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侵四既保重在義字

與國所為非義望國既不當結好以黨之大國所討非義望國

亦不當資夷以報之

侵西 伐北 乞師

春秋錄疑 卷九

古

齊兵於內以報怨者固非義資兵於外以報怨者亦非義

秋楚人圍夔以變子歸

諸侯之祀無違其祖先王之制也故者始封之祖也變子無罪

都在此一句要以為魯魯為始祖則下得祀祝融與鬻熊故其義

直而其對楚之詞亦不服也所謂已無不滅之罪為橫逆所加

而於時為不幸也人而不名云云正是前傳利楚借王云云何

殊之意

春秋紀外事著履親者之罪原在國者之情

敗萊 滅邢 滅夔

春秋紀用兵之與被兵者有所以名者有所以不名者

公以楚師伐齊不殺公至而伐齊

自傳者至以者不以者也做一既所謂列國之兵說於天子云
春秋書以通例也夫皆華即夷至危之也做一既或皆其後
伐之危之通例也夫正意皆華即夷為重不然人之邑為已
有者皆當至以危之乎意之起必因於始說出可危之意句
此正說來不以是只責魯與書至通危魯意對

十有七年

杞子來朝

遂入杞

冬楚人陳饒蔡便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

于宋

楚稱人駐也則楚集號求有稱人者故宋勝稱人則為避之借

春秋錄疑

卷九

十五

夏宋有稱人者故代動稱人則為證其後強楚既書爵不當復
稱人矣故稱人又為證之也此以後楚稱人者皆當以數詞看
矣 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上解圍宋公與楚結好以下解
盟宋而公之罪亦著矣應公與楚結好二句當只在據事互
書上見其地以宋者云無嫌於與盟春秋之例其地以國者
本國之君亦與兩盟即盟宿是也今宋方見圍諸侯既而會
盟其地宋雖不與春秋亦著于宋不嫌於與盟之例也此書法
輕用無罪宋之意亦無怨宋之意而或惜於盟會當書者非
不知羞不罪諸則當不著于宋乎

圍宋

春秋此兵有罪大過更者有罪夫所死者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此傳只是再稱晉侯者幾侵也復為憤兵春秋之時云
之兵亡失并會兵而論或曰以下論晉侯之侵伐非為晉侯
夷只為憤而報怨若以晉侯而夷則曹衛之罪輕於五國衛已
請盟又何難能之哉而斷以曹曰大有志云志之一字即上
天下伐則能能念句中的道理也或把此與到楚分對楚傳內
無利事意與與人改過所以甚諸侯之罪也賢者是以晉文對
曹衛言
伯主運報怨之兵春秋致責條之意
晉侯伐衛
春秋錄疑 卷九
此題姑把此與到分做報其下禮之怨是私把其暗盟之善是
利以題專出衛故也
春秋應伯主之靈與國以其私而刺也
侵曹 伐衛 救衛
書秋不重善楚只是記其秋以甚晉罪耳樂與人改過句不可
分在秋邊却在再稱晉侯句內看
春秋於伯主報怨之兵既詳詞以著其罪使把詞以深其罪
圍宋 盟宋 侵曹 伐衛 救衛
秋免詳舉而中國從之春秋均數其罪伯主報怨而外夷恤之
春秋深致其說
公子買成衛不平戊刺之

於書判之始內殺大夫云云則一耳自判字上論殺買之專經中書判之通例也以專言國官有三制以下自不卒成字上論殺買之通公懼於晉殺買以既于晉是以成衛歸罪買也不卒成又是說楚之詞是又以不卒成歸罪買也

楚人殺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古者親文臣武云云直又分其四暴矣當是為暴內欲殺楚師云云端矣雖一戰勝楚遂主盟以下只是足上端內之意於題以暴請為主暴以其惡晉言端以其致楚言無居臣之禮指為僭負霸執曹伯言

春秋於伯主治與國也惡其事之暴故其心之端

春秋錄疑

卷九

七

執曹界宋人 城濮 踐土

惟伯主討內政外之事不可割故伯主據外安內之功不足多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來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楚敗于玉既傳內晉師避楚三舍而子玉使欒勃諸戰

既非謂其惡陵陷而敗之于於也然此只累惡在事述中重

稱及在晉一意說去春秋無義戰凡戰皆罪今稱及在晉則戰

之罪當在晉也以戰之罪歸晉人則其不以一勝為功可知所

以然者功雖高而道不足尚也傳中舉則楚暴橫云云以下論

晉一戰之功以申春秋所以無美詞之意似非有二樣也 春

秋序齊桓之績者與其不戰也累晉之功者惡其戰也然當

晉之時豈得不戰曰請退衛使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無也

戰之意也樂貞子曰僕陽諸姬楚實蓋之苟有管仲之臣執言

以同安知子玉之不為屈先顧乃陽為進楚之名軒曹衛云云

其既務以一戰為功其視伏羲執言不待加安而或行江漢之

上者何如也所以為三王罪人而晉文端而不正也

觀春秋惡伯主之戰也春秋累伯主之功

戰實 車林 孟魏伐 伐齊取穀 國宋 城濮

此夷橫而怯於據之者可議外夷橫而請於討之者亦可議

城濮 踐土 合

伯主交兵春秋謀其端伯主講信春秋罪其專

楚秋其大夫得臣

圍穀 國圍宋 城濮

春秋錄疑

卷九

六

上知其不敵而又少與之師下又以一敗殺之必不成就錄

鄭棄其師 城濮

城濮棄棄得書法題非正當

衛侯出奔楚

論晉人之失都在初齊盟于欽孟云云一敗

春秋輕諸侯失國之罪所以責伯王也

伐衛奔楚

外題若加出衛侯歸西奔執城京師同下面書法亦結奔楚上

春秋於伯主始因是惡而特深其責然則昭禍而尤重其責

晉侯伐衛 救衛 衛奔

春秋系伯主之報惡既托恤惠者以責之復怨被惠者以見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段丘

秋傳以名實為主名實相同下可相離春秋時名天王者實不及小國諸侯名使伯者實行天子之爭則名存而實亡名實離矣然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也聖人所以欲因其所存者而救其斯亡實者也如名實俱亡則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國名為天子而下勞晉侯晉名為侯伯而召王于盟決所稱名存而實亡者也春秋一去其實以全名以正其名以統實全其名者所以全其實也正其名者亦所以正其實也名實正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亂矣上既主天王故全名為全曰父之屬故曰居道也父道也下既主晉之故正名為正曰之子名故曰臣道也子道也或言書天王狩于河陽何以言正臣子之名曰

春秋錄疑

卷九

九

若書晉侯召王則以臣召君惡得謂之臣子故正王狩之名所以正臣之子名也要見得聖人欲同春秋之所存者故春秋之所亡者正名而實亦同以正故正名是以統實也衛侯奔楚未就其位也傳意只是提說故全五叔武事以見衛侯之位未絕而立叔武以代衛侯為非也不可以衛侯為廢叔武即為置叔武書衛子當時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而晉人即立以為居故以木踰耳之君而稱子以盟聖人亦是因其實而書之耳罪晉就不臣說所傳專權自恣也

春秋紀伯信隱詞以正大倫類詞以理大權

段丘 河陽

天王下勞夫在君父晉侯召君罪在臣子故上言居道父道下

言臣道子道

王莒勞伯春秋去實以全名伯主致王春秋正名以統實

衛齊 段丘

春秋於去國者明其未絕乎位而於受盟者著其已成乎君春秋所以罪伯主廢置之事也

公朝于王所

公朝為所宜朝只是王所為非其野也故曰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野非其野為跋踰在天王改曰正其本也所以然者天王之行果合虞周之待之與則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哉惟其下勞而非五戰十二年之時其受朝非方岳之地故言王所以見朝于外為非禮朝于廟然後為禮也秋傳之意不

春秋錄疑

卷九

十

是機指侯之朝亦非譏天王之受又非譏其以君勞臣之失所重在此特之典上說觀宮室通鑑云云不費而泰而後云云皆是北意而以君勞臣之失亦在其中矣不以諸侯就朝為非句輕只喚起下句之意

王莒受觀非其地春秋駁之以正本也

段丘 公朝于王所

春秋所於王莒下勞而受朝也有全名之意有正本之意

六月衛侯鄭伯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齊

罪衛侯則於款字上說其惡薄罪元咺則於款字上說其下臣

諸侯復國而敗其弟說可譏大夫去國而訟其居尤可譏

衛侯鄭伯歸

此題只重稱名一意傳後以初歸之稱復歸耳賈何以不稱復之問於不稱復之意為重於稱復之意却輕意其出於誤而能章意輕終以中國為心則非出於誤而能章意重若此題以二意五對則恐稱復以忘殺弟中名以絕之是也而又意其出於誤而能章而後起之必待又公子而後絕之深似太不近人情者也

春秋於諸侯復國而書殺倫責之義為

衛侯奔鄭復歸鄭歸

此題主三六傳作者似以收拾或以名與不名微一選稱復與不稱復微一選似亦參差冗繁又一說只重名不名上說如北則只出奔楚初歸二則亦足似多了下一脚矣通意三說相承

春秋錄義 卷九

主

俱主衛侯復國 初歸一脚只重書名其稱復一意只作過文

以起下不稱復之意未知是否

春秋於國君之出入也而待之有不同焉

衛侯奔鄭復歸

春秋於諸侯失國而書之悲於諸侯歸國而責之嚴

鄭復歸 鄭歸

諸侯始復國春秋罪其為惡而猶望之於後國春秋罪其為惡而遂絕之

冬公衛晉侯齊侯來公蔡侯鄭伯陳子管子邾子春人于溫天子

狩于河陽

以當時之事言之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舊史實錄之

文疑當如仲尼曰以臣召君云云河陽於春秋之時實所謂非聖人莫能修也為王諱所以尊周為晉解所以全晉起只是書天王狩于河陽噴助之言只就全晉一邊說以見春秋忠恕也亦只是就全晉意起題為本忠恕則道平樂之和春秋使天正也狩之名而尊王全伯之意

踐土 于溫 河陽

禮行於上而事更春秋時去其實禮失於下而情順春秋而全其名

公朝于王所

狩河陽 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曰晉復歸之衛

春秋錄義 卷九

主

此傳只重執重衛侯一脚雖有稱復書法在元咺還然亦為上執而法也始之曰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諱之曰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可見而其執之所以為不正所以不得為伯討者君臣無執晉人為臣執君故也是以其執之也則稱人以執執而歸之也則言歸之于於其所執人人則不名以見其無罪於其所助之人則稱復以見其常地也復歸與曰晉二樣見晉人為臣之實乃事實書法不必重 程文責其抑君而示以尊君之義罪其常臣而示以抑臣之旨恐又渾然 執之是非決於云云而見執者則以云云大夫不世其稱復者云云此皆春秋之通例也後此執曹伯言歸于則以言歸之于為執不以正矣四書法宜重

春秋紀伯國為目執君之事而深歎其非焉

論便逐國許

天子再會諸侯再至而許獨不會諸侯無執報之難機會之失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足未嘗藉於天子而國許也遂者絕事之辭齊桓伐楚而書遂為讎其專晉之國許書遂不可謂予其事也明矣傳是以許國逐逐河陽踐土而獨不朝其不臣之罪尤重故魯晉文之專而執諸侯國許之名以斷許之罪而其所以不朝者則以其促楚也墨弱王則促晉也晉果之盟許不在會是諸侯之國竟不能得許也許距河陽踐土是又何重自辟后四朝各朝方岳合法三百里內句相照今法足矣

春秋紀諸侯絕事之失著小國不臣之罪

春秋紀諸侯

卷九

主

踐土 王所 于盟 河陽 王所 逐國許

二邊姑主與晉說

伯主始率諸侯以肅王之禮焉可予絕率諸侯以討慢王之罪焉可嘉

曹伯棄後歸于曹遂會諸侯國許

要於諸名上既出聖人展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的意思出諸侯以利而後國春秋所以貶之也

二十有九年

蘇介葛盧來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暨衆

桓公之霸會不通山川盟不加王人於衆見齊桓晉文二伯之

優劣 天子此特存方岳之盟不使得有異同之盟皆謂諸侯

既朝見吏政事是而用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非與諸侯盟也王臣與盟以終統言皆為下使上習然前此之盟後此雖釋手丘之盟皆不歸公與人刑國而曰王臣然命云不言其有無居之心也按以所盟之地在王城之內故曰無居之心若其以有無居之心故用一上替下凌而尤為惡之大所以諸公人列卿而王子亦與者按也王臣只帶王子亦與同說以王臣貴正天下之意也春秋未有人王子者上下即王臣以謹信春秋文識之也

秋大兩廬

春秋紀陰有陽之象示人以慎所感也

春秋紀陰

卷九

帝

三十年

夏秋侵齊

非意重獲及秋上既或欲以收齊登講然獲夷即所以救齊也春秋紀國外患之肆所以見伯職之弛

秋侵齊 國勤

伯主始絕外患國可責能備小怨亦可責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及公子伋

劉立乎其位則稱君他為國人所惡故稱名齊未嘗以公子伋之也或只是以公子伋既異於劉又異于伋也稱及又是一樣身止不日他劉同者無干 專与盜二樣註中書較之通例

衛侯於后而殺之中無乎事與避之二罪也又中提以忌而殺之也

與國忌責戚而拜其禍春秋賢責戚以著其惡

衛侯鄭歸于鄭

此傳只說書名不解不書復者以此詳在前傳矣似宜兩用

諸侯復國而賊恩之甚春秋既斥其名而又深絕之也

齊楚 鄭歸 鄭歸

修怨以禍報春秋之責在伯主導恩而復國春秋之責在諸侯

晉人秦人圍鄭

晉罪於私忿上荷秦罪於貪利上荷而二國結念連兵云云

只在秦人違責晉過自天之意輕其引孟子之言要見其尚未

春秋錄義 卷九

宣

當以禮送如之而德以其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國之也責秦

人當時義舉當如何亦惟以此辭晉曰行有不得者云云亦

難乎晉必恤而退師乃復燭之武之言以利為向背所以可責

源和春秋之意亦不足欲秦助晉終始天攻下鄭以陪晉也

春秋於諸侯之用兵有責其違私以害人者有責其徇利以背

人者

圍鄭 戰穀 鈔衛 伐秦 伐晉

大國徇利於前以構禍於後春秋所以貶之也

冬天王使宰父公來聘公子遷如京師遷如晉

以便公子遷往又以二事出二意公做遷字只作事實看當法

在不待說泥而罪惡見上且進之事實亦只見得以二事出

春秋此居臣報施之禮而直書不臣之罪也

如京師遷如晉

春秋紀望國備禮於王受而直書其不恭之大也

祭公逆后 結慶逆及盟 如周逆如晉

上下違事同而其失亦異春秋書法同而其罪亦見

祭公來逆后 遂如京師如晉

禮由二事而專於下可識禮由二事而簡於上可也

結慶逆及盟 如周逆如晉

專事而抗尊者春秋責其臣無事而慢王者春秋責其君

二十有一年春不濟而田

吾故田也只是引起下文不言復意不必用復吾故田云云

春秋錄義 卷九

宣

下而取年要傳內意

望國復故地而非其道春秋特書著其罪也

夏四月四下郊

終書魯郊之始天子一歲再郊冬至初孟春祈穀如常禮降於

天子無冬至之郊只於孟春東大輅云云可乎然則成王過臨

伯禽過受其過非始今日矣而書始今日者因禮之變而書也

引楊子曰天子爵勛云云莫重於天備禮之舉極於爵即禮之

借補又不保其故曰以諸侯而祀天其備極矣春秋同事之變

而書所以志其失也而隱以謂言僭之言云云所以然者以禮

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不可易也故曰易則亂名犯分

云云拂是名分事重名分之所以不可易者秦人之不得祭之

祀云云理之不可者也理字重有理即義也知其理之不可者則能安於分而為天下國家也不難矣故曰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其如指掌乎此聖人悉言當知之意所謂因事而書而義自見君子以為進命之文者此也作之以備郊為重其不時非禮意輕蓋雖得時與禮亦不能免於備禮之罪矣禮不下常祀卜其日之吉凶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又下辛則不郊

望國備禮而無有其失春秋時書以譏之也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或以時夏四月不郊也或以卜四卜非禮也或以牲乃免牲也或以望猶三望也此題以備郊後逆意各為一脚相對

春秋錄疑

卷九

主

望國備禮而無有其失春秋時書以譏之也

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有虞氏郊時云云可以已之則郊先論猶者可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以下論三望之備以見其可已之意望字與郊字同

天子有方望及諸非在封內者不祭止觀望字已非諸侯所

宜行之禮故泰山在魯封內不得去望河漢不在其封故并

泰山而言三望也書法只同猶字

望國記事之備春秋機其可已而不已也

冬祀伯姬求婦

春秋紀國丑之求婦於內所以為亂正之戒也

舊伯姬求 祀伯姬求

春秋紀嫁禮有月時尊之失者有示亂政之戒者

秋國衛 有十二月衛遷于帝丘

中國衰微夷狄強盛二曰只作事實以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

晉文無知四夷之安諸夏之功分微

春秋紀強夷之迫內也既見與國有以致之復責伯姬無以振

秋入衛城楚丘 秋國衛 衛遷

我侯凡伯一卿不必出

與國伯失職以被逐春秋幸伯功之立繼失職以被逐春秋為

伯義之舉

三十有二耳

春秋錄疑

卷九

主

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書法大意初在衛及狄盟上其下地盟於狄也不用作書法攝

中以非人非地二意通微

盟國加兵於外而要以盟春秋所以罪之也

盟歲 盟高 及狄盟

盟屢結於盟已可惡盟時結於夷深可憐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秦人入滑

山敗秦及秦人伐晉師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二進大意和重利字觀傳求意可見或將傳公二段以疏通也

以上為一說殊不知下段即下段之意○一日縱數居世之意
謀及子孫不為死居安也終之孫主於利也晉人之意忘親而
重爵意只帶說鄭人使枚我掌九門之館皆師以東國可得也
此死子之孫主於利也秋秦之意龍和而重晉晉只帶說客人之
館云云三句俱自龍和說越人之境云云而秦其如教句句皆
晉說

春秋紀伯利之兵紀東乎而國元秋乎強國
公伐和取營妻 秋公子逆師伐和

此題據傳有按左氏公伐和云云而晉曰見夫一政意今念故
說此則本為念母而舉故有感曰以下念母之論

望國建義而為室小之兵春秋特書以疑之也

本或疑疑 卷九 无

伐和取項句 升陞 伐和取

此題據後段只就報怨上說

春秋紀望國歷有室小之兵議望國歷有和親之失

晉太廟用致人 伐和取 升陞 伐和取 並伐和

望國既不當越禮以崇親之身元不當違義義以報親之怨

晉人敗狄于箕 出晉便伐秦傳

乙巳公薨于小寢

曉霜不秋華李極寶



春秋錄疑卷之十

父公名與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僖公在是年四月此時未葬然適年改元亦得稱公矣

改元之義至此為第三解於隱公論其義於桓公論其法於父

公論其禮正君心以正朝廷云云者改元之義也累數雖久而

不易者改元之法也適年而改元即位此改元之禮也正心為

第一義故於隱公廢之編年之法為第二義故於桓公廢之改

元即位之禮至文公而后廢者蓋適年而改元即位十二公皆

然但隱在閔僖以內無所承上無所累春秋不書即位而桓公

春秋錄疑 卷十

書即位為如其意以著罪在文公雖上不請命然內有所承故

謹始例以為著其即位以別於內無所承者而傳因之以論

著改元即位之禮耳書法不於書即位上看於適年然後改元

書即位上看以國君嗣冊定於初喪句燕起天適年改元書即

位之問而斷以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云云無君此本傳大

綱也以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即見位之為告廟臨群臣以

起自古通喪三年以吉服云云如之何則可之問而斷以孔子

百官穆已以聽家宰三年之言知為家宰攝以吉服入宗廟而

無新焉哀經之中既成而又易之也以商書稱太甲元年之事

証之其曰祗見厥祖云云曰三祀十有二月云云曰安顧命康

誥云云皆是反覆難辨以為攝行之証觀太甲三年而後亮喪

晉侯伐衛

左晉文公之季年衛成公不朝晉襄公初立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稱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傳內慶已二字重慶已對慶兵言天敵加於已云云疑罪在秦而晉乃應兵也然春秋所以罪晉者欲其慶已而不款其責人已則有罪云云而已無罪云云皆慶已之道皆以不戰為尚也蓋不如是則事不可息怨不可遠此秦晉所以結怨連禍而無已時也

春秋錄

卷十

三

春秋同交兵而主才世伯者所以示夫王事也

敗敵 彭衙

此題因秦人伐晉傳楚不能室怨不能懲通主責秦

春秋始同兵起而責強國之不能室懲繼同兵起而責強國之不能懲怨焉

丁丑作僖公主

用象者藏主也何以書見此作主之為藏主也藏主在秦後虞祭時做過了的僖公薨至是有五月計緩三閱月也積思之原不可說作弑父與君只是後來四不視朔三不會盟等事而文公之怠慢則自此始故云然耳
聖國奉先失於慢春秋所以謹之也

三月己巳及晉虢父盟

左傳晉人以不來朝討公如晉使陽處父盟公以取之不但使虢父盟公且使盟於國內也蓋春秋中不但大國不敢盟伯臣於國內雖伯主盟外大夫尚去其國都如臧孫許盟赤棘是也如此則晉人恥公之實分明有此二樣傳以及虢父盟者公也起諱不書公其不地於晉也起適晉不書及國不致亦分明作二意也上公為外大夫所抗則諱不書公以抑其抗此春秋之通例所謂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稱及雖不于其地法亦當諱也其不地於晉也以晉侯盟公于國內尚不可况虢父乎故不書公如晉與至自晉諱其與虢父盟于晉也二意俱是存臣子之禮之意若不為即國都而盟諱之則書及而不書公

春秋錄疑 卷十

四

已足以見其抑大夫之抗之意如高倭荀庚之盟是也何必并適晉返國皆不書哉

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欒盟于岳隄士其官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公三不雨傳并解文公二不雨書法與此頗不同前傳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則是言前此不雨之月皆不書至于秋七月而後書者也若八月又不雨則又不書矣此傳則曰書不雨至于七月而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云云之意也則只重在不雨二字上下文之間耳然兩傳書法雖異要之皆是以春秋所書僖公不雨事同而辭異者此而觀之皆是原其意而罪之故曰非文公之意也又曰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也魯

哀自此始句不可失春秋魯史也則魯之盛衰國聖人所致意也春秋紀天災而責國君之意不在民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故左氏則曰云云其為世一災據三傳之說而斷諸侯五廟元亡弟及亦與父子為世而以僖公當父視閔公為禮則文公當父僖公而祖閔公今非僖子閔之上自僖言之則為子先父食自文公言之則為先稱後祖自廟次言之則為無昭穆也所以然者君臣之分為重兄弟不可先君臣臣子一例故也由此推之文公時五廟當不得及其高祖矣蓋隱公為高祖而當祧也若從何休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則閔僖與隱桓當共為一世而同昭穆文公五廟得以上及惠公矣然主何氏之說亦為

春秋錄疑 卷十

五

逆祀蓋兄弟雖同昭穆共為一世而兄弟亦不得先君臣也故孔子以文仲繼逆祀為不知而宗廟得禮者不書躋僖公所以特書于經也

盟國舉大祀而秦大夫春秋所以罪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以其常人也故曰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若是賢者言之又奚待再勝然後言可以已哉此秦伯濟河之師雖在再敗之後而春秋責之倫也不務德而謂全不務德力爭而謂專役力爭是以秦穆相對說要得此意重以致濟河云云帶下去不可以改惠

另分

伯國請兵以振怒春秋微詞以敗之也

戰敵 彭舒 伐秦 伐晉

此題以責晉責秦分說只出四國伐秦秦人伐晉同晉則全不務德秦則備德不勇

伯國報怨不已春秋貶之深強國改過不勇春秋責之備

公子遂如齊納幣

娶在三年之外句重此所以為重志也志衰居約不是平的志哀重三句出春秋繁露文定論三年之喪斷自文宣莫之行皆本此

望國越禮以喬婚春秋志重而貶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在汝南平陽云云而民人逃散還是罪沈之意為主蓋沈去

春秋錄疑

卷十

六

中國為近而不通中國服屬於楚故伐之者雖非誅暴禁亂之舉亦非報復私怨之兵春秋雖不以為褒亦不以為貶也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同是無令政所致然止作事實與上文連串說下以從楚意為重而其無令政廢亦在其中矣

凡此類示後世云云以正也凡此類意說得廣不專就伐沈言權字自用師言用師聖人之所不得已故猶老泉論兵而作權書是也用之於誅暴禁亂則為義舉而可褒矣此本於正也用之於討從楚雖非義舉云云則有間矣未為正而亦為不正也故無褒貶也若用之於報復私怨安得不貶要之皆為示後世用師云云本之以正也季先生以為權而本之以正是一語讀知字總領不可知權相連是也然以雖非義舉與後權字相應

是就擅興上說以正是伐人有名上說如此則伐沈乃權而本之以正矣春秋既欲示人權而本之正而伐沈得之則當褒之

矣何謂詞無褒貶也恐非義舉不必就擅興上說此傳是未論到擅興若就擅興上說則齊桓伐楚尚不免譏而况伐沈為無

貶乎且伐之一字乃春秋太凡之例所謂春秋無義戰所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也只消一伐字而擅兵之罪自見矣故

愚斷以只就其服於楚也句看事無美惡只就五國皆稱人看詞無褒貶而伐之擅興處亦未嘗不在其中或又以伐沈為知

權以沈潰為不本於正此說似不通必如此說則以伐沈為褒以沈潰為貶有何不可哉

看未以其服楚而討之似與爭鄭事休一致雖貶晉亦可何言無貶也須看沈在汝南平陽縣北

春秋錄疑

卷十

七

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然後知沈不為無罪故晉伐之亦可也與責嬰齊得責嬰齊意同

伯國討二之兵無得失春秋所立之文無褒貶

四國伐秦 伐沈沈潰

兵興於伐怨春秋嚴詞以貶之兵興於討罪春秋平詞以待之

四國伐秦 伐沈沈潰 楚子入陳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此傳以懲忿窒欲平說今又濟河取邲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有貪忿二意責備之意重在自是見伐不報云云言矣句上故總結之以是故於云云備責之也若不是平說自誓之言則歸

作秦詞空言無實何足為賢而春秋直斷其為賢而責備之何哉傳內春秋諸侯之如德者鮮矣句重同春秋諸侯如德之鮮所以利秦詞於百篇之末而於伐晉之役則責之倫也聖人之所深感矣

春秋於強國復怨必論其賢而責之倫

入滑 敗穀 戰彭衙 秦伐晉 晉伐秦

始有過而旋能悔終貳過而卒能改春秋所以責備之也

入滑 敗穀 彭衙

春秋紀強國之兵有見其怨不能室者有見其忿不能成者

秋楚人圍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春秋錄疑 卷十

左傳晉告于周王叔桓公與馬門於方城過息公子朱而還看傳亦是救他伐楚齊桓伐楚以救鄭晉文伐楚以救宋今救江亦謂伐楚但不宜獨達處父耳楚有幾載不容之罪句重所以可大合諸侯而命秦與齊也蓋問其圍江之罪輕問其救宋之罪重也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器陳蔡而南父等兵方城之外以會之皆是合諸侯聲討之師言秦齊而不及諸侯國者舉其大也舊說周上有齊桓晉文結江黃復曹衛之手海於合諸侯三三一段中分列奇正與桓文上予相應以為奇正是用兵之法殊不知合諸侯一段未嘗言及奇兵若以秦齊為奇處父為正則兵奇各守其地按而不動安用使出武關陳蔡而求也况處父一軍伐楚人安得與上合凡國四國相照應或以

今觀之用兵之法只于一箇以字上看以處父之救為不當以則所以救江之法豈不在於大合諸侯云云乎桓文結江黃復曹衛事不過言其大合諸侯以與獨達一軍相對非泥着奇正二字也况曹衛又非晉文之江黃乎傳內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也成云云行也句最重晉之所以不可獨達處父是攻之者正以此耳若楚空圍圍江則國中空虛處父雖一軍獨往正得兵法所謂批亢擣虛雖不合諸國而江國亦自可解矣春秋又何譏哉

伯國恤患非其道春秋譏之以示用兵之法焉

伐鄭 盟賁 伐楚 召陵 圍宋 城濮 圍江 伐楚

以救

春秋錄疑 卷十

九

外患加於大國而伯主得安據之道可予外患加于小國而伯

主失安據之道可譏

伐鄭 盟賁 伐楚 召陵 圍宋 城濮

外患始肆而創伯據之有法可與外患繼肆而繼伯據之有法

亦可予

四年

夏王婚妻於齊

二邊都要見正始意

春秋譏嘉種既誅遠種而行者之志復著冒禮而往者之非

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自秦晉交兵以來春秋所以致意於秦穆者不一而足其敗晉者同許穆公之意其不貶晉者亦許穆公之意其善秦者為其賢也其責秦者亦為其賢也所以然者皆以今此伐秦之師受而不報懲忿窒慾而卒踐自誓之言故也現孔子序春秋秦穆皆於百篇之本若非其悔過能改合於帝王者之事則書所載皆聖賢誥命之文而以秦穆列其後何哉又定據孔子定書之旨以為責備秦穆公之論如此王事二字最重既云以常情待晉而得稱爵則望之之意淺而責之之意薄矣穆歸在深善秦伯春秋不貶伯國報怨之兵所以深善穆國改過之義

敗秦 敗秦 伐秦 慶父 彭衙 秦伐 晉伐
書法只在伐晉伐秦脚

春秋錄疑

卷十

春秋於二國也原其所行之事異其所責之詞

敗秦 秦伐 晉伐

通主秦說一頭而脚意要相應

春秋紀遠人見挫而知悔也雖載過則責之然終改過則善

秦八伐 晉侯伐

秦于改過者春秋責之以王事蹟於抵怨者春秋待之以常情冬十有一月壬寅秦人風氏薨

自是通妻亂矣句重自成風而亂非成風而後亂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此一既重看以此禮斷之也為其母無服則不敢以夫人之禮奉葬之而其生未嘗以夫人之名稱號之也若成風之生既立為夫人今故無服不可得也

歸妻公仲子之贈 神於廟用致夫人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歸含且贈

王不能正句重不但不當含贈之而且當正之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故此舉之失非小失也不然天王失道亦多矣而獨此不稱天何其嚴敬要見是成之為夫人意

王室季札手妾母春秋畧詞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薨我小君成風

書薨要見以夫人禮葬之則亦當以夫人禮祔之乃有二夫人

祔廟前此未有也故曰禮之失三

王使召伯來會葬

歸含贈是將成之為夫人會葬又將成其祔之于廟也故曰則

春秋錄疑

卷十

上

其手益隆又曰允謹其戒

六年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或出狐射姑出奔狄然傳只說上殺陽處父稱國以殺上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古天子常以季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每月來以告告廟因以特牲薦之禮記不告月而猶朝廟者是不來以告廟告廟以特牲薦之但其日躬至廟朝而巳自此始不告閏月則前此猶告可知他月不告不告而閏不告者意以是為附月之餘比常月不同故意不以告也殊不知雖告朔于祖國者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不之數則受而行之者告廟視朝之禮豈

得異於他月哉傳言因不言朔而言月發明因月置閏而不可廢之義昏歸在不以為朔月之餘而不數句上以見不告之所以為非也不告則禮為之廢而猶朝未盡廢所以可幸也幸其猶朝即存羊受札之意以猶朝為幸並可以見不告之非下意亦是說賤之意○此題當以不告而猶朝作一意渾融作文而不告為重後結二書法蓋猶朝之可幸亦以見不告之為非也不言朔而言月以明置閏之意止可因見不告之非若謂因不告朔而特言月以說之則非也胡傳發明置閏之義甚詳者亦因入春秋至此書閏月故因以論著之耳若必以書月為說誤如書閏月不告朔當為不說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四周天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有

春秋錄疑

卷十

十一

奇而與天會為一歲月不及天十三度積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與日會者十二為一年以一年二十四氣言之該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舉成數為六日是多了六日也是為氣盈而晝夜長短節氣寒暑於是定焉以一年十二月朔言之該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舉成數亦為六日是少了六日也是為朔虛而晝夜短望於是定焉使一年二十四氣相去皆三百六十五日一年十二朔相去皆三百五十四日則可以無閏矣因是月有盈虧不能恰恰至三十日若不閏置則失月盈之數即望晦朔皆非其正望晦朔非其正則晝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此所以必置閏以處之然後以占天時而二十八宿有定位以授民事而八節不差以候寒暄而二十四氣不忒也○汪

氏曰三年一閏尚餘五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則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閏月有朔而無中氣也春秋紀望國憲政之端見聖人愛禮之意也

七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立子以嫡無嫡則長晉人立長君所謂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罪也所謂夷者舉棋不定也其所以當謝秦而不當與之戰者此也而乃悞其不肯而潛師禦之所以稱人而又以晉主此戰也其貶之如此者言其所以貶晉重於貶秦者也或誤以此後為罪其廢立不慎非也○晉人背先蔑而立靈公為不是

春秋錄疑

卷十

十一

故曰既而悔之正也其久只在不謝秦而與戰耳此題以秦晉分二邊作晉不謝秦悞其不肯已而擊之與秦納不正分討後以稱人而稱及書法極使于後要見輕重權衡之意若以稱人與稱及分作則稱及內亦只晉不謝秦之意不免重複耳

春秋紀兵有所以深罪伯國者有所以均罪強國者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

上要見其強諸侯為盟之意下要見既約而後至之意傳自是日益眾意不可失自此始不會盟而文公之怠政為益甚也春秋紀信既訊內君之怠尤著伯臣之強

令狐 盟扈

春秋始紀伯臣之專而因責秦秦分者雖責伯臣之專而因責

夫怠禮者

八年

冬葬壬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於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於
自春秋書戎狄以來而內地之戎至此始見于經傳意只是雜
邑天地之中云云亂華甚矣句上亦如以夷胡入居塞內云云
萌華夏之階也陸渾戎亦依此例看其不當會戎之意則已在
會戎于渚矣趙盾脚事實輕只重下盟纂上并稱公子各日其
會只作綴結書法○正其名與地戎其名也雖其地也
即春秋深列華夏之盟見春秋深謹華夷之辨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戎奔晉

朱子曰色出于性淫出于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

春秋微義

卷十

古

凡出于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不能節之以礼制之
以義便是惡孤子云君子不謂性其語便無病此傳所論以持
志為重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數無入使於周之意正是說不持
其志之意蓋公孫敖奉命而出當以專周為急是志為氣帥今
無入使於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是以志徇氣也春秋謹書其
事云云之方也言謹書其不至而復之事示後人以持志為重
勉之方而公孫敖不之罪不足誅也故曰於數與何據傳意
如此謹書其事與上其書不至而復者相應言日亦兼用
大夫縱欲而敗度春秋所以罪之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朱弁

題出司城朱弁

自人居用人上說

春秋紀去國者之官失其責所以見國者之用非其人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言求意亦不可不重與求聘求金同看

春秋於王室下來有畧詞以謹大禮有異詞以端大本

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讎云云之事即後承祭祀以為宗廟主而小君之
重之意然不致者雖告廟而不致以見罪也其致者非但以告
廟致也蓋致者所以明小君之重而魯人不知所重之失自見
矣蓋出姜至是不安於魯馴至他日國亂子弑則於此書至乃
防微杜漸之意也只是一意責在文公

春秋微義

卷十

王

春秋特致小君之歸所以示防微之意也

送婦姜於齊 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於夫人之至也有畧詞以示誅意之法有詳詞以示防微
之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題只出箕鄭父

傳意只說三人之中豈無可議從來滅者而非直指箕鄭父為
可議也國亂無政眾人擅殺則稱人乃春秋通例也於例則云
衆人據實罪在趙盾○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難免賞
刑不自已焉能本忘怨而無黨偏則賞刑即晉君之賞刑也惟
其不能忘怨而黨偏故云云傳末示後世司賞刑者云云其意
如此○中軍佐者指之黨也一句重

春秋紀有罪者案於刑見執政者偏於刑

楚人伐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以楚作一頭後以晉人二意分作救而不及楚師亦主趙盾蓋
晉室主伯趙盾主兵既人趙盾當人列卿若拘列卿稱人以不
及楚師為列卿罪則公子遂不害人者可免其責乎恐列卿只
是帶說及照結審法耳其不能折衝消患意說在平日的事
春秋惡外夷之肆患既責伯臣有以啓之又責伯無以遏之也

會救鄭

春秋貶伯臣恤小之兵以其既有以啓乎外而又無以遏乎外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君稱子非始於此與其臣稱名而稱使則僅見於此晉聘則
春秋錄疑 卷十 十

曰晉侯使荀庚來聘宋聘則曰宋公使季元來聘此亦然故謂
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其與之之意與荆人來聘同○思善悔過
向慕中國安知不能幸僭王之偽號以同於中國君臣之禮也
故遂進之耳此所以為忠恕也不然初以僭號而黜之後實未
能革王號而進之聖人舉法不若是之謬

春秋進遠人脩禮同乎夏以遠人世類本乎夏也

剽伐 剽伐 剽入 掛聘

黜之嚴者以其僭王待之怒者以其世類

春秋於亦更夷者稍夏則黜之最甚義則待之怒

剽敗 椒聘 吳伐鄭 札聘

春秋於更夷之國每因其違順而為待之之法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書法只在多僖公二字

春秋周遠人施札於妾母而訖因君之失乎子道

歸贈 歸櫬

春秋有因事而訖望國之失夫道者有因事而責望國之失子
道者

十年

夏秦伐晉

傳後或者猶有深許晉人云云者即河曲傳所謂不言戰者晉
已服矣意蓋全狐以不謝秦為訖則此當以服秦為美也若說
傳後悔過能改云云句即是既而悔之正也句中意故春秋秋

春秋錄疑

卷十

立

秦以深許之則春秋亦當許之於全狐之役矣○程子為秦不
顧義理是非云云後此伐晉為河曲之戰亦是報復為事而不
伏者則程子之說似乎難通故文定又以或者猶有云云以見
乎之說所以補之也

春秋紀兵重貶遠國報復之非同許伯國服罪之義

戰全狐 秦伐

上有稱人稱及二書法字下只秋秦一書法

春秋始貶遠人昧義而深責夫交兵者雖貶遠人報怨而深許

夫改過者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秦伯使術來聘

十有二年戊子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此題亦照合狐依以晉人秦人各分晉不謝秦晉師禦之也罪前年秦師來伐已服矣今乃不奉辭令動大眾以從秦師可手晉納不正遂非積怨罪也前年秦師往伐晉已服矣今又為此後其曲不已甚乎原前日之戰晉師固不為輕即今日之戰秦罪尤獨重故二國稱人與合狐同而晉不稱及則與合狐異此見輕重之權衡也以此意提結書法○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云云以處已之道言之前年秦師來伐云云則秦曲甚矣此時在晉所謂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者唯不能喻以辭令為罪其與已則有罪而憤然與戰者有間矣

春秋集義

卷十

先

春秋記兵有所以貶伯國者有所以貶強國者

合狐 伐晉 河曲

以合狐伐晉依此傳對起各用書法河曲另作一段以書人不書及正上二段

二國屢構兵而其事殊春秋每立文而其責異

伐晉 河曲

春秋始貶遠人報怨而深許伯國之息兵終貶遠人結怨而量貶國之交兵

合狐 河曲

春秋始貶二國交兵而尤重伯國之罪終貶二國構兵而尤甚強國之罪

十有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世室屋壞

自正月不雨則無嫌道也不雨凡七月則其壞也非為雨水之故乃久不脩而壞可見其怠惰也

望國奉先而不恭之甚春秋直書而垂戒之切

不雨至於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不雨用二年傳合作

春秋有周事而訊國君之急於憂民者有周事而訊國君之急

於事神

十有四年

春秋錄疑

卷十

二十

六月公會宋公衛侯鄭伯許南曹伯晉趙盾齊國同盟于新城

此盟書同者同欲外楚也同欲書同自是紀實常例與內為志

則稱及外為主則稱會同自盟強至此凡三書同前出云天下

與之後幽言齊侯得衆皆志同秋也此以諸同病楚書同皆皆

是著其事迹善惡存乎其事固不係於書同也如齊桓同盟自

是一時之盛然與齊桓為與諸侯不可也以高與桓公亦非也

此同盟以其事觀之自是不好的如清丘所謂不能信任仁賢

循明政事而刑牲歃血斷以禦楚也然本傳既不發出此意固

不以用若以春秋只為宋公陳侯鄭伯在會故書同以與之則

非也○此傳之意只為次厥駭發同春秋書同盟之例而見宋

陳鄭之與盟者其所欲也所欲從晉則知前日之從楚而非所

歆而春秋不書為怨也蔡不與盟者不歆從晉也則知前日從

楚乃其所欲而獨書為奪也不書者為怨則獨書為奪焉從

楚者為奪則書從晉者為予可知所謂春秋予奪者如此是也

若出此題則與三國書法以當用刊書諸國為是若以書同為予

誠有未通○其從晉者以楚不可從也傳不刺楚僭王云云正

是此意非加晉外楚故予諸侯從晉也若以為加晉外楚故予

諸侯從晉則傳中已有晉楚行事不甚相遠之語矣

春秋志諸侯所欲之同謹人心所尊之義

厥貉 新城

看荆楚僭王若與國好云云君臣之義滅一段只是謹君臣之

義一意一說以上為嚴夏之辨下為正君臣之義又一議以

春秋錄疑

卷十

三

上把惡楚夏做起而以奪蔡從楚承之下以加晉外楚做起而

以予諸侯從晉承之皆非也但把楚次晉盟為事連做起而不

用書法重下予奪若此做起更考晉楚行事不相甚遠意二邊

各要點起然後從見聖人所為謹之意為君臣之義也

強莫窺內而與國從春秋之所奪伯主謀外而諸侯協春秋之

所與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諸侯之師八百乘句重見其非力不能納也惟其力足以納之

而以義不克納故為美力字與義字對引易文以明不克二字

之為美詞也後取開義能從亦是就弗克上說故為之諱之

所以美之也前後段只一意書法則有二

春秋於伯臣從義之事必隱顯其辭以美之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未奔

於不義宋公而奔句上有得一箇幾字 蓋當時昭公無道而宋未亂子哀為卿不義之而奔故合于大易見幾而作之義為得愛身之道也見幾而作正是愛身之道故曰為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下文偷生避禍去國出奔王與幾字相對看是禍已及而逃之者也○或以子哀異姓之臣故其道當見幾而去然此傳三微不云討云云則非但異姓之臣然後可去者與滅治傳所論微不同

春秋錄疑 卷十

大夫去國以存道春秋所以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既曰齊人執意辱當云云証之以罪則不從公羊道淫之說矣

所謂以已執之者言以單伯之事執之而非以魯事執也

書法只是特書

內臣備禮而受大國之辱春秋特書以彰大國之惡

齊人執子叔姬

春秋記君母之辱而著黨惡之罪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未盟

司馬主兵之官句重複楚掌兵權句相應傳載其承命出旅之詞者其詞曰君之先臣督云云見其華督之後也書法只重在

稱華孫上故云義不繫於名也義不繫於名者義不繫於其人

也不稱字不特聖人特削乃當時未盟原無君命舊文亦只如

楚屈完齊高子未盟一般書之以是專行焉無君作事迹請若

將專斷行罪安得為不係于名乎故傳孟子曰以下亦只結在

稱華孫上去

春秋因世臣專行之事而必著大國觀人之非焉

華孫盟

戰於鞍

或出行父如華孫盟同

春秋紀外臣專盟而見大國世官之非紀內臣專兵而見望國

世官之非

春秋錄疑 卷十

藥書救 會齊

春秋紀事有見伯國之錄者有見大國之失賢者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單伯至負齊

無所書是就致字上說蓋春秋凡大夫執而致則名名之所以

貶也而叔孫舍以礼立身獨舉姓氏則凡名以貶者皆為不能

以禮立身也單伯執而致於法當書名緣他是命大夫雖執而

致亦稱字是為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尊王命者正所以謹臣

禮也不是平的知王命之尊則知臣礼之謹而不能以禮立身

屈節於強國之罪不待名而見矣命大夫稱字之例已屢發而

此又為執而致發之謹臣礼意重就單伯上看不干意如始

命卿以見辱而逐國春秋必特表其字焉

逐王姬 會伐宋 如齊 單伯至

春秋逐王姬命官所以致謹手臣禮也

單伯至 意如至 舍至

命臣逐國春秋書字以尊之世臣逐國春秋書名以紀之

單伯至 舍至 合作

叔孫舍亦是名但大夫執而致則名只是書名而舍無言叔孫

乃無舉氏也

命卿歸國春秋吳詞以尊之良臣歸春秋吳詞以賢之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危

按左氏齊人賂晉侯則傳中齊人弑君不致能討受賂而退

春秋錄疏

卷十

二

三為晉侯言也不曰晉人會云云以下為諸侯與晉言也不與

盟會亦就不能致討上說三段作文書法總結

十有一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有罪而齊人黨之叔姬無罪而齊人絕之

春秋于大國之歸君母有責其戴大惡者有責其純無罪者

十有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言四不視朝則四不告廟可知矣自是公無疾不視朝也

句重有此四不視朝之後雖無疾亦不視朝矣亦不告廟矣故告廟

之禮自文公廢他日子貢欲去告廟之禮羊者此也以事神治

氏二意壹請奉以告廟是事神出視朝政是治氏

春秋起國君廢禮之事所以著其惡政之心焉

作主 二不雨 閏月不告 盟危 世室屋壞

四不視朝

逐卿相對請然後總歸在治民事神之意由其心放而不知求

春秋逐紀國君惡政之事所以表其放心之失也

毀泉室

雖勿后可也句重是廢置得先祖為之非也一句的道理

國君有所廢而揚先之失春秋謹而書之焉

築室 毀泉室

有所建而勞民力者固可譏有所廢而彰先失者亦可訕

楚人秦人己人滅庸

春秋錄疏

卷十

三

春秋怨外夷之覆小以小國之自取而外夷之自謀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及孔父 仇牧 荀息 子哀奔

要見得死者去者皆是君臣之義當如此

忠以致身者固春秋所與智以全身者亦春秋所予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陳恒弑簡公云云孔子亦大夫也故以此斷列卿之罪

列卿廢天討而失其職春秋所以貶之也

伐宋 會危

大夫失討罪之職固可貶諸侯無討罪之功尤可貶

諸侯會於危

諸侯討罪而無功春秋所以貶之也

十有八年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遂與得臣並書只是欲以起問者見事情耳其罪都在遂身上

或欲以首惡從惡並說惡與傳後結句公子遂云云句相背

大夫奉使而謀之遂春秋表文而罪之深

得臣如齊 戰鞞

此題若多搭遂乞師戰却只是作照書法只重下脚

春秋所書有同事而變文以著罪者有同將兵而變文以示以

戒者

春秋錄註

卷十

三

冬十月子卒

班固曰虎通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

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云云不可有二君也傳中

諸侯在喪稱子是就未葬者當所謂屈於尸柩也所謂繼世不

忍當也下句既葬不名云云就見未葬者雖書子亦書名矣如

子獻子野也而既葬者雖不書名然猶書子也或以蔡丘為宋

襄在喪稱子會洮為曹伯既葬不名而稱伯然據左氏則宋襄

乃是未葬未葬宜稱子某今稱子以列于會者禮之失也亦如

齊頃公未踰年而稱侯者也若七年曹伯卒既葬八年會洮稱

伯乃踰年稱君矣或又以蔡丘會洮公即位出題殊不知蔡丘

不名之謂失禮而會洮不與公即位同耳○有未葬而稱侯者

必其以吉服從金革之事也衛侯朔之類是也有未葬而稱公

者必逾年稱君之時也或曰春正月禦戎卒夏盟于葵丘而不

書月以五月而葬之禮言之宋公之葬當在六月葵丘之盟安

知不於六月既葬之後耶曰宋公之葬治其罪而不見於經既

不見經無所改只宜依左氏案葬說

葵丘 公即位

夫人姜氏歸于齊

春秋紀歸國者無歎於義所以見罪之在人也

春秋錄註

卷十

三

春秋錄疑卷之十一

宣公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事屬詞春秋教也美一也云云則駁詞美者比事異而屬詞亦異也一美一惡無嫌於同者比事異而屬詞同也一經獲貶之詞盡於此三或以之搭題恐如此類者多○宣公以篡得國又其時當宋有宋鮑鄭有驕生晉有趙盾陳有夏徵舒皆篡逆之臣故宣所書事係以上諸國為多而各傳所繫於討賊正倫之旨為尤切

文即位 宣即位

春秋於國君嗣位有明其時以明禮者有如其意以著罪者

春秋錄疑 卷上

公子遂如齊送女

此傳重廢長禮上喪禮之廢所係於人倫不小而廢自此始則萬世之罪人也魯宋周禮云云之始詳也原其所以至之故而後以勝文公云云至本斷其廢喪禮之罪其必以文宣並言者論俱齊見討之罪則宣尤可惡至論廢禮之罪則文不輕於宣也敬嬴仲遂之謀作事實講結在宣公

望國越禮以圖嫁春秋直書以見貶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此題二遂俱就喪禮上說公羊傳所謂執喪娶也婦者有姑之辭也敬嬴娶姜也此時如非擬成風故事立為夫人則亦未得遽婦穆姜今以所逆穆姜婦之則見其已擬成風故事立為夫

人而新為在喪服之中請嫁納婦皆其所為也要見其當國用事之意

春秋紀望國之婚禮有罪夫圖之亞者有貢天從之輕者

送婦姜 婦姜至

春秋於望國婚禮有表所稱以移貢國君者有表所稱以移貢國母者

夏季孫行父如齊

諸侯立卿云云有禮也是其力可以率國人告諸天子方伯仗大義以討賊者也不但不當為之納賂請會而已不能誅而反為之納賂請會此其所以為謀國之不忠也雖有勤勞共食相三君而無私積之德而不足者取也

春秋錄疑 卷上

內臣奉使而為黨惡之謀春秋直書以著謀國之失

行父如齊 會平州 取濟西

以行父如齊講平州濟西各請一腳各毀歸如齊歸結謀國之不忠上

春秋詳大夫黨惡之述以著其無謀國之志焉

晉故其大夫胥甲父子衡

凡春秋書殺放大夫之意蓋曰大夫之不可擅刑與不可擅命均也今以擅命之大夫而又擅刑之有專之罪焉而刑之又未必皆當其罪有濫之罪焉故秋國以秋放者則專與濫之罪在其君與大夫稱人以秋放者則國亂無政而專與濫之罪當在其臣下傳前放衛鞅置云云猶不逮於正手為一段就專上說

不必也

春秋於伯國之討大夫也。譏其刑之遽于正。復訊其政之出。下於

盟岳隴。放甲父。

春秋有因事而訊諸侯之權。命有因事而訊諸侯之權。刑

公會齊侯于平州。

此與盟越傳意同。盟越非惡其與桓盟也。盟以定桓位為可惡也。會平州非惡其與宣會也。會以定宣位為可惡也。春秋以承弑君集國者已列於會。盟則不服。故討句最重。故其會其盟為定位之會。盟所謂率中國為弟。秋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悞而作春秋。而其法尤嚴。夫與之會盟者。所以示討賊之法也。凡誅亂臣討賊云云。孤也。正是承上文說出討賊之法。

恭晉戰于河曲。以下就放甲父時事論以為若討其不用命云云。而獨放晉甲父。非濫而何。而推本其所以濫者。則以趙盾云。

公于遂如齊。

盟國實大國以定其位。春秋誅大國以絕其黨。

此傳大意都是重在公子遂。故傳首則引起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句下文雖說得臣忠伯然皆是為仲遂而得臣之不能為有無亦從之者。從仲遂也。惡伯之以死爭者。爭之仲遂也。遂及行父云云。其以行父主言者。所以引起如齊之事。既已層見疊出。而拜成一事。亦必書而不削之意也。既云仲遂主盟為首。惡則始終成就。就立之謀。只在仲遂。夫前書遂得臣如齊。所以著遂謀之始。後書遂如齊。所以著遂謀之終。所以能成就就遂之謀者。以內有敬嬴之主。而外有齊人之援也。故曰子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云云。人主不聽者也。看後叔孫得臣卒。

春秋集疑

卷十

四

傳曰春秋治子赤之事云云。意自明白。或問以戒後世人。臣是戒人。臣手抑戒後世之君子。曰傳中雖曰以戒後世人。臣然父是直管到人主。不悟者。重在戒人主上。

春秋直著強臣逆謀之終。所以示人臣專權之戒也。

遂得臣如齊。遂如齊。

二處都要說外結齊人之援。而內有敬嬴之主。則下戒後世以下傳意。方有著落。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意。就中見之。不必重可也。

春秋有因備禮而著大夫逆謀之始。有因備禮而著大夫逆謀之終。

遂得臣如齊。行父至。遂得臣逆女。行父如。遂如齊。

總起後只重仲達三如齊始終成就秋立之謀上敵竊私手策仲以其子屬之宣公篡立之罪遂為首惡故傳本或內交官桀云云皆為通言也得臣竹父等入只帶說

春秋詳紀內臣備禮之事所以著其違謀之始終以垂戒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要說出經書取田之意其意云何欲人知保義棄利使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篡弑之亂少弭也書法是在取字上見取者盜也既云魯人致賂似不得言取在齊也

望國捐地以求復春秋歸其罪於大國也

會平州 取濟西田

望國始求復春秋既著大國之罪終納賂春秋復著大國之罪

春秋錄疑

卷上

五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此傳大意在謹華夷之辨上春秋之所謹者君臣之分與華夷之辨也楚鄭此舉既非謀亂賊之舉則華夷之辨不可不謹矣○鄭伯本以宋人弑君云云遂受盟于楚若能與楚同聲宋罪則義舉也烏得而貶之今乃附之以亞病中國未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春秋所以正此師為不義也正此師為不義與上何義句相應只是一意法只重稱人書侵陳遂侵宋云云而討之也只是說事實非謂稱人猶不足以見貶而又必書侵陳遂侵宋也文中亞字意不可失亞字無陳宋言亞病中國正所以見其非能討宋也

二國附夷以猾夏春秋所以貶之也

會危

伯國貪利而縱惡固春秋之所譏二國附夷以猾夏尤春秋之所貶

侵陳宋 救陳 渠林伐鄭

春秋正二國附夷凌夏之非義與伯國恆患討罪為合義

晉趙盾帥師救陳

或曰下段有典刑案句因以上為聖人用兵之意下為用刑之意然典刑也刑法也非刑罰之刑也前以不能討宋為貶則宋為當討矣下却以救宋為褒則宋又為當救常法案矣而人何可適從哉故於此聖臣討賊于者是聖人之典刑也春秋於伯臣恆患有類詞以與之有隱詞以與之

春秋錄疑

卷上

六

侵陳宋 救陳

侵陳宋始主二意

春秋既貶二國虐內而正其非討罪之師予伯國安內而責其有黨惡之失

伐宋 伐宋 會危 救陳

伯國利縱於有罪春秋迭致其貶思加於有罪春秋特畧其事

伐宋 會危 侵陳宋盾救陳

春秋於二國行事而均著其罪故於伯國用兵而兩示其義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渠林伐鄭

此晉師是上趙盾率之以救陳之師諸侯就而會於渠林林以伐鄭也大夫率師而謀會之不言大夫而言師惟此與會會凡

乃聖人書法大義舊說以爲責趙盾以大夫用諸侯非也。○
春秋大法君重，高故君將不言帥師，大夫與師其體敵大夫，
將則帥將並書，此春秋大例也。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者，於趙
盾帥師之下也，而又書大夫之名氏者，會晉趙盾是也。則臣
疑於君不可以訓者，言既不得依並舉帥將之例，而但言趙盾則
臣疑於君將不言帥師之例也。大夫君重於師可也，臣重於師可
乎？臣重於師是人臣可以取民有衆，專主兵權矣，所以不可訓
也。此所以書晉師而以師爲重，另與會爲一例也。謹謹於微
即會先傳意微作細微不作微漸看。○裴林與危俱是以諸侯
會大夫之師，春秋不書大夫而以師爲重之例，其列數諸侯於
帥師之下，一句看，似無甚緊要，蓋後此會先非列數諸侯於士

春秋無疑

卷上

七

執帥師之下，而其書法亦與裴林同，兩題事例相同，兩傳意可
以參看。○後段著其美，只在伐鄭上見其美，討附楚病中國之
罪，不可作美其功說。當時薦賈殷鄭過于北林，晉解揚被囚於
楚，晉乃還則伐鄭無功也。○春秋中地而後伐者，二其一會蒙
伐鄭其一此會也。上伐自是不好，下伐自是好，上下其地皆無
意義而不難于同也。

春秋于伯國合兵討罪嚴詞以謹其微，詳詞以美其事。

公伐邾 聲帥師 裴林伐鄭

此題置三段作君將不言帥師者，君爲重也。大夫將並書者，大
夫與師其體敵也。大夫帥師而諸侯會之言，晉師而不言趙盾
者，不使臣疑于君而以師爲重也。三脚有三樣。

觀春秋紀君臣述將之文，無非謹謹於微也。

會蒙伐 裴林伐

事舉於助逆春秋非其題，事舉於討罪春秋著其美。

殺陳 裴林伐鄭

此爲全題用四意，作或只把殺陳爲恤，是伐鄭爲討罪主。
春秋始與伯臣恤患而暮其失，維舉伯臣討罪而謹其分。
冬晉趙盾帥師侵崇。

此題晉侵以見所以求成非道也，非罪其求成非道也，言其非
以求成而以專兵書專而弑成也。文中要見晉侯不能早辨之
失。○穿之名姓云云，其端又見於此，言不但趙穿名姓自侵崇
而始登史冊而趙盾他日志同受惡之端亦於侵崇見之也。推

春秋無疑

卷上

八

原他日弑君之禍，以足上段意者，趙穿云云而從之也。段內之
意○斷罪專在趙盾身上，所謂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
之弑君桃園上卿以志同而專受弑君之惡，則穿之侵崇上卿
又安得不專受侵崇之惡哉。

伯臣求成而非其道春秋特誅當國者之意也。

伐楚以救江 侵崇

下只主穿

恤患而非用兵之法春秋訊其失求成而有專兵之心春秋著
其罪。

晉人宋人伐鄭

左報裴林之役

傳首先說宋人不赦之罪以引起晉人不宜與之合兵伐鄭重。

在人晉上書法只是書人以數書伐只帶說過便了
伯主黨惡以討人之罪春秋所以貶之也

會危 伐鄭

伯國縱惡以講好春秋既譏之黨惡以用兵春秋後說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此大夫見獲之始見於經者書獲大夫又師書敗績書法重在
又書師敗績上蓋此乃以戰歸獲晉侯之例比之于彼書獲而
不書師敗績而此又書師敗績為嫌於贊也故將尊師少云云
不稱將五書以見義師宋將尊並需以見義皆所以明大夫雖
貴與師敵也或曰元帥云云以下亦是申說大夫雖貴與師敵
春秋缺疑 卷二
之意要見王者之道經重之權衡意引鄭與楚爭乃當並重者
而以偏重失之也

戰于大棘

此題依侵鄭傳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
有詞于伐也句作文

秦師伐晉

晉卿上侵之意指趙盾言

春秋著陸渾有名之兵所以誅伯臣上侵之意

侵崇 伐晉

春秋既著伯臣無名之師以著其逆便紀述人有名之故以頌

其逆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父中要以力非不足照出其為理曲竟易于訟卦云云以下正
足推本其所以為理曲者以取路釋宋而不討也而結之以春
秋正本之意書法稱人上重書侵只是事實

伯國討二而威不立春秋以其理曲而貶之也

大棘 侵鄭

上立楚下主晉

討內而威立春秋原有名之正討貶而威衰春秋著其理之曲

會危 大棘 侵鄭

會危戰大棘為不能服鄭侵鄭則開極為不競於楚去大棘脚

春秋缺疑 卷二

亦得

春秋既責伯國不當貪利縱惡以正其本復責伯國不能治內
駕外以見其效

春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此傳大意按在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云云誰責乎一段若非
亡國而越境則必反而討賊不越境是偏出而突開手故也反
不討賊是有今將之心而云云弑也總是雖不與其事而實有
其意故按之曰惡莫慘手意此皆以正卿當國任事言汪氏以
子家石碯為証子家固是亡而越境石碯固是討賊然使子家
石碯不亡不討賊春秋亦未必以弑君罪之以非當國任事之
臣也

三年春王正月如牛之口傷改卜牛牛又死乃不郊

要得不然却矣句意出此聖人所以不用其不郊而不書也魯却本備而不可勝書此又因有不奔王喪之失而書或曰以下是論祀帝于郊天豈其時之意而當時謂不以王事廢天事者卒使天下通喪因之而廢春秋傳書則謂不以王事廢天事之說者其義自見而不待難也

春秋紀望國之舉乎天事所以貢望國之慢于王事

猶三望

整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允姓之戎本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僭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

春伐陸渾之戎

卷上

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如此則伊川在王都之側而高陸渾戎所居伐陸渾之戎者乃伐伊川之戎也要看僭二十八年左傳載被髮而祭於野之事二邊俱是謹華夷之辨謹其辨者正所以禁猾夏之階也二句不可分貼上所謂以羗胡而居云

其禍不可長之意故亦謂是楚猾夏之階也

春秋志夷狄之兵所以謹內外之辨也

夏楚人侵鄭

傳不鄭既見侵於楚云云可知矣句是應上而經不書有云云也句此書法不用只是書侵鄭所以著楚人之侵掠而與鄭伯之反正也楚鄭公做

春秋獨著外夷得夏之罪深與二國歸夏之善

會扈 侵陳宋 楚侵鄭

通重鄭說會扈只作事實帶在侵陳宋內說下楚侵鄭亦只作事實帶在鄭從晉內說

二國也桑伯而失於外從可賤繼附八而被夫外惡可嘉

侵陳宋 楚侵鄭 此題勝前

宋師圍曹

左文公十八年武氏之族通宋文公所弑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黨之故并逐○傳首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意輕不是責二族以不能討罪也只要照出下意見二族雖非討罪之師在宋實有不教之罪亦當自反故總結之曰宋惟有

春秋錄要 卷上

十二

不教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是深惡宋鮑之意若非有不教之罪則二族謀母弟須以作亂曹人助之以舉兵曲直自有所分書法當不如此矣

大國報怨而不省已春秋端本以罪之為

伐宋 會扈 圍曹 合

春秋嚴於治大惡始因人之縱惡而兩示其法終因己之報怨而兩示其義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言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當時魯與鄭有姻姻之好公雖與齊平莒實有私知之意所以莒人不肯也傳意重心不偏黨之謂平句下應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故特書取以著其偏黨之罪也心有所私係

者係於利也故後又結以利圖心成云云我後世之不知治治其本者句與失平怨之本字相應本字以心言故行有不得及求諸已斯可矣反求諸已乃所以治其本也罪宜之意說在平而不肯之內非云歎其自反而不可取其已也取者盜也句重書法重在取上餘釋義不重

望國扶私而不獲成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致其至是在或著其會盟侵伐之危例中○夫以篡弑謀齊而取國三句似不足平說一半說下而重篡弑謀齊一句惟其以篡弑謀之故既以玉地賂之而未足而又以卑屈事之也如春秋錄罪

春秋錄罪

卷十一

十三

齊是正以卑屈事之而不知有天王方伯也高同之爭亦殆矣使其不從不殆而何非言以女妻其臣為殆也○傳內二字安相照應

望國徇利以求安春秋所以危之也

遂得臣如齊 即位 平州 濟西 如齊至 如齊至

聖在遂得臣如齊即位作一頭下作二脚工書法結在齊至上高同逆脚只書至內帶一句便了

惟望國之謀人者為非義故望國之事人也為可危

楚子伐鄭

此討歸生弑君故書齊與之也見九年楚人伐鄭傳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同奉送子叔也

此傳因微禮故以禮字立說然德是首秋公如齊傳內高同之事亦殆矣句中意○請婚其女強要禽焉而不能止辱也壓尊

數列慢崇廟卑朝廷亦辱也德是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傳一句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自以篡弑謀齊而取國慶

說下未非賈今日不能執禮以辭之而又不能執禮而不為主也春秋詳書德在齊夏公至云云宣公也句內稱○子者云云

只要照下請婚其女之實不必另作書法

春秋紀望國之賓札而兩著其取辱之實以垂戒焉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一邊供是越禮書及書來只在備書內的書法

春秋錄疑

卷十二

十四

春秋紀嘉禮既著夫婦之失允識君臣之非

楚人伐鄭 左楚子伐鄭陳及楚平荀林父殺鄭伐陳

九年傳與師動眾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傳

稱楚子而細書人

六年春晉趙盾討孫免侵陳

不書陳及楚平書法不用與楚人侵鄭不書鄭及晉平同愛人不親云云以下通解荀林父之伐盾免之侵其伐其侵皆失于

反主而非主盟之道也主盟之道曰仁與智而已於已有關重

似指鄭人從晉歸生弑君而晉不能討言然傳中不明說出似

可暗用伐而不書無詞可稱也便則書之亦無詞可稱止此題

只就侵陳上微伐陳事出去年冬楚人伐鄭傳只中間帶着便

是○傳內引愛人不親反其仁二句只要見得當自天而不可
貴人意或以殺陳伐鄭貶愛人以伐陳貶治人非傳意也
伯國討二而失于自反春秋正其主盟之非道也

楚人伐鄭 而免使

此題無伐侵的事實書法俱用

與國從焉而兩致伯國之兵春秋筆削以正主盟之失

秋陳 蔡林伐 楚人伐鄭 使陳

伯國行有不得而失天已之道春秋因其用兵而正主盟之非

秋八月

伐莒取向 會齊伐萊 初稅畝

國君始之用兵不怠既可罪終之取民過制尤可罪

春秋錄聚 卷二

主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未盟為前定者至又相執血團結之耳此春秋凡書來盟之通

例也書來盟自鄭女始以良夫來盟後有公卒見辱之事故比

事以現見盟非所貴之意魯衛皆貶○來盟為前定事實莊稱

使上肩

春秋同與國前定之盟而高惡盟之意焉

良夫來盟 會黑壤 合

上只主衛下主魯

與國要盟而不信春秋所惡望國見辱而不直春秋所貶

如齊至 如齊 良夫盟 黑壤 合

端大而非義者春秋著其危結盟而無信者春秋惡其事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早

公至載上下俱只主魯凡宣公中危之意俱重萊試上說

春秋紀望國徇人之秋也有可危感天之災也無以禦

會伐萊公至

伐萊莒齊公至責魯

春秋紀虐小之兵原外志以示譏著內危以見貶

公會齊侯伐萊

將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靈連兵恃強後弱句斷罪齊魯公做

齊侯內帶黨惡魯宣內帶黨逆

春秋紀兵既著虐小國者之罪復著黨大國者之罪

平莒及邾莒不肯取向伐萊公至

春秋錄聚 卷二

末

此題魯志齊志以作事迹起後把取向與伐致斷齊之罪

春秋紀望國扶強之事而罪其貪食紀望國黨強之事而著其危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盟于黃父 叔桓公臨

不事盟主以見止之實言又以賂免以獲免之實言二句並重

皆不直在己者也皆所謂行有不慎于心者也不事盟主者以

築城謀齊取國但知有齊者也又以賂免不得不以賂免者也

然則所謂不直者要皆重在築城上○不以不得見為諱不諱

其會也不以與盟為諱不諱其盟也書會不書盟者不書盟于

黃父也所以然者蓋書盟則書書公不與盟也若非不直在己

則直書不與故不必諱其盟也

春秋紀伯好而諱望國之辱者以其不直在我也

會盟 沙隨不見平丘不與

望國若見辱春秋以理曲而隱其平望國述見辱春秋以理直而顯其事

八年

公至自會 會盟之危則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內臣奉使而翟季君命春秋所以罪之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滌

壬午猶繹萬入去籒

仲遂國卿也所謂君之卿佐是曰股肱一或虧何痛如之小臣

非所與也不知其不可繹繹之可也現萬入去籒乃故知其不

奉秩錄疑 卷上

可繹而云云尤見其為薄也書法只在尤字要得春秋雖陰君

柳臣云云而臣節攝之意出

春秋紀望國祀禮之變而訊其失遇臣之道焉

首止 葵丘 猶繹

只出葵丘更對伏

伯好述諸春秋正君臣之分祀事變常春秋存君臣之義

成子夫人薨氏薨

晉師臼狄伐秦

白狄始見于經傳前晉主夏盟云云乃其戰夫起狄不可會之

意秦人之怨起自侵崇責已可也起秦不可伐之意二邊分作

春秋貶伯國之用兵以其失有己之道而有用兵之非也

侵巢 伐晉 伐秦 合

伯臣嘗人以廢怨春秋誅其心伯臣用身以報怨春秋惡其事楚人賊舒蓼

將為中國憂句重經斯世者云云正是聖人謹幸夷之輯集猶

夏之階正意

春秋紀外勢之可憂所以示內謀之當謹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援例以立其事雖與成風之予同然僖公八年方致成風而敬

嬴遂以子貴援例則與成風之事異故特稱婦姜以顯之

用致夫人 夫人婦姜至 兩邊各兼賈君臣

徇私而始尊姜母者固春秋所訊援例而正尊姜母者亦春秋

春秋錄疑 卷上

所駭

而不克塋庚寅日中乃克塋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城如京師下建戰國周衰甚矣云云而宣公不能也春

秋諸侯未有朝周者况宣公篡弒之賊乃以不朝周貢之倫何

哉蓋此手屬詞春秋之教也宣公以篡弒謀齊但知事齊春秋

因其事齊之謹而顯其不事周之罪固其事周之慢而深惡其

勤齊之意正所謂此手屬詞也自四年秋公如齊傳內以此年

如齊而皆致者問起以篡弒謀齊而取國云云有方伯通為此

年如齊而發以後各傳論事齊之謹者皆以慢周為此即前傳

之意而此年固有夏仲孫城如京師事又待表以春王正月所

謂居臣名以之際尤為甘肅者是仲孫蔑如京一脚為尤重皆
此事屬詞意也此題將朝覲之禮先說起將傳肯以淺言言之
云云而恐自見句入請去則曰春曰夏曰公曰蔑曰朝曰聘各
意俱動仍將此年皆致意發一腳重在於齊又再朝於周僅一
往聘焉上又以書王正月發一腳重在君朝臣聘上末後不可
失此事屬詞意之

望國謹於事大而簡於事王春秋所以惡之也

秋如齊至四春如齊至五春王如齊至蔑如京

望國謹於事大而簡於事王春秋每著其罪而特表其惡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危荀荀林父帥師伐陳

此題上達只就會於危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

春秋錄疑

卷上

尤

之師伐之事述中看出與晉罪陳之意聚輯一樣不重只是欲
見諸侯不行而林父自行之實難曰衆輯是有同心欲伐之意
然只重晉有禮陳非義說

春秋於伯好誦而後用兵也予討貳之有禮罪皆伯之非義

殺陳 楚師伐陳 會危 伐陳

此題以罪陳與晉對作書法合結

與國受伯德而隨背之為非義伯主協內好而後討之為有禮

殺陳 會危 伐陳 合

春秋始與伯國之恤貳合手義繼與伯國之討貳近手禮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危

哀

冬十月癸酉鄭侯鄭卒

良夫盟 黑塚 會危

要人而不信者可識賊人而廢札者可貶

宋國圖勝

此傳伐喪為重勝既小國又方有喪二句重下句所重於愛吊
恤之不暇承又方有喪句說末後傳亦曰伐勝稱人刺伐喪也
可知

春秋於大國宜小而深貶其不仁焉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此傳通論頻年伐鄭以二稱人二稱爵門起以由此現春秋書

法云云應之則所重在稱人稱子所謂一字為褒貶也

春秋直紀外夷重兵虐貳之非故特紀伯國用兵恤貳之善

春秋錄疑

卷上

子

楚人伐鄭三楚子伐鄭四楚人伐鄭五伐鄭救

論此題不搭救鄭亦得以章夷之稱君臣之義起於前然後分

二邊以書人對書人書子對書子隨股結書法然後以意思總

束于後

即春秋予奪外夷之法見春秋謹於討罪之嚴

楚人伐鄭三 楚子伐鄭四

上下俱重楚說上重書人下重書子所謂以一字為褒貶也

外夷始虐二國之從夏為可貶繼討二國之亂倫為可褒

楚子伐鄭四 楚子伐鄭五

春秋外兵有望其討罪而予之者有恩其稍復而貶之者

楚子伐鄭四 楚子伐鄭九 多卻缺同

外夷始虐或春秋予之以正倫誅虐春秋使之以謹押

陳穀其大夫淺治

此傳欲淺治不出題以楚入陳齊之而與子秉奔為題未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此傳以此年不書正月無九年如齊特書王正月即前傳所謂此年屬詞也然前傳書王正月意重此不書月意輕只當以每行必致新罪

春王正月如齊至蔑如京 春如齊至歸濟西田

上下致其至之意供同皆走罪其期齊而不知有同上將期齊

不知有周說入歸田不以其道而得地又以書至新罪只將書

月不書月兩違帶過若作廢詞只重書月不書月恐下違遺却

春秋錄疑

卷上

二十

書至所重書法而不書月內意義輕矣

行禮而休大必春秋嚴詞以見罪行禮而獲小惠春秋詳詞以

見罪

春如齊至 歸濟西田 合

上罪魯書法在書至上下罪齊書法在書我字上二違分作

望國脩禮春秋著其矯強之罪大國歸春秋著其黨惡之罪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因歸國權不書我看我字深相親愛惠適之意正是解我字之意思我字着道字看下文而言不以其道而德之以皆人欲之私即相親愛惠適之意而我字之義也此題只深着齊人勿成錢隨之罪一句做

春秋紀地利授受之難而深著大國成亂之罪焉

高固送 會伐萊 公如齊 如齊至 歸濟西

春秋既罪望國事人之不以禮復罪大國悅人之不以義

取濟西 歸濟西 合

望國始納地春秋罪大國之黨惡終得地春秋罪大國之成惡

歸濟西 歸濟西 合

歸地出於私春秋著成惡者之罪歸地出於順春秋著違害者

之義

齊崔氏出奔衛

要重崔子有寵於惠公句崔氏之宋國惠公之寵而驕者也

春秋特紀強族之出而教國君辨之早也

春秋錄疑

卷上

二二

求購 崔氏奔

王臣出使春秋識世官之非權臣去國春秋謹強宗之戒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望國修禮而忘大忿春秋詳辭以罪之也

春如齊至 夏如齊至

吉禮勤於大而慢王者固可罪出禮勤於大而慢王者亦可罪

公如齊五月至 歸父如

君修禮于大國而昧所專固可責臣脩禮于大國而昧所專亦

可責

六月宋師伐滕

見傳首云宋大國云云之小邦而結以汲汲於謀亂臣討較子

云之意見矣其所重在討陳上說勝不事已云云何尤焉意只帶在內已德有間固指宋鮑弒逆言然傳未汲汲云云司只為陳人弒君發○中間非力不足乃用大衆句要重乃稱師正春秋罪大國之用兵以其不討罪而虐小也

國勝 伐滕

大國始衆難以虐小春秋訊其不仁繼繼惡以虐小春秋繼其不義 程

公孫歸父如齊莒齊惠公 題只出如齊

春秋紀責賊事大之礼而著內名昧尊王之義焉

平川 公如齊 公如齊 歸濟西 公如齊 歸父如

望國始威定位之恩而越禮事之固可識終感歸地之恩而越

春秋錄疑 卷一

禮手之亦可罪

公如齊 公如齊 公如齊 公如齊 公如齊 十年五月

歸父如

望國始勤於事大而廢常礼於王固可識終勤於事大而缺愛礼於尤可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取成以兵力脅其成也○是時陳夏徵舒弒君赴在諸侯冊聖人汲汲於誅亂討賊之意於宋伐滕傳則曰宋大國爵上公云云之小和於曹伐和傳則曰陳有弒君之亂云云而有事於和於魯會齊伐莒 晉會狄傳則曰今中國有罪云云而輕小功之察不亦 乎則此傳所謂不能以德鎮撫者其作用亦止是

以大義會於諸侯聲陳弒君之罪則楚自畏而鄭人自服是晉之所以鎮撫鄭人之德也德對力有以鎮撫對爭字看自此責楚盜輕罪在晉矣言以彼害晉楚之事莫不重責晉者以春秋大義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為重也不然則新城傳又云弗考晉楚行事云云之義賊矣而此却云然其意不相矛盾乎

伯國合兵以爭二春秋罪其不能以德服二也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盟辰陵 伐陳 圍鄭 戰郟 責晉之重固以晉之不能討陳也責楚之輕亦以晉之不能討陳也

春秋於伯國討賊而特責之重故於外夷行事而每責之輕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春秋錄疑 卷二

三

諸侯討賊春秋默許以貶伯外夷討賊春秋存許以罪伯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要說王靈蓋不振以見春秋自是不書王聘之意即王禮之監施見王靈之不振

公孫歸父帥師伐鄭取緡

縱惡虐小不必分是為盜也句重蓋蓋法在取上

望國縱惡而害小春秋特責以著罪焉

四國伐鄭 師父伐鄭

伯國縱惡而爭二春秋微詞以貶之望國縱惡而害小春秋特詞以罪之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外題只重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安說取人可免於討意初聘却故是而簡提頭齊侯嗣立以下至免於討都承此二句說未蓋行父之行宣公若臣欲免秋君之討也歸父之行宣公若臣欲免伐却之討也後傳書著罪是了此段傳意中間歸出說若又作一意即重複矣。此年有二簡歸父如齊夏如齊是楚惠公冬如齊是却故

望國昧禮而而事乎大春秋倍書而添致其議

冬公孫歸父如齊

貪於取歸止是上不知為國以禮度此題難分二意

看無責君臣不可以取譯為歸父事

望國昧禮而而事大春秋書以訊之也

春秋錄錄 卷二

公如齊 歸父如行父如 歸如父 合

春秋訊望國始大失身王之禮終昧大失為國之禮

伐却取譯 歸父如 合

春秋訊望國兵好選舉既責其昧討罪之義復責其昧為國之禮

歸父如齊 冬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遠望在重齊惠公題此文見只帶見之書法在稱侯稱使上見

盡諸侯在長稱子不得稱侯而又當不言之時豈得言使也

守身之本仁親是也或以對看天失

大國舉事而失守身之本春秋所以罪之也

國佐序 戰安 取安湯

惟大國舉事而失守身之本故大國交兵而卒受辱國之禍

楚子伐鄭

此題只一意不以楚為罪者責晉故也責晉只是上傳不能以

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意

春秋不責外夷之虐二故特削伯國之恤二也

楚子伐鄭卻缺救 楚子伐鄭

夷夏之分君臣之義

春秋貶外夷實貶故存內救以示義不貶外夷實貶故削內救

以示義

楚子伐 九年 楚子伐 十年

九年則歸生之已斃十年則微舒之當討○書法只是二字子

春秋錄錄 卷二

書殺不書救意只得來一驗不必重也

兵始舉於虐貶春秋之責在外夷兵結舉於實貶春秋之責在

伯主

十有一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此楚莊之伯也中國失伯而夷狄伯也此否傳曰春秋之時以

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此始云云皆述此而為之者也

齊晉及宋皆以中國諸侯秦穆伯西戎獨荆楚僭號乃春秋

所黜此諸夷狄者前此陳鄭皆晉從楚經皆不書者中國有伯

者也至此盟得書而列序無貶是聖人與之從楚也與之從楚

者以伯與楚也所以然者須看傳中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矣

之語乃世道升降之一會而聖人重傷中國之意蓋春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云云不如諸侯之亡也是以云云也作文以筆貶之公昭君臣義重之意請出聖人汲汲於誅亂討賊之意深切著明如此傳內雖無以伯許楚之語至臧蘭傳通論之可見得書于經另是一書法

春秋不貶二國所從之非以外夷所謀之義也

辰陵 伐莒攢並 入陳

春秋怒二國之從夷以中國之棄義而外夷之能舉義也

辰陵 伐莒攢並

上主與楚下主罪齊魯及晉若以陳鄭對齊魯晉說非傳意也

外夷謀義春秋不貶其黨中國棄義春秋深貶其事

春秋錄疑

卷二

辰陵 入陳

外臣始協謀義之信春秋不貶其黨繼舉行義之兵春秋不責其貪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於攢並

春秋正法云云故畧論春秋之旨以見晉人詳於治外而反畧於治內是為失肩臂云云也傳意只為不能討陳事而發現今

中國云云今字承上文可見畧秋是晉一處事因晉與魯均是

縱惡均是畧於治中國故下面並無齊說

盟國害小而廢天討固可譏伯國交夷而廢天討亦可訕

會狄攢並

止出贊出亦可用二意陳人弑君而舍之不誅是終君臣之義

矣我狄非類而與之為會是棄夷夏之防矣有舉義與互番二書法上略狄而舉義以外之所以責晉不當會之也

春秋貶伯主之要外好以其棄大防而舍大義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題只出入陳

稱人者求詞也至諸夏之罪自見矣論殺徵舒稱楚人的書法

按氏左傳至故先之也解先書殺後書入的書法重在先書殺

以予之也討其賊為義云云論其入陳之非而歸結以聖人重

傷中國云云可也則其稱人者亦是末域之詞而貶之之中予

之意為重焉有以後各傳意亦然

春秋不滅外夷入國之罪所以深美其伐義之功也

春秋錄疑

卷三

納公孫寧儀行父如陳

為楚莊者宜奈何云云為楚措置陳于當也此要將此段照納

序行父事請又寧行父不係陳而言納雖兩樣書法一半說不

外夷納 亂之臣春秋嚴禁亂之誅

入陳 納寧行父

外夷始伐義以討有罪春秋美其功繼昧義以獎有罪春秋類

其過

十有二年春黃陳靈公

楚子圖鄭

城而書入入而書圖固是從輕與戰不言伐國不言戰云云却

伐不待言也下微此○楚子雖離陳尋復封之雖入鄭亦既退
師與鄭平故一則得從輕典而奢入一則得從輕典而奢閭若
不封不退則實滅入矣而欲輕之而不得矣以此觀之傳意雖
重予其正倫之功然退師封陳之意文中亦不得脫也
春秋滅外夷虐貳之罪以其有正倫之功也

入陳 圍鄭

此題或就滅蕭傳有討賊退師二意分做然恐俱宜重在討
賊上

外弟復與國春秋取其功而恕其貪外夷虐貳國春秋原其功
而恕其暴

夏六月己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春秋錄疑

卷二

元

只是以晉荀林父主之一書法自晉對楚言則為失觀釁之道
自林父對諸將言則為失專制之權尤較若獨以中軍佐濟云
云行辟林父所當專制者正合如此

春秋於兵交而責伯臣者以其非觀釁之師而又失專制之權也

入陳 圍鄭 戰邲 藥書教 滅偏陽

程文每處皆主二意入陳圍鄭二脚只為戰邲中事實而救邲
滅偏陽又多生出觀釁一意與上對非也或欲起分二處作
以戰邲一脚為主此與車題無異錄疑各傳內有此體者俱不
用要之此等題目未當非意不若也若出只依于邲救鄭偏陽
三脚題主將入陳圍鄭只作戰邲事實以見林父之當專制而
不專制也與下題同

于邲 救鄭 偏陽

春秋紀將失專制而致辱者可貶得專制而成功者可予

入陳 圍鄭 戰邲

季先生論此題入陳圍鄭意實講只用畜及意對上或看以入
陳圍鄭二股故而邲脚則以主晉責將意對之非已蓋戰邲事
連本與圍鄭相屬入陳一脚不過提起楚事說來而以責將為
二意典上對似強對不得與上脚以類相從

外夷用兵有道春秋滅其罪伯國用兵非道春秋甚其罪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莊伯者也討賊之義退師之情皆假仁之事滅蕭則不仁甚

矣假之不久而遽歸之爭者也此題要見其志已盈之意王伯

春秋錄疑

卷二

三

歸結皆在此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以下非責其不且赴而赴
也即其不且赴而赴驗其功成驕溢之實所以斷為三王罪人
之意即上其志已盈句中意耳不可另作一樣
春秋紀外夷之覆小而深惡其不仁焉

入陳 圍鄭 滅蕭

上要見其以力假仁之毒下要見其不久還歸而不仁之事

春秋於強夷既因事而滅其罪復正法而斷其罪

入陳 圍鄭 戰邲 滅蕭

外事果得志於中國遂於諸侯春秋所以罪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志同款也為一從項然只是事連或以惡其反虞以下舉

論此盟非以惡反實而當同之意而後就高同志同欲也斷諸侯之失計而訕歸列卿之失職也駭列卿則諸侯可知矣原穀違命一段只是終乘一驗不必重或以刑牲執血應不能脩明政事原穀主盟應不能信任仁賢瑣碎甚矣

入陳 圍鄭 敗鄭 滅蕭 清丘 合

外兵順而伯國自棄其威既可貶外兵蹟而伯國徒禦以信尤可貶 程

戰邱 清丘

春秋始責伯國制敵非其道復責列國禦外非其策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春秋段巖 卷十一

三二

此題宋有二意當重謀國失圖之意當看楚子伐宋傳恤民同本云云句救陳只作書法衛叛盟意只問起與講本帶一句不

必重也無救陳同

大國討小而有其失春秋托詞以罪之也

宋師伐陳

此題二意書法只是宋師伐陳

春秋惡大國之討小以其失省己之道而又失謀國之道也

十有三年

夏楚子伐宋

喬爵不是善楚所以者宋罪之志於伐陳攻楚與國內要講得

與上輕微薄賦意相應

春秋著外夷用兵之有詞所以見大國待外之非策

滅蕭 清丘 伐陳 伐宋

以楚滅蕭作頭以諸侯盟清丘對宋伐陳做兩脚楚之滅蕭將以齊宋齊宋即所以懼諸侯也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云云乃快而同盟故列卿稱人為宋人計者宜輕微薄賦云云而攻楚與國故楚人爵

春秋惡外夷之肆暴也諸信以禦其強者固可責稱兵以納其侮者亦可責

冬晉侯殺其大夫先穀

此傳論將與戰邱吳前為賁倫元帥專罪林父而諸將不與焉

春秋錄疑 卷十一

三二

此論人君將將之道而以三敗之失歸過於君則凡三軍將佐皆人君之所當重不但為元帥言也故河曲之戰史駢以上軍佐稱得人而趙盾荀偃林父時皆以元帥失專制而不以將非其人論也將非其人則敗云云此三句是提綱將非其人則敗者不可勝舉夫後三事則皆將得其人而以非其人聞而恭之使其謀不用全不行而敗者也將非其人者擇之不慎以非其人聞而恭之者用之不專也河曲得人以或駢出深清固壘之謀言伐秦得人以荀偃下塞并夷寬之令言戰邱得人以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為用之矣而欲還言若非趙穿獨出禦敵欲更先穀先齊皆可無敗也屬下軍將救中軍佐齊不恭將佐之數乃趙氏則室子而晉君之眷親信之人也戰邱之後正與齊陸

之役事體相似先鼓劉復不仁楚伍參之言也與樂黨同而或以林父失於專制為將非其人不知此傳所論其意與知傳異若以元帥當專制為言則趙盾荀偃時皆中軍厥罪惟均失此題三段分作二段以戰與伐秦同論若去戰却脚尤齊整○此題分三段作亦可但決不可以林父為將非其人唯傳末林父初將中軍云云以從政者新故未能行令也則非以為將非其人可知

河曲 子卯 伐秦

春秋於伯國用將不利有責問以非人者有責參以非人者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史孔達

晉侯伐鄭

春秋錄疑 卷二

報服私怨之兵句是與誅亂討賊之兵對有亦是原其不能討

陳未說

伯主討貳以報怨春秋直書以示機局

秋九月楚子圍宋

非恤患之兵句言春秋之法善救患若勤民而攻楚與國則非

恤患之兵而在所責失重責宋上與楚子伐宋書法同

外夷挑釁以害大春秋端以責中國

清兵 伐陳 救臣 伐宋 圍宋

此題是救陳而通對通重宋相縮做文說清丘辰一事作下

重伐陳故只用救陳書法下二脚書法在書子上

春秋始因大國失謀而明見伐之由復因大國被兵而看自取

之罪

伐宋 圍宋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首失禮別嫌明微云云自天子出也是揆冒一傳之句如欲

反之正則必歸之於天子而其所由來者漸矣其漸由於自諸

侯出者也○看汪氏載大夫會諸侯自卑伯會于邾始又定至

是而後後傳乃通論春秋時事非以為始於此者也李氏因上

有非王事句乃自生出非伯事相會一意凡春秋書會皆識也

為非王事相會聚也若以王事相會則春秋不識矣若大夫會

諸侯便自禮句大夫出矣何必論其非伯事哉此題只就以國

君而降班失列大夫而抗尊出位二句斷罪若說以大夫會諸

春秋錄疑 卷二

侯自此始則非矣

春秋紀上下之為會而著抗尊失體之罪焉

會防 會邾 下或侯公孫致會成同

王禮出於諸侯固可要王禮出於大夫尤可要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孟獻子之謀也傳不則知

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此意重由字須重看中國

自失其道而後夷狄盛也

望國略夷而失謀國之道春秋致貶以存經世之畧

圍宋 會宋 會

大國被兵于外春秋示正本之義望國請信于外春秋示經世

之畧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據左氏為宋人使華元入楚師云云則無子反告元之語子反俱而與之盟退三十里然後宋及楚平則其平也安得謂工二君不預知哉公羊之說則華元子反各以其情相告然後子反及于莊王而引師去之別無宋楚平之事則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乃所謂宋人及楚人平者也必如此然後謂君不預知胡氏主公羊之說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氏作志二卿自以情實云云不預知為使平國之善不歸之君而歸之己所謂據君之善而不忠也功亦大矣與春秋明其道不計其功句應二卿擅天平國之功春秋正以人臣之義

高子盟 先盟 宋楚平

春秋經義

卷上

主

遠所尊而專安國之功者可予近所尊而專平國之功者可訖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題以不仁非義分作總使審法前不仁是未嘗侵掠晉境而殄滅無遺上說後不義是不能討罪而但利伐之土上說赤狄是獲是該審的

春秋專責伯國之滅外夷者以其不仁而非義也

楚侵鄭 遂伐楚召陵 滅潞以歸 去使鄭一脚亦得

據外而得用兵之道者可予據外而天用兵之道者可責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金

如齊 如齊 歸父如 會宋 稅畝

春秋責盟國既不能務本以竭用尤不當克民以足用

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

禮之始失也云云天子出矣德是一句不能辨之於平正是應此句此傳即會殺傳意都是本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書說未但上傳只說到陪臣執命此傳又說到大夫於廢事耳諸侯非王事相會便是禮自諸侯出大夫與諸侯會便是禮自大夫出大夫會大夫自叔仲彭生會卻缺承筐始張氏題只宜以二臣越禮斷罪若說大夫出自此始則難通而傳中亦無此大夫越禮以請好春秋特書以示識

初稅畝

穀梁子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一取也胡氏之說主此孟

春秋經義

卷上

主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云云而用稅也此大約議稅畝之意穀梁子曰云所以廢助法而稅畝手此推原當時所以廢助法而稅之由言其以公田入薄於是去公田而擇其善畝者而稅之也非言既取其公平田而又稅其私田也然助取於公稅取於私既去公田而稅雖非什而取二而其後至於二猶不足而屢變云云者則皆今日去公田而稅造端之也以因民罪之則未若後此作丘甲用田賦之甚以變法之始言之則造端作俑之罪尤重於後之因民者矣初者志變法之始也以下論傳有訊宣公廢云云用稅句正意傳既不以為什取二故不以重困農民為言計其作丘甲時似為什而取二用田賦時則入二猶不足也故穀梁公云云○民惟云云雖上下並舉然其實民患力使是

以懶於公田故傳不及其本而提結之曰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而宣公則以當時虛內以事外云

三不務其本也是以言利剋氏之事起也參看秋穀傳望國始變法而取乎民春秋所以訛之也

初稅畝 作丘甲用田賦

下二脚亦要各用本脚書法但要繳轉初稅畝上去

春秋訛望國之始變其法以其致後人之屢變其法也

冬嫁生

飢

十有六年春正正月晉人城赤狄甲氏及晉于

伯主盡外夷之類春秋微詞以貶之也

春秋錄疑 卷十一

夏成周宣榭火

春秋志王廟之過變所以見王室之失利也

秋郊伯姬未歸

重在婚姻之禮上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則所以擇家與室以正婚姻之禮者當無不備矣

即聖人紀內女之歸見聖人重人倫之本

冬大有年

望國恃德獲威春秋特書以為異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戎卒丁未蔡侯中卒夏癸許昭

公薨文公

已未公會晉侯鄭侯曹伯鄭子同盟于新道

書同只是事實當就同心謀款伐齊釋其忿怒上斷諸侯之罪

蓋大國率之而小國畏威則小國有可原小國訴之而大國勉

強應則大國有可原今此書同是大小國居同好心者也自此

論伐齊之忿皆要見判卿取必于君以成其私而欲克當國次

策欲伐則其情尤重新道新策戰事皆然

諸侯協謀以逞春秋所以貶之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年聘 語聘 友如陳 遂如齊 薨如京 行如父 歸

父如 外題不出故勝本脚書非王夫

即內外用事之臣見責成無用事之私即望國交鄰之使見責

成無用事之實

春秋錄疑 卷十一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伋伐齊

春秋紀兵既責夫致寇者尤責夫逞忿者

新道 伐齊 戰齊

此題總序手述以二意分做每邊三脚俱重

春秋詳紀兵好既責夫不能謹礼者尤責夫不能懲忿者

秋七月鄭人執鄭子于鄭

甲戌楚子旅卒 楚子始卒

會孟 公在楚 以椒聘易子孟同

春秋於附號之弟有筆之正大倫者有削之以避大號者

滕朝 杞朝 椒聘 札聘 章羽奔

二樣俱是謹事夷之嫌

觀春秋序諸侯之費見春秋定名實之意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遠輕於背與國司只帶說知本正是下文引居常道正心云云正君心為本也以利為向皆與忠信誠懇之心反向外枝

與正心以正朝廷反

春秋紀望國事伯之禮而君臣交致其訕焉

遂得臣如齊 即位如齊 斷道 歸父如

利在大國而望國事之國可譏利在伯國而望國事之亦可訕

歸父還自晉至莒逐齊

二意必做每遠都在禮內見二書法總結

春秋紀事詳與軍事者之善深罪逐使君之惡

春秋錄疑

卷上

无

歸父如 還自晉齊 合

春秋於內臣始責其失謀國之道終與其得去國之禮

春秋錄疑卷之十二

成公名黑肱宣公于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冰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常燠故無冰也按洪範傳云云而常燠唐之人事失故常燠也古者日在北陸而戴兵云云之職凌人之職於燠調燠之事以其未言春秋而電冰雪無不悉書欲人主觀於陰陽寒水云云於承亂亦燠調燠之事也以其本言本末倫舉然後王季倫也故昭公大雨電傳曰天山谷之冰云云亦古者本不倫舉云云微以而電冰雪言與人有微事有小句並看慎微以無不悉書言悉書者所以慎微慎微所以倫

春秋錄疑

卷三

一

王事也或因下有制治未亂句以微字作微漸說恐傳無微漸之意○人事之微則有不登不祀以所載必經邦大訓也天道之微無不悉書者使人君察於陰陽云云以致治未亂正所以為經邦大訓也下王事與上燠調燠伏之一事字相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言其理春秋而電冰雪悉書見諸行事也其曰天人一理云云即洪範傳之意

春秋志常燠之變所以明合一之理也

不雨 雨雪 而電 無冰

觀春秋每謹於天道皆以備乎王事也

三月作丘甲

作丘甲蓋兵也破題之句古者九夫為井云云此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據司馬法成出一乘之賦以見魯人益兵之非唐太宗問李靖云云共七十五人據李靖論司馬法一乘之制以見魯人所益之數雖未知其所作者或三句而增一乘或每乘而增一甲總而言之司馬法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云云百人為兵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也作丘甲者令一丘出一甲也謂使丘人作甲者與益兵之說不合謂丘出甸賦加四位者與增三之一說之不同凡夫為井四方共一里也四井為邑方一邑為二里四邑為丘方一丘為四里四丘為甸方一甸八里旁加一里為成甸六十四井甸外四旁各加一井之地方里為井今四旁所加正及方里之數也故曰旁加一里而其實加三十六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除宮室余市三分之

氏兵可見周家保民之至也○按文定論作丘甲雖據司馬法一成之賦而其以為益兵只是益人故於用田賦則據國語諸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是謂馬牛之賦出自商賈不實使有田者出之以重困農氏故春秋書用田賦為不置用也若以作丘甲為井并益馬牛為戈盾之類則賦出於田是也不應又有先王制土云云與周制宅不宅者云云之論

靖曰周制一乘云云唐氏道傳曰書孔數凡出車一乘則有甸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共七十五人甲士三人分統二曰重車共二十五人所以佐兵車以戰大車以載鎗重而車總百人靖所言者專舉戰車云爾其實兵車之作不為益兵車其重車亦不得不隨之而益矣○然則一丘所出云云共百人為兵矣四丘為甸出七十三人以七十二人而四分之則每丘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後共一乘七十二人之數而統之以三甲士為七十五人以七十二人而三分之一甲二十五人也今一丘出一甲是每丘多前制七人而為二十五人四箇二十五為百人則知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是一丘出二十五人為一甲也故曰丘甲而甸有四甲士分統也○則未知其所作者三句而云云而增一甲乎當時所作者若是計甸而增乘則一乘三甲如古然古者三甸三乘今三甸有四乘矣是其所增者乘也若是每乘多一甲則一甸一乘如古但古者一乘三甲士統七十二人今一乘有四甲士統百人矣是其所增者甲也或三甸而增一乘或三甲而增一甲其實皆增古者三之一而皆為使

一丘出一甲而後可以足此數也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昭公蒐于紅華車千乘用其所也以為計甸增乘何也蓋兵車千乘乃總籍氏兵之數非調兵之而有千乘也調兵之而有千乘則其總籍又不止千乘矣

望國益兵以困民春秋深罪之也

作丘甲 蒐于紅

望國益兵而困民既可訊蒲兵而專於陳尤可訊

夏戒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云云故往結此盟此段說出盟約緣故以下二意皆從此內說出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是兩箇柱頭盟非春秋所賞云云望國本保邦之道手自赤棘晉

春秋集義

卷三

四

地上說故曰遠與晉尋盟也書及晉侯云云罪可見矣自其稱及魯所欲也句上說故曰而汲汲歎之者罪可見矣言赤棘與稱及皆事實應書的然斷罪就事實上見二意通貫李孫其曰成公即位之初者語其時爾觀傳首今季孫常國云云故往結此盟可見口上長亂意輕國用氏力難給意重下侮齊懼晉意輕忿懣居父之心罪重

春秋於內臣之結伯信惡其事之非誅其心之逆

至望 丘甲 赤棘

自作丘甲截以赤棘內不臣虐氏二意封上不臣虐氏二邊各有毒法或多歸父如晉公即位脚作事實惡不必春秋既於望國作事而各著其失復因望國諸信而各著其罪

作丘甲 赤棘

此題就丘甲與盟上分別通重國本保邦意俱責季孫望國始備外而益兵固可訊詰備外而要信尤可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上不書戰者康公邀我而與之戰耳不然生師豈夷狄之所能與戰也下書敗績者康公邀我而為所敗耳不然王師非夷狄之所能敗也上意固所以謹華夷之分下亦所以謹華夷之分也上不但言存防亦要見其抗為王道之失其失都在邀之一字上見邀者求其無備而欲以詐勝之所謂不以恃信恃國也春秋紀王威之衰於外既有以存大防復有以存大本

從王伐鄭 王師敗

春秋集義

卷三

五

上就書伐上見其失以與下書敗正其非對上以不稱天官則外傳無妙意且與下比對不倫王威始衰春秋存天下之防而訊之王威終衰春秋存中國之防而訊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庭南侵及棠丘其分如此

大國憤兵非其義春秋直書以示貶焉

公如齊 行如父 斷道 赤棘 伐北 戰鞏

行父如齊截上下俱重魯說伐北鄙只帶在下用

望國始越禮而事大也既可讖終違義而伐大也尤可貶

伐北鄙 戰鞏

大國損德而率義則雖望國無患而非義不可責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使使良夫石稷將侵齊尚未侵也及與齊師遇還不還良夫耳乃曰以師伐人云云不如戰也此乃良夫憤怨突客之事而志在交兵也春秋主衛者罪其交兵之憤所謂以兵刃相接也非罪其將侵齊也專主良夫說與國情惡而交兵春秋所以責之也

新道 伐齊 新築

此題重經看以新道伐齊罪衛侯以戰新築罪良人必做公使書法

春秋詳與國之兵好有責其君之捕怨者有責其臣之志戰者

春秋錄錄 卷三

六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城孫許叔偃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上雖主舉四卿然曰為季孫一怒云云又曰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則所謂堅冰之戒亦明矣句獨指季氏言也下雖曰諸國大夫以一災之微云云故以四國主之然當時卻克則晉主兵之罪為重也○掃境而與師而四卿並出作三句看上言三卿言四卿

春秋紀列國交兵也有示專兵之戒有示忿兵之戒

伐衛及戰 戰却 戰鞌

春秋紀兵有常例以立法者有變例以示戒者

戰却 戰鞌

春秋紀兵有常例以嚴將兵之責有變例以示專兵之戒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於袤

此傳比却之役與鞌之戰以前之不言及既後之所以言及之意也言既之役乃威公仗義楚人自服而求盟而桓公退舍禮與之盟求盟在楚而不在齊也故不可以言齊及鞌之役晉人非義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自服求盟也晉大夫云云則國子不可而去之矣後乃云云而與之盟求盟在晉而不在齊也故當以晉及上以仗義以故屈完自服為重而退舍禮與之盟順帶下後以不義無以服國佐為重又不以聽命以下事亦順帶下二邊各上段重下段輕故傳本總結以制敵莫如仗義云云而強弱勝負非所論是應上段之意不然晉兵非義國佐非心春秋錄錄 卷二

七

服晉雖欲敵齊桓退舍之禮而無不以德命之事然亦何足以比召陵之萬一哉

春秋著伯臣有要名之實所以見伯無服敵之義也

盟于袤

此題始主二意始既不能以義責齊後又不能以禮待齊所以國佐不可而汲汲強盟之也書法總在以晉及之強國強敵以要盟春秋所以罪之也

戰鞌 如師 袤

此題將齊雖侯官至非有擊強扶弱之心一段入在戰鞌傳國佐如師將以賂免至及以晉人及之一段與上對上下書法皆在以晉及之上見

春秋既責伯臣服敵不以義復責伯臣待敵不以禮

楚伐鄭 伐楚次 于師 召陵 伐北鄙 戰鞍 如師

表要

強弟得夏伯主義以敵其服而返盟札之可美大國官報伯主
力以屈其服而進盟要之可訊

伐楚次陸 于師 召陵 戰鞍 如師 表要

義以致敵而札之者可予威以屈敵而要之者可訊

于師 召陵 如師 表要 同前

取汶陽田

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云云則其或在封域之中或以侵小而得者皆未可知也此所以必請于天王以正之者也

春秋錄疑 卷三

八

汶陽田當時人都說是魯田文定本孟子如有王者作之言以斷春秋書取之義然則軍案何以下論其所以處之之方即請於天王以正疆理之事也

望國復地非其道春秋特書著其罪

戰鞍 如師 表要 取汶陽田 合

伯國制敵非義固可訊望國復地非道亦可訊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兵始舉春秋責外臣之悍暴莫好結諸春秋責內臣貽辱

會于蜀

侵我于蜀致路納質改而不書只是不書侵伐便是非言不書致路納質之事也書法只是直書其言書其重者云云只是言

不書侵我之非諱詞而力所以為直書也此傳從心上議論故歸結在文外傳心要與司書田必有志云云之方也一段正是說出行父為國上卿所以使其君云云之患之道也

春秋志內君屈尊於外所以責內臣貽辱其君

斷道 戰鞍 會蜀

內臣始選忿於外春秋屢訊之終遺辱於君春秋深責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云云最所推也此乃春秋立文通例以此

照主盟者楚之實以主盟者楚之實引起下段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之實也只重此一意傳中楚稱王云云猶主夏盟此意

春秋錄疑 卷三

九

最重正是晉楚行幸未有以大相遠云云君臣之義滅矣之意不然春秋何薄於楚何厚於晉也書法只是國卿稱人其書公不諱不必另作一意言事同而既貶云云正始之義也此春秋立文通例此盟不諱公非是無貶人列國所以人公也

春秋紀外夷為主之盟而深貶列國從夷之非焉

會蜀 盟蜀

會蜀書法只是書公會嬰齊盟蜀書法只是人列卿

好始諸春秋著內臣之貽辱於君信結諸春秋罪列卿之屈節

於夷

敗蔡 盟蜀

楚人將王春秋貶之嚴中國從夷春秋貶之深

盟師 盟解 莊泉

春秋於盟國之講信必隨其事而隱其失也

盟解 盟師

二邊皆是從夷但上邊要見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意下邊西向服從推為盟主上言公重人列國而沒公意只帶過下言公重人列國而不諱公意亦帶過

信始講於交夷既可收信繼講於從夷亦可收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至累而不紀勝負微也此一段自其復怨勸氏游師掠境與專同詐謀之事度其彼此之罪而無所重輕置而勿論也

惟以附夷援中國之事言之則鄭人之罪尤為重故晉侯稱爵

春秋錄疑 卷十二

而以伐書見其有詞于伐意在責鄭非于晉也卷而不紀勝負

微也以前不必重

春秋紀兵有所以罪附夷者有所以罪忘親者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不益之致就就於主統

春秋志內災其致之也以不益其虞之也以非礼

乙亥莒宋文公

此不是以踰時為厚莒之變乃以踰時為厚莒之驗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此春秋所以作也可要重以其事之關係於君臣之大倫故也不作尋常看

盟國當親王之時而備事伯之禮春秋所以罪之也

取汶陽 如晉至

望國復地而未請于王春秋既貶之事伯而未親乎王春秋尤貶之

秋叔孫僞如帥師圍棘

此題只是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云云以來之意一薄稅歛

應稅輕輕力役應作丘甲二者皆德政之大目也

春秋譏望國之攻狄也以其失服人之道也

稅畝 丘甲 圍棘 多取汶陽田股司

春秋錄疑 卷十二

望國取民而非制國可訊服民而非道尤可責

汶陽 圍棘

春秋於盟國有責其復地不以道者有責其服民不以德者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息聘于齊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

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逐季之辱是辱其國二卿之抗是抗公二聘不重重在二盟諸

侯有聘無盟諸侯間間駁聘故云聘礼也邦國有疑則請盟於

會同聽命於天子故云盟非礼也不信何氏所謂既備禮相聘

不能相信而反覆相疑也亦猶未及秋信釋疑又相款血團結

之意

春秋紀大夫同聘而盟也恐同君之私譏外臣之事

鄭伐許

此傳義利意重秋之者非秋其附莢也通論其從晉與楚者而秋之也故曰利在中國云云而不知有義此其所以為秋況又獨弱犯寡云云重在一歲再伐之為已甚意伐許者以其事楚而不事鄭也亦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也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有義也鄭人所為如此秋之者所以謹其辨也舊說從夷實小分二意者然非義利二字說得真切則從夷虐小者豈但一鄭何以不秋之也

春秋因二國用兵而夷之者以其所為不異於夷也

四國伐鄭 楚伐鄭 戰鄭 晉伐鄭 去疾伐 鄭伐

戴國既徇利以從人復恃以力凌人春秋所以夷之也

春秋集疑

卷二

十一

四年華元來聘

通前君也

鄭伯伐許

鄭襄既重來踰年此時鄭伯當稱子而不名今稱伯者以古禮從我不復為衆也

戴國亡親以虐人春秋存爵以惡之也

鄭伐許 鄭伯伐許

虐小乃而過事實上重附弟下重忘親

前人虐小春秋黜爵以惡其不義後人虐小春秋存爵以惡其忘親

忘親

五年春王正月杞辰姬來聘

春秋錄內必之歸所以為父母之戒也

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

梁山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邾子杞伯同盟於燕

書同盟亦只是志同欲之通例善惡則存乎其才以此時言之史冊方有天王崩之文而同盟豈其時乎非特為不臣而立此同盟之文也

六年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武公而下四世為隱公：七世而為成公後人見魯立武宮而世事之遠以伯禽為文世室武公為武世室

春秋集疑

卷二

十一

○明堂位月祭逐月祭之也享嘗乃止者時祭也國語所謂月祀時事是也又廟之外去祖為壇高祖父也去壇為禰高祖祖也其廟已毀有所祈則就壇禰受祭也寄于祖廟而不得祭于廟先在壇而今不得祀於壇故曰去祖去壇告又從壇遷來禰者則前者在禰又為鬼失其以次遷遷與立廟同武公之主至成公為鬼已久祈禱且不及矣况立廟以祭之乎○重在廟上有廟則有祭：強是從廟制上說來的不須分看

取郭

此內咸國書取之也同一城國也於外言城於內言取施於外者不可能於內也同一內城也於外言取於內不言取施於外

者不可施於臣也此傳不以外戚比內而以臣戚比君者大意
所重在於示尊君抑臣之義以戒後世開黨比周之禍也文中
要以城項照請不必以城譚連照請

春秋於國君之覆小而隱其詞以存臣礼焉

城項 取郭 諸微意二道俱用

權臣覆春秋直辭以存義國君覆小春秋婉辭以存禮

歸父奔 朝吳奔

即內臣朱位而見內臣之專即外臣失位而見外臣之專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秋仲孫蔑叔孫僖如師師侵宋

此傳大意只是遣二卿云蓋隱之也上三年云云至故特書

春秋傳意 卷之二

書使以罪之也原前日通好無故之手所以見無名可罪之也

按左氏以下又要其後日通好無故之事以驗其聽命於晉之

實亦所以見其無名可罪之意也○

總只無名一意而中間分兵戎重事和交大倫通微加良夫司侵

望國狗伯命而虐及邦春秋所以罪之也

伐鄭 元聘 如宋 燕穿 侵宋 侵宋

多弄綱帶亦同但題脚參差

春秋記三國之交隣也其情無間而二國之虐隣也其事無名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無遠二意嬰齊為鄭之從晉而伐之況于伐長豈義也欒書為

楚伐鄭而救之況於不戰不仁乎上卿大意是裁下卿大意

意是仁書法亦宜各使程文偏重在書教上非也蓋伐鄭一脚
亦是直書見罪

春秋深惡外臣雪貳之非義特伯國恤二之合義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此題只重晉一遣二意恤患為所使者義愛民為所存者仁伐
者之罪著矣句輕只謀未帶一句便了或者就肉生楚一連意
對做失輕重矣

伯臣伏恤患之義而兼有愛民之仁春秋所以善之也

敗蔡于莘 伐鄭 救鄭

此題當重楚說救鄭不重只作伐鄭的書法上君臣下夏夏或
加燕穿一脚作鄭不當伐的事迹未當

春秋傳意 卷之三

遠人借王春秋同肆暴而無之遠人得莫春秋託恤患以非之

燕穿 伐鄭 救鄭

春秋原二國從義也外兵虐之者可疑內兵恤之者可嘉

伐楚水陸 于師 召陵 樂書救 蕭魚

伯國安懷之事雖殊不戰之美則一

次陸 屈完來 會蕭魚 報良霄

創伯不戰而致人之服可予復而不戰而聖人之從可獲

七年春王正月雞晨食如牛角改卜牛臘晨又食其角乃免牛

初食則為吳所以脩之之道不盡也有司之過也再食則為吳
所以慮之之道不盡也乃亡賢君之故非有司之過也至成始

弗成吳王是說出亡乎人之意不重外一意或將脩災之道

亦作一意非也

春秋紀却牛遂傷於小物所以著國君戒乎權臣也

驕父如 戰鞍敗

前人有虞強家之專備可幸後人弗戒強家之專深可憂

吳伐邾

吳始見經 故紀於札書云云仲尼之制也據此以知春秋進

退諸侯之實

春秋於僭號之國必因其僭夏而黜之焉

伐鄭黃池

此題通重僭王上脚言惟其僭王所以因其僭夏而狄之下脚

言惟其僭王所以雖主夏盟而強大但如四勇之大者而稱子

春秋錄疑

卷十二

亦

亦不以本封之伯爵典之也

春秋惡遠人之僭號也始因用兵而既黜之終雖主好而猶抑

不如猶三望

諸侯之望以始受封者為正楚子據後世并無封畧而言者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杞伯叔鄭八月伐辰同盟于馬陵

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吳矣句此意凡在罪楚凌夏題中

均不可脫蓋春秋謹華夷之辨如非誅亂為重楚兵加內未有

不黜也此題只重楚伐晉救鄭對微馬陵只附微鄭內做事迹

與伐鄭內師于汜相對不必重蓋前此晉遠上將以下只是說

楚勢威諸侯使快而司病之故無斷之之辭也

外夷害威而勢張春秋所惡伯主恤威而謀協春秋所嘉

會救鄭

春秋美伯主之勤于安攘既見得夏者之惡尤見從夏者之善

救鄭同盟于馬陵

馬陵一脚本無意義可不出題若出始就予之說然其實非傳

意也 伯主兵舉而勤安攘之義固可予信誦而協安攘之謀亦可予

入陳 伐鄭 伐鄭

入陳主君臣伐鄭主夏夏下而題服雖多不過是善晉救以罪

楚爾

外兵始舉於討貳春秋深與其功外兵屢舉於貳春秋深著

春秋錄疑

卷十二

志

其罪

伐鄭 書救 伐鄭 八國救 馬陵

救鄭馬陵傳內本無安攘充勤意然亦可以就合八國之君親

往救鄭內許之而伐只先說起重下而 上馬陵可無出若出

亦只做事實與前過于乘隨事實相對

春秋始惡外夷僭夏而伯國命將恤患既可予終惡外夷僭夏

而伯國自將恤患尤可嘉

吳入州來

八年春秋使使韓穿未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此題把齊人貪得於事達內先說起將來言與歸之于分晉魯

說以季文子知晉人二命之非不能正辭以抗之而徒松于韓

齊對晏遷各帶一人說下書法總結

春秋於內地之復失有罪伯國之二命有罪望之不正

取汝陽 歸汝陽

此題上只主魯下只主晉多于鞅同

取已之地不以道春秋之責在望國歸人之地不以道春秋之

責在伯國

華元未聘

夏夏宋公使公孫奔宋納幣

大國而婚納乎禮春秋特書以致訖也

專納幣 行父致女

而婚過於厚者固可議致女過於厚者尤可訖

春秋錄疑

卷十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此與文公不同文公殺制未畢不當責以朝王成公則當入見

而不入見當如京師而不入京師故以罪邦君之不王與下句

並說都在未賜上見君天下而稱天子於諸有畧點起

河陽 錫命

春秋於事神有以臨天下言者有以居天下言者

晉使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知人伐鄰

來聘而後會伐見晉之義不足以令人也來聘而後會伐見魯

之志不能以自立也

春秋紀兵好之舉有見其味於義者有見其屈于勢者

吳伐邾 變聘 伐邾

每逢重晉上吳伐邾見晉之不救是不仁也下聘來伐邾見晉

率諸國伐之是不義也魯只兩邊略帶之或只重魯說恐無意

伯義始釋於恤患固可訖伯義歎於害小深可駭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濬

大盟非同盟之本也句重傳後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應此

句傳內夫信在言前者云云自行則誠信者同盟之本也特書

同盟亦只是志同道合之例以其事言之當為罪晉也

伯國諸信以要貳春秋特書以罪之也

春秋錄疑

卷十一

言田 盟諸

多出取汝陽公如晉六作手字

伯國始令人而夫信固可訖終要人以協信深可駭

戰鞍 如師 衰棄 取田 言田 盟諸 合

義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者固可訖信不足服人而要以盟者

亦可駭

夏季孫行父如宋晉人來媵

春秋敗內禮之過而見賢女之行著於家敗外禮之過而見賢

女之名聞於遠

加三媵作休因但須執叔用後媵

春秋紀嫁禮先訊其禮之過則見其人之賢

獻朝 來媵 致女

杞崇舉春秋同襄以見先世之階嘉礼行春秋同貶以見內女之賢

晉人執鄭伯樂音帥師伐鄭

殺伯錡不畜一意不用不重責晉罪鄭三樣分做

圍江 救江 執鄭 伐鄭 合

外天宮無罪春秋存伯國恤志之名伯國討有罪春秋削外夷恤志之實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庚申莒潰莒城之民潰也渠丘城惡衆潰又在其先左傳於城

惡上重城惡故莒潰也胡氏於莒潰上重潰者民逃其上也使

莒有令政民將效死不去何至於潰哉故曰經於莒潰特書曰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一

以謹之以明云云之急耳

春秋特謹小國之被患以其不能固邦之本也

秦人白狄伐晉

春秋紀兵既貶強國結夷之非尤見伯國致寇之失

伐秦 伐晉

伯國實夷以報怨春秋直辭以貶之強國實夷以報怨春秋微詞以貶之

秦伐晉 晉伐秦 晉伐秦 秦伐秋

二國始以同類而相仇可貶終實異類而相仇可貶

言田 盟蒲 秦秋伐晉

春秋既伯主之失信於人也既同要盟於內而仇之復同使侮

於外而仇之

城中城

中城又城其城之中也魯人懲莒潰之禍而為之者也其為微守益微矣句重然則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云云至獨城郭清池之足恃乎申說傳首經世安氏云云不特城郭清池以為固也句中之意以見城中城之為微守益微也言有雄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不過如此其小也與城中城相對看謹於礼以為國言不以城為險而以礼為險也現休險之大用則城中城者不為微守益微乎謹於礼以為國云云者特為當時成公幼弱政在三家上胥下陵公室不張而發此論耳

春秋錄疑

卷十二

二一

莒潰 入渚 城中城

小國無備而致寇者固可訖望國益修以防寇者亦可訖十年漸候之弗黑許帥師侵鄭

晉命也句要重解在後侵宋傳書法當在書侵上

春秋於與國虐人既罪其寵親之私尤罪猶人之失

年聘 許侵

寵同氣以備礼者固可訖寵同氣以將兵者亦可訖

秋七月公如晉

有諱其辱而不莖者是以諸侯益諸侯為辱也諸侯莫在魯人辱之者是以諸侯莫在為辱也二說皆諸辱然所指之辱辱不同耳

望國造礼以事伯春秋諱詞以示機

十有一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齊

此傳前段君不君臣不臣是就已前上下相盟事一斷不必用只就叛盟失信而此奔上責周公今日之出政令不行於天下是不能以四海為家故述之臣有所出也

春秋惡王臣之自絕傷王道之已墜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鉞來乞師

晉主夏盟云云之意矣言其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則其害法當同乞也就書法論之聖人作春秋云云以彼說出報怨介得與誅亂討賊相對所以其私不得不乞彼以其公何至於乞傳

春秋錄疑

卷十二

三

意重在介怨上不足訊其不以王命與師也

伯國徵兵以報怨春秋所以訊之也

遂乞伐鄭鉞乞伐秦 釐乞伐齊 堂乞伐鄭 鮒乞伐宋 晉只出

一脚同

內外每求人以報怨春秋皆單詞以示服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經中書如京師上此其不言朝而言如者國會伐而行實非畏服畢小聘大聘終進狩于方岳之朝也故經不得言朝而但言如也國會伐而行句與下文長服畢云云相對看朝字與如字相對看○此傳罪諸侯之慢王曰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

備朝覲之礼者云云又曰古者諸侯即位云云獨此年書公如

京師又不能成朝礼則仲尼為此悞作春秋雖因此事以致其

意而其罪十二公之關於述職蓋通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非

但責伐秦之諸侯也其書曰如京師云云之慢也却是需突的

書法正意歸重在又書公自京師云云存人臣之礼上故下文

古者諸侯云云皆所以發明其說而總結之此以伐秦為違事

之惡也一句抑縱予奪通一經書法而言不止為此事也

諸侯親王而有所因春秋所以重致其意也

曹伯廋卒于師

公至自伐秦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春秋錄疑

卷十二

二三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只是刺不親迎一意

望國婚礼而失其正春秋直書以致其貶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同盟于戚 曹人以眚將葬于晉云云

晉侯執曹伯甥于京師

凡斷執諸侯之是非皆以此傳二意為律令

伯王討罪而歸於王春特書以表其善

如京伐秦 執曹 合

以庸礼討罪立說

礼備而祿尊王之礼者春秋深致其意刑奉而得尊王之礼者

春秋獨致其于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朱魚石出奔楚題只出元奔元歸

不能治官故損寵于句意重義舉謂使元懷孫顧寵云云正是本此句說但獲重在本上有言惟其能奔是以能討也胡氏以不損寵云云正可知矣二句並說以國人皆許之時而後入正所以治官而不損寵也所以為正也

春秋時吳水臣一以其去國之正一以其復國之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大夫為會之始也楚典吳一體僭王楚

春秋錄疑

卷十二

二四

在他公時未嘗殊會也而吳獨殊會故傳以成策之間中國無斷聖人傷之故特起此殊會之法二違大意亦是謹華夷之辨

春秋紀遠人同內好各辭以絀外之僭殊辭以傷內之策

首止鍾離于祖于向

春秋既殊辭以正名臣之復殊辭以嚴夷夏之辨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

春秋紀陽陰失節之畧著君臣取辱之微

雨水水沙隨莒丘

春秋始紀陰陽失節之變以示其亂終紀君臣受辱之事以著其驗

樂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此題二意下文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者亦幸焉耳

辛申楚子之司也則書法亦是不書師敗績上見春秋於兵爭而不著敗師之師所以重外君之傷而省伯主之幸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國君見辱而無數春秋特言以示義

假許盟然慶父盟取邾邾師

春秋紀事不沒其定以示公必城其辭以存禮

假許盟然慶父盟取邾邾師

國事有歎春秋端辭以存禮國事無歎春秋端辭以示義

春秋錄疑

卷十二

二五

曹伯歸自京師

其言自京師是說事以見所以果乎天王之意也書法逆還重

曹伯不名王

王室縱有罪以復圖春秋啗以訖之也

執曹伯曹伯歸公

伯國討有罪春秋所于王室縱有罪春秋所訖

執行父舍之于莒丘

僑如出奔齊

及晉御罪盟于卷公室

乙酉判公子偃

戰邲庚沙隨不見會伐晉執行父僑如奔盟危

若止或上其晉卻驪聽倚如之言以脅魯下見范父子從聲伯
之言以德魯若只出執行父子若丘與盟于危兩脚同但只就
行父上說

伯臣於望國有因致而脅之以威者有從書善而終之以德者

伐鄭同盟于柯陵

八月辛丑用郊

望國祀天而非時之甚春秋所以譏之也

春秋左傳

卷三

二

春秋錄疑卷之十三

襄公名午成公姜定如之子四歲即位任三十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神孫獲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邕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
彭城

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云三百東矣故以為非宋地也

故以繫宋為追書而正疆域固封守即可以謹王度也

伐宋人彭城 圍宋彭城

用伐鄭次鄭得意者 上伐宋以納魚石也不曰納宋魚石于

彭城下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則為繫之宋

外夷竟逆而背乎義春秋所貶伯主計逆而合乎義春秋所褒

春秋錄疑

卷三

一

夏晉欒黶帥師伐鄭仲孫突會齊桓桓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惟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之滿悖說晉人降彭城以魚石等類者

義之漸從變也助叛臣而逆伐之者亦義也伐鄭內雖亦有

鄭人助叛意然却重在夷夏上停宋棄中國云云前之句可見

降彭城以魚石等類說在工國城題下於伐鄭上有重諸侯次

于鄭事實帶下輕伐鄭是晉韓厥次鄭是東侯之師此與伐鄭

而次者不同此以伐之於義說伐而次以次之慎戰說程謀次

意大重若多士夫侵宋題同

春秋紀內兵討罪見伯主所行叔手義則外兵恤遠見二國所

程皆千義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鄭次鄭



鄭附屬夷援中國亦在代宋人彭城內見題或多出便宋為鄭人延邊夷三寶恐不必作文以楚人助臣意說起以鄭便夷帶之以晉人討叛說起以代鄭帶之二邊俱主君臣夷夏

圖彭城 代鄭次鄭

以居臣夷夏立說依次鄭傳故於義與晉

伯主始討叛邑而放於美可于繼討二國而放於義亦可于

壬夫便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初子宋朝冬衛侯使公孫朝來聘晉侯使荀登

來聘 丙然兼說

春秋起司國修史鄭之禮而責列國失尊王之義

二年

春秋錄疑

卷三

一

二

冬仲孫蔑會晉荀登齊崔杼朱單元衡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晉恥而城之從孟獻子之言奪其險而城以偏之也此題要見

是聖人待衰世之意夫子曰大道之行云而有志焉故春秋

之法以天下為公下併城郭溝池為國而外傳云然者待衰世

之意也

春秋固伯主之據險而責二國之失險焉

秋宋而取郕 城虎牢

啓疆而殘民者固可譏失險以危國者亦可責

城下陽 城虎牢

三年

六年公會單子晉侯朱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書同盟志同欲之實也平丘同盟以中國同情夷狄聚族之主尚惡之大清丘同盟以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而刑牲歃血所以禦楚譏之則凡同病楚而盟者皆譏也蓋以中國懼楚同是而好的事外題上用清丘傳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不能信信明義尊主奉法對書同只是事實蓋惡存乎其事

春秋於上下講信託著其跡之非復置其分之實

柯陵 雞澤 平丘

杞序同年題體多伐鄭伐鄭棄焉如陳蔡歸同

于兆 翟泉 七梁 阿陵 雞澤 平丘

春秋錄疑

卷三

三

此題只重王臣與盟一標按敘事實後把王臣將命云諸侯

齊和云云意平分宜書書法使使同享不必用

春秋述記內外之盟而交者上下之詐焉

宋偽如會及陳表偽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盟繼 賈石 取郕 避齊

春秋無帝王之道有不諱以從乎實有所諱以從乎天

盟繼 士中公朝 午伐鄭 執宋仲幾

五年

春秋不諱之文見春秋從實之中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天人節介于戚

多善通同只作事實 戚之會未會而亦為主者即其請聽諸
侯之好初意也請聽諸侯之好與義義而通同者未會而是不
為主主之者諸侯也位與之會自是主矣主字上重前或將衆
會身不為主公二意者非也會吳人善通亦是往與之會而主
吳但善衛之大夫耳或將善通與會戚出題亦可 荆吳徐越
諸夏之陵於夷者則進稱人及進稱子見二來將是進稱人見
會戚徐進稱人見取舒越進稱人見伐吳有發荆聘傳發樹聘
傳三發會戚傳四發伐吳傳元有詳畧而大意在慎同刑重
此入却無異也傳內聖人之情春秋之義即是振聘傳意餘人
春秋錄疑 卷十三 四

取舒雖不發傳亦當依此傳看
遠人義義而與好春秋所以進之也

會戚 會桓

進而稱人且列於諸侯失狀而稱國尚有殊會之法在四傳只

重稱人稱國上言

遠人從內而與會春秋嘉之遠人致內而主會春秋外之

六年

莒人滅鄆

遠人滅人之祀其事隱春秋諫意之云其詞嚴

七年

城費

此傳只重在越禮不度上所謂履霜墜水 云弱公室之萌也
同人云云一句只帶下一說不必另作一意

城費 圍費 合

越禮而同私邑見望國用世官之非以禮而後私邑見望國用
聖人之教

行父如文 行父如 宣 執父 成 城費

上三脚為相三唐而不顧所食之私邑

歷相而忠於君者前人之美世官而固其私邑者後人之非

行父如文 行父如 宣 執父 成

內臣歷著忠君之節春秋所以與之也

楚圍陳

春秋錄疑 卷十三

五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覽
稱如會未見諸侯而戍卒于鄆

題出至如會止書法只是書如會以致其志

二國欲從伯而未遂春秋致其志以示褒

如會 逃歸

大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足與楚而鄭伯如會之變曰君若
下來鄭臣懼有二國而陳侯逃歸多于鄭只作事實起一頭而
遂係就禮義上說皆所以存天理而抑人欲也

貴禮義而從內者春秋變文以褒之棄禮義而背內者春秋微

詞以罪之

陳侯逃歸

大義略也云 出入是門 齊之義傳內下全國中云 之
東正是禮義之事所謂由是路出入是門者也
與國葉禮義以從夷春秋所以罪之也

伐陳 伐陳 伐陳 伐陳

觀傳中今楚云 觀今字則伐陳陳二脚不當搭蓋伐陳故
陳是伐陳時事當搭圖陳會都方見今日之故而陳侯之逃為
非已書圖陳而不言伐者野葛圖便是伐矣諸侯會都則以所
救陳也其題以若晉軍陳分二邊
伯圖勤於恤小可于與國輕於背伯可識

八年

公如晉 侵蔡獲獎國人皆喜而子產不曉

春秋錄疑

卷十三

六

春秋於二國之虛與國而單其失保和之道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鄭人于祁丘

祁丘之會晉侯公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也陳侯之會則諸

侯皆在焉祁丘而使諸大夫盟者也其始是討後其後梁之

會言於題只重大夫之股而稱人上魯公在晉云云只將魯來一

險謙中見之不必重也失正就失居臣之正言舉魯則諸侯

皆可知其程分看差

而主講好而委權春秋致敗以謹始

祁丘 漢梁

分二邊各用書法意要相照應

好讓而政安打臣春秋謹其始好讓而政傷打臣春秋專其終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此傳通是句侵蔡大孫上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信
任仁賢云 云觀此四鄭即畏天之通也而子耳子圖云云武功
正與畏天意相天懾性王常待於境上以得強者傳前子卿飲
從楚向中事也其能國乎正所謂不能保其國者也平而不害
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亦猶漸魚傳不害鄭會謂其不可
信也此句輕看說不足提其不信於楚亦不足提其屈服於楚
而不能仗信以待晉也提只是既前日加兵於蔡以致其來討
正是不提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也進而始為此不得已之
計耳

春秋記二國受水夷之兵所以見其謀國之非也

春秋錄疑

卷十三

七

侵蔡 獲獎 伐鄭

春秋究因二國同兵而著大謀之非復因二國被兵而見大謀

之實

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世子光代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此傳敘事雖多只重知盟不與楚戰而運師以禦楚上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迎來者所以敗之也故大善為國者不師云

云以下直斷此意不師不陣三者之師也非以未勝也善陳不

戰而勝者也伯者之師也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云云似主武

是此意此題或欲以晉鄭分看以書伐齊鄭書盟善晉上棄之

展而從子卿下棄局應而用如盤恐不

春秋紀伯國用兵而好誅也而與其得制敵之方焉

貞伐 晉伐 盟厥 伐鄭 伐虎牢 貞救 伐鄭毫北

伐鄭蒲魚

與晉連成只出盟戲蒲魚同

建善謀而致討者春秋致其誠使善謀而信水者春秋著其美

伐鄭盟戲 伐鄭蒲魚

此題通主晉悼公前後相離作或以于戲主臣蒲魚主居或以

于戲不戰蒲魚推誠而合供非

兵信始舉春秋美伯主得善勝之謀兵好終舉春秋序伯國成善

春秋集發 卷十三

勝三指

伐鄭盟戲 楚伐 晉伐成虎牢 楚救一萬 伐鄭毫北

再焉 伐宋 伐鄭肅魚 三實

此題下分截止依傳一套做去

伯國屢爭二而得善勝之謀春秋所以善之也

十年

會吳于祖

逐城偏陽

楚鄭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一萬

冬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釋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卿師執鄭

中國所以城之者欲斷荆楚之路云云以通之耳若是斷荆楚

之斷為鄭敵猶齊桓之城夷儀而伐之以救州城楚丘而伐

之以救衛是謂救鄭也足以義服鄭也惟其駐師既陰以逼之

使其人民不享土地半苦墊壓無所底告所以為不以義服鄭

也而楚得以救書也觀此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之意

在但至此因下條鄭始發其意耳作之併城事實入講所謂伐

而復成猶前志也一意作文結二書法書救下重善楚所以深

罪晉耳

春秋於諸侯既陰以逼二既明王制以罪之復托外救以罪之

春秋集發 卷十三

伐鄭虎牢

諸侯既陰以逼二國春秋明王制以罪之也

城虎牢 伐虎牢

若加批點不重只書法後將使若城虎牢下多楚伐晉伐亦不

重只與下楚救保作事實用

貳國失險固春秋之所譏諸侯據險亦春秋之所譏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營之舊也觀史克之頌可知文宣以來云謂之作宿厲

公者公屬私家為作三軍之實其後亦孫宿故曰云云民屬公

可知矣為兵權去公室之貽昭公大國定公無正為兵權去公

室之禍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之所宜鑒乃春秋書

春秋錄疑 卷十三

卷十三

十

其作舍之大意也 又定作三軍事爾用左大與公谷不合三
子三分國之民齊天各自壞其車東以足成三軍三家各得其
一名以父兄子弟分而為四季氏盡取其四分故曰盡血焉孟
氏只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編公敵孫氏盡取其子弟而以其
父兄歸公蓋分國民為十二公得之而三家得七也曰季氏益
張則作三軍事出於季氏大曰季氏盡征焉則盡征之罪尤重於
三家曰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則魯之失政非一朝一夕之故而
今日之作三軍不可專咎於襄公也大抵聖人之意於兵權不
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之所宜鑒上意重於書令中意重於同
而季氏不臣之罪在其中矣

大夫變制以專兵春秋特書以示戒

作三軍 秋曰 士戰焉 遯 康 春王

作三軍作一頭秋曰秋時作一脚遯齊無正作一脚認斷兵權
不可去公室上去秋台是專說季氏秋時無說三家

春秋謹大夫之變制以其權逐出於私而禍及於上也

鄭公孫舍之即師侵宋公會齊侯宋公制衛侯曹伯齊世子先嘗

子卯子滕子薛伯杞子小邾子伐鄭 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楚子期伯伐宋

書同盟志同欲也亦只是事實不為既同又叛而特書同以罪
之也欲見既同又叛之實比乎以見盟不足貴之意而蕭魚不

盟所以為美也

信辭於從伯而兵尋舉於背伯此春秋所以惡之也

侵宋 伐鄭 毫北 伐宋 蕭魚

鄭人患晉楚之故子展曰云云故侵宋云云此題自伐宋截上
罪鄭下與晉上從子展反覆之謀下聽魏絳息氏之說用左傳
合故不用知武子事

毫北 伐宋 伐鄭 蕭魚

二國從伯而失信春秋所譏伯國服二而推誠春秋所予

毫北 伐宋 伐鄭 蕭魚 良霄

伯主恃信無以保二國之叛伯主推誠有以堅二國之從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自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云云至我誠之能感人也論服定之

春秋錄疑 卷十三

卷十三

十一

美自晉悼公謀於魏絳以下論蕭楚之續所以恰好處蓋伯主
以攘夷為續攘夷之續以不戰為尚也所以不以服鄭為續者
蓋鄭是我中國友邦服鄭何足為續惟僭王之楚不能與之爭
鄭乃為續也序續以重不戰上說凡論召陵城下事都是此意
書法總結會蕭魚上

春秋記伯主之兵好而與之者以其推誠以感內不戰以屈也

城下 伐鄭 蕭魚

總伯功成於詐勝春秋所譏復伯功成於善勝春秋所美

伐鄭成虎牢秋鄭 伐鄭毫北 伐鄭蕭魚

此題為謀於魏絳以思民聽於知豎而不戰故三駕而楚不能
與之爭也書法結序續上多伐鄭盟戲即盟戲傳知武子明於

善陣云 專士知武子不戰就失若止出伐則盟戰位如滿魚
舊疏主亦盟戰傳專執知武子說竊意會滿魚傳四抵論哥憚
懷楚之禍由於能用善謀其用謀之善一聽知武子事戰盟戰
在傳語中一聽魏絳事戰滿魚在傳語中則共二脚題出當以
知武子魏絳分以外則不與楚戰以內則思氏各分而書法亦
認結序讀上為足然無此說若出如主事說
伯國用善謀而伐滿魚之功春秋所以美之也

三駕伐鄭 滿魚 執良霄 會申

此題多搭執良霄會申主不戰駕楚而楚不能與之爭推誠服
鄭而鄭因此不復叛者二十四年但須認執良霄後以駕服楚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春秋錄疑

卷三

十二

十有二年

晉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鄭

救台不重只重遂入鄭上以大夫無違事一句律其罪或曰以

下中說大夫無違事之意重台在邦城之中可見季孫宿違之

於境內為有無君之心也書法在違字其入者逆辭身患擅權

意無干

內臣恤患而專於宣小春秋所以罪之也

十有三年

夏取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故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

孫憂曹人晉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士介此君命人之體也不使之免者
季孫之強也不敢避者故老之情也晉人益欲魯使故二人並
列于會

春秋於四卿並列于會而兩譏其使介之失焉

會伐秦

此題無傳主殺先谷傳與會梁梁傳二意作
已未衛侯出奔齊

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罪一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助保而
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棄使余三罪也○只重蔑
其冢卿而信其左右

春秋錄疑

卷十三

十三

諸侯失國由於臣春秋端不責其君

會于戚

十有五年

劉夏送王后于齊

只重劉夏說靖公合禮則不害者其常也於內只帶一句便了

春秋記王室之婚禮所以著所使之非人也

代北鄒圍成公敗成至遇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梁伐齊大夫盟

諸侯失政失政皆不臣也自今日說上二年云推本其所以

失政不臣之由在前日三會之過而以今日悼公既沒
宜也謹禮項是謹之於微所謂善惡積於云而不顧謀也不
是今日之事矣使大夫皆專之觀使事是有悼公之命荀偃怒
大夫盟則是無平公之命而荀偃怒而盟也
諸侯失政而權委於臣春秋謹禮而責歸于君

于向 伐秦 于戚 沒梁

賢君主伯而政屢委於下春秋謹其始厲君嗣伯而政遂委於
下春秋傷其終

北丘 次匡 牧徐 雞澤 如會 及盟 會向 伐秦

會戚 梁大夫盟

牧徐盟雞澤雖大夫莊之然諸侯猶與其事而大夫不得出也

春秋錄疑 卷三

而

故曰諸侯既次于匡又曰雞澤之會諸侯既盟也下三會雖亦
有諸侯之命而諸侯不與其事故曰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云云
已自大夫出矣梁之會則諸侯皆在由荀偃怒齊高厚之許
不顧而伐諸大夫盟之故謂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也北丘雞澤
之委政亦要見罪之患

政出於上而復委於下春秋猶正其名政失於上而遂專於下
春秋遂著其失

北丘 次匡 牧徐 雞澤 及盟 梁

政委於下者春秋有所傳以正其名政專於下者春秋無所傳
以著其失

十有七年

十有八年春白秋來

上以天子也一見說起下以天子而讓說起下意不是不與魯偕
天子之禮只是不與其受耳不與其受耳不與其受耳不與其受耳
之意若說魯偕天子之禮則天子受之不為過矣乃曰天子而
讓何也

春秋既不與魯人之備朝亦不與魯國之受朝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小邾
子同圍齊

題燕出十九年公至句伐陳方有書法

凡侵伐國入三云而圍之也既同享上解出同欲的軍事與否
同盟一般只是若等皆而為萬史之文并不然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錄疑 卷三

五

之國何以知此伐陳之為同欲也書法重在共以伐政上於伐
字上着下在是上着言不以圍致而以伐政所謂大其伐而先
其國之罪也若書公至外自是或志其去國歸時之久或著其
會盟侵伐之危之例與大其伐無干或將同與至分備恐非
大諸侯之伐而先其國之罪所以見魯人之罪有可代重在
罪魯上春秋於此有注橫送云云以下正是其意非主於與諸
侯也大字只如大家大衆一般不可有得大重於代亦不足諸
於天子而讓說討賊者若於大字者得大重亦與下先其國齊
之罪同相背況先其國之罪而伐之罪亦未嘗不在也春秋無
義戰敵國不利征伐字國字都是不好的字但忘其事實以
明輕重則國之字重於伐耳

平伐鄭

十有九年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孫侯卒乃還

此傳以古之為師不伐喪曰為主世衰通微云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也春秋所以善士句也若非有不伐喪之心不以其事而善之矣或曰以後論所以可尊之意亦重在此而況喪必不可伐上法不可相對齊但此題只出侵齊而事實書法皆在至谷以下

伯臣行師而有惻隱之心春秋所以善之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

春秋錄疑 卷十三

十一

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不去國履楚之臣弟則貴戚之卿也當時若能聲蔡人殺之罪以侵先君事晉之志巧其職所當為亦其力所能為則正國保身之道向得之矣今懼禍而奔楚楚上者傳意只是如此以正國而退不能保其身也只就出奔楚上者傳意只是如此進退二字不必太泥正國與國乎句是前進的事進宮偏身家事自是退後的事凡公子不去國去國者皆避公子貴戚之卿親而且貴國將下庇其身而上保其居何至指出奔言奔則雖奔齊奔亦非公子之道矣況履又奔於楚故或公子不去國故蔡季之奔為權而季友之奔不為者為賢者諱也春秋書季威之去國以其既無以正國又無以保身也

晉出奔楚

此題解見殺寅虎傳而殺寅虎傳伏權臣暴戾其身而不能進至困夷狄之力而後能克此屬不能殺寅虎上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其弟黃而致其奔上謂題之入國而不能辦一句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意下句指實而言屬貴戚避難而去其國春秋端不以責其兄

二十有一年

鄭康其以漆聞丘來奔

不言反與不言叛書法不同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著矣就屬前接我不以義意受叛臣細其地還要知公在晉是季

春秋錄疑 卷十三

七

孫受之

春秋於叛臣附內有諸耶按不以義者有罪耶受不以義者

送叔姬 蔡其奔

春秋於小國大夫有誰其接內不以禮者有誰其接內不以義者

樂盈奔

會陶任

二十有二年

冬公會齊侯齊侯來公衛侯鄭伯苦子初子曹伯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前跋是不常細意使引至臣一跋是不必細意不當細而細是不仁也不必細而細是不智也既傳意只重在不仁上不智只

帶說不必分對

伯主講好而錮世臣春秋特書以識之也

孟奔 高任 沙隨

伯主逐其世臣固可識錮其世臣尤可責

二十有三年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猶係於晉一句不必用

春秋深惡世為亂之罪極著伯國致亂之非

高任 沙隨 入晉曲沃

伯主講好而尊倫既可惡世臣復國而逐倫尤可誅

齊侯伐衛逐代晉

春秋錄疑 卷十三

豹救晉次于雍榆

二十有四年

大飢

望國俗荒無其道春秋宜當戒乎後

二十有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曹伯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伯主會利而廢天討之義春秋宜當以晉伯討之失

會夷儀 盟重丘

伯主會利而成惡春秋所以貶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衛侯入于夷儀

上傳則與與之同情句同是批判此題書同字非書同盟本是
忘同欲例程子以為同病楚不可謂其特為定齊書同也

此題本只一意蓋衛侯雖以有罪失國而非咎鄭伯之奪正以
立者今既有世叔儀以守之有母弟縉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外使能政通則國可復歸是有歸道而其義未絕也是以獨不
名云其義所以未絕不在撫內營外意身義字不干觀衛侯氏
其家卿云云 無罪便見以有罪失國非若鄭伯云云也鄭伯為
其奪正以立義不可以有國故雖國人君之諸侯助之對下撫
內營外既或以衛侯為義之未絕望其過之能改分有殊不為
義未絕內已有望之之意在矣

春秋錄疑 卷十三

諸侯復國而義未絕春秋所以待之也

入櫟 入夷儀

春秋於復國之諸侯義當絕者待之嚴義未絕者待之恕

衛侯夷儀 入夷儀

以上孫林父齊殖殖對下世弟縉世叔儀作

春秋於諸侯因其有失國之罪而絕之深其有復國之義而待

之恕

入夷儀 衛衍歸

諸侯始復國而義未絕春秋待之恕終歸國而義已絕春秋責
之嚴

公孫夏伐陳

子產獻捷馳封執禮以當晉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題出門于巢只有句結一意其見殺一句與非巢人殺之俱在

卒事上見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林父入戚以叛甲午衛侯復歸于衛

大夫據邑春秋罪其不臣諸侯復國春秋責其自棄

衛侯復國春秋罪其不臣諸侯復國春秋責其自棄

春秋罪其不臣諸侯復國春秋責其自棄

春秋罪其不臣諸侯復國春秋責其自棄

春秋罪其不臣諸侯復國春秋責其自棄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丘建蔡公孫賜生衛石惡陳孔嬰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縉出奔齊

此題上衛侯無信而失弟下子縉重而出奔谷孫言縉之去

合乎春秋亦自重信說小註留氏說太多

春秋責其國失待弟之道予責縉得去國之宜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題帶上會宋脚出重詞是多後于宋如首止多在首蓋首止無

中事而共有中事此題主責趙武合左師欲得兵與楚屈楚

諸晉楚之從交相見本一事事實而重晉楚之從交相見上句

足中國諸侯以下事皆在晉楚之從交相見句統下的或欲以

解兵而天致戰預伐吳之禍以交見而果致如楚伐吳會中之

辱失輕重矣須要看而其事自宋之盟始句

中國交矣而秦夫大防春秋復到以取其大惡

會宋盟宋如楚會甲伐吳滅賴

二邊相照作各用舊法

春秋始紀吳夏之好而貶之深屢記夷夏之變而傷之甚

二十有八年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春秋錄錄

春王正月公在楚

春秋當載首而揭名之所在者可以示存君之義也

二十有九年

公至自楚

闕殺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

滕人許人小邾人城杞

伯主敦族而昧其本春秋直書以見其罪焉

吳子使札來聘

此傳論議極是傳四連即而不中也不句之意非貶其來聘也

為其辭國也非貶其辭國也為其生亂也辭國而生亂此春秋

不以守節賢季札而以連節貴季札也。自傳首至故國其來聘而致之以示法焉。大約既接吳子壽夢云云至因其來聘而致之。示法焉。按季子當時辭國之始。終而竟其生亂之曰。初辭壽夢。再辭諸樊。三辭夷末之子。僚。四辭公子光。而所重乃在辭夷末之子。僚。上故曰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云云。以連夷末之子僚使復來君。弑國幾亡之禍。皆此一辭致之也。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云云。荀比而同之。過矣。論伯夷叔齊之守節而季札不得比之。所以然者。以父兄之人心。故當連節而不守也。或曰世矣。道微云云。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致之也。論季子雖武王之連節而季子不能由之。所以然者。以其不知中庸之通故不能連節而不守也。此段最重。季子不辭或王不讓乃聖王中

春秋錄義

卷十三

主

席之道惟其以決望之深。故責之脩也。或曰以下至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致之也。論不稱公子書法之為難。要看季札讓國天下賢之句。天下雖以高賢而聖人不以為賢也。故其言如此。自世之君子云云。豈不信夫以春秋賢子藏之法。此而論之言聖人以時中之道。責備季札非但子藏之賢。望季札也以結一傳之意。○按壽夢欲立札之時。諸樊餘祭不能效仲雍泰伯之迹。則季札何無受國之理。其不定無足怪者。諸樊子光。秋王僚而致國季子。而又受之。是與仲光之欲也。其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亦理當如此。此皆季子之所以為賢。廉其過只在餘不卒而父辭位以進夷末之子。僚上故傳特斷此時以高其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又曰王僚無季子之賢。武王

之聖云云。非至德也。其傳与子同生乃註中大書法所謂酌古今則實乎嘉之也。

賢者辭其位以致亂春秋同其來而致貶

夷秋 季子歸 屈光來 椒聘 術聘 札聘

欲知春秋特賢人與常人有不同。當知春秋以常人待賢人。為

交秋 季歸 屈光來 札聘

事合乎義者春秋每變文以示義。行過乎中者春秋特畧詞以示譏。

季歸 札聘

春秋有異詞以表賢者之功。有常詞以抑賢者之過。

札聘 術聘 椒聘

春秋錄義

卷十三

主

禮異於夏者春秋待之異。行過乎中者春秋責之脩。

札聘 會奔 合

聖連節札聘傳意正足連節之道。於守節喜時者曾之社稷。

公子也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正守節之道也。

春秋有以連節貴賢者之脩。有以守節善賢者之長。

三十年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秋七月叔弓如宋娶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宋絕以去國未三年言去國三年而後君收其田祿里居石与

夏是也故引以為照

春秋於大夫之出入也責其位之未絕諒其謀之甚遠

冬十月莒莒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濰淵宋失故

過制天下之諸侯在莒莒景公上見大夫以智帥人者也身下以爲未之素也可謂不智句相應後不仁只帶說過或曰以下推本其所以不智之故當重不出宋失故止周端魯卿與人夫夫書法

列卿舍大而謀小春秋所以罪之也

三十有一年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春秋錄疑 卷十三

書

春秋錄疑卷之十四

昭公名稠襄公妻齊歸之子夫人名姬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七年九三十二年薨于乾侯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來向成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曰公子者其本當稱也此常例也會號之招也曰弟者同輩而特稱之也此變例也殺懷師之招也既曰其本當稱不必更看○班固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何不悉以一日之功加於諸昆弟也故禮服傳曰始封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蓋臣之此所謂臣諸父昆弟者蓋言封君之孫而下也○會于號尋宋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之盟當書曰叔孫豹會云云盟于號爲楚人懼晉之先故但請

讀云許之故不書盟也然此只是事實的書法不重重在觀其

事云云先趙武惟不貴修盟故不論其先歟與否而惟以信爲

本者則先之以信爲本者謂其守弭兵之約所謂戎有仁人之

心號之會所謂今戎猶是心也非許其請舊書之謂也要之則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正以有此信耳有貴中國意思在每

書必先趙武不但號之盟先之宋之盟亦然

春秋於夷夏雖好必責信而先伯臣焉

會宋 盟宋 會號

宋之盟楚人衷甲號之盟和牛懼又如宋文子曰武將以信爲不備而行之猶如農夫雖有飢饉必有夏年此其弭兵之

而不加楚之所謂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有信也此題只重在守信上不可舍書法只用先趙氏上楚子木下楚子圖

水夷無購信而加中國春秋家實信而先伯臣

三月取鄆

按在氏云乃免季孫全用左傳而只結以其不曰云云欲見季孫宿取鄆之事非約之忠幾不免於我使受師之辱正是棄莒亂而不邑內之實事也文中當用出不悉書若不書伐莒也不書伐莒只是不欲顯其棄莒亂而取邑不實不可從季氏恐以討賊于魯之說○取鄆者季孫也為內諱非為季氏諱也內臣棄亂而為利春秋諱詞以示貶

會號 取鄆 合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二

好諱於內春秋以重信先伯臣地取於內春秋以重利取堅國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之通晉以後不但千乘之車足以顯其如二君之實若能少此之言能知其通可見非有不可容之惡也○以均受望人父非時以差其兄正所以全其弟也以能交責人兄非特以愛其弟乃所愛以其父也上段書此是書來奔下段是書弟

春秋於責戚去國也既責其父之私尤責其兄之薄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此段車用卒之始大抵用所遇之既而劉為制勝之裏不然彼使我車自右而然晉嘗數敗群狄於魯而然何至是而與車用卒以取勝也蓋使便便戰車勢逢重若平原廣野以我運量過

其奔突宜矣今所以遇既宜步而不宜車也故以什裝車言以

十二車之地而與敵鬪勇勝故曰必克固諸既言固其既而

困之用奇設伏皆勝故曰又克然非用卒不可也故諸皆

卒自我始乃數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之向者每乘三人五乘為

十五人今任人為伍三伍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故荀吳

之發人不肯即卒斬以徇也為五陣以相離云云以錫之五陣

即五与專參偏也相離者布陣使相連也司馬法五十乘為兩

百二十乘為五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三二十五乘為偏

皆準車數多少為名今雖用卒猶襲車陣之名也此言布陣之

法晉人笑人未陣而薄之大敗之足困諸既而克之也此見魏

師勝策之妙荀吳用謀之善雖其發人為戲而不忍所以能成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三

克敵之功也杜氏解此義似欠分明按收誓不愆于六步七

步乃止齊高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高上言生作

進退之法戒其輕進下言攻殺擊刺之法戒其貪殺皆言車戰

之法也車戰之法雖不大勝亦不大敗也自車戰法亡崇尚步

卒而後變節愈多殺人之禍益熾是此題只重戰車崇卒上魏

舒請晉卒自我始用卒正欲誇而敗之也

伯國始崇卒以讓夷春秋所以譏之也

秋書去疾自齊入于莒 難詞只是事連

春秋於責戚後國乎其討罪之正顯其嗣位之事

定歸 忌奔 納糾 白入 疾入 與出

朝傳天下國家定于一一敗只是引起去疾以國氏之意言云既

既定于一而去疾不當又以國氏以貳苦于此變例也或者以去疾以國氏應國家定于一不稱公子應天下定于一章強

春秋之舊一國二君有示正分之義者有示討罪之義者

突歸 忍齊 納糾 白入 制伐 吳伐

制吳二脚只就舉號上說蓋本脚書法也依傳是說不當於春秋說辨爭立者以明一國之定于一復照舊號者以明天下之定于一

去疾入 展與奔

此題用二說合作上去疾稱國下展與不稱斷

得於討罪者春秋之所褒失於討罪者春秋之所貶

皆展與出奔吳

春秋錄疑 卷十四

春秋於去國者既有以治其罪復有以治其黨

襄公四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康卒

纂祫之賦不能致討又從而崇之以王會盟則天下倫理之變

至矣甚矣聖人閔之甚懼之甚不單其例赴以正其祇君者又

討賊之變例也然要之亦只是惻惻於中國諸侯以誅討亂賊

之意耳

會執 會申

執之會故孫楊子曰楚公子美笑居執節子反曰二執戈者前

吳申之會蓋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向成獻公合諸侯之禮

六此禮本不好然時人多重之

秋臣有為惡之漸列卿使能知之秋臣有為惡之速中國不當從之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

韓起來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論理是如晉上為重故傳前舉動人君之大節云云亦不長悅

人以自辱一說皆是起其不當如而如之意但其已至于河而

見節則又當從權遠變而不宜輕復也故遂以不宜復意與之

平對全題重昭公失國之因上微以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此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之述譏二說于後季氏是好和窺之以作止其惡晉人是四鄰

視之以厚薄其情

春秋說聖國君臣之事伯而責各有其歸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紀內君之事伯而見卻以其經權之內失焉

三年

比然伯教出奔齊

諸侯忽暗貳以危其身春秋端本以責之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申置者季氏之學也暴楊于朝云云者為季氏也昭公忘過失

之懼不恤公室之憂未必非為其言所惑云

春秋紀夷氣之變所以見國君之失政也

夏楚子紫侯陳侯鄭伯許男于徐滕子子胡子沈子小邾子來
世子在淮夷會于申

傳內天人字重看當時楚勢橫甚其求諸侯於晉也以常情觀
之除非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勢亦不可已也改諸侯夫九一則
曰晉楚惟天所相一則曰天道也一則曰天將棄蔡云云而聖
人最責中國豈不少恕者乃以天自虐之意春秋之法以人合
天云云正是以天自虐之意以合天之事作用當如何不遇信
任仁賢備明政事保國疆圉要結鄰好人夢之好當畫者如此
居臣肅說責備字不必用亦得以恕待人之謂常人也坎句
尤重

春秋錄異

卷十四

六

中國宗大惡之夷以主會秋列異類之夷以致貶

會申 執徐 伐吳 滅賴 滅陳 滅蔡

此題依傳將執徐子云云之罰也為三改以三則曰為三則前
一則曰晉司馬之言也二則曰祁寬之言也三則曰子產之言
也會申事述向楚度秋君以立至城竟按本一起事書法只用
會申三改作楚是譏謝賁命於天以人事為無益而不為之
意

平州 會應 會申

釋大惡而定其位者固可罪宗大惡而順其欲者尤可罪

楚人執徐子

伐吳

遂城賴

取鄭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作三軍民猶有屬公者今也但歸其責公室無復有民矣故後
此公如晉取齊謂晉侯曰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云云也前傳以
三軍當之審引起今日廢公室之二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是以
謂之作之實此傳以初作三軍引起今日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子各一是以謂之舍之實作舍事實雖各不同要其為平公
室而事出於季氏則均也故曰然則三軍作舍云云季氏吳曰
書其作舍云云之理也前傳則曰春秋書其作舍云云豈也皆
所以戒兵權之不可去公室之意也但外傳後將說已則下臣

春秋錄異

卷十四

七

云云其罪也為前傳所未言微詞以著其罪者下待顯言而罪
自見如定哀之微詞也注氏乃云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政則知
若言其政當如何書之作文亦要見昭公政令在家而不能取
之意

強臣變例以事兵春秋微詞以著罪

作三軍 舍中軍

初更三綱軍政之本一句為重矣權有國之司命也歸于臣下

則三綱論皆足以作舍盡作

大夫兩變制以事兵春秋深罪其不臣也

夏書年歲以年要及時該奉命

言天意不必重要見季孫宿受之之實非公也

春秋紀叛臣之接內既著為亂者之罪尤著貪利者之罪

冬楚子養僕陳侯許男頓子泥子徐人越人伐吳

春秋之待變夷者固其可進而進之焉

宋莊公比出奔衛

此傳專論寵信閹寺之禍故傳末以刑人之能亡國敗家意結

東去

大國信譏而逆其臣春秋直書以罪之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字只是事實善惡在乎其事

暨國同附夷而得平春秋所以罪之也

暨齊平 及齊平

暨與及俱是事實不必重只就平而斷罪故輸平與宋楚平皆

春秋錄疑 卷十四

非拉暨反上討書法也

暨國有所扶而得成固可罪有所畏而求成亦可罪

輸平 宋楚平 暨齊平 及齊平

以平者春秋所貴意起中分四股平做以意總結之

四外結成而皆有其失春秋詳書而審致其譏

八年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叔弓如晉

姬虎和也

陳公子番出奔鄭

秋免于紅 旬根年至于衛衛華車千乘

此後凡書免係與公無與吳氏皆公室之民則免亦公室之免

司三軍作舍民屬私家故鬼皆三家之事○依君臣分胡氏此

傳本劉氏見小司

春秋紀暨國譏武既責其君臣之違禮復責其君之昧禮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英

九年 叔弓會楚子于陳

夏四月陳災

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如京師王室亂

題不出陳災王室亂

聖人備註有所筆以示公天下之心者有所筆以示家天下之

心者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十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此傳周三卿並將之事以驗舍中軍而三軍固在之實就季孫

身為主將二子各帥一軍而三卿出地皆三家之主氏皆三

家之氏而兵權去公室之意與舍中軍同重在季孫身為主將

春秋詳六卿並將之述所以著人臣專兵之戒也

舍中軍 三卿伐莒

此題就傳中季氏敗中軍云云為之副分作兩段上變制之事

也下用兵之實也二邊相維做觀一則曰季氏敗中軍一則曰

季氏身為主將則季氏之罪為獨重矣二邊各帶昭公失政說

兵制變春秋微詞以罪其專兵事舉春秋直詞以彰其事

叔孫舍知晉葵晉平公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庚誘蔡侯般之子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楚不藏事 以下意大中亦須究轉用出蓋大議論也

春秋紀四臣之譏貳以其僭王之禮而忘君之憂也

季孫意會晉韓起齊國弱來華亥衛北宮佺鄭牟虎曹人杞人于

厥慙

以義利之分輕重之別照此題講心字與力字乃眼目也傳內

有三箇詳字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十

諸侯心欲恤患而力弗能春秋所以恕之也

盟危 盟淵 盟越

伯國討罪恤患之情不同春秋原情示法之旨亦異

盟危 盟淵

春秋紀盟會有罪亡義利之分者有罪失輕重之別者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

內入國而以其君來 云世子有者在執字上者曰以歸旁解

也曰執以歸不取而強執之也然此却只是事連如內入國 云

云者書法皆不在以歸上斷也事實執執上看書法在稱世子

上或以前段為主楚後段為主世子非也

春秋紀水夷之辟暴而特表儲君之奇節也

執蔡有 滅胡豹 入相益

春秋於小國既患有著其得儲君之遺者有著其失人居之類

十有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鄭之從晉人恩于晉有平公之表未

公子越出奔齊 從南副以賣叔也

晉伐鮮虞

此非因其伐鮮虞而責其不救陳蔡也大意楚秦孫吳 云是

夷狄之為也而晉偶會齊師假通鮮虞以入之是效其斯為也

信義字重自恃使變詐並與傾危成俗 云壘而收之故伏之

者掩本塞源之意也

伯主故夷以虐速春秋比之於夷也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士

滅下陽 執庫公 伐鮮虞

上以師與人稱之不足為恥亦所謂不待貶者虞公貪利自取

惡有所分意不重

逞已之邪以害小者固可罪效夷之詐以害小者尤可罪

十有三年春秋弔師師圍費

圍費不克取既從治區夫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之說而後費人

反南代口終以愆辜為主所惡於下 云使下起之事也二句

疊用書法只有不審內叛其害圍費不沒其實上輕

大夫用衆以討私邑春秋欲其求諸已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執其君庚于乾谿 楚只出此歸

此傳辨論以執君罪比之意楚庚執立此出奔晉比歸而度極

則比未嘗云云君莫此一間最重蓋比之出處如此既與他

人不同而春秋必以祗單比者在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云

即居臣之分備在也一敗惟其君臣之分備在此此所以但當

秋死而不立若國有所歸云為社稷鎮龍不司已以全君臣之

義也今乃以棄疾命召之來則棄疾之立則立此所以被之大

惡而不可辭也其所罪比以祗君者非為其無討賊之心而

徒貪大位也為其不明君臣之義也若比之所處者疑於不可

以言祗君而春秋書比祗其君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夫既以君

臣為重則比雖當次及之序各楚國之常具其國之利然且不

可況比是五難而棄疾有五利乎比事之變也一敗意輕只帶

說以其不切於君臣之義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云雖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十一

似分處傳四上下二既照當彈既不可將傳分二既早稍

春秋深罪外臣之復國以其不明乎君臣之義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於虔若非此君而書祗君於此若棄疾吾而下以疾君此

秋公會劉于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左氏善乎敘事今後人得見本末如康和之復乃晉平時事平

丘之會也則晉昭也叔平丘之會而先之以晉成號和諸侯皆

歡之故以見平丘之示威故會乃為平丘之會也

威乎對晉下傳則惡其斃力不遵同意

伯主譏謀二之好春秋惡其要不得通也

公會平丘 盟平丘

此題會盟事定相屬起澤微提足譏斃力不遵只是書重初

復一書法以難釋無中事之則求之是多上平丘二字然必有

下兩字見上平丘之為重初故曰春秋治之如下天所賦云

春秋深惡伯國之會盟以其斃力而不要諸通也

盟宋 會執 會中 或賴 故乃如晉 會陳 平丘

故乃如晉晉侯齊侯之成也會陳山有田國魯故乃宋齊玄鄭

吉衛趙魏與楚為會見諸侯之昏二也此題將今乃把施然安

於不競至不亦不手一段分兩段及諸侯昏二以上曰屬平公

下屬隱公

此勢強而伯國宋平侯既可踐人心二而伯國恃平成深可貶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十三

代鄭會萬原 會平丘

得指安接而復伯之業盡失於安接而世伯之業棄

棄莒 作南門 立武宮 築園 故乃如 會平丘

固結人心而違不同上是大國人心下就諸侯之心既

望國勞氏以從欲春秋建其機伯國啟威以示威春秋深致

其貶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其書同盟劉子與盟同病楚也其書同盟在同病楚同上句只

書古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與盟而書同義則未安

也劉子與盟即以諸侯工要天子之老同病楚即以甲國同端

為秋纂立之主然傳大意已歸重於書重訓復而所以為惡三

大則在競力不道上古同意不同亦得釋其競力始及後句
應敘乎中而向得齊之說之信據也云云應叙向解魯之事認
是競力之實說又戰國云云記者十九以為外盟據齊所取所
以為惡之大也公不物盟傳雖至惡至說也是通論平丘之
事在此傳只是競力為重春秋禮義之大宗禮義二字對威
力有

春秋伯主之謀信而不惡之者以其競力不道也

盟首止 盟葵丘 會蕭魚 盟平丘

舊題格齊命似不必傳中不軟指葵丘言

信譽謀而各有一善者皆可美傳一轉而為略案惡者皆可惡

公不與盟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古

次傳只是一意若於五不題者見在晉則由也今魯與相通好
亦不朝云云是或重也他由我直吾何敵我聖人筆削春秋
以下皆意與沙隨傳意同

春秋直紀國君之見拒以其無所損於己也

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五惡三說於甲兵之威所謂諸侯有國下可下示來懼也辟
脅持之力脅也也以此據侯上受天子之老弱子與盟也以中國
同端而狄墓立之生同病楚也斯禮義而信誠慙之心句又於
盟字上看出此意春秋以忠信誠慙之心為宅而盟誓不足貴
之意不然則以威拒拒之一句與上於甲兵之威二句為重矣
蓋同上四句都是指事實上說至於於盟字上一說耳

據伯而題備春秋深惡其事見拒而理直春秋下諱其事

會平丘 盟平丘公不與

春秋紀會盟之事深惡大無有其惡者獨幸天下不與其惡者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二處見拒理直事遂當看左傳

望國廣見拒而理直春秋皆宜當以示義

晉人執事孫意如以野

按初苦野詳有義之狀云云之職修其一既句句節要出如

是則為伯討也

伯主討大夫而因乎利春秋所以貶之也

取耶 桓耶 金中軍 伐昔 平丘 不與 執意如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主

春秋錄疑國之罪在臣而不在于君責伯主之討以利而下以義
恭侯盧騶于蔡陳侯是歸于陳

傳意只是陳侯傳野論存陳之意但多一蔡丘陳列聖云云之

親二句重此二國皆神明之冑而夷狄滅之討之諸侯不能救

而存之先王封建之法壞聖人所以示存陳蔡之意於舊法之

固者如此存陳蔡者所以存封建之法也故曰其義在公天下

云云者也而又再足之曰為天下而不封建云云春秋天子之

事句重此題不重責諸侯上歸者順詞句正是國其所宜歸句

內意

觀春秋得中國之旨見聖人公天下之心

公如晉至河可復 晉田晉吳魏臣而朝見之說辭公于河

吳城州

十有四年春意自王如晉

即內臣之復國見伯主之救利

執意如 意如至

擊強扶弱之義只就初嘗對魯說此傳不及昭公季孫之事

伯主始因利以尋內臣則可戰終因利以擇內臣不可戰

會平丘 盟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

信辨拉歸夏而沮於利可戰信辨拉歸夏而沮於利不可戰

八月苦子去疾卒

莒子紅 伐莒 意如至

取聊舍中軍乃宿事傳中施於宮子句本指意如不會莒莒事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十一

今以伐莒事代之題恐未當

內臣勇於犯上既可議怯於處國尤可責

十有五年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人叔弓卒去樂卒事

題只出去樂卒事

望國廢禮之變而當其可春秋因禮之變而錄其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春秋紀外臣去國有罪其失任賢之過者有罪其失處己之過者

蔡侯歸 吳奔

就朝吳說謂其忠足以謀國而智不可以謀身也此題亦未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此比同一國大夫為主將之事而屬其三書刻之不同也用兵

禦狄之思句重只帶荀吳之伐言用兵禦狄之思乃指本治內

卒遠服人之意而格近攻遠思思當中國事外夷則聖人之所

深戒也此所以難以正兵加戰而不納其叛臣僅免於戰而不

以為襄也書晉荀吳帥師乃將軍師衆之常制然此傳獨以蔡

名氏滿言後世定四年士鞅伐鮮虞五年又圖之六年又伐之

之皆從同故知此非襲制也今荀吳鮮虞未嘗侵掠晉荀吳

之伐要非義舉其可戰之意未嘗不存但以對上二例為免於

稱人稱國者之疑耳故曰春秋書義戰義戰若於此則有也故以

正兵加戰而不納其叛臣只是一意不納其叛臣即正兵加戰

也左傳又載鼓人諸以城降而荀吳不以獲邑賈也事與正兵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七

加敵無干故傳不用

伯臣以正而行師春秋平辭以示法也

威諸氏 威甲氏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

威諸子嬰兒是稱師的不必格只格甲氏

伯主治外之迹不同春秋紀事之法亦異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

畏而用詐者春秋深其責畏而正正皆春秋免其責

公如晉 平丘之會也

十有一年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上句誘誘上斷罪下自亂而無實上斷罪

諸萃報 魏氏愛

春秋紀外夷行事也既理華夷之辨便明輕重之準

夏公至自晉

晉人止公當如何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竊意當依在楚之例書之也

望國事伯見尋而無自強之志春秋諱辭以貶之也

如晉至河復二年解如晉至五年官前受年庚至止公

公如晉至河復十二年官所承制

如晉至河復十三年為執如晉至十六年為平公止法

如晉至河復十六年

二年如晉不常搭蓋而吊少姜非朝也五脚起如並脚做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六

平丘不與公如晉至合

信諱而見拒春秋若其理之無欺禮備而見拒春秋責其志之下立

有七年

八月

秋朔子來朝 孔子問官於朔子

八月晉尚吳師即賦陸渾之戎

此比同一賦國之事而屬其三書詞之不同也則窮兵於遠虛

內事外者可知矣句重只留賦陸渾言言雖以內地之戎荷吳

賦之稱不為襄別窮兵於遠云云其賦深矣其傳內與代解虛

同而傳後之語亦用兵禦秋之畧何中意也荷吳托有事於

願與三塗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必與假道解虛遂入晉陽事同

其故智無傳意不及文中亦不可遺

伯主用兵以攘亂華之夷春秋平詞以示法也

賦陸渾 甲戌及晉師 賦陸渾

此題或分三段或主二段或後世以窮兵於遠虛內事外意

伯兵舉於遠春秋責之嚴伯兵舉於攘夷春秋待之輕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岷

荆楚天下莫強焉自始如吳人野教又自此之後始為吳之

所敗此傳通論楚人本末強弱之實以見其為謀實以失賢才

而土廣人眾不足恃也此時申公巫臣為吳用而無極正得志

於楚也蒙兀在伍負事在長岷之後因其通論楚事故并言之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九

文中用事當有分曉 言戰不言敗只是勝負敵的事定非書

法也此戰不舉全無勝負始雖大敗吳師求其乘舟除望終竟

為公子光所敗復取餘皇以歸

春秋紀強夷之勝弱敵於人由強夷之用舍失其人

戰泓 戰郕 盟宋 會中 長岷 鶴父 柏舉 入郢

為固以得賢為本進賢以去讎戰貨為先二句為主于去去子

元而用子文于卿越越而用叔教盟宋却教用屈建會中則

楚定用椒舉長所用無盡而去屈巫柏奉蒙兀而舍伍負也

此勢強由所用之得人外勢終弱由所用之失人

十月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定穴

邦人入朝

十有九年

宋公伐邾

此題書法在下不書國與取而正意在善其上其伐也國也取也皆惡也以其差等言之則取之罪尤重於國之罪重於伐也此罪據得當書伐邾取邾今自其有顯侮之善故釋其取也之惡不但下書取邾國亦不書也善以顯邾之保言惡以水邑言惟其善善長故惡惡短也

大國用兵有可取之善春秋所以釋其罪也

入邾 伐邾

小國罪暴春秋之所譏大國討罪春秋之所予

春秋錄疑 卷十四

夏三月戊辰世子止執其召賈

冬於許悼公

二十年

更曹公孫會自邾出奔宋

奔而書自邾待政的事實公孫會之所以為賢以其待政而後出奔也春秋所以賢之者知重在此公子喜時之使皆非喜時之後為之則臣子常履耳善善長之善與下苟可善之善字不同上善字以能以國讓之善言下善以待政而後出奔之善言下善字輕上善字重書法書公孫為重而卿只作事實 除其罰而及云云之意見春秋善善惡惡之法蓋祖述之文中不可不批出

大夫去國而得禮春秋論其世而贊之也

執曹 會奔

惟前人得讓國之義深可取故後人合去國之禮為可贊

秋強執衛侯之已繫

華亥向華華走出奔陳

二十有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重南里宋國城內之里而華氏居之故同一以地叛而書法特

係之宋與威制歌美也

強臣分國以逼其君春秋徐國以深其罪

恭使宋出奔楚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二十有二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累而不書者不書其叛宋之事也三孫各有書法先晉次宋次

楚使傳宋作

春秋記大惡之得釋而曹各有所歸也

大宛于昂間

古晉宋夏商 三皆於襄陽以 襄陽所歸者兵也而所主者

云云之宋失所主皆禮也禮者三綱足也只聖三綱東政之本

以下意其非禮不此公不與意而得已發之矣今只置點於首

春秋記內臣之譏民所以謹大綱之序也

鬼紅 此滿 昂間

與單題一體作

六月秋教如京師葵王王室亂

此傳發明留書定字○唐虞公天下以下正是說出正本之義
必其可公然後以連都為權不然無有樹子而已其義有行以
下之意如此

札聘 陽正入

此題以春秋黃帝王之通一句提起分講後以無易樹子句以
意提結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室

弱其後嗣乃所以輕宗廟也

春秋紀正臣之置君也既著先人之失復明後人之正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主

以伐鄭 以年與命 以王猛居

春秋說在人專制之學不同而皆所以罪其非義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之下之外逆所以為後世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成也竟在

責天王與上傳同

春秋於王臣置居之學考前人之失而明儲君之正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秋錄舍如晉

晉人執叔孫舍

卻知人之並坐辭獻子之婿冠中豈欲行賓別晉而不舉晉人

欲假歸則自里而待命

晉人圍却

只不奔聞官守 云數句一事託下

伯國勸王猛於義春秋野以微之也

秋七月晉子庚與來奔

如心在喪不戚亂臣持以為過而遂之奔奔然其所為微者微
其不能居也書法庚與在書奔却今重不在此書入

春秋於諸侯出入有惡其不仁者有微其不立者

盟宿 國如 庚與奔

戊辰吳敗瑣吳於紫雲許之聞于鮮父明子乾沈子逞戰獲陳夏
齧

吳以罪人一千先犯明死與陳又為三軍以保於後從公子光

三謂野謂也者去倫辱威後者敦陣整旅也○此題係三段以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主

惡作勝與責取禍相對以當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

云云二句同作一段以其意同也其餘紀事之法不必重且在

作勝中事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秋王與後同 一當立故不言五猛亦不能立秋王能立故一稱

以一不稱以王居狄泉而直稱天王居云云者也

春秋於嗣王有者其當立而能立者有若君不當立而尊王首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此時實為有疾殺恥是殺其前無疾見卻之恥也言前日以無

疾見卻可恥者辱足矣此為有疾非見卻也是以殺恥為耻也

如晉復 如晉至 如晉復 如晉至 以晉復 如晉有

· 侯倭 一 中 戰下

春秋紀世因得禮於人之事所以罪其身之不上也

叔孫舍至旬晉

此傳叔孫舍所以見昭公不能舉國以禮之通以禮立身云云
云德論其平生制行之美文中俱用社稷之衛句重舍非其字
書其姓氏是多叔孫二字與意如不同爾

春秋特旌歸國者之賢所以見君國者之不能用也

意如至 舍至

意如一邊要見除館西河而恐難逃歸是以不禮肆身做狠敢
施於昭公是不以忠事主也叔孫舍一邊事與之對加執同一
則受制而不能舍一則不能舉國以禮皆不能動心忍性強於

春秋錄疑

卷十四

為善故也

強臣復國春秋著其制行之惡賢臣復國春秋未其制行之美

冬楚滅巢

曰楚滅之也則巢乃楚之四境而不能保四境以危其國之
罪當在楚曰巢楚之附庸則固有國居之也而不能有其土地
人民之罪當在巢巢分明是國而伯爵故得言滅欲罪安原前
日門子巢輕以一矢相加事說責楚當是時無盡以謀勝

春秋紀水夷之肆患既見失所守之罪者尤見失所有之罪者

吳入州來 鷄父 滅巢 入郢

春秋始責外夷失所制以危其境復責外夷失所保以危其國

取汶陽 滅巢

內地失春秋畧詞以示服水地失春秋類詞以示服

二十有五年
夏叔詣會晉士鞅來樂大心衛北宮喜期將言曹人邾人滕人薛
人小邾人于費父

列國勤王出於人心之公春秋常辭待以臣道之正
有鷄鳴來巢

考工記曰鷄鳴不踰濟今在康有之實則春秋所書始乃地氣
推遷使然中國治亂之機也故昭子云

春秋紀夏帝之兆示人居當消之以德也

秋七月壬午大雩季辛又雩

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是指子來為叔孫舍之賢取朝忌捲降

春秋錄疑

卷十四

于五

望國禦災非其道春秋特書以識之也

鷄鳴來巢 大雩 又雩

物異見而國居不能修德以勝之則可識天災降而國居不能
修德以禦之亦可責

取郕羽 舍至姑 未巢 又雩

人存而失於用人可識天春而失於格天可責

凡月已亥公孫于郕次于陽州

季以得政日久列昭公時自是皆于不得惟有正身平德擇任
忠賢待時則政此乃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而居得屯之道也下
文不忠一朝之念運其私欲應正身率得而以群小謀之應擇
任忠賢

國君無道而失國春秋疏辭以示懲

齊侯公于野井

十有一月己亥孫公佐卒於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春秋直紀大國之取邑者所以深責內君之失道也

邾邾陽州取郕

望國失位春秋著其下位之罪大國取邑春秋著其不君之罪

三月公自齊居於郭

國君寓四境之內春秋存一國之防

居鄆居狄泉居鄆

王寓於歲外春秋存天下之防君寓於境外春秋存一國之防

春秋錄疑卷十四

主

夏公國成

依傳本三句作季氏不臣昭公不君在兩國成上見齊侯不能

修方伯連師之職在言不齊師上不吉齊師而吉公國成吉法

總使

春秋於望國之討叛而責各有歸也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父武都豐錫是為西京名曰宗周周公營東都洛陽是為東京

東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遂殷頑民於此子朝之亂其餘黨

多在東京之王城王畏之故定成周也此題只一意

春秋紀王通之衰所以見先君之失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春秋紀遷寵者無以立乎天位所以見私愛者無以服乎人心

二十有七年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秋晉士鞅來築初卑衛北宮喜晉人知人勝人會于危

有二意不以一人而廢衆人不以彼事而廢此事

春秋列序大夫於會者不以伯臣之貪利而廢其勤義也

盟危會危

徇利而害味義者春秋嚴其責徇利而勤義者春秋量其責

二十有八年

二十有九年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秋錄疑卷十四

主

大國恤內非其禮春秋特書以譏之也

冬十月鄭肅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候

不與季氏專國正是存君意後以罪臣子譏諸侯分將

春秋於歲首而存君國者內水之罪也

兵戎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統兵有罪其肆暴者有罪夫自棄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候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春秋於伯國之寵既責其君之不戒尤責其臣之不忠

冬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候

冬仲孫何忌會晉歸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皆人韓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子有遺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今至於城王初則所守
愈卑矣故京師則不可言城言城成周成周共列國等與京
師不可係之入同並無敵降為國風之意故工使富張如晉請
城其言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則王室
衰弱之內當各景王寵愛庶孽之過矣

春秋於諸侯勤王之役而傷王道之衰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候

突奔 入櫟 衛命 夷儀 避齊 乾候

失國而卒能復者皆有其由失國而卒不復者亦有其由

春秋敘疑

卷二四

十六

取鄆 圍成 鄭潰 在乾候

春秋既因事而絕乎國若復因事而誅乎強臣

春秋錄疑卷之十五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

元年春王

出題當連下文三月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元年正月即位即位者有國之始正月
所以正即位也即位則有書有不書元年之正月無不當者二
年以後正月則有不書矣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候云
無君史雖追書即位後所改之元以係前半年之月日而正月
未即位定與他公不同故比於常年而以王三月係執仲幾之
事而不書正月為欲謹其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云云以
下中說定公所以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之意蓋若昭公之
子承國先居自處初喪定位適年改元即位安得無正哉故不
春秋錄疑 卷五 一

書正月云云則未知己之有罪為身罪以內無所承言此魯國

時事之變而春秋所書又謹始之變例也此傳正字前得重無
正者以其不正也主人謂定公孔子作春秋在定哀之世故故
定哀多微詞

元年春王正月文元年春王三月定

三月晉人執宋仲 幾于京師

列國之君大夫晉得而執之者是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也不在
京師則執而歸京師在京師則當告以執非可擅也故各傳只
云執雖有罪而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此則云不告諸司寇而擅

執人云云執而當其地之也足為一例者也前書云只稱人此書法重當地而當人兼用以王事討有罪言而況不以王事討有罪者乎左傳歸于京師是以歸故事故傳不及之初字非指工都乃對秦越之前後而漸句首伯主擅刑於王都春秋深貶以理之也

城成周 執仲幾 合

王季春春秋傷其弱伯討擊春秋幾其專

夏六月季宣公之喪王自乾候戊辰公即位題只出戊辰即位

春秋內無所承之君則不書即位定公內無所承而春秋書之詳詳者欲見為意如所制而不得專蓋足為內無所承者之永鑒也大意在宗嗣先定則變故不主云古人所以責於要定

春秋陳蔡 卷五

二

國家之本也一段惟宋嗣先定故成王方崩幸臣而於其日云不待榮朝而後定也今昭王喪至云而不得專也其與不榮朝而定相去者遠矣宋祚不亦危乎所以然者季氏蔡太子衍及陽人而立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所謂內無所承者也春秋詳書云言非以正昭兩攝之間然後即位之禮為法乃以固本不主為後世永鑒也

立錫宮

立遠宗之宮必有故須見得季氏逐昭公禱于錫宮之事

冬十一月陷霜殺菽

即天道所施之失序見君道所施之不中

二年

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作雉門及兩觀

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宮三門庫雉應庫雉門天子東來門制雉門備天子應門制雉門水為兩觀中間闕然為道工懸法象亦天子制也諸侯則一觀備然以傷公新作南門則諸書于經見雉門之不當新以子家駒云云見兩觀之不當新此乃先祖為之非矣其不能因災而革之則其失在公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句最重定公之立正在屯難之時理之所當為者正宜如此昭公傳內言王身率德云云亦是此理取臣乃傳之正意勞氏意重

春秋陳蔡 卷五

三

新作南門 新作門觀

天子諸侯皆南面而聽政門必向南言南門則庫雉路皆在其南言雉門則只路門之外庫門之內其法象以待萬民之門也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故皆象門應門之名想庫雉二門既備天子東應之制惟路門仍諸侯之制此皆春秋以前之舊舊定二公皆是因其本有而改作也

三年

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頃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左傳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今謀是伐楚召陵地也在

謂川類川楚地苟實求貨不得遂辭然人未聲其罪故不可以言伐當曰侵耳請命于周大舍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句重孟足以見侵楚之陋也

伯主請命據夷而回利無功春秋所以陋之也

遂伐楚戰城濮 召陵侵

據夷之功大而歎於義者春秋皆譏之據夷之名正而迴於利者春秋深陋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以歸而謂之

不仁者言其偷生以害仁也

春秋紀兵既罪肆暴之不仁復罪失節者之不仁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宋地

春秋錄疑 卷十五

四

言及只是事迹然就中可斷其受國於意如而歎意凡舉筆非

義所以句不用

望國要信以固位春秋原志以示譏

召陵 擊地 合

序諸侯與不序不用

伯國阻於利而隨報外之功可譏望國狀於利而執定位之信

亦可譏

公如晉河乃後 盟皋鼬 二邊俱說得國非正而從人處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蒙

瓦出本節

自傳首吳何以稱子蓋故因其從蔡時進而書將首尾相照應

皆是重在子吳上其所以子吳者以晉不足與也晉主夏盟云

三難於秋蔡也正是必意以晉不以者也必春秋之通例必處

書以其義亦同但就中可見其能自卑而聽蔡侯之義蓋也晉

人之罪耳傳中達天子之命句最不可遺是與上王法所當討

而不敵曰相應亦因晉人為之請命于周事說來則春秋向之

所以狄吳者為王室也今以其能達天子之命而予之者亦為

王室也然則何以不言殺乎意輕言殺則予之意太重今只稱

將則不言殺意即在稱將之內矣或欲以吳作一頭以書以罪

晉書人書奔罪元作二脚似不必口題若不出瓦脚其失節乎

亦可用在內蓋失節雖出奔內見然稱人書然已在上面

春秋錄疑 卷十五

五

春秋於遠人交與從義以恤患者予其功不禍而失前者著

召陵侵 柏舉敗 二邊俱能大子之外上說

伯主貪利而襲據外之功春秋必陋之遠人從義而成功內之

功春秋特善之

庚辰吳入郢

遠人乘約而得密春秋所以然之也

柏舉 入郢

遠人始據外春秋所褒楚實以春秋所褒

五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年

鄭彖折以賜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伯國討罪而出臣子之私春秋致與以弑夫權之失

七年

齊晉盟于鹹 鄭彖晉也

齊國夏師師伐我西鄙

八年

師次于君而與大夫致春秋之正例也故吾所則不言師大夫

將則師將致書王用大夫致春秋之正例也故吾所則不言師大夫

中君大夫師師止孫師者有之二會之所以下言大夫而言師

皆非用大夫致之例可以兩為重之例也亦人臣云之意正

春秋彖疑

卷十五

七

是夫大夫用大夫則以師為重之義乃聖人書大夫最非說由歟

事兵權也然此傳之無禁林略不同前傳以君為重之義是所

以不言趙盾之意無此以用大夫則君與大夫云云而不敢莊之

例起所以不言士欒之意無此傳示人臣不可取民有與與前

傳恐臣疑莊君之意則互相發明皆為經之微意則無不

同

春秋國內奸三蘇於外臣而示重殺之義焉

禁林 會毛

底本傳說捉起捉起不可謂上足識趙盾以大夫用諸侯下足

識數以人臣事兵權

春秋於伯臣討罪恤患之舉而皆重殺以示義也

從祀先公

不書禮事與日其為禮耶則宜書某日禮于太廟從祀先公其

為禮耶則曰某日太廟于太廟從祀先公其為禮耶則常某

日有事于太廟云

陪臣祀禮之者以害其私春秋原情之達而微其事

九年

盜竊晉王大夫

得寶王大夫

傳內所守之誠意說得寬不止為先世所寶之物言

春秋紀望國分器之得所以幾君臣不恭之大也

齊衛次于五氏 衛叛晉也

春秋彖疑

卷十五

七

十年

及齊平

夏公會齊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以經文言之書會書至與他處俱同當重書公至上所謂錄其

會盟之危耳今傳詳夾谷之事以見下文歸國言來之定似非

經文正意今姑依傳作文亦可重禮上說聖廟曰孔子知禮而

無勇然孔子愿偕而升云云於人為失禮所謂以禮責齊而齊

之君臣云云則孔子正以知禮而勇也 商不謀夏四句總是

齊戎之傳以兵亂之一句於神為不祥三句總以於人為失禮

一語為主於人失禮故不為祥為衍義也順於理即順於禮也

莫大於理亦即莫大於禮也

觀聖人相居以謀好見聖人以禮而化強
齊人來歸和謹也 陰田

以趙相南得拒兵車罷野寧三者正是以禮責齊之實雖曰以
禮責齊而其共女右司馬以後之事亦甚重夫子所謂有文事
必有武備有武備必有文事者所以能以禮責齊而致其心服
而歸三田書法只是言來以著齊人之心服所以序夫子服齊
之績也然後春秋夫子之筆削以下據夫子天之所云云乎何
之言知其以天自序而不嫌指曰序正是序讀中正意文中不
可不悉了以天自序之意不然則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
可乎

春秋書大國稱地之誠所以序聖人化強之讀也

春秋錄疑 卷十五

夾谷 公互 歸田

只是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一田書法皆在末字上夾谷脚無
書法

聖人以禮而化強春秋所以序其績也

歸齊而 歸三田 歸地園 此題脚不明且無意味

盟召陵 歸三田

外為服而主之義而始出於誠強國感聖人之禮而謝過以
其質春秋皆序其績也

伐楚 來盟 夾谷 歸田

聖人修睦既用伯主以義服夷而時序其績復用左已以禮化
強而自序其績

故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程文以時勢立說以天子失道至亦其理宜矣謂其時之宜叛
應上則其叛可知矣句以春秋制法本忠恕至家縣之擬其後
也謂其勢之宜叛應上則其叛可知矣此可謂善分說矣但恐
非明氏語意 侯氏以句叛不書云云則叛可知矣即國費傳
春秋之法不書內叛的書法再書二卿帥師云云可知矣此句
正是事實天子失道云云就此事實而論其理宜矣之意曰而
後大夫強而後家臣強正是與上其強可知句相應春秋制法
云云以下即上傳事孫何忌云云之意但上傳以所惡於下
者云云不禮於其臣平說此傳前雖以所惡於上云云平說而
下只應以知傾公室以自強則是只重所惡於上母以平上一
春秋錄疑 卷十五 九

春秋錄疑 卷十五

句耳作之只重自反意再書二卿帥師圍郕以下只是延齡平

寔之意不必作正意

大夫討叛而莫制其強春秋制法而欲反諸已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之弟辰登仲佗石疆出奔曹

大夫去國而罪各有所在春秋主文而責各有所歸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大心不書叛一様輕

春秋紀入國既誅列卿之肆惡尤誅二國之黨惡

春秋既責大夫為不善之從復責小國為不善之黨

聖秦陳 及入齊

上說不得已要見辰之罪重於他國下說不得已要見他國之罪不異於辰

春秋於大國之臣於其去國而責之異於其叛君而罪之同

及鄭平叔還如新蔡盟魯既會也

十有二年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賁

此傳意以禮為主重在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句地方

五百里云云之義此以和城百里之外者言諸侯大夫云云而

王政行矣此以五百里之內者言皆以禮為國之事期年三年

春秋錄疑 卷十五

十

作用者如此

即聖人以禮強之速見聖人以禮為國之重

城費 城成郭 國費 國師 隱師 費

國強而道忠見大夫越禮之非強強而道忠見聖人謹禮之兆

公會齊侯盟于黃曾既會已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此題書圖書至與他處同重在書公至危之也所謂或者其侵伐之危也書圖成強已不是書法乃說事定如云再書二師師師國師則強可知矣哉以強與危分對則大輕重矣仲由為季氏宰以下推孔子得政去國之年月自然則圍成之時云云其

則矣言始之未能墮成者以得政之未專也句成雖未墮云云

句墮矣言終之竟不墮成者以得志之未久也辨言故改如小

正卯等並指公欲廢父之徒也但此既傳只可用作事定不然

是謂聖人危魯君之行以句明得政未專恐無此理其寔文定

本據史記說聖人得政在圍成之明年五季胡氏考按終文明

年無更秋起廢之事而蔡國大危絕在墮都之意不作則以孔

子得政謂在圍成前者於理較長

春秋於兩君之討強邑而必特著其危焉

十有三年

秋晉趙鞅入以晉陽以叛

趙鞅入于晉陽今拒范中行氏非叛晉也但專士與兵以拒人

春秋錄疑 卷十五

十一

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春秋正以人臣之義而加以叛君之

罪此意不可失歟歸傳意亦然

大夫專士以拒私家之兵春秋深惡以明人臣之義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多入晉陽叛同

春秋紀伯臣叛君之迹見伯主貪利之效

會亳 召陵使 執衆祈 鞅入

荀寅士 吉入

伯國貪利春秋每著其非伯臣要居春秋直著其效

會亳 召陵使 執衆祈 換別脚同

伯國每貪利而棄義春秋每因事而致責

晉趙鞅歸于晉

觀始禍晉國之載書三臣之叛禍始趙欵之殺于則欵之罪似尤重於寅與吉射先儒謂云以下典入上晉陽傳意同

春秋紀伯臣之歸國所以罪伯主之失刑也

入晉陽 入朔秋 趙欵歸

事主以叛國者春秋均罪其臣藉授以復國者春秋歸責其君

薛弒其君此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趙連後結奔

一見堂公不能正家以喪其臣一見戌不能保身以累其友

春秋紀去國既見君失正家之道復見臣昧保身之道

楚滅項以頓子祥歸

衛北宮結來奔

春秋錄疑 卷十五

五月於越敗吳于揭辛吳子光卒 題只出敗吳

吳一邇在哀元年事此處不用

逮人詐勝乎強國春秋直書以罪之也

不尚來歸服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春秋紀儲君之去國既罪夫失父道者尤罪夫失子道者

十有五年

邾子來朝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子豹歸

滅人之國其罪大矣不必另作一意此只是引起下胡有以滅之罪意書以歸不必另作書法只是說事定傳本楚子稱爵應

前段胡有取滅之罪胡子豹名應後段胡無死難之節春秋於外夷覆小國既著小國有政患之由復著小國無虐志之節

邾子來奔喪

辛巳定以

春秋錄疑 卷十五

十一

春秋錄疑卷之十六

哀公名蔣定公于母定以四歲即位二十七年十四年春秋絕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於事定當書連蔡言連則遷之罪重於圍也文內要說得聖人

於無怨云其戴天意然此傳定為宋高宗事金而發

冰火報所當報之怨春秋所以恕其罪也

柏舉 圍蔡 合

遠人恤患春秋不計其偽而善之外夷敵愾秋不計其暴而而

恕之

春秋錄疑 卷十六

入 圍蔡 合

外夷肆暴春秋責之嚴強夷復讐春秋待之恕

懸龍食類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倘知為重作一頭四卜意只帶在不時內與不敬對分二段在

後若只出夏四月郊則夏四月內有四卜非礼在當另作一意

蓋卜而不從則書卜今既郊則不必書卜而四卜之罪則固

望同備祀而無有其失春秋特書而深著其罪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

及沂西田蔡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此題哀公做頭邾子三卿做兩脚局為列書三卿只當到通越

之辱兆矣故詳書以著其罪乃是定公之責以下的書法其工

仲孫何忌伐邾及伐取盟事皆在其中所謂書之詳也不止應

列書三卿句書法宜認使在後三人伐則為二人盟以下傳

不用作正意程差

其信迭舉而罪各有所在春秋均致其責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大意在以下云云

此傳所以然者正是中說上不當納下不當拒句內之意渾融

傳意作文稱納者言不當納也稱世子者言不當拒也既以為

不當納則拒之是也既以為不當拒則納之是也而皆罪之者

蓋不當納者得罪於父也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即傳所謂人莫

不愛其親云云天理違矣不當拒者為立其子也天下亦豈有

春秋錄疑 卷十六

無父之國哉即傳所謂蒯聵出奔靈公未嘗云云以子拒父所

謂不當拒內要見報不當立意報之不當立者為立報所以拒

其父也不能早正國本意就在此中用或將傳中分四意兩逆

作前讀無道為國人所不愛云起而承以趙鞅不當納靈公與

衛國大臣早正國家之本起而承以報與國人不當拒之蒯聵

無道用下人莫不愛其親三段事靈公大臣不能早正國本用

上靈公未嘗有命云云二段事

十有一月蔡遷于川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駒題只出遷州來

與國被患而有自取之失春秋可以罪之也

圍蔡 蔡遷 合

外夷復讐得宜春秋待之恕典國圖存非道春秋責之嚴

遷州來 放獵

國徙于夷春秋罪諸侯之失謀臣屏于夷春秋罪諸侯之失政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欲弑其母而出奔罪無疑於廢然惟其父得廢而之不
然父沒之後或方伯連帥或衛國大臣請於天子而廢之亦可
也故衛朔之惡胡氏以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王治其惡
而廢之可也蒯聵既廢則蒯聵之子決無可立之理蓋嫡孫當
立則立輒可也今蒯聵出奔在外立輒所以拒蒯聵故立輒為
不可已以蒯聵為有罪不當立子以拒父以蒯聵為無罪不當
舍父以立子以輒為賢豈為人可立以拒父以輒為不賢安可

春秋錄疑

卷六

三

助輒以拒父哉此輒所以始終無不可立之理而當時舍公子郢
之外亦無可立之人又况即有靈公之命哉夫子時居衛國司
擊其事方伯連帥之權又不在已正名之言固子路發之而以
為迂冉子曰夫子為衛若乎蓋衛國臣子皆謂不以父命辭王
命也而以衛輒拒父為當然此冉有所以疑也子貢當時欲
問而有難於顯言故入而夷齊為問以觀夫子所答而仁者
安在若在夷齊則所惡者必在輒輒既非夫子所為則蒯之不
為夫子所為又可知矣則夫子之為之果何人哉如以夫子正
名之意求之其必請於天子方伯以立即明矣當時子夏安得
揚言於人曰夫子將為助哉故出而但曰夫子不為而已矣
蒯聵可誅已晉為方伯不立即而納蒯聵于戚輒可誅已齊為

方伯不立即而國戚以助輒

大國用兵以黨與國之惡春秋變文以罪之也

納戚 國戚

二違俱要見衛人不當立輒以拒蒯聵之意

春秋始責與國以子而拒父終責大國助子而拒父

四國伐鄭 國戚

大國黨惡春秋既嚴詞以正其罪伯國討亂春秋亦嚴詞以正
其罪

放公孫獵

四年春王二月庚辰盜殺蔡侯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錄疑

卷六

田

稱人不重詐上重罪楚師上三書漆分周

春秋紀執人之事有所罪乎伯者有所以外乎夷者

執曹邲宋 執戎歸楚

執內以在外者春秋惡其詐執外以歸內者春秋惡其衷

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 題只出入齊

春秋紀平國之事既責夫夫子道者尤責夫失父道者

七年

晉衛受多使衛

秋公伐邲八月己酉入邲以和子孟來

春秋不諱望國害小之惡欲以彰其誨過之善已

取郭 入郭

春秋於望國有婉辭以存為惡之迹有真辭以彰去惡之善

入郭以益來 吳伐我 取郭 歸益

春秋不諱望國為惡取辱之實欲以彰望國去惡遷善之美

入郭以益來 歸益

春秋不諱望國之為惡於前以彰望國之去惡於後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伯陽歸

小國聽辨言以取禍春秋所以罪之也

執庚公 入曹以歸

拒忠言以取禍者固可責聽辨言以取禍者亦可責

春秋錄其 卷六

吳伐我

望國被兵而有屈數之辱有春秋瑞辭以罪望國之臣

戰即 吳伐我

兵交而罪從人春秋宜辭以示貶受兵而罪從已春秋瑞辭以

示貶

宋及平 如師 棄要 吳伐我

力雖屈而能却敵者春秋與其乎力未屈而遂下敵者春秋歸

其罪

齊人不睦及盟

歸和于益于和

齊人歸墮及盟

春秋著大國歸地之順以見望國遷善之美

伐和入郭以益來 取郭 歸益于郭 歸郭

此傳意亦為前傳意同但此傳如吳請師與師事無趣脚可出

而前傳吳師為是克東陽可以多出吳伐我而歸諸國事所傳

不又之

歸和益于和 歸諸國

春秋既用外者歸而著望國改過之美復用內地歸而顯望國

改過之美

取郭 歸諸國

大國取地春秋固著內事之逆大國歸地春秋固著內事之順

十年

春秋錄其 卷六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題只出伐齊

外夷昧理而逞其強春秋直書以見其罪

入郭益來 取郭 歸諸國 代齊

大國用人之逆順而護其正可于外夷昧理之是非而逞其強

可概

乾預和會 歸諸國

卒卒之中不用重臣在國之正上尤不可用重臣的書法

二國變于正而足伯好國可于大國變于正而歸內地亦可嘉

不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此傳前段則罪中國意甚足形出于救意思來重臣于救上微

頭後以舉號書法則起首楚罪而傷中國之義二胸或欲把前

稱救意作予吳救陳而責中國之不能救陳把復舉號意作罪楚靈陳而傷中國之不能抑楚雖把責中國事分焉救陳抑楚然終是一樣也無伐陳同

春秋記伐兵而善遠人恤之也深著水災之厚凡傷中國之哀突救衛 處父救江 貞救鄭

春秋著能恤患者之善所以苟不能恤患之罪會戚 札聘 救陳

春秋始同遠人慕義而進之有其新故同遠人行義而抑之有其由

有一年春齊國帥師伐我

此因入春秋伐我未有不書四如者於我之一字上衍得誼重

春秋錄義

卷十六

七

望國故兵而有自取之愆春秋變文以示省愆之戒

吳伐我 國師伐

春秋記望國之故兵有著受盟之厚者有示省躬之戒者

會吳伐齊 師伐我

春秋有罪望國用師之無名有罪望國致師之有由

吳以益來 承讓國 賜讓國 會吳伐我 齊國

書伐我

春秋詳望國理由於人而尤詳其暴著望國受兵於人而當文諸已

戰于艾陵敗績獲存國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明代用田賦之說蓋注虞峻李氏編呂氏曰稅區域之征以備

馬牛車乘皆漢家收以賦宋以補車馬也然則司馬法所謂甸

出一乘者其出一乘之人與觀春秋傳所載多臨事而始受甲

與車則馬牛車乘決非立甸所出也○此以論語裏公問於有

若云云為據是用田賦事出於二猶不足之後而不用有若之

言也田賦之說本之於傳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以出粟為主

而足食此田之法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以出軍為主而足

兵此賦之法也周制宅不毛者云云二十而五此里廬之征賦

里以入甸中之事實也論傳意大率以高田主出粟而賦出於

高賈之里廬今當以高賈野當出之賦而今有田者出之則失

先王重本抑末之意矣非是欲其重稅高賈也尤有國用所寬

春秋錄義 卷十六 八

春秋錄義

卷十六

八

農民云云知春秋識田賦之意矣亦有告言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之意也省國用為重故當先之國用省則民力有可寬矣則

當以農民為首犯為次第如此

望國國民以益平兵春秋重本而著其罪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十有三年分會晉侯及吳子于剪池

俱傳前其言及者云云其稱子正名三既作著其意意不可輕

蓋前此中國只有一伯至此兩伯乃世道升降天地之一大變

聖人之所致意者也故其實不得不詳傳後以會兩伯之辭而

言及句雖傳前二貳意而言無作文却要得明白○紀常

抑其機意記帶在此常內見

春秋著內外之內伯也記其常而正其名也

於越入吳

春秋記遠夷之被兵所以為尚力者之戒也

吳伐越 柏舉敗 艾陵敗 會稽池 越入吳

惟強夷以力而勝乎人故數國以力而勝乎已春秋修書以垂

戒也

柏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惟強夷以力而勝人故數國以力而勝已春秋修書以垂

戒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春秋錄疑 卷六

九

自傳首至常理宜矣論又成敘麟之非誣與蕭韶作而鳳凰來

儀事應同與圖書出而八卦盡乎應以天人志氣交相感應

之理言之皆理之常無足怪者若以為妖妄近則二南麟趾

馴虞之應皆非耶之援以王周公下至宋景諸事以証之詩

以正情至不謂命也論孔子所以作春秋托魯史而絕筆於獲

麟乃以天自處之意而傳前先天弗違之旨蓋志一動於人足

勝天而天下一指宇宙之權其在我民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云

云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不之乎以下為學音言而以作傳不

得已之意終之而先王自任之重亦可見矣諸儒獲麟之說有

二范案謂先王之道以必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倚而終歸杜預

為作起獲麟有所感而起因以為然也然以天人交相感應之

理言之則一耳所謂河出圖云而鳳麟王者也杜氏惟不見

乎故以范說為妖妄而先天不違之旨本春秋子要亦非范

所知也

聖註有感乎天道聖筆同終乎天道

元年 獲麟

此題當依傳

王道微而聖註所由始天道應而聖註所由終

春秋錄疑

卷六

十

重刻春秋錄疑跋

嘗謂春秋一書聖人之心法在焉自丘明公穀氏各徂一家說紛紜出而學者了無明驗幸

文定胡公發明宗旨而後學始有歸着問

或有能因傳求經竊窺聖奧者率多業擅

春秋錄疑跋

新安黃氏刊

專門黨同伐異故習是經者探之茫如貿

貿焉莫知所之逮

特率趙先生以是經奮自西閩奕世大魁

遠邇爭相競慕適

先生師國學頌刻成均名曰錄疑開示諸

生而海內多籍以流教焉自是而後茫如

者渙如矣誠生也晚不獲躬蒙面命之教

幸錄疑之刻猶得私淑其萬一皆歲癸酉

應試南都謬膺受知

王翁林老先生門墻出示所錄經旨與錄

疑初刻十易四六因賢所由迺知為

特率趙先生晚年之定論也題備意精一

春秋錄疑跋

二

覽令誠不忍釋手信魚兔之筌蹄詎可以

自私耶敬請而梓之用廣

先生之傳為海內同志之一助云

告

萬曆六年戊寅夏月吉旦



休陽後學生邵誠頓首拜跋

春秋錄疑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恒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爲科舉而設故經文可爲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

〔明〕嚴訥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活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國華

十七卷》提要

春秋國華序

夫六經之在天下如日月星辰之麗天日月星辰各一其象而同為天文六經各一其體而同為人文六經皆聖心之精華也吾孔子獨曰吾志在春秋而記稱游夏不能贊一詞何哉蓋春秋者史外傳心之要典史中之經也宏綱大法特嚴一字間而左氏傳叙更為闡悉其權衡精微則易之變也辭命諫說則書之事也是非予奪則詩之情也興典常而本忠恕則禮樂之中和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明經為備故吳季扎海

邦也觀

止聽而輝煌上國郊于

小夷也鳥官紀詳而仲尼下問江
黃荒裔也犄角理直而與盟中夏
一言合道靡國不傳矧齊魯晉鄭
秦楚諸國其可傳者罄竹莫窮第
渾一編年探討未易司馬氏列為
世家非不班班可考然畧著始末

春秋國華

序

二

事詳文簡意味寥寂吾師養齋先
生博極群言漱精六籍即以詩起
家相天下而尤邃于春秋曩在史
館時研究博采著春秋國華若干
卷一國自為一帙始以編年之書
備紀載之傳叅之戴記家語翼以
聖人之也列之國語史記佐以

史氏之

詳之管子諸書覈以

一家之言也稽古準今旁搜互考
俾春秋之義國有專紀條分縷悉
巨細畢舉合而觀之若九州職貢
天府方物畢陳珎麗極目析而觀
之若南金荆璧越羅蜀錦各異包
匭既弘演手經傳殊廣洽于遷史
比之武庫為益新較之繁露為益
正意義煥發體格嚴明足以澤末
學而垂來禩先生獻納著

春秋國華

序

三

朝廷而立言詒訓又在六經不惟
昭代之名佐亦足羽翼乎聖經矣先
生是編手授翼子治澄珎習有年
乃其續一念欲推廣家傳而公

之後學

可許梓謂棧以經術見

錄門牆屬為之叙棧不佞不足以
窺先生之精蘊聊述管見以附簡
編使後之談經者於此乎有稽焉
萬曆三年乙亥孟春吉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

郎前奉

春秋國華序

四

勅巡撫江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提督湖廣學校副使監察御史
門人徐棧頓首拜撰



春秋國

丁

余觀春秋之際文盛矣哉蓋自文
言炳采公旦制詩文運之隆肇于
茲矣泊乎春秋世則已降文實勝
焉方是時上自王朝下至侯國凡
文告之宣布謀猷之論列時事之
紀載靡不洋洋纒纒極一時之文

春秋國華序

五

矣而孔父適生其間受端門之命
得陽豫之占于是据百二十國之
寶書而春秋作其書有五始三科
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蘊要在明
王迹維天常志善敗鏡存亡真百
王之通典而經世之宏規也鉤命
訣稱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

說故曰吾心本春秋然則天生孔
父而阨之以無位固將使之寫光
岳之英紆玄聖之奧而成是書耶
周家尚文之運蓋至孔父而蹈其
摯矣于後則有鄒氏夾氏左氏公
羊穀梁氏紛紛繼起稟經立說鄒
夾無傳而左公穀最著左氏與孔

春秋國華

序

六

父同時實得微言綜而作傳傳所
未悉厥有國語其說最先著竹帛
而公穀二家乃自漢出攷之六籍
論左善於禮公善于識穀善于經
大抵皆淵源孔父羽翼聖經而譚
春秋者所必資也顧人自為傳則
長短互形而方之士乃各是其師

春秋國華

序

七

說高自標而三傳且遞為廢
矣故碩儒如賈誼劉歆服虔鄭眾
之徒則專說左氏美遂謂公穀二
家可絀而景帝好公羊則胡毋之
說行宣帝好穀梁則千秋之教起
武帝時公羊師董仲舒有才辨穀
梁師江翁性訥公羊于是大興而
穀梁廢後魯人榮廣善穀梁與公
羊師眭孟往來送難眭孟數窮穀
梁則又興而公羊廢三傳本為春
秋作乃其遞興遞廢不得與春秋
並傳何耶則以人自為說不相融
貫毋惑乎治方之士不能兼而肆
之而繆為云取其間也語曰東、

四堵斯之謂矣微夫

觀君子孰能合其離惣其渙旁羅古人之懿采而收之目睫之間哉吾邑相國嚴公初在史館時每讀春秋必及三傳久之患其泮不相合於是請沐三閱月而春秋國華就編焉冠以聖經輔以三傳時採

春秋國華序

八

家國語筦晏史記附之條分縷屬在王朝者隸王朝在列國者隸列國間有芟夷事不悉載而諸家之長畢滙首尾之脉可尋雖積和璧累夏璜囊珠篋夜光未足喻也若相國者其具達觀之識非夫拘

而庶幾者矣相國既

林居坡寬益遠茲編已為笥中

而厥子治若澄寶愛弗能置一日出以示贊其梓焉贊曰相國敷藻詞林展采南宮懸鑑銓曹增耀曷席儀天朝表海宇其為國華大矣茲編者特相國餘也顧茲編一行不惟一振古人聲采之流且俾譚

春秋國華序

九

春秋者得以括經傳而收之目睫之間即嘉惠來學者豈有既哉固宜梓梓成遂屬贊弁諸首云

賜進士第前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史科左給事中甥陳贊謹序



春秋國華卷之一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周

史記周后稷名棄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於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

春秋國華 本周

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之患止于岐下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

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

公季卒 正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自岐下

而徙 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革殷受

天明命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將

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

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太子釗遂立是為康

王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

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昭王子滿是為穆王

穆王崩子共王繁立共王崩子懿王藉立懿

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

春秋國華 本周

立懿王太子變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厲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

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

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宣

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

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

子申 西夷犬戎攻幽王殺幽王灑山

下於是 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王立東遷于維維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并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平王

隱元年

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冢宰賵名也

左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助喪之物車馬曰賵

貨財曰賵衣被緩且子氏未薨魯惠公葬已父葬日葬貝玉日含緩且子氏未薨魯惠公葬已父葬葬在故名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諸侯五月同盟至大

春秋國華 丕周

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越月各以遠近為差因葬葬節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尸未葬之稱豫凶事仲哀始九而哀豫凶事仲

在來贈葬口豫非禮也

經冬十二月祭伯來

左傳十二月祭伯來諸侯為非王命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饒矢下山竟場古者以弓矢相聘開易畔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諸有至者不貳之也

隱二年

左傳鄭武公鄭武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虢武公

朝王欲分政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不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孫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怒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藎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蓋而况君

春秋國華 丕周

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經秋武氏子來求賵

左傳王未葬也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賵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

求之爲言得不待未可知之辭也文譏之

桓王

隱六年

左傳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

於王即黑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文鄭武善來輔王室

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饒至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桓五年

經

秋蔡人衛人宣陳人桓從王伐鄭伐事非天討行臣從故書從以專之不言我見王者無敵不言數見非諸侯當禦示

春秋國華 末周

左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爲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爲焉鄭子元請爲左拒

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莫有闕

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

先奔持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

爲右拒祭仲足左拒原繁高柴彌以中軍奉公

爲魚麗之陣元伯後伍承彌司馬法中或二十五頭爲備五人爲

伍以車居前以爲之戰于繡局鄭命二排口掩

承備之隙而戰

勦而鼓音勝以音之衛陳皆奔王卒乳鄭師合

以攻之王卒入成祝肅射王中肩王亦能軍不奔

祝肅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

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鄭於夜鄭伯使祭足此退

勞王且問左右鄭莊失大本飭小節

桓九年

經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

春秋國華 末周

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明子尊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

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桓十有五年

經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左傳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

天子不私求財

惠于

莊十八年

經傳 春虢公晉侯鄭王新即王饗醴命之賓皆賜玉五穀馬三匹變王為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弗數不以禮假人

僖五年

經 公及齊侯桓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 會于首止衛會王太子鄭惠王娶陳厲為后生太子鄭及共帶立帶叔帶王將廢鄭以定其位謀寧周也

春秋國華 不周

七

公羊傳 及以會尊之也不敢與同列若世子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天下也

穀梁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即首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以不信故盟若世子與焉則是不信而加之尊者以不信加之與約束諸侯無異與侯伯不敵盟上子而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坦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

其位是不子也安然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言桓為伯既不朝天子于京師亦不敢致天王於地故尊其子乃所以尊其父此言桓尊世子所以尊善世子舍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此言世子受諸侯尊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侯尊所以為善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

春秋國華 不周

八

僖八年

經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桓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 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曹諒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穀梁傳 王人之尤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升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

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迷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灼之也處其所而請與謂居本國使人來請灼參酌舊註謂托血

襄王

僖二十四年

經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自周無出特書出而曰居明天下皆周有也

左傳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耶衛鄭公子

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

春秋國華 二周

九

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入而不與厲公

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

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

以德撫民如親一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後先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霍

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鄭郕文之昭也邢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

棣之華鄂不辭辭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

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

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勳鄭納平王惠王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祖桓公周棄

嬖寵用三良三良即叔詹諸叔於諸姬為近

接壤四德具矣四者皆全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

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

春秋國華 二周

十

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

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

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

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皆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

邑○冬王使來告難王出適鄭鄭王曰不穀不

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野居于故

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

守官對王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官具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國語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周大請

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周大諫曰不

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

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勲力于

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頹之亂又鄭之

春秋國華 周

十一

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

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召於它人徵於它利

乃外矣在外利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

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

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

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

蘇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

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禍

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

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

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

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

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

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

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

以役上今官不易方而財不置竭求無不至動無

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

春秋國華 周

十二

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

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

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

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

庸勲也鄭伯捷敘公之齒長矣而弱之是不長老

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

夫禮新不問舊王以翟女間妻任非禮且棄舊也

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

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莊隗

春秋國華 太周

十三

以階翟翟封大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
 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周大富辰曰昔
 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
 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
 其黨啓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
 納之○襄王使大宰文公虎子及內史興賜晉文
 公命上卿逆于境晉侯效勞館諸宗廟饋九牢羊
 一牢為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文公設桑主而禮既葬
 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祖廟設桑主而禮既葬
 公立獻公之主者不數繼於惠懷故自以子繼父
 春秋國華 太周 十三

原缺第十四葉

春秋國華 太周

十五

曰吾不堪也文自以為已當對曰周禮未改今之
 王古之帝也言周王自當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三三乾下之睽三三上曰吉公用享於天子之
 卦也大有九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
 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
 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卦還論大有卦
 侯辭秦師而下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閭
 右師溫園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春秋國華 太周 十五

春秋國華 不周

十六

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虞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天地尊之義若先王豈有賴焉無利內官不過九御九外官不過九品九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各有差等王何異之有皆然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天子自稱又不佞以勤叔父天子謂同姓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應受也憎惡也言言是罪我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政行臣尊卑遲速有節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隊焉余安能

春秋國華 不周

十七

知之不致文公遂不取請受地而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人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枋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討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弱者陽也未狎晉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晉有是徵召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威無乃玩愒而頽弊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見文不可匿隱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復甸不得承王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故在荒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是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

僖二十八年

國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文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

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能復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頃王

文九年

經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

春秋國華 哀周

十八

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於其下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公羊傳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

為謂之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文王始受命制法度

定王

宣三年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示敬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

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遠方圖山川異物藏之乃使九州牧貢金象所圖物著之於鼎使民逆備故民入

春秋國華 哀周

十九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螭山怪物罔兩水神

桀有昏德禹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商紂暴虐

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言不其茲回昏亂雖

大輕也可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宣十年

宣十年

經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劉康公來報聘王母弟子季子食

國語定王八年使劉康公王季子聘于魯發幣於大

夫季文子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子東門子

家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

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

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

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時所以濟

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

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

春秋國華 太周

二十

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

矣其何事不徹達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

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

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

則遠於憂無之憂且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

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

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

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

子者侈侈則不恤不恤人置而不恤憂必及之

若是則必廣其身不務大而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

孫而恭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

而亦恭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

年以載其毒歷年以必亡

宣十有六年

左傳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

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怪其享王聞之召武子曰

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晏有折俎公當享卿

春秋國華 太周

廿一

當宴王室之禮也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

法

國語晉侯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以折

殺原公相禮范子士會初封隨私於原公曰吾聞

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

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締鄰

之事則有全烝以全王公立鈇立其禮則有房烝房

半組也以親戚宴饗則有殺烝折折升之今女非它也

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

春秋國華

二今周

廿二

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八收設飲掃焉忠非親禮
厚非親戚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宴饗之禮
 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儇冒沒輕儇進退上下無列也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往來班賦貢不
 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達其方之志象賢之官也
 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
 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
 絜其酒醴品其百籩實秉稌稷修其簠簋盛黍奉
 其犧象犧尊飾以犧牛象尊以象為之飾出其尊彝皆受陳以昭
 春秋國華 二今周 廿二

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穀昭德五義義慈友紀
 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
 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
 請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之法
 晉文公第於
 武庫時所作

成二年

春秋國華

二今周

廿三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齊捷周于密之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祭淫慝也事功
 撫王室大國二尊天子所命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
 未有職司於王室鞏伯上軍大夫非命卿又奸先王之禮齊桓
 余雖欲於鞏伯其敬受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
 怒叔父抑豈不可諫海士莊伯不能對卿王使

委於三吏即三公也桓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相也曰非禮也勿籍謂勿書於史冊

蘭王

成十六年

左傳晉侯使卻至即溫獻楚捷于周夏數楚與

單襄公語驟稱其伐驟驟然以此為急也伐功也單子語諸大

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至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

春秋國

不周

井四

位

成十七年

國語柯陵之會伐鄭單襄公朝見晉厲公視遠步

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人卻犇見其語近人卻

至見其語伐人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

及晉難及卻犇之譖魯如之改焉之譖魯於晉每

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

有亂其若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

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政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

語天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

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

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

矢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

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

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

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大目以處

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

春秋國華

不周

二十五

慎也偏喪有咎言視聽四者既喪則國從之

晉侯爽二爽當作步高吾是以云夫卻氏

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所謂可以戒懼矣高

位寔疾債厚味寔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迺

季伐犯則陵人迺則誣人伐則抑人有是寵也而

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

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

唯善人能受盡言自改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

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

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葛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得臣數于鹹利而不義如季孟而事魯國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卻厲公十三年晉侯殺厲公於匠氏於翼東門莽以車一乘不成齊人殺國武子

靈王

襄十年

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皆王叔右伯輿助王

春秋國華 不周

二十六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改奔王復之殺史佚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河上晉侯使士甸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問聽之周凡命大婦婦不躬坐獄訟王叔使宰輿等大夫對爭面直王叔之宰曰華門崇門閨竇穿壁為小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戶如圭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失職平王從時大臣從者七姓伯輿之祖之盟世世失職平王從時大臣從者七姓伯輿之祖若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

王何賴焉底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制財而

刑放於寵寵則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其二也吾

能無軍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唯大國圖之下

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范宣子曰天子所

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

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伯輿辭直王叔氏無以應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國語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上位在靖公上者視

春秋國華 不周

二十七

之不取燕無私好貨及送不過郊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除治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故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難也人過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

景王

昭九年

左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申大夫襄晉閻縣大夫襄

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潁成陸渾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桓伯問大曰我自夏以後稷魏駘芮岐畢吾

西土也夏以後稷功受此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

吾東土也五國為西土之長及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吾何邇封之有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

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為去聲言

春秋國華 二周

二十八

璧之冠弁髦童子垂髦先王居禱枕于四裔以禦

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橋仇各舉四裔之一

苗俱放三危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信十五

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使偁我諸姬入我郊甸則

我戎焉取之郊外為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

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民人之有

謀主也謀主謂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援

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

賁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政物改正朔翼

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

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

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使趙成如周

弔且致閻田與櫜反潁俘致所爭田及送死王亦

使賓消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賁

夫

昭十一年

左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戚韓視下言徐叔向日

春秋國華 二周

廿九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朝內列位會有表野會

設衣衣有櫜音會帶有結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言不徐欲共聞所視不過

結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視不下在二者之間言

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

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

不昭矣不道不道不共不昭不從貌正曰共無守

氣矣謂守身之氣

昭十五年

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藉談為介既葬

除喪以文伯宴即荀躒樽以魯壺魯所獻王曰伯氏魯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昔獨無有何也言魯壺而

文伯揖藉談揖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

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壽於王明器之分

常寶之器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

靈不及拜戎不暇謂戎侵伐其何以敵器王曰叔

氏而忘諸乎叔氏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

反無分乎唐叔晉始密湏之鼓與大路文所以

春秋國華 周

卅

大蒐也齊桓公也文王闕華之甲武以所克

商也闕華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

野其後攘之二路鉞鉞拒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

以有南陽之田撫東夏斧此斧王所賜晉文

方東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賞賜有績而載

車服二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

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且昔而高祖

孫伯鯨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伯鯨

九

世祖以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是於乎有董史辛

周人也其子適晉為大史董氏董氏董氏董氏董氏

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

乎數典而忘其祖定十一年籍談歸以告叔向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

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絕期通謂之三年於是乎以喪宿宴又求彝器

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

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春秋國華 周

三十一

亦非禮也遂終事而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

禮無大經矣以喪實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

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昭十八年

左傳秋葬魯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伯魯

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說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

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

而惑惑多漸及大人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

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公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原氏其亡乎

昭十九年

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

降戾至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患輕

幣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

行重日毋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堪重物輕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

子權毋而行子平而行之小大利之皆以爲利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貧能無置乎若置王用

春秋國華 丕周

卅二

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

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

是不相入也一後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

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

備樂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

不從上之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

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

枏濟濟惇悌君子于詒惇悌夫旱麓之榛枏殖故

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

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

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費小錢以鑄大錢

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若氏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

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

其災是去其藏君之富藏於民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

弗聽卒鑄大錢

昭二十一年

春秋國華 丕周

卅三

左傳春天王將鑄無射鍾各律中無射泠州鳩曰泠樂官州鳩名

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新夫音樂之

興也而鍾音之器也樂由音而發天子省風以作

樂樂以風器以鍾之興以行之鍾聚音聚小者不範範

不人者不槩槩音畫大不入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樂寔則不咸

槩則不容聲小則人心不能滿人心不能安安心是以感感實生

疾今鍾槩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

國語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

春秋國華

二周

廿四

均出度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古之神
 皆樂考中聲而量之以制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
 其聲以立百事之通法也紀之以三祗人思平
 之以六六成於十二律呂天之道也不過十二大
 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言養六氣九德
 也十一月律六者天地之中天月六氣生五未
 中黃中之色也鍾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六氣陰
 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
 德利用由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也正月律六者天地之中天月六氣生五未
 也正月律六者天地之中天月六氣生五未
 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律姑洗也
 養之宗廟可以合神用之享宴可以納賓也四
 日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律蕤賓
 則千民無貳也十月律夷則也則言萬物成
 儀也九月律無射也則言萬物成
 散越也六律成其功發揚滯氣而去散越者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律元一也陰繫於陽

春秋國華

二周

廿五

始於黃鍾而赤地受之於二間夾鍾出四隙之
 太呂牙而白成黃鍾之功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
 細也二月律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
 而二時奉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律中呂宣中氣也
 外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仁肅純恪也六月
 間而呂贊陽秀也八月律南任也陰陽事助六
 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律言陰應陽用
 備時務均利百官需用程度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神無姦行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細鈞鐃小
 鍾為節以大平細以大鈞有鐃無鍾甚大無鐃
 鳴其細也大謂宮商也兩大不相和故用鐃以小
 獨鳴其細也大謂宮商也兩大不相和故用鐃以小
 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復奏所以成政也故
 先王貴之
 敬王
 昭二十六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

左傳 冬十月丙申王起帥于滑辛丑在郊朝邑遂

次于尸尸十一月辛酉師克鞏遂王子朝王子

朝又召氏之族毛氏尹氏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

伯逆王于口口見數故逆王朝癸酉王入于成周晉

師成公般成周而還大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氏並建母弟

以蕃奔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

迷敗顛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愆至

春秋國華 云周

廿六

於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間即間則之間去

授之王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行厲

位厲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鄆幽王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先王之命也之命在定土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

有頌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

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言也妖言

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靈土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刺亂天

下是行不若單旗劉狄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

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

不弔謂不為人所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

侵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齊同

春秋國華 云周

廿七

一之盟諸王命晉為不道是攝是替思肆其罔極

茲不殺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至若我一

二兄弟甥舅兄弟同姓國英順天法無助狡得以

從九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功願也敢盡

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示圖之昔先王

之命曰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王不王伯服王則是兄弟之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

仲叔季圖之諸侯閔馬文聞子朝之辭魯大夫曰

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殺子朝于楚

昭三十二年

經冬仲孫無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四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朝子

魯之從鄭成周故請城王天子曰天降禱于周俾我

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同姓

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王勤王五年勤王五年吳之戊余一

春秋國華 二周

廿八

人無日忘之閑閑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閑

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憂

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肆張放二文文則令

一八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禍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

俾成人無諸侯用寧整賦遠屏晉之力也其委

諸伯父使伯父實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

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東頭之施周先范獻子

謂魏獻子范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

云欲罷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而城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

使伯音對謂諸曰天子有命敢不承以奔告於

諸侯遲速謂諸曰天子有命敢不承以奔告於

魏計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且令城成周泉在成周魏子南面

曰大夫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

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

春秋國華 二周

城之掃高卑度厚薄偽溝洫渡物

物一示以議遠邇量事期事畢計徒庸

書餼糧以令及於諸侯屬役賦丈賦

帥帥諸侯而效諸劉子致周韓簡子

命命諸侯

左王崩子元王元王

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

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

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

午立威烈王崩子中

烈王崩弟偏立

春秋國華卷之二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大學士吳郡嚴

史記周八



封留佐武王武

恐天下聞武

當國而伐其

我文王之子

亦不賤矣然

侍士猶恐失

八周公卒子

伯禽之初受

曰何遲也伯

後除之故遲太

周公曰何疾也

曰吾簡其君臣禮

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嘆曰嗚呼魯

亡其北面事齊矣夫政

不簡不易民不有近

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

卒子考公而立考公卒立第熙是為煬公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卒子厲公權立厲公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卒子貞公湣立貞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武公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魯亡其君伯御而

春秋國華 卷八

二

問魯公子之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固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桓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孝公卒子弗湣立是為惠公惠公卒長廢子息攝管國行君事是為隱公

隱公

元年

經春王正月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

孟子卒繼室以穀子生隱公

公

齊內事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

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

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以仲子為己立弟桓公而奉之

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公

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周始受命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

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統於一人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

春秋國華 卷八

三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桓為友之桓桓勿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拔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也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去下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經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

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信隱意

春秋國華

四

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二年

經春公會戎于潛魯地

左傳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我請盟公辭

聖賢傳會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我危公也

經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傳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

親迎也。禮所以必親迎示男先女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耳。曷爲托始焉耳。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五年

經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春公將如棠觀魚者棠魯池境魚漁同臧僖伯諫曰

即公子疆
僨其謚也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

春秋國華不甯

五

用則君不舉焉行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

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數承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銳也。以順秋氣。待圍守冬。三年而治兵。雖四時

而大習入已振旅整良還歸而飲至至而飲以數軍實

數年從器昭文章車服明貴賤等列順少長

出則少者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諸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卑隸之事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行遂往陳魚而

覲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

言遠地也具年冬時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感謂恨不

從謙加等加命服之等

經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再考始成而祭之名諸侯無

惠嗣故別立宮以祭之然非禮也將萬焉舞公問羽數於衆仲執

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四四士二二二四四人士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惟天子得盡物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八年

經冬十有二月無駭卒無駭書名未賜諡也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羽父公子翬也謚死

者羽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

侯因生以賜姓如賜姓爲諸肸之土而命之氏如

命氏曰陳諸侯以字爲謚因爲族綱恐謚或爲

氏誤耳指賜氏者之後而言謂諸侯之臣以所出

祖之字爲氏後世就以爲族諸侯降於天子故止

賜賜姓也不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官如晉

行氏邑如晉魏氏趙氏謂其舊公命以字爲展

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古者諸侯之子稱

孫則稱王父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

經夏城郎

左傳夏城郎魯書不時也

十有一年

春秋國華 不魯

經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

封在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滕乃文王子叔繻薛

庶姓也謂非同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

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

宗盟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也若若

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經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

也吾將授之矢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

位故別營外羽父懼及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狐壤鄭地內

鄭人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尹

祭鍾巫齋于杜圃名園館于寫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

賊弑公子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君之賊

加寫氏而後不書葬不成喪也

春秋國華 不書

桓公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

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請侯不能救百

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

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

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

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

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

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經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

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備地

左傳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枋田公許之先是隱八年三月經書鄭伯使來

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田許田三月鄭伯

使祀來歸枋田不祀泰山也杜註成王營王城有遷

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廟宿之邑後世

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枋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

故欲以枋田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

春秋國華 不書

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

公孫詞以有求也死鄭大夫枋鄭祀泰山之邑許

之田近許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枋故也魯

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枋田祀二不宜以動

故隱其言不言枋而璧假言進若璧以假田非父

易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枋成也盟曰

渝無開享國

二年

經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周公廟也

公公會齊陳鄭于葵

左傳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

伯諫曰魯大夫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
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大路木

車也也音括結草為席也大羹肉羹衮冕黻珽帶裳

幅烏衡統紘經昭其度也黻神祇也王笏音匾

上首衮冕上首纁冠纁冠之垂者紘纁從下而藻率率

鞞鞞音上纁九此之類尊耳尊耳各有所制度藻率率

鞞鞞音上纁九此之類尊耳尊耳各有所制度藻率率

鞞鞞音上纁九此之類尊耳尊耳各有所制度藻率率

春秋國華 卷一

十

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錫鸞和鈴昭其

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畫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

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今城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

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都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殷所受義士猶或非之

駁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

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
忘諫之以德達哀伯名達

三年

經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左傳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必稱先君之命以爲禮辭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

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

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

春秋國華 卷一

十一

子則諸卿皆行之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

之

穀梁傳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

正也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毋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

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聲同所以

事舅姑者般母施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

謹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

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暈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四年

經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傳春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五年

經大雩求雨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起蟄而郊建寅之月祀天南郊

春秋國華 不魯

十二

龍見而雩建己之月蒼龍宿昏見東方始殺而嘗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蟄始萌故薦嘗於宗廟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過則書故烝烝祭過則書

六年

經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經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牛羊豕也人重嫡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上負之射人以藥

氏之妻爲孔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月君子生三

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婦公問名於申

繻夫大對曰名有伍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

名生爲信若賈叔李友仲子以德命爲義若文昌

王名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取於物爲假若伯

人饋取於父爲類謂有與不以國不以官不以

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

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

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疾則隱

春秋國華 不魯

十三

晉以僖侯廢司徒乃改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乃改爲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類也諸命之曰同

八年

經春正月己卯烝

左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

曰烝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月而食之故曰祠夏

可薦嘗故曰嘗冬萬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蓋思祭親之不敢忘也

十有四年

夏五

經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十有八年

春秋國華 不魯

十四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文姜文姜以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彭生而殺之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人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咎惡也齊人殺彭生

莊公

元年

經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元年春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

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

春秋國華 不魯

十五

毋也正月以存君念毋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索何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擯幹而殺之擯幹同折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毋焉貶不與念毋也
經夏單伯逆王姬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不親婚尊卑不降也
左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

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
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公序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
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
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

經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傳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魯雖與齊有
王命故築之館為禮

春秋國華 魯

十六

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
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
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
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
禮也

經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傳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婦人不言

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明年夫人姜氏
享齊侯于禚也

四年

經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
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
也

十年

經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魯其鄉人曰

春秋國華 魯

十七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
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
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
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其乘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
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
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公曰余不

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時德而

後民歸之志志上歸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

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

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

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

咸獨恭不優獨恭不優裕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

春秋國華 本魯

十八

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

也故不可以不本先利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

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

及必將至焉至於

十有九年

經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齊宋公盟

公子結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二聘九

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二十有二年

經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禮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

徵有告期婚禮尚有納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

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二十有三年

春秋國華 本魯

十九

經夏公如齊觀社齊國祭社蒐軍

左傳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貢賦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朝本序爵征伐以

討其不然不朝諸侯有王王有巡狩王有巡狩方省以大習

之會大習朝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

嗣何覲

國語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

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五

之間四時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間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春分祭社時求福為農始也收穡而烝納要也五穀之要休農夫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天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如宋魯王乙先公先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春秋國華 不魯 二十

齊

二十有四年

經春王三月刻桓宮楠先是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杜二十四年春刻其楠皆非

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國語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楠納逆夫人匠師

慶師孫為掌匠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

也使長鹽於世觀成敗故能攝固不解以久也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也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經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穀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禮婦見

左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章所執之女

春秋國華 不魯

二十一

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皆取名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二十有五年

經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鼓之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昴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之常也然食于昴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侯侯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且信物臣不且掩君以示大義

經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祈請而已非日月之胥不鼓

二十有八年

經冬大無麥禾減孫辰告糴于齊

定傳冬饑減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國傳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

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

是為鑄名器禮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

春秋國華 不魯

廿二

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

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

使往從者曰吾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

自選事文仲曰賢者急病以民病而讓夷以治平

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

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

情非事君也文仲以幣禮豐之主長尺二寸與王

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矣于敝邑饑饉若降民

熹殺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周公為大宰太

今諸侯之國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

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所憂也請之所以紓

其以救敝邑能使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

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求饗而賴之齊

人歸其王而予之糴

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

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

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

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

春秋國華 不魯

廿三

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

君子非之不言如不稱使若臧孫辰為內諱也

二十有九年

經春新延廡養馬欲其富

左傳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

而入日中春秋分春分於外期秋分

穀梁傳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

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

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

歷矣冬築微即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經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皆魯名

屋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建戌之月日在房龍星角亢晨見火東方三時務畢始戒民以土功事

見而致用大火星次角亢亥月之初晨見東方始致所用板幹築作之物于作所水

昏正而裁水管室星謂今十月而昏正所謂定日方中是也于是植立板幹而興作

至而畢日南至而微陽始動土功乃息

三十有一年

經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即薛

春秋國華 不魯

廿四

地

穀梁傳築臺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川澤之利且

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三十有二年

經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

言刺內殺為季子諱殺也牙桓公庶子慶父同母弟

公同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

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國諱則于市季子過殺牙之惡以兄叔私難

然而不忍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

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

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般莊公

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

之矣慶父也存父莊子難曰生兄死弟繼日及季言隱生桓及今君生慶父當及季

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

牙弑君之牙弑君已成季子和樂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

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

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

春秋國華 不魯

廿五

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僂氏至乎王堤而死

無僂左作鍼魯大夫公子牙今將爾今此也將家王堤左作達泉魯地

成辭曷為與親弑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

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

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傳以三家弟故以牙為季子母兄言季子

所以誅之為善收不直解名氏然則曷為不直誅

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

親之道也

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

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切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

經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經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春秋國華 不魯

廿六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即慶父共仲字也使圉人率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名慶子

閔公

元年

經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殺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

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僕人鄧扈樂即左傳所稱圉人率也

經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

于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冬齊仲孫湫來

左傳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

春秋國華 不魯

廿七

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先是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地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閔公初定國家故書以嘉之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湫齊大夫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拔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能重固問攜因就成之

哀癸昏亂霸王之器也

二年

經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祀

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華公喪制未終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左傳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為未可

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

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

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

春秋國華 魯

廿八

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二年也入春秋不

經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

父出奔莒

左傳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

使卜齋賊公于武關共仲即慶父成季以僖公適

邾僖公成風之共仲奔莒乃入立之閔公哀姜之

姊叔姜之子也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係于

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哀姜從而殺之

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

卜之楚丘之父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

于兩社為公室輔周社亳社之間季氏亡則魯不

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下之乾三三乾下乾上

變而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策者之辭也乾為君

父故敬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成

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經冬齊高子來盟高子齊大夫齊桓使來平魯亂魯人責之故不書名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

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

春秋國華 魯

廿九

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

設以齊取魯魯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

子將南陽之甲南陽齊邑立僖公而城濮或曰自鹿門

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

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僖公

元年

經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

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先是慶父奔莒成季以賂求

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之也

莒既不能為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公賜李友

汶陽之田及費

公羊傳莒挈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

正禦外難以止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

春秋國華 不魯

卅

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

及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

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

浹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噫此奚斯之聲也諾已

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

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

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備戰謂備一面而陳按穀梁

詩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計

去年不曰旱不為災也

穀梁傳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

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閔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五年

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閏正月今十一月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書禮物凡分至

春秋國華 不魯

卅一

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祭史祥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致致其

于哀姜而與哀姜為齊所殺不薨于寢

于魯不應政而公疑其體三禘始行之

十有五年

八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無骸之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

非人所見故天

經 其廟以彰之

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

二十年

經 春新作南門

左傳 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門戶通商

城郭舊制

春秋國華 不魯

二十有一年

卅二

經 夏大旱

左傳 夏旱大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祈雨首惡

文仲曰文仲之孫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

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欲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經 冬公伐邾

左傳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

祀以服事諸夏四國皆太皞氏後近諸故因祀之邾人臧須句

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舊公

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滑夏周禍也若

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紆禍也

二十有二年

經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 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地魯

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

春秋國華 不魯

卅三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

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

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若其無謂邾小蠹蠹有毒

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經

二十有六年

經 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齊弗及夏齊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

左傳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先是公會莒子

其齊之盟齊孝公欲繼伯以夏齊孝公伐我北鄙

莒衛背已為是盟故來討之

衛人伐齊泚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師芳齊使受

命于展禽即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

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

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

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

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載

書太師周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

春秋國華 天魯 卅四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

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聚衆曰豈其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王何君必不然恃

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三十

經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以三

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

煮形鹽象獸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

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昌歠羞嘉穀白黑

其鹽虎形其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三十有一年

經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

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曰牲

既得吉日則牲或而卜郊上怠慢也慢責龜策望

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

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

春秋國華 天魯 三十五

筴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

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社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

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

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

不傷有傷不得復為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

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

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常朝

而遍兩乎天下者惟泰山耳言泰山雲觸石而出

河海潤於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三十有三年

經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報二十八年齊侯之聘

左傳齊國莊子來聘國莊子自郊勞以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送來日贈賄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春秋國華 不魯

廿六

元年

經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葬氏服字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大夫之子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叔子穀文伯難叔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豐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屬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步虛之始以爲術之十有六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于終積而爲閏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時序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不惑不失

其以寒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事農不失其常

二年

經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元年經書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于廟丁丑作僖公主書不特也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三年喪畢遇四時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此周禮也緩謂七月始葬不特謂十五月而後作主

經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

春秋國華 不魯

卅七

志乎民也

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事謂

左傳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閏歲今九月在閏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兄弟或謂文視僖則父爲大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以僖視閏則叔爲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以僖賢明順禮也明其所見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臣繼君猶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

不先不啻不啻凡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

帝乙微子父鄭王鄭桓公父二鄭是以魯頌曰春

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而先稷親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何時姑

先其所親故專以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下侵禽知柳下惠之廢六關蓋所以崇

絕未遊而妾織蒲家人販席三不仁也作虛器居

縱逆祀禮弗忌祀爰居謂海鳥馬三不知也

春秋國華 不魯

卅八

國語夏父弗忌為宗宗伯掌三將躋僖公升僖公

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

為穆何常之有言禮有明德當為昭有司曰夫宗

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胃之親疎也

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工史書世工替師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宗祝書昭

穆宗伯掌其禮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傳

是為明而升之自玄王契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稷

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

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

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

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

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

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

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

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

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越臧孫之為政也夫祀

春秋國華 不魯

卅九

國之大節也而鄴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

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

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

類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

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

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

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畫均刑法以儀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

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之野縣鄆洪水而殛死之殛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之殛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之殛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民報焉幕舜之後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之後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

之後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報祖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質信也謂信之於民心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曲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一

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爇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通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釐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釐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以體覆胃曰嫗國人稱其亂史柳下惠遠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一

郭門外頃聞有女子來同宿時天泣寒惠恐女魯子來死乃坐女子于懷以衣覆之此曉不為亂

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經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襄仲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四年

經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者侯有政則

其非卿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公

而莊而見出故曰出姜允信始也曰貴聘而賤逆

見尊貴故然不為國人所敬信也之貴聘而賤逆

之謂公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官而壞其主

主內主在國必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

六年

經夏閏月不告朔朝于廟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二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治

九年

經九月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先是四年夫人風氏薨風氏即成風

其公妾僖公母其明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召私公來會葬禮也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櫨禮也諸侯相吊賀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及既不

日不

十有三年

經秋七月世室屋壞伯翰

左傳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共

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

稱世室辟公稱官此魯公之廟也尚爲謂之世室

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

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始受封時父王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

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

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三

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牛犂公不

毛白牡牲也犂牲也周公用白王禮雖不故與文武同故用

毛犂牲也犂牲也周公用白王禮雖不故與文武同故用

公廩盛名謂新穀謂其器謂下故上新世室

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

十有六年

經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不朝至五月

左傳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

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肩為不言
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十有八年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而黜僕
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
來奔納諸宣公是時宣公祀公命與之邑曰今日
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
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墜曰是有禮

春秋國華 卷八

四十四

於其若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
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
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盜主
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
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行父還觀僕莒莫可則也孝敬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天莒僕則其孝敬則
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
其器則姦兆也兆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璿散儔載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之倫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
之民謂之八愷謂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後稷朱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
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

春秋國華 卷八

四十五

共子孝內平外成外成華外成華外成華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
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即少皞氏有不才子毀
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此即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
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很明
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
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繼雲氏有
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

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王孫帝時官名比三凶

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

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

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

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遠教也此舉八元之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

四門四門穆謬無凶人也此如舜有大功二十

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六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

宣公

元年

經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公子遂

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

左傳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以與立行

是恐齊人聽夫人請來討以如齊告宣公會于平州

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宣公公執襄仲而私

事襄仲宣公長而聽諸仲仲六月齊取人濟西之

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三年

經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左傳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

無望可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

卜帝牲二帝牲不吉則拔稷牲而卜之帝牲在

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滌言各養帝牲三牛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七

所以充其天性視具則親身體郊則曷為必祭稷

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祖親自內出

匹則不得行而享於郊天陳自外至

八年

經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齊辛巳有事于太

廟仲遂卒于垂齊壬午猶繹重去禘

左傳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祭之以賓尸

神耳非禮也

公羊傳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

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籥以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耳存其心焉耳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十有四年

經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襄仲之子穀齊地

左傳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嬰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八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

亡子家歸父子懷思為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

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卿大夫相聘周旅陳朝而獻功於是

百謂圭璧皮幣之屬朝而獻功於是是有容貌采章

於敬伯容彩持見之或儀采章所用之車服嘉淑

而有加貨大國有嘉禮善事則往賀賀謀其不免

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時楚莊圖宋為明年歸父會楚莊傳

十有五年

經 初稅畝

左傳 初稅畝謂助公田又謂非豐也穀出不過

藉藉田法民耕百畝公田十藉藉田法民耕百畝公田十藉藉田法民耕百畝公田十

十有八年

經 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

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魯遂奔齊

左傳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

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與公謀而聘于晉

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

春秋國華 不魯

四十九

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齊謂太叔子思滅

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

之許請去之宣叔名許文仲子武仲父遂逐東門

氏襄仲居東門氏子家還及筮壇惟復命于介既復

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家父孫地為

使副使反使晉之命于君乃依在國書曰歸父還

自晉善之也善其以禮進退

國語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於泗淵水以取魚甲革斷其罟而

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土蟄發春水虞淵之禁令

幾重

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等小國降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主其將先之言衛此晉為小國計等則丙子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四年

經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

不免後十一年詩曰敬之敬之天維維思命不易

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晉為諸侯盟主是受天命

春秋國華 公魯

五十二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彌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享我乎公乃止

六年

經二月辛巳立武宮先是魯入晉乞師敗齊于鞏齊復其侵山魯因修晉之功而立

先君武公之宮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七年

經吳伐邾音談已姓國大皞後

左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卹無帛者也夫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吊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八年

經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國華 公魯

五十三

年所取者蓋魯借晉力敗齊于鞏而齊歸我日今齊服事晉故晉使還之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決是以

大簡借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左傳來言者何內辭也晉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吊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九年

經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勝

春秋國華 不魯

五十四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女嫁三月朝見成婦復命父母使人安之曰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取韓結魯穆姜出於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

人先君猶有望也收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

卒章而入傳姜伯姬母謝父行勞言朱君亦望文子若此綠衣取實獲我心言文子得

意晉人來勝禮也同姓

冬城中城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

十有四年

經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宣伯得臣其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十有六年

經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宋不見公○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冬十月

春秋國華 不魯

五十五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郕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左傳戰之日鄭戰與楚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侯出于衛公出于壤壤音懷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如宣伯通于穆姜即齊如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子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

曰請及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皆公指

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公待于棠隰申

宮傲備設守而後行申隰是以後戰期使孟獻

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地謀伐鄭也宣伯使告
卻鞏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僑如誣公觀卻鞏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三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誣明公之無罪故
訕○宣伯使告卻鞏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無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時謂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失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春秋國華

公魯

五十六

不殺行父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丘也晉公還待歸必殺晉人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鞏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見魯君於晉公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則定魯而後卻鞏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

厚焉嬰齊魯之常隸也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宣公妾不衣帛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及四日不食以堅事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救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夫共如為戒僑如奔齊國人逐之十二月季孫及卻鞏盟于扈晉歸刺公子偃三叔召叔孫豹于齊

春秋國華

魯

五十七

而立之魯人將討僑如乃避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子叔聲伯嬰齊如晉謝季文子卻鞏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齊人子何辭苦成叔華之邑欲信讓抑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陳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晉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國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厲

驕而多私雙勝敵而歸敗楚于必立新家所幸得

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難因民非多然民無所

始事為怨三府可謂多矣三其身之不

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

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十有七年

經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

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

春秋國華 不常

五十八

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

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

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襄公

元年

經春王正月公即位○秋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

剽來聘晉侯使荀息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

聘禮也知武子即荀息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

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三年

經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近晉

晉悼公禮於諸侯故去國都盟于此

左傳公如晉始朝也而朝夏盟三長檮孟獻子相

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

稽首首至地孟獻子曰以敝邑今在東表密邇仇

讎與晉爭寡君將若是望敢不稽首

四年

春秋國華 不常

五十九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

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遇四曰納夏一名渠

遇樂新也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文王之

明大歌鹿鳴之三三拜四皇皇者華韓獻子使

行人子員問之曰予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

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

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阮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交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嘉寡君乃所

以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以嘉寡君乃所

勝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

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詠咨難為

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問忠信○冬十月邾人莒

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貍武仲名貍國人

逆喪者皆髮魯於是乎始髮髮者多故不能備

已國人誦之曰臧之振喪敗我于狐貍武伯特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

故曰小子武仲短小故

五年

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子宿嗣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公視餘伍昨宰

宅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

金玉無重器備雖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

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

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人其以子為愛者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

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

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

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

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孫茂岐獻子

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

餼不過根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使為上大夫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一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

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八年

秋晉侯使士旬來聘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即士旬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詩人以與

宣子欲魯共討季武子曰季宿文誰敢哉言誰敢
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氣相親以承
命何時之有無速武子賦彤弓欲使晉侯受彤弓於宣子曰城濮
將出武子賦彤弓欲使晉侯受彤弓於宣子曰城濮
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
爲子孫藏在舊平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
命晉君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

左傳公送晉侯特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二

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在成十
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禮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鍾磬以先君之
祧始祖之廟爲祧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
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遂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假鍾磬焉禮也成公衛冠禮於此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

各征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魯不無
其人民故假立三軍因以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者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則貢賦于魯武
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鄆魯宮
諸五父之衢謂以衢爲道名正月作三軍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分國三子各毀其乘懷其私乘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三

倍征役人丁邑賦稅季氏使所掌一軍役邑入已
病病者征之已故五年傳曰季孟氏使半爲臣
若子若弟孟獻子史所掌一軍父兄子弟四分之
公一分入已叔孫氏使書爲臣以子孟取子弟
公半入已不然不合民公取五而三家取七此借
爲多方
國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
六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三軍卿帥之以承
天子師從王諸侯有卿無軍吹國有命卿帥教衛以贊

元侯若元侯有事則命卿帥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

十有三年

冬城防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禮也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四

十有九年

春季孫宿如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計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賦蔡苗魯國如召伯勞季武子與丹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以晉侯北吉甫出征以匡

莊季武子以所待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鍾因以為銘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

令德天子銘功則可銘之大夫

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借人謂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為宗廟常器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二十有一年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五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以邑出為族邾庶其

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詰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

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

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

邑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

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殷帝乙之元子

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與國于宋第號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六

申申生潯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讓其弟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父其子為防叔辟華氏之禍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昏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陳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

故以重賦為罰

二十有三年

經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附季氏廢長立少以取奔書名罪之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彌

公祖長也次廢子悼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

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

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申豐季氏屬大止止不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

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春秋國華 不魯

六十八

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客上賓故獻酒降逆下階迎廢子禮則悼子下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公鉏為家司馬以溫而不出閔子馬見之見公鉏曰子無然猶無門惟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茲回不軌猶倍下民可也所謂位處何常言季氏言父寵之富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而盡棄以與之

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幸出季用家孟孫惡臧

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豐點好甥也孟莊子疾

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羯孟莊子之廢子

也謂臧氏之弟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

戶側也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

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

也季孫才故對以此云且夫子之命也孟孫遂立羯

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

子也而哀如季是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

春秋國華 魯 六十九

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

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

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鵠孟氏又告季孫季孫

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東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

以其姪穆姜之嬖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

故立之宣叔以臧實臧為出在鑄孟氏臧武仲自

邾如防防所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

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二勲文

之勲魯邑以請後乃立臧為臧紇改防而奔齊

齊侯將為臧紇田田將與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

伐晉特齊莊公晉平陰臧孫對曰多則多矣抑

君似鼠夫鼠書伏夜動不冗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指鼠

起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欺受具仲尼

曰知之惟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

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

春秋國華 魯 七十

怨施也念圖人事當常如任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賀克

范宣子逆之士何晉中問

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

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在商為豕鬻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可相伊祁姓乃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訥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經秋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邾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

春秋國華 公魯

七十一

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又謂之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二臺榭不塗飭池侯不燕射侯延道不除脩百官布而不制謂雖布列不脩其事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七年

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三十有一年

經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已亥仲孫羯卒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為宋災見孟孝伯仲孫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孟與季孫言之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孟與季孫言之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孟與季孫言之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孟與季孫言之

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孟與季孫言之

春秋國華 太魯

七十二

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微求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惧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夫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後家韓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公作楚宮趙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若欲楚也夫故作其宮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月辛巳公薨於楚宮叔仲帶縞其拱壁以與御人

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帶與伯孫得罪謂

于懿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

巳卒致也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致也

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咎曰太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

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

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

為患若果立之心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

春秋國華 不魯

七十三

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婦於是昭公十九

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十九

栗孫

春秋國華卷之二上

春秋國華卷之二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敬軒韓

睿

昭公

元年

三月取鄆邑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時諸大夫

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

請戮其使魯叔孫會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孫而為之請使請帶樂王糾難相來弗與梁其

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經音臣叔孫曰諸侯之

會衛杜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

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壤誰之咎也魯

為國如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於魯雖然季孫齊

何罪然季孫齊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季

守國叔孫出使所從然然鮒也賄弗與不使

之裂裳帛而與之一帶其端示不趙

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思難不越官

信也謂言救國忘死直也不以謀主三義也出季處信者即有是四者一可戮乎并義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也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辟吏處不辟汚勞出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以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靖賢能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不伐魯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言歸楚疆場之邑一

春秋國華 魯下

二

彼一此何常之有言世衰疆王伯之令也伯三王令特引其封疆而樹之官引正樹立言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表識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姁邳周有徐奄三苗即放三危者觀扈夏二國鄭商二國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入可壹言主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大謂魯齊刑謂不必治小罪封疆之刑何氏茂有主齊盟者誰能焉焉治楚之執事豈其傾盟言二國近定苦莒人疆事楚勿與知

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元也元去其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國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大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

春秋國華 魯下

三

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

二年

經夏叔弓如晉方叔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來聘告爲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郊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

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
辭御致館將授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
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禮哉
其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
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夫子近德矣

四年

經 秦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四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陸南夏十二月日西陸朝覲而出之
二月至東月
日亦在焉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近寒於是
乎又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
射矢以除其災
至尊不祥為御其出入也時食肉
之祿賓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之
獻羔而啓之
祭享公始用之
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公先用示有尊大見夏

致止省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八藏之
山人謂官器人謂為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
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
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
冰之道也

六年

經 夏季孫宿如晉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五

左傳 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謝前年受牛
晉侯
享之有加
適豆之
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
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
今正有加下臣弗堪無乃矣也
周禮大韞宜子曰
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
也敢聞加肥固請敬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
重其好貨
寡好

七年

經 三月公如楚

華在客城

遠所

女齊野

于二年

于蜀

朝品
日
我

授于

臨我喪

人不皂

太魯下

六

允寡君

右既受

具嘉賴

右將承

公將往

過楚也。

服惠伯

公適

公如楚

名門
孟

魏孝

九月

傳

大宴
屈好

賀公

與也

乎
取言

楚孟

魯下

七

及其

幹也。

後也

嘉平

宋閔造何

益井

五十一

余敢作

考父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禮及得子壽終
已子壽終子壽終子壽終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
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
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
樂於長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

春秋國華 云魯下

八

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
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
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
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
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
子曰敬奉教自周友魯道彌尊矣遠方第之進
者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
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

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戡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
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
于其所以安存而忽忘于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
卻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孔子觀周入后
稷之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名其背
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
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

春秋國華 云魯下

九

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滲
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疆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
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
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
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能
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
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

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人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史記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入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

春秋國華 魯下

十

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

八年

經 秋蒐于紅

魯地

左傳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車千乘

魯東界商中地魯西境接宋

穀梁傳 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為覆質以為築艾獲以蘭草為周垣旃旗旗之名轅門即車門表門築即圍質砮以箭經砮以止門

恐傷 流房握御轡者不得入 流房握謂車內轡頭 轡是轡則不得車軌塵塵不馬候啼 發足連 入轡音轡車牽車軌塵出轡不馬候啼 疾相應 旅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上中下殺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 官射而中田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九年

經 冬築郎囿

春秋國華 魯下

十一

左傳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 平子如齊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 用速成其以勦民也 勦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子

十年

經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 音梗 郕倖始用人于亳社 亳社即設社魯用天 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

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十有一年

五月甲寅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九月己亥齊公葬小君齊歸齊公妾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

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晉大夫史

趙曰必為魯郊言魯必出在待者曰何故曰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言不思親則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十二

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十有二年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李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平子意如南蒯

南蒯謂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

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字季氏家子仲許之南蒯語

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即叔仲小

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

公如晉南蒯俱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

聞亂逃介而先劓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因父郊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

曰恤恤乎秋乎攸乎恤恤憂患秋深思而淺謀邇

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言今有若南

蒯枚筮之指其事遇坤三三坤上之比三三坤上

變為坎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示子服

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收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十三

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

之長也甲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

善不得其極其善同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

共供養三德為善正直剛克柔克非此三者弗當

此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歸乎中

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終成可筮參美盡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圃不宜生杞

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耻乎子子

從諸將魯不去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遂不改其自
倍鄰謂疾所親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遂不改
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叔係昭子即婦小聞之不敢朝
昭子命吏謂小待命於朝曰吾不為怨府言不能
怨也

十有三年

經春叔弓帥師圍費不書南側以費

左傳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人費所敗平子怒

令見費人執之以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
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困乏費來

春秋國華 不書下

十四

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
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治區夫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氏

十有五年

經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魯武成百官祭前梓

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稷非祭祥也
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

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

夫之喪去籥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使代
攝奔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十有七年

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

於社食當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舉伐
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賁自責禮

春秋國華 不書下

十五

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慝陰氣建已

至過春分三辰有災相侵於是乎百官降物服君
不舉辟移時三辰有災相侵於是乎百官降物服君

幣於社史用辭太史用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
奏鼓齋夫馳庭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月六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

經秋郊子來朝

左傳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子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

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
名號稱雲氏蓋其一官也

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以共工

侯事有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水火龍皆受瑞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以鳥爲鳥

春秋國華
魯下

十六

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爲歷正之官玄鳥氏

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秋分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以勞也

夏至鳴青鳥青鳥鸛鷁也司啓者也以丹鳥氏立春鳴立立夏止

司閉者也丹鳥鵲維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

也祝鳩也性孝睢鳩氏司馬也睢鳩王睢也

爲司馬鳴鳥氏司空也鳴鳥布教也其食子均率

主兵制乃鳩曰平故司空主平水土

鳩氏言冠也爲司冠主刑擊箠加曰冠五鳩聚治民尚民者也聚故以鳩名

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五方之

五知爲五二正和景月正月十所自末七知五種

以名攻木攻九金等工夷平富為九農正富民無九富淫者也九種

九農之官各隨其宜以自頽頽以來不能紀遠乃爲號毫止止用使不淫

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年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舊信

史記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月不進師襄子曰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

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

問曰已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

春秋國華 魯下 十七

也有間曰有所粦然架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衆

也。有間曰：存所積然，思無有所怕然。禹皇伯，禹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物。

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默然而黑發然而長耶女

羊女王巴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卽襄子石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擢也

二十有一年

之乎
經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軒卒

三傳火二月十三日可令之人同令辛真日

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

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一至二分日有食之不養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春秋分日夜
夏至長短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
是叔報哭日食意在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輟卒

二十有五年

夏有鸛鵒來巢

左傳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北鳥穴居不在魯師

已曰異哉鸛鵒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
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十八

鸛鵒鵒昧昧公在乾侯徵褻與襦昧一音朱一音
鸛鵒之巢遠哉遙遙桐父喪勞宋父以驕昭公名
宋得代立故以鸛鵒鸛鵒往歌來哭昭公生於
童謡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信公于野井

左傳九月戊戌公伐季氏季氏逐之遂行傳

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在齊魯境
上邑不致直前故齊侯將信公于平陰公先至于
次于此以待齊命齊侯將信公于平陰公先至于
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

近故也平陰齊魯境上邑野井齊侯來吊公
亦以平陰近魯故書曰公孫于齊次于乾侯齊侯
信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也
也謂先往

公羊傳信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言殺者從告子

家駒曰季氏為無道階於公室又矣吾欲弑之何
如子家駒曰諸侯階於天子大夫階於諸侯又矣

昭公曰吾何階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
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十九

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桑焉繫焉曰維
而順順如民歸季氏季氏得民衆又矣君無多辱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信公于
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後才執事以
獻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
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以鉄鎖賜之以死
再拜拜以請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
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

春秋國華 卷下

二十

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不祥皆無所辱大禮不祥指出也昭公蓋祭而不嘗祭以示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行享禮以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敢稱舊稱景公曰孰春秋國華 卷下

二十有八年

春秋國華 卷下

春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境內邑左傳公如晉將如乾侯乃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境以待命弗應使請逆於晉晉使人請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

外君亦不使一箇辱在寡人魯國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公復於境而後逆之迎人乾侯

三十有一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魯臣子外不容於晉晉侯將以師納公時晉定范獻子曰故父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公新也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

春秋國華 卷下

廿一

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保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若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謂君若一言使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冀婦夫人謂季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獲不納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

春秋國華 魯下

二十二

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三十有二年

經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春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其人謂○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

家子雙琥王一環一璧輕衣細好受之大夫皆受

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

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謂不薨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若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

春秋國華 魯下

二十三

三三乾下天之道也乾為君父皆成季友桓之季

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震卜人謁之曰生有

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

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

為上卿立信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行父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嫡立庶東門魯君於

是乎失國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

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

元年

經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

月者即位後也公即位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

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

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

焉耳主人謂定哀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

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廿四

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經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

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

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亟數中合止謂

叔孫從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朝

會不欲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

而從君以出公出時成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

未受昭公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

不得事君昭公二子始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

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

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

不敢以告不敢成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

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冠而出者行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若

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謂若

縋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謂若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廿五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

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卿久墓所在季孫惡

若榮駕鵲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

恐之後必或耻之乃止榮成伯推章季孫問於榮

駕鵲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謚對曰生不能

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自信自明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

溝而令諸墓使與先君合明

二年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書雉門所謂象魏也

八年

夏從祀先公無竊寶玉大弓之玉器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為者也季

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

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四孟氏

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侵其板孟孫叔孫更迭

其饋器板上不刻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

我則於是是時至乎日若時而出蒲圃出季氏于臨南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二十六

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姊妹之子為出於其乘焉車

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

免我死乎有通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

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

至于孟衢孟衢為右為季氏車右孟臨南投策而墮之

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孟氏使越下

車取之而射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左門左門孟

門名言矢幾中季然而甲起于琴如琴如琴如地名甲

甲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息音也或曰弑

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

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望見彼父師而

意趣駕既駕公欽處父帥師而至惺然後得免自

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盾龜青純

九年

夏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關陽虎使焚

萊門陽關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二十七

加必取之加必于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

為隸于施氏矣文子鮑國施氏魯大夫國初為施

干是文子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族猶睦能事

大國謂晉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

勤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

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

容焉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

大于魯國效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東

西齊晉知齊必反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鑕其軸麻約而歸之鑕刻欲載忽鑿寢於其中而逃有障蔽者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十年

經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十年

春及齊平平八年正月齊之怨夏公會齊侯于倪

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二十八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於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遠萊萊言齊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通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以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于是孔子以公退說者終其事要盟不察故著

不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

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尊嘉樂饗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若尋常禮名惡

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

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德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

幼異食疆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

市不貳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廿九

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治魯國何知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華昭公子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史記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

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旄旌羽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

春秋國華 本傳下

三十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奈何

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郭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經

離會不致二離會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

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訛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端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厲其二三

春秋國華 本傳下

三十一

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于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于夾谷之會見之矣

十有二年

經春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三都謂費郕也

於是叔孫氏墮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宰輒不與費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

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子翬助二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

欽處父謂孟孫堅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僂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春秋國華 魯下

卅二

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

由墮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

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於

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

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

城疆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孔子為

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過

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

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於朝

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

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

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

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

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

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揆徒成

黨其談說足以誦褒榮衆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

春秋國華 魯下

卅三

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

乙子牽誅鄧析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

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

愠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為魯大司

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

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

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夫子喟然

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春秋國華 魯下

冊四

刑則民咸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也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正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

而舞容璣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禮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調可以此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春秋國華 魯下

三十五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公羊傳 曷為帥師墮師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戲甲邑無百雉之城孔子之道於是帥師墮師帥師墮費維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家語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

誠故常置之于坐側孔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魯定公問于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譏人乎

春秋國華 卷四下

卅六

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駮裂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缶之所聞羊也缶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十有五年

經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春秋國華 卷四下

三十七

左傳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虔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全哀七年魯仲尼曰賜以邾子益歸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

三年

經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傳五月辛卯司鐸火宮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桓

二救火者皆曰顧府常人所重之宮故救至命周

人出御書俟于宮曰死女而不在死子肅訕訕

人司周書典籍之官與書達于君者使待命于宮庀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宰人冢宰之屬校

人乘馬中車脂轄官前車馬欲便移物百官官備

春秋國華 卷下

三十八

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斂從之于水中

出而用之為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以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之室後次先導後

子至即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

可為也火也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所布當父槐至之後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

也於是乎去表之棠道還公宮潘言不備火而但

辨各官事猶拾汗不可得表表火也孔子

者去其棠積開除道則孔子

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謂桓僖親盡而廟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

之石弩其長尺有咫弩鐵也以陳惠公使人以隼

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

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

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

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

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

春秋國華 卷下

三十九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

以肅慎氏之貢若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使求得之金楛如之○公父文伯退朝謂其母其

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

怒也康子也又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

曰魯其亡乎使僮子購官而未之聞耶吾語女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

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

九卿祖識地德謂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服

生焉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師尹惟大夫官也掌以教

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少采夕月與太史

司載糾虔天刑謂其三月以秋分朝日以五采朝夕

司載謂焉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繼謂其也糾其也

以知妖日入監九御使繫奉帚郊之案盛九御也

案祭服者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

春秋國華 太魯下

四十

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慢淫而

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廢政夕序其業

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貫

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皆先公自

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

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紵紵紵紵皆卿之內子

為大帶內子卿之妻命婦成祭服也祭服大夫之妻

業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天子之士衣皆素自

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各分祭社烝而獻

功冬而烝獻五男女效績愆則有辟罪古之制也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收

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

忘先人之業罔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汝朝

夕修敬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

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

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康子在其朝朝與之言弗應從之父寢門弗應而

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及罪

春秋國華 太魯下

四十一

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仲

事于內朝在路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公合家

事於內朝家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治季氏

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公父文伯卒其母戒

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

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

請無瘠色無洵涕無聲涕無指膺叩無憂容有降

服無加服輕於禮焉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

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夫也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也禮記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七年

夏公會吳于鄆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四十二

公會吳于鄆吳欲霸吳來徵百牢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是時吳過宋得百牢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在魯二十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牢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物上天子之牢天有十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天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

禮不與必棄疾於我禮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道長謂長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不與必棄疾於我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蠡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以說推時且以友自鄆以是為無能為也其以不棄禮也

家語孔子在衛聞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四十三

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會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欲吾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告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

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
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
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夫憂在內者
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者聞君三封而
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
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
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
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

春秋國華

魯下

四十四

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疆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
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
疑我奈何子貢曰若緩師告請往見吳王令之救
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
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
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
吳爭疆臣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
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名

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
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
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
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必私魯矣且王方以
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
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
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
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忌越臣請東見越
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

春秋國華

魯下

四十五

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
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
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
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
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
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夫前人不量乃與
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

吳王爲人暴猛群臣不堪國家散於數戰士卒弗
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
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
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
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
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
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人所謂屈節
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
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四十六

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賴
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
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
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
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欲請自被堅
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以二
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

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背不義君受
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
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
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
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
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
爲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
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四十七

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
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吳敗吳師越王因
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
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
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
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
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
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孔子之衛匡人簡子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戰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迷先生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詠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自衛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犢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犢鳴犢犢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春秋國華 魯下

四十八

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乃從政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獲果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况於人乎哉遂還息於陳鄉作樂操以哀之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十一年春齊爲鄆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

春秋國華 魯下

四十九

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

春秋國華 魯下

四十九

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湏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于零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敗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帥自稷曲師不崩潰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璫陳莊涉淵

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徂之伍曰走乎不徂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徂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
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
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那洩子羽銳敏我不欲
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
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禮記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

春秋國華 太魯下

五十

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
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童汪錡紀往皆
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
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
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
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
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杜
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

則母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
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十有二年

經春用田賦

左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田賦之法月其用財

今欲別其田及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
家財名爲一賦卒曰綽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
也三發發問子之不告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
也度於理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

春秋國華 太魯下

五十一

以丘亦足矣牛十六井出戎馬一匹若不度於理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
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古者田出稅里出賦今
以里里之賦悉令農民出
之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
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三十名受田百畝
二十而砥其遠邇十而三旬稅其無遠十二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於商賈所居之里計其利
入多少而量其財業以爲

差周禮則宅無低園廛二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

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

從役以夫家爲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

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并出稷禾秉芻生米

並使也十六斗日使十使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

日乘四乘日營十營日饒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事與之

爲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

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

哀公曰然則章甫絢履纁紳帶搢笏者此賢乎孔

子對曰不然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輅者志不在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于食董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

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

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

有庸人何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

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對曰所謂

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

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

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五繫爲正心從而壞此

則庸人也公曰善何謂士人孔子對曰所謂士人

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

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

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言行不務多

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

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

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

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

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

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而將可及者此則君子也

春秋國華 不魯下

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

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

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

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

謂聖人者德令于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

協廢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

德觀者不識其鄰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

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于深宮之

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

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君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告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君日出聽政至于中興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君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

春秋國華 卷下

五十四

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稅歛則民富夫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經夏公會于橐臬秋公會衛侯來皇瓊于鄭

夏公會于橐臬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國故心以

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

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

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

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

春秋國華 卷下

五十五

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

不噬也而况大國乎子羽子木皆衛大夫

吳於鄭公及衛侯來皇瓊盟不書盟也而卒許吳

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

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予盍見太

宰乃請束錦以行以往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

順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

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者是以

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
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墮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
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
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曰君必不免其死於
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報後

冬十有二月螽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月今十二

春秋國華 云魯下

五十六

月是歲寒暄開而夫不置心
星猶西流未盡伏知是九月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左傳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子

將車之子微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

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

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

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

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泣襟叔孫謂之然後取之
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
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自此至十六年皆魯經
小邾大夫句繹邑名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見信於
人故欲要誓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焉

謂之曰于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

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彼不臣而濟其言濟是義之也由弗能

春秋國華 云魯下

五十七

家語子路治蒲請見于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

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

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

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政不難

矣○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

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

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

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

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

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十有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

慙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斃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吊恤愍憐并義無自律無自以為法于贛曰君其不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五十八

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家語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而歌曰泰山

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伏喆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嘆曰賜汝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即股人也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史記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

春秋國華 不魯下

五十九

矣

二十有四年

左傳公子荆之母薨將以為夫人黼使宗人釁

夏獻其禮宗人禮官釁夏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

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

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于南自桓以下娶于齊此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而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公患三桓之修

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春秋國華卷之三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

齊

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常為四

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

于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

于周西伯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鸞

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

春秋國華 二六齊

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

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

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文

王崩武王即位伐商紂紂師敗績修周政與天

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

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

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

歸齊齊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

問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

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公欲以逐伐魯而夫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

有陘氏即有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

山氏以公自其家

史記哀公卒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卒子家立

是為元公元公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卒子

奮立是為共公共公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

卒子匱立是為景公景公卒子叔立是為平公

春秋國華 二六魯下

平公卒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卒子繼立是為

頃公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

於下邑為家人魯祀絕頃公卒于柯魯起周公

至頃公凡三十四世○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

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觀慶

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

殺適立廢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

齊其揖讓之禮則從夫而行事何其廢也

春秋國華卷之二下

春秋國華

二

購立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即僖

僖公

桓三年

經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左傳晉命于蒲衛不盟也國語衛不盟也

公羊傳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

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襄公

莊八年

經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齊大夫

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

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齊公紂之襄既立二人

因之以作亂○初襄公立無常政令鮑叔牙曰鮑

叔子孫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皆子糾傳

齊僖公使鮑叔牙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

春秋國華 二

三

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

言曰知子若莫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

也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

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鮑叔曰子如

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

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

曰不可吾三人之于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

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

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

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紆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祀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紆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紆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

春秋國華 齊

四

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

桓公值公子襄公庶弟

莊九年

經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訖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九年春雍廩殺

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訖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緊齊人殺無知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訖公不及大夫夫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淪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人殺無知而迎糾于魯小白不讓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春秋國華 齊

五

經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齊地我師敗績公喪戎

路傳乘而歸乘謂乘戰之非戎路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讎快也乃殺子糾于生囿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傒齊卿公從之

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

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軋時是以負于死鮑叔對曰夫為其若動也若若有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

春秋國華 云齊

六

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曰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

齊使受而以還比至三黜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褻殘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群與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設教民之法式於象魏也

春秋國華 云齊

七

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比綴以度比其連其夫家塹塹本肇末塹等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頗毛以髮之白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五分其國以為三驪驪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富生殺貧賤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囂亂其事易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

春秋國華 不齊

八

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聚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曉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功成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

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草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

春秋國華 不齊

九

以待時兩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並身衣襍襍襌襌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材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掌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後退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為一鄉桓公曰善

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中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左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分國事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相地之美惡則民不移政不旅舊不以故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墮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此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

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
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
是故正之政聽屬五正聽大夫牧政聽縣聽大夫
政聽鄉縣帥聽大夫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
不聽治者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行
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
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有
之與無財振業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

春秋國華 二齊

十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
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
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
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
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
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或事令軍
若有征伐隣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
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
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
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四里
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
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
鄉之帥帥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三軍故有中軍之
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倭振旅周禮仲
旅遂秋以彌治兵周禮仲秋教是故卒伍整於里
軍旅整於鄉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

春秋國華 二齊

十一

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
疇疇世同苦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
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
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
君有比土也三萬人以方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
以昇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正月之
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
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大勇股肱之

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

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

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

爲立三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

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

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春秋國華

卷六

十二

政既成鄉不越長以朝朝不越爵以賢罷士無伍

無伍無鄉無伍也罷女無家夫稱夫是故民皆勦

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

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

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

適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改

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放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

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

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

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

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

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

春秋國華

卷六

十三

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

固以征則疆○鄉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

桓公令官長明而書伐期年書其所掌以告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白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

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動使民以勸緩謗言足

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皆相其

質皆量也足以比成事相輔誠可立而授之可大

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豫設以其國家之患難

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惡升以爲上卿

之贊佐謂之三選謂卿長所建官長也桓公問曰

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

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以甲兵為之若何桓公曰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制重罪死罪以犀甲一戟車戟也六尺入

輕罪制罪贖以贖盾一戟文如贖也有罪贖也小罪五刑

者適以金分以金贖有宥罪刑罰之索訟者三

禁而不可上下求訟者之情禁之二日使審坐成

以束矢成獄者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美金以

鑄劍戟試諸狗馬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權皆去

春秋國華 不齊

十四

章平諸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隣國未吾親也君若

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

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

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煥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

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

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

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視其上下之所好奸

物賤則其國後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

欲南伐何主主供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

堂藩二使海於有蔽以海渠弭於有渚也渠弭海

居諸環山於有牢地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

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四使海

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

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

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

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

于河東至于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

春秋國華 不齊

十五

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

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

汝瑜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

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制

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陳其牲為

牲上而已以約誓于上下底神與諸侯戮力同心

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

編木曰泝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

谿拘夏大行辟耳拘夏皆山谿險西服汭沙西吳

南城周叔帶之亂戎伐襄王焚東門不克桓反昨

于絳公使仲孫汲諸侯此周而城之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

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以平宋亂會于比谷以宋

會于鹹以謀會于准乘車之會三以謀伐楚

以明五禁會于葵丘諸侯甲不解纍纍以兵

不解繫所以發無弓服無矢服矢隱武事

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謀寧葵丘之會天子王

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

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平勞實謂爾伯舅

春秋國華 不齊

十六

無下拜桓公管召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

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俱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

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

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

九旒渠門赤旂大路諸侯朝服之車龍旂黃文龍

若今之牙門也亦旗名所建以為軍門諸侯稱順焉桓公憂

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慶父通

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

子存之使高將南陽崔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

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崔人攻衛衛人出

廬於曹魯公戰死衛人東徙度桓公城楚丘以封

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

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是故

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

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用

也幣也纒纂以為奉奉藉王之策也纂以纂織

文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故拘

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

春秋國華 不齊

十七

許桓公聽其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

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

以分諸侯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塩于東萊使

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

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

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壯丘四以衛諸夏之

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甲隱五

刃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勝矣是

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
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子 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
以爲國乎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
夜而至禽側對曰惡矣非其急者也曰寡人不幸
而好酒日夜相繼對曰惡矣非其急者也曰寡人
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矣非其急
者也公作色曰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曰人
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忘衆不敏不及事公

春秋國華 二六齊

十八

曰善吾子就舍典日請與子圖之對曰何待異日
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開
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
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
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
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
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君若

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公曰善○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
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晚死將有所
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
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
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
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
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
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

春秋國華 二六齊

十九

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也

莊十年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
同盟故也

莊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

人滅遂

左傳會于北杏地齊以平宋亂宋有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經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冬盟于柯地齊始及齊平也平和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

春秋國華 二 齊

廿

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史即曹沫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如死矣困齊數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

下自柯之盟始焉

史記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齊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北

已齊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春秋國華 三 齊

廿一

莊十四年

經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緡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會于鄆魯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為

史記桓公專任管仲號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仲得盡其才而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伯功者

仲之力也

莊十七年

經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秋鄭詹自齊逃來

左傳齊人執鄭詹鄭詹之鄭不朝也

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

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殲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莊二十二年

春秋國華 齊

廿二

左傳春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

敬仲厲公子與顓孫其太子齊侯使敬仲為卿辭御冠黨宣公金御冠故皆奔齊

曰羈旅之臣羈旅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

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謂得息於齊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

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譏使為工

正掌百工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後敬仲五世孫陳桓子無宇始大於

齊至陳成子帶得政

史記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

而惡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而不去也

莊二十七年

經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同盟于幽陳鄭服也先是陳亂敬仲奔齊鄭獲成于楚皆有二心於

齊今始服

穀梁傳同者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春秋國華 齊

二十三

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軟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

大戰也愛民也

莊三十年

經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左傳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

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威

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戎伐燕使
燕絕于周

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莊三十一年

春秋國華 齊

廿四

經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夏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建旗而獲

閔元年

經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在往冬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惡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同惡相恤謂

僖元年

經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聶北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師比師師遂逐狄人

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無所私取夏遷于夷儀諸夷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春秋國華 齊

廿五

公羊傳救邢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僖二年

經春王正月城楚丘諸邑衛為狄所滅已失楚丘而諸侯城之故不繫衛

左傳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封衛不書所會後也不書諸侯為魯諱○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城也孰城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為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春秋國華 不齊 廿六

春秋國華 不齊

廿六

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經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左傳秋盟于貫服江黃也

經秋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

諸侯皆來至也

左傳齊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漏師漏軍旅之車多魚地名

僖三年

經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多公子友如齊泄盟

左傳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陽穀齊地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措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委委貌冠也端玄端服也

僖四年

春秋國華 不齊

廿七

經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圉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北杜杜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

春秋國華

不齊

廿八

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與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隸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茅有刺包裹之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內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陟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楚退以禮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

春秋國華

不齊

廿九

討不忠也齊侯陳大夫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濬塗
公羊傳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服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齊人執轅濬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其辟軍之道奈何濬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濬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

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僖五年

經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三傳會于首止地衛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

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僖六年

經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鄭之新密

鄭之新密

春秋國華 云齊

廿

左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特城也實新密而經言新密者鄭以非時與士功齊桓聲其罪以告于諸侯

僖七年

經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左傳秋盟于甯母魯謀鄭政也管仲言于齊侯曰

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方所當貢天

官司各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

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逼君命三族之若君去之以

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

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

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奸于

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

苟有曩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其曩對曰君若綏之

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惧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

惧總猶將領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

春秋國華 云齊

廿一

以示後嗣列姦謂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即

書下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

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

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

僖八年

經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王人與諸侯盟不

閏月襄王告難于齊反帶春盟于泚增謀王

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於是遂定襄王之位

僖九年

經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傳會于葵丘尋盟尋前年且修好禮也王使宰

孔賜齊侯胙尊之也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

伯舅胙其姓諸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進一級

春秋國華 太齊

廿二

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謂在頃刻間小白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遺天子蓋敢不下拜墮

謂為天罰下拜登受登堂秋齊侯盟于葵丘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

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遠也故止

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

矣言或向東必其在亂乎晉侯言君務靖亂

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國語葵丘之會獻公謂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

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

諸侯而重遣之重遣之謂重入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

之以典言謂賜教之會以四薄其要結而厚德之

以示之信謂求姓為盟三屬會諸侯存亡國三以

示之施施鹿門以定魯城東諸是以北伐山戎為

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

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望其之不

果奉克而暇晉是皇不暇以雖後之會將在東矣

春秋國華 太齊

三十三

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

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洩澮以為淵戎翟之

民實環之汪是土也大其苟違其遠去誰能懼之

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

脩脩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

不夭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楚人為淮之會謂此之

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納差公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

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

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繹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夜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計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齊陽甥帥師會秦師納晉

春秋國華 不齊

廿四

惠公明大夫公夷吾

僖十二年

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襄王秋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陽明平戎于晉晉亦救周伐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王仍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其特適王曰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督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王子曰管仲之世紀也

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經夏楚人城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夏楚城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城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僖十三年

春秋國華 不齊

三十五

經公會齊侯宋公襄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有戎難
左傳公會于鹹鹹備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時王

僖十四年

經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緣陵杞邑不書其人有闕也言不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許也聚而曰散桓德衰矣

僖十五年

春秋國華 不齊

三十太

史記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春秋國華 不齊

三十七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卒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循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懼於諸侯○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

管子書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桓公曰鮑叔之爲人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

春秋國華 齊

三十八

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爲人也居處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瞿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實胥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弁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誦實胥無之

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寧戚之爲人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也善言而不能以足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比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能

春秋國華 齊

廿九

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

日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僖十六年

左傳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經冬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公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十二月會于淮謀鄭難夷滿且東畧也城鄭

春秋國華 本齊 四十

役人病有夜登城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僖十七年

經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

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即無少衛姬生惠公子元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贏

生昭公公子密姬生懿公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

於衛共姬雍巫之妻易牙雍巫之妻內寺人貂以薦羞於

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為長偏嬖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齊昭公殯

孝公

僖十八年

左傳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

虧糾說齊人將立孝公納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

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甌音咄立孝公而

春秋國華 本齊 四十一

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僖十九年

經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

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頃公惠公之子

宣十七年

經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微召齊頃

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婦人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獻子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復命乃。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聞郤克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固、逃歸。聞郤克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道諸國同心。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晉執蔡朝欲伐齊。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黃皇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見之。歸言于晉侯曰：「夫

春秋國華 天齊

四二

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先君謂晉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父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得去。

成二年

經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經傳

孫桓子還於新蔡，不入，遂如晉，乞師。孫良夫

齊臧宣叔亦如晉，乞師。齊比鄰皆主郤獻子晉

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先君文公也。先大夫克於先

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

春秋國華 天齊

四十三

佐上軍。文子樂書將下軍，武子韓厥為司馬。

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宣叔乞師先歸

為向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

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齊地六月壬申

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

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

春秋國華 不齊

四十四

地與寡能進不能退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高固齊卿禁石以攻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齊通作揭也桑本桑根皮也言禁石毀晉人既擒之因乘此癸酉師于八車以桑本繫囚於車下賈買也

鞏齊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執鼓故雖傷曰余病矣張侯曰解自始合而而擊鼓不息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即鄭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毀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左并六手抱音并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收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三周也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非元帥車御者在中將左厥以夢父謂已避左右

春秋國華 不齊

四十五

代御者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隕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受車從韓厥曰請寓乘母張晉大夫喪已車故請寄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不敬使申張立其韓厥俛定其右左仆在車中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驂中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齊侯故與丑父易位驂則車也朱特丑父寢於驂中蛇出於中為蛇傷手至是不能推車故為晉帥師所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繫馬繫馬也示角

臣僕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奔走而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在戎士敢告不才權攝齊官而承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死後為右載齊侯以免公羊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解飲而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伐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子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

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求丑

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每出齊師以帥退齊師

因敗有退志故齊侯轉入千秋卒秋卒皆抽戈楯

其衆以事齊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秋衛雖從晉討齊然

齊之強不害齊侯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父

子使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司徒

執銳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

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主主

予之石窬齊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

春秋國華 太齊

四十六

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甌甌也王名甌皆

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若之字其子乃頃

公之姊也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

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若以不

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也失四王之

王也桐德而濟同欲焉為諸侯文武各有德者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五伯無德者以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犒從者謙言非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

春秋國華 太齊

四十七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肯

城借一欲以殘兵復於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

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說言齊若勝亦從晉魯衛諫

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繼我

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在克於齊亦子得其國寶我

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

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與

備兵車也若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

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表裏使齊人

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

命之服先路以就數為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

皆受一命之服同馬司空亞大夫輿帥主兵車侯

賜○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

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

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

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晉閭而

語移曰不解晉閭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

春秋國華 齊

四十八

此始矣

成三年

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九諸侯相朝升堂卻克

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收

任言齊侯來以謝婦人笑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韓厥曰君知朕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成朝異服

識其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

此堂也

靈公

成十七年

經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於聲孟子慶克齊大夫聲與婦人

蒙衣乘輦而入閤蒙衣慶亦服婦人衣鮑牽叔子

見之以告國武子齊執政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

克久不出辭則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特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及

還將至閉門而索客門以君將至故閉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謂高鮑聞

春秋國華 齊

四十九

門者謀秋七月壬寅州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

莒高弱以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齊之弟文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

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齊侯

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高國佐

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

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

勝告難於晉晉國待命于清齊欲討國先故

成十八年

經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讎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

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夫內官夫人宮也師逃于

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殺

叛故也華伐鄭之命專殺慶氏使清人殺國勝國弱

來奔子勝之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慶封佐皆既

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

襄十二年

春秋國華 二六齊

五十

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名弱晏

對王使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

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

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

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襄十四年

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王靈王定公劉夏曰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

太師以表東海昨王王室之不壤繫伯舅是賴今

余命女環齊靈公名茲率勇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襄十七年

左傳齊晏桓子卒即晏嬰嬰羸縗斬衰之為言也

也在胃前因通指直經帶杖粗惡黑黢以爲首經

腰經又以爲絞管屨管音好食鬻居倚廬倚木寢

苦苦草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詩喪服士有

問其家臣曰唯卿爲大夫齊小國唯卿

莊公

春秋國華 二六齊

五十一

襄二十三年

經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齊侯襲莒輕兵掩其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逐伐晉晏平仲曰君恃

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

而毀焉必受其咎時皆有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

陳完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

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

子姑止之何有言不顧而必文子退告其人曰崔

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

猶自抑也况以惡乎行義過君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為二隊入孟門晉隘登大行山張武軍於熒庭

晉地戊郛郛取晉郛郛封少水水封晉戶於少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驁驁勝

驁勝大夫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

故曰禮○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地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地杞梁華周載

春秋國華 齊 五十二

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梁周皆齊大夫明

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莒子也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

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從而伐之擄杞梁莒人行成大國益齊侯歸

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

焉言若行罪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

不得與郊吊齊侯弔諸其室下賤也言若無罪則不當在室來位不當

在郊

襄二十五年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

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

于重丘

左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

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魯大夫崔子

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不為寇害欲和欲和使民不嚴欲得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歸

春秋國華 齊 五十三

也齊師卒無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

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而美

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

世臣出自桓桓公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

太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

隕妻不可娶也以爲中男之象象爲少女妻且

其繇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於石往不濟也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

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驟數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

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間隙

公鞭侍人賈舉而

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

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

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附楹而歆

也

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

為崔子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

請弗許

春秋國華 本齊

五十四

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

聽命近於公官陪臣干楸有淫者不知二命

命謂

以徹夜警備也言行疾不能聽命取夜以近公官

故充常警備故陪臣代行于其職今執得淫者

不知有二公踰牆又射之中股父隊遂弑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倭堙皆死

此賈

莊公嬖臣非作人賈舉也及下祝佗父祭於高唐

八人皆勇力士莊公之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

至復命不脫弁而死於崔氏

祝佗父

祭於高唐

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

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爾亦嬖臣侍而監取魚之義

也崔氏殺驂蔑于平陰

驂蔑為平陰大夫公外嬖也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

難皆嬖

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

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

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口實祿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

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

而哭之與三踊出而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

之望也舍之得氏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皆莊叔

春秋國華 本齊

五十五

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

宣伯如

成十六年齊叔孫還齊將嬖生景公丁丑崔杼

公于納僑如之女於靈公

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字子家

盟國人于大宮

肅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

于君利社稷者與有上帝帝乃歆

謂書云所不與

帝讀書未幾晏子

辛巳

公與大夫及莒子盟

故後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

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

公于北郭側莊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娶不踴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士孫人姓因各里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指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敵之役齊人

以莊公說使隱鉏請成盟期慶封如師男女以班

班別也係累刑以出示其服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晉三

正鄭之五吏軍贈焉三十帥官武職三軍之大夫百

官之正長群有司師旅小將及處守者皆有賂晉

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惠伯

春秋國華 不齊 五十六

即孟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景公

襄二十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景公即位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孟孫伯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對叔孫曰豹聞

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

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勸名○齊崔杼生成

及疆而寡寡特也備後日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狐入曰棠無咎先夫棠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

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名崔子許之

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宗朝必在宗主宗廟

明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予所

知也唯無咎於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指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屬大夫盧

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君指天或者將

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

春秋國華 不齊 五十七

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

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

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

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

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

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城上弗克

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

妻東郭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

矣乃緼崔明夜辟諸大墓辟屏也辛巳崔明來

本慶封當國

襄二十八年

冬齊慶封來奔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舍即子之則

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嫫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內實實物

嫫妻也易內與國遷朝焉國之大夫就盧使諸亡

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及盧蒲癸王何崔氏死

二人卜攻慶氏為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

慶舍蒞事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

春秋圖華

本齊

五十八

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里名優

就觀樂子高子陳鮑氏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

抽桶擊扉三擊之為內應期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遇告劓者遂

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也照人展莊叔

見之魯大曰車甚澤人必瘁其亡也叔孫穆子

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亦不

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名邑聚其

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

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旃也

重殺○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鉏子叔孫

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音鉏丘及慶氏亡皆召之

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邲毀其鄙六十弗

受邲毀齊別都也邲毀子尾公孫厲曰富人之所

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以邲毀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

春秋圖華

本齊

五十九

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毀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

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

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

幅利黜利謂放也嫚侮易也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公孫

氏與尾皆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還

公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嫫于北竟釋放也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不

十人不足以葬葬人必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昭二年

左傳齊侯田於宮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也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先是雅尾怒嫫處封以語嫫嫫曰九月子雅放盧蒲嫫于北燕恐作

春秋圖華 末齊

木十

昭三年

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若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服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督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儼在練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

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

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言晉先相

歸既成昏安子受禮受實享叔向從之宴相與語

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

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

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一斗六升為釜

釜釜十則鍾六石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登升也

春秋圖華 末齊

六十一

豆四區為區容二十鍾乃大矣鍾容以家量貸而

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木在市與在山

取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蜃大民參其力二入於公

而衣食其一力謂租稅民所力為者二分歸公民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謂

粟帛至朽蠹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

噢咻之噢痛念之聲謂陳氏今時小其愛之如父

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

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四人皆舜後

神靈助胡公大姬不在陳已在齊享其祭胡公陳始封君大姬其妃武王女以給有陳故獨舉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董相望而女富溢尤陳齊多而變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郤胥原孤續慶伯降在早隸八姓晉世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俊以樂愒憂也言時事本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讎異之銘而以樂過之也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俊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春秋國華

本齊

六十二

盼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盼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盼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可以居湫隘塵埃請更諸爽塏者爽明辭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足以祠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僂賤既以告於君故與叔向

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小雅巧言篇祉猶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乃毀之既拜賜新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若子不犯非禮非禮在位者不可犯小人不犯不祥在下者不以遷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齊公孫竈卒司馬竈大

春秋國華

本齊

六十三

夫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子雅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尾雅皆齊惠公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昭十年

左傳夏齊樂施來奔齊惠樂高氏皆嗜酒樂施子同出惠子信內多怨多怨事疆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子良即高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

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

酒也先伐諸信實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

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門晏平仲端委立

於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

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

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主黑以靈

姑鉅率吉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請斷三尺焉而

用之不敢與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

之莊謂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強求

春秋國華 本齊 六十四

本齊高強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

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

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

蘊乎可以滋長蘊謂過分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邑

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

施也大雅文王篇詩作哉今以爲始也桓公是以

霸桓公亦用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許穆孟姬為之

請桓公亦用高唐陳氏始大桓公母

昭二十年

左傳齊侯疥遂疢疢疥發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

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欵二子齊言於公曰吾事

鬼裨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

史歸以辭賓固歸皆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日往也桓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

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

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

春秋國華 本齊 六十五

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尤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文

景成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

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

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於淫君外

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欲厭私僻邪也遠

厭足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掄掠其聚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遷

忌遷也不思謗謔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僭不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衡鹿掌澤之崔也史所誅治蒲舟鮫守之鮫守之官名數之薪蒸虞候守之虞候守之官名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蜃始也海有時祈望之祭之因以為主海之官已上皆言禁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得在野安業

春秋國事 本齊

六十六

從公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偪介之關承嗣大夫家役疆易其賄世家布常無藝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言內欲養求於人少民人苦疾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姑尤以西姑水其為人也多失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飲已責○十二月齊侯出於沛澤招虞人以弓不

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君招當進官之制也齊侯至自田晏子待於遄臺齊臺猶馳而造焉即梁公曰唯據與我和矣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侍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醢醢也燂之以薪燂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

春秋國事 本齊

六十七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平而齊一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醢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歌氣二體舞有三類歌有風四物東竹東南木南絲西南土西金五聲官商角徵羽八風東北條風東方條風西南涼風西南閭風西九歌六府三金木水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生剛用厚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

春秋圖華

齊

六十八

昭二十六年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疏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昊氏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蒲姑氏因之殷諸侯而後太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春秋圖華

齊

六十九

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無善不能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以公其施之民也厚以私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隋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任上大夫正施以收民心在下四民止守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國法不得遷改以從大夫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滋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滋滋慢也言在官者各守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家之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違謂臣共而不貳貳謂夫和而義義謂兄愛而友友謂弟敬而順順謂父慈而和和謂義則和妻柔而正正謂柔姑慈而從從謂夫和而義義謂不獨不獨婦聽而婉婉謂禮之善物也物事不自專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事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

春秋國華 本齊

七十

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而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

大夫○太史公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

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傳○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

春秋國華 本齊

七十一

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禮記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友國皆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哀五年

經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閏月葬齊景公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齊景公夫人諸子需似

之子茶雙是也諸子內官之寵管子所謂中子諸子

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

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慮則有疾疾亦

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言子間暇於憂慮事則有疾

居蓋景公實欲立公疾使國惠子即國高昭子高

立茶寘群公子於萊齊東秋齊景公卒冬十月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

奔皆景公子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

春秋國華 齊 七十二

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與也謂其

往所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超而跳齊侯

恠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

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脩

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益泛言國傷

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

徵矣

安孺子

哀六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

弑其君茶

左傳齊陳乞乞無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高

國驛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僂蹇將棄子之命

僂蹇僂蹇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益去諸大夫

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

春秋國華 齊 七十三

矣請就之位言諸大夫見其在二子側欲又謂

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而欲謀二三子曰國

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安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

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鮑國及諸大夫以甲入于

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

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之弦施來八

月陳僖子即陳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國人

知之國人知之而不僖子仲子士之母養之僖子

之子其與饋者皆入使陽生隨饋冬十月丁卯
立之是為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不父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
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
憂困也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
容辟臣乎不然大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
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事皆訪陳子已圖其小事朕可安
以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春秋國華 齊

七十

公羊傳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
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
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
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
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
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
牙有魚菽之祭常乞之示薄諸大夫之化我
也行過無禮謂之化言 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

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為諸大
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制諸
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絕然開之則闔然公子陽
生也闔出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荼

簡公名壬悼

哀十四年

經夏四月齊陳桓執其君寘于舒州○齊人弑其君
壬于舒州經

春秋國華 齊

七十五

齊簡公之在魯也陽生奔魯闕止有寵焉
跡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即陳桓顧諸朝
也君其擇焉弗聽庚辰陳桓執公於舒州公曰吾
早從軟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桓弑其君壬于
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
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桓弑其君日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告辭不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後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即位

齊而代

史記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即位

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

邑平公卒子宣公積立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康

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

濱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

膏壤二千里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

春秋國華 齊

七十六

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美政以為諸侯會

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春秋國華卷之三

春秋國華卷之四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

晉

史記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

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

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

曰虞周公誅滅唐成王與虞叔戲桐葉為珪

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

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春秋國華 晉

一

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虞叔於唐故

曰唐叔虞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

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

侯厲侯子宣口是為靖侯靖侯卒子釐侯司徒

立釐侯卒子獻侯釐立獻侯卒子穆侯費王立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

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穆侯

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四年太子仇

卒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仇卒子昭

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第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緡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於翼翼晉人攻曲沃

春秋國華 晉

二

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郤為君是為鄂侯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緡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晉小子之四年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

晉侯緡二十八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欽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地九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

曲沃武公

桓二年

左傳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穆侯伐條難克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

春秋國華 晉

三

曰成師穆侯戰千畝有師服曰夫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是嘉耦曰妃音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此語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出立侯卒自安故封桓叔於曲沃靖侯之孫繼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分封諸侯立家命公子公孫鄉置側室側室廢于也大夫有貳宗貳宗廢于也

大宗次子別為小宗士有隸子弟士甲自以其庶人宗或謂也即小宗士有隸子弟士甲自以其庶人工商各有分親但有分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

春秋國華 不晉

四

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言武公知成將從君死而為君於曲沃之為戴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闔而死

獻公

莊二十八年

左傳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公武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重耳子孫列在戎者以狐為小戎子生夷吾公惠耳氏狐姬其兄弟也生文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嬖女以驪姬女去歸生奚齊其

春秋國華 不晉

五

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梁氏與東關嬖五幸臣名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未黃五十為伐二伐焉耦古者二人並兩耦而耕言傷晉也

國語獻公伐驪戎公卜伐驪戎史蘇謂其非勝而不吉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謂兵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我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桀湯伐桀妹喜為之作諂故云比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

亡殷殷自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
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人
逐太子且曰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中人謂人召
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
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驪不亦可乎○驪
姬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
處曲沃申生驪姬欲廢申生立奚齊故為請以速縣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大虞狐姬所生夷吾
小戎子所生曲沃驪姬所生
在河奚齊處絳絳在河以微無辱之故出三子驪姬外以

春秋國華 晉

六

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
亂本生矣日往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
至矣極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先王用
害除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
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
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疆其
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奸而惡惡樂
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以見蘇公好惡伐才不自
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城倫不自其

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立驪倘之基也
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音其欲雖
好美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詩立
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
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以妹事周以褒姒驪姬果作難
殺太子申生而逐二公子重耳奔翟君子曰知難本
矣○獻公田見翟祖之氛其國有歸寢不寐卻叔
虎勸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耶抑驪姬之不
存側耶公辭焉出遇士焉曰今夕若不寐必為翟

春秋國華 晉

七

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求
媚其進者塞塞聞不其退者距遠不從其上貪以
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臣有冒上而無忠
下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邪民各有心無
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
不言子必言之上也讓其士焉以告公說乃伐翟祖卻
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
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
克之

閔元年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

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戚耿霍臧魏還為太子城

曲沃賜趙夙耿夙耿在平陽畢萬魏以為大夫

公高後士蔣曰晉大夫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

而位以卿謂下軍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員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父也

與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

其無晉乎卜偃曰大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春秋國華 晉

八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

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

仕於晉遇屯三三坎上之比三三坎上辛廖占

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上

坤得車從馬有馬則行足居之兄長之震為足

足在下以載物為義兄以尊毋覆之衆歸之坤為

衆母以比內六體不易謂體無言是也合而能

固比合屯固安而能殺言有權也公侯之卦也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謂高

閔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里克

諫曰晉大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冢大也言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

謀晉軍旅謂官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

也國政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

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言其君其舍之公曰

春秋國華 晉

九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

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主曲教之以軍旅

帥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

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將戰抵突

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

二政嬖子配適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

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外寵與其危身

以速罪也與

僖九年

經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

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

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

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宣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裂與犬犬斃與小

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曲公

春秋國華 不晉

十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咎必辯焉太子曰

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

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

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

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春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

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真薪焉夷吾訴之公使

讓之士蔿蔿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

焉蔿無我而城讎必保焉保之寇讎之保又何慎

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

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

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退而賦曰

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

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

論垣而走披斬其袂袂遂出奔翟

禮記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

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

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

春秋國華 不晉

十一

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

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

家多難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

君申生受賜而死君拜稽首乃卒是以為荼世子

也

僖九年

經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禮記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

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僖十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申生重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

春秋國華 晉

十二

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徐謂謀公居謂謀奚齊齊耦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即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凡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坎坎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堊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

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

晉惠公○僖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黨黨大夫會齊隰朋立晉侯惠公殺里克以說將殺里

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

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其何

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

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國語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申謂

春秋國華 晉

十三

吾之黨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堊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鉢

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如不固本終必稿茲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常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之重耳曰非我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小大喪十亂之刻也終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

春秋國華 二 晉

十四

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益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若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

內無愛虛以求入不賂既入而後圖聚諸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盍請君於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譏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

春秋國華 二 晉

十五

其通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敬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愛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

人孰仁我誰以人實有之伐以微幸人孰信我誰
譌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
 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命及重耳身亡父死不得
 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
 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於
 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助
 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猶索猶索不行則
 不大事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
 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

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不私
 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成之
 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
 不如置不仁以滑亂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
 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
 是為惠公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
 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

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人其辭焉喪人無寶
 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
 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
 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法於哭泣之哀以為
 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
 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去以致命於穆公穆
 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
 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利
 也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事相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

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

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

不失其言矣其不失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

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

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

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

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

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

春秋國華 本晉

十八

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

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

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

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惠公

僖十一年

左傳春天王襄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命也

受王晉語云拜迺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

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皆何以長世

國語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

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

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

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

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臯無以萬夫萬

夫有臯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戚則維女衆國

之不戚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

春秋國華 本晉

十九

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成先王知大事

之必以衆濟也故拔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

以涖之考已之中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廢孚以

行之廢廢孚信也後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

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廢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

道非精不和非忠不止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

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殺里王棄其信

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

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

春秋國華 卷一

二十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
 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
 君春秋分朝日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
 士日恪位著微以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旌章以旌之天子五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公金路侯伯象路子男革路
 王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公金路侯伯象路子男革路
 天子六冕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希冕大夫玄冕士弁冕王
 建大常諸侯建旒孤卿建禮大夫士建物章天子
 冕服十二章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孤四章
 卿大夫為摯幣瑞節以鎮之六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廢人執鸞工商執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編琥以繡黃以黼六瑞王執鎮圭公執桓圭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六節山
 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
 節節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
 令聞嘉譽以聲之策命猶有散遷辭慢而著在刑
 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
 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
 位臺臺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位臺臺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
 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環將何
 以固守夫執王卑替其摯也廢執贊拜不稽首誣

春秋國華 卷一

廿一

其王也替摯無鎮無以誣王無民誣之夫天事
 恒象事惡象凶任重享大者必速及禍故皆侯誣
 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
 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
 而政癸之臭達于外惠公孫外獻公夫人賈君故
 者所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貞正也謂惠公欲
 子而不獲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言誰使世子有
 與公動貞為不聽以正聲之信為不誠不信心可
 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
 兮思又公各聚爾有所以待所歸兮倚兮遠兮心
 之哀兮言民心欲去安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言
 之依兮言重耳特在能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為霸
 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若以為榮也而
 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赴於民民實戴
 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善惡必
 知十四年君之冢祠其替乎其紆二告於民矣公
 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形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

值十四年

左傳 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晉大夫

秦納晉惠
又報晉粟

失何以守

許秦五成
種長無皮

鄰患孰恤

泰昌

三

射曰無

施幸灾民

君其悔是

入而背内

之田五萬

喪其田之謂

而徂終

謝德晉與

原部區曰善

僖十五年

秦白樹戟

左傳 秦伯伐晉 不以三施 九月壬戌戰于韓原 秦

以歸穆姬

經逆行人音

若不以玉

子夕以死

下平

三十一

臺止晉侯
以入

妹三三之

六通
文妹
辭上
士

中女震島

可賞也。將

相也嫁女

火為癰敗

宗氏

火焚其火

春秋國華 不晉

二十四

姑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
 梁之虛行易上九爻辭震芳艱茹之象謂
 困窮之虛實秦難處必復易六十四卦知六年家謂
 困窮之明年獻又入殺晉公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
 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謂曰龜象也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何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天傳皆背憎職競由人言人多言以相誑而背則
 由人耳引以誑惠公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

於王城王城在秦伯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
 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讎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
 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若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
 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若君子曰我知
 罪矣秦必歸若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荆
 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

春秋國華 不晉

二十五

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
 史記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姓為請晉君夷吾姊
 為秦穆夫人聞之衰經跣以太子瑩弘與女聞壁
 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經逆目告曰上天降
 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
 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乃舍諸靈臺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
 請夫人是髮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告上舍而饋
 之七牢

僖二十二年

左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

歸乎羸氏秦所妻
子圉懷歸對曰子晉太子而奪於秦子之

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

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國華

懷公

僖二十三年

左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從無亡人期期而不

至無放上明約下期音其約基派突之子毛及腰

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派突曰子來則免未

而執突以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辭也策名書名于所今臣之子名在

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武何

以事君刑之不濫若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

誰則無罪臣聞命也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

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二十四年晉殺懷公

春秋國華 晉

二十六

文公

僖二十四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五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重其

生祿於是乎得人以保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

奔也遂奔狄明從者狐偃突趙衰夙頤頤魏武子

即魏驛司空季子晉臣曰季食采狄人伐廬咎如

狄別種音高赤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

季隗生伯儵叔劉文公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宣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林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

曰天賜也賜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

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

於桑下齊桓公知季姜氏殺之恐季公怒其去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

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春秋國華 晉

二十七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

其裸浴薄而觀之薄僖負羈之妻曰負羈曹吾觀

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

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

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詹鄭臣聞天之所啓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

春秋國華

晉

二十八

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
 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享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
 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
 舍時避同三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磨健以

與君周旋弭子末無緣者遂以受子玉請殺之楚尹畏其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
 之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
 女五人懷羸與焉懷羸懷秦伯妻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以謝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賦河水述詩義取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春秋國華

晉

二十九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收不拜春王正月秦
 伯納之納晉不書不告入也又河子犯以璧授公
 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縻臣之罪甚
 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頃信濟河
 圍令氐入桑泉收曰衰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帥師
 退軍于郇辛丑孤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於武宮
 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懷公奔不書亦不告
 也呂卻畏偃呂卻害將焚公宮而弑晉
 侯寺人披請見披即向戌公使讓之且辭焉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其後余從狄君
 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
 至宿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
 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若猶未也又得及
 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

春秋國華 晉

三十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且易言若及齊桓我將自去公見之以難告告呂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瑕即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子人實紕綱之僕國未嘗睦初晉侯之豎頭須吏頃頭一日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

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沐則低頭故心覆心則覆則謀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生伯文公妻趙衰生原同舛括樓嬰文公先以叔以其姊之女伯也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又以其姊之女伯也趙姬請逆盾與其母盾之子餘辭不逆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晉

春秋國華 晉

卅一

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緇晉地為緇表明公屬百官賦職後之任功棄責辭薄欽施全舍禁分寡財少救乏空絕振滯久匡困窮困資無告輕關關易道賊盜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無省用財足備凶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物事也正名上下育類善昭舊族有功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為公胥籍孤寡樂卻桓先羊舌肸

春秋國華 晉

三十二

十一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七食田廢人食力工商食官鹽皂隸食職官宰食加宰家亞加大政平夫之家田也民阜財用不匱○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樂枝直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能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卻縠卒報將中軍亦使先軫代之胥臣佐下軍此在城公使原季衰為卿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偃為卿辭

春秋國華 晉

三十三

失義臣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實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譖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譖也籛條偃不可使使威施人不可使仰焦僥長三不可使舉侏儒短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瞍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聾聵不可使聽耳不聞五聲而聾聵僅昏不可使謀無知昏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實性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濬于豕牢豕牢便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言主文王在毋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敵友二號號仲而惠慈二蔡管叔亦刑於太姒比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于是乎用四方之資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伯也仲仲仲仲仲仲而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而謀于南宮詎于蔡

春秋國華 吞晉

三十四

原而訪於辛尹蔡公原公辛尹失皆周太史重之以周召畢榮
 四億寧百神而桑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
 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
 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
 公曰柰夫八疾何蓋蔡至對曰官師之所材也用
 戚施直鑄主擊鑄條蒙瑯使戴你儒扶盧錄子就
 戲矇膠脩聲總聲聵司火備僮昏瞶瘖焦僂官師
 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能而利之者
 也若川然有原以叩浦而後大叩迎也其原迎
 春秋國華 吞晉

春秋國華 吞晉

三十五

介休縣南有于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
 介推田徐廣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姓善人表
 從亡賤臣壹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
 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
 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
 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
 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僖二十五年
 左傳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子帶之難襄王出
 勸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
 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于諸侯今為可矣文
 侯輔使卜偃卜之偃晉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
 兆黃帝與蚩尤氏公曰吾不堪也文自以為已當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王自當公曰
 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乾上之睽三三下曰吉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文戰而王享吉孰大
 焉公曰且是卦也天為澤以雷曰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名而上堂

春秋國華 晉

卅六

上悅心在下是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卦
 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卦
 有卦天亦在晉侯辭秦師而下辭秦師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周右師圍溫溫在左師逆王夏四月
 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縣城大叔
 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幣帛請隧通
 王之葬禮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
 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樊人倉葛陽德以桑中國刑以威四夷吾不敢服也

僖二十七年

經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

公會諸侯盟于宋

春秋國華 晉

三十七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先軫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晉作
 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
 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
 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
 軫欒枝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成魏
 犇為右林父中○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于是乎出定
 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信未達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多辭公曰可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共于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禮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主爵秩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使申叔去一戰而霸
文之教也謂明年

唐二十八年

經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侵曹其請也

晉侯將伐曹共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

鹿也○二月晉卻縠殺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

空季子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趙盾晉侯齊侯盟于

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春秋國華 晉

三十八

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地

經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夏四月己巳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

傳 二月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門曹人尸諸城

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與祭舍墓

師遷焉曹人凶懼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克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曹

其位多因使獻令無入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

施也魏犢之功狀魏犢頭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

亡之勞勞犢負傷魏犢傷于胸公欲殺之而

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胸見使者

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距躍超曲踊距躍乃舍之殺頡頏以徇於

師立舟之濤以為戎右年奔晉也以代魏犢宋人

使門尹班如晉師告急門尹班宋公曰宋人

春秋國華 晉

三十九

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

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秦以藉之告楚

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勞曹衛必不許也不許曹喜終頑能無戰乎

子入居于申楚邑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

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

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春秋國華 晉

四十

則無求更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
 此三志者昔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楚大夫子越椒也
 聞伯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譏慝之口聞執也譏慝為貴過三
 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中
 而分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晉釋宋圍臣取二楚欲復不可失失先軫曰子與之
 與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
 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晉私許自復二執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謂謂公說乃拘宛春
 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
 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能父乎微楚之
 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
 其讎我曲楚直皆楚成王贈送之惠其衆素飽不

春秋國華 晉

四十一

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浪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
 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秦穆公次
 于城濮衛楚師背鄆而合鄆險晉侯患之德輿人
 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每每美貌原
 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州公曰
 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樂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
 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已而盥其腦盥音古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
 失其罪吾且柔之矣晉向上為得天楚伏已向之
 此子犯子玉使閻勃請戰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
 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得臣子晉侯使樂
 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
 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晉
 車七百乘輶轡鞅鞞鞅鞞在腹日鞅在後日鞞言駕
 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晉侯名曰少長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曹伯襄服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許衛是會也晉侯召王

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其

若君之無德王申公朝于王所○或訴元咺于衛

侯曰立叔武矣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其子角從

公公使殺之元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武孟六

月晉人復會衛侯以受賤衛侯入叔武將沐聞君

春秋國華 卷一百一

四十四

至晝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

會于溫衛侯與元咺訟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

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衛侯命夫令婦

又使衛侯使鍼莊子為主衛侯不勝三子殺士

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會即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橐為橐衣衣

子以衣食為已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

有疾曹伯之堅侯儒皆筮史外者史晉史使曰以

曹為解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則今君

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

之穆也叔振鐸曹始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向名許非信也同罪異罰

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

若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天王守於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

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王申公朝于王所

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

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

春秋國華 卷一百一

四十五

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

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于月

繫於時王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

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偵矣偵以君召臣

僖二十九年

經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魯

盟于翟泉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公子憖盟于翟泉翟泉在陽踐土之盟

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鄭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僖三十年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文不寤俞醫使薄其酖不死俞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王于王與晉

侯皆十穀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九月甲午

晉侯秦伯秦伯以其無禮于晉鄭不禮之且貳

于楚也晉軍兩陵秦軍汜南秦鄭伯使燭之武

見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

春秋國華 本晉

四十六

孫揚孫成之乃還子秦大夫子犯請擊之

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秦人謂因人之力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則其還也亦去之

則其還也亦去之

僖三十一年

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襄公

僖三十三年

晉人敗狄于箕

秋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

缺獲白狄子白狄胡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

如生初曰季使過冀冀缺釋其妻盥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

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殺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弟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

春秋國華 本晉

四十七

取鄭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晉中軍其父死於狄師故進之

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

文二年

春王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三年晉

于穀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戰于微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

狼獾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箕之役執于箕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獾怒其

友曰盍死之獾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以女為

難殺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謂死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

知黜而宜乃知我矢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春秋國華 晉

四十八

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獾

于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文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

四年衛侯如晉

及衛甯嬴從之

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

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

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

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

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文六年

晉蒐于夷

舍二軍

姑將中軍

自溫改蒐于董

戎季之雋也故黨于趙氏

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

政中軍晉制事典

春秋國華 晉

四十九

禮失其本不續常職

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

法

經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辛亥晉侯驪卒晉殺其大

夫陽處父晉低射姑出奔狄

季文子將聘于晉

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

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春秋國華 晉

五十

趙孟曰即立公子雍雍其弟特也好善而長先若
 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
 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
 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
 難辰羸嬖于二君謂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
 趙孟曰衣羸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震且為
 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
 將樂仕陳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
 焉社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姑伯後祁姓
 春秋國華 晉 五十

文七年

經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秋八月
 公會謂侯晉大夫盟于亳

春秋國華 晉

五十一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
 故有呂卻之難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穆羸日抱
 太子以啼于朝穆羸晉襄夫人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
 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
 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春秋國華 晉 五十一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
 皆患穆羸且畏偏畏國人以乃背先蔑而立靈公
 以禦秦師箕鄭焉守帥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克且居子荀林父上軍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焉右先蔑士會公子
 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及董陰晉人若
 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冠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
 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韓

早食于戊子敗秦師于令狐晉至于刺首刺首

地已丑先茂奔秦士會從之先茂之使也荀林父

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若此必不行子以

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

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

義取詢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

財賂于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

伯先其人口能亡人于國不能見于此焉用之士

季曰即吾與之同罪俱有逆公之罪非義之也非義之也

春秋國華 晉

五十二

從將何見焉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及歸遂不見計

會士○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晉趙盾盟于亳鄭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

書所會不具列諸大夫名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

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狄侵我北鄙公使告于晉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舒且讓之鄭舒其伐魯鄭舒

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

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靈公

文八年

左傳晉卻缺言于趙宣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

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暴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

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

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

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

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

春秋國華 晉

五十三

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

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曰

為卿受命令解揚之
載即元年所取載用

文十二年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

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

曰韓厥必不沒爭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

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

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

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昔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又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止

春秋國華 晉

五十四

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太役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慙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君故哉乃使勞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

文十三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

晉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即荀林父晉將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勲能知外事卻成子曰即賈季亂且罪大殺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壽餘卑萬之後守請自歸于秦謂以私邑秦伯許之許受獲士會之足于朝秦伯欲使其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其先告

春秋國華 秦

五十五

晉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皆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會辭行示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統朝秦大夫東馬過濟魏人譟而還士會得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先後劉累之

春秋國華卷之四上

春秋國華卷之四中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

晉

宣二年

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胾熊蹯不熟即熊掌殺之賓諸肴

卿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春秋國華 晉中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三進謂三次公不省而又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辟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隄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云數公患之使鉏麇賊之力士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早坐而假寐寤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

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輔叔翬登

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樊

焉執使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聞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

首山在河東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宦學未嘗知母之存

否今近焉請以遺之欲遂明使盡之而為之簞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士倒戟以

春秋國華 晉中

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

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

園為從姬宣子未出山而復奔開公被殺而還太

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

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

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

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悲惜也越竟乃免則穿之執不宣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壬申

于武宮

景公

宣十二年

晉師歸敗桓子請死即荀林父晉侯

欲許之士真子諫曰即士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在傳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

有憂而喜乎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即得臣

王困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王公喜而後可

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春秋國華 晉中

三

是再敗楚是以再世不競楚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

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

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

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

明晉侯使復其位

宣十五年

經六月癸卯晉師滅狄赤路氏以潞子嬰兒歸即

及氏者成見賊之難者賊者之甚不仁也秦人伐

晉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即鄭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鄭舒有三過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僞才維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

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即黎氏黎氏怨

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

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

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

春秋國華 晉中

四

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民反德

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即今平

亥滅潞鄭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秋七

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即壬午晉侯治兵于稷

以畧狄土即立黎侯而還即及頹即

魏賴敗秦師于輔氏即懷即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

子有嬖妾無子即武子疾命賴曰必嫁是疾

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賴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

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類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承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士伯子貞子淫濁伯氏荀林父桓子先是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信謂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

春秋國華 晉中

五

其何不濟謂書康誥篇言能用人者亦用之計教人者亦教之

宣十六年

經秦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秦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潞之及番吁鐸辰殘邑名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請于王戊申以蔽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蔽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歸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天驕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

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宣十七年

左傳秋八月晉師還會于斷道郤克齊人失事在齊傳范武子將老即士會初受趙武召文子曰武子即士燮燮平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幾沮君子如祉亂庶幾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

春秋國華 本晉中

六

成二年

左傳晉師歸郤克敗齊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謂不郤伯見中軍帥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將上軍特不出范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下軍公亦如之

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作
大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
鞏之功也

成三年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
以求知瑩宣十二年楚數于知瑩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
楚人許之荀首知瑩父弟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
以驥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春秋國華 本晉中

七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
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誰無怨德不知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
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皆從君之惠
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
于宗亦死且不朽晉父解于外國故曰外若
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

秋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
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
歸之○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
出諸衣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瑩
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
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成五年

經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梁山本韓鎮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

春秋國華 本晉中

八

辟重曰辟傳辟重之辟音關辟傳之辟音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言待我重車回問
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
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降服禮盛乘縵縵車
無徹樂徹去出次不居視幣幣帛以告仲史辭太史
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若之何伯宗請
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成六年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諸大夫皆曰

必居郇瑕氏之地在古河東沃饒而近鹽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夫時韓獻子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路寢謂

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

觀疾診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

溺重腿之疾沉溺濕疾重不如新田平陽今土厚水

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澮二水且民從

春秋國華 晉中

九

教勝土之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

饒則民驕佚近實公室乃貧此手私利不可謂樂

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

晉賀遷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救鄭

即欒救鄭師遇于繞角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禦者桑

隧蔡趙同趙括欲戰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思荀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

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我也戮而不已又怒

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

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若不能敗為

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

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

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酌取子之佐十一人

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

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

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知范韓三卿從之不

亦可乎傳善欒武子

春秋國華 晉中

十

國語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

莊主趙則名莊大夫稱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

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荀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

矣不及見見范文子士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

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驕故興

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

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

兇惡風聽臚言于市臚言也辨妖祥于

誰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

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時年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善惡各如其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武子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成宣也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欲其修德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又道法而率以政

春秋國華

晉中

十一

曉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于襄靈君以諫取惡靈君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溫季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不敏其見張老而語之述前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事備矣志在子能與否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辨述焉知子之道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成宣之澤

成八年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趙嬰通于晉子朔妻趙莊姬嬰于齊故譖之于晉侯曰原舛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趙盾趙盾括即原武從姬氏奔于公宮朔子武從侯曰成季之勳趙盾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俱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辟王顧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使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春秋國華

晉中

十二

史記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屠岸賈屠岸賈者始有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紂君子孫在朝何以懲梟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起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

稱疾不出買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婉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

春秋國華 不晉中

十二

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疆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米以文葆小兒被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

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于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

春秋國華 不晉中

十四

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于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成九年

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

文陽田本魯邑為魯所侵二年晉為魯伐齊取八年

魯又令諸侯貳于晉晉人俱會于蒲尋馬陵之盟七年盟馬陵事見鄭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

為范文子曰勒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

成十年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治病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駢駢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攻達之不及達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

春秋國華 晉口

十五

之禮而歸之

厲公

成十二年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

公子罷許偃子偃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恤備危備救救凶患若

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交贄贄往來道路

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

隊其師無克勝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

故也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秋○晉卻至如楚聘且泣盟楚子享之

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作室下卻至將登金奏

作于下擊鐘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

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

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

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湏矣吾子其

春秋國華 晉口

十六

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

蘇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

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儉以

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奪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

爪牙故詩云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

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

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
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十二月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成十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
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人伐秦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行禮之不專書自
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存人臣之
禮也

春秋國華 晉中

十七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卻錡子乞
師欲伐秦故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
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
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
晉殺卻錡
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晉獻公
秦穆公戮力同
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
惠公如秦齊秦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

我惠公用能奉祀晉秦約又不能成大勳而為
韓之師秦伐晉
韓公亦悔於厥心用秦我文公成集是穆
之成也成集文公躬擐甲冑跋礪山川踰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
舊德天鄙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非鄭侵秦也昔以此誣秦大夫不詢於我寡
君擅及鄭盟無言大夫諸侯疾之特致命於秦死
命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
有大造於西也造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

春秋國華 晉中

十八

死我君寡我寡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
殄滅我實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
家欲殺秦不克城滑而還我穆公未忘君之舊勳
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帥猶顛赦罪於穆公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成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秦穆康靈即位
秦康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
我社稷助我姦賊以來盪搖我邊疆謂秦師我是
以有今旅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窮我羈馬河西等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好及君

之嗣也若謂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朕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不背其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

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

之聚災火攻其郤晉二邑君亦悔禍之延長而欲

微福于先君獻穆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

與女同好華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

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

春秋國華晉中

十九

棄盟誓祥白及君同州與君之仇讎而我之婚

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

女狄應且憚是用告我言狄應秦無信楚人惡君

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

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

王或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

痛心疾首疆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

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

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敵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

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牧孟布之執事俾執事

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

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多

援此三事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

于麻隧秦師敗績

成十五年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三郤

春秋國華晉中

二十

欒弗忌欒弗忌伯州犂奔楚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

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亡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

惡其上謂主守物子好直言必及于難

成十六年

春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

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對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生于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

晉書樂武子曰樂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與師樂書將中軍士靈佐之卻錡將上
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
卻曄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驪來乞師孟獻子
曰有勝天體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
于楚姚句耳與往子鄭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子令尹將左重子右尹子辛將右子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
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

春秋國華 晉中

廿一

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
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下應上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
時以動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
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
先歸子驪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

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
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道能者
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
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衆散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也邲之師荀
伯不復從荀林父為楚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喪
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二

強服矣敗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惧乎甲午晦楚晨
歷晉君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子曰塞井夷
竈陳于軍中而䟽行首楚塞井之深平竈之廣營中
齊通行列前之壘陳壘為戰道也昔楚唯天所授何患
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
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嬖
相惡子重王卒以舊楚兵疲鄭陳而不整無蠻軍

而不陳陳不遠晦兵家以爲已陳而

盟合而加盟各顧其後莫有聞心舊不必良以

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兵車高

敵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犂王

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

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

命也甚翼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電而爲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三

王以晉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皇卒告賁皇

以楚兵事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

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

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坤上曰南

國蹇射其元主中厥目陽氣起于南行陰氣南

之象國蹇王傷不收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

左右相逮于淖淖泥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欒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

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漢強敵陷于淖

將載皆侯鍼曰書退在君前有大任焉得專之

大任且侵官冒也載公爲失官慢也而帥離局

也速其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於

韓穀韓穀癸巳潘廕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

扎焉聚立空甲以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

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不事智謀呂

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韓錡占之曰姬姓日

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四

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頂伏歿音勿以死以一矢復命郤至三

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或云趨走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曰方事之殷也有

誅常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赤

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有

解敢告不寧若命之辱以君辱爲事之故收

肅使者肅使者直身備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五

從其御杜恩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客之戰厥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使欲問諸迎鄭伯車執其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鄭成備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于殽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益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謂荀乃御君我止禦敵楚師薄于險迫叔山冉謂養田基曰雖君有命之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燼叔

山甫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謂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謂特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是以不得稿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六

鼓脫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金創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陳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欲晉人患之苗黃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穀陽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霄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必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國萬公得戊鄭從楚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謂楚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婦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成十七年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太

晉主祀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
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
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成十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殺其君州蒲
書晉乃國討之辭言其得罪于一國也

厲公多外嬖友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
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
厲公童胥克子以宣入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七

於厲公卻驪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
妻子同一轅說矯亦嬖於厲公之同車也一轅繫祭
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言楚固強卻至使楚公子茂告公曰復楚所此戰
也卻至實召靈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言楚固強卻至使楚公子茂告公曰復楚所此戰
帥之不具也言楚固強卻至使楚公子茂告公曰復楚所此戰
孫周以事結孫周以事結公告靈書書曰其
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休而受敵使乎謂身受敵
至以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於周樂書使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八

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通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豕寺人孟
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
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殊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
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
害民勇不作乱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
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

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治御不施而殺不可謂德

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奸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卻氏

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

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

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

翼在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為召士句辭召

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纔吾能遣

兵畜養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

春秋國華 晉中

二十九

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也主○閏月乙卯

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春王正月庚申晉樂書

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

一乘諸侯葬使荀榮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晉周子曰狐始

顧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共對曰群臣之類也敢

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辛

已朝于武宮曲沃逐不臣者七人之屬羊五周子有

兄而無慧不能辨狡麥故不可立穀大也且

國晉孫談之子周伯談之孫適周事單襄公

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立無跋偏視無還轉聽無

聳耳言無遂謂非耳言敬必及天象天之言忠

必及意出言言信必及身先躬言仁必及人博言

義必及利能利言智必及事處言勇必及制能言

教必及辯分別言孝必及父伸孝于鬼神則言惠必

及蘇乃言能愛言讓必及敵存者信矣晉國有憂未嘗不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

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翔之而告之

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

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厥大則得天下夫敬文之

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

之制也知文之興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

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

意能思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

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

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天有五行數

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
文王質文故天附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
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跋正也視無還端也聽
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
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
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肯
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悼公

成十八年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一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
舍已責已責責未達逕寡惠振廢滯匡乏困救
災患匡亦禁淫應薄賦歛有罪矣節器用特用民
使民欲無和時不讓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
相魏子蒯士會子頃魏子荀蒙荀會樂廣韓
武趙朔子祖父皆有勞于晉國荀蒙荀會樂廣韓
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即之子弟共儉孝弟書子
無忌厥子國語荀蒙荀會文敏使士渥濁為
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即士會
惠子之師志傳聞而宣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墓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二

之法辛行辛之能以高氏士為獻公司空國語知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弁糾樂糾校
和語知樂糾校使為戎御以荀宣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
力之士時使司士車右之官國語知荀宣卿無共
御立軍尉以攝之令省去令軍尉攝其事祁奚為
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
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
命命終魏雖子偃籍談父國語知祁奚之果而不淫
知魏絳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強老之知而
不許也使為元侯知籍遏寇之恭敬知信強也使
屬焉屬焉使訓群騁知禮六卿六卿之國語知祁奚
贊贊為九六官之長皆民害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不相不相踰德量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言言上下有禮不相踰德量師不陵正旅不偏師
國語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邲之役呂錡
佐知莊子荀于上軍獲楚公子段臣每車尹襄老
以免子羽羽之戰楚人囚知楚晉呂錡御荀首射
人歸人歸之戰楚人囚知楚晉呂錡御荀首射
知楚楚人歸之子羽知楚晉呂錡御荀首射

敗楚師晉楚戰于郢陵呂師奔王中以定晉國

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隸恭子

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榮之母弟也武子

宣法執法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

諸侯使諸侯至于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

故以彘李屏其宗使令狐文子魏侯佐之曰昔

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

于輔氏親止杜回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秦桓公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三

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澤之師

志博聞而宣惠于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辛辛

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以計明更為司空知樂糾

之能御以和于政也更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夕

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蒙

惇惠荀會文敏驥也果敢驥無忌鎮靖無忌使茲

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

之教之使文敏者道之道之使果敢者諗之諗之

使鎮靖者脩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

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中軍知羊舌職

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

為元司馬中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侯

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為典司馬中軍

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怠也使為贊僕

襄三年

祁奚請老特奚為中軍尉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于是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四

羊舌職死矣職為中軍尉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

也可即伯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

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謂舉其商書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

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

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救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公六月公會單頃公莊及諸侯已未同盟于

鷄澤晉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

楚子辛為令尹即公子壬侵欲于小國陳成公

使袁僑如會求成僑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

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

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晉魏絳戮其僕因

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五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五

無貳志事若不辟雖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將伏劍士斂

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此

馬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言執事不敬罪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

于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

司寇從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鳥請晉侯以魏絳為

能以刑左民天及役與之禮食特設禮食使佐新

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侯奄士會張子

公未同盟于鷄澤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下會受命也戊

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

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

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鷄澤之會諸

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六

公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和諸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

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

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禽

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

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放棄武羅伯困熊羆豷皆

春秋國華 卷晉中

三十七

蹟而用寒泥寒泥伯明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之夷羿收之其國名伯明信而使之以爲已相
 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虐羿于田
 樂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悔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享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
 死于窮門殺之於窮門有南氏有南氏因羿
 室生澆及豷時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
 師戚斟灌及斟尋氏二斟夏同姓處
 積于戈二斟夏同姓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燼以滅泥
 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杼后城豷于戈子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仍因羿室故昔周辛
 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辛甲史于實人
 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啓九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屬德用不擾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冒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
 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僕夫
 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
 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

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賈買輕地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狎我狄事
 晉四隣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緩我師徒不勤
 甲兵不頓四也頓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
 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
 時

襄七年

左傳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魯又曰弗躬弗親廢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請立起也無忌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
 將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
 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
 立爲卿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
 夫師長

春秋國華 卷晉中

卅八

襄九年

左傳 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秦大夫將以伐晉

楚子許之子囊曰楚令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所其卿讓
於善謙其大夫不失守名任其士競於教教其
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日農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
糾韓厥老矣知盤稟焉以為政中軍范句少於中
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
紡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
佐武軍新君明臣忠上讓下兢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

春秋國華 晉中

三十九

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
晉晉饑弗能報也○諸侯伐鄭十一月己亥同盟
于戰戰鄭服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
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用幣
賓以特牲從器用不作車服從給給事行之期年
國乃有郕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與爭

襄十年

經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成鄭甕牢

諸侯伐鄭已酉師于牛首諸侯之師城虎

牢而戌之原牛鄭之舊晉師城梧及制

區鄭士勳魏絳戌之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

還鄭而南至于陽陵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

退中軍師曰今我退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

黶曰逸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

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子驕曰

春秋國華 晉中

四十

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
退戰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夜涉與荀瑩不
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
怨焉而還致怨以息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
克為諸侯笑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必以克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鄭而歸致怨楚人亦還

公羊傳執戌之諸侯戌之曷為不言諸侯戌之離

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取之矣皆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襄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加之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北三加也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春秋國華 不晉中

四十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疾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干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言晉爭鄭為晉楚將避晉今為子展曰大夫子展更何計也伐鄭楚將避之而固與晉與宋為患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囂場之司惡于宋中禮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謂免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

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

鄭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鄭

師于向石還次于瑣向瑣皆鄭也此圍鄭觀兵于南門觀西濟于濟隧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鄭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敬或諸侯

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貳于道略乃盟載書曰九我同盟毋諱年諱年穀毋壅利澤之利毋保姦

春秋國華 不晉中

四十二

晉人母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

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

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

唐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更良霄更

太宰石彘晉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

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王帛緩晉不然則武震

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

春秋國華 晉中

四十三

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
 盟晉侯二盟計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鄭也經書
 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斥侯望納禁
 侵掠晉侯使叔昝告于諸侯叔昝告諸侯公使
 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
 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
 懼師觸師懼師觸師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輶車廣車輶車九兵車百乘歌鍾二肆肆列也縣鍾及
 其鍾磬樂女樂二十八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
 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昃帥從夫樂以
 安德義以厲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
 後可以致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

春秋國華 晉中

四十四

安思危魏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收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我不能齊河
 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夫有功則勇樂
 襄十三年
 左傳荀瑩士魴卒瑩中軍帥晉侯蒐于絛上以治
 兵為將令軍帥也必蒐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
 長昔臣習于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
 伯游荀瑩知伯荀瑩七年知瑩將中軍士句佐之
 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荀偃將中軍而
 軍辭以趙武趙武趙武之子又使樂驥辭曰臣
 不如韓起韓起趙武趙武之子又使樂驥趙武將上
 軍武自新軍起韓起趙武趙武之子又使樂驥趙武將上
 佐之佐之韓起趙武趙武之子又使樂驥趙武將上
 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來官屬以從下軍禮也
 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驥為汰弗敢違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馮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春秋國華 不晉中

四十五

襄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墨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秦吳告敗于晉吳者楚所敗會于向向為吳

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以退吳人

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武于楚使也

非鄭故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在亦說

朝曰來姜戎氏四微後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地在燉煌乃祖吾離被苦言白蓋謂苦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主職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詰朝明旦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豺狼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外侵昔文公

春秋國華 不晉中

四十六

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年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角其角掎以我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言諸戎不驕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于會亦無膏焉膏謂脂賦青蠅而退取其信言宜子辭焉使

即事于會辭成愷悌也于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辭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昭

魯使

經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墨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三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之役在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涇水名諸侯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義取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春秋國華 晉中

四十七

矯見衛北宮懿子鄭公孫墨曰與人而不固取惡

莫甚焉若杜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

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水故鄭

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素不

獲成焉素不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示不

唯余馬首是瞻期必樂驥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

余馬首欲東乃歸事故下軍從之左史謂樂驥

子曰左史謂大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

命從帥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夫子謂昭伯游曰吾今實過何及多

遺秦禽軍不和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

役遷延樂驥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

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戎路敢不耻乎諸將下軍

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樂驥謂士句曰

卿子余弟不欲往而予召之卿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

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驥汰虐已甚猶可以

春秋國華 晉中

四十八

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驥死

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殛沒矣而驥之怨實章

將于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成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于

是知別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

樂驥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春秋國華卷之四中

春秋國華卷之四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

晉

平公

襄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秋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春秋國華 本晉

左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

即叔向羊舌肸張君臣為中軍司馬伐其父祁奚韓襄子無繆盈之子士鞅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改服脩官燕于曲沃既葬改喪文是也孟冬祭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故曰下命歸侵田以我故執祁宜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先特祁宜伐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侯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蒍小邾之

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之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偏

刺天下之大夫若贅旒然贅旒屬之辭旒刺天下之大夫若贅旒然贅旒屬之辭旒

襄二十一年

經秋晉欒盈出奔楚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欒宣子之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二

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其討也愬諸宣子時為中軍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聲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逐之晉欒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聿羊舌虎叔熊子皆囚伯華叔向籍偃伯華叔向皆羊舌肸之兄人謂叔向曰

子離于罪其為不知乎言其不知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言其樂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
各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也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
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
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
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雖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
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三

言必與叔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夫謀而鮮過謂惠訓不倦者諸叔向有焉仕優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鮒極而禹與伊尹放太甲而
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
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叔向而歸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

美而不使不使見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
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散族
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更
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
氏之族及于難樂盈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許于行
人王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范宣子
曰守將逃罪罪重于郊旬無所伏竄謂為敢布其
死昔陪臣書盈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謂相子
其子歷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

春秋國華 本晉下

四

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
也將歸死于尉氏尉氏不取還天敢布四體惟大
君命焉王曰尤而効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
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開名候周禮會
於商任錮樂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
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
政存則急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齊莊公
光二十六年
國語樂懷子之出執政使樂氏之臣勿從從樂氏

皆為大戮施陳樂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
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
之執政曰無從樂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
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
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
國世隸樂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
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
司寇公說乃遣之

襄二十二年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五

左傳秋樂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
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
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襄二十三年

經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人殺樂盈

左傳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樂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樂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外犯居曲沃天之甲以入乘公門大夫
君屋乃晉賦非復晉大夫故不書大夫

襄二十五年

左傳趙文子為政文子即趙令薄諸侯之幣而重
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其少弭矣
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
弭

襄二十六年

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成不固叔向命召
春秋國華 本晉下

六

行人子員欲使秦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
已以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
朱于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
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二車暴骨子員道二國
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
衣從之拂衣秦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
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
爭不務德而爭善各謂行私欲已修能無卑乎○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王使人問對曰晉

士起將時事於弓旅無他事矣禮者侯大夫入天
地幸幸月族開家幸之下王聞之曰韓氏其昌早
于晉乎辭不失舊韓氏大傳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初衛魯林父出擊公及叔公復入林父
氏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主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燕享之晉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蓼蕭詩小雅

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桃

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

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
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晉侯成三百國子賦辭之
系矣趙武詩義取鏡子展賦將仲子兮鄭義取晉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生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若身儉而用心壹鄭
唯言七穆

襄二十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吳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秋七月辛巳豹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米向戌善于趙文子即武時為中又善于令

氏子木即屈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

春秋國華 本晉下

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財用之盡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弗許楚特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焉盟主

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

子曰夫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
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
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即伯六月丁未朔宋人
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賈折俎禮也折俎禮也

春秋國華

晉下

九

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史載見禮。以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湏無衛石惡至。石惡石賈之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武命盈追至丙侯。知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令尹子木在陳。史黑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干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不敢固請于齊。壬申。

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向戌如。是夜也。趙孟及子皆盟以齊言。子皆即楚黑肱。子孟二先。以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限之示不相攻。意晉楚各處其偏。偏謂晉在。伯夙。即荀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有。晉之氣也。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故有急欲左還入宋。東門辛已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卒。合諸侯之師。

春秋國華

晉下

十

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平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言合匹夫為不信。猶不可。斃以死之。况會合諸侯為不信。以害之。

必不勝矣。然此乃楚夫以信召人。而以饑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信不信也。信一。晉何尤。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言義不如北。或能害晉。則晉又非所患。語所謂利敗我。諸侯必救楚。指厥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是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

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主子務德無
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
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燕
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座子木與之言弗
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下宋公子木問于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會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言于晉國無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
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飲神人矣武子之德上宜

春秋國華 晉下

十一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文襄子木又語王曰
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鄉楚無以當之不可
與爭晉荀盈承如楚蒞盟

國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襲之張老夕焉而
見之不謂正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
告我何其速也去之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襲
之加密石焉加之以密石諸侯襲之無密大夫斲之
斲士首之斲其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
而忘義實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

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此為後世之見
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襲者不仁者之為也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
焉美哉與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曰
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全要半領
以從先大夫于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
之善頌善禱○文子與叔耆觀乎九原文子曰死
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耆曰其陽處父乎文子
曰行并植而無報過下立于晉國不沒其身其知聲

春秋國華 晉下

十二

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
不足稱也夫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
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所舉于晉
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獨其子
焉

襄三十年

禮記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晉公
行祀生公故晉為祀縣人成年長矣無

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將與食而疑其年使之年其言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其未甲

日癸未止二十日次四分更走問諸朝師曠曰晉

野魯叔仲惠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是

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館

日舊如獲叔曰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

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春秋國華 不晉下

十三

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乃趙武召之而

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

能由吾子也由甫使君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

君復陶從陶主晉君以為絳縣師其師掌地城辦

而廢其輿尉廢其輿人之尉于是魯使者在晉歸

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殫也殫薄有趙孟

以為大夫謂賢有伯瑕以為佐文即士有史趙師曠

而谷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

其庸可殫乎免事之而後可

昭元年

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曾大夫入于鄭秦會于

鄭伯燕享之鄭簡子皮戒趙孟武成享期禮

終趙孟賦輅葉小雅篇名取輅葉子皮遂戒穆叔

且告之又與魯叔孫成享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

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

不敢及享具五獸之簋豆于幕下朝聘制大國趙

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冢宰謂子皮乃

春秋國華 不晉下

十四

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宴享禮畢乃宴享穆叔

賦鵲巢召南篇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召小國

為繁大國省穡緩而用之其何實非命言何敢不

南篇曰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召南篇取相

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危也可使無吠

小雅篇名幾今之人莫如兄穆叔子皮及曹大

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矣矣飲酒樂

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樂○天王使劉定公

勞趙子子穎王謂是王定公館于頡汭劉子曰美

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弁冕者冠也子壹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耄當有智識其耄當及父之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侮于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敵其祝民叛不耶其事也即就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是冬趙

春秋國華 秦晉下

十五

經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荀吳荀子也中閻曰大鹵夷狄也

從我車所遇又阨魏舒曰舒魏舒之子彼

其音供音供當以什伍當兵車義亦勝伏請皆卒自

我始乃敗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五車十五人荀

吳之驍人不肯即平斬以徇所斬之吳不恨為五

陳以相離相離不相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昔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龍二龍乃神食謂淫色之言非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故將死不為天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怡心也五節五聲名有其遲速本末中聲也徐遲速疾本末小也中

春秋國華 秦晉下

十六

聲中和之聲也降殺也至中聲則殺也官商角徵羽皆然故曰五降至此則不彈若再彈于手為過多于聲為淫亂故慢人必淫塞人耳而忘和平有疾故君子不聽物亦如此是以過多舍之而生疾也謹法也近琴瑟以法其有節非以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金辛木酸水發為五色辛白酸青黑也徵為五聲商白角青羽黑淫生六疾淫過也

色四者過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晦夜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四時春夏秋冬也五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

人愛用過度則生災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故主外風雨淫腠疾實故主內晦淫惑

淫末疾故主外風雨淫腠疾實故主內晦淫惑

淫末疾故主外風雨淫腠疾實故主內晦淫惑

武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乃未經

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謫動于民則有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然諸並作莫保其性性命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音斯築宮在祁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野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象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甚相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晉勢非獨鄭侯皆然非獨鄭

史記衛靈公將之晉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耶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耶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

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

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乎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兩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昭九年

左傳晉荀息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使尊行而遂酌以飲工樂師也曰女為君耳將

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卦以甲子統
以鳴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
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
也又飲外嬖叔外即大夫之嬖曰女為君目將司
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
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服以旌禮
表古衰麻之函所以居喪事有其物如燕享則自
尊則居喪則具疏茹物有其容如飲酒則喜樂則
食則憂戚則云君子雖大夫比華不食肉今若喪
雖有哀容而飲酒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卿失官而君

弗命臣之罪也五味調和以養人所以行人氣也

實則謀慮詳審而定言詞言公說徹酒初公欲廢

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倭而止倭改秋八月使荀

繆立下軍以說焉繆之子知文

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

鐘杜蕢快自外至聞鐘聲曰安在曰在樽杜蕢

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

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

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
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
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
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供又敢與韋
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
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志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
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昭十年

左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星妖星也婺

位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

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

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

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登升也猶言升遐逢

以戊子日卒未卒吾是以譏之○戊子晉平公卒

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

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皆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

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也行用不行必盡用之見新君將自廢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十人不可數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足行書曰欲敗度

春秋國華 晉下

二十三

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昭公

昭十二年

左傳齊侯景衛侯靈鄭伯定如晉朝嗣若也○晉

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特定公有父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

穆子相卿荀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淮水有

肉如坻中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

曰有酒如澠澠水有肉如陵大寡人中此為晉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即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儔也齊君將若君歸弗來矣與晉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使趨進晉大曰日吁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晉伐鮮虞晉假道于鮮虞而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左傳晉荀吳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閏秋八月壬午臧肥以肥子歸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春秋國華 晉下

二十四

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不書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昭十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伐晉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

良此水道不可具子辭乃還水行七月丙寅治兵

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犇司馬肸之子遂

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

幄幕九張行上目幕軍旅之帳也子大叔以四十

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肸

求貨于衛淫芻蕘者曰芻蕘也芻牲也衛人使屠伯

饋叔向美與一簋錦大夫曰諸侯事晉未取携

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晉下芻蕘者

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美及錦曰晉有羊舌肸

春秋國華 晉下

二十五

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

之其已屠伯若以君命賜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

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

也底致若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

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庸多故力多天子

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好大夫也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

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

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

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指聘言有業而無禮經則

不序上下之體指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指會言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也指盟言不明棄共百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

志業每歲使大夫聘問朝以講禮諸侯朝以講

會而盟以顯昭明昭昭也表彰也凡八聘四朝再會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西岳諸侯各朝于方

春秋國華 晉下

二十六

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

由是興晉禮主盟俱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

求終事也齊犧齊犧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

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言達其情也制既聞命矣敬共以

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也旆王申海旆之

旆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

春秋國華 晉下

二十七

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
 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
 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寡夷之訴以絕兄弟之
 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
 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于豚上其畏不死
 魯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南蒯季氏臣子仲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
 季氏不勝奔叛言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
 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
 人懼聽命不與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
 日中造于除除魯地也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
 張于除外僕掌次舍也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
 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晉人許之詳見○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從晉魯司鐸射懷錦
 奉壺飲水以蒲伏焉司鐸射營大夫冰天南蓋可
 季氏以食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夾晉人以平子
 歸子服湫從也○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

春秋國華 晉下

二十八

且曰吾已祀祀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子之
 善○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
 景伯辭公于河之景伯士又伯○季孫猶在晉子服
 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
 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
 事齊楚其何瘳于晉瘳好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
 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
 國欲得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
 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既
 執之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
 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欲得明會見宣子患之謂
 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
 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
 君襄二十一年生於魯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子
 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救不盡情言盡情
 實告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

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觀

國語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

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財無以從二三子之聘

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

田止大夫一卒之田樂書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

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聞于諸侯諸侯親之夷狄懷

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

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玩夫而假貸居賄宣及

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

春秋國華 卷下 二十九

脩武之德可以免于難而離離恒之罪以亡于楚

夫卻昭子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厲公其宗戚于絳不然夫

八卻五大夫三卿卻錡卻至卻犇為卿其寵大矣

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

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是以賀若不憂德之

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用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

稽首焉曰起也宣子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

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之祖

昭十四年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

子亦楚大夫亦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救魚攝理

景伯本理刑官因如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邢侯怒

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罪于邢侯生者雍子

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賂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謂雍子納貪以敗

春秋國華 卷下 三十

官為墨墨不潔之稱謂殺人不忌為賊賊害也

是彈也夏書曰昏墨賊殺名皆死刑三臯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

之惡不為未滅未滅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言此可

不為暴歸魯季孫輔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

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

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煩也殺親益榮益名猶

義也夫謂義也

昭十五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鼓鼓人或請以城叛

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

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

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

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三十一

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

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

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

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全也事謂晉民賈怠無

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

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

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

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戴鞮歸名也

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

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諱具

諱敖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

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魯人

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

而况君子之學乎

頃公

昭十七年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三十二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雒水

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其備

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

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城

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畏奔耳

鹿周大獲先備宣子慶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

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昭二十八年

晉祁勝與鄔城通室祁勝與鄔城通室

執之之訪于司馬叔游司馬叔游曰鄭書

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子

立子若執之之反為所陷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

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計家臣

事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

侯以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愍使

吾君聞勝與城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鈞將皆死

三人司執者將殺死不如也殺夏六月晉殺祁盈

春秋國華 本晉下 卅三

及揚食我子伯而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

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

公巫臣氏夏姬其母欲娶其黨何之叔向

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戀場氏矣父安多而庶

氏不娶其母曰子靈之妻子靈也殺三夫陳御收

臣一君陳靈一子夏微而忘一國陳兩卿

父行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

妃姚子之子夏姬乃鄭穆公少子貉之妹也子貉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鐘美于是鍾聚將必以是

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

名曰玄妻無鬋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

貪財無厭貪財無厭忿類無期忿怒也類也謂

之封豕豕封豕有窮后羿城之變是以不

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商

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俱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

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謂叔向兄

華之子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姑視之及堂聞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三十四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慘

羊舌氏矣遂弗視野不可馴伏○秒晉韓宣子卒

魏獻子為政魏獻子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祁

金水也馬首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金水

楊氏也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

馬為平陵大夫魏戊為便場大夫戊知徐

吾為鞏水大夫鞏為鞏固為馬首大夫鞏孟

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朔為平陽大夫

朝朝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為有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三十五

力于王室故舉之二十二年賈辛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予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子為餘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其四人者司馬馬年皆受縣魏子謂成縛夫大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在道不偏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約言其有守心而無淫行遠近貧富皆守如素位而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

春秋國華 本晉下

三十六

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謫茂惡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宗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諸物醢不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叔向與然明今女有力于王

屢饋入召之召二大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伯叔行收行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
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
食食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以昨酒不夕食故
而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中當中也置謂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
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厭飽也言腹不過飽足而
歎以三歎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九年

春秋國華 卷下

三十七

左傳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蔡墨大曰吾
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矢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人不知故耳古者畜龍故
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
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騶叔安騶國
安其有裔子曰董父商處也玄孫實甚好龍能求
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
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封諸
醴川醴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

孔甲擾于有帝孔甲以康後九世帝賜之乘龍乘
四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
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
豕常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
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更代也
豕晉范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
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不思
有罪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

春秋國華 卷下

三十八

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
受氏姓封為上公生則封以祀為貴神死則享以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其神或為社或為稷或為土或為水
水正曰句芒正官之長也句芒取木生句芒火正
曰祝融祝融大也祝明之甚也金正曰蓐收以秋
可收也其祀水正曰玄冥水陰也其祀土正
該祀于門龍在野則為社龍在水物也水
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曰
潛龍勿用初九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九二其

春秋國華 晉下

三十九

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九其夫三三曰亢龍有悔九其坤三三曰見龍無首吉九其坤之剥三三曰龍戰于野六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物謂卦知其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世謂其後之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或言少皞之子後能世脩其業此其三祀也正水正金頊項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共工

在大舜受神農向其此其二祀也正后土為社言社之事就五行中土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枉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趙鞅荀寅帥師城沙濱逐城晉國一鼓鐵趙鞅荀寅帥師城沙濱逐城晉國一鼓鐵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即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

春秋國華 晉下

四十

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執秩謂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弔民在焉矣何以尊貴法在焉故貴何業之守大夫無守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文六年東夷中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德亦與其事然非執本意其修德可以免其亡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趙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晉陽之圍襄子棄子弗與知伯怒知伯怒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斃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蘇矣乃走晉

春秋國華 晉下

四十一

陽晉師圍而灌之沈寯產鼃民無畔意○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焉將注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知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為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邲無正進曰昔先王文子武少釁于難從姬氏于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大有恭德以升在位為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于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成長于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非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諉于國順德以學子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成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言思樂而喜思難而惧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鳴成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可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成免難之賞成賞尹鐸也言見成而○趙簡子問于壯馳成壯馳有能是為免難也

春秋國華 晉下

四十二

茲曰東方之士競為脩實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鼃鰩魚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黈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賢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衰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高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勒子當焉成宗主于宗廟今人之化也何日之有○知宣子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復敗國面狠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焉美鬚長人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執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皆果也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知襄子成為室美士苗夕焉成知伯曰室

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
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無今土木勝臣懼其不
安人也言不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史記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卒子出公鑿立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鞅魏共分范中行地以
為邑出公怒吉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友
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
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當是時晉國政皆失知伯

春秋國華 晉下

四十三

晉哀公不得有所制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
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哀公卒子幽公柳
立幽公之特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十八年盜
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
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鞅魏皆命為
諸侯烈公卒子孝公頤立孝公卒子靜公俱酒
立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咸晉後而
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

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
乎靈公既弑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
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
其臣下固不易哉

春秋國華卷之四下

春秋國華 晉下

四十四

春秋國華卷之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

秦

國語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

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

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

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

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皐游爾嗣將大出也猶生乃

賜之姚姓之王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

春秋國華 秦

一

獸多馴服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若

木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

師以敗桀于鳴條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湏在

西戎係西垂生蜚廉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

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皇旁皇生太几太几生

大駱大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

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

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

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

嬴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

立二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

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

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長者

曰莊公居宣王乃召莊公兄第五人與兵七千

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爲西垂大夫莊公卒

襄公代立襄公七年周幽王用褒姒數欺諸侯

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

春秋國華 秦

二

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

難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

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

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

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十二年伐

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

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文公

太子卒賜諡爲靖公文公卒靖公之子立是爲

寧公寧公元年徙居平陽生子三人長男武公

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告雍城大鄭宮德公卒長子宣公立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

穆公

僖九年

春秋國華 本秦

三

左傳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為卻克祖申生之變從公

子夷吾奔屈里克既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

能民土於何有外之也故云從之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即夷秦伯謂卻芮曰公子何恃對

曰立聞亡人無黨有黨則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

聞不過能聞有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

枝曰秦大夫子桑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

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

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克定國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勝人是吾利也國語秦穆公曰置

僖十年

左傳

晉平鄭之如秦也平鄭晉大夫先是言於秦

伯曰呂甥卻稱冀蒞實為不從三子皆晉大夫若

重問以召之禮問之臣出晉出君納重耳幾不

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至秦卻芮曰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史謂遂殺平鄭祈舉及七與

大夫侯伯七命皆里平之黨也舉及七子平豹奔

春秋國華 本秦

四

秦平鄭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大主

里平民弗與之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安能殺謂

之黨違倘誰能出君謂特

僖十三年

左傳 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

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重施而不報其民

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民難謂百里與諸乎

里對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鄰道也行

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

雍秦晉命之曰汎舟之役從謂運

晉饑乞糴于秦不豹見晉王鄭坐里克之黨曰

晉君無禮於君謂背衆莫不知往年有難謂殺里

今又荐飢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君其伐之

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灾流行

國家代有補乏靈饑道也不可以廢道于天下

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于晉君晉

君無施于其衆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若弗

春秋國華 秦

五

予而天子之有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

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

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是故汎舟于河歸糴于

晉

僖十五年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晉君焉

人賈君晉獻且曰盡納群公子

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

大夫既而皆背之中大夫晉國內執政里平賂秦

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等屬晉饑秦輸之粟

秦饑晉閉之糴四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

筮曰吉涉河侯車敗

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

餘獲其維派夫派蠱必其君也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

何待

春秋國華 秦

六

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

自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弗吉使

思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

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疆中乾

能君必悔之勿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

晉韓復曰師少於我闔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

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

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

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陣韓簡退曰

吾幸而得囚幸言必數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潭而止調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

春秋國華 秦

七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

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

獲晉侯以歸秋克在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

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君後后土而戴皇天皇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

敢在下風亦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

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官開闢薪以絕出入使

以免服襄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

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

伯使告意乃舍諸靈臺此晉侯於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

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

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繁

曰繫秦不如殺之無聚匿焉相聚為惡子桑曰歸

春秋國華 秦

八

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祗

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怨為已利乃許晉平○十月晉

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於陰王城秦地秦伯政

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是歲晉又饑秦

伯又饒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

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異乎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于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國語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

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臣子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患絕望之臣子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患則君臣合作恐為右憂圖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耻大國之士于中原又殺其君以電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公孫繫曰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

秋國華 秦

九

臨汝無乃不可乎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秦始知河東之政而置官其政

史記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更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

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

經梁亡

僖十九年

左傳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梁亦梁姓不能實謂無民以實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專罪梁自取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

春秋國華 秦

十

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溝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湏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湏不足道也言若伐之而亡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僖二十四年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及楚楚子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先妻懷公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重耳拜賜二十四年春秦伯納

之納于晉呂卻畏隔呂卻畏隔臣世也文公所信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昭即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送夫人嬴氏以歸秦伯衛送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傑

僖三十三年

經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傳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

春秋國華 秦

十一

曲沃絳地極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聲自極出故曰因經聞秦密謀故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先是鄭使大夫杞子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鄭在東蹇叔哭之曰孟子吾

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壽爾墓之木拱矣言爾止中壽墓木已大而耄無知矣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且西谷殽有

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兩山相敬故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

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超乘上王孫滿尚幼王孫

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謂過天子

之門不卷甲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

春秋國華 秦

十二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伯魯國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乘韋四熟革將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有

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

視秦三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使皇武子辭焉

曰吾子淹父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牲臘曰生

牽為吾子之將行也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

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謂使秦伐

春秋國華

秦

十三

以爲行實令故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
 邑得聞暇如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
 鄭有備矣不可異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
 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先軫秦遠蹇叔而以
 貪勤民天奉我也奉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
 生遠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
 師其爲死君乎是往秦師文公若伐之先軫曰秦不
 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足顧吾
 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
 乎遂發命遽興姜戎以專車子墨衰絰晉師在秦
 服從戎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
 于殽獲百里孟明視百里奚子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遂以文嬴請三
 文嬴晉文嬴秦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
 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人
 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
 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
 免諸國墮君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晉酒醉不顧
 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公黜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春秋國華

秦

十四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解驂馬以贈欲孟明稽首
 曰君之惠不以勳臣擊鼓擊鼓因擊血使歸就戮於
 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
 年將拜君賜欲報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
 遠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
 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晉過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
 秦越千里之險入虜國滑無備進不能守退敗其
 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入滑秦之爲狄
 春秋國華 秦
 自殺之戰始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
 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文二年
 經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
 罪也周芮良夫之詩周芮良夫曰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
 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

為政○二年秦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二月晉侯樂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拜賜之師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

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趙成子秦

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母念

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經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

春秋國華 秦

十五

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文三年

經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王官

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東茅津在河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

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周不偏棄孟明之臣

也其不解也能俱思也解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

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明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汴于

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文四年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素出次辟正不舉

去過數秦國禮有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

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

不獲惟此四國爰寃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文六年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春秋國華 秦

十六

虎為殉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秦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

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

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以收聖知樹之風教風化

分之采物采章物色如旌旗著之話言著言為

之律度律陳之藝極著之話言著言為

儀予之法制時王告之訓典先王教之防利防利

委之常秩委任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

衆隸賴之而後卽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史記 繆公任好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楚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

春秋國華 秦

十七

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吾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饑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

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蹇叔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立晉惠公一救荆國之禍繆公二十八年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欽叩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

春秋國華 秦

十八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相謂此五羖大夫之德也商君○戎王使由余戎繼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

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然望於上上下下交
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
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
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
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
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晉而莫遣以失其期
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

春秋國華 本秦

十九

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
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答而後令內史廖
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
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
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
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遂霸西戎

康公

文十二年

經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十二年襄
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
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
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
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
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
厚賄之

春秋國華 本秦

二十

景公

昭元年

經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
其母曰弗去懼選加景數其罪癸卯鍼適晉其
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
享晉侯造舟於河造舟以爲晉道十里舍車自淮及
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置車八乘自秦鄭
八百乘歸雍取享晉侯九獻之幣以獻幣續歸取其八
而至絳凡八至也蓋初自持一獻幣續歸取其八

春秋國華

秦

廿一

也以其歸司馬侯問焉曰叔齊女子之車盡於此而
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
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
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
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
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與天地有與立焉
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與助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
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
春秋國華 秦 廿一

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孟趙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蔭影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乎玩厭也愒食也

史記

景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太子夷公蚤死
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卒子悼公立
悼公卒子厲共公立厲共公卒子躁公立躁公
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黷與大臣圖懷
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
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

春秋國華

秦

廿二

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卒子惠公
立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政迎靈公之
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獻公二十一年
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
卒子孝公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
內務稼穡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乃拜鞅
為左庶長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孝公卒子惠文
君立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與孟說
舉鼎絕膺死無子立異母弟是昭為襄王昭襄
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樛攻西周周初亡昭襄
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卒子莊襄王立莊襄
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二十六年
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崩
子胡亥立是為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
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
滅秦○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
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莒聚
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

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春秋國華 卷之五

廿三

春秋國華卷之五

春秋國華卷之六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楚

春秋國華 卷之六上

一

史記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是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是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圻剖而產焉其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為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黶熊黶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

春秋國華 二 楚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
 亶王中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
 楚蠻之地乃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
 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即渠之長子母康早死熊渠卒子
 熊肇紅立肇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
 熊勇熊勇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卒子伯霜代立是
 為熊霜熊霜卒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卒子熊
 罈立熊罈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坎立
 是為霄敖霄敖卒子駒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
 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三十五年
 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
 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
 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
 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
 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
 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
 始開濮地而有之

武王

桓六年

春秋國華 三 楚

左傳 楚武王侵隨今隨姓國使薳章求成焉章楚大夫
 薳章于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
 董成也聞伯比言於楚子曰伯比楚大夫吾不得志
 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
 武臨之張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
 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
 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率音律
 季梁楚大夫聞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若季梁
 不如少師得君王毀軍而納少師伯比少師歸
 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
 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
 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不忠祝史矯
 舉以祭矯舉不神神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
 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惟色惟牲對曰夫民神之
 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
 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

蓄滋也謂其不疾瘕蠱也謂其備脂咸有也瘕音疾也蠱音無手形謂民力適完則六畜奉盛以告大布法皮毛無虧疥燕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肯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稟清所謂馨香無譏惡也謂上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春秋國華 不楚

四

桓八年

左傳隨以師有寵楚閻伯比曰可矣讎有彙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丹獲其戎右少師也師車右秋隨及楚平楚子

將不許閻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獲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桓十一年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蒙伐楚師莫敖患之閻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問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師

春秋國華 不楚

五

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文王名盤實

莊六年

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郢郢在襄陽鄧祈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甥甥養甥於舅氏者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

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戊申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莊十九年

左傳春楚子禦之禦巴大敗于津楚地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矢俱而從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閼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春秋國華 示楚 六

成王

史記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爲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莊二十八年

左傳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壘文夫人文王夫人爲館於其

宮側而振萬焉振動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舜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鄧人以告子元御人夫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鄭城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文夫人秋申公闢班殺子元班若闢穀於莧爲令尹伯子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僖二十年

春秋國華 示楚

七

左傳冬楚人伐隨

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闢穀於莧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僖二十二年

左傳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楚姓姜氏齊姓會楚子于柯澤鄭地楚敗宋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師緝楚所得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

踰閭闔戎車不遇女器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
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辛送于軍取
鄭二姬以歸叔詹曰大楚子其不没乎為禮卒
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

僖二十七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邑終朝而畢
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楚邑終朝而畢鞭七人

春秋國華 下楚

八

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
後至不賀伯義孫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
傳政於子玉曰以端國也端諸內而敗諸外所獲
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
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
孫固如晉告急

僖二十八年

夏四月己巳晉侯又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 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

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先是助使子玉去宋曰

無從晉師文公傳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

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塞止謫慝指為買

王怒少與之師夏四月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事具

於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

老何申息二邑子弟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

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連穀楚地子

春秋國華 下楚

九

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曰莫余毒也已

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無

史記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

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五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

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五舉曰願有進隱謂隱曰

有鳥在于旱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

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

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

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

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
所進者數百人任五舉
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莊王

宣四年

初楚司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即伯子文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

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狼子心是乃狼也其可

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

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

春秋國華 云楚

十

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謂及令尹子文卒闕般

為令尹子文子子越為司馬即越薦賈為工正工百

長謂子楊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謂子楊

而謂子楊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麇於

轅陽而殺之謂伯麇遂處於野將攻王謂王

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謂三王師于漳滋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澨伯

焚射王汰輅及鼓跗著於丁寧謂丁寧又

射汰輅以貫笠轂謂王師懼退王使巡

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焚竊其二盡

於是矣鼓而進之遂城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邵邵

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淫於邵子之父

生子文焉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中虎乳之邵子

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謂伯比遂使収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

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

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春秋國華 云楚

十一

而自拘於司敗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謂子文

宣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謂左尹王待諸郢令尹

為艾獵城沂艾獵即孫使封人盧事以授司徒

封人掌封疆官量功命曰命謂子文分財用作謂子文

板幹輅以載土稱畚築謂子文程土物謂子文

膠議遠邇謂子文畧基趾謂子文具餼糧謂子文度有

司謀謂子文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謂子文

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其君謂陳

人魚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微遂入陳殺夏徵舒

轅諸栗門轅車裂栗因縣陳陳侯在晉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

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

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諸和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春秋國華 云楚

十二

之田而奪之牛蹊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以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

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譬如取人物乃復封

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示封夏故書曰楚

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及其縣

全以討亂存國為文善其後禮

宣十二年

春秋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

既受盟于辰陵楚盟辰陵又徵事于晉十二年春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

宮且巷出車吉臨哭太宮鄭祖廟國人大臨守陴

者皆哭以告楚窮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入自皂門至于達路轅防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示曰孤不天示曰孤不天示曰不能事君使君懷

春秋國華 云楚

十三

忿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

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

唯命若若惠顧前好徵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

稷謂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使改事君夷於九

縣謂九國為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幾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以禮辭潘厓入盟子良出質

潘厓楚大夫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軍中先

春秋國華 不楚

十四

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
 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
 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柳父曰無及於鄭而勦民
 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勦隨武子曰士會聞用
 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
 是征去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
 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
 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
 經矣荆尸而舉荆楚尸陳楚武王也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在車之右若挾轅為戰備在右者追求草藪為
 宿前茅慮無楚以茅為旌中權後勁中軍則謀後備慮有無中權後勁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義禮不逆矣德立刑
 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

春秋國華 不楚

十五

難而退軍之善政也蕪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
 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灼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
 昧也耆致計昧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
 可也烈功彘子曰穀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
 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
 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帥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
謂非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辟子能我弗為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荀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
 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名臧凶初執事
 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
 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言師衆從其帥為臧
名人本衆而弱水本行而止言謂之師出以律者
謂衆皆有律如帥故也今一臧一否則是律不能
盡人而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言師當以
竭又塞而號令不伸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臨
散而行則不整故凶果遇必敗彘子曰韓厥子
 子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帛獻子謂桓子曰韓厥子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

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失屬謂亡師謂亡屬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比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及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今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及施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

春秋國華 不楚

十六

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轅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求國人而訓之于曰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

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紂百勝終為武王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所城是勝不可恃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告汝於晉楚之先君華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微其君之戎分為二庸之君親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同馬法百人為卒二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內官近不

春秋國華 不楚

十七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謂楚人所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謂彘子知季曰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原趙括趙莊子曰趙朔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樂伯之言必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成王先君王二子無淹父隨季對曰昔

春秋國華 天楚

十八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致拜
 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
 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開有
 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不疑之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近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
 下兩馬掉鞅而還左車左散矢之善者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斷耳皆行其所
 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
 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
 麗龜麗着龜背之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
 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晉
 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錡魏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弗及
 焚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

春秋國華 天楚

十九

乃不給於鮮敗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鄭潘趙旃
 求卿未得潘趙旃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卻二
 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
 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去彘子不可
 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
 敗七覆伏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
 濟潘黨既逐魏錡錡見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
 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生示無怒楚子為乘廣三
 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就
 之日入而說乘去聲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
 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送載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軫車潘黨
 望其塵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

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明解晉師右移上軍未動
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唐二子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
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車

春秋國華 不楚

補闕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駒伯伯上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軍爲分謗
毀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
尸止屈蕩爲左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中易乘則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得勝收晉人或以廣隊不能
進以廣車楚人甚之脫局其教局車上兵少進馬
還又甚之拔旆授衡授之衡上使不脫風差輕乃
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三

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二子乘曉謂其子二無顧顧曰
趙旃在後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汝於是投趙
旃級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水
下凡弟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莊子即荀谷爲下軍大夫其厨武子御下軍之
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之房不輕射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
乎知季曰知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

春秋國華 不楚

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
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王臣楚及昏楚師軍于郟
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
能丙辰楚重至於郟驅逐次于衡雍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軍營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
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

春秋國華 二 不楚

二十二

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簪章或云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
財義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官告成事而已語先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國華 莊王使士賈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

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
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
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
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

春秋國華 二 不楚

廿三

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間於申叔時叔
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
心法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
其動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
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教之令使訪物官知百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
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省方觀教之故志使知
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與此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誠

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讓自退則敬不則報懼

共王

成二年

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康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

春秋國華 不楚

廿四

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即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殺御叔夏鄭弒靈侯陳靈公殺戮夏南微舒出孔儀孔寧儀行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卿之葬楚敗晉獲晉知其父莊子首其子黑要丞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音導歸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述之王遣夏姬歸

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者鄭鄭

伯許之時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在此年冬

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蓋室以行申申申

從其父將適郢遇之申申申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桑中衛風宜將竊妻以逃

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

敗賁為晉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卻至

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子反請以重幣

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

春秋國華 不楚

廿五

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忠則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成七年

經 吳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宣慰申公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為賞田申呂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

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

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言申呂無此田成邑耳不得

晉鄭必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三臣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讒慝指其室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

春秋國華 下楚

廿六

一焉與其射御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車九乘二十五人車九乘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於吳及射御也宣其子旅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皆楚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八月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收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國也

成九年

晉侯親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七年鄭

敗楚獲鍾儀使稅之稅音脫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當作伶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楚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朝夕子重側司馬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尊君所以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

春秋國華 下楚

廿七

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辰楚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成十六年

楚師還及瑕為晉敗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獲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反為中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

而亦聞之矣蓋圖之而決也子王敗自殺子重對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豈不義側亡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襄十三年

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
年而喪先君未及習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奄

春秋國華 本楚

廿八

岁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
擇焉奄厚也安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春秋謂祭祀
重殺教不事曰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莊王子真大夫曰君有命矢子囊曰君命
以共若之何毀之言其命皆罪已改過詞跡赫楚
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
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
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楚司養叔曰由基吳乘
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

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

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

定詩小雅節南山篇借帛為開
字言吳不吊楚喪而伐之也

康王

襄十四年

左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郢即司馬午莊王子囊兄弟常代
為令尹時楚徙都郢尚未有城郭君子謂子囊

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

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

春秋國華 本楚

廿九

雅都人
士簡

襄十五年

左傳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

為大司馬馮孫叔敖從子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爲

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

南莊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

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

民無覲心官得其人則分定下
無強弱求幸之心詩曰嗟我懷人實

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襄二十一年

左傳夏楚子庚卒公子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申叔時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也鮮以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即公子

襄二十二年

經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春秋國事 不楚

三十

左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患其為政不當也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居謂居此不亡也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境子南之臣為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謂臣罪禮當尸三曰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畸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即子木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不豫而退從之入於人中豫以避人又從之遂歸歸其家退朝見之申叔家

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疾惡也對曰我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遂子懼欲速歸故自御心不在

春秋國事 不楚

卅一

左傳楚為司馬馬為子木使左賦數甲兵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夫子指止謂知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也

襄二十五年

左傳楚為司馬馬為子木使左賦數甲兵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夫子指止謂知也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也

以障牧隰水居曰隰下濕曰隰水也九夫為牧一牧而當一井井衍沃
平美也故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
之數籍謂其毛色歲齒以備用既成以授子木
禮也○楚子以戒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
之功也以與焉掩○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即伍生伍舉娶於
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
荆相與食而言復故分布荆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春秋國華 不楚

卅二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遂如楚
向戌平楚在明年蔡聲子為國令尹子木與之語
問昔故焉政事也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
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
不替而刑不濫賞替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孝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
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

之謂也詩大雅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懼失善也禹謨大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
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商
殷武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
以知其勸賞也餘賜也加膳以其將刑為之不
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刑謂三者禮
與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政謂三者禮
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春秋國華 不楚

三十三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
也言楚不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軍之
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窺曷震蕩也若多鼓鉦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霄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於桑隧獲申驪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
華夏財析公之為也寘同楚國中楚
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
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

春秋國華 本楚

三十四

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孤
 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歸陳焚次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霄潰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石師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
 之爲也焚次焚其次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
 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
 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
 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
 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雍音微若
 春秋國華 本楚 三十四
 款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
 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
 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
 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
 賁皇之爲也賁火也賊夷傷也子木曰是皆然矣敵
 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
 侯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本郈引領

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
 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
 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襄二十七年

左傳

秋楚遠罷如晉蒞盟即令尹晉侯享之將出
 賦既醉大雅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
 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政其焉往莊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貨於野以
 喪莊公申鮮虞無賞爲人讎貨於冬楚人召之緣

春秋國華 本楚

三十五

入楚爲右尹傳言楚
 襄二十八年

襄二十八年

左傳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
 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謂晉楚人今吾子來寡
 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
 叔曰謂叔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
 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

襄三十一年

卅八

也即教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對曰吾儕
 小人貪而賂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
 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
 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楚公子圍殺
 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子馮子申無宇曰王
 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
 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
 體也偏佐也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不祥莫大於此

傳衛侯在楚衛侯公以宋入楚北宮文子見令尹
 圖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
 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實難今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謂大雅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
 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

卅九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長承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知
 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敦
 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
 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
 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
 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鮮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
 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令可愛進退可度
 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春秋國華卷之六上

春秋國華卷之六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

昭公

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院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

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

春秋國華 不楚

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墮聽命

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

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

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

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

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伍舉知其有萌也請與

藥而入

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

志於晉

弗戒

而駕焉

於晉

年矣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能民無謗譏諸侯無怨

天無大灾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

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

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

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然

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

春秋國華 卷楚下

三

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先楚故請讀中盟舊書加于牲上不軟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離衛也設君服二人叔孫穆子曰卿楚公子美矣君哉君也鄭子皮曰虎二執戈者前矣禮國片行有二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父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父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

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姚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

春秋國華 卷楚下

四

首草大雅篇各取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雅篇各取如對曰王騎今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以疆臣克弱不義不義而疆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以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盛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昭四年

田江南前年楚子已與鄭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賜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

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
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
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固將事之
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不義
驕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
多難多難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
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山陽城大室即中嶽荆州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
之北土焉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

春秋國華 不齊下

五

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
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上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
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
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黑克衛
邢無難敵亦喪之狄或衛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
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若其許
之糾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
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杜稷之事

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言不諸侯君實有之何辱
命焉椒舉遂請昏晉楚子晉侯許之楚子問
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
不在諸侯不遠安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臣
正其身其身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若不許君將焉
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
之歡不畏大國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
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
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五

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
濟濟成
夏楚子蔡侯陳侯鄆伯許男徐子滕子虢子胡子
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
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虢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
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
楚子令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七

端禮以為歸今君治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齊否
 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
 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周王自率大
 康有鄭宮之朝康王朝諸侯於此穆有塗山之會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未向戌鄭公係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
 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即向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
 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

禮六事伯等故自伯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待於後以規過卒事不
 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即二子
 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王使往舉請王辭謝曰屬有宗桃之
 事於武城言適田獵以供宗寡君將墮幣焉敢謝
 後見墮幣也謂已受諸侯幣帛將徐子吳出也以
 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
 二公之事大王即前啓湯武成康皆所以示諸侯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八

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昏叛之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
 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
 楚矣汰而復諫復諫自謂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
 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
 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
 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朱方邑以封
 之屈申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
 慶封戮謂負之斧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
 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
 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弑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
 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威賴賴子面
 縛卿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
 曰成王克許許僞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
 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闕

常龜子文之與公子棄疾即平城之而還申無宇
曰楚倘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指會伐國而
克指城城竟莫校莫校莫校莫校王心不遠民其居
乎三事不遠王心將欲又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

錄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
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
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
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九

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
者乎軍人粲然皆笑粲然盛貌慶封弑其君而不以
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
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
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昭五年

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
叔勞諸索氏即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
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

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
始而思終終無不復言謹始而終終無不復而不失儀
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
先王度之以二國楚晉雖汰侈皆我何及楚楚
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
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歸起為閭則使
附而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官訓足以辱晉吾亦得
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楚太可苟有其備
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

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主朝指君相聘指
信享頻有璋享獻也類見也大夫小司徒職大有
巡功巡守此以上論列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宴有好貨好貨謂幣帛飲以饗有陪罪陪罪也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入則使大夫郊勞出則賄用
於賓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倘亂興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必敗於郟郟之役楚無晉備
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
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一

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當備者孰重於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藥至藥群也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城趙武中行吳子也魏舒魏舒魏舒范鞅范鞅士句知盈知盈五子晉卿羊舌肸之下祁午祁奚張趯籍談籍談籍談女齊女齊女齊梁丙張骼張骼音輔躒輔躒音苗賁皇苗賁皇音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襄也兄韓韓須受命而春秋國華 不楚下

使矣使矣箕襄邢帶箕襄邢帶叔舍叔叔子羽叔舍叔叔子羽羊舌四族皆疆家也伯華叔向叔魚晉人若殺韓起楊肸又食邑於楊五卿八夫大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四舉大韓氏長穀九百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千國者尚有四千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伯華中行伯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茂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二

往還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又鄭伯勞諸國鄭伯勞諸國辭不敢見禮也辭不敢見禮也昭六年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子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桓鄭伯以勞諸桓辭不敢見鄭伯以勞諸桓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如見王見鄭王見鄭王以其乘馬八匹以其乘馬八匹秋而秋而物面見物面見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春秋國華 不楚下

楚上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楚上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樵樹不採執不採執誓曰有犯命者誓曰有犯命者子厥小人降子厥小人降無位則降其刑無位則降其刑令不為暴主不恩賓也令不為暴主不恩賓也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禁辟我衷禁辟我衷若何效若何效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

昭七年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析羽爲旌王

軫大夫五內齊較士三內育首 芋尹無宇斷之

即申無字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閭入焉無宇執之有

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

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也書也四海而言諸侯

正封封分封之土也盡一國而言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

春秋國華
不楚

十三

土食土之毛誰非君民五毛土地所生故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

癸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臣士士臣卑卑國也卑臣與造或事切

卓舉衆事也。與臣隸詞隸吏也。隸臣僚僚事也。

僚臣僕人也臣僕臺所役馬有園日牛有

牧以待百事衆事。今有司曰：「女胡勸人方？」

王宮將黑執之肅文王之法曰有古邪臣有古人民
當大蒐所以尋天下也尋夫昔文王作美區之去

常大蒐所以得天下也吾朱君文王作僕區之法

隱也區匿也爲隱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爲盜
隱人之法刑書名
 盜所藏所

得罪所以封汝也落封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
同盜

執逸臣也逸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

萃淵駁故夫致死焉人欲糾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糾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王曰取而臣以徃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以其情已爲盜
戲言益有權寵

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築臺於章華之地與五舉升焉曰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四

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
服寵以資
受寵服也安

氏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

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鬻度

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

臺名高不過望

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

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燕則林公鄭伯問

諸相社具華元駟馬問誰贊事具陳伊察伊許男

頤子其大夫侍之其各群先君侍以除亂克敵而無

春秋國華 公楚下

十五

惡於諸侯今君為此事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晉之數年乃成賴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魯疆公楚請盟事而備得以來使富都邪豎贊焉富盛容也即閉也而美也聖未冠首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不尚縮取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

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遠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焉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離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上曰臺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氣祥凶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士卒也度其臺度於臨觀之高民以臨下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

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煩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取其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事不廢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不勤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而望氣祥害講軍實而不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焉得楚其殆矣

昭十一年

經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六

棄疾帥師圍蔡

經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鼎過此矣在豕韋即般也三十年歲星楚將有之然楚無德而得人國所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昭元年歲在大梁楚靈王執立昭十二年乃循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吾其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迎蔡侯於

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
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
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
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
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
聽命而遂縣之孫吳八年楚王奉陳太子師帥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
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
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七

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楚子城陳
蔡不羹時城陳蔡城之要即要地使棄疾為
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
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馬使
昭公不立子元馬公孫桓十五年齊公因之以殺
齊桓公城穀而真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
不在邊五官之五細不在庭五官之不在外羈不
在內今棄疾在外又見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

得蔡又并京宋蕭毫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立
子御說亦毫蕭大夫叔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雍
大心與群子殺子游
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析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
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
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
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事業
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八

矣猶歲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
皆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言必恭恪於朝朝夕以
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
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廷之左右
謂之倚几有誦訓之諫誦書之几居寢有近御
之箴陪事有瞽史之道事或與記也警樂師掌宴
居有師工警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讀曰仲武公作此詩
及耳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

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不皇暇食惠于小民
准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
也以禦數者謂敵或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
哉子盍懼曰老子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昭十二年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頴尾頴水之尾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徐以懼吳五子楚大

國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十九

僕析從父楚大右尹子華夕即鄭丹夕王見之去

冠被舍使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與

呂級齊大公王孫牟衛康叔燮父晉唐叔禽父周公伯

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

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路藍縷華路以柴為車以

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供禦王不祥事蓋齊王舅也周成王母晉

太公父

及魯衛王母弟也魯成王同母弟楚是以無分

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

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吳昆吳氏生大子

予連連連連舊許是宅昆吳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

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專足畏也四國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工尹路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廿

其君王命剝圭為鉞鉞斧也收請命請命度王

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

如響國其若之何如響應音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王出復詰左

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依義神農黃帝之五典少昊顓頊高辛禹八

索索其義也九丘九丘之志為對曰臣嘗問

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周司馬也

名謀父不敢直言王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
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
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
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惜惜安
用也昭明也金玉取其堅重言國用之民當隨其
力任如陶冶之器隨器制形不可縱其辭飽過盛
之心以害之蓋王度如金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也仲尼曰古也有
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廿一

昭十三年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殺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
故薳氏之族及遠居許圖蔡消蔓成然皆王所不
禮也楚公子比子公子黑肱許公子棄疾蔓成然
蔡朝吳蔡大夫聲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
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罷王公子公子
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坎于魚陂公子疾棄為

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僂
告之師使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及訾梁而潰王
告叛靈王靈王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里下曰人
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
知齊于溝壑矣齊王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國人王
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
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
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廿二

尹申亥氏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
走而呼曰王至矣周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
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詳言
棄疾以君若早自圖也可以以魚犀衆怒如水火焉
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
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名改葬子干于訾殺
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
子旗為令尹即蔓楚師還自徐去年王吳人敗
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立陳惠公復遷

春秋國華 卷楚下

廿三

邑九年遷許于夷遷城父人致群賂貨路今皆致
之施舍寬民施與有罪舉職救過失初靈王下曰
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過訴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
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于群望望岷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
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
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
妾使五人齋而長入拜拜齊齊戒入康王跨之過

也靈王肘加焉手肘加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
抱而入載拜皆壓紐初靈王以爲誠問常龜屬成然
焉知其子且曰棄禮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
楚其危哉子干歸子干在晉見從從韓宣子問於叔
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何難賈言求如賈市以貨物對曰無
與同奸誰與同惡同奸則亦不肖同惡則亦不肖國有五
難有寵而無人一也謂賢臣有人而無主二也
主謂內外有主而無謀三也謂策有謀而無民四

春秋國華 卷楚下

廿四

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達之賢也族盡翦叛可
謂無主無繫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特楚爲厲終
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子干亡楚人無
望人非五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禁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羈焉此言位尊而治苛惡不作
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私欲民之怨也
其此言先神命之此言獲神國民信之龍貴爲芋
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此言討野常獲神一也

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
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晉
寵則廢子也非能廢棄矣以神所令則又衰之
其賞亡矣其寵棄矣此言自無民無懷焉
國無與焉此言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僑而有寵自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此言有言備以爲
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此言從善如流下善齋肅
不藏賄不從欲此言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

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

獻此言母貴好學而不貳此言有德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

以為股肱此言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樂卻狐

先以為內主此言有亡十九年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歆無異親民無異望此言天方相晉

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此言有棄

干無寵此言子干不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此言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此言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廿五

何以異國

吳滅州來州來楚取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

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

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平王

昭十四年

左傳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國之西

故云上國且撫其民分貧振窮分貧也長孤幼養

老疾收介特介特卑身特立民也救災與有祿

則禮也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新叙舊人來

則敘用之信錄勲合親有勳者祿以養之任良物官

召陵亦如之之在國者好於邊疆勲息民五年而

後用師禮也○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即

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闢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闔

辛居鄖以無忘舊勲辛即鄖公子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廿六

昭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言

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

子焉禮也許之雖非而

昭十九年

左傳

春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

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子費無極為少

師無寵焉欲諸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王為之聘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廿七

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竊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楚人城州來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取沈尹戌曰莊王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挑吳謂吳本不伐楚而引挑之也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

昭二十年

左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謂納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二十八

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若王命臣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還周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載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者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第員奢長子尚為常邑大夫員即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言已智我能死不及員

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尚度功而行仁也員擇任而往知也員知死不辟勇也尚父不可棄員去為名不可廢員免之相從為愈比之則從俱死俱命為差勝伍尚歸告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王僚吳公子光即闔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傳諸

昭二十三年

楚囊瓦子囊之孫子常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

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天子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守在四

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

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是懼而城於郢

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

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

田險其走集邊竟之望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

春秋國華 二 楚下

二十九

有部伍相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

貪不憚不耆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

武文四君皆楚先王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

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昭二十六年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平王庶子

曰太子壬弱壬即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王昭

母非適夫人本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

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

王也廢嫡立庶是亂國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

秦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秦出亂嗣

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

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贈之適妻訪之

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謹欲笄之內子首其

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遠王之分楚子審有疾

春秋國華 二 楚下

卅

厲蓋及卒子謚子夕嗜芡子木有羊饋而無芡薦

屈到有去焉宗老曰祭我必以芡及羊宗老薦

于國子子曰遠而道遠命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

而獻飲焉以弊於郢昭子及穀陽豎飲於子反

宵遁子及自彘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

谿楚師伐徐子庚次于乾谿之援觀從率辭

于皆梁王寬于里繼于尹申君子曰從而逆

逆道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

夫子木能違其教之欲以之道而去芡薦吾子經

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以妾為妻猶其可乎子期

乃止

昭王

昭二十七年

經楚殺其大夫卻宛

左傳卻宛直而和却子惡為國人說之鄢將師為

右領却將師楚大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

賄而信說子常即無極譖卻宛焉令尹召鄢將師

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執之其家子惡聞

春秋國華 示禁下

卅一

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令曰將師齊令不熱卻氏

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編管編管或取一秉杆

焉秉杆也國人授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炮也盡

滅卻氏之族黨殺湯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為

與弟完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與晉陳之

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蔽其令尹盡信之

失國將如何令尹病之○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也進胙國中祭祝謗沈尹戌

言於子常曰夫左尹卻宛與山麇尹莫知其罪

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

殺人以掩謗謗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

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

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奢即伍屏王之耳

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注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

以興大謗卻氏幾及于矣子而不圖將焉用

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

春秋國華 示楚下

卅二

愆位三族在位吳新有君就疆場日駭楚國若有

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

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尾之罪敢不良圖

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

說于國謗言乃止

國語闔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

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

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

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所公馬足以稱賦公之
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
也夫貨馬郵通則關於民民多關則有離畔之心
將何以封矣鵬昔闢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
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也蓋進至于今令
尹株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
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
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卅三

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賊
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鄧爲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
好讎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
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道盜賊司目民無所放
休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也怨於民多矣積
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
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
成不禮於穆賴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

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爲政而無禮不顧甚於
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
奔鄭昭王奔隨

定四年

經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左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
之族出伯州犂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怨楚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三十四

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
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其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楚人乃濟漢而陳三戰子常知不可十一月
庚午二師陳于栢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
鄭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季
芊界之字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奔吳師吳師以火燧係象尾奔庚辰吳入郢王奔隨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其亡也謂申包胥曰
我必復楚國與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春秋國華 二 楚下

每賦一章三頓首而後坐秦師乃出

三十五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秦重也言吳寡若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義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逐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秦風篇取王於九頓首而坐與師與子偕作

公羊傳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闔廬曰士之甚士也勇之甚將為之與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秦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欲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於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

春秋國華 二 楚下

卅六

定五年

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無罪不當誅子無罪不當復讎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父罪當誅子報仇其仇之子必及復之是推刃之道一姓一水日推復讎不除害取讎身而己而教之也時員止罪平殺昭王古之道也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楚子入于郢王賞

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即或然有德於平

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

哀六年

經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陳下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載敗楚師不如死謂卜

吉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樂平王與陳盟晉逃死一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川七

也其死雖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申即子西也則命公子結亦不可結即子期也則命公子啓立辭而後許許即昭王元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其師師在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塗即密也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越女昭王妾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若榮之可移於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倘福之至不是過也穀雖不德河非所獲非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賦鳴王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佩玉也在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對曰未為寶楚之所寶

春秋國華 不楚下

三十八

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也設弄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雲即雲連徒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備吉也珠備火也角備毒也羽備風也皮備水也鳥羽以爲旌旄旌旄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帛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

春秋國華 不楚下

而皇神相之君寡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自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任王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勝龜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善惡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利

國語楚昭越姬者越勾踐之女也楚昭燕遊既

春秋國華 卷楚下

三十九

謹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具以苟從君闇死爲榮不敢聞命楚子矍然而寤二十五年楚子敕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於將相楚子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

章立之是爲惠王

史記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

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禍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惠王

哀十六年

左傳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春秋國華 卷楚下

四十

險微幸者其求無廢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毋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
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
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
烹石乞王孫燕奔潁黃氏沈諸梁燕二事國寧乃
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于業

哀十八年

左傳巴人伐楚圍鄢楚初右司馬子國之下也觀
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特卜為右司馬得故命
之司馬右及巴師至將卜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四十一

寧子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竊尹工尹勤先君
者也招舉之後寧尹吳田于以背三月楚公孫寧
吳出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
惠王知志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
龜龜斷昆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
其有焉

史記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卒子聲王當立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卒子
肅王成立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

春秋國華

不楚下

四十二

王宣王六年周天子始賀秦獻王秦始皇而
三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宣王卒子威王
熊商立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懷王十一年蘇
秦約縱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為從長三十
年往會秦昭王秦番楚王太子橫立為王是為
頃襄王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
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頃
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

春秋國華卷之六下

耳亡國

春秋國華卷之七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宋

春秋國華 宋

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少師太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

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緜祀弑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

公立釐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子戴公立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穆公

隱三年

宋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正考父子穆公與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

春秋國華 宋

二

弗敢忘先君謂穆公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没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矣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音松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舉賢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公出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

謂乎

殤公

桓三年

經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成謂遂其

事華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

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

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春秋國華 宋

三

以親鄭馬先出居于鄭以郕大鼎賂公郕所造鼎齊陳鄭皆有

賂故遂旧宋公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

有仇彼荀息皆累也舍仇彼荀息無累者乎曰有

自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

于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

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

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

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

可謂義形於色矣

閔公

莊十一年

經秋宋大水

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

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灾又以爲君憂

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

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

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說御之

春秋國華 宋

四

辭也莊公子閔公臧孫達曰傳伯子是爲桓公臧孫達曰文仲父是宜爲君有

恤民之心

桓公

僖八年

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助襄曰目夷長且仁

君其立之桓公庶長子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

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

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襄公

僖十六年

經春王正月戊申朔鄭石於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左傳春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

也通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

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凶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此歲

明年齊有亂齊桓卒立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

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

春秋國華 宋

五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不敢逆君故也

僖十有八年

經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戊寅

宋師及齊師戰於靡齊師敗績

左傳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無虧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

五月宋敗齊師於靡齊立孝公而還

僖十九年

經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

邾人盟於曹南邾子會盟於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

之鄆鄆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皆用之○秋宋人剽曹

左傳春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

于次推之社次以屬東夷夷水名水次有妖神東

之信信使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六畜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

亡國以屬諸侯字魯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

春秋國華 宋

六

今一曹而虐國二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

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忘其○秋宋人圍曹討不

服也曹南盟不勝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

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今君

德無乃有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

闕而後動

僖二十一年

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僖二十一年

經春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執宋公以伐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鹿上地名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宋地子魚

春秋國華 宋

七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就會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

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楚宋之意使絕楚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此圖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

春秋國華 宋

八

僖二十二年

經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楚稱人惡宋公之敗宋主是戰也

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固諫曰孫公孫國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不聽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陣楚人未既濟既司馬曰

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織焉門官守門者織蓋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敵被傷者不再傷之不禽二毛班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阻隘迫險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進戰以子魚曰吾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恐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肴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

春秋國華 宋

九

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

盛致志鼓僥可也致志作氣僥用

穀梁傳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雠之耻也雠即雠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勝子圖曹爲雠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

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胃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耻哉

成公

僖二十四年

左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鄭大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周祀宗廟有喪拜焉宋王時

春秋國華 宋

十

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

文七年

經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

公孫友爲左師桓公子樂豫爲司馬子鱗公爲

司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華御軍爲司寇桓公

藏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焉者也入又曰尋以量木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
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

文十五年

經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不稱使專行無君也

春秋國華 宋

十一

左傳三月宋華耦來盟華會孫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

文十六年

經冬十有一月宋弑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即文公昭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貽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文公

文十七年

經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諸侯會于扈

左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殺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昭公雖以無道見殺文公猶宜以弑晉侯蒐于黃父黃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時齊伐魯西歸書曰諸侯無功也不能平宋亂討賊

春秋國華 宋

十二

宣二年

經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

人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

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制

于上果毅以聽之之謂禮也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易之戮也易反之也及其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卹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

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

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

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

文馬百駟禮馬為文四百匹以贈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

春秋國華 不宋 十三

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即羊

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

巡功植將城者謳曰睥其目睥大瞞其腹瞞大棄

甲而復于思于思于思多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

之曰華元牛則有皮羣兕尚多棄甲則那那棄甲

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言雖有皮無丹漆亦

哉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夫謂

經宋師圍曹

宣三年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

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

報武氏之亂也

宣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楚子滅蕭

冬楚子伐蕭宋華傲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

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

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春秋國華 不宋 十四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遂傳於蕭還無

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遂無社蕭大夫司馬卯

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咎井而拯之若為茅

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

號而出之麥麴教之遂於水無注言無水可飲山

魚腹疾謂魚腹內潰爛公羊雲梁魚爛而亡即此

義也謂蕭潰柰何無社言已藏於井且以茅經為

宣十四年

經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即

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

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昭明晉使不害我則必死

王曰殺女我伐之見弇而行弇舟之子以子託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

之楚子聞之授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室皇劔及

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皆言秋九月楚子

春秋國華 宋

十五

圍宋

宣十五年

經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楚宋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時川澤納汗汗山藪藏疾疾瑾瑜匿瑕國

君舍垢天之道也自然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

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

車車有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

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

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

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君制命之義信

無二命故臣承命之信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賈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

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祿寡君有信臣下臣獲

春秋國華 宋

十六

考死又何求考或也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

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曰此畏知

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

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築室於宋分兵諸

其出於農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及

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王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質曰我無爾詐爾無我

公羊傳

乎其平乎已莊王圖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耳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
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
之司馬子反曰嚙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圖者掛
馬而抹之抹其口使不食示焉尚有食使肥者應客擇其肥者使應客示
人尚有食是何子之情也情實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

有食是何子之情也

情實
也
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

春秋國華
太宋

十七

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友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友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友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

成二年

左傳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蜚炭燒蛤爲炭以墜壙禦黑

益車馬

而望之始用殉用人重器稱重樽有四

阿設棟王葬禮

棺有翰檜翰棺旁飾檜棺上飾亦王襍君子爲

春秋國華
不宋

十八

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宋二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平公

襄九年

經春宋災

左傳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喜即子罕使伯

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同里爲王宰火所未至徹小屋金大屋金

也陳畚

揭喬實也 盞士 紕紕 年紕 備汲索 水盛 器水

者量輕重計人蓄水潦漬土塗塗泥巡丈城巡
也丈繕守備繕治也表火道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徒令陞正納郊保奔火所臣華元子為司使五縣
討右官官其司使樂過刑器亦如之使皇郎
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武守伯徹宮大宰
也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也享祀
春秋國華 宋 十九

也祝宗用馬于四墉祝大祝宗大城積陰之祀
盤庚于西門之外祀非禮晉侯問於士弱曰士弱
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火正掌火之官心大火為宋地宋為周地食
謂封火正於分野之地也出火謂季春大火見
在宋位也火見在南未位也火出火季秋大是
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
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
人閱其禍敗之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商丘即宋地火分野故封閼伯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故不可前知

襄十五年

左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
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
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
此以請死也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
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春秋國華 宋

廿

襄十七年

左傳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叔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
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
勉者勉音北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
暑今吾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
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襄二十六年

經 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左師初宋蒍司仇生女子司仇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大夫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見其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元公貌太子座美而狠貌美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座與楚客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言太子不惡爾乎對曰小人之事君

春秋國華 宋

廿一

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歌音坎伊戾詐掘地作坎用牲加書為太子與客請龜之徵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曰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召佐請於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而與之語語多言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

乃享司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晉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傳言其載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內獲故太子無罪而死

襄二十七年

左師請賞特書諸侯曰請免死之邑免死

不不當則罪合死自矜其言已得免死請賞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春秋國華 宋

二十二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金木水火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六亦乎以誣道譏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授之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

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享之謂乎事即子罕何以恤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天信

禮記 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哭之死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襄三十年

經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呂人邾人滕人薛

春秋國華 宋

廿三

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蔓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卿不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

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詩書曰其其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充之也

不書魯大夫諱也不書敘

元公

昭十二年

經 夏宋

左傳

為賦裴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

之不懷笑語寵光之不宜二章有為今德之不

知三章有令同福之不受四章有萬將何以在在

也位

春秋國華 宋

廿四

景公

史記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

子常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

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可移于歲景公曰歲飢

民言子常曰天高嘒卑君有君人之

言動於是候之宋徙三度景公卒

宋子特攻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卒

子辟公兵立昭公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

剔成弟偃攻襲剔成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

自立爲王乃悔齊魏爲敵國盛血以膏囊縣而射大命曰射之淫于酒知人群臣諫者輟射之於諸侯皆曰桀宋亡其後爲紂所爲不可不誅

宋 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爲

春秋國華 宋

廿五

多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衰之有禮讓也

春秋國華卷之七

春秋國華卷之八

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吳郡顧

鄭

宣王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

春秋國華 鄭

一

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氏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同表楚必興與非鄰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求徙其民雒東而虢鄆果獻十邑

竟國之二歲大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殺桓公
鄭八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申
侯女為夫人曰武姜太子寤生寤生之難及
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叔段生易夫人愛
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
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

莊公

隱元年

經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春秋國華 不鄭

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也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而弗許

城大叔段仲曰鄆城過百雉方丈曰堵三丈曰雉

國之爭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

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能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能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

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

將崩于不義于君不親大叔完聚聚人民繕甲兵具

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

春秋國華 不鄭

三

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

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

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

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

患焉夫闕地及水隧而相見

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融和樂也遂為坊
子如引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思九年

左傳北我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惧
其侵軼我也執公子突曰莊公也鄭使勇而無剛
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退若為三覆以待
之覆次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春秋國華 不鄭

四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歸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祝謂鄭大夫為三師伏
先犯我而後以遇二伏至後伏兵起去還走
祝融及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盡殪戎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隱十一年

經夏公會鄭伯于寺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伯入許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鄭地謀伐許也鄭伯將
伐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六宮授兵試車馬也公孫

開與穎考叔爭車皆鄭人穎考叔挾輶以走鄭內
授車未有馬駕子都拔捩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
都鄭大夫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遂九道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庚辰傳于許許傳言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
以先登登音作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顛也瑕叔盈
擲大又以登弧登周麾通招而呼曰君登矣鄭師
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
曰君謂許不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
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

春秋國華 不鄭

五

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華公弟曰天
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鬼
不得自逞夫寡人唯是一二父兄同姓不能共
給億安其敢以許自為功乎言我止鄭之一二臣
以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餬其
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以
終天以其禮悔禍于許加禮於許無寧茲許公復
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許復

鄭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詩降心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獲亡之不暇而况能殫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謂許當復大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

春秋國華 二鄭

六

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假爲卒行出大鷄二十五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失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能服邪不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鄭息有違言以言相違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不量力息國不親親鄭息不徵辭不察有

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犯五不韙是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六年

三傳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戌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伯魯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齊鄭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

春秋國華 二鄭

七

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鄭伯之命辭齊女

史記比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子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言釐公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

其弟突次弟子麇也

桓十一年

經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忽出奔衛

公傷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

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

出忽而立突突宋女雍姑所祭仲不從其言則君

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

春秋國華 不鄭

八

易亡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

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

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

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昭公忽注公

厲公突注公

桓十五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嬖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

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

周氏之汪汪地也暴其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

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昭公入後昭公被殺厲公

莊十四年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鄭地獲傳瑕

傳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

春秋國華 不鄭

九

子傳瑕殺鄭子驪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

外蛇聞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

外蛇象公聞之問於申繻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

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繫

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

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所伏其罪矣

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

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入又不

念寡人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

與司宗祐宗祐宗廟中義水主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若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文公

閔二年

鄭棄其師

春秋國華 不鄭

十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高克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師潰而歸高克奔不能遠故使帥師禦狄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僖二十四年

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中身之災也詩曰彼已諳之子不穉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僖三十年

春秋國華 不鄭

十一

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文公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派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縋而出縋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秦在兩鄭在東晉在中秦鄭難也晉以鄭為邊邑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行李小行人也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納惠許君焦瑕晉河外二城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朝濟河陽晉夕設版秦言背秦之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四其西封存不關秦將焉取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皆鄭大夫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秦穆公謂因人之力而

散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與與以亂易整不武晉

國鄭切和而今吾其還也亦去之

國語晉文公伐鄭父其埤反據也埤鄭人以名實

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文公過鄭時叔詹

因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

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

晉人將享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

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按內外傳鄭無

春秋國華 不鄭 十二

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於

諸侯猶無赦矣述前今禍及矣專明請禮勝患

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享據鼎耳而疾號曰

自今以往知以忠事君者與詹同乃命用殺厚為

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穆公

文十七年

諸侯會于亳

左傳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家

鄭大 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通訊問之

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

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

不得與蔡侯偕宣多立穆公十一月克滅侯宣多

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城損也難未盡除十二年

六月歸生子家佐寡人之嫡夷穆公以請陳侯于

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人又朝以厭陳事藏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往朝夷八月寡君又往

春秋國華 不鄭 十三

朝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

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

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屬之相及于

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

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音義同所小國之事大

國也德則其人也以他加已則不德則其甦也鉞

而走險急何能擇鉞疾走貌言不暇擇音也命之

罔極亦知亡矣亡言命將悉敝賦以待于儵將發

經 119—502

晉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

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

從于強命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言將

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壻也

壻女

宣元年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慶天

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

春秋國華 不鄭

十四

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蘭乎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

死乎吾所以生也劉蘭而卒

靈公

宣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歸生弑其君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

子公之食指動即公子宋食也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

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

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未殺子家曰畜老猶憚

殺之而况君乎及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

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謂無德

武凡弑君稱君若無道也惟書君名而補臣臣之

罪也書弑者鄭人立子良即去疾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即穆公靈公廢乃立

春秋國華 不鄭

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

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

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簡公

襄八年

襄八年

襄八年

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不順曰小國

無文德而有武功猶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焉戮矣○冬楚子囊卿子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非云詢多職競作羅譏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冠不為害民不能病不亦

春秋國華 不鄭

十六

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其乱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收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晉鄭我是欲楚以鄭為擊不可從也四軍謂上中下新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舒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加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驂驂也受其咎

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累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爾兵於蔡焚我郊保馮也也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

春秋國華 不鄭

十七

于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襄九年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

邾從荀偃上句門於鄆門鄆音專衛止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梁師人薛人

從樂厲士鮒門於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所
行栗行道也甲戌師于汜音命于諸侯曰脩器備
戰備盛饒糧歸老幼示將居疾于虎牢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
使諸軍疾肆肆也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楚師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散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謂於我未病
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還不可以爭言爭常
暴骨可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春秋國華 示鄭

十八

亥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已
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駢公子
發子公子嘉子公孫輅子公孫董子公孫舍子
及其大夫門子止室適子將皆從鄭伯晉士許子
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
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猶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
要之使其鬼神不獲飲其饗祀其民人不獲享其
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猶委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

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收載書公孫舍之曰
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若可改也大國亦可改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後終必
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
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
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其分
各收各收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

春秋國華 示鄭

十九

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
經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駢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
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駢曰吾盟固
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
之言豈收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正也
言非後日証驗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善
事故神不貽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善
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神不以要盟背

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楚大入盟于中分城
中里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襄十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冬盜殺鄭公子驂
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諸侯伐鄭已酉師于牛首鄭初子駟與尉止
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尉止將禦

春秋國華 不鄭

廿

子師以私憾黜戚其車及尉止獲初子駟為出
囚又抑之以車多非禮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出
洧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為田正封洧
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聚不
之人依八年子駟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所殺子孫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
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
晉堵文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訖政于西宮之
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
故不死子孔據公子加也知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五人皆士盜子西子駟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

春秋國華 不鄭

廿一

鄭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
子產聞盜為門者龍群司官閉府庫慎閉
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
北宮子驕率國人助之子驕即公孫殺尉止子師
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文父司臣尉尉止司
齊司臣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
卿司各得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自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悖
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
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
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
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
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與倘子必從之乃焚書
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而焚於倉

襄十五年

左傳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茂師
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文父尉翻
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實諸

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便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驕易而換也謂不為子產等難其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襄十九年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諸大夫召禁為亂甲辰子展子西

春秋國華 二鄭

廿二

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襄二十二年

晉人徵昭朝于鄭鄭人使少正謂公孫喬子

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

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謂楚之來為申明禮于鄭也

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謂楚之來為申明禮于鄭也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

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樂於

楚謂朝觀樂諸辭也言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

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臭味生于草才謂晉

姓鄭同而何敢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于執事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

之溴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

君兄于嘗謂與執燔焉助間二年聞君將靖

春秋國華 二鄭

廿三

東謂晉將安靖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

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

病不虞仍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

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以為口實

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讎謂見制不

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

重圖之

襄二十四年

范宣子晉大夫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

春秋國華 二

廿四

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伯如晉伯如晉故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而沒沉溺於利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

夫當持以上帝之命在武怒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言其已及人思以明其德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寧使人謂子浚我以生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襄二十五年

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程鄭晉大夫子羽

明以爲將死今果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

春秋國華 二

二十五

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獻捷于晉我服將事獻功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後陳之祖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庸用也元女胡公闕父之子肅三恪祀宋陳恪敬也封其子肅三恪祀桓公之亂蔡人欲立

其出我先公莊公奉五父而立之即陳陀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亡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介因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欲逞志我是以有往年之告二十四年春鄭伯入晉稽首告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其冬陳楚當陳隧者井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嫁之重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猷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罪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也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不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我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鄒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詰士復於趙文子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鄒伯如晉拜陳之功其辭順子西復伐陳陳及鄆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春秋國華 不鄭 二十六

襄二十六年

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嘗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

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

大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諸國皆大鄭君獨往故

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

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

產曰晉楚將平平在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

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昧貪夫小人之性

于勇鬻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若何從之若皆動也諸客惜也言鄭人欲於楚戰

不肯謀以滿足爭之性不謂武勇之名非國計也子展說不禦冠十二月

春秋國華 不鄭

廿七

乙酉入南里鄭墮其城涉於樂氏津門于師之梁

門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獲楚皮門涉于汜而歸楚師

而後葬許靈公

襄二十七年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禰禰文子曾子展伯有子

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即成字子石穆公孫段字子不獲公孫

子之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召南篇名

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鵲之責賁

鄭風篇名今詩作鵲之奔奔詩之鴛鴦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衛人刺其君淫亂公乃穆公玄孫良

霄乃穆公玄孫謂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

四章小雅篇名其四章云爾爾爾功召伯營之趙

孟曰貞結在武何能焉趙孟曰貞結在武何能焉

趙孟曰貞結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鵲桑小雅

受其卒章取心乎愛之何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

蔓草鄭風篇名其四章云爾爾爾功召伯營之趙

春秋國華 不鄭

二十八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故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

有賦名申無已太康賦思其好趙孟曰善哉

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而不荒所以能公係

段桑邑小雅篇名其四章云爾爾爾功召伯營之趙

教福祿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詩卒章

福來賴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

言志志誅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公將顯然也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

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主也子愛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坎也

樂而不荒樂以安民指印不淫以使之指子後亡

不亦可乎

襄二十八年

春無水

左傳春無水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

而淫于玄枵歲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玄枵虛以

有時苗無水陰不陽陽謂陰不蛇乘龍蛇玄武之

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宋鄭之星也宋鄭

春秋國華 不鄭

二十九

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爲玄枵三宿虛星在其甲歲爲宋鄭之星今夫常

耗

襄二十九年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罕虎伐父於是鄭饑而

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鐘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

司成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

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幾人叔向聞之曰鄭之
罕宋之樂罕子史姓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
國乎皆得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升降謂隨

哀三十年

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
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築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
撫其民其君弱植植立寡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
政出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春秋國華 云鄭

三十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馴子良方爭未知所成也
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對曰伯有侈而慢子皆好在上莫能相下也雖
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經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伯有嗜酒即良為寗室而夜飲酒擊鐘焉
朝至未已朝者至伯有家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
吾公在壑谷即壑皆自朝布路而酺酺自朝分既而

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伯有與鄭又歸而飲酒庚
子子哲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醒
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
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
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罕公孫段三家

本同母兄弟而伯有人謂子產就直助強三家直
子產曰豈為我從彼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
敵也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幸且子產飲
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于印

春秋國華 云鄭

三十一

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
皮曰夫子禮于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
產入癸卯子石入野皆受盟于子哲氏乙巳鄭
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祖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
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
也喜曰子支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潰入墓門
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帶子哲率
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
天所與况若恩等伯有死於羊肆布子產櫬之枕

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
莖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
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書曰鄭人殺良霄不
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子子蟻之卒也將葬公孫揮
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斧子羽
其斧猶在乎其不能久存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且歲星中季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
歲歲不及此坎也已自降婁至厥訾也此謂降婁
也及其亡也歲在卿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
春秋國華 卷四 卅二

其在人乎言或儲在我何愛於邑邑將往焉子太
叔曰若四國何謂四國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
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
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
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
命焉謂太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
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謂其作亂子產使
都鄙有章謂各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田有封洫
廬井有伍大人謂大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
春秋國華 卷四 卅三

襄三十一年

因而弊之豐卷將祭請田謂也焉弗許曰唯君用鮮
衆給而已子張謂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
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
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謂田里從政一年與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謂衣囊也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父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誼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

也特魯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

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

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命吏人完客所館高

其閭閻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

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卿吐

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

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

春秋國華 不鄭 三十四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

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

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

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

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音不館宮室諸侯賓至旬

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巾車註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瞻也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公不晉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

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寧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音離之宮數里而諸侯舍

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

不戒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蔽幣

以重罪也敢請執事特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焉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

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如子我實不德而

以隸人之垣以贏音盈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

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春秋國華 不鄭 三十五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失代之協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詩人

有益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

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

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

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

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

春秋國華 不鄭

州六

為辭命裡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命與伴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使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然則善則不

聞作威以防怨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藥石自然明日復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春秋國華 不鄭

三十七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于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惧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吾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昭元年

左傳鄭徐吾犯大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用辱犯惧告子產子產曰是國

春秋國華 二鄭

三十八

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
擇焉皆許之子哲公孫盛歸入布幣而出子南公孫
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哲
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
氏子哲怒既而蒙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
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
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陳子直也
春秋國華 二鄭

春秋國華 二鄭

三十九

音散流 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矣子將
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
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
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隊闔門鄭
七子子產弗討○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
聘且問疾叔向問焉而問之也曰寡君之疾病卜
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
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高辛帝伯曰閼伯季曰
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
帝不臧尋用也后帝帝嚳子堯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相土封商丘因閼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以復事夏商其季
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虞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城唐而封
大叔焉故參為晉星唐叔虞晉之祖由觀是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春秋國華 二鄭

四十

以金也王故云金天裔子生允格臺駘駘能業
 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勝太原帝用加之封諸汾
 川帝顓頊少子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城
 之矣分四國無后則臺駘無祀矣由是觀之則臺
 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
 厲疫之災于是乎榮之榮音諒營也設神日月星
 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于是乎榮之若君身
 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
 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
 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
 閉湫底以露其体效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
 一之則生疾矣帝上也宣通也氣宣而不節則壅
 不宣通也氣閉止定止之過而凝滯也僑又聞
 之內宮不父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婚
 也言同類相婚則非養生道故曰不遠此二者
 庭蓋以氣姓為同其美先盡志記也
 古之所慎也要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

春秋國華 二鄭

四十一

為也已也為治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省或叔
 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入揮
 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南對曰其與幾何言
 久敗不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昭二年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
 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
 之懼弗及乘遽傳車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
 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
 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
 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終不以壽終
 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子印印
 子為楮師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憚任之不才將
 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
 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

上

昭四年

左傳鄭子產作丘賦古者有六井出馬一匹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為厲尾以令于國國特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聽吾不遷矣渾罕曰子寬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薄也其敝猶會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列在列者

春秋國華 不鄭 四十二

在列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偪晉楚今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昭五年

左傳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授子產政

昭六年

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作刑書鑄於鼎使導守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虞謂度之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刑事制與民之有爭心也刑不知法刑法恐民猶不可禁禦是故閔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嚴蒞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王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徵考也言考不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

春秋國華 不鄭

四十三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誥立謗政作賦制三辟鑄刑書刑三代之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則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矜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

鬼星也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之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災

昭七年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崇山

有加以無瘳今歲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也

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

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夏郊

春秋國率

不鄭

四十四

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

施歸州田于韓宣子晉以州田賜段曰日若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

世不獲父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

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析薪折木為薪也負施將俱不能任

其先人之祿其况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

後之人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

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
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

言病有之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

宣子以州○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

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一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助子明年壬寅予又將

殺段也公孫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

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惧其明月子產

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

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

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義以無

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告自以從政有所反

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

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

曰鬼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

匹夫匹婦強死其鬼鬼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諠抑諺曰蕞爾國而

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

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

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

還自燕之月罕朔子皮殺罕黹子皮罕朔子皮晉韓

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

逃死何位之取擇卿遠從大夫之位即無罪去國

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其

官馬師也獲戾則逃唯執政所實之得免其死為

春秋國華 不鄭

四十六

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斂也使從辟大

夫變大夫下

昭十二年

經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父游氏之廟將毀

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

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毀

窮者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窮之室大夫窮之室

窮之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墮下棺弗毀則日中

而墮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
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
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
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定公

昭十三年

左傳晉治兵于邲南遂合諸侯于平丘詳見及

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

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在畿

春秋國華 不鄭

四十七

事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鄭伯男懼弗

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

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藝法

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

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晉人許之既盟

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封其可瀆乎瀆易子產曰

晉政多門二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

之為不爭不競為人所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

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

求樂者也求至于樂只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藝謂貢
有牛制

昭十六年

左傳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立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

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客從而笑之事

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

而不防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

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

春秋國華 不鄭 四十八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音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敘

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

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

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

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受

祭有職受脰賜祭也歸脰祭也其祭在廟已有

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

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

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謂也諸鄭

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

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饒人交闢其間鬼

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

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

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倘

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

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

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

春秋國華 不鄭

四十九

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

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

求玉焉會誰其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

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銳細乎韓子賈賄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

君大夫韓子謂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

弗收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周封

本在魏內桓公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用次序相

治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
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
賣之實貨也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
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
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
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也鄭鄙邑也亦弗
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收私布之韓子辭玉曰
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
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

鄭志子蓋即嬰齊子賦野有蔓草鄭風取避宣子
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美大宣
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寒裳鄭風叔子惠思我
思豈無他人希晉恤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
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
事其能終乎言有此以警子游賦風雨子游即鄭
風取既見君子旗賦有女同車鄭風取彼美焉義比
宣子柳賦籜兮柳即印發籜兮鄭風取宣子喜
曰鄭其廢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皆呢燕好也報也不出具國以示燕好詩二三君子數世
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頌
嘏日晴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
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

昭十七年

冬有星孛於大辰

魯大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一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為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
乃知富源火出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
有形象火出而見前年火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其與不然乎言必
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
夏數得天正告火作其四國當之在牙衛陳鄭
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太皞之虛也居陳
自出鄭祝融之虛也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舍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衛顓頊之虛也故為

帝立有漢陽縣其星為大水管星管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牟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瓚也王嘗也

昭十八年

經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也木火之始也梓慎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二

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竇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多言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鄭大夫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災異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良能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及火里析死矣未幾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為其知國情使子寬子上巡群并攝至于大宮并攝祭神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大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柁神主于周廟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官出舊宮人真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燬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徵也四方聞之生變故郊人助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三

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神回祿祈于四鄰也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性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間然授兵登陴然也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

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說辭也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言鄭雖有他竟每擔在晉望于晉而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昭十九年

左傳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爲禱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

春秋國華 公鄭

五十四

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

昭二十年

左傳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萑音九符音蒲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

殺之盜少丘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辟是道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安子可謂

春秋國華 公鄭

五十五

至矣敢問二大夫之所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曷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

史記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居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桴爲相國凡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

相一年豎子不獸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
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合而治治鄭二十六
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日子產去我死乎民
將安歸

昭二十五年

左傳夏會于黃父即黑壤謀王室也王定有子朝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
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為禮對曰吉也聞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六

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也地之義
也義者利也民之行也行者人也地天之經而民實則
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
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苦甘辛
并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
亂民失其性性者聲色也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
為六畜雞犬牛羊豕五牲麋鹿麋鹿三犧祭天也宗廟以
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
傳曰大龍麟鳳昭其文也文采謂文也地四方之色青黃

白赤黑黃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黃赤白黑之文
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歌八
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謂五音也為君臣上下以
則地義居臣有卑卑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外婦
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
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魯星之拱辰極也更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左君為政在臣為事民
德教務其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
殺戮謂電曜天之威也聖為溫慈惠和以效天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七

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十六者北六
樂陽陰風雨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好惡喜怒哀
哀樂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
聞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
以制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奸物樂也惡物哀
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經緯者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

乎曲直以隨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執也中
陽之難

昭三十年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

葬翹歎了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公

夏子蟠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弔與送皆上

對三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

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故

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寧之患豈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八

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

好聘饗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言鄭國若問數則若其

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能如先王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

既實往敝邑少卿也王更不討恤所無也周靈王

二十九年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也

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

獻公

定九年

左傳鄭駟歆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家

不受若命而私造刑法君子謂子然歆于是忠

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其邪不責其

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

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

春秋國華 不鄭 五十九

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聲公

哀五年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

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野參也詩曰不辭

于匪民之攸堅不守其位而能父老鮮矣

史記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

公而止聲公弟丑是為其公共公卒子幽公已

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

弟貽是為緡公緡公二十七年子賜之黨共弑
緡公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君二十
一年鄭哀侯滅鄭并其國太史公曰語有之以
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常瑕是也甫瑕難以
劫殺鄭子納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昔之
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
所從來亦多故矣

春秋同華 云鄭

六十

春秋國華卷之八

春秋國華卷之九

衛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

史記衛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弟也周公旦代
成王治常國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
河淇故商墟康叔之國能和集其民大說成
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
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
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

春秋秋華 云衛

一

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
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卒子釐侯立
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有寵于釐
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
上共伯入釐侯羨音延墓道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
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
位脩叔康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
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
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

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蚤死
陳女女弟亦幸于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
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卒太子完立
是爲桓公

桓公

隱三年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
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
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

春秋國華 不衛

二

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
碯大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
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惜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
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珍自且夫賤妨
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
逆也君義臣行之義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
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猶是務去
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石碯之子名厚與州吁

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魯若

隱四年

經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桓公○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伐鄭鞏公○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卽
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
脩先君之怨於鄭二倅衛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
民一列於位不復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春秋國華 不衛

三

害害謂宋公子馮古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
賴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
魯大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
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持險自固曰阻兵安忍即阻兵無裝安忍無親衆叛
虐用民安忍即殺君阻兵無裝安忍無親衆叛
新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
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
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

辭之羽父謂鄭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

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其取其禾而

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謂石子

曰王覲焉可曰何以侵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

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

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

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碯使

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

春秋國華 二 衛

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宣公

隱五年

經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左傳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桓公被弑八月而後計賊十五年而後葬

後四月鄭人侵衛牧牧石以報東門之役在四月衛

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三大夫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二公子燕人

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

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隱八年

經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地

左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

釋東門之役禮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

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

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從征則民離散

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

始故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

春秋國華 三 衛

交質子不及二伯

惠公

桓十六年

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夷姜宣公庶母上置曰烝生急子屬

諸右公子名爲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

爲壽于左公子名夷姜縊自縊宣姜與公子朔構

忌子構會其惡也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

告之使行去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

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
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
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子公惠公奔齊

莊五年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

莊六年

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國華 不衛

六

左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周放甯跪于秦甯跪黔牟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

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

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

本之不枝弗強本末終始也衷中也譬之樹木弱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

詩曰本枝百世

懿公

閔二年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有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示以與甯莊子矢使守以

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取其文草順序

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

齊毀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

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姜不

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

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

春秋國華 不衛

七

齊衛女嫁宋桓公故宋逆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

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共勝衛立戴

公以廬于曹邑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齊侯使公

子無虧桓公子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

歸公乘馬祭服五稱衣單復牛羊豕鷄狗皆三百

與門材使先立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魚軒大

以魚皮為飾重錦細錦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

公欲發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翟

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
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
常欲敗之卒城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
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
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城立戴公弟
燬為衛君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
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
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
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
春秋國華 太衛 八

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
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
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文公

左傳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也 季乃三百乘

僖十有八年

左傳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兔圃衛侯以國讓父兄

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衆不
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邢衛

僖十九年

左傳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
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
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莊子名速

僖二十有五年

經 春王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春秋國華 太衛

九

左傳 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曲禮諸侯不生名城同姓名

成公

僖二十八年

經 衛侯出奔楚○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
咺出奔晉○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

左傳 衛侯聞楚師敗晉敗于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
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訢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夷叔

武遂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甯與衛人

盟于死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

欲與楚國人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

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

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

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變盟以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

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甯子先長牂守門

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非衛大夫甯子公子歆

春秋國華 不衛

十

犬華仲二子前驅叔武將沐聞言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歆犬走出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

與元咺訟武爭教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

為大士大士治謀官也臣不宜與居對坐史注

之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燧焉

以燧而置橐中轉運燧中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

僖三十年

經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日王許

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歆治厘曰苟能納我

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即子儀公

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禮服持周歆先入及

門遇疾而死治墜辭卿見周歆死

公羊傳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

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在道令衛侯鄭歸于衛此

春秋國華 不衛

十一

殺其大夫其言歸何傳例歸出入無惡也歸惡乎

元咺也咺為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

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僖三十一年

經秋國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傳多秋國衛衛遷于帝丘下曰三百年衛成公

慶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仲康之公命

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

鄭何事之二國夏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

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文四年

經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常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

報宴覺明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

春秋國華 不衛

十二

禮以自取矣

穆公

成二年

經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仲叔于奚大夫救孫桓子桓

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縣曲縣之樂軒

縣繁纓馬繫皆著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器車服不可以假人君之

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

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定公

成七年

經衛孫林父出奔晉

春秋國華 不衛

十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

侯如晉晉友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

成十四年

經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

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

之衛侯欲辭定姜姜夫人曰不可是先君宗卿同姓

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

于亡乎若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

見而復之復林衛侯享苦成叔華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覲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冬十月鄭衛侯滅卒

左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太子敬嬖定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

春秋國華 不衛

十四

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實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獻公衛

殤公衛

襄十四年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昨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孫文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帑子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如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也也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

春秋國華 不衛

十五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公弟公如野使子行於孫子子行亦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野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公孫車子魚曰鄭庚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平射兩駒而還卷車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公子鮮從公公孫及境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祝宗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

春秋國華 不衛

十六

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非公使厚成叔吊于衛曰寡君使瘠瘠名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吊也也有臣不敏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儀大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

大貶重恤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太叔儀以弔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段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居非悅余孤喪而羔袖言一從君言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

春秋國華 不衛

十七

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言道理臧孫悅謂其人道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言其

襄二十年

左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言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其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襄二十五年

左傳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謂大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悅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遑暇也言今我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可思思其復也思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

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用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魯氏出自衛武公反喜九世

襄二十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敬姒子鮮之母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

春秋國華 不衛

十八

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兩君謂魯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儀夷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倘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言子鮮為義於我何為悼

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

襄居守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

不克伯國孫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

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隄

剽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

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

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

春秋國華 不衛

十九

于門者頷之而已言衍驕公至使讓太叔文子曰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

言吾子獨不在寡人二三子謂大夫古人有言曰

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衛公聞人對曰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馭以從扞牧圉臣之

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衛臣不能或通内外

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衛侯不能

襄二十七年

經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縛出奔晉

左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係免餘衛大請殺之公

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

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係無地公

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公出君公孫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臣納我

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

刑不亦難乎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春秋國華 不衛 二十

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不託于木

門木門不鄉音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慙

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稅即德也德非五服之常本公與免餘

邑六十辭曰唯鄉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

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

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

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

即太叔儀

公羊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縛為出

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

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

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

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

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

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

使公子縛約之獻公謂公子縛曰甯氏將納我吾

春秋國華 不衛 廿一

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縛約之子

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縛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

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納言

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

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爾指縛也言出我非二

公子縛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殺至

國公羊傳公十縛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携其

妻子而與之盟恐來舟有不測已意曰苟有變衛

地食衛粟者昧雉彼神昧割也特割雉為盟

襄公

昭七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經 衛襄公大夫姜氏無子宣姜氏嬖人嬖始生孟

縶孔成子慶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

縶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縶子

史朝亦慶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

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合昔簡

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昭二嫺始生子名之曰

春秋國華 不衛

廿二

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也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

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著遇屯三三下坎又

曰余尚立繁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三三坎上

此屯初九爻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易

元亨成子曰非長子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

不可謂長足破非全人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故無所下又無

則當從吉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子其建之康

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慶武王所用也弗從何

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弱足者居則

不能行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

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破利告故孔成

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

史記 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

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姜怪之問孔成

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

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春秋國華 不衛

升三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靈公

昭二十年

經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 衛孟公縶公狎齊豹齊豹齊豹也奪之司寇

與鄆鄆有役則反之有役則反之已還無則取之公孟

惡北宮喜楮師圖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

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楮師圖公子朝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

春秋國華 不衛

廿四

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
假我以善名故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牧不
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替子也不信也子
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
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也于蓋獲
門之門外齊子氏之宗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
龜實戈于車薪以當門使其一乘從公孟以出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

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
張孔子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繫之賊女何吊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繫
不食姦其利是食姦也而受亂是受亂也行事不為
利疚于回不能去是病身也利故不以回待人
是以邪不蓋不義是以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是以非禮
待人不蓋不義是以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是以非禮

定四年

經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利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復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
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

也文公王官伯也楚昭王命以討之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
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
棄盟收怨晉楚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
侯吾自方城以來侵方城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
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車所律鄭私者有之

春秋國華 不衛

廿五

因謂之於楚明日或施以會或賤者也
晉會示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
靈公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嘖有煩言言貌莫
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子魚有口才祝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供二賦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
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君以
軍行後社稷故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於社稷之
祝奉社主從若方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
衛欲令蔡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
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
之兄也蔡始封康叔初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
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也尹正於
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
為旂大夏后氏之璜日黃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
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春秋國華 不衛

廿六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
即命于周即命也周受公之法是使之職事于魯以
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敦厚也祝宗
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官司司百官彝器因商奄之
民商奄國名成王發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即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帛繡績旂旌績音茜也
旂通帛為旗折羽為旌大呂名殷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蔡氏封畛土畧封
登所獲也界也言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武王謂北界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有閭衛所
圃田鄭也各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有閭衛所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衛所受湯沐邑
勅勅聃季受土聃季陶叔授民陶叔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墟朝歌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啓開
其政索法也疆理土地皆以周法分唐叔以大路
密須之鼓密須又上伐之獲大鼓之國闕鞏甲姑洗懷
姓九宗懷姓唐氏賦官五正五官命以唐誥而封於
夏墟即大夏今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大京近成而
同故以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皆武王弟而有令
成法

春秋國華 不衛

廿七

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
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其間王室已甚
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上蔡七人七十放放以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仲之若之何其
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
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聃季文之
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晉武

小於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衛成公不在特編成夷叔即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卿排齊
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復視也吾子欲術文
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也魯道莫弘說告劉
子與范轍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
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
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
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復重無謀非德無犯非

春秋國華 不衛

升八

義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
楚為沈故圖蔡

定八年

經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公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前年衛侯即有涉佗成何大曰我

能盟之衛人請執牛二盟禮者耳耳我

故請晉大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小

從諸侯不得將軟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挽至

衛侯怒王孫賈衛大趨進曰盟以信也明禮也有如
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皆無禮不
衛侯欲叛晉而患許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
問故不入故公以晉語也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
改卜嗣寡人從焉歟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
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
不皆負羈馭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
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怒以公以告大

春秋國華 不衛

廿九

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
衛叛晉晉五代我病如何矣皆曰五代我猶可以
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
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
圍蟲牢報伊闕也晉伐鄭開外遂侵衛討叛故也

定十三年

公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公叔發後

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

君貧罪其及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

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醋曰無害子臣可以

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

戊也驕其亡乎戊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

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戊必與焉驕及文子

卒衛侯使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

夫人之黨公夫人南子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

明年春衛侯逐公叔戌戌來奔

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戌廢請諡於君曰日月有

春秋國華 公衛 卅

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

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

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

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

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

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

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

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

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

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

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

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

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定十四年

經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公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謂宋

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弋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

春秋國華 公衛 卅一

曰既定尔妻猪豷歸吾父殺妻猪豷求子猪豷太子

羞之謂戲陽速家豷曰從我而朝少君若君見我

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

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太子告人

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

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

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

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哀二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年

初衛侯遊于剡子南僕子南僕公子公曰余

無子將立女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郕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

夫大君命祗言直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夏衛

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郕

異於他子言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輒在公也必聞

之言言當以臨且亡人之子輒在公也乃

春秋國華 不衛

立輒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

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曰公子渠牟其智

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

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

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

事則起而治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

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以待

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出公

哀十有二年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

於行人子羽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

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吳方無道乃辱吾

奔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往也長木

之斃無不標也標國狗之殃無不噬也也而

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吳人藩衛侯之舍

春秋國華 不衛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卑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以相辭也

相辭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辭

也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若

寡君懼故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

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

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

也墮墮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令諸侯而執衛君

誰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
駘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
曰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
矣出公於後

莊公

哀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報
來奔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蒯聵弟孔氏

春秋國華 不衛

卅四

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太子
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戎入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三死罪三也與之盟為請
於伯姬問月良夫與太子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
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假從之介被甲也
迫孔悝於廟強盟之孔氏專故切遂劫以登臺
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孔使告季子子邑宰召
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將
弟孔子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

原缺第三十五葉

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迫我者三何哉卿
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
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
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
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
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哀二十六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

春秋國華 不衛

卅六

乎蒯聵為州人己氏所殺輒自齊復歸子貢稽
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陳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
而君入十八年三載公孫於衛齊襄子鮮子展為
夷儀之盟而君入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
又孫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
由入也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
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史記出公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

春秋國華卷之十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陳

史記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于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

春秋國華 不陳

一

公卒立申公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

桓公

隱六年

左傳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鄭莊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即公子伋桓也親仁善

為悼公悼公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卒子昭公糾

立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

亶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弑

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卒子聲公訓立聲

公卒子成侯速立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

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

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

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

君元君十四年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

春秋國華 不衛

三十七

并濮陽為東郡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

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

庶人衛絕祀○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

公之太子以婦見誅第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

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

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賊亦

獨何哉

春秋國華卷之九

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去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相和征伐為惡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長養遂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商書盤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信仲同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既交刈夷以新之復蘊崇舉以朽之則草不能生而嘉穀暢矣既不能整念去惡故取之

宣公

春秋國華 云陳

二

莊二十三年

經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傳

二十三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宣公宣子宣

殺太子

陳公子完與顯孫奔齊完字敬仲齊公

顯孫

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齊見初懿

子卜妻敬仲

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

飛和鳴

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

正卿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即陳厲

公蔡出也

姊妹之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

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史周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巽上之否三三變為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卦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躍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山上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坤為地故曰土巽為風乾為天為觀也言巽變為乾于坤上則九與六三六二是艮卦有山之材質上照以乾天之光下居坤土之上能近光故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曰觀國之光

春秋國華 云陳

三

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艮為闕門庭之象又有物

王甲又為布帛具備也言王更中賁陳者百品奉之以玉帛是乾天坤地之美具備可以賓見于王

而者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

行猶變動也言巽風

猶人行而

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

嶽則配天者所能配唯山之嶽能配

山之物莫能

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

齊五世之孫

齊五世之孫

其後亡也成子得政陳桓也

靈公

八世孫

宣九年

經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孔寧儀行父皆陳公子也

夏姬鄭穆公女靈公皆衷其相服婦人近衣以絲為陳大夫御妻叔

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且聞

不令君其納之納藏其公曰吾能政矣公告二子

二子請殺之公弗聽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洩冶居無首國不

諫而

春秋國華 不陳

四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

于楚火朝覲矣火星辰道弗可行也草穢候不

在疆送人掌司空不視塗司空掌澤不陂川不梁

野有使積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表道

墾田若菑菑穡宰不致餼膳夫掌賓客之司里不

授館里宰掌國無寄寓旅次縣無施舍民將築臺

于夏氏微舒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

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

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大辰角見之月角星名也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穀氣日盛雨氣盡也

而水涸謂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謂本

寒露後謂寒露後五日本見而草木節解謂本

戒寒謂霜降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蒔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脩城郭宮室始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

特徵告民曰收而場功使脩侍而耨耨上器謂農具

營室之中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土功其始火

之初見期於司里致其算作之具此先王之所以

春秋國華 不陳

五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

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

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

以守路鄙四鄰十里有國有郊牧牧放置有寓望

寄寓之舍數有圃草圃大也有大圃有林池材積

積所以禦災也兵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相用也

野無與草皆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

逸無能國有班事執事縣有序民從事今陳國道

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

自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周常官有之

曰敵國相等賓至闕尹以告司關行理以節逆之

理吏也人候人為導迎鄉出郊勞朝服用門尹除門

掃宗祝執祀賓將有司里授館所客司徒具徒脩路之

委司空視塗隄司寇詰姦防虞人入材掌山

甸人積薪掌薪火師監燎燎水師監濯膳宰致

饗饗人獻饌牲司馬陳芻司馬工人展車

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

謂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

春秋國華 不陳

六

使則皆官正蒞事正長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

親監之今雖朝也朝予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

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

王之令有之曰文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

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

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儼妃嬪而帥其卿佐以

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亦陳我大姬之後

也武王之女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

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

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

令將何以守國吾大國之間楚晉而無此四者官制

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

年楚子入陳

哀公

襄三十年

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員圖陳冬十一

月壬午滅陳晉侯問于趙史曰陳其遂亡乎對曰

春秋國華 不陳

七

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

以卒滅陳將如之歲星在南方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

亦如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析木之津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

陳將復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

盛自慕至于替睽無遠命華陳先無遠命華陳先無遠命華

明德宣德于遂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

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胡公遂臣聞盛德必百

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陳

在齊之陳氏

閔公

哀元年

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魚田從

黨陳人不知所與從田東西分左右逢滑嘗公而

進不當公不左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

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

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

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春秋國華 云陳

八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

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

吳日蔽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使懼而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

怨也

禮記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

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子則謂之

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

乎

家語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

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久留陳蔡之

間諸侯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

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

春秋國華 云陳

九

乃相與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

無道所通藜羹不糝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

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

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

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諸

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

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

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也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

春秋國華 云陳

十

露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

有國者之醜也已無與矣夫子何病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史記 湣公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志于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于周

春秋國華 云陳

十一

則祀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

春秋國華卷之十

春秋國華卷之十一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訓輯

曹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腓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伯官侯立伯官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卒弟幽伯疆立幽伯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春秋國華 一 石曹

為繆公繆公卒子桓公終生立

宣公

成十三年

經曹伯庸卒於師冬葬曹宣公時晉會魯齊宋衛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宣公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欣時亦宣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宣公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休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時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即負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終其邑

乃及晉國而致其怒邑於成公不食其怒

成公

成十五年

經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
左傳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以奔宋

春秋國華 二 太曹

成十六年

左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彌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指子臧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侯矣諸侯雖有寡我罪侯討之則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經曹伯歸自京師曹伯自京師見天
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

臧及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伯陽

哀七年

左傳初曹人或慶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

春秋國華 不曹

三

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成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曰鴈獸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慶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昔曹而奸宋宋人伐之

哀八年

經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老

史記太史公曰余嘉曹共公之不用億負羈乃

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慶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

春秋國華卷之十一

春秋國華 不曹

四

春秋國華卷之十二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氏

杞

史記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生武公惠公

莊二十七年

春秋國華 一 杞

經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魯地也人無相會之禮公與之會也非也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

非展義不巡守巡守以宣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僖五年

經杞伯姬來朝其子伯姬私愛初子欲

傳婦人既嫁不踰境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

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其

杞伯失夫之道矣伯姬弱愛子急欲行諸侯禮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上禮也

文公

襄二十九年

經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荀合

春秋國華 二 杞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孫仲鄭子大叔

與伯石往伯石太叔孫段子太叔見太叔文子

獻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

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尋宗周之

杞也而復主曰肆謂其棄諸姬亦可也巳諸

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

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相禮焉侯也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

齊相禮焉侯也賓出司馬侯言于知伯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
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所以其力斃專則人皆弊
之將及矣秋高止出奔昭二十一年定出奔

經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即女叔侯使魯婦前受杞

田弗盡歸也魯不盡歸杞田晉悼夫人愠曰晉平公齊也

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尚義也言當取女叔侯殺之公

告叔笑叔侯曰雲號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大姓入國皆姬姓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

春秋國華 不杞

三

兼國多矣誰國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也即就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魯之於晉也微真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

于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

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必佐

夫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因歸田自來盟

史記 湣公弟門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

卒湣公子漸立是為出公出公卒子簡公春立

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

十四年杞小徵其事不足稱

春秋國華卷之十二

春秋國華 不杞

四

春秋國華卷之十三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鄒元

邾

曹姓子爵出自顯帝武王封其苗裔于邾為附庸魯國鄒縣是也後為楚并

文公名濞

文十有三年

經夏五月邾子貜卒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邾邑今嶧山史曰利於民而

春秋國華 邾

一

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公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定公

禮記邾婁定公之特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濬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莊公

昭三十有一年

經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濫邾邑

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

已所以地叛雖賤必貴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

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春秋國華 邾

二

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二十年豹殺衛侯元欲求不義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邾其在襄二十七年昔年夷在五年春秋數者多此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艱難其身將實力焉謂盡力為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

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禮數之此
記事之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婉而平詳婉
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人懼焉是以君子
貴之

隱公

家語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
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
代也顯其為主醢于客位醢而無醢曰醢加其
有成三加彌尊弁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導喻其志三

春秋國華 邾邾

三

加而彌尊所以導引之使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
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
子未冠即位焉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
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以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
有冠者成人之服未有尊為人君懿子曰然則諸
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
也主喪已重於任與人君無殊也其國則已尊懿
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

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
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
成王而朝於祖以見於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
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
遠于佞佞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
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
合是式率爾祖考末末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
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哿夏收一
也三王共皮弁素綬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

春秋國華 邾邾

四

牟追推夏后氏之道也

春秋國華卷之十三

春秋國華卷之十四

太子太保更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許

姜姓男爵出自炎帝之後堯四岳伯夷之子也
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地
在潁川郡許昌縣自文叔十一世始見春秋後
元公子結元年獲麟

悼公

昭十九年

春秋國華 二許

經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莖許悼公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而卒

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
藥物可也

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

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

弟也哭泣歆飭粥啗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

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冬葬許悼公日卒時葬不使

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

貫成童編讀諸友剪髮為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

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

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

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

管藥累及許君也不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子

公自傷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

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

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

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

春秋國華 三許

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

脫然愈然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脫止進藥

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耳曰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春秋國華卷之十四

春秋國華卷之十五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袁鄰嚴訥輯

號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
虢叔為王卿士勲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
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
虢城虢仲之國謂之西虢虢叔之國在滎陽
謂之東虢即鄭虎牢傳曰制嚴邑也虢叔死
焉是也為鄭城

春秋國華 卷之十五

虞

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及武王克商求
仲雍之後封虞仲於河東虞城傳十二世為
虞公晉滅之

莊三十二年

傳秋七月有神降於莘虞惠王問諸內史過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
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
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

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甲子日至祭先王從之

內史過往聞虢請命神降之命友曰虢必亡矣虢

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醫享

焉祝大祝宗人史大史也神賜之土出史豎曰虢其

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

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孰多涼德其何土之能

得

國語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

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

春秋國華 卷之十五

二

秉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

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

德政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

荒怠穢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神不其刑矯

誅神用其法曰矯百姓攜貳明神弗綱而民有

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

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

興也融祀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神信於聆隧商

信商之興也構祀次於不信其亡也夷羊

在牧也神獸司之興也鴛鴦鳴於岐山也其義也杜

伯射王於鄆宣王田於鄆也杜伯也宣王二年宣王

朱衣朱冠執朱弓朱矢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在史

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

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爽

協合也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天神壹不

遠徒遷焉依人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

誰受之對曰在虢土子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

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禍今

春秋國華 不虢虞 三

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皆之何對曰使大宰以

祝之帥狸姓之後奉犧性燔盛王鳥牲獻焉無有

祈也勿有疎請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

五五年一今其胃見仲之見也不過其物皆由

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大宰忌父帥傅氏傅氏

獻焉史奉犧性玉鬯酒之圭長尺一寸有牲

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挫於神而求福焉神必

禍之不與遺之精意以享神

也慈保要百姓以逞其違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值二年

虞帥晉師威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

虢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虢猶外

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

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若懼之公與之而不

以其言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為

春秋國華 不虢虞 四

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能報報仲之病報虢之強以說之今虢為不道保

於逆旅以侵販品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冀首惡

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

其受賂也 問焉曰寡人夜者

寢而不寐

進對者曰寢不安

與其諸侍御者有不在側者與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如之何賴與子虞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虢而明日取虞爾荀何憂焉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稱棘之白璧往公可得也則賁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

春秋國華 不號虞

五

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虢遂四年又取虞虞公抱馬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藏之也夏陽者何虢之邑也曷為不

繫于虢國

馬爾

穀梁傳

虞無師其曰師何

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言何也為主手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

春秋國華 不號虞

六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吾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于吾則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虞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以滅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王

馬祿壁而前曰壁

則猶是也

左傳 驪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驪必亡矣亡下

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

晉而不應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值五年

經冬晉人執驪公

左傳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

諫曰驪虞

之表也驪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扉不可說壹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杜以爲輔車于

春秋國華 不驪虞

也按輔本並車輔唇亡齒寒者其虞驪之謂也公

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也太王之昭

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驪仲之穆也爲

文王也十勲在王室也叔何愛于

實且虞能親于桓莊也具愛之也桓莊之將何罪

而以也不唯偏乎也桓莊之將何罪

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

神必據我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攝惟德

是依故周

是輔又曰黍稷非

德繁物衆稷稷生王

不德聖不和神不享矣

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

皆使宮之奇以言族行曰虞

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其濟乎

龍尾伏

所之旂

也

不

旦日在

子朔晉

吳威之執

公勝秦穆姬秦穆姬晉公

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

武王克殷封其後爲

正荆蠻十二世而晉

是依故周

是輔又曰黍稷非

之是興

合

不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蠻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
川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

達立叔達

子柯相

向疑吾

卒子禽

頗高卒子

壽慶立壽

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

弔者也夫言中國不
能相懸也

定此之謂乎有

上不弔其誰不受上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
俱如是斯不亡矣

經秋吳入州來

言請使于吳吳子壽夢說之

以之是以

季札變季

義曹君成

成曹君君

義附有國

朝附于子臧以無失節固立

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餘祭

襄二十有九年

經闔弒吳子餘祭

經吳人伐之

闔使守舟吳子餘祭

觀舟闔以刀弒之

公羊傳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

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經來傳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于

人不稱其君闔不得若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

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

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

刑人也闔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春秋國華 吳

三

經吳子使札來聘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弒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

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宗卿魯同姓也後請觀于周樂使

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二南王道基本於此然猶有商紂餘

以見風化為之歌邯鄲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侯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衛

春秋國華 卷八

四

其詩皆為時事洞深也以悼也武公康九世
 不困所以見東武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王國風平王東遷政令不行于天下
 文武澤人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細民弗堪也政煩則為之歌齊曰
 美哉央央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
 可量也決決弘大之聲大風大為之歌幽曰美哉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
 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小序云秦
 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夏中夏也秦本戎
 狄國至襄公有功平王平王東遷盡以舊都歸
 惟周之舊都大之至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颯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魏姬姓國周
 魏俗不然若以能輔之則王天下為明主為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
 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虞所封國為
 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陳無主自鄆以下
 無譏焉鄆下惟鄆國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貳王不貳多而不言王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春秋國華 卷八

五

先王之遺民為文武之遺為之歌大雅曰廣哉
 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委曲有為之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俗俗謂曲而不直曲而不
 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淫謂變易後而不厭厭謂厭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用取易廣而不宣
 而不流行動不五聲和八風五聲和八風節有度節止守有
 序序執盛德之所同也同象見舞象象南箴者象
 王之舞也記云下管象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
 箴樂也舞者所執南二南也詩云以雅以南以
 箴不階疑二南中為文王作者曰美哉猶有憾天
 其若此乎大武者詩勝殿止殺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
 見舞韶護者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
 之難也弘德之大也見舞大夏者樂曰美哉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勤勞水土而見舞韶簡者
 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濤也如也之
 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
 有他樂不不清也其出聘

春秋國華 卷六

六

也通嗣昔也係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
 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下難齊國之政將
 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
 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在昭聘於鄭見子
 產如舊田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紵縞也
 貴緇鄭地黃紵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史鰭即公子荆字南公叔發
 公叔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
 春秋國華 卷六

宿于戚孫文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
 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辯爭以文在
 戚戚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
 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衛公遂去之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趙宣子
 魏獻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任
 家子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君泰侈而自賢則而
 下不可諫

春秋國華 卷七

七

公羊傳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
 君有大夫賢季子也若書子臣書名蓋夷也何賢
 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即諸餘祭也夷
 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
 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會
 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焉君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
 為勇以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子
 身言天若不與吳國則當使已故謁也死餘祭
 身速死而無國于季子以治也故謁也死餘祭

春秋國華 卷七

也立餘死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
 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公羊以
 季子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諸廬諸曰先君
 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
 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
 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鱣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
 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弑吾兄吾又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弑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其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

史記季扎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扎劍口弗敢言季扎心知之為使上國未報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夷昧

春秋國華 八

襄三十有一年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臣子成通

路也通吳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不立

延陵州來皆季扎邑也云季子讓王通言之巢隕諸

樊巢隕門于閭戕戴吳即徐公謂天似啓之何如對

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

在今嗣君乎其德而度有德又德不失民民歸度

不失事法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

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

不立

昭五年

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麻之役昭四年伐楚入棘麻楚射以繁楊之師會

于夏汭水即夏口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

于瑣楚地聞吳師出遂啓疆帥師從之遽不失備吳

人敗諸鵠岸鵠岸在江舒縣有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

汭羅水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饗

春秋國華 八

九

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

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亟急也尚

能也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

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

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爨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

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也難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爨軍鼓而

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

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

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楚卜與晉戰城濮應不在此乃在邲之戰楚敗晉可見城否不乃弗

常今吳此行亦用有報志非為目前得失耳

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

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

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

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駭由歸楚子俱吳使沈尹

射待命于巢蔭啓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

王僚

春秋國華 不吳

十

昭十九年

左傳 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平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市于色者楚之謂也在家怒而作色於

執其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

昭二十年

左傳 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即吳公子

光即闔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

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

設諸焉而耕于鄙鱣生

昭二十有七年

經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使公子掩餘

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使延州來季子

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遂聘于晉以觀諸

侯觀諸楚勞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然麇其名左

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

都君之上自復除者王馬之屬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尹卻死工尹

春秋國華 不吳

十一

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逼故吳吳公子

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在外告鱣設

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光吳王諸樊弒事若克季子雖不吾廢也至謂

鱣設諸曰王可殺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鱣言

若是何欲以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驕鍾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道

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

服于門外蓋進食也執羞者至行而入行執鉞

者來上承執及體以相授以敵及楚者體光

僞足疾入于岫室已辟之鱗設諸實劍于魚

中以進金魚抽劍刺王鉞交于臂交臂遂弑王閭

盧以其子為卿閭盧光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祝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昔君也

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是目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止

不能討光復命哭慕復使命復位而待待復命吳

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楚師聞吳

春秋國華 云吳

十二

亂而還

昭三十年

經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七年

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昭王六年

居之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楚馬官名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使然戌取於城父與

吳田以與之又取城父及吳子將以害吳也子

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示服焉猶惧其至吾

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

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太王王季亦不知天

將以為虐乎使窮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帥亦

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不知天意將使光為

他姓抑使光終諸侯福我盍姑億吾鬼神而

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德安也

也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

春秋國華 云吳

十三

徐防山以水之防淮山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

其髮斷髮自刑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

送之使其彌臣從之遂奔楚楚尹戌帥師救徐弗

及遂城夷夷城使徐子處之吳子問于伍員曰初

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

之有余之功也恐使已伐楚又惡王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

為三師以肄焉肄習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

彼歸則出楚必道敝道敝於亟肄以罷之多方以

誤之如聲東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
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昭三十有一年

左傳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楚名楚沈尹戌帥
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戌右司馬穉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
用子胥之謀也

昭三十有二年

左傳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常用大兵
春秋國華 云吳 十四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不遇二紀歲星三周
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越得歲而吳伐
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之必受其凶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
其殃

定四年

經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

左傳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
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管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唐展身
入郢以班處宮

公羊傳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愛中國其憂中國
奈何楚伐蔡詳見蔡請救於吳伍子胥曰蔡非有
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
矣於是與師而救蔡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
夷狄也其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
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夫差

春秋國華 云吳

十五

哀元年

左傳 吳王大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
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召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滅夏后相光寒混子封于過地二斟夏同姓諸侯
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后緡后相妻有仍
乃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甚澆能戒之甚毒也
澆之使椒求之椒澆之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

有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

姓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北

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洸

使季杼誘獯

季行少康子遂滅過戈

禹之績祀夏祀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

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

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

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

可食已

與之成後雖悔之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

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

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

告助也

左傳

吳師在陳

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相舉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能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噐不彤鏤宮室不觀車舟不飭衣服財用擇

春秋國華

不吳

十六

不取費在國天有災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

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

勞死知不曠

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嬖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

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

國語

子西歎於朝藍尹嚳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

春秋國華

不吳

十七

念前世之崇曾與哀殯喪于是有歎其餘則不君

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

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廬能敗吾

師闔廬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

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廬口不貪嘉味耳

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

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

善必俱是故得民以濟其志

民力以成私好繼過而翫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

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哀十年

左傳冬楚子則伐陳陳即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哀十有一年

左傳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秦養也言

春秋國華 二吳

十八

越養吳如人養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姓作殺之也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羣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吳伐齊也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別名將死曰樹吾墓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盈必毀天之道也

國語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憚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于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尚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敝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

春秋國華 二吳

十九

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而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

天命有友謂盛者更衰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攻其

謀舍其愆令無過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

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

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

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

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

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具土王盍亦鑑

于人無鑑于水鑑人見成敗能昔楚靈王不君其

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為石亭陂

春秋國華 云具

廿

漢以象帝舜舜并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罷弊

楚國將間陳蔡陳蔡之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

而圖東國亦夷吳三歲于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

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昇營傍

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

不食三日矣疇翹而進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

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

棘園不納乃入于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

歸而土埋之其室以二女此志也豈遽忘于諸侯

之耳乎今王既變縣禹之功而高高下下龍臺淵

以罷民于姑蘇天奪吾食都鄙將飢今王將狼天

而伐齊夫具民離矣体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箇

負矢將百群皆奔喻具民就戰或小有王其無方

收也方道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

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吳人有功

哀十有三年

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春秋國華 云具

廿一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

七月辛丑盟具晉爭先具人曰於周室我為長為

後大伯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主盟趙鞅呼司馬

寅寅大夫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專臣

寅寅與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

姑視之及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

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不

盟書諸侯具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

春秋國華 卷二

廿二

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
 邑之職貢於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
 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吳
 爲侯帥子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
 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君吳爲侯伯
 牧放舊貢吳八百乘今吳帥子男則魯降爲子
 男矣邾是子爵以六百乘貢吳以吳爲伯故也魯
 乘以爲子男如邾六百乘以事晉且執事以伯
 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
 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將
 伯名將

以二乘以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
 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
 宗將曰吳實然魯祝宗告神景伯不會祀生爲且
 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景伯與大宰
 語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適爲不如歸之
 乃歸景伯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
 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

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
 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
 侯莫敢不至也

春秋國華 卷二

廿三

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
 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祝髮斷也言吳
 尊天王是龍進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
 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
 不臣豈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
 臣臣

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
 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吳本夷狄不知
 冠制而欲好冠
 是用夏變夷
 故孔子大之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
 荆蠻勾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
 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

春秋國華卷之十六

春秋國華卷之十七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郡嚴訥輯

越

史記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于勾踐立是為越王

允常

春秋國華 二 越

定五年

經於越入吳越子允常也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勾踐

定十四年

經五月於越敗吳于檮李吳子光卒

左傳吳伐越吳王光卒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檮李勾

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使之禽欲使吳師亂使罪人三行屈劍于頸注以劍而辭取之而吳不動臣奸旗鼓犯軍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頸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太夫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于陘去檮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能忘三年乃報越

哀元年

春秋國華 二 越

二

國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簞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

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于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土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春秋國華 二 越

三

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吾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維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諫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吳越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諱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

春秋國華 三 越

四

今大夫種行成於吳滕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謂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

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于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胥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出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

春秋國華 不越

五

客販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于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

哀十有一年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甲胥華登胥自楚往簡服吳國之士于甲兵而未常有所撓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拾

治得也會稽登善勝未可成必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優之不可以授命聞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吳謂越為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天命不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言天王者導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

春秋國華 不越

六

心孤并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于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謂報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顛顛於邊今君王不察盜怒屬女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禦寇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咳姓于王宮姓咳姓也天子曰也禮日納女于也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也秦

秋貢獻不鮮于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也也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忘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哀十有三年

經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丁

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

春秋國華 不越

七

幕下惡諸侯聞之

史記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

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備

利吳必惧惧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

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

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

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

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

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

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

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

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

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

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

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

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疆諫已而有功

春秋國華 不越

八

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

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于齊聞其託子于鮑

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

屬鏃劍以自殺子胥大咲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

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

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

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

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

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是國

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
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伐身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
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吳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
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
滅吳乃與吳平

哀十七年

左傳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嚭之笠澤地夾水而
陣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鈞伍用着別為左右使

春秋國華

二越

九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
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

為詳勢以分吳軍而三軍情卒并力擊其中軍步得勝

國語勾踐說于國人夫越之役越既行成于吳而歸告之民曰寡人
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
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
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
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
士三百人于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句踐之地

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廣運百里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

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
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息命壯者無
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分以告
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
一豚犬勝直知釋人生三人公與之母舅生二人
公與之餼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禮父為嫡支

春秋國華

二越

十

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
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世其子其達士潔其
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
必廟禮之禮之先也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
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後
用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
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

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
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
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
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
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
志行之少耻也進不念功退不念難今夫羞衣水犀之甲者
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
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
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

春秋國華 二 越

十一

賞進不用命謂不聽命退則無耻謂不恥如此則有常刑
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
孰是君也言誰有恩如此君而可無死乎○王乃之壇列
鼓而行之至于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
瑱通相問也行勝以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
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于禦兒地斬有
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深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
大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

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
之父母將轉于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謂去父子
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于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
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
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于軍曰
有眩瞽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
瞽之疾其歸若已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明日徇于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

春秋國華 二 越

十二

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蘇下皆斬有罪者
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于是人有致死之心王
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
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
斬妻子鬻于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
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
有王所親近志行者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
乃令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湏亦令右軍銜枚踰
江五里以湏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

以湏臾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地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一戰于笠澤再戰于郢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吳王行成於越不許遂自殺越滅吳

哀二十年

國語王賈召范蠡而問焉吳王使越敗之於夫椒越王行成既歸曰先人常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既少未

春秋國華 云越

十三

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于吳吳人之邪於不殺亦又甚焉見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失德滅名天時大時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言天意王無蚤圖夫吳若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辭而忘其

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併憎輔相道者猶聖人不出忠臣解骨急皆曲相御曲意莫適

相非上下相偷其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言無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言蠶其

春秋國華 云越

十四

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亂國愁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殺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乂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言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言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

盡其力言見其如此不計為意必不又使之望

而不得食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

姑待之至于玄月爾雅曰九月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殮謂盛饌未具不及壺殮

急不能久待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

言臣固將謁之請伐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

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之

于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

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廟廊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

春秋國華 不越 十五

勿許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及為

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

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為

常有進四時以為紀有變無過天極天道究數而

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縣象明者以為法微者

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蝕

而陰陰至而陽至極日困窮而還月盈而匡虧古

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轉運

後則用陰後動則沉先則用陽先動則輕近則用

柔敵近則剛遠則用剛剛抗或爾後無陰蔽太舒先無

陽太顯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

不設也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也其陽節

未盡未可克彼來從我固守弗與不若若將與之必因

天地之灾又觀其民之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

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在我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

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宜為人主安徐而重

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後動凡陳之道設右以

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殺也蚤晏無失

春秋國華 不越 十六

必順天道周旋無究窮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言

師自潰師勢未盡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

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

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

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

乃對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

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

常敢不分也飲令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

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老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予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

春秋國華 云越

十七

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常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殊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哀二十二年

左傳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池海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縱越人以歸

國語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賦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于吳得罪于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唐因天時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五歲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謂危敗大謂死滅針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

春秋國華 云越

十八

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言易也○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而甬句東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

于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

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常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

春秋國華 云越

十九

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何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危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

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共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春秋國華 云越

廿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于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謂陶朱公復約安父子耕畜廢俗候時轉

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
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
以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范蠡遂
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
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
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九術一日尊天事卑
二曰重財帛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藥以空其邦
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官
室高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
易伐七曰遷其諛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
利矣以承其變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春秋國華 示越

廿一

吳王勾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
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
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王無疆
時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而越
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
海上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挫佐諸侯平秦
漢高帝復以擇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

其後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
諸夏文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疆吳北
觀兵中國以導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
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
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春秋國華 示越

廿二

春秋國華卷之十七

春秋國華跋

家大人在史館時教治讀書輒先經學謂尚書春秋乃經中之史而春秋尤極世變左氏身為國史紀載備詳雖見謂浮誇而文緩旨遠傳信者莫先焉公穀承傳口說立

春秋國華跋

一

在學官不可廢也顧列國之事而叙以編年紛見互出未易貫通若國自為類當更便覽因檢架上春秋類解者稍合此意遂借為草創損益而剗釋特致審於五霸而諸國次之又以家國語管晏史記採附其內蓋請沐杜門者三閱月而就編焉昔之讀春秋而有述者

自繁露權衡而下如邦典國紀等

無慮數十家近代所見或以人叙而為列傳或以類析而為粹纂或以事釐而為始末體人人殊不可勝述類能宗倣史家蔚乎有章然自王朝以及于侯國條分縷屬一覽而君臣之事咸備首尾之脉可

春秋國華跋

二

尋則茲編較得之矣治自總角受讀及家大人林居復以經學課諸子若孫因校以與之家塾中偶有治字板乃印裝或陟夫春秋借魯史以寓正法筆前斷自聖心先儒論之詳矣世傳春秋屬辭深領厥旨茲編意在鏡跡往轍以資尚論

筆削之。蓋未遑及也。文中子語

三傳作而春秋散唐有束三傳而
究遺經者昌黎韓氏薏之其追尚
邈夫要之博綜搜抉後反約語耳
不有三傳聖人之意亦何所據而
論之乎始學者姑即是編以為全
經之啓鑰若夫殫洽妙契而乃筌

春秋國華

跋

三

蹄視此也則存乎所造夫誰禦哉

男治百拜謹題

春秋國華十七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
武英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以
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
二公之年編之雜采三傳附於經下亦間及國語
史記諸書其甥陳瓚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
則潦草編排取盈卷帙宜但抄錄舊文無所發明
考証矣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徐浦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嘉慶中刻浦城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四傳

私考十三卷》提要

序

此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之曰：余同年司諫柘浦伯源徐君也。其私焉何也？曰：以孔子大聖修春秋，猶曰竊取其義，夫焉得不私之思？昔周道衰，孔子因魯文加之筆削，以明天道，正人事，定萬世不易之大法。當其時，左氏傳之其後，公羊穀梁又相次傳之。胡氏傳最晚出，而最爲學者所宗。之四子者，窮年斲石，各勒成編，豈務授前人之漏逸，而冀以掩他長哉？抑豈彰已識之奇博，而冀以擅文囿哉？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穀則爲之日月爲之雨露爲之霜雪，雷霆胡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辭有工拙，旨有偏全，要之不詭於聖人而已。四傳私考，余初未之見。見伯源君之爲司諫也，正色立朝，直聲震中外，權奸有疏防僭踰也，邊防有議固封守也，輿作征責有言杜無禁也，鑿鑿皆本之春秋心，竊異之時，密邇焉因出是考，相示蓋以余從事於春秋有年也。閱之其詞嚴其義正，其文簡而質，雖皆自四傳中來，而所以補其不及而爲之忠臣者，厥功其偉或曰：傳有四矣，焉用考爲？余曰：不然。天之用備矣，日月雨露霜雪雷霆爲之照臨爲之沾濡爲之焦殺摧擊，亦盡矣。要豈無所不及之地，所不被之物哉？歲功旣成，猶必歸餘而置閏焉。故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旨者，卽一言爲贅，苟足相發明可

春秋四傳私考

序

一

厥其多乎今且無論其詳而略言其槩如夫人子氏條足正
左氏之誤乾時條足正公羊之誤齊仲孫條足正穀梁之誤
至若會蕭魚札來聘條雖胡氏亦有待攷正焉是非所以成
歲功而全天之用也耶余故為天下公言之且公取之以惠
來學非若私考之自為名云姜寶序

春秋四傳私考 序文

二

留香室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

卷上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下

文公

宣公

春秋四傳私考 目錄

一

留香室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隱公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朱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桓也又曰不書即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爲當立也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一 留香室開雕

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惠公志也焉成之將以讓桓也先君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末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黜隱公以爲內無所承上無所稟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之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嘖嘖其成惡惟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

亦卒不明言孰爲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

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矣以長以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說不知何據胡傳之說似亦過督隱公然隱公既立矣而必欲徇匹夫之小節規規將桓是讓焉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父之譖甘心於弑兄焉桓之罪烏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爲正然欲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弟弑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慎與及桓即位胡氏又明隱之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二 留香室開雕

當立而此節乃云云者母亦責備之意與故知春秋之義者而後可以論是非定人品矣

鄭伯克段于鄆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固推見鄭伯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弟而亦無母久矣左氏曰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鄭伯憤蓄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真心之不容掩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間哉噫觀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為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賵桓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沒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為子氏故以為豫凶事非禮也訛矣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觀仲子為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修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親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主

留香室開

強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修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公志也自是盟于唐固無怪矣

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助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入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夫隱公之母聲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為君母亦不終為夫人其說亦太深鑿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日食下書三月庚戌天王

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四

留香室開

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也初宣公不傳位於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不與其子馮乃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變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弑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其論不亦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四傳私考

五 留香室附錄

秋聲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鄧公子翬卽羽父也帥師何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
 公子何貶之也再敘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
 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翬之計行與夷卽位
 而伐鄭之師會恐心害理莫此爲甚若魯公子翬衛公子
 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甘爲黨與厥罪維均
 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爲桓而祭其母故別立官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

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強之詞宋曷爲取之惡其納馮也夫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歸祊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輸平志欲易矣然祊猶未入也至是彼歸祊我入祊則祊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大 留香室開雕

爲魯有矣曰我入者強入之詞尙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初爲鄭湯沐之邑許爲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初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謂天王不復巡守也於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以鄭爲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程氏曰宋爲盟主與鄭絕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
馮而絕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爲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摟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而取戴則卞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曰鄭伯伐取之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上刑爲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七

留香室開闢

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焉譏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彊狠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卽位此言卽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卽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卽位桓公篡立而書卽位何居曰隱不書卽位者特以其立也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

承國於先君故首絀之以明大法春秋責備賢者意也此書卽位如其意也所以甚桓公之罪也噫春秋之法嚴矣胡氏此段詳辯隱爲當立其欲立桓讓也非攝也則桓篡弑之罪益不容誅矣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會鄭伯修好于鄭也先是鄭初雖入魯魯許田尙未入鄭至是公會鄭伯則已示許之之意矣故鄭伯以璧假許田覬公意也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諱之何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自相易也上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著歸祊者鄭伯之志此書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四傳私考

卷上

八

留香室開闢

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修好也修好何已

有篡弑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也此段穀梁胡傳俱好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何也劉侍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父爲字論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弑君而累及孔父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國鄭伐戴皆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春秋書其名惡之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爲賂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弑殤公取郕大鼎賂公公受之故爲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爲篡逆其目宋督之弑心甘與之黨矣雖無鼎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爲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按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事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備矣納于太廟其享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鄆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九

留香室閣

三國地與楚鄰爲懼楚故爲茲會耳夫不知修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后楚卒滅鄆廢蔡侯終鄭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驪爲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

遣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胥見矣其曰公會齊侯于謹明公之行爲齊侯非爲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笱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詳書固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使之來聘修好于魯以致親親之意也夫魯桓篡逆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爲姻修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通于夫人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十

留香室閣

固獲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哉

有年

曰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有年則餘年之歉可知也夫篡弑之人上千天和其歉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爲天王之宰而下聘篡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父在故名公羊謂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非經旨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聖人之垂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有夫宋魯弑君天討所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伯不朝乃以諸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予之也夫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春秋傳秘考

卷上

十一

留香室開雕

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繻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絕矣入春秋以來鄭其爲無君之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強亦奚以爲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卽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

焉書子同生舉子之法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禮之正也公羊氏曰書之喜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喜有正者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爲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啓奸人窺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

春秋傳秘考

卷上

十二

留香室開雕

則是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雖然受命而已之不可也爲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稟於曹伯曰君不幸有疾臣當朝夕侍不敢違左右以貽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不已多乎若夫曹伯甘已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弑逆之人不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逾年而終生卒可不慎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鄭怒則助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未有以來戰爲文曰

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魯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不能保其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名何胡氏所謂尊王命貴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何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不必出宋遽能以亡鄭乎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豈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易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書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厲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爲國者求爲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爲突也貪其賂也賈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正會于虛又會于龜宋終辭平宋無信也然則宋可伐乎曰

督弑君者也魯鄭可伐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鄭鄭資宋力以篡國會而伐之宋其能甘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一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聲罪致討曰伐曰伐鄭言鄭之背宋罪之當伐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其私意以非所當以也兼三傳之說而益明其意若曰列國之兵惟天子得以統之今私爲之以伐人以行已意則不當以明矣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古

留香室開雕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書求車求金皆貶也夫有不足而後求諸侯強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雖曰貶之實以悲王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蔡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仲誠專突亦不君矣若鄭忽已君此稱世子明已失位也稱復者謂既亡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既執立突突出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荀息多矣

鄭伯突入于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濼郕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強可知矣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親忽之弱突之強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強弱四國其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寡也故不以突爲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滅天理無人心之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聚慶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其賢哉朔携急子者出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殺公子壽子急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穀梁謂朔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

何召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則公之薨以弑也夫桓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而至於委曲而從則其及於難也固宜後之人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忍於弑兄矣則弑弑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徵矣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弑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夫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恩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念之邪而自陷於弑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六

留香室開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單伯逆王姬使魯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爲莊公者但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爲主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焉雖曰變常要亦忘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左氏曰爲外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當有以處之不得復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禚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責也若曰婦人既嫁不歸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畏之也事之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強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春秋傳私考卷上

七 留香室開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強而委去之誠不能以無罪矣然度德量力較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讐故春秋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讐也恐未必然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況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

也昔姜氏謂桓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也意者其然與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絕之也又黨而納之故貶而稱人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舊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

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

春秋傳私考卷上

六 留香室開

在哉故諸侯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春秋之旨嚴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寶也衛俘齊人曷爲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蓋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俘以齊首之殺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爲魯諱也夫衛朔弑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爲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不容掩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會于禚于防于穀享于祝邱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

人襄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弑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夷仲年之子也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衣服禮秩一與嫡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焉此亂本也暨襄公紂之遂見弑焉此非僖之罪哉無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眾討賊之詞也嗚呼魯不復讐而諸兒爲無知弑謂之天道非耶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夏公伐齊納糾

春秋傳秘考 卷上

元 留香室開雕

盟既圖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爲齊立後嗣安國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小白兄也小白長當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胡氏曰內無所承上無所稟以王法絕之也然小白於王法雖可絕視于糾則當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纂辭也殺梁謂小白不讓于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

惡之也所見殆異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我師敗績

是戰也爲納糾非復讐也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復讐也非也胡氏曰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是幸其偶與讐戰非與其真能復讐也故戰不言公而曰及不與公復讐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納糾不稱子明糾不當立也此殺糾復稱子明糾不當殺也取者易詞也言取病內也桓必請而殺之不仁甚矣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殺梁有此論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傳秘考 卷上

子 留香室開雕

齊爲魯仇三年于今茲矣魯不能問罪于齊因齊師入境而敗之幸之也非貶之也胡以善戰詐謀責魯則刻矣且觀左傳曹劌之論非詐也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王姬歸齊叔姬歸鄆初無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婦道也

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弑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爲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弑閔公子蒙澤逃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夫

督亦死閔公之難者削而不書何也督弑其君與夷殺之晚矣安可以死難與之也

宋萬出奔陳

萬弑閔公出奔陳陳人納之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酒以犀草嬰之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其不書陳人殺萬何以陳初知其賊而納之非也受其賂而後歸之尤非也幸鄰之難而居亂賊爲奇貨醢亦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于柯與齊平也魯莊齊襄世仇也易世而齊桓立魯與之平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是或一道歟按公羊傳莊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留香室開

公將會齊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贊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烏乎不取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胡氏曰九國同盟魯爲首不書公何諱也諱何諱叛盟也

穀梁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則非諱公矣即使上書公會下書鄭詹逃來叛盟之罪公亦無所逃矣

齊人執鄭詹 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臣公羊穀梁以爲卑者微者胡氏以爲鄭之執政用事之臣若詹卑微則何足爲有無哉春秋書之係執政之臣明矣夫以執政之臣爲人見執執而逃匹夫之事也以執政行匹夫之事卑矣微矣或公穀之意歟詹與齊盟未久而受詹之通逃則其叛盟自公始矣春秋書之惡詹也亦以罪魯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留香室開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賤事不書此書何爲其有遂事也夫大夫無遂事示不敢專也況會盟又國之大事乎齊稱侯宋稱爵而以魯大夫因媵而遂及焉失已失人無一可者故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殆失禮之故與公羊謂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與之也恐不然

秋七月及齊侯高偃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高偃齊之貴大夫與公盟不書公諱之也盟何議婦媵也禮有納幣以諸侯而親行之非禮也忘世仇不復乃與之

結婚而納幣焉莊公獨何心哉故直書而其惡自見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按左氏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越竟觀社何為哉況齊人詐諉強桓公之覆轍可鑑也乃忘其身而屢入仇人之國不亦危乎

荆人來聘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止書荆不予入華也此進而稱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三

留香室開雕

人予其來聘也惡其猾夏不恭故稱荆以狄之因其慕義自通故稱人以進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為結姻好也婚禮有納采納徵問名告期焉用會盟為莊公制於文姜而必昏於齊齊人既殺其父而復昏其子則安能無疑於魯哉遇于穀盟于扈是亦要結之爾已于是知魯之不能復振也

公如齊逆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忘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親迎合禮而穀梁以為不正毋

亦以莊公娶仇人之女雖正亦不正歟故於姜氏不曰至而曰入穀梁謂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毋亦以仇人之女不可見於宗廟歟春秋詳書所以著莊公忘親釋仇不孝之罪莫大也

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按左氏云衛伐周立子頹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奉王命聲衛罪而討之也衛逆王命而與之戰罪在衛矣故書及齊人戰以見齊非欲戰戰在衛人也然亦見衛之不度德不量力矣齊稱人何曰將卑師少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四

留香室開雕

冬築鄆 大無麥禾公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延廐

按穀梁子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鄆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又可興役作平書之譏也大抵魯莊昏庸之主始毋論其大節如狩獵觀社譏遊逸也丹楹刻桷譏媚色也築鄆新廐譏民也屢書于策無一善行聖人雖欲為君諱不可得矣

齊人伐山戎

莊氏曰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以齊人為齊侯何

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竊以爲自管仲得政以來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與大衆出侵伐則此書齊人者固齊人也下書齊侯獻捷者固齊侯也不可以獻捷之故而過爲之臆度也若以齊侯爲勤兵伐達而稱人以貶之則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戎固有可伐之罪也伐戎闢燕正方伯連帥之職又何讓焉愚則曰齊人伐山戎順詞也善之也

齊侯來獻戎捷

齊與魯俱侯國來獻戎捷是桓公誇伐戎之功於魯也左氏以爲非禮公羊以爲威我也信矣蓋諸侯不相遺俘且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留香室

魯未嘗與謀獻之何爲

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之死季子殺之也季子牙之弟以弟殺兄而不書何也夫君親無將子牙今將爾而季子殺之公羊以爲善之也殺兄何善胡氏曰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季子不直誅牙而酖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此公羊所以善之也按傳初公榮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魯諱于梁氏圍人牽自牖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材而牙弑械成季使以君命命傅叔待於鉞

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夫牙弑械成又將不利於般則牙之死宜矣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邇蒙不爲不强卽位三十二年不爲不久薨于正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子般卒

莊公過時失婚或以爲逼於文姜抑亦孟任割臂之故與般出於孟任非嫡出也孟任闕於私從非正配也雖以般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上

留香室

立人上其誰能甘之衛宣烝夷姜而急子死晉獻烝齊姜而申生亡魯莊私孟任而子般弑一念之私貽禍無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不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莫能制也貽謀不臧莊公不得辭其責矣

閔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方莊薨般弑慶父主兵季子力不能支出奔陳避難也避難

恥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左氏齊仲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仲孫亦賢矣哉胡氏以爲書仲孫來交讓之也似過刻若公羊氏齊仲孫何公子慶父也繁之齊外之也穀梁氏亦曰齊仲孫外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未知何據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傳奪下歸田公不禁慶父使下歸賊公於武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左

留香室開

闡則公之薨慶父弑也不書地隱之也慶父既弑般而猶握兵柄則閔公之見弑也固宜

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遭母之淫亂而貽禍於君父宜乎痛心改行以絕亂階乃私通於孟任致慶父得通於哀姜而欲立之是固篡弑之所由起與稱夫人姜氏胡氏以爲降文姜是也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或甚齊人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二君天討所必加者而猶得免於戮書出奔譏失賊也夫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故也然非

季友則慶父亦不縊於莒矣胡傳論好

齊高子來盟

公羊子曰高子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之正我也其正我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傳甚好胡氏則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意齊侯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故不言使此論似太深

春秋傳私考

卷上

左

留香室開

鄭棄其師

按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夫高克罪矣既不加討又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師者鄭伯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師所以責其君臣也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逐狄特易易耳而次于聶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鄧將軍

救趙次于鄴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邢受狄侵齊侯救之者再而卒遷之者不勝其救亦所以圖存也春秋書之美齊桓之功也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孥

按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涖北而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與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以是獲莒孥夫莒人納叛請賂罪在莒矣而乃與師伐魯何義哉慶父奔莒不先加兵於莒者緩賊逸追親親之道也至是敗之獲之應兵也何貶之有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夷齊地薨于夷公羊曰桓公召而縊之也以歸以其喪歸於齊也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請之也左傳曰君子

以爲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夫文姜與弑於前哀姜復弑二君於後魯之惡齊之羞也以是從人可乎哉殺之義矣無譏也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以遷邢也城楚丘以封衛也上書齊師而此不書何也蓋前城邢則美之予其能救災卹鄰也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與之之中而王法亦不敢廢噫春秋之旨嚴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陽虞虢之塞邑虞受晉賂而假道雖曰晉滅之實虞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上

五 留香室開雕

自滅也首虞師罪虞也胡氏之論詳矣雖然虞不足責也首謀者非晉荀息乎荀息晉之良也乃用詐謀以利啗虞因滅二國在晉則有功矣而擅滅先王之宗國王法其赦之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況設謀於始誇功於後君子於是乎知荀息之不終矣晉初見於春秋而遽滅人國則不待貶而其惡自見矣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其民也下書六月雨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惟有以閔之則有以喜之若僖公者誠賢君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上書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伐楚者何楚人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聲其罪而討之故曰伐善之也次于陘何有侯也孰侯侯屈完也夫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恐一舉而入其疆夫誰曰不可乃次于陘以俟之卒與屈完盟而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若伐楚次陘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其曰遂者若譏其專然仗義以伐固聖人之所與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閣

其言盟于師又言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氏曰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是已屈完楚大夫楚無大夫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公羊曰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是已然當召陵之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信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齊桓於是乎失言矣故屈完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詞嚴其意正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賢哉屈完此召陵之所以盟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

楚冬十二月公孫蒍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左傳陳轅濤塗告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從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及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遂與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伐陳計不忠也不忠何惡濤塗之謀不協也夫陳小國也濤塗之謀亦爲陳計耳執之爲已甚況伐之乎又況會列國以侵之乎夫桓公次陘之師召陵之盟庶幾乎正矣伐陳侵陳其近於念兵乎書執罪齊侯也稱侵陳伐陳甚齊侯也楊子曰齊桓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信哉八月公至自伐楚乃自正月會伐楚今始歸也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非是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立之生奚齊其嬖生卓子及將立奚齊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閣

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噫申生之志亦可悲矣故申生稱世子斥言晉侯殺之是父無罪而殺其世子也可不謂忍乎公羊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曰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抑亦悲其志乎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甚矣甚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春秋傳私考

卷上

留番室開雕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問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以會焉耳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鄭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立是為襄王桓公此舉雖非天王所欲然父子君臣之倫賴以正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夫以美舉而鄭伯顧逃歸不盟不待貶其惡見矣雖然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使鄭伯與盟是違王命也逃而不盟則又取譏焉是將

何如處五豎為鄭伯者當復於王曰世子國之本也本不可使搖況大小臣工咸屬心焉臣不敢貳臣知罪矣以是復於王而從列國後庶其無悔乎貪王命而逃歸何以自免於君子之議耶

晉人執虞公

虞貪晉賂不聽之奇諫以致見執書曰晉人執虞公虞公爵也以虞公而為人所執辱莫大焉直書所以惡虞也晉人執之其罪不言而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左傳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曰伐國不

春秋傳私考

卷上

留番室開雕

言圍邑此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欲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書遂善之也初霸救許而書遂晚年救徐而書次不待褒貶而善惡自見矣

齊人伐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兩書伐鄭惡其首止之逃也鄭殺申侯求說於齊也書鄭殺之不以其罪志失刑也夫齊之伐鄭為其內貳於齊而外合於楚也豈申侯之故哉鄭伯早聽孔叔逃歸之諫後聽孔叔下齊之謀庶幾可以止兵禍矣乃內忌聽讒殺其大夫以求媚而曰知所由來姑少待我策止此耳如申侯

見殺亦有罪乎曰事楚而貪璧去楚而奔鄭賣溝塗而說齊嗜利無信小人之行也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其稱大夫何惡鄭之罪而存其官也非取中也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按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是盟為何左傳曰謀王室也胡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其義甚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夫人風氏也夫禘天子之禮也魯以侯國而禘于太廟非禮矣而以風氏致于廟尤非禮也胡氏曰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以屬信公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以私恩崇其母皆越禮之罪也左傳以禘而致哀姜非矣公羊亦以夫人為姜氏謂背于齊媵女之先至而莊公以妾為妻詞亦牽強必如胡氏論則哀姜本為莊公之夫人風氏為妾 信公以風氏致廟是以妾為妻越禮矣庶不相悖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穀梁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詞也按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則桓公此舉尊王之禮也春秋之所大美也又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

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動於行晉侯乃還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是會也可以徵伯業之盛矣可以規桓德之衰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齊先告荀息曰二難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曰里克弑其君卓者若曰里克之君國人不君之也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賢之也驪姬欲殺世子而難里克使修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春秋傳私考 卷上

留香室開雕

隔朋立晉侯夷吾是為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均一死耳死於世子則為忠死於伏劍則為賊惠公數其罪曰子弑二君及一大夫實三君也世子非以里克死乎以弑三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殺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上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亦宗之信如公羊言則將以大夫之立已為有德乎如殺梁言則弑君之賊可恕也而

治之不以其罪者反受其咎乎恐非聖人之旨矣然則何以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愚以為里克弑三君罪不容於死宜聲其罪而戮於市朝以戒亂賊乃從容於議論之間使自伏劍而死若殺其無罪一大夫然非討賊之法也春秋之旨意者其在茲乎若荀息之死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有詩人重言之義非也蓋惜其失言也奚齊不可君荀息不當輕以死許之於屬孤之際是則言之玷也然終能不食其言果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可謂守信不渝矣是故君子之所深與也至於奚齊卓子之死則有說焉驪姬

春秋傳私考 卷上

留香室開雕

方變欲立奚齊遂譖申生而逼之死且因及於重耳夷吾焉死人之子者其能以保己之子乎若驪姬者其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天道好還詎不信與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及則會者公志也僖公賢君也獨不記桓之文姜莊之哀姜平齊桓非襄公比也乃亦為陽穀之會肆于寵樂於此見齊桓之伯業怠矣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交讓之也

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

按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故楚人伐黃

桓公耽于寵樂伐黃而不救故楚遂得以滅黃則黃之滅也孰使之哉書之以罪桓也噫豈直黃爲然揚拒泉隼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齊桓坐視不救而況於黃乎所謂尊周攘夷者安在哉春秋直書而其貶自見矣如下書狄侵衛狄侵鄭皆類也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傳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之來朝則季姬已適鄆矣胡氏以爲魯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及鄆子遇于防恐不然季姬何事而如防何爲而卽與鄆子遇哉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元 留香室開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在山東爲齊與國楚舉兵伐徐齊救之宜亟也顧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其怠緩之罪著矣凡救書次皆不善之詞也視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相去奚啻霄壤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之立秦實有力焉故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按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歸秦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則罪在晉矣書獲晉侯貶之也夫以人君而見獲烏在其爲君哉獲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後入其稔惡不悛者乎

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聖 留香室開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葵丘之初命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武孟長也乃欲立孝公又欲立武孟則桓公先自亂之矣齊其何以能國乎故五公子爭立而亂無寧歲信霸業不足道也而管仲不能致王器小之譏有以哉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公羊子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不知宋襄伐齊欲立孝公故齊殺無虧又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則是伐齊之喪奉少伐長罪在宋矣故書師救齊善魯也書狄救齊善狄也書邢人狄人伐衛進狄也善救者則伐者惡矣穀梁氏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是矣

梁亡

梁亡秦取之也不書而書梁亡何蓋梁好土功輕民力洎於酒淫於色非自亡而何穀梁子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省宦關涉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入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前盟于齊修桓公之好此與盟之始也初稱荆終齊桓稱楚人此稱楚子則與中國無異楚之強盛足徵矣執宋公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以同執為文胡氏以為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蠻夷執其盟主而諸侯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所以深貶之也公羊謂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甚好然宋非能霸也曹之盟鄆子因邾子以求與乃執而用之于社虐執甚焉不三年而身遽為虜其報何昭昭耶吁可懼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胡氏曰為魯諱也愚以為為中國諱也以中國盟主而為楚所執且以獻於中國何恥如之故曰為中國諱也獻於魯者魯魯也魯不從楚伐宋也亦可以見楚之強而魯之弱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省宦關涉

矣國子之國也吾不聽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執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專釋也列國同執之也釋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專釋也我魯同釋之也若魯魯不能伸大義以聲罪致討亦不諒事勢而云然矣其曰為魯諱而深貶之者非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強愎偽妄之君也司馬子魚公子目夷可謂審時度勢知廢知興者矣屢諫之而屢不聽終至於敗亡而不悔

乃曰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可恨哉
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師不過此則吾不知也故
宋公書及貶之也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大叔帶之無君久矣天王出居大叔帶致之也君父無將
將則必誅況以狄師攻王乎春秋不書叔帶而以出居爲
文胡氏以爲自取之也夫魯由于鄭而禍成于帶以致天
王出奔而天下諸侯未有以勤王至者雖天王自取而鄭
伯賴叔叔帶之徒將無罪乎內外臣工亦獨何心書曰天
王出居若無事然固其悲周室之無王亦以慨諸侯之不

春秋經傳集解卷上

聖

留春室閣

臣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至鄆罪魯也二國皆私憤之兵故
交譏之然謀而侵之者其罪大應而追之者其罪小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封衛而衛國忘亡衛宜世世德齊也乃伐齊之喪逐
桓之子衛莫寡恩哉與國之所共惡也魯與其君盟于洮
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惡矣故齊人伐之至于展喜犒師
而齊師還則其憾可以平矣乃復如楚乞師求救於蠻夷
與齊爲敵豈所以攘外安內者乎不待貶而惡自見矣穀

梁曰乞者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
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重之則乞者與者皆非也公羊
亦此意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子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然則晉侯之侵曹
伐衛爲救宋也按左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
焉至是侵曹伐衛譏復怨也胡氏主之恐未必然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之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敗徐執中國盟

春秋經傳集解卷上

聖

留春室閣

主合兵圍宋其暴甚矣非有城濮之敗民其不胥而入楚
乎況晉又避楚三舍而子玉強戰則其曲在楚敗也固宜
曰楚師敗績幸楚也幸楚則與在晉矣先儒以道義責之
似非聖人取善之恕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傳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殺使子
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國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小與之師惟西廣東官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是子玉無意於戰先軫之謀有以激之也子玉方命喪師信有罪矣使楚子知其不可敵當禁其勿戰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

必欲一戰亦當多與之師以防其敗則得臣雖死無悔也乃聽其自用而斬與之卒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君臣之義俱見之矣

衛侯出奔楚

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不許蓋衛旣以怨報齊而又不禮乎晉則衛侯固寡恩之主也及於出奔其亦自致之哉所責備者晉文啓伯不務修德顧乃修怨懷仇必使衛侯鼠身荆蠻而後已則褊狹甚矣故書衛侯出奔楚不沒其爵所以罪晉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首于踐土

按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拒鬯一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迷王慝晉侯三辭受策以出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夫是盟也以天王下勞諸侯削而不書穀梁所謂諱會天王是已蔡正之會齊桓之所以盛也踐土之盟晉文之所以興也要皆有尊周攘夷之績特桓爲烈耳先儒於蔡正則以爲大美之辭于踐土則若不足於文焉夫桓文伯也功在一時聖人猶有取焉若論道德則百步五十步之走耳未可左文而右桓也是時無晉文則楚已猾夏僭王矣問鼎之奸豈待他日而後敢哉以是知春秋猶取於晉文非以衛子之故而深譏之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上

聖 留香室開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元咺奉叔武者元咺出奔衛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初晉文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

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元咺之言背齊
武子之盟終殺叔武衛成歷書于冊無一善狀滅邢伐齊
附楚恃晉皆取亡之道也叔武有愛兄之心衛成懷賊窮
之念亂民殄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枕股而哭何為哉故于
其復國書名貶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會于溫諱會天王也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春秋傳考

卷上

聖 留春室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初元咺出奔晉而訟其君故晉侯執之執者晉侯也其稱
人何貶之也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何文
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曰文公為之也歸
之于何衛侯之罪已定文公不敢自專而待天子治之也
自晉復歸何歸者易詞也公羊曰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
力也故易耳此其執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衛侯晉怨
也叔武晉立也故執衛侯而復元咺晉而稱人非伯討矣
衛侯不名非是衛侯也為名分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而又立于瑕廢置自
由信有罪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蓋叔武志於讓
衛侯以爭奪而殺其弟元咺輔叔武以無罪見殺而訟其
君則衛侯元咺其罪均矣故不許衛殺之也穀梁子以為
待其殺而後入是已夫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
也稱及者瑕本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
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胡傳甚好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前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
有土地矣何以名之胡氏曰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

春秋傳考

卷上

吳 留春室開

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枝害戕本支也夫衛侯始
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
所惡也故再書其名以為後世戒也公羊曰此殺其大夫
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似鑒胡氏為當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侯國也何以郊郊僭也四卜不從其周公之靈與公羊
氏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子曰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氏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三望者何
望祭也書曰乃免牲猶三望所以著魯僭禮之罪也胡氏

俱從之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
滑晉之邊邑也初秦穆公滅杞子之請不聽百里奚蹇叔
之諫命孟明西乞白乙三將將兵襲鄭過滑鄭人豎高以
十二牛犒師秦兵知鄭已覺遂伐晉滑邑當是時晉文公
喪尚未葬晉侯聽先軫之謀墨衰絰發兵遮擊於殽大破
秦軍匹馬隻輪無反者春秋書此所以著秦人拒諫貪兵
之失及晉侯忘親卽戎之罪也其書所敘秦誓特取其悔
過之言耳按公羊傳曰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又何言平
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晉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也曷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兗

留香室開

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穀梁曰晉人者晉子
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
也抑重耳之出奔也秦實有功焉今晉背德而伐秦不墨
衰而罪亦見矣善哉樂枝之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爲死君乎其長者之言與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文公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弑逆大惡也商臣稱世子子也臣也子弑父臣弑君不待
貶而自見矣楚子多愛昧嫡庶之分而以潘崇之奸邪爲
之師其及於難也固宜故書名貶之也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用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也主戰者秦師而書
曰晉侯及秦師何也原其始也晉嘗背秦之德而墨衰以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留香室開

卽戎也然則秦師正乎不務脩德而務報怨謂之忿兵烏
乎正不言伐者不與其伐也曰敗績者宜敗也交讓之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大事大禘也大禘者合祭也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廟也夫閔僖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以僖躋閔是以親親
害尊尊矣君子以爲逆祀宜哉公羊曰躋者何升也何言
乎升僖公議何議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禘而後祖也
穀梁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
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
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後

之譏禮者當以是爲則若曰弟不可以先兄是私情也非大分也春秋正名分故不得拘臣子之私情

秦人伐晉

按左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君子以爲穆公舉人之周也與人之至也至引詩以褒之而經獨書人何也蓋侵鄭者貪兵也敗敵者忿兵也此又伐晉忿而無已也故貶而稱人

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書人狄之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蓋江遠而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猶孫臏伐魏救韓之意凡書救善之也胡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

傳所論甚爲正大第恐此舉桓文且不能及況以望晉襄乎書曰以者未必不以者也

夫人風氏薨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而稱夫人誌亂也以天王之尊而下含賵諸侯之妾又使大夫會葬焉則冠履倒置甚矣王室卑微欲以是媚諸侯不知其爲名器之褻也故聖人於此王不稱天貶自見矣歸仲子之賵則宰咺稱名含賵會葬則王不稱天春秋之法嚴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氏初晉侯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及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灼居殺之則處父之死賈季殺之也爲易中軍也公穀以爲君漏言

非也處父既死晉卽殺續簡伯簡伯賈季之黨使殺處父者也晉殺簡伯賈季遂出奔狄懼之也書曰晉殺何也處父有功無罪賈季以私怨殺之晉侯不治其罪而使之得出奔宣子復使史駢送其柩則是晉君臣殺之也惡得無譏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忠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而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令狐之戰秦晉皆非也然其罪在

趙孟古有趙逆腹朝委裘而國不亂者以有大臣在也豈必靈長君哉宣子爲國正卿曾受托孤之命顧可舍之而外立長哉後因穆嬴之逼乃不得已而立靈公非忘也勢也先蔑之背蓋有所不暇顧矣故令狐之戰與他日河曲之戰皆宣子致之也晉秦稱人不與其戰也春秋責備賢者趙盾之罪大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立則商人之弑果矣商人獨稱公子不以國氏者蓋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四

留香室開雕

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爲非君有以致之稱公子誅止其身不累乎上也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君舍叔姬之子魯之甥也單伯之來爲子叔姬也齊人貪驟施之利而忘弑君之惡黨於商人既執單伯以辱之又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言商人執而書齊人所以著齊人黨逆之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姬同罪也此惑於商人之誣而不之考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宋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宋猶用華孫以秉政書宋司馬所以譏宋也華孫辭宴無故而揚先臣之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之所不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前此僖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君子以爲非禮至是文公四不視朔厭政之甚也公羊以爲有疾意以有疾而不視猶可言也無疾而亦不視朔不可言也春秋書四不視朔者蓋以一不視朔已爲失禮今數而至於四所以重嘆之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雕

宋昭之死主之者襄夫人手刃之者何也書曰宋人弑其君者昭公無道之君宋人之所以欲弑也故以歸宋人蕩意諸之從容死難宜若忠矣不書及何胡氏曰知國人之欲殺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安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之流也哉

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自立是亂賊而已矣亂賊則人人得而討之書曰弑其君何哉蓋商人自立亦國人與之也故曰君然弑之者郕駟閭職也而書人者衆之辭也商人則郕駟之父

而使歎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此非天奪之鑒而假手二人哉亂臣賊子可以懼矣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子亦者文公夫人姜氏之子也宣公者文公妾敬嬴之子也左傳敬嬴嬖於文公而私事襄仲及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故仲如齊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子赤立宣公叔仲死之故春秋上書公子遂叔孫如齊中書子卒下書夫人歸于齊公子遂叔孫如齊者大夫並使意在請立弑君之心兆矣日子卒者隱之也子即子赤實弑之也曰夫人姜氏歸于齊之猶為嗚咽襄仲之罪其容誅哉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葬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敬嬴襄仲之謀也蓋大子亦齊出也夫人婦姜齊女也赤弑而夫人歸懼齊之見計而結婚以為自安計不暇顧其非禮矣曰遂以者權在遂而遂能以之也不曰女而曰婦貶也前此書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大 留香室開闢

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此書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公羊殺梁以為其口婦緣姑言之之詞非也胡氏以為夫人與有罪焉故不稱氏恐不然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伐晉晉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趙穿惡史駢之佐上軍戊午秦師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欒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將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勝歸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甲父趙穿當軍門呼曰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七 留香室開闢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然則河曲之戰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之呼則穿甲共之矣放甲父而不及趙穿是趙盾有以庇之也晉法於是乎不公矣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盾安能辭其責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以來凡弑逆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公為平州之會所以定公位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齊忍殺其甥而立宣公非齊則宣不得立矣齊魯之罪固均也故其書法如是嚴矣哉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其黨之也以利而

勤也尤聖人之所深惡也故貶而稱人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有弑逆之罪鄭不能奉王命以聲罪致討而乃受命于楚是以中國服於楚矣何取焉華元不曰執而口獲者既得而復逃也按左傳華元將戰殺羊亨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輿入鄭師故敗有私憾而使御則其及於敗也固宜

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師伐晉

趙穿剽悍之徒也趙盾每用其謀用之輒敗豈其溺愛而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八 留香室開

智晉與我欲求成而侵人與國此徂詐小人之所爲也而盾亦爲之乎故晉曰侵秦曰伐罪穿也亦罪盾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弑君者穿也而盾之心實許其弑也故書曰趙盾弑其君誅心也左氏載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愚以爲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使盾無弑之心則亦已矣如有弑之心則豈越竟之所能免哉心實弑之而以越竟免則是聖人教亂臣賊子以說討幸免也何足爲春秋

天王崩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魯有天子之喪而亟舉郊此非禮之中又非禮也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愚以郊望皆非諸侯之所得行者左曰不郊亦無望可也此則所未喻也曰乃曰猶見郊魯志也而不郊者不得已也僖郊而四卜不從宜郊而牛口傷卜牛而牛死此曷故哉以周公在天之靈其肯使子孫之僭竊若是耶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謀弑逆者公子宋也子家懼譖而從之書曰歸生弑其君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九 留香室開

者非子家則宋不敢弑也書公子歸生與書趙盾同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洩冶諫之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于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是洩冶以諫而死者也故稱陳書其官以著陳君臣淫刑之罪也至夏徵舒自廐射殺之而洩冶之忠益顯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也昔胡爲乎取賂其盟已以定位也今胡爲乎歸女于齊矣婚于齊矣又每歲朝于齊矣惠公悅其順已

故以所取田歸之于我也合而觀之齊之罪與宜等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徵舒弑君法所必討列國諸侯無能與問罪之師書曰楚

人殺夏徵舒明楚之討有罪所以傷中國之無人也按左

氏楚子爲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

夏徵舒釋諸栗門因縣陳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

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觀申叔時之諫曰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

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申叔

時之能諫楚子之能納君子均有取焉所可恨者公孫寧

春秋傳私考

十 留香室開

儀行父從君宣淫誅殺諫臣致君見弑罪不容誅爲楚莊

者尸之於朝可也而納之于陳又使陳人用之以何以示懲

哉書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公羊曰其言納何納公黨

與也左氏謂書有禮也非也申叔時之諫善矣而不及此

惜夫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鄆晉師敗績

經書及言晉主是戰者也晉師本以救鄆春秋於救者皆

善之此何以削而不書蓋楚人圍鄆已與鄆平矣而晉又

與之戰趙武子所謂非觀釁之師也然主戰而致敗者痍

子先穀也何不書先穀而書荀林父蓋林父將中軍專制

閫外者也偏裨將帥惟獻策待命而已其敢有所專乎乃

不聞先穀之動而聽韓獻子趙括趙同之言又惑於鄭皇

戎之說明知其敗不能自決林父不得稱上將矣其咎將

安歸哉然楚莊勝鄆國而不有遇晉師而不辟憂百姓而

佚寇其庶幾夫仁人之言哉

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氏亦秋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鄆之敗與清

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殺之罪誠當矣胡爲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胡氏以爲罪累上是也不慎於始

以及於敗晉亦與有責矣

春秋傳私考

十一 留香室開

宋人及楚人平

胡氏曰稱人何貶也二人私相告語而君不預知焉非人

臣之義也故貶之按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

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

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

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

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

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

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爾拊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億
父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噫甚矣億
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
有七日之糧耳莊公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
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
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
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
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耳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
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愚
以爲稱人者衆之詞也宋人易子析骸楚人有七日之糧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主 留番室開雕

則兩國之人皆有欲成之心而非樂於戰也故書曰人不
以私成病二子也況宋人被圍之急其君臣朝暮且籌之
熟矣豈待臨機而後稟命哉以此爲貶則汲黯之矯詔發
倉者其罪當何如耶春秋責人甚恕二臣所全者大猶曰
貶之吾不信也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蓋古者什一取民猶非
獲已今則履畝而稅壞法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
欲後之治國者無生弊端也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鄭舒爲政而殺之又傷
潞子之目則鄭舒信有罪矣爲晉計者執鄭舒定潞子可
也顧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吁亦甚矣故上書晉
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甚晉也此又書滅赤狄甲
氏及留吁夫甲氏潞之餘種留吁潞之殘邑今皆滅之是
殄其種類矣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夫文公嘗奔狄矣
景公嘗女狄矣晉之與狄非他國比也狄雖伐晉及清其
可報之苦斯之甚乎伯宗林父士有三人不得辭責矣
冬大有年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主 留番室開雕

胡氏曰記異也似矣第宣公卽位至是十有六年水旱並
蠹饑饉之變史不絕書其所以譏告之者不爲不顯矣而
魯之民何辜哉苟非大有年則魯之黎民靡孑遺矣書之
者爲民幸也

公弟叔肸卒

公羊傳曰其稱公弟何賢之也賢之何宣弑而非之也非
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
矣繼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故
稱弟稱字以表之也表叔肸則宜公難爲兄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欲假晉以去三桓張公室也夫子曰政逮於大夫此執政之始也觀如晉之謀則三家之強將自弱也吁可懼哉

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垣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夫東門氏當逐也不當逐之於公薨之時公孫歸父無罪也不當使之出奔於復命之日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若歸父畢事而還成禮而去於造次顛沛而不失其正不賢而能之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微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在劉康公敗績不書戰所以嚴華夷之分也曰敗績于茅戎則是茅戎敗之矣公穀以爲晉敗之非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西 留香室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師稱元帥詞之體也今列舉四卿何見空國以出而權在三家也書及則主戰者在魯衛矣叙四國伐齊何貶也何貶乎報怨與師殘民以逞非義舉也然則齊無罪乎曰召兵之端則在齊也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首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屑聞而語移日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夫螽蟴尚有毒況有土之卿相乎齊不能以禮處人宜其禍之及也于鞏之戰使非逢丑父與公易位則公亦幾不免矣至使國佐受盟汶陽歸我詬莫甚焉有國家者其尚以禮自處而又以禮處人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列國之盟者皆國卿也其稱人何卑之也何卑爾以諸侯之尊而下與國卿瀆盟自屈甚矣故卑之以見貶也襄者藉晉而得志於齊今又懼楚而私盟於蜀則何益哉穀梁

謂今之屈向之驕也得經旨矣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亦謂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其哀禮也獨綴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愚以爲焚先人之廬而哭者思先人也固禮也此而哭者蓋宣公之服已闕宮方成而主未遷已爲緩矣况從而焚之則遷主未有期矣以是爲哭不亦宜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陽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六

留香室開

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則以魯稅役日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不知汶陽魯田也棘魯邑也不願歸故國而願爲齊民棘豈良邑哉若爲稅役之重故則齊之兵革無寧處吾未見其能薄歛愛民也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盟于蟲牢爲鄭服也叙爵而曰同盟何蓋是時天王之喪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列國若罔聞知不思稱侯稱公稱伯是誰之臣子也歷叙而若無貶詞所以深誅之也周室有土而無王此春秋之所以有作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從之左傳云季文子以審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此言殆非也蓋止戈爲武乃戡定禍亂之謂卽不聽於人一戰而勝其可以謂武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寘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七

留香室開

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鄆夫衛聽晉命而侵宋獨稱衛者譏在衛也卽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之意也說欲襲衛乃傾險小人之謀也向非伯宗之愛其信則晉何以自立天下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去楚服晉善變也楚伐而晉救之善救也欒書爲師遇申息之師而不肯聽同括之戰荀林父將中軍當于鄭之役而不能制先穀之謀則欒書賢於林父遠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緩詞也意欲使我歸之耳晉侯於是乎有二命矣然亦意存晉而歸不歸在我魯公畏晉而不能自振則其歸也亦魯自歸之耳春秋前書取汶陽田若曰取之以晉也非魯能自得之也此曰歸之于齊者若曰為晉歸之也非魯所得而專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依人以為固者非策之良也季文子責晉之言甚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定王崩而魯不入吊簡王立而魯不入朝至是再逾年矣乃使王卿錫命恩寵之如何為哉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若重為公榮者而君之不君臣之不臣俱見之矣

春秋經傳私考

卷下

六

留香室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與晉盟復受楚重賂會公子成于鄧則鄭伯信有罪矣執之稱人何鄭伯如晉因而執之則非禮矣故貶之也執其君伐其國又殺其使伯錫晉人則已甚矣楚救鄭而不書者惡鄭也亦外楚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至宋師矣不曰朝而曰如何非朝也公會晉伐秦而道經京師不得不朝意非朝也書曰自京師遂會晉侯則若以朝為大禮以伐秦為遂事所以存君臣之分也會伐秦

矣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何也意其有貶乎曰觀呂相絕秦之言則晉直秦曲而秦為當伐明矣其不書者杜氏以為時公在師既不須告克復有功亦無所諱故罪之也

仲嬰齊卒

嬰齊者何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其惡大矣公薨藏宣叔始逐東門氏歸父復命成禮而後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蓋弟不可以嗣兄父字不可以為氏也昔周公囚蔡叔而用蔡仲故人服命討之

春秋經傳私考

卷下

五

留香室開

公公子遂有罪絕之可也歸父既賢則不當以父故而并逐之矣倘念其賢而傷其無後則選公孫之後有象賢者嗣之可也奚必嬰齊哉春秋書仲嬰齊卒所以病魯也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自治而歸之京師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罰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

侯也非春秋討罪之旨矣按左傳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使諸侯果請命于王我負芻而立子臧則王政其庶幾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壤墳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壤墳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而歸自京師傷天王之失刑也亂臣賊子於是乎無所懼矣公羊謂公子喜時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失其旨矣穀梁謂歸之善者也皆非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登來聘

定王崩公會晉侯諸國盟于蟲牢簡王崩邾子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卽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則奔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是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登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反覆傾險之國也今日從晉明日從楚惟利是貪而不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顧分義故不受楚師則受晉師而愿國動衆伐鄭爲多故此會于戚伐鄭也遂城虎牢據險也虎牢鄭地也不繫之鄭者外鄭於楚也若曰此吾國中之險耳非責鄭之不能宥也公羊以爲諱中國諱伐喪歸惡於大夫皆未必然

附錄

按左傳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
道寡人之過敢以爲請君子謂魏絳能爲君行法晉侯能
容臣守法晉善矣

城費

季文子相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
器備其魯三家之良者乎及季孫宿繼行父爲政未卒喪
而遂城費雖羣小之謀亦季氏之欲張私室也書曰城費
不當城也在家爲不孝在國爲不忠君子曰強則必僭僭則
有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伯莒子邾子于郕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郕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書救因其逃歸
則不必救矣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
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
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
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諸侯爲陳會也陳侯舍而逃之是
自絕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也不齒之於冠
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慶扶其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
從之移于郕之師以伐陳陳其何辭以復拙矣哉陳之君
臣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伐鄭討侵蔡也無故侵蔡而獻捷于會是怒楚也楚伐鄭
而晉人不救之何鄭不往告也不往告何鄭子驪子國子
耳欲從楚子孔子驪子展欲待晉子驪曰民急矣姑從楚
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
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嗚呼保國
安民其道詎止此乎故方與楚平而晉侯帥諸侯以見于
城下矣由是晉伐鄭而盟于戲楚伐鄭而盟中分晉復會
伐鄭而戍虎牢師牛首兵連禍結歲無寧日所以然者知
謀人而不知自治也初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三

留香室開雕

鄭人皆喜獨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
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有味哉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大國三軍古之制也魯有三軍舊矣書作三軍何作者始
事之詞見非魯作也未作三軍則三軍在魯既作三軍則
三軍在魯三家矣魯公無民而三家僭竊實自茲始也故夫
子謹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許鄭會也不言鄭者上書伐鄭下書會于蕭魚則鄭不待言矣胡氏曰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不知自此以後鄭不敢背晉者二十四年則自盟鄭以來惟此會爲可信耳按左傳晉侯以榮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隱君之憂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其真有道之言哉

季孫宿叔老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曹人莒人邾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四 留香室開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詞之體也此何以書叔老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以有叔老在也一介之使而足爲國之輕重故夫子錄其賢而不沒其名也謂不得君命使人之體似過深矣是會也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爲伐楚之喪也其有禮哉

已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不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曰衛侯出奔齊胡氏之論當矣按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爲太子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見見太子之不哀

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夫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鯨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悼懼夫衛侯衍之不終夫人已預見之矣十八年而出奔亦已幸矣此胡氏所以爲端本澄源之論也然則孫林父甯殖無譏乎觀甯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則其罪已昭昭暴著於天下矣又豈待賤絕而後見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澠梁 戊寅大夫盟

按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大夫也何言乎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十五 留香室開

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乎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登旒然穀梁氏曰澠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之論正出於此魯國衰暢豈惟三家而三卿分晉幾亦兆矣聖人筆削其意義固深且遠與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四年范士句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者爲其伐楚喪也茲侵齊至穀聞喪而還故君子謂之有禮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當矣若

穀梁氏曰遷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以此責人則爲善者阻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從先君踐土之盟背楚而卽晉其謀當矣蔡人殺之罪在蔡人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惜之也公子履出奔楚罪之也左氏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矣

邪庶其以漆間止來奔

以地來奔與受其奔地其罪不言而自見矣按左傳邪庶

春秋傳私考

卷下

亥

留香室開

其以漆間止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重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紇此對其得夫子雖賞不竊之旨與穀梁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是惡

受之者又甚於奔矣其旨深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夫樂盈一逐臣耳至兩會列國之君晉其輕舉矣樂書晉之勳舊也錮其孫而不念其世勳晉其寡恩矣一舉兩失晉德其下衰乎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初出奔連臣耳復入于晉入曲沃則叛臣矣曲沃樂氏之食邑也曲沃人戀樂氏之私恩願得樂孺子而爲之死則

春秋傳私考

卷下

毛

留香室開

曲沃亦爲叛邑矣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甚逆之詞惡之也故復書晉人殺樂盈公羊氏謂易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氏謂惡之弗有也當矣

附錄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之對深有以破宣子之陋矣然愚以爲立德爲上立言次之立功又次之蓋功被一時者終不如言垂百世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古之爲史也如是夫吳兢其庶幾乎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誅之晉會列國于夷儀宜其聲罪致

春秋傳私考

卷下

天

留春室開

討置君而後去之可也乃受齊賂而許其成晉何以爲盟主然則罪晉可也書曰諸侯同盟何夫以堂堂諸侯乃無一能倡義者則亦惡用與國爲書曰同盟所以同貶之也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亦曰弑其君何蓋剽殖所立也殖也立而喜也弑惡得不謂之弑君既奉爲君則名義攸係可得而逐乎亦可得而弑乎然林父衛殖同於出衎而立剽者也殖將死猶畏諸侯之策命甯喜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而孫林父則以戚如晉書曰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則其情罪又浮於殖矣左氏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春秋不去其爵不書其名此則名於復歸何蓋不名於始所以望其歸也名之於終所以著其罪也使於出奔而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逐也非所以正名分也使於復國而不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肆也非所以正本源也聖人之爲戒深矣然當是時衛有還伯玉在方孫林父之入告也則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及甯喜之將復獻公也復告伯玉伯玉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君子處無道之

春秋傳私考

卷下

无

留春室開

邦全身遠害其道當如是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世子君之長子國之儲貳也無罪而見殺故稱宋公稱殺稱世子若宋平者可謂君不君父不父矣按左傳芮司徒女棄長而美共嬀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嬖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賂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問其無罪也
乃烹伊戾然則太子之死伊戾謀之左師成之也獨書朱
公者行其譖也語曰物先腐而後蠱生之人生疑而後間
入之使非芮棄之變則伊戾讒言何間而入心焉一蠱雖
父子骨肉且不能保況其他乎吁可懼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甯喜有罪乎曰有罪何罪曰罪在弑剽然則書衛殺其大
夫何曰喜於剽則有罪於行則有功況殺之不以其罪乎
公羊子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

春秋傳私考 卷下

手 留香室開牀

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甯殖病將死有遺
命欲納獻公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何如
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
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日請使公子鱄約
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
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
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
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味雉彼視則鱄之去其病失
信於甯喜而去乎書曰衛侯之弟罪衛侯也未入而弟爲
推輓既入而弟遂出奔十二年淹恤在外畧無怨艾悔悟

之心疚疾而不知懼何以入爲不去禍將及已矣鱄豈徒
失信去哉故殺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子曰梁之會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晉
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
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得之矣胡氏以爲聖人
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恐未必
然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爲宋之盟故也楚子昭卒而 公反宜也諸大夫

春秋傳私考 卷下

手 留香室開牀

贊公以行其危道乎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
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
旣而悔之公遽及方城懼季氏而不敢入方脫虎口而芒
刺在背何其危哉穀梁子曰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此
致君之意義也信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私執甚焉鄭子太
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君子於是知晉德之衰矣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是徒知城杞矣而不知所以城杞者曷故也

吳子使札來聘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諸樊曰今若是走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于季子皆曰諾故諸君者皆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聖

留春館開

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夷昧之子僚即位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寡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公羊謂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札者何季子

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子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獨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惡竊以爲不然聖人宅心甚厚待人甚恕賢如季子聖人卽不與其爲中道顧肯因其來聘而深貶之耶吳子使札來聘亦因事而直書之耳非有所褒貶於其間也若以去公子爲貶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者抑將爲褒耶若

春秋經傳集解

卷下

聖

留春館開

以吳稱子爲褒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抑亦藉椒與術爲重耶聖經明白正大不必深求而過爲之說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子哲爭則殺良霄者子哲也何以稱衆殺良霄自許入于鄭以伐公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討賊之詞也

昭公

叔孫約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弑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訖號之會尋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謫舊矣盟于宋詐晉而駕

娶於鄭將以衆逆挾詐恃強何以爲中夏王楚以詐晉以信故春秋每書必先趙武君子知楚之不能有加於晉矣三月取郕

叔孫豹猶在會而季武子伐莒取郕危哉豹也難將及魯矣向非叔孫之對趙孟之請豹其能免於執魯其不受楚師乎書取郕譏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桓公耳未有罪也其母曰弗去懼選則必有以寬景公之微矣以一母弟不能相容故書曰秦伯之弟出奔罪秦伯也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

留香室開

鄆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春秋之常詞也不可盡以爲累上也公孫黑負三罪死之晚矣初畏其強而不之討投鼠而忌器也今將作亂疾作而不果則殺之宜矣若以幸勝爲累上非春秋討罪之旨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魯國削弱事大惟恐不恭襄公在楚逾年而幾不得歸昭公如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不曰不得入而曰乃復爲魯諱也所以罪晉也穀梁子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爲君弱而臣強

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楚子專會諸侯之始也會莫醜於此矣楚虔弑麇自立中夏之所必討也不惟不敢討乃使諸侯從之至與淮夷同會焉是中夏反不能主會也晉其微矣所幸者猶有魯衛曹邾而不與斯會乎自楚虔會申而志益汰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觀其數齊慶封之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然皆笑王使速殺之以亂討亂亂且不服况相率以事亂乎吁悲哉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

留香室開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書作三軍孰作之季氏作也此書舍中軍孰舍之季氏舍也作三軍而公家分爲三舍中軍而公家分爲四魯公若贅旒爾昭公不得善其終不待乾侯而後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夫他國之臣以地來奔是

叛臣也受之是納叛矣不待貶而自見者也女叔齊論魯公曰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意益指莒也雖然其季孫之謀乎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何陳侯之介弟世子之叔父也以陳侯之弟而殺陳侯之子忍心害理罪不待誅矣胡氏以陳侯爲先親親之道則周公使管叔監殷者非與陳侯之罪在於二妃之嬖公子留之寵不在於以招爲司徒也穀梁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得之矣

夏四月陳災

春秋傳考卷下

留番室開釋

楚滅陳夷於屬縣陳已亡矣猶書陳災何不與楚滅陳也公羊曰其言陳災何存陳也穀梁曰災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深得聖人興滅繼絕之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

師圍蔡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般弑父自立已十有三年于茲矣而未聞與問罪之師者世無桓文也楚子不聲其罪乃誘而殺之于申豈天討乎故公羊氏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蔡般既殺置君而去猶之可也乃使棄疾圍蔡又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則肆行暴虐抑已甚矣故稱執惡

楚也稱蔡世子存蔡也以虔滅蔡是以暴易暴也故曰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佺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厥慙之會謀救蔡也不書救蔡者不果救也不果救何懼楚也蔡般可殺而蔡不可滅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此可以見晉楚之強弱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春秋傳考卷下

留番室開釋

比之歸虔之弑皆觀從棄疾之謀也而歸獄於比何比食其位而受其立也比既立矣則殺比者宜曰弑其君而稱殺公子比何不與其爲君也公子比聞變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棄疾志也要之楚虔弑廢則楚比弑虔天下未有弑君自立者而能保首領以終也虔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猶于溝壑矣王曰予殺公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人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五月辛亥

王綏於辛尹申亥氏則度之不保度亦自圖之矣倘所謂天道非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左氏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非藉天子之老則無以成其盟矣且叔向之謀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是以兵威

春秋傳集解

卷下 天留香室開

脅諸侯也棄德恃威其誰不貳齊之盟非齊志也魯同會矣書公不與盟何邾人言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寡君有甲兵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慎於豚上其畏不死噫是何言也堂堂晉魯而自齒於牛豚晉可量矣則平丘之與不與於魯固無榮辱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非不為魯諱也見盟不足與也穀梁曰公不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誠在公也非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偃師之子

也陳蔡滅矣廬吳何以有國棄疾封之也書歸何陳蔡其所自有非度之所能滅亦非棄疾之所能封也故書歸若復其故國然此聖人興滅繼絕之意且不使楚得制諸夏也公羊曰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合而觀之其義備矣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肅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肅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愚以為禘于武公非禮也赤黑之禋其天示之譴與武公不敢享矣叔弓以

春秋傳集解

卷下 天留香室開

蒞事卒咎之微也去樂卒事禮之末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初有星孛于大辰禪龜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瑜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禪龜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亦不復火蓋四國之火天也象可占也鄭不復火人也變可消也故曰人定亦能勝天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以為待放是也待放而後出奔禮也稱公孫會書其實也無貶也胡氏以為為公

子喜時之後而賢之則鑿矣其論出於公羊氏曰奔而言
自何時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
秋為賢者諱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子臧則諱及其裔季札則貶加其身非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衛侯之兄親也以母兄而為盜所殺罪累及乎衛侯矣然
殺公孟者齊豹也陰謀而計殺之則是盜而已矣故書曰
盜如書盜寶玉大弓非不知其為陽虎也如綱目書盜殺
韓相俠累非不知其為蒺政也胡氏以為聖人歸獄於宗
魯則以對琴張之言誤之也夫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
魯受齊豹高養之恩而不以告公孟是雖死不足以償其
罪也若以春秋歸獄於魯則非矣

春秋傳卷下

聖 留春室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上書天王崩下書王室亂則王室之亂景王致之也王太
子壽已卒矣則序次當立者王子猛也而王顧寵王子朝
焉故劉蚡單旗則欲立猛而王子還焚頃子則欲立朝此
王室之所以亂也稱亂止於王室者蓋當時京師之外王
不得而主焉則其所亂者亦只在王室中耳非能及於天

下也劉子單子所輔者正曰以王猛者權在劉單猛而稱
王者與其當立也既與其當立而卒曰王子猛何未成其
為君也左傳曰不成喪也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稱天王著其有天子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子朝者尹
氏也非共主也其立不當立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

前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矣稱人稱執貶之也稱行人
叔孫舍賢之也此書叔孫舍至自晉危之也又幸之也行
人如舍足以重魯矣

春秋傳卷下

聖 留春室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而無美詞何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
矣而諸侯環觀坐視無有與一旅以靖其難者危不持顛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按左傳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
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將納王夫晉主盟中夏尊周其首
務也使非子太叔之言范獻子其有憂乎輸粟具成皆臣
子之當為也不加泄泄之罪足矣又何美之云

有鶴來巢

有者昔無而今有也來者此無而彼來也有鶴來巢異之也胡氏以爲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是矣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鶴之鶴之君出辱之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鶴鶴跡跡公在乾侯徵褰與鶴鶴之巢遠哉遙遙調父喪勞宋父以驕鶴鶴鶴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鶴鶴來巢其將及乎信斯言也則國家之禍敗一定而不可逃與識者當有以辨之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季氏逐君公出奔矣而曰孫何爲魯諱也爲魯諱則季氏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聖

留香室開

之罪不彰何曰季氏專魯久矣其無君之罪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然公與有責焉初公欲去季氏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劫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使公能聽子家之言從季氏之請則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惟不自振於平時而欲驟除於一旦禍之及

也不亦宜乎况出奔至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喜千社之致而不以失魯爲憂則乾侯之死君子已預覘之矣故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若不繫之季氏然春秋之意微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初奔齊故書至自齊齊取鄆故書公居于鄆魯公所有也鄆魯邑也而曰居于鄆則專魯者誰也而季氏之不臣見矣

夏公圍成

圍成者齊師也不曰齊師而曰公者惡齊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梁邱據乃受申豐之幣錦曲爲諛言以惑景

春秋傳私考

卷下

聖

留香室開

公公從之則圍成者非齊志也然則昭公無貶乎堂堂魯國公不得而有之至借師以圍一邑是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具見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傳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羣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曰以者尹氏諸人以之也則奔楚者非子朝志矣尹氏召伯毛伯稱氏稱爵而不名何見其族之大人之衆非一人所能爲也胡氏傳極妙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戌周且謀納公也謀納公公何以不入晉士鞅止之也士鞅何以止受賂於季孫也觀其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魯公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春秋傳私考卷下

留香室開

夫觀士鞅之言論強弱而不論是非論天道而不論人倫非直受季孫之賂且亦心季孫之心也三卿分晉茲其機與

鄆潰 公在乾侯

鄆魯邑齊取之以居昭公者也鄆何以潰穀梁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嗚呼居國而見逐居鄆而鄆潰則公之爲君可知矣客寄乾侯窮無所入爲君至此亦可哀矣明齊于冊則君臣之惡不待貶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淹恤在外已八年矣齊晉欲入公而終不得入者意如不肯入也觀季氏對荀躒之言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聽其言若卑辭待命然會于扈則意如貨士鞅會適歷則士鞅私意如而晉君皆不得知焉謂季孫不知其罪可乎哉至公客死乾侯則季氏之罪通于天矣

定公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春秋傳私考卷下

留香室開

昭公

公以十二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始卽位則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待意如之命而後敢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及公之將葬也季孫使役如閼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觀季氏之惡君無已其能以有後於魯乎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頤子胡子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是舉也天子之老在且會十八國之師謀伐楚也何伐楚爲蔡侯也蔡侯以一襲而不與子常乃留楚三年其爲不道甚矣蔡侯歸而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則奉王命行天討孰有正於此者乃書侵楚何按左傳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殍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於是乎失諸侯無功而還夫晉

春秋四傳私著卷下

吳 留香室開闢

貪賄之國也士鞅受季孫賂而荀躒不入魯公荀寅求蔡侯貨而獻子不果伐楚皆晉國之辱也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觀晉所爲與楚子常等耳春秋安得不深惡之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而稱子進之也何進乎救蔡也不書救蔡何曰蔡侯以吳子則不待言救矣夫吳強大之國也蔡何以能以之公羊氏曰蔡昭公朝楚楚囊瓦求美裘弗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則吳之師是蔡以之也昔請師于晉而晉以賂阻今求救於吳而吳以師從春秋旣惡晉則與吳之情見矣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此宋行人也何以執於晉聘晉也執行人者晉侯也何以稱人貶之也何貶爾按左氏樂祁犁聘於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爲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春秋四傳私著卷下

吳 留香室開闢

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然則樂祁之執以范氏之私怒也以私怒執行人故貶而稱人

盜竊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季氏之宰惡乎得國寶而竊之左傳謂陽虎將伐三家而伐之弗勝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非陽虎有也取之以出是盜而已矣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旣竊矣又何以復得陽虎歸之也得之云者旣失而復得之幸之之詞也蓋寶玉大弓諸侯之守以示孝也一旦入於盜人之手則將何以見於宗廟故失之書

得之書重之也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
郕謹龜陰田

平矣而復會者所以成其平也按公會齊侯于夾谷孔某
相其左右司馬以從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
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
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
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
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
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知已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郕
謹龜陰之田夫郕謹龜陰之田陽虎以之奔齊者也書曰
齊人來歸非強取之也乃齊人自以之來歸也齊人可謂
服義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圍郕何叛也孰叛之侯犯也侯犯家臣耳一旦以師叛至

勤二卿之師兩圍之而不克則家臣強於大夫矣大夫強
而公室弱家臣強而三桓微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叔孫
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
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
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
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嗚呼魯不令之
臣孰若三家州仇知家隸之不令於已曷亦思已之不令
於公朝哉可嘆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邱費成三家之私邑也三家厚自封疆故三都甚完固此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開

其墮之何制於家臣也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
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
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然則三家之弱魯者此三
都也而其受制於家臣者亦此三都也仲尼墮都正之以
禮也以禮爲國不惟三家安而魯亦賴以固矣此聖人之
政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晉君之失政久矣晉臣之不睦亦有年矣趙鞅士鞅荀躒荀寅受賂行私自圖封殖叛晉之兆識者已預見之矣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春秋以叛書者誅其意也荀寅士鞅射入朝歌初以韓魏之譖乃不聽齊高彊之謀而遂伐公則其罪無所辭矣君父無將而況於伐乎三卿皆叛自其事而論之則趙鞅宜從未滅故下書晉趙鞅歸于晉韓魏爲之請晉侯許其歸而後敢歸猶繫之晉者未絕之也曰歸於晉者順辭也此許人改過自新之意見春秋之公恕也若荀寅士鞅射而敢於伐君雖欲爲之請亦不能爲之辭矣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世子也何以出奔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南子宜淫世子羞之是也顧可命陽速殺之乎時靈公尚在蒯聵當有以處之觀之凱風七子而不怨則蒯聵出奔之自取也靈公不待貶矣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滅胡惡之也以胡子豹歸則又甚矣書楚子何胡亦有罪也豹書名何失國也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以爲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之滅胡也豈春秋之旨哉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邾東沂西田歸之三家

春秋傳私考

卷下 留香室

也非歸之魯也與師伐國而若不與聞三家之僭不改其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以爲季氏德二家故以歸叔仲而不取或者其然乎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先齊國夏何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以爲治其黨與不若穀梁之爲親切有味也公羊氏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易之定論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官災

此皆毀廟也其官何以存不當存也不當存而存則其災也有由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聖人之言有深意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是以窮來歸也乃聽上茂之請以計執蠻子何其醜哉故晉書人惡之也曰歸于楚若尊楚然其所以卑晉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茶弑矣安得不歸罪於乞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何罪哉伐邾入邾以其君來其暴甚矣春秋不書滅邾而曰入邾不書執邾子益以歸而曰以邾子益來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也

吳伐我

吳伐我為邾故也克東陽舍蠶室獲叔子而盟于城下經皆不書為魯諱也伐邾入邾徒受惡名而遽召吳兵所喪不已多乎謀國者可以監矣

歸邾子益于邾 齊人歸讎及聞

以邾子益來罪在魯也歸之于邾善其歸也邾子齊出也邾子歸邾則謹聞歸我解怨釋讐利莫大焉然則利人之國而不自謀其國者何益哉

公會吳伐齊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嘗盟我城下矣齊常歸我讐闕矣今乃會吳伐齊則曲在我矣據事直書貶自見也齊悼公死於弒而以卒書何胡氏以爲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吳楚之民加中國之君也信矣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伐陳宜中國諸侯救之也然卒無有能修方伯連帥之

春秋傳考

卷下 留香室開

職者惟吳楚州來季子救陳焉春秋書救善之也稱吳不稱子見救在夷狄而貶在中國也

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無故會吳伐齊矣則齊之伐我非過也然皆三家之謀也三家實無能焉齊師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有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又何患焉銳師壓竟旁皇無策吳伐魯而不恥盟齊伐魯而不能戰三家之

賜亦詰矣五月復會伐齊不度德不量力固春秋之所惡也

甲辰孟子卒

按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塋小君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書孟子而稱夫人則諱之者必求其故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者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

春秋傳考

卷下 留香室開

不與吳之得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詞也盡之矣

於越入吳

吳雖太伯之後然入于夷俗久矣一旦恃強而憑陵中國故入吳入楚伐齊伐魯自以爲可以主盟諸侯矣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相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是謂螳螂捕蟬而不虞黃雀之在後也書之可以爲貪兵無已者之戒矣

春西狩獲麟

麟鳳聖明之瑞也伏羲舜文作而鳳凰出夫子春秋成而

麒麟至此理之所有也而非庸衆人之所能識也公羊曰
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
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反袂拭面涕沾袍則非所以論聖人矣穀梁曰非狩而曰
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
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用意亦深且遠矣

此吾邑先輩徐伯源所著也伯源中嘉靖進士官給諫外
僉事以不能從俗俯仰遽解組歸一時風采凜然是書爲諱
春秋而作於三傳及胡氏傳之異同者間附論斷於胡氏刻
深之處尤多所糾正持論尙無偏黨萬厯丁丑其子繼芳曾
以活字板印行而顛倒舛誤至有不可句讀者因屬東嚴太
守以四傳原文互相校重付梓人以復其舊以永其傳云
爾嘉慶庚午中秋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
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已意於胡傳之深刻
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
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薨以示褒不知外諸侯經
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
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例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二卷補遺一卷

〔明〕傅遜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日殖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注解辨誤二卷》提要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序

遜少志頗迂讀書慕孔明觀大意獨好究前代理亂成敗之原於字句不深求既而無用於世不免譏述始欲精其義而恨魯甚未能也及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註雅愛杜註古簡謂註書者莫是過矣至舉筆錄之乃覺有未然既得吾邵先達陸貞山附註皆云杜悞與鄙意多會因據以咀味左傳註解辨誤序

一

亦未爲盡得於是遂註而唯傳以讀則大義益明先儒雖宏深賅博非遜所能企及百一而疵類頗多始猥會衆說而折之衷有未經辨議者亦創以己意而爲之釐革焉猶自爲妄出胸臆復博參之羣以藉得有徵據爰以自愜間有一二可以意求者則亦自明著不必於他考焉者也遜於古人皆極崇仰元凱資兼文武允深敬慕

膏更賤名以志效法之意豈樂輕用其譽
毀批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其忠臣於千載
之下耳恐世以君子不審其義而謂廷擅易
古人之筆故特詳覈得失而尤因以存其說
馬韓子於三百篇云曾經聖人手議論安
敢到則非經聖人者亦庸可致吾喙矣然古
今之變典藉之繁其訛而之謬也多矣又安
能一而為之辨也批噫萬曆癸未年春

左傳註解辨誤序文

土

曰古婁傳遜士凱自序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吳郡後學傅遜著

隱公元年莊公寤生

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愚謂果爾則生之特易姜應

喜何為遂惡之且后稷之聖其生如達如寤寤

而生則莊公聖過於稷豈理乎或云難產困而

后寤則當云寐不當云寤也史記云生之難則

亦以意言之於寤生二字無解推應劭之說兒

墮地能開目者為寤生於二字不如早為之

既明切於下驚字亦相應故從之

所杜云使得其所宜則是愛段而欲安全之矣

自與下文無使滋蔓意反蓋欲以計豫除之也

故伯答云必未嘗君之美杜云宋華元殺羊為

自斃意可見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愚按禮經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傳云大羹

不致兩雅肉謂之羹非有分於貴賤也而謂賜

賤者之常謬矣要之非特為設燕饗時所有以

賜之華元於軍中殺羊為羹享士應優卹之以

使之樂戰豈以賤食享之特在軍中不同於禮
食耳此本不足解而杜為曲說以誤後人故為
之弔生不及哀杜云諸侯已上既葬則練經除
經典未之前聞杜於晉朝元皇后喪議大子應
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安樂為
證先儒議其巧飾經傳以附人情今以傳考之
所謂弔生不及哀者蓋言惠公薨久今來賜不
及其哀哭方盛之時耳至如子產為鄭伯辭享
直云免喪聽命傳亦但言葬鄭簡公杜何由知
其定為既葬而除也叔向譏景王明言三年之
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其譏宴樂而不議除服

可乎杜既創為此議故於傳中諸言喪禮與已說不合者輒遷就解釋以求通如文元年傳曰晉襄公既祥註云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昭十年傳葬晉平公叔向辭諸侯之大夫日孤斬馬在袞經之中註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十五年傳叔向議景王下亦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議其不遂此服自與前所議葬禮蓋雖委曲生意欲益顯其謬耳孔疏乃云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卒哭是葬之餘事故杜云然其意蓋於所習而為之護飾短闕抑又甚矣愚按陸說至允

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杜於桓五年註云足祭仲之字陸深辨其誤良然蓋足其名而仲其字耳又云四月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二 日 殖 齊 律

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陸云先儒謂春秋間有用夏正紀事者此類是也以取為芟踐強說耳愚謂麥禾雖未熟軍中豈無別用杜既強說而云用夏正者亦蓋故削而改謂既有二名當小有別按爾雅說文皆云山夾水曰澗山澗無所通曰谿然谿豈皆無所通乎故永爾雅註而畧改亦水草愚考本音溫令之蘋蘩蕰藻之菜杜云蘩藻聚藻也毛晃謂蘩也其蘩崇蘩利宜作蘩小加大杜云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此訓聚作蘩文義乖矣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陸云此亦以班位上下言之不必專謂用兵其說為長

五年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云八八六

十四入六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四十六人二二二四人此本何休公羊註服虔以為用六為六八四十八用四為四八三十二用二為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成則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然此傳本文云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又宋元嘉中大常侍隆云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九諸然後成樂成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降殺以二者減其二行耳此為有據若如杜意則自諸侯以下節宜皆不以八矣陸又云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說為當故遂對曰未及國杜云忿公知而故問責辭耳此文晦澁疑有誤愚謂宋使既忿公知而又問則宜有他辭示不滿於公意何緣諱之如此蓋使者未知公之聞其入郭尚有鄰國疑慮之心故不以實告而以緩詞自諱故公以見外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三 日 殖 齊 律

怒之甚也下云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其意可見八年胙之土杜以胙為報陸從常昭以胙為祿竊謂報亦祿之意不如祿明故從之諸侯以字為謚因為族杜云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便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陸按鄭玄駁許慎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此以氏為謚者傳寫誤也杜考之不詳乃妄斷其句而強解之愚初依杜讀傳本覺短謚不成文句固宜以謚作氏但春秋中實有以謚為氏如宋戴惡衛齊惡之類疑不能決既而再讀正文則知杜說之謬無疑也蓋杜父為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公木問氏也而眾仲對云諸氏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則問氏承了然自明矣又下文公命以字為展氏則眾仲之

說又明矣而乃妄生意見強斷焉句因一字之訛而不尋考上下文理抑何不達乎又考宋戴惡蓋宋戴公之後傳中稱戴族者是也非其臣之諡而齊惡齊為其臣之諡與否亦無定據孔疏曲以二人當之耳使戴齊果為二惡之先之諡則亦在衆仲所對之後衆仲時蓋未及之故朱子亦云此公命以字為展氏杜云諸侯之子諡應作氏公命以字為展氏爾公千公于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于展之孫故為展氏劉敞曰此說非也使無駭其公于展之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又其何待氏非死而後賜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為其子請耳陸提其說予以為皆非也杜所云公于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此據魯三桓鄭七穆等言之耳致春秋不盡然也使諸侯之子若孫皆為大夫其孫皆以王父字為氏而世其官則一國中何其大夫之多盡其官而官之亦不勝矣蓋雖均為公子公孫必其有功于國為時君所寵任者始命之氏而世其官若魯季友授立僖公鄭子良以國讓襄公而三桓七穆始盛于魯鄭皆天所啓也又或立國之初其子孫以父祖之烈亦得世其卿非以公子公孫而官之至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也東漢明帝有云吾子不得與先帝等得之矣若無駭不稱公子公孫則必非公子公孫矣其祖父雖為公子公孫無功於國豈得賜之氏乎則無駭必公孫之子若孫其先世未有賜氏者而無駭自以賢才見任於惠公隱公之世也世其官而賜氏故其父為之請如華督弑嫡立蒯故立華氏華督亦公族何前不賜氏乎此正與無駭事畧同但宋莊公感督迎立之恩故遂生而賜氏隱

公雖任用無駭而無私寵故既死待請而賜之為不同耳杜因無駭死而賜氏遂以皆未死賜氏為督之妄亦據一而該百矣豈先王有定制乎且展舒轉之義正與無駭字義相通則展即為無駭之字公因衆仲以字為氏之言而遂以賜之傳文甚明杜乃借彼以解此復據此以該彼其非通方之論而強且鑿也其矣劉敞亦以三桓七穆為此即祖其意以規其失而陸乃是之亦欲異杜而不究其原矣若鄭樵氏族畧又云魯孝公子四人惟展無字以名為氏何所據而知之其誣漫無稽也尤甚不足辨也

桓公二年藻率韞韞

杜註藻率以常為之所以藉王也王五采公侯伯三

采子男二采戴佩曰杜解藻率之義非也記曰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又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藻五采也藻率者以五采率帶也陸取戴說愚按周禮典瑞篇王執鎮圭纁纁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此所謂五采三采二采也是纁有五采五采方為藻非纁即藻也本文但云纁纁不云纁率也而改纁為率於義何當乎鄭玄註云纁以薦王木為中餘用常衣而畫之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中頴達以拭物之中無名率者此固誠然矣其言畫藻不可易也乃以藻率為藻之複名又曰藻得稱為藻藉何以不可名為藻率也夫藉率二字義豈可通其明黨杜而妄言甚矣則杜之誤也不自見乎然戴佩之說亦非也按禮經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註云率與紼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則此乃欽服與諸吉服不協臧哀伯

於此不應以飲服爲數其註又云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上也其以二采對緇言則采乃帶之色非率之色也况其上下文俱一采爲一物何獨於此舉複名也故愚以藻從王藻之藻率從率碎之率本爲二物而於傳文數字亦相應詳見本註韞韞杜云韞佩刁削上飾韞下飾據韻書韞韞同詩小雅韞韞有珌毛傳云韞容刁韞也韞上飾珌下飾至大雅韞韞容刁傳則云下曰韞上曰珌已有小異今杜反之其誤滋甚類達疏乃云韞韞或上或下亦無正文此非掩杜之失而遷就其詞乎愚謂韞爲刁削必矣韞爲下飾必非也說文云韞佩刁上飾徐云珠之爲言捧也若捧持之則非在帶裳幅焉杜云上而何故遂從詩傳而改焉

六

日殖齋梓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其形方上稍潤下稍狹兩端有帶分明以縛小服並不可以邪經於足與今行膝形大異不知何自而以此當之且此傳照其度也謂尊卑各有制度今其圖止一耳並無尊卑之別度安在乎詩所謂邪幅亦非所圖也此幅疑即今之錦綬然於五經無考故不敢易而姑記之於此俟博物君子教之義士猶或非之
杜云蓋伯夷之爲陳同子教之義士猶或非之
南謂殷之頑民非伯夷等也竊味非之字義本指伯夷言若臧孫達其頑民則有戴商之心豈獨非之而已
有後於魯乎
杜云伯夷諫隱哀伯諫桓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陸云此只據哀伯言又何遠引伯夷愚謂此杜以已意徇特相會往美之非註也然亦不須此意故謂之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然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

事也
杜云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地成會事成愚謂皆非也以事機之豈有兩君特以事爲會因莫適爲主其事不成而遂已乎又豈有諸國徒以事會而無禮讓乎傳各舉重爲言而太析之過矣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杜云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適子爲小宗次者爲二宗孔疏因側室爲立官遂云二宗亦官名陸云俱未有考而不辨其非竊謂側室二宗固應請於君於其中立官以統之而即以側室二宗爲官必非何也以其不似官名也又云適子爲小宗此其意以諸侯爲大宗耳然不聞族人不得以戚君大夫不得以宗諸侯乎近世儒者有公子宗道論其說爲詳允大都始爲小宗既爲大宗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其變至于無窮則大夫之家固自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七
日殖齋梓

七

日殖齋梓

六年謂其不疾瘕也
杜云皮毛無疥癬於諸字細
解親其九族
杜云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陸從戴歐陽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之說愚謂二說言九族之是非固未暇辨但此指國君而爲言則外親與姑之子等皆在異國或爲臣下待之自有體未可繫云親之也故從鄭玄自高祖至玄孫九世之說又竊惟頑達正義中以高曾曾玄皆不能於一身備有豈能親之殊不思國君宗室繁衍高曾雖亡與高曾一代者或高曾之子孫非高曾族乎曾玄雖無君子曰善自與曾玄爲一代者豈無曾玄族乎

為謀杜云獨絮其身謀不及國此是以接以大

牢杜云以禮接夫人而不要諸義也今華焉接以母

矯虛為之補虛強氣其說本強又以接作捷以母

非夫人也接夫人鄭玄之說陳皓已辨其謬且

下云卜士負士妻食皆以不以隱疾杜云隱痛

祥也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疾疾病是於隱

十年無厭將及我杜云將殺我愚詳其文意蓋

以母弟必言好利無厭者當得禍患叔

連及之爾

莊公六年人將不食吾餘杜云言自害其甥必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不切愚謂三甥欲置毒于八 日 殖 齊 梓

飲食中殺之故鄧侯云然

莊公十四年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杜引尚

火始燄燄未盛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

則以燄燄在忌人者而言夫忌人則其氣燄矣

何燄燄之有尚書云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蓋

始微而終不可過之謂也愚謂此指所忌者今

勢雖微弱而終將強大如火始燄燄耳故僭以

意改之若陸用頌師古言人心之所忌惡者其

氣燄燄馴至傳瑕貳杜云瑕有二心於已謂

於災亦同傳瑕貳杜云瑕有二心於已謂

如漢高之斬丁公者非也下云納我而無二心

者許以上大夫蓋言瑕雖納我而中有二馬耳

十九年鬻拳可謂愛君矣杜云愛君非臣法也

君而杜乃曲盡

之解以合義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非常也杜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

此年與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食事同彼此

異議不可合解故謬以置閏失所為言而貞山

關之甚詳其義似密予讀之惜不知所定以示

小孫冲之冲之讀之即曰此易知耳大父舍傳

而看經自明矣予猶不省冲之以用牲用鼓與

下文于朝于社自別因憶胡傳所云甚明乃自

忘之愚固不足論以元凱貞山之博且精而

見不如一孺于此古人有一得一失之議也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杜解小戎父姓之戎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獻公時

固未入中土何緣得薦為女于晉此疑是非非戎

在要荒自可薦為女何須在中土乎但未知必為

名姓之戎故名以別種上狐姬稱姓于亦當是

其姓也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杜解蓋覆也走而自

門上此解本可疑劉炫謂投車蓋過于稷門雖

似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于稷門不足為勇

投而自覆于門此躡捷之

甚亦勇者事也故姑從杜

閔公二年用其衷則佩之度杜云衷中也佩王

泛矣劉奉世云佩之合法度世

子佩喻王而蔡組綬的然可據

狂夫阻之杜云

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如此於本句已覺不暢於上句亦不相蒙陸以為有誤闕之可也考國語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盡敬而反常昭註曰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字將服是服狂夫阻之又引周禮為據考周禮大司馬方相氏狂夫四人則帝之說似為有據於傳亦順故姑從之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杜以驪姬為內寵二五為外寵奚齊又陸云今按古人援證前聞皆取其大致不必事事符同杜誠大拘此誠知言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云用諸侯諒闇之服陸云言其朴儉耳良是

僖公二年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既病則亦唯君故杜云冀前伐虞至耶虞報伐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悅其心服虔以為伐耶三門謂冀伐晉也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疏以虞說為不然謂若虞嘗經助晉則是昔來通好何憂不許而進國之美實尚畏官之奇諫乎愚謂度說固非而疏折之亦未當若果通好曾受其救國之恩則今之假道尤宜用賄以謝其前恩而後功何由必其無也何不觀下文云冀為不道侵敝邑之南鄙則耶三門果是晉地亦常用敝邑字而或道文尚有謬下豈得直言地名而已故以杜說為定

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馬求卿曰註意未明此乃釋之詞蓋言

齊楚相遠雖馬牛之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傾入吾地何也愚謂杜說固未明而馬說亦鑿但言地遠馬牛猶不相及今何與而涉吾竟乎賜我先君假來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云穆陵無棣

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因自言其盛此計於傳意皆未明且周公大以征伐之權豈獨止其國境而已乎故無棣在遠西無棣則四方皆其所命征伐之地之廣杜以齊竟言其盛大謀矣故俱革去而折筮短龜長杜用下文韓簡乘諸說以階解於內筮短龜長之言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楊用簡曰一人云筮之辭理短龜之辭理長蓋就驪姬一事而言非謂龜筮實有長短也類達正義云杜欲成上人所謂之意故引傳文証之若以至理而言

左傳註解辨誤卷上
龜筮實無短長竊謂有大極斯有陰陽有陰陽而奇耦方圓象數已具乎無物之先矣物由以生豈緣物而有乎曷有先後之分乎簡之說固已鄙野而杜即用之以為釋簡矣楊用簡謂龜筮之辭理有長短雖曰就驪姬一事而言然易之辭理豈有短者乎類達每為他說以仲杜而此獨云云必杜之說有甚不可者耳然疑古人之言亦必有據又尚書洪範云龜從筮逆則上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蔡仲默釋之曰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在聖人所重禮記曰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愚益疑不能決史記云著生蒲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則著龜一也且易經三聖打噴索隱鈞深致遠萬事萬物之理備矣彼云長短必更有與義存乎其中餘不足信仲默一代大儒凡杜命之學至宋大明豈得草草而後又考周禮註疏亦

左傳註解辨誤

車日殖齋梓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三

主日殖齋梓

儒論之詳且明矣
故遂削而易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杜云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諡中

生猶忿愚謂夷吾忌克失國固其罪非申生所

忿者蓋申生孝而恭忌其蒸於賈君亂倫耳杜

舍大而舉細失申生之意考之林叟同鄙見

七與大夫 命制車七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伯七命或車七乘或

即副也每車一大夫主之謂之七與大夫

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屬中生者襄二十三年下

軍與帥七人前中生將上軍今與帥七人為申

生報怨盈將下軍故七與大夫與栾氏劉炫以

服說為是又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

應曲附栾氏愚按正義引服說而不之非亦以

其說為是矣以愚言之非也再考周禮典命云

李傳註解辨誤卷五

侯伯七命大行人云貳車七乘則杜之說本有

據服云上下軍與帥七人傳無上下軍之文果

何所據乎且申生死於驪姬與惠公何怨而為

之報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豈必其所將耶古今

以君親臣而外附者

多矣豈特七與已哉

十四年號射 杜謂惠公舅疏以晉語惠公稱射

諸侯謂異姓大夫為舅則通稱耳前言小戎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吉 杜謂卜八而用筮不能

見難占而言之劉炫以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云

南國蹇射其元王中頃目則筮法亦用難占不

必皆取周易愚又按周禮大卜掌三夫狐蠃必

其君也 杜云以依蠃為君其義欲以喻晉侯其

文雄狐而言其義甚明因蠃計名而下文又云

蠃之貞遂致誤以雄狐為依蠃耳此本明白易

知而前未三敗及韓 杜云晉侯車三壞陸云晉

及此何歟 師敗也杜據上文士人之

言遂以為車壞入而未定列 杜云列位也陸以

其說拘而陋矣 晉於是作爰田 杜

文言能合其眾而言豈有位 晉於是作爰田

未定而能合其眾者乎亦均 晉於是作爰田

分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民陸用國語賈侍

中註作易田之法以賞眾又用漢書地理志三

歲更耕之說故訓爰為易若此所云則是漢時

代田之制何以為損上惠下而使民懷之乎唐

氏云讓肥取 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

也 杜云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為中女震為長

也 杜云易歸妹上六爻辭也離為中女震為長

離當云兌為少女今言離為中女誤 姪從其姑

矣今據歸妹兌下震上陸說良是 姪從其姑

杜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姪於火

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贊泰陸以既

云離為火火從木生復云於火為姑未詳其義

劉用熙曰震變為離是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男

女為姑姪非取長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杜云

敗德非筮數所生林云先君所行當致喪敗之

德及今言之可一數之乎初讀之以林說明

然與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非唯立驪姬一

事而云不可一數稍過矣故仍杜但以字

為句非也及可數乎猶云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數可及乎蓋闕字法也

十六年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左傳註解辨誤

十六

日殖傳梓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法杜

二十一年貶食省用務穡勸分

杜註云穡儉也
陸云旣言省用

左傳註解辨誤

七七

日殖膏梓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興之弗可赦也已

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愚素以大司馬即司馬子
魚陸亦以爲然又引史記宋世家以爲子魚之
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考
世家猶在戰泓之後此爲子魚無疑固諫猶固
請也弗可赦也已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勿可
赦宥也今味之則勿可赦也句固如陸所云與

鄙意雅合若云大司馬即子魚有未必然者子
魚累見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皆未有言大者
此獨言大必有所別也若史記疎畧多矣豈可
以爲據又何由而知固爲司馬在戰泓之後也
世家內亦未嘗言其年以固爲司馬因記事
及之故在戰泓後耳故今從杜稱公孫固
鼓以聲氣也杜云鼓以佐士卒之聲氣於文不
順故從劉用熙云聲宣也宣倡士
卒之勇氣又金**戎事不邇女器**杜云俘誠非近
衽也用以節鼓戎事不邇女器婦人之物陸曰
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是也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杜註云名書于
而臣事之則不可以二疏曰質形體也謂拜而
屈膝委身體於地也愚謂此本強鑿質即贊耳
左傳註解辨誤卷五 太 日 殖 齋 梓
晉子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
語臣委質於翟之鼓常註質贊也士贊以雉依
杜說則質讀**辟不敏也**杜云敏猶審也同盟然
如字非也**辟不敏也**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
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陸云敏猶達也愚謂
陸不辨杜說之當否而改易一字於傳文無當
原杜之意以爲告則書名彼不以名告而書名
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亦不名以自辟其不審
之誤此與達字何涉愚謂既已同盟則史官應
知其名矣何不審之有蓋辟當作開傳以赴者
不達于禮而不以名赴故惡其違禮而辟除之
不書其名若未嘗與之同盟者耳此與文公七
年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同意猶云德不恪
也書不共也杜於彼云此傳還自釋凡列之意
其解與此同亦誤蓋彼傳以爲不敏達於事不
及諸國會盟故辟之使若不與於會者陸改審

爲達是也而不求其
不達之故思之淺矣**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
子司空季子杜云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
顓頊魏犢俱奸命於園曹顓頊即就戮而犢亦被
黜後犢亦未有勳績也雖或賢安見其有大功
乎狐毛設旂于城濮以勝楚賈佗以公族致位
太師初不在魏犢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
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從者以爲不可謀於**
桑下杜註齊桓公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而不
解其殺聞之者之意蓋緣桓公與秦共納
惠公不欲復納重耳尤忌其賢而以計留之故
妻以女富以馬如周喻之建策於孫權羈縻玄
德者至孝公特諸侯皆叛焉又去益恨故從者
謀行而姜氏恐露其計故殺婦以滅口傳中如
左傳註解辨誤卷五 尤 日 殖 齋 梓
此而舊註不明者多**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
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杜註云若遂以
句陸以爲當在夫子爲句愚謂句讀且無論當
先解其義杜以爲反國句在若以相之句下故解
相爲傳相以爲傳相於適國燕享之際耳殊不
知古人文字錯綜多有倒句者若以相之相即
上文相國之相耳夫子必反其國蓋必然者以
爲帶句豈有傳相之善而遂能反國及得志諸
侯乎史記中用句多有如此者**奉匭沃盥既而**
揮之杜云揮灑也陸云揮非灑也疏曰蓋以盥
手揮之使水淋漓其衣故怒愚讀之乃杜
省其文與疏本一意實非也陸亦不審矣蓋盥
未畢故手尚濕而揮之以滿其衣則在方盥時

傳何用既而二字乎蓋斷畢而揮之使卻也以子園妻故諸註皆謬

二十四年實紀綱之僕杜云諸門戶僕隸之事

愚謂文公已君晉國人必有為之川者傳又云

棄邵為之內主豈皆無人而皆泰卒任其門戶

之事耶蓋但弔二叔之不咸杜註用馬融說云

言其可任耳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而鄭眾

賈逵皆以二叔為管蔡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

亂鄭玄郭定襄與陸貞山皆以為然予獨主杜

蓋管蔡流言作亂周公已殺管叔而蔡蔡叔此

時豈尚在封建之列乎孔註云按其封建之中

方有管蔡豈有待其作亂始封建之乎良然况

流言者尚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

有霍叔耶

左傳註解辨謬卷之五

於成周而作詩杜解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

族特作周公之樂歌夫傳明言穆公作詩而此

云周公之樂歌者蓋詩小序云常棣燕兄弟也

周公之詩而此獨云召穆公故陸以為所傳異

耳考杜說本之常昭常云周文王之詩者周公

旦所作其後周室既衰親親禮廢復作常棣

之歌以親之蓋諸儒以此傳與詩序不同故強

附而合之竊以為此類去古久遠固未必小序

之為是而此傳之為非亦未必此傳之為是而

小序之為非也今註傳始依本文解之與詩序

不同缺之何害而必欲強合之棄璧龍而用三

耶故削其附會之說而直解之

杜云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傳賢孔疏曰

如杜此說則謂鄭伯尊賢與傳文尊賢章異

蓋云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其省視

說為得而乃以杜註省器蓋惡斥其短耳

官具于汜杜云省官司器具用非也蓋言省視則

備辦之意在其中以官司

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

二十五年請隧杜云關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

天子遠郊之內有六鄉外有六遂考周禮冢人

以度為丘隧則凡葬皆用隧傳中魯宋俱有隧

正書云魯三郊三遂不獨天子有隧若謂王章

蓋在六耳公未請六也二說皆未允難定故並

存王章也杜註章顯王者與諸侯異以壺殮從

之徑餒而弗食杜云徑行也於徑字句愚於從字

句蓋言從即從行矣何須用徑字

左傳註解辨謬卷之五

乎且錢字亦無著二句

文意亦不佳故為改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磬野無青草杜云如而也時

月野物未成故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

食之物所以當恐陸云如之為而雖傳紀多有

於此自當依本字且服虔劉炫王學林諸家以

為如字當作似字訓磬固語作磬常昭註云府

藏空虛但有棟梁如縣磬也又禮記磬于句人

踞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王氏說亦云縣樂

器之磬蓋磬磬古字通用則如常註無疑矣愚

自幼讀此傳暗與常台但杜又云時夏四月今

二月故室無資糧野無蔬菜殊未當而陸未及

議竊謂以二月故室野如此則無國無歲不然

春秋時無歲無國無兵何獨魯恐乎又何獨恐

於此年乎計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杜不

推而設 **大師職之** 杜云職主也大公為大師無

解也 **主司盟之官** 劉用熙曰言周

之大師主之不必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杜言

專謂大公當矣 **祝融之十二世孫** 劉炫云自祝融自鬻熊其間

有一千二百年何得止十二世乎孔疏雖為曲

解終自難通以為傳寫

候今著其年不詳其世

二十八年曹人尸諸城上 杜云樂晉死人於城

磔其尸以取怒於晉蓋即以所死者陳於城上

則晉師自為寒心矣且磔乃支解與尸字自別

蓋尸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杜云距躍超越也

其尸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曲踊跳踊也百猶

勦也孔疏云距躍曲踊皆詳明但以百為勦不

知所據以傷病之人不可為六百跳故以意解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耳邵文莊公言百猶阡陌之陌雖未見必然而

比訓百為勦為近理蓋躍踊之度大約如此古

字百作陌又解距躍為直 **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杜云除懷惠呂卻愚謂非也使文公不得國則

腦 杜云腦也正義曰腦之為使未見正訓蓋

也蓋從血使從口二字義絕不相通不知何自

而以定訓正義明知其非而未有以易之下文

云吾且奈之據考工註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

果捷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而奈也于犯雖惟

詞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此事情亦近而

可推蓋楚子伏晉侯於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撲

碎之宜從詩王事靡盬之盬此盬與周易幹盬

之盬意義本通故正義於襄公二十九年王事

靡盬云盬亦盬也盬是盬之害物故為不堅固

也貞山乃以為非穎達但能解於彼而不能通

於此貞山於字義難解者每以為古字通用於

此本自通而乃二之抑不知何以也蓋皆泥於

腦之義自明矣此說雖自予始之而竊謂必不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可易 **吾且柔之矣** 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

工記曰角之未處於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

欲其勢也剗腦同註云言角之未近於剗得和

知古人立言之故與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

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欲犬華仲

前驅 **前驅** 杜云寧子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

人衛侯遂驅掩寧子未備遇初讀之甚不

解以寧子先入安喻國人公何用遂驅之以掩

其未備手且宛獲之盟國人既已安矣掩未備

不知其所備者何也况諸侯固應有先驅不待

掩未備方有也既詳之蓋因衛侯不勝其伎害

經 119—654

之心故寧子先入欲護救其長殺耳而長詳候以爲使與之乘入故前驅者遂探衛侯意不待命殺叔使寧子不入可救止也若衛侯果驅之以掩未備則是承公命殺叔武夫公何掩之股而哭之又使殺叔大乎或云衛侯與元咺訟不勝何也曰衛侯素無害武叔之心則前驅必不敢自射殺之此實探衛侯平日之意故三子無詞以敵元咺而謂於此衛侯遂驅掩寧子未備也則非

亡大旆之左旃 杜云大旆旗名繫旆曰旆通帛曰旃據傳云大旆則不可繫於旌矣云旆之左旃則旃爲旆上之一物耳而杜止釋二字殊平文義且前於設二旆而退之杜註云旆大旗也何於此復曰繫旆乎故愚合二旆而通之詳見昭公十四年平丘傳

寧子職納橐籥焉 杜云寧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索衣囊籥陳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主 日 禮 齊 禮

也陸云橐以盛籥故曰橐籥寧子慮防酖毒故以覲食爲已職必不兼及衣矣疏曰橐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簋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是也竊謂寧子痛君幽囚慮其饑寒或無衣食亦不可知但就橐籥二字則必以橐盛籥耳若衣不言衣而言橐食不言器而言籥則非撰詞之體矣

三十二年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杜云卜偃問秦密謀

陸云雍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無由得聞或當自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奇怪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杜解固非矣而陸說亦未得春秋時巫卜每有異其神恒與鬼通或文

公之靈憑之以告未可知也晉之忠智秉政者多矣乃不能知其密謀而使卜者知之乎陸云或以他術知之蓋迂左氏好采奇怪異說誠然然亦未可槩謂必無也

三十三年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杜註文公元

葬僖公之薨實以今年十一月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劉敬曰傳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緩屬下句杜以緩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遷僖公之葬於十一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爲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讀劉說知元凱強經附傳甚矣

文公元年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 杜云

左傳詳解辨誤卷上

主 日 禮 齊 禮

之道而失今事霸之禮故身執邑失陸云伐晉非善謀傳以爲古故杜爲此說以護其失耳今讀之良是

二年不登於明堂 杜云明堂祖廟也按賈逵盧

堂爲一故杜同之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爲王者之堂非祖廟必矣蓋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近世諸儒論之已詳故直去祖廟二字但以爲王者策功以厭之也 杜云厭猶損也晉人以非序德之所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愚謂以損訓厭遠而難解漢人每有厭勝之術當作壓既考韻書厭勝此於我公以尊臨卑事理既切而勝之義亦在其中矣

五年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宣公六年八月

六年樹之風聲

杜云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陸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如杜

說則唯

杜云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

樹聲耳

竊謂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

凡韻書皆訓為善仍杜誤耳善之意

為之律度

實無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

杜云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愚謂此皆以遺

後而言治曆明時帝王首務於遺後嗣不切蓋

度量權衡皆起於遭喪之禮以行杜云聞晉侯

律故以律為言耳

稱文子三思而行蓋言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

聞晉侯疾故也劉炫謂聘使之法自須遭喪禮

謂開闢者耳

而行若然則是常禮文子不須使求傳亦無庸
記其事也劉說既謬而謂非因晉侯疾亦非蓋
使他人使雖聞疾安知其必物故而求喪禮以
行乎文子聞疾即求亦謂周詳矣若晉侯無疾
而求喪禮以行不
難必抒矣杜云抒除也陸以
大迂而無當耶
為除當從服虔作紆紆緩也愚按班固兩都賦
序抒下情劉向傳抒愚意王褒傳累陳愚而抒
忠韻會云抒引
而泄之也今從

七年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杜云葛之能藟蔓繁

多陸云傳以葛藟喻公族本根喻公室也如杜
說則是葛藟反藉本根之庇庚傳意矣愚謂若
讀上文則陸說為是觀下文况國君乎句又是
杜說為長蓋公族固為公室之枝葉然非其國

本傳詳解辨誤

杜云葛之能藟蔓繁

君親而撫之則枝葉亦不能茂矣此交相庇先
馬者也杜會其前後意而解之如此非謬也先

蔑將下軍

杜云先蔑士會逆公子雍還晉晉軍

軍石戎御猶在職此雖言御右而實以先蔑既
逆雍又將下軍故也愚按傳上文云背先蔑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則非卒然變計矣且逆雍何
用車徒如此之衆乎此元凱以上文既云背先

蔑下文先蔑奔秦故遂以此強解耳故啖助曰
上言背先蔑立靈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

軍是在晉也何其自相戾蓋先蔑時雖為下軍
將而身在秦故致誤耳趙于常曰蔑既逆雍於

秦則必不肯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
復奔秦理無可通傳誤明矣予竊以為不然大

率古人行事與今人異有不可以世情推者如
程僕居新里而助公戰華姪居公里而助華氏

而助華氏

而助華氏

而助華氏

如賈季殺陽處父奔狄而趙盾送其季傳中如
先蔑事亦比此有之且云蔑既在秦而下何云
奔秦耶即在秦自留秦不返矣言奔秦則歸晉
可知蓋盾就國權又以正義禦秦先蔑何敢棄
其職而不從之先蔑奉命以逆雍本無罪盾何
得廢之而不使之將耶既勝秦後蔑自以所事
不成難以事新君而奔故盾以士會為無罪則
先蔑亦何罪之有此將下軍乃在國為國之義
奔秦為使事不終之故此何謂之有諸說亦見
之不宏矣故既制杜註而於諸說亦皆無取
辟不敏也見信公二**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杜云
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愚謂
此卻疏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德懷之引夏書數
言意重於戒之用休句言九功亦只重一歌字
耳其云義而行之云行賞罰合其宜也當合其
本傳註解辨誤卷上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云匡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杜云匡

至於虎牢之竟杜云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

云似以致之衛耳然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
以歸衛考服虔以為致之於鄭劉炫從其說以
規杜杜於上年云為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
今并歸衛立文不明孔疏強解義終難通又劉

用熙曰公壻池者楚地名有公壻路見定公五
年此人蓋因地為名非晉壻也愚讀傳文上云
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衛事畢矣下文
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非衛事矣
而陸云似致之衛何也蓋傳以申與虎牢皆鄭
地則還鄭已明故不復言鄭况上年杜註已言
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又考其
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
趙穿與公壻池為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
稱而池獨稱乎池封既衛田何中及虎牢皆鄭
地乎蓋公壻池必以楚人奔晉晉取鄭田封之
今令鄭歸匡于衛因思池封乃鄭地豈有使鄭
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已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
陸有疑而未決愚反覆詳味傳意并考諸說而
斷之
如此

本傳註解辨誤卷上

走

日疏

九年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杜云陳師狼淵為

言楚子親伐又無別師而杜云然者蓋以經書
楚人伐鄭既註楚子不親伐故今以此師為援
欲與彼相合而實非也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彰

班杜云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彰班獨受
杜註既與相及且于宋國之賞典大戾上云穀
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下止言皇父之二子死
不云穀甥牛父死也而杜云穀甥及牛父皆死
既已誣矣使穀甥牛父真死則必以其死事
戰亡而賞之應重豈得因死而遂不及之乎蓋
二人並無死皇父之二子死耳即其二子死亦

應有賞傳不及載而止以名彰班爲有據故舉之以爲徵耳後皇父之後世任于宋其賞可知此杜乃曲解以誤傳文謬戾如此

晉之滅潞也而劉炫之徒亦未有規焉何居

在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

鄭肅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

之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陸考

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

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案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愚以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一 手 日 庫 齊 杜 陸所考有據可信故敢削杜說而正其誤

十二年寡君敢辭王

杜云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

也然則聘禮終當還至而秦人必欲致之故襄仲以禮辭之非不欲與秦人爲好也陸是其說

愚按聘義重禮輕財固矣然使聘而自宜還王則秦使者何爲違禮而必致之魯乎若爾則西

乞術不知禮甚矣襄仲何緣以君子與之蓋聘終則還王禮之常今於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爲好也緣此時晉上夏盟魯事晉

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理必然矣杜註大省畧陸亦好用異說以短杜而不考其細故從杜而加詳焉且聘以圭璋以爲信自當還之故術云以爲端節所謂輕則重義亦未

盡其義也

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

杜云策馬櫪臨別授之丈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

若對面其旨蓋以爲書策也孔疏引服虔解亦如此陸用諸說以正杜愚謂陸於群書爲博故

每引他說以爲傳解多有未的然者而杜亦未明朝意蓋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

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已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若劉勰文士一時之

見詎可據之

以爲傳解耶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一 手 日 庫 齊 杜云執訊通信問之官爲書與宣子陸云執訊

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書也詩云執訊獲醜事雖不同文足相比愚謂詩之執訊固不可與

此相比而其說亦謬蓋此時晉爲盟主而鄭以小國事之豈敢執其通問之人乎

若然則禍不旋踵矣豈有此乎

鹿死不擇音

杜註音所祿廐之虞古字聲同皆相假借陸云以音爲廐廐未之前聞秦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吻

死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矣莊子獸死和聲不至意與此同蓋杜泥于下文鉞而鉞走險之語遂生此說今按陸所援引明當鉞而走險急何能擇

杜註鉞疾走貌言急則欲陰家此書未見有從楚之意下文云將悉救賦以待儵者正謂如鹿走險欲一聞以死不暇擇音

而鳴之惡耳。疑字書作𧈧。鹿疾走貌。愚謂杜解固非矣。然必有人迫之而后疾走也。上文無自而竟以疾走為言。文不順矣。况疑本從金必利器也。以難解而改作疑。強矣。今考疑銅鐵朴也。蓋語意以疑疑鹿而後鹿走險耳。其義窮奇。杜甚明。故敢用陸說。并參以己意而改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陸引戴章甫曰。據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紀。則渾敦窮奇。皆杜考之未詳。乃以字義釋之。非也。今按宋俞斌所註。董說亦有此論。然服虔解。投諸四裔。杜云。裔遠也。久已如此。則眾說皆同。投諸四裔。明考說。文裔衣裾也。徐誥曰。裾衣邊也。故謂四裔傳。中言裔夷裔子裔胃之類。義皆視此。

宣公二年文馬百駟 杜註。畫馬為文。四百疋。說文引此傳作駟。馬亦云。畫馬也。丘光虎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者。為可愛。重若畫馬。為文。乃是常馬耳。何足貴乎。其說長。我之懷美自貽伊戚。杜云。逸詩也。按邯鄲雄伊阻。蓋即此詩。以阻為戚。傳讀異耳。且古使屏人所引詩書多有差一二字者。何疑焉。

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杜云。盾以其故官與屏季使為衰之嫡。陸云。以其故族者。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愚謂以族為官屬。杜說本非。謂將領其族人者。亦未明。蓋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 杜云。禹之世。陸云。傳言禹之錫禹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間命大禹。鑄鼎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焉。

禹之錫禹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間命大禹。鑄鼎於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未知其審焉。

謂方字當在。璃魅罔兩。杜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禹世無疑。璃。木石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故以杜誤。愚以怪物難定。兩存之。以是為而子。杜云。以蘭為女子名。愚謂蓋以蘭之秀美。付界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

四年以貫笠轂 杜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違人執轂。正義曰。服虔云。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一日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慢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而為此說。亦以意言。差於人情。為近。今姑依杜而並存之。於此以示不絕異說。

六年以盈其實將可殪也 杜註。殪。盡也。貫。猶貫。賈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又韓非子云。恐其以我滿貫。亦此意。蓋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其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殪。殺也。杜皆非。

八年楚為殺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杜云。舒蓼二國名者。蓋傳寫誤。當云。一國名。釋例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皋陶之後。偃姓。若舒自為一國。偃之三。年為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憶說也。今按羅說。為允。孔又以群舒為一種。尤謬。群舒者。允言群蠻通衆。舒而為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國名者。蓋傳寫誤。當云。一國名。釋例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后。復故今楚更滅之。羅泌曰。蓼與舒蓼別。舒蓼。皋陶之後。偃姓。若舒自為一國。偃之三。年為徐所滅。矣。預既妄分。舒蓼為二國。名孔氏遂以為文五年楚所滅之蓼。皆憶說也。今按羅說。為允。孔又以群舒為一種。尤謬。群舒者。允言群蠻通衆。舒而為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舒與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群舒之內。蓋杜考之不詳。而孔左右其短耳。

十二年夷於九縣

杜註云滅九國以為縣願得

六蓼庸然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故諸儒辨說紛紛楊用脩以九為陽數之極凡稱九者皆極言之其說尤謬愚謂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為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國為一縣楚亦固矣滅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間乎且此尤不足辨上文云微福於四君不泯其社稷使得事君夷於九縣則望其存而不滅之若以滅國為比不大戾上意耶時楚有九縣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豈復追記滅國乎徒屑屑以解九縣而不尋其意悖哉

馬軍行右轅左追蓐

杜云在車之右者執轅為戰備在車之左者追蓐為

草為宿備前未有議者愚以為非也蓋楚五分其軍為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任耳如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

田殖齋

以車之右左而為用則其所謂前後與中者抑亦其車之前後與中否也且一車之中而九在右者執轅凡在左者追蓐於軍中不亦煩擾乎蓋古今之為陳者必有前後左右中軍此楚亦既分軍為五而以右軍專執轅為戰備左軍專追蓐為宿備前軍專斥堠以慮有無後軍專為殿以拒後中軍任權謀出令五軍各有所任部分既定號令齊一此顯然易見者杜以楚止三軍故有此解獨不觀晉知瑩曰吾三分四軍以逆來者四可分而為三三不可分而為五乎有律以如己也杜註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則散為川則墜是失法之用從故曰律否臧且人之象今據杜以已作人本謬故曰律否臧且易竭也杜云竭敗也坎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變為兌是法敗

以凶也

杜云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竭也陸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脉當讀有律為句以如己也故曰律又自為句杜以故曰律三字屬下既非又專論掛象而不言事理此其故耳愚詳讀傳文誠如陸所云聽而無上衆誰故敢從其說畧附以已意改之

適從杜云聽聽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今衆不知所從陸云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殺不仁何嘗及二子乎蓋謂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稟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此開其君之戎分為二杜之短既明而解之尤暢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杜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十五乘為太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古今未有議之者竊謂上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註云十五乘為一廣而傳云廣有一卒則所謂百人者將分屬於十五乘耶抑別有百人耶又云司馬法十五乘為大偏而傳云卒偏之兩則既云廣又云偏而二十五人亦何所屬乎於文理俱不通矣蓋以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與司馬法十五乘為偏之制同而此偏字又即十五乘為偏之偏字故強以此解而不尋其文意耳愚合後段觀之則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傳文太高簡難解舊註復謾馬益難通耳

叔為右以致晉師杜云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群帥愚觀此傳

楚之君臣初無必戰之意起於晉之以鉅車逆
趙旃而潘黨望塵之誤耳何為而用以疑群帥
耶此蓋三子各逞其伎以示 **兩馬掉鞅而還** 言杜
武於敵耳觀之下文可見 **兩馬掉鞅而還** 言杜
莊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折旋則
其鞅必掉而示間暇之意在其中陸似從邵說
愚詳味之非也左既射以敢御下不兩馬何所
乃代執轡而掉鞅為間暇耳 **楚人悉之脫局少**
進馬還又悉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
國之數奔也 杜註悉教也陸云悉毒也此謂悉
教人之語故以意解之耳說文引此傳作奔云
舉也引黃穎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其義良
本傳詳解辨誤卷上 壬
是疑今文作悉者誤愚謂以悉為教者固謬而
以為舉者尤謬夫兩敵交戰既敗而乘敵之困
執俘獻敵其常也豈有敵車既陷而顧教之使
脫乎教之已過況從而舉之乎脫局之舉之一為
已甚豈有見其馬旋而復教之乎脫局技旆投
衡凡在車者皆能何晉人獨愚而待楚人之教
耶若果爾則晉人方荷德無量豈敢復以數奔
戲之此寧不激楚人之怒以授之首乎此楚人
之仁過於宋襄而晉人驕痴不解事之甚矣古
今寧有是耶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悉毒而
殺害之故晉人脫局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
人拔旆投衡乃出既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
敗耳非如大國之數奔也此于事理甚明並無
教人語也杜仍漢儒之謬相因以為固然而不
求之心并合之事理人情以訛傳訛更千載而
未之正也或有以卻至見楚子免胄楚風謂古

者軍禮亦有是者殊不知卻至見敵國之君故
敦盡臣禮然亦惟至能之而樂書亦以此為譜
此二軍相遇非有君臣之分而楚何卻至之多
耶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為失禮
違命此楚之教晉與狂
狡何異而傳不以譏乎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杜云
比其鄙邑是與亡國同考呂氏春秋說此事云
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鄙野也齊誘註
謂以宋為鄙邑與杜說同貞山以為當作鄙薄
之意昭十六年傳夫猶鄙我註云鄙賤是也尚
書反鄙我周邦愚謂此當從杜無疑下云亡也
可見陸多引他書為証而意自不同亦好異之
也 **於是而有庭實旅百** 杜云主人亦設豆百品
也 **於是而有庭實旅百** 陳于庭以答賓劉炫曰莊
本傳詳解辨誤卷上 壬
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侯朝王陳幣幣之
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庭非謂主人也
於是而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賓 杜云容貌威
車服衣章嘉淑令辭稱讚嘉賓命賓幣帛言往
恭則來報亦備劉炫曰仲孫勸君行聘惟當論
聘之義深不宜言主之禮備豈慮楚不見
報而言此乎此言為至當且於上文尤順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云兵法因其鄉人
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
元蓋用此術因以自通愚謂此杜以兵法曲解
於此而實非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貴謀
示整春秋時兩敵相持而信使往來者多矣何
皆不用而獨華元於此用之乎時楚師久駐宋
郊而元以國相至其師則楚必為求成請服自

應納之何待如兵法所云乎且其時俱以國人
為兵何鄉人非鄉人之有其云左右謁者與門
者舍人之稱皆戰國以後之官名非春秋時事
也不知杜何意而乃以此為解其登床切盟之
意畧不為
言尤味矣

成公三年祭石以投人

杜云祭壇也竊謂以擔

以大將入敵國軍而擔負石者手考韻書古字
祭與樂通用蓋恃其多力用大石祭而碎之以
投人
紀甌王磬 杜云甌王甌與磬皆滅紀所得
言紀而不言王則非王可知考周禮有甌人本
瓦器又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甌皆銅器古人器
自有所以為重者不皆王
也至若自應齊物非紀也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三

三

日疏

之宜而布其利

杜云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陸云

蓋云相土之所宜使之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

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杜註言完盛之時尚不

命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

而敗不敢不服劉炫亦然愚謂杜說於背城借

一意不用蜃炭

杜云蜃炭為炭以瘞壙劉炫以

屬果謬 周禮掌蜃蜃之類也 蜃炭者用蜃復用炭也按
以蜃樂濕也不言燒蜃為炭又掌炭掌灰物炭
物之徵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
類非也愚謂蜃用炭此其常也不得為厚傳何
用舉之鄭註雖不言燒蜃為炭要其用時自燒
之註何須及此且用以禦濕非炭不可則燒炭

不必言矣炭與灰本一類而亦自別今如特俗
凡燒物存性者為炭燒過者為灰傳言蜃炭馬
知非燒蜃 吾知免矣 杜云知不益已禍愚謂非
存性者乎 也蓋言以已度燹必免于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杜云與魯異姓愚謂此

也若齊桓亦異
姓何能字魯乎

六年其惡易觀

杜云惡疾觀成也陸云下文

穢與此字同訓異良所未曉愚攬獻子說沉溺
重馳之疾猶在墊隘之後不應于此遽云其疾
易成又按爾雅訓觀為見其惡 民愁則墊隘

易觀言水淺故垢穢易見耳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三

三

日疏

云墊隘羸困也陸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註釋
各殊此年言羸困襄九年猶委頓二十五年慮
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按說文引此傳曰墊下也
尚書下民昏墊註溺也昭三年傳淑隘註隘小
也孔疏言地之下濕狹隘者是矣或言此傳文
有誤宜作易觀則墊隘墊隘則民愁於文理為
順皆
從之

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

杜引司

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
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習之陸
謂若如所言是卒大千兩傳文當云卒之一兩
不當云兩之一卒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曉
孔疏亦云左丘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澁或
有誤文愚亦素疑此陸辨兩之卒句杜雖巧詞

不能答矣其下句如杜解當云偏兩皆一此云偏兩之一則偏兩中之一矣誠難解也且于適言人不言車於管言車乃及人左氏遺文必不如此今順文觀之則所謂兩者即一車耳車中每事皆兩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蓋杜徒泥于為兩為偏之制而不尋文義事理苟以釋其字面馬耳其成癡也亦虛矣

八年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杜云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

文王能遠用善人不助語陸以詩傳云遐何通言其必作人也良然

夫狡焉至惟

左傳詳解辨誤卷五

平

日

或思或縱也

杜於狡焉為句於下註云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昔人當

唯此為命此文強而意不暢陸以狡焉與下為一句而下註云有思啓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

備者故得無并以成大國此於上下意皆會而明矣

十年不食新美

杜註言公不得及食新麥陸云食新泛言豈必新麥然下文明

言新麥且時舉

居育之上膏之下

杜云育焉也心下為膏正

其大者必麥也

義曰此賈逵之說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凝者為

脂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內則云小切復脂膏則此膏為連心脂膏也獨劉炫以為膏惟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作膏以

易傳文以規杜之失愚初讀之茫不知所謂繼

考素問刺禁論云兩育之上中有父母楊上善說云心下兩上為育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於是始覺有緒舊聞諸臟與人相類有一友曾親誦觀諸臟為言心兩之屬方憶膈者隔也自兩以上皆心肺清潔之屬自兩以下皆腸胃汚濁之屬故晉人言酒之美惡有兩上兩下之分則心在上兩在下固矣而心下有微脂為膏兩上有薄膜為育也蓋以醫家凡用針灸藥石必以經絡穴道帶其肺某臟而治之二豎居心兩之上下猶有育與膏之係而居育育之上下則干肺臟畧無所係為至虛之處非經絡穴道所關以故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也既明膏育二字之實則諸儒脂膏之辨與劉炫之失不攻自破矣元凱以兩釋育固有少間而諸韻書釋育字皆云心上兩下其訛舛差謬以誤後人尤可恨也或難云心之下有脂為膏固矣而

左傳詳解辨誤卷五

聖

日

子云兩之上育有膜為育何所據乎予曰據素問曰兩育則明云兩之育也兩之育非其膜而何

其痺論又云皮膚之中分物之間重於育膜註云育膜謂五臟之間兩中膜也則正與心下之

微脂相對益明矣竊謂膏育二字今辨之始明醫緩循循不能治而世醫誤點膏育穴不知何以

也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杜註言叔中為

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云非其人蓋謂叔中本非賢者雖欲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今

既非其人句語意還指叔中言

若指鄭伯則遺字不當如此矣

十二年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杜云舉詩之正以駁亂義

詩言治世則武夫能令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腹心陸謂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曰及其

亂也累其武夫以為已腹心服朕爪牙即盡之
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矣
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云春秋傳引
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乃獨謂舉詩之正以駁
亂義得無與前指異乎愚謂陸此說固善然讀
傳文自覺杜說之謬矣故參用愚意而詳焉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杜註養威儀以收福孔

之又引顏師古註漢書律歷志援此傳謂之往
也往就福也又云將身向福其義為長愚深不
然夫君子善其威儀以定命也豈徒以收福乎
若如諸說則君子之微福甚矣其為威儀也必
不令惟杜註近理較勝諸說而於義之字義猶
未明云養之以福猶云養之以德耳福因德而
自致此天人相因之義在悟其旨而會解
之耳借貞山之博雅而乃有戾乎此也 **使呂**

本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聖 田植齋梓

相絕秦曰
杜云蓋口宣晉侯命予謂非此必詒

詳贍自成一文其為書明矣若呂相口宣何其
敏給如此且秦國群臣多矣何皆鉗口塞聰而
任其逞辯重誣 **白狄及君之同州君之仇讎而**

我之昏姻也
杜云季隗唐答如赤狄之女也白

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陸云春秋
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白
狄別無昏姻是 **矣杜註本鑒**

十四年春秋之稱也
杜無解林云稱權衡也言

謂此言春秋之善可稱云耳

十六年致死以補其闕
杜註闕死者桓公也

奸時以動
杜註禮以順時周四月今二月

晉國無樂而楚以利求鄭自起 **謀輅之余從之**

乘而俘以下
杜言欲遣輕兵車進以距鄭伯車

謀則非輕兵矣蓋兵交必有謀在其間所以規
候形勢雖謂杜以輕兵解謀固非矣然謀以規

敗鄭作或車車奔走何形勢之須規乎謀固所
以規敵獨不可用之以輕兵乎蓋欲使

謀為疑兵于前乃從其後而俘之耳 **憂猶未**

弭
杜註弭息也既葬國人皆將從子臧所謂憂

本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聖 田植齋梓

其諺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杜云倫如

甚矣 **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
杜云倫如

豹因奔齊愚按昭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宿宗
皮婦人私為食而宿焉後歸婦人見于豎牛又

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至宣伯奔齊穆子
饋之則豹實先在齊矣倘如始往故服虔以為

豹已在齊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
使豹豹不忘宗國白國佐為魯請逆正義強欲

宗杜乃云豹既在齊非復魯臣聲伯安得專使
叛逆之臣魯人更無可使者而崎嶇艱難以使

他國之人也愚謂服虔之說良是豹避兄亂而
奔何罪之有其賢必聞於國聲伯使之順而便

且豹初如齊婦人未有子也繼有子必未能奉
雉也豹必在齊數年而豎牛能長大又豹在齊
既娶而生二子亦豈一二年事乎此必先奔齊
無疑傳述之耳若豹因使不復命奔齊而使使

復命則為罪甚矣豈豹之賢而君之不賢則
傳必因言使而言奔夫杜欲自黨其說乃云豹
於襄公始見經傳召豹為奉君命無私杜云不
言其終蓋強以自飾焉耳

謀國家不貳 杜云謂四日不圖其身不忘其
邑 杜云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愚謂三句詞
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
用如此分析且四日不食之事范文子庸有
未知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

十七年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閤 杜云蒙衣
相冒陸云蒙衣者為婦人服以自蒙冒也此云
相冒文亦小誤愚以杜為相冒使人不見若如
陸則傳文應云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蒙衣與婦人矣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
左傳詳解辨疑卷上 聖 日陳齊

遠兵 杜云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
言此者明已無所偏助據晉語常昭註遠
兵者能遠其兵難卒存趙氏
今未可脅以試君其說是矣

十八年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之宮 杜云內宮夫人官伏兵內宮恐不勝竊謂
佐以人臣而身入內宮豈有徒黨以相拒
而恐其不勝耶且既云伏兵又何逃耶蓋齊靈
公密誘佐入宮而殺之其衛從之師倉卒不知
謀乃逃

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杜註宋常事晉
何為顧有此患
難陸云宋平日事晉何為哉
正望其恤我耳其意尤明

襄公二年非異人任寡人也 杜言楚子任此患
不為他人蓋在已

任作壬任字句絕或作人字句絕愚謂上文云
以鄭故親集失於目即為成公矣又云非為異
人任不亦贊乎若然成公與鄭自為二也蓋成
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自任之以報德耳故下
文云云此雖前人官命未改 杜云成公未葬嗣
未及可以理推也

官命未改 杜云成公未葬嗣
改孔疏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
六年晉侯改服脩官是其事也未葬則皆因舊
事故言官命未改陸云官命猶言公命耳古今
人稱公為官其常也非建官命臣之命愚按陸
說甚明杜謂未葬未免喪亦以成其說葬除服
之謬耳且建官命臣乃新君即位施於國內者
此外敵兵爭宜以時
制豈可以此為制乎

三年請歸死於司寇 杜云致尸于司寇使戮之
愚謂此說大鑿終方自裁
左傳詳解辨疑卷上 聖 日陳齊

四年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杜云肆夏曲樂名周
禮以鐘鼓奏九夏其
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遺四曰納夏
一曰渠此因魯語金奏肆夏繁遺渠而常昭之
註如此也劉炫曰杜解不甚愜當何則此上文
言文王之三即文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
鳴之三即鹿鳴是其一四壯皇皇者華是其二
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二繁遺渠是其
二若繁即是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謂炫說是
也又鄭玄周禮註亦引呂叔王說三夏者肆夏
是一繁遺是二渠是三愚細觀之皆有未安者
按周禮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
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陂
夏九曰騶夏而九夏各有所宜奏未見有三夏

之名亦未見其為天子所以享元侯者又文王之三則是文王而大明而綿鹿鳴之三則是鹿鳴而四牡而皇皇者華其始終皆自為篇此肆夏之三則前去其一而後去其五非樂全矣若呂叔王則以肆夏為時邁繁邁為執競渠為思文篇快固成而為三矣然三百篇之詩名各自其首章首句一二字為之者間有槩取其義而名之者若夕若賁之類亦即以篇名矣果如王說何序詩者不即以肆夏名時邁繁邁篇何得強以肆夏繁邁渠名之也且以肆夏名時邁猶可至以繁邁名執競以渠名思文則先強矣故先儒亦以為議要之三夏必自有三夏之樂章樂崩詩逸無由而考故常昭以九夏中時邁篇有肆夏二字則續以執競思文而為三

本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

樂

樂

復預名之以足其數耳今據傳文三夏則其後二篇皆以夏名似常說為近然周禮載杜子春註云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則奏納夏則與本傳所云天子享元侯者大別矣又三夏重名繁邁渠則其餘六夏亦應有重名何皆無也若呂叔王所定肆夏繁邁渠皆周頌也其時邁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皆言周之令德獲景福于天天子以此享元侯明祖德之光大以啟其威懷之心意與樂協而三篇又自成帙故姑從之而復

靡奔有禹氏

杜

靡夏遺臣事羿者真西山曰靡自有禹氏牧二國之墟以滅浞而立少康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然哀元年傳則云羿既篡夏相奔二斟

泥用師伐二斟以滅相則靡是時果何事乎此云家衆既殺羿而靡方奔有禹則靡或自拓亡而往事羿也計靡固忠于夏室或冀羿猶能復夏而事之耶或以羿好田多獵易圖故姑事焉而欲乘其隙以圖之耶有不可縣斷者西山之說徒愛護賢者而未必其實故闕之以傳疑焉

五年成允成功

杜云逸書也愚按此虞書大禹

為逸書又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亦云今尚書泰誓無此文昭公七年孔成子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杜引外傳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是杜亦未見泰誓有此文也蓋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所註尚書惟二十八篇古文尚書尚未列於學宮杜氏在晉之先未見其本及渡江元帝時梅賾始獻孔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其文始

本傳註解辨誤卷之十一

聖

聖

備先儒或以為偽辯論頗多今杜所云逸書皆從今尚書篇名釋之

六年司武而格於朝難以勝矣

杜云言其懦弱

矣陸云不堪其司武之任為當子罕善之如初杜云言子罕雖以得安服慶云子罕初欲逐樂轡以正國法及轡射其門乃復善之如初是為茹柔吐剛喪其志也陸謂此論優於杜矣愚以為不然轡以子罕言已於君而逐之故以此志其忿子罕善之於其奔後若趙盾之於季賈等耳其雅量可知且其特轡已出亡矣何吐剛之有然杜言亦不得其情也

七年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

委蛇必折

杜云委蛇順貌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道必踐折陸云既言而委蛇則委蛇之義無從與綱不得專言順矣鄭箋云委蛇自得之貌故愚爲之解曰順道而自得則可以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杜云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詩鄭箋云匪非也言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杜於文義倒而不順不如鄭箋之明當也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杜註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火正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

李傳詳解詳卷之五

吳

日

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言伏於義木盡漢書五行註說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

而筮之遇艮之八

杜言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筮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引劉向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著者九與六爲老爲愛父上與八爲少爲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

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所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所以

李傳詳解詳卷之五

吳

日

又朱子所定何自異其說也想即連山歸藏之筮法亦不可知如周易之用占則是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矣豈所謂艮其腓不拯其隨者諸筮皆用變爻也連山歸藏以不變爻爲占占七八之爻也此亦自艮之隨爲言耳二易並不知實然與否世有歸藏之易乃僞妄之書非真殷易也假今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二儒相傳如此先儒爲此言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在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皆非周易也愚按豫所云皆曲而當矣且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其事甚重魯豈得獨舍二易乎則元凱所註當得其

似而晦翁貞山之說失之畧矣但不知蒞儀定於何時春秋時同之否愚故自有一說以先儒未育同者故敢附之此以求正於博雅說云良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隨下兌上巽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淫於僞如之穢史以國母難言之故隱而祭云之隨為速出之象不言用爻似以象辭元亨利貞先咎姜自以已行不誠非隨之義故言隨以四德備而後无咎詳引四德之善不可誣妄得之已行皆與四德相戾故必凶傳言穆姜辨而不德其上文不言良之隨而言良之八者欲言隨之用爻立文不得不也

成公之廟 杜云成公今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也 愚據祭法云遠廟為祧天子有二祧

以先君之祧處之 杜云諸侯以始及衛冠于祖之廟為祧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一 鄭玄云祧之為言超也超上意也諸侯無祧廟禮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註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廟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彼以始祖之廟故為祧耳此說已相仍千年莫有議者至宋魏了翁始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耳非親盡也自鄭康成以超訓祧後世皆承其誤貞山深主魏說以傳中所註祧為遠祖皆謬愚疑不決思之累年考諸書皆以祧為遠祖廟無有為魏說者然此衛成公於獻公為曾祖非親盡也何得為祧又昭公元年鄭子羽曰其敢愛豐氏之祧而豐氏僅大夫兩世何遠祖之有則祧為超之義也益可疑又考周禮大宗伯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後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勸華之夫守祧則奄八人而不言廟又云每廟女祧二人奚

四人則祧不在廟數明矣下云廟則有司脩除之蓋致其詳敬之意祧則令守祧勸華之耳爾雅云地謂之黜牆謂之聖地與牆非廟之兆域而何又晉張融以為祭法所言皆衰世之制元吳幼清亦云祭法不可盡信於是始敢斷主了翁之說而知康成之非因思其名義亦謬其所名祧者謂文武二世室夫文武二王以功德為百世不毀之主因而藏遷主於中乃舍文武不毀之義以為名而反因遷主以名之失其本矣其云諸侯無祧不敢僭上禮也而名始祖之廟為祧非僭乎其諸侯始祖廟亦應以大廟世室為名以示常尊不應以因藏遠主而名之也既曰諸侯無祧則大夫可知杜氏又安得以豐氏之祧稱遠祖也又以超訓祧字義迂遠無當從兆從示為祧本切而當矣蓋謂親盡則祧固然而以祧名廟必不然康成每為遷就之說以信

左傳詳解辨誤卷之十一 其証而益見其謬周禮明以祧與廟分言而鄭乃云互言之其強解而卒令也甚矣杜以成公

非遠祖乃曰從衛所處何行冠禮而徇人以苟凡廟曰祧又云豐氏無遠祖廟良是或君賜得立穆公廟然記曰大夫不得祖諸侯而公廟設于家豈禮然記曰穆公於豐氏亦未可稱遠也蓋古人或曰宗廟或曰宗祧或曰宗祧或曰宗祧意各有為而自以所重為言耳讀者少求之心當自得之竊謂康成傳指群籍為漢儒宗偶以一慮之失遂成千載之訛幸經了翁大儒一訂其失而未有闡明其義者愚何人而敢僭辨於此信者言之瑞也 杜云瑞符也竊謂符者取其乎信之蓋以信為言語 兩相合耳信則符矣何重言中之祥瑞者耳 翰積聚以貸 杜云翰蓋也竊謂翰文從車於

盡字無當且下文云苟有積者盡出之於文不
宜疊蓋輪焉委輸之輸晉國大矣所當貸者必
使之皆至絳都則大勞擾故以車輦運其物於
當貸之地分積聚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則
民安堵而德自適此亦
振貸之首務而杜畧之

十年請以桑林

杜云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按呂氏春秋武王使召伯與微子盟

云相奉桑林高誘註亦以為樂名陸以莊子有
桑林之舞故謂即下文舞師題以旌夏者是也
愚觀傳文云請以桑林偃句曰宋魯於是觀則
其為樂名也必矣夏旌蓋桑林樂中之舞以夏
旌為標

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

杜註以退楚今

讀傳文非也故從劉註用備具杜云主為王備
用熙以退諸侯之說

左傳詳解辨誤卷五

五

杜云主為王備

觀傳文云杜用明為二事杜獨言犧牲頗誤且
平王東遷豈止須犧牲以供祭祀而別無他物
為用

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杜云駢旄赤牛也陸云駢赤牛

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
毛爾雅有獵牛郭璞註曰旄牛也愚謂旄牛即
如山海經所載必不常有之物豈得用之以為
盟乎平王東遷周室多難何必求異物而用之
又莊子有駢牛註云旄牛也又云其大若垂天
之雲想即山海經所載要之皆異物縱使有之
豈能必其駢乎疏云旄尾也共旄旗之用故其
字從旄旄者旄旗行而從風偃也於義迂矣今
考韻書獵牛杜也是即詩所云駢
杜耳凡有事用牲皆杜此無疑也

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

杜云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愚勿即知

魯頌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之說矣今更考之
良是但以淺言之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
公以大勲勞而封於曲阜得賜天子禮樂豈得
為次國而止二軍耶杜因作之一字遂不考而
云二軍謬矣正義不然不舍杜云三家盟詛之
詩傳其說多不載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

杜云窀穸也窀穸

秋謂祭祔長夜謂葬埋王若虛曰窀穸字從八
蓋塚瘞之稱杜以為長夜未曉其說毛光亦曰
窀穸墓穴也今按說文釋窀穸字云葬之厚夕
其語本難通竊以杜意以春秋祭于廟廟有諡
墓穴無諡故訓為長夜作虛語用之今韻書皆
仍其謬蓋古人既葬而謀諡故以窀穸為言耳

左傳詳解辨誤卷五

五

杜云窀穸也

襄公十四年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于瓜州杜云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名姓陸
云此註以昭公九年傳景王黃晉之辭

為據然彼文云先王居橐杓于四裔故允姓之
茲居于瓜州則其處此土舊矣非秦人所逐又
云惠公始誘以來使我郊甸杜謂即僖二十
二年陸渾之戎遷伊川者是矣今此姜戎自居
晉南鄙非其族類也蓋當時晉人所逐或其一
種其所處亦非一地謂姜姓別為名姓豈其然
乎王符潛夫論羅泌路史皆以陸渾之戎為姜
姓亦非也愚謂陸於此考檢精矣故從之去下
句

子叔齊

杜云齊子叔老字也陸云叔老公

是其諡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愚謂父名不可以
為字獨不可以為諡乎失之矣當是二名不偏

諱穆子賦匏有苦葉杜註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魯語

載此事云叔何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

矣陸以杜為此解而不取彼義為非愚謂穆子賦苦匏之意本在厲揭叔何取苦匏不材之義

以令衆未必為穆子之本郕人執之杜云公徒意也其不取要為得之

故為公執之劉用熙曰公雖居郕人反執公使言公失民也今讀傳文與當時勢劉說為

長無告無罪杜云時姜在國不使以無罪告愚謂以無罪告于宗廟何益于公何

害于姜而阻之乎蓋自議論之云耳官師相規古今人多有如此者人情不遠可推

杜註官師大夫書胤征孔傳云官師衆官漢書並建豪英以為官師顏註師表也各為一官之

左傳註解辨義宋主長今觀語意世昨大師以表東海杜云昨報也言衆官耳

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陸云此解於傳文不順昨即無克昨國之昨謂世昨大師之業以表正

東海耳富而後復其所杜云賣玉者得富竊自安謂於此事情難通獻

王者以為懷王不可以越鄉故于罕已置於其里而使王人為之攻之如獻王者將其王賣於

人又當越鄉矣使獻王者能賣以致富自能歸矣何待于罕使之復所乎果爾則傳文雖高簡

亦不應如此大畧也蓋富者盛美之云耳末段係十五年事失分

十六年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鄭伯為夷也杜云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紀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

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紀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

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皆取乎故得會鄭

伯愚按此文意強鑿而於義無當時魯卿之會諸侯父矣何至此而復發例乎是明不會傳意

而強解耳蓋緣諸國皆大夫鄭獨以君君臣名分宜有以尊而別之其時惟以伯國為重鄭伯

特夷於諸國之大夫故齊子本會荀偃而經特以會鄭伯為文列之於諸臣之上不使夷之於

諸大夫也愚此說較正而理

十八年曾臣彪杜云彪晉侯名稱臣者上有天子曾訓作重蓋諷詞以媚神耳又王制云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則皆天子之所臣也而又云上有天子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杜云此

無當矣左傳註解辨義宋主守險愚謂凡兵家言守險者皆謂進據形勝要

害之地使敵不得越我而為害也史傳所記多有在此戰敗而奔不得已而連大車以塞隧豈

所謂險者乎陸云險與防門皆在平陸之境皆非險也故削之皆衿甲面縛杜云

不解甲陸云衿結也通作給又引少儀云國家靡則甲不組滕鄭注滕給帶也愚謂凡軍中被

擒者皆不暇解甲何須言之結亦不解之意耳何足深辨蓋縛手於後則惟見其甲之衿與人之

面故如此立文以模焉其被擒時之狀耳

十九年天子令德杜云天子銘德不銘功即文布於銘杜不解城西郭懼齊也杜云前年與晉

令字故以備之

杜云前年與晉

為鐘故懼陸云與晉伐齊齊大魯小理自應懼
不待鐘鐘杜為此說以附會臧孫之言按杜如
此類頗多諸子仲子戎子杜云諸子諸妾生子
皆去之
子云中婦諸子房玄齡註諸子內官之號又襄
五年傳諸子鬻奴與此同戎子蓋戎女子姓仲
子宋女也
今依房

二十一年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杜云譏其受囚而不能去陸云譏詩曰優哉游
其不能保身非謂不能去也為是詩曰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知也杜註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
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

智也今按小雅無此詩唯采芣之篇莊公為勇
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故謂逸詩焉

本傳詳解辨誤卷之十
本傳詳解辨誤卷之十

爵杜云設爵位以命勇士陸言爵飲酒器設此
爵以勸勇士因名勇爵非爵位也今凌觀之陸

說為優細玩之則杜說為是蓋使為飲爵則殖
軍欲與之亦何不可而莊公靳之以為為晉君

勇也唯其爵位故
有慎惜之意耳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上 終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吳郡後學傅遜著

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膳焉杜註云酒

者為酌嘗新飲酒為嘗酎執膳助祭恩厚讀此

解覺與傳文不協果爾則嘗酎下更應有一二

句而有執膳句且嘗酎二字憶漢書不如此解

又按禮經月令天子飲酎用禮樂不云嘗酎也

若云嘗則後復飲乎且飲酎時雖有祭示有所

先不應有助祭而致執膳因再考前漢景帝紀

高廟酎張宴註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

酎之為言純也至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

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至武帝紀服虔註云

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

本傳詳解辨誤卷之十
本傳詳解辨誤卷之十

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時晉主夏

盟擬述天子故當嘗酎時而鄭伯適往因助祭

為之執膳
此必然也

二十三年納諸曲沃杜云樂盈邑也愚謂曲沃

食邑乎齊崔氏猶以崔為宗邑而云必在宗主

宋桓魋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晉豈獨異乎

此猶絳公邑而屬趙武正義以為晉卿分掌公

邑而絳趙武所掌則曲沃於樂氏亦猶是耳使

為天所祐非子之攝車從之杜云執攝宣子戊

外也語意固然杜云執攝宣子戊

云引車逐之愚謂鞅當自有車其川劍時蓋棄

車而以短兵率士也若在車安能用劍乎今乘

樂氏敗而引車以追之陳文子杜云陳完之孫

耳杜說固非而陸亦畧陳文子杜云陳完之孫

曾孫度其年下妻不得與郊弔杜云婦人無外

世曾孫是也說此事蓋以行弔於野為非

禮故弗受其說不可易矣

二十四年在夏為御龍氏杜云謂

氏杜云謂在周為唐杜氏杜云謂在商為豕韋

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

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此用國語常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昭之註也陸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

氏曰御龍以豕韋之後昭元年傳云遷實沉

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註云唐人若

劉累之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

龍之裔矣安得謂豕韋國唐也又傳言服夏商

則亦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

愚按陸所云皆劉炫之說炫又引賈逵說云武

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故陸

謂二國蓋同源而異派居大夏為成王所滅者

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而為一謬

元年遷實沉於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註

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亦因

二十九年傳云懼而遷於魯縣故遂以為累遷

魯縣亦因服事夏商故云此在大夏正義云此

者蓋指其子孫或其同族而言其孫附允甚杜

又云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大叔

者亦以昭元年傳云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又

因國語云杜伯射宣王於鄆是周有杜伯故遂

以為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劉炫誤其無據

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亦不知

其何據竊謂唐既先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

王又賢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

之於江漢而以其地封唐叔也傳所謂滅唐亦

未必信正義又謂成王時有唐無杜宣王時有

杜無唐故遂以杜說為然竊謂史籍散逸多矣

一國偶見於二王時安可據其片簡逆事遂以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五

為遷滅耶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后也而晉

語皆祐又云隰叔子遼周難於晉國註云隰叔

杜伯之子也則又與蔡墨之說異矣陸所云初

居魯縣者亦未必然也左氏殊異說而為傳文

多不純則居魯縣者不知何代復入商周為諸

侯在周為杜伯而奔晉耶大率世遠籍滅諸儒

不能闕其所不知而強以意推附會之愚故象

有齒以焚其身杜云焚斃也服虔云焚讀曰債

焚死者實鮮蓋言

踞轉而鼓琴杜云轉衣裝也

焚猶靡滅之云耳

與衣裝何與不知先儒何故而以爲訓此必軫

字之詭詩云小戎伐我註云收軫也謂車前後

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軾之可以鼓琴如

果衣裝何可踞之而琴乎且下文云取肖于象

經 119—672

而曹則素同為衣裝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泥成說而試思之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杜云風能隕落物

妻不可娶陸云此當以風隕妻為句言夫則從風風能隕妻本長若如杜則二句皆不成文

將庸何歸

杜云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趙子

其說城

杜云皆以男女為婚

及處守者皆有賂

杜云皆以男女為婚

晉侯許之

杜云晉

數俘而出

杜云但

三恪

杜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

尊賢也

杜云尊賢也

周家封夏殷之後

杜云周家封夏殷之後

謂之三恪

杜云謂之三恪

而

杜云而

而

杜云而

而

杜云而

而

杜云而

而

杜云而

而

杜云而

而

杜云而

祝陳為三恪後封杞宋為二王後崔靈思以此義為長曰若更立一代通備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趙子常曰夏商之後皆作賓王家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但示敬而已不得言恪其說似詳故陸從之以杜為非然愚考召公所封乃顓地而魯亦有祝丘又按薛為黃帝之後而賈逵又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不云有祝也又杜初止封侯而云上公則與以上說異矣蓋禮經雖採漢儒所記其文多異同不純安可以為據乎且傳云以備三恪則亦似先二代而以陳備為三耳或武王初封顓祝陳而後以顓封召公改蒯於薛以祝與魯改封祝為唐杜耶初以蒯祝陳為三恪而後復改以二代耶雖皆不可考亦當以後為據矣故諸說雖詳舍之而從杜焉

不可億逞 杜云億度也逞盡也陸云億逞未詳註意亦難通或曰億安也猶億

吾見神之億言其欲憑陵之意方盛不可解也皆強愚謂億度也逞肆也蓋言陳受周鄭之大恩而乃逞肆如此不為數澤杜云鳩聚也聚成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陸云鳩聚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于王而豈專以備田獵哉愚謂鳩訓為聚於財物相應若云使民不得壞以備田獵則非鳩字之義矣表

淳鹵 杜云淳鹵鹵海之地表其輕賦陸云淳鹵地宜鹹者說文亦云西方鹹地是矣

數疆潦 杜云疆界有派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賈杜解疆潦是矣減租入非也賈允遠蓋謂疆理之有行潦皆數之使通則水不壅而便于耕殖此於諸說雖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未有而覺是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杜云在存問之公

言故忿之陸云衛侯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故怨之其曰不在寡人猶鄭厲公責原繁云爾若文子之譏寧喜特私說之耳何得聞之愚謂二說皆未允其云不在者猶云心不在我耳則存問通內外之言等

事自在其中矣

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杜云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王趙子常曰晉以敬免命士會傳言請於王此不言請則自賜之也蓋禮樂之自諸侯出久矣今杜以路車之命非諸侯所得專故云爾成二年魯公賜晉三帥先路註云三帥已嘗受王之賜今改而易新此說尤不然如杜所見是天子之賜諸侯專之則不可改之則可豈禮也哉愚謂以晉王盟大國命士會猶請於王豈鄭以小

在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本

國而敢專之傳不言請於王者亦省文互見耳成公二年鞏朔獻齊捷于周王曰未有職司于王室則知諸侯國卿皆王所命也若魯以侯國而服事于晉豈敢專以王之車服賜伯國之臣杜所註皆其事理當爾陸謂改之不可允非也且今制大臣既膺上賜章服則亦得自造或受饋遠而服之魯獨樂范易行以誘之杜云樂不可以新王之賜乎樂范易行以誘之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孔疏謂賈卿皆讀易為變易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下楚必散之常註以為易行者中軍與下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陸以此為勝予謂中軍下軍部分有素豈容變易易之不過以誘楚耳簡易兵備豈不可以為誘必變置其常而後可耶於此當依杜解據國語所記自當如常解蓋二書每有

異同如黃池之會一云先晉一云先吳豈可強之使同即此與鄢陵本事亦異並存闕疑可也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杜云以舉材能比叔向也此傳明言伍舉有智謀故以叔向而寵任之則祿秩在其中矣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杜云稅即總也

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懸子鮮故特為此服陸云禮日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稅獻公痛懸子鮮故為此服疏引服虔說意亦如此杜以稅為總非是疏原杜意以為兄弟之服則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以得云如稅也言如於義有不通故以稅作總又云獻公尋薨故言終身殊不知諸侯絕期無為兄弟追服之禮今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於義何不通乎

在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本

乃誤即以總重謬解其制也子鮮之卒年月無考何由知公服之尋薨乎以尋薨言終身不本其情單薨其死杜云單盡也食言不病杜云不病死愚推杜意蓋以食言者必速亡不患病而盡皆踏什地以即死此恐太速于事理叔向不應如此易言竊以為單獨也薨死自斃以死不病不能為人病病害也傳文簡古故若此耳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杜云為楚所病則宜屬下謂為楚所攻而病則與宋同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愚謂杜說既未盡而陸說尤謬蓋弭兵之謀倡自宋晉恃宋而保焉致有襄甲之病則禍自宋起而晉因宋致病矣宋安得不致死乎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

過也再失閏矣

杜云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

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釋例曰魯之司曆漸失其閏至此始覺其謬遂頃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劉敞曰杜如頃置兩閏眩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客曰杜所造長曆置閏疏密不齊多可疑者如此年則一歲兩閏然前此者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六年皆有閏矣何緣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子常曰傳言司曆過也蓋指王朝曆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曆非也至哀十三年又註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此亦謂魯實有曆實承劉敞之誤劉說見漢志其所傳魯曆不與春秋相孚杜亦謂好李傳詳辨卷下

者故姑存諸說以俟知曆者焉

二十八年吳句餘予之朱方

杜云句餘吳子夷末也按史記吳世

家書此事於餘祭之三年司馬貞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云夷末服虔亦云是餘祭正義以慶封於此年之末來奔魯齊人來讓方奔吳明年五月而閏試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邑故杜以為夷末愚按世家諸書所言甚明而正義曲以附杜即五閏月矣獨不能以一邑封之乎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袞殯

杜云茢桃穰

黍穰也刻方也又釋芳曰蒿華也梨茢二字自異芳亦作若爾雅謂之龍被殯者以若為穰非黍穰也杜誤以梨為茢孔疏因傳會云今之若帶或用龍穗或用黍穰謬矣今案以若為帶可除不祥故用之與黍穰何與物性先君尚有知各宜用不可同也杜說誠謬矣

也不尚取之

杜云不尚叔侯之取貨

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宣夫人而焉用老臣

杜云言先君母宣懷夫人之所為無用貴我服虔曰

不尚尚也言尚當取女叔侯殺之母宣懷也言宣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蓋杜以叔侯之言太不敬不應如此故改之今觀其語意本如服說古時君臣尚質不為避諱且夫人愠而出詞其言當悖故因猶未也杜云猶有商紂未盡善其言而反之耳商紂賈逵言未有雅頌之成功雖近而未盡蓋言其王化之局於一方猶未大行耳國未

可量也

杜云言其或將復與服虔曰言其國之

未當上言太公爲東海表蓋言後將強大指

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

杜云風中風之聲婉

大而約則節儉易行陸按史記吳世家賈逵註

云其志大直而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

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從險難之意非字之

誤也今史記或作儉疑後人以杜造改愚謂凡

此等語意皆若相反而實相成者上文謂大與

婉不相謀則險與易亦然若云節儉易行非二

句語意矣蓋云中庸之德雖難成而乃易行與

大而婉句意同又儉字與風風意亦不相涉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杜云衰小

本傳註解辨義卷十

王餘俗故未大據服虔以爲此嘆變小雅也其

周德之衰微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此說爲

然孔疏以小雅大雅相對歌大雅云文王之德

是歌其善者知小雅亦歌其善者且魯爲季札

歌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愚謂吳雖遠夷

於周爲同姓非有敵國相傾之謀詩章皆據其

善惡而歌之何傷故陸謂二雅篇數既多當時

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

疏太拘矣又葉夢得云季札以小雅爲周之衰

大雅爲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

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

不同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

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

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孔子

刪詩之序也其說似爲宏博則魯當時所歌之

小雅豈必今之所謂小雅者乎或正如夢得所

云以變雅爲小雅耳今但據傳文思而不貳怨

象削南籥者

杜云象削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

義孔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削之舞南籥

文舞象削武舞也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

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又杜

不解削是何物陸以爲即下部削同義書稱籥

韶司馬貞云削即籥也今蔡解亦同南籥即二

南之籥維清亦即象削之舞矣然於象字皆無

解竊謂即所云干以象文德

羽以象武功象象其德耳

美哉猶有憾杜從

之說云恨不及已致太平陸謂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何憾之有此自觀者憾之耳

本傳註解辨義卷十

愚謂杜上下評議皆就其樂而言何獨於此乃

自後人觀者言之文王事殷之心雖忠而視民

如傷之意尤至何忍戕民之

困於紂亂必有憾焉者矣

雖有他樂吾不敢

請已杜云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部而季子知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

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今讀傳

文似不然季札以部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

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聞樂而

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應

度之以爲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

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之者非素知

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

或左氏文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

其出聘也通

嗣君也

杜云吳子餘祭嗣立愚考餘祭以庚公

非也且餘祭以此年五月遇弒而夷昧既立何

得舍初立之新君而稱焉五年所立遇弒之舊

君乎使果為餘祭所遣則吳魯鄰壤弒君大事

札豈不聞札使聞之則彼知禮者必有聘而遭

本國君喪之禮札何謾然不顧而揚揚歷聘上

國如是乎皆非事情矣蓋此必夷末所使無疑

夷末以五月立而季札以六月至魯豈其道里

日月亦適相當也

如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此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

林用杜意解云晉君侈汰而多賢其臣大夫皆

富強果如此則安必其政在家乎蓋謂君不德

而臣多賢且富故政歸之指韓趙

魏三子耳愚改其句於大夫讀

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笑之六下

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正義曰二畫為首六畫為

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如其身則是生來日數

也因亥畫似笑位故假之以為言其本作亥字

不為此也引文莊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

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弄之

六也下二如身謂其下二畫亦如弄之六故曰

如身蓋古字體本如此真山云此說是也杜謂

以二畫如六居下其結構不成字乃謂古字體

本如此不知何也又攷說文云亥篆也十月微

陽起接感陰從二作二人一人男一人女也從

乙象懷子咳咳之形此蓋小篆之文與春秋時

字不同於傳文終不能解既而以正義云因亥

畫似弄位故假之以為言林史又明示古亥字

於註因德今算法每有下一得一六如六之

說乃悟即如今人用弄者以二畫三六而積之

於局以成數耳下二置其二也即下棋之下如

身者即如其三六之數也杜以等法必橫視故

強為豎置身旁之說愚即依本文五下自成二

萬六千六百六句矣敢冒用此為註與明達者

評其當 語語出出 杜云語語然也說文語痛也

否焉 痛恨意何曾以熟字用之 唯君用鮮穀給而已

况偏旁從言則嗟嘆平 杜云語語然也說文語痛也

衣冠而褚之

杜云鮮野獸象臣祭以芻豢為足陸云殺斬為

鮮愚謂君祭所以必田獵者必其上殺取鮮者

以獻祖考二說皆偏其一矣衆給者云不取我

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何必專於芻豢乎

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則素義

矣

三十一

三十一

杜云嗣君夷末也愚

後之成敗而言夷末旋卒而子餘見弒光有國

二世而滅何為此君之子孫實終之且夷末時

已立三年何得為嗣君况其賢亦未有稱也蓋

謂公子光耳光本適嗣宜立國人以嗣君稱而

其賢名已著 故為此言耳

昭公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見襄公吾代二子

愍矣杜云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國此冬便

可愍服虔曰代伯州犂憂王子圍代子以憂于

皆漢五行志引應劭解與服同陸是說今觀

杜註偏於楚而帶其偏矣杜云言帶偏蓋故裂

服無言之誠當杜云言帶偏蓋故裂

狹小也言此帶其小矣又以從范鞅請冠而叔

孫姑與之兩冠偽若不解其意者以為與此同

愚謂不解亦不相逆之意而舉之表旗杜云旌

必裂裳者且以杜其再請耳杜云旌

貴賤劉用熙謂表旗猶表識蓋以別杜云旌

封界者觀此本論疆場何及貴賤乎杜云旌

杜云二國皆嬴姓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

徐即淮夷陸揚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杜云旌

以平淮夷常武以征徐方則徐與淮夷自別而

云徐即淮夷謬矣遂周書稱三叔及殷東徐奄

及熊盈以叛則徐奄蓋助武庚為亂者愚謂遂

書所載與詩書不同未可獨據按詩之江漢為

征淮南之夷常武征淮止之夷淮夷徐戎皆在

徐州之域特異種耳所謂徐方即淮止之夷也

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杜云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一舍八乘為八反

之備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備九獻之儀

始禮自賁其一故續送其八而酬酒之幣每十

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徑至故

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

言千乘服虔以為每於十里置車八乘千里八

百乘以次相授車率日行一百六十里自絳向

雍去而復還一享之間八度至也然則千里之

路往還八反車還日行一百六十里而計則八

萬六千里雖追風逐日之馬猶不能逮于此

子之馬一何駭乎繼今如此說可以彰馬疾未

可以明車多而發問也陸以其說而疑杜之妄

愚亦甚以為怪孔疏以為為后子預前約束使幣

早發而來非臨享始取而云歸取酬幣者后子

產傳詳解辨誤秦之下

必先適晉多日然後設享非初至即享君也為

之日酒食之屬皆在絳備之其幣乃遣歸取之

於秦非設享之日始歸取也其言八反者蓋反

至絳耳此幣離離計已多日其設享之幣去絳

經 119-678

而三本自順暢可從然杜之所以失者在於贊之一字謬解蓋以君無道宜天有災而以此懼之而年穀和熟是助其無道趙孟視陰曰朝夕速之使亡也故解不五稔矣

不相及誰能待五杜云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自喻其視之者知已不能長有此日月而有請愛戀之意言不相及者猶言朝不保暮耳

皆卒自我始杜云魏舒先自毀其陽中為步陳此言自我作古耳蓋前此皆

車步參用專步戰此二者古之所慎也杜云一自舒始陸說是也

同姓二者古人所慎愚謂一四時文意已於上文畢矣此二者即內官不及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此雖皆重同姓而實有二事

故云二者○此謬見補遺四姬有

左傳詳解 杜云揚異姓去同姓為省愚讀傳上文

省猶可杜云揚異姓去同姓為省愚讀傳上文云君內實有四姬焉則此省即於四姬

中明矣乃云極異姓去同姓則四姬皆去矣豈復省乎蓋子產以公既有同姓四姬故姑為不

得已之詞而云接御稱省猶可猶者而已而不已之意則杜之謬也必矣既考劉炫亦同愚說

而正義不聞其非**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

矣杜云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正義曰為樂有五聲之節為聲有遲有速從本至末緩急

相及使得中和之和其曲既了以此罷退五聲既成罷退之後謂為曲已了不容更復彈作以

煩于淫聲鄭衛之曲也劉炫云言五降而息罷退者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退罷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曲成乃息非五聲一周乃息也

傳下文君子弗聽則云五聲皆降則聲一而成曲

既未成當從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非復正音故弗聽愚按二說皆鄙陋不經無復可辨明哲者一覽自知故愚以樂記之說改之

女陽物杜云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必非此只在女一身中為陰陽耳

使后子與子干杜云以年齒為高下而坐愚謂此蓋論班饒耳何及其年之高下乎言齒猶齊列也使至

其坐時則二子自以年矣何待晉議之耶

二年周禮盡在魯矣杜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宣子何自知其為周典而遵之必春秋之始記周公之典而宣子得見之今吾等不及見之耳

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杜云

左傳詳解 杜云揚異姓去同姓為省愚讀傳上文

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遂致此執辱之罪愚讀此解則傳文猶字亂字

不通甚矣且謂晉以盟主而執列國之使可謂之亂乎蓋言畏大國而送從逆班以為恭又以

為罪而討之使又有所更易則使國則不共杜人懷忿積憾而亂作矣易更也

國則不共杜逆卑於送是晉國不共陸云言不在使人也國齊國也言齊國不共亦不宜執其使按上文既

言君求貪又言晉國不共句累矣且屬下蓋言假使齊國不共亦非使人之罪甚言無字之宜

三年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杜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釜十則鐘陳氏三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

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

杜云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爲豆

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鐘八斛

孔疏據舊本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

直至豆爲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

八斗也今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者爲加舊

豆區爲五亦與杜註相會非於五升之豆又五

五而加也林堯叟以舊本爲是以自五五而加

者必非愚按杜前三句本自五五而加而後云

釜八斗鐘八斛則又舊本所云五區皆以四而

加者自相悖矣而孔以舊本與杜註相會誠不

能解若五五而加則一鐘得十斛比舊鐘多三

斛六斗太不經矣若如舊本則尚得八斛比舊

鐘尚多一斛六斗恐陳氏雖務厚施以得氏亦

於事情太遠且力亦必不能給何以能行於一

國乎愚久以爲疑以示冲孫冲孫謂三量皆自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

十分而加之一耳非本四而加一爲五也子遂

鍾之則鍾比舊亦大六斗四升據今世用量皆

以加一爲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半量取民

亦戴之如父母矣此於事理爲得傳文本然故

不以雅之而或燠休之杜云燠休痛念之聲讀爲

而棄之意讀如字愚謂二解意以樂愔憂杜云愔

息而字與不若王說之明近以樂愔憂杜云愔

申曰愔愔也以淫樂而詩曰君子如祉亂廢遘

慢易其憂禍也本順詩曰君子如祉亂廢遘

已杜註如行也祉福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

疾止陸云如若也祉喜也愚謂此詩本如陸

解而於本文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云

云忌謂忌日也而以極子及此註皆督說愚謂

以忌爲忌本強然與人同使而遇其叔父之忌

即不入受鄰國之禮恐無是事也且人子於父

母之亡日爲忌日未聞於叔父而有忌日者陸

思之不深矣若懿伯爲叔父之父則可耳禮傳又

謂懿伯爲其叔父而敬子之五世祖恐有誤今

姑從其說而

闕疑其人

四年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杜云享通也劉

享作享陸云古字享享

通愚謂劉自誤非通也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杜云

安于少小不能遠圖陸云杜以少安爲幼小時

就于安逸非也蓋如他傳所謂少懦少惰耳今

讀其語

西陸朝覲而出之

杜云夏三月日在昴

意本然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

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陸曰既云夏三月又云

春分之中不可曉疏雖強解義終難通服虔云

春分奎始朝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啟冰是

也鄭云西陸朝見謂夏四月立夏昴朝見即周

禮夏班冰也劉炫取鄭說陸亦取之愚初深以

爲疑既而三讀傳文蓋在西陸爲小讀頂上句

日在北陸而爲文日在昴畢昴出而用水此

不應此句指人言蓋農家皆云雨過白民不天
露則若時物得之則傷今攷疎中亦同
札云短折為夭夭死為札則天札為一矣鄭
也斯得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二子之過
之意義矣
陸云規正會禮之失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
耳今觀下文果如是
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杜云言為宗廟田獵候
會布幣乃相見經并書宋大子佐知此言在會
前孔疏以墮為輸引公羊傳輸平猶隨平為証
陸以為彼輸為渝渝變也云墮敗其成耳於此
義不相當服虔云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愚
謂諸說皆謬甚傳文理本順而諸儒皆曲解之
蓋王時田於武城有先君之廟在焉將其所獲
左傳詳解辨義卷幸
以供祭則自應有幣薦享祭畢瘞之故曰將墮
幣焉墮幣猶云委禽委質也言後見者俟祭畢
而後見也此事明叙於會畢之後而杜因經文
有宋世子故曲為此言以附會耳經義難以輕
論而即以傳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云言求食
文讀之本然
堅牛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陸云洩憾叔
孫召堅牛以致禍故言汝本自求之而至今又
何故而去之愚謂杜說固未當而陸說尤遠叔
孫因迫將死杜洩為其臣而且忠義之節其
時豈無憐痛之意乃追咎其前事而使之愧忿
必不然也叔孫既死杜洩尚能抗季孫而必以
禮葬白毀中軍之誣豈有叔孫尚在而謂其力
不能討牛也杜亦未得其情矣蓋孫堅牛寵任
既久而其為尤惡矣異常故驟聞叔孫之言而
一時不覺其惡之至此不悟其言故云云蓋杜

解其言為是而解其所以言者則非矣
五年舍中軍杜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
劉敞云如杜所云則三軍猶在徒以叔孫為軍名
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云今按魯之軍號
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
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若爾
則傳宜屢書之矣叔孫之軍名尤未見有據愚
謂劉陸之說皆明據此直杜之誤矣下文言四
分公室則自明白不必用此季氏擇
二則中軍固存特易其名耳故制之使亂大從
杜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
適度之順陸取服說愚謂以從為順雖通而左
氏每有倒用字者大從猶言大作蓋暗言殺其
父耳杜又謂昭子不知牛餓死其父豈有父死
左傳詳解辨義卷幸
數日而猶有不享頻有璋杜云享饗也頻見也
知其故者乎
為君使執璋愚推杜意蓋謂主國設酒食以享
賓則執璋以行禮故註享饗也破享獻之享為
饗食之享今按朝聘之禮執玉以授主國之君
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順見也謂行享禮以見
主國之君也而杜註與之相戾正義以此下文
設饗而不倚爵盈而不獻者饗賓之事故以杜
為正愚謂聘而獻見禮之大者啓疆何得畧之
小行人合六幣鄭康成所註甚詳正享獻之事
况下文問述職巡功二句豈可即以享賓事
實之耶又爵盈設饗亦合朝聘禮而言此即鄉
黨所記享禮有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
容色之享耳
睦杜云君臣和也夫豈有君臣不睦而能脩備
睦者乎况以禮言敵國而以睦言本國文亦切

陸云言睦
於楚良是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杜云齊伐燕人路之

皆以爲魯與齊平獨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杜
從許說劉敞曰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
者指齊求與魯爲平也其下乃言齊侯次于獲
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復有燕事且齊
伐燕燕人賂之傳當云燕求之暨齊平不當云
齊求之暨燕平也愚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未
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始如齊蒞盟是魯
與齊平而無傳何傳舉其始而闕其終乎使齊
果求于魯則當書齊求我我孔疏云因上年齊
伐燕接此春中無異事故不云燕省文也今讀
上下文本燕事文氣相接魯衛惡之杜云受其
無疑劉敞強爲異說耳

左傳詳解辨疑卷下
惡讀畏惡之惡惡之猶言忌之耳襄二十八年
傳周楚惡之註云周王楚子受其凶亦誤蓋因
孔疏云惡之如字或鳥路反非也故陸有此說
愚讀傳文明爲畏惡之惡無疑杜言受其凶惡
蓋原其惡之之故疏人生始化曰魄杜云魄形
既恃陸亦不明杜意

云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
爲淫厲則豈有既死而形能憑人者乎他傳又
云天奪之魄矣則亦非形也考之說文曰陰神
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魄精也陰也形也
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言

形矣杜既得其偏於下文亦難通

杜云物權勢孔疏謂物奉養之物陸取之愚以
爲非也其言權勢盛者蓋言有威權以實制
馭于人則有精爽而魂強雖奉食之物亦在
其中而此其粗者若言奉養之物則今之富室

俗子其奉養者厚矣一死而抱其何精強之
有此必爵位威權之人而後可以言此耳

人之後也而滅於宋

杜謂聖人殷湯孔子六代

子奔魯陸本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魯孫防叔
始奔魯家語又云以避華氏之偏故今按嘉焉
華督所殺其子避禍應即出奔安得至魯孫乃
奔魯乎杜說較近理特未詳所據耳又云僖子
所謂聖人乃正考父非湯也於此既言殷湯而
於下聖人有明德者又橫益其文爲聖人之後
愚以陸所辨皆詳明且杜以聖人爲
殷湯則宋皆其後也何云滅于宋乎

八年子盍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
茂陸云謂之當連周書爲句蓋舉書辭以詔于
良使順其不順而勉其不勉也愚謂左氏之
左傳詳解辨疑卷下

文本婉古如陸所解何其猶將復由杜云由用
句累而文滯哉好異過矣

經也從也言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亡魏了翁
云由義如尚書顓木之有由葉今按說文無由
字惟粵字註云木生條也古文省弓作由後人
因省之通用爲山以此言陳將興如已什之木
復生粵藥於字義既
明而句法亦完矣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杜云童子垂髦始
而棄其始冠故云然劉炫曰弁髦二物也因以
救之者謂冠則棄弁親殷則不髦也陸取其說
而以杜說爲不明愚初謂二說皆通但加弁於
髦時有尊之意以喻君爲切故用之此豈
見補遺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杜云后稷脩封
疆植五穀今戎

得之唯以畜牧陸謂封殖封厚長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故國君以爲忌日案王充論衡曰禮不

以子卯舉禮殷夏以子卯亡也賈逵鄭玄皆同

此義故杜用之漢書翼奉傳曰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

亥卯土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

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陸晏又

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曰故以爲忌而說者

以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興亡固有

定數當由於德桀紂以是二日亡故王者忌之

以存警戒之義耳初不係於日也言亡必有與

可以湯武興日而爲喜乎若陰陽識緯之說若

子不道又飲外壁壁叔杜云外都大人之壁者

足論乎左傳註解辨義卷下

耳若云外都泥矣而陸乃多爲之辭

賢矣成十七年註云愛幸大夫是也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杜云客星居玄枵

其維首則必居之者矣下曰有妖星焉則明言

有妖星見於其所居之處今杜既曰客星居玄

枵之首不大畧乎今詳傳文并考星辰度位蓋

言婆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於婆女之

高千入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杜云行用也

將自費用盡竊謂以用訓行既非矣况其意即

以用爲見新君之用耳如不用爲見新君則其

幣固在何盡費之蓋不行在千斬焉在衰經之

中杜云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諡說已在

也得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

不足杜云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已由子至之

讀此解雖無他諡實未得傳意夫不患不知患

不能行者此吾人論一已之難易耳今知在子

產不能行在子皮則知未可輕也其所謂難者

蓋歸重于行以貴已耳下云夫子知之我則不

足其意可見註乃云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則

又以知爲已矣此蓋子皮歸美于產而重責已

之意耶

十一年物以無親杜云物事也此猶弗躬弗親

恤小國之患故

十二年毀之則朝而崩杜云崩下棺命諡曰崩

棺而掩之以土也按說文云安下棺也崩喪葬

下土也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鄭衆解周禮亦

畧同崩之與窆實則一事而

齊將何事杜云言

為也與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杜云坎

愚合杜云坎坤順故溫強而能溫所以為忠水和而土安正

和正信之本也陸云二語取喻於卦象義雖近

似然詳傳文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

比下文惟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

筮得屯之比止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如崔杼得

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需其為說皆止取本爻

不及之爻也今詳陸說為是則其供養三德為

解皆宜改愚參以正義之說解之

善杜云三德謂正非此三者弗當杜云非忠信

直剛克柔克也杜云非忠信按陸以此三德為誤當作二二德者即上文忠

與共也杜以洪範正直剛克柔克當之與上文

不相蒙直強說耳愚謂上下文俱以忠信共為

言而此忽以洪範三德其為無當必矣而以為

左傳詳解辨義卷下

誤非也蓋上文本言忠信大都天下之事人臣

之節忠信盡之矣惠伯以南嗣居下位宜共以

事上故加共字以諷之是以合忠信共為三善

非此三者即頂此而言杜又舍共而以善益之

刑丘空也亦空設之又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

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

丘九州之數也杜以諸說各以意言無正驗故

皆不從而但云古書名今愚攷諸說安國之說

為長而猶恐或有未然故加或字諸式如玉式

說雖多鑿亦存之於此以備考焉

如金杜云金玉取其堅重而不釋式字若即以

者果何物乎竊思式必車軾之帙古字通

用耳既考韻書果然即論語式負版者形民

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云言國之用民當隨其

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肅

曰形刑之誤刑傷也刑傷民力用之不節無有

醉飽之心言無厭足也李百藥封建論云或刑

民力而將盡陸從此二說愚詳思杜註本強亦

左傳詳解辨義卷下

非語意然以刑改形非也愚用其意而即以形

解蓋形象也君子不盡人之力乃象民力之多

寡而用之

無遺也

矣杜蓋承賈達棄禮違命杜云棄立長之禮違
服虔之誤耳當壁之命終致靈王
之亂愚謂此解易甚而杜何失之共王諸子康
王最長故立之何謂其棄立長之禮乎蓋以當
壁之命在平王以至勿而姑舍之如杜所云則
以平王為長耶據帝意實以有事于群望為
禮同惡相求如市賈焉杜云宣子謂棄疾親恃
耳賈同利以相求愚謂宣子意蓋指當時同心
造亂之人遂居成然等非謂棄疾也故叔同答
之意如彼味其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杜云言棄疾
言意自見同好則亦不同惡服虔云蓋言子干無
黨於內誰當與共同好惡者其說是矣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杜云皆庶賤亦大謬矣此蓋以子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干在晉乘亂而入與桓文相同耳
若言族賤則於此有士五人杜云狐偃趙衰顓
時事不切甚矣魏武子同空季
子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杜云子餘起
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杜云魏犇魏武子也稱
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愚讀此文勢並不如此
既云有士五人又云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
腹心又云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則四人明在
五人之外矣據如杜所註則以趙衰狐偃魏犇
三人疊見而顓頊司空季子乃不及數又以賈
佗益之取舍無當甚矣自知難通故云蓋叔向
所賢且下文有齊宋秦楚以為外土有蔡卻狄
子犯魏犇復在五士內耶三子既在內而賈佗
獨不與顓頊司空季子又不在此腹股肱之列

耶故五士必有所指而下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四人不在其內也必矣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將也
壬申復旆之杜云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將也
傳中累累見旆而杜解之者多異姑舉二三辨
之莊二十八年子元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
旆杜云子元自與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
尋日旆繼旆口旆繼二子特建以居前廣充幅長
退之杜云旆太旗也建二旆而退若使人將稍
却後於云大旆之左旆杜云大旆旗名紫旆曰
旆通帛口旆衰二年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云旆先驅車也於此年
則曰游也愚考杜所云繼旆口旆出千爾雅郭
註云帛績末為燕尾者義見詩其所謂詩即小
雅六月白旆央央是也詩註亦云白旆繼旆者
也因再考五經圖則一車中有二旗其一則以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旌畫朱鳥即詩云織文鳥章也其一則旆別自
為一竿有旌有兩飄帶即所云白旆央央也其
所謂廣充幅長尋者並無有焉則詩與爾雅既
異而乃云義見詩特矣杜於子元為旆則曰特
建以居前固為前軍矣狄毛設二旆則曰大將
所建至于云大旆之左旆即前大將所建無疑
而復以繼旆曰旆何自矛盾也至此年建而不
旆又云游也故正義從爾雅云游是燕尾不旆
者建大旗而以燕尾繫於竿上也至陽虎兵
車之旆則以先驅車釋之與子元畧同愚因反
復其說弁以其事推之則子元之旆與陽虎之
旆其為前軍必矣即詩所圖者是也若狐毛所
設與後所云及此建而不旆之旆皆大將所建
大旗與紫旆之旆必不同而杜或強而一之或
二而分之皆不得其當矣蓋旆旆為物之大而
燕尾特其飾耳豈有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旆

以示未戰至明日方放其燕尾以示將戰手其

軍容何太不明彰也故建者必非旌旗即大旆

之千耳先惟建于旌而曳旆將戰之志明矣因

攻詩圖白旆為章自是二物而以爲一非矣又

詩之桑桑曰旌旄有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

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旌通帛爲旌雜帛爲物熊

虎爲旌鳥隼爲旌龜蛇爲旌全羽爲旌析羽爲

旌與詩圖同則與廣允幅長尋曰旌者又不同

矣竊謂爾雅士人稱爲脩詞指南景純又博學

高才好古窮經元凱號稱武庫身經行陳皆不

宜有誤而爾雅與詩禮既別元凱每有背馳且

於軍事不協詩圖亦相傳有據不應草草以是

節而推則古書之難信也懷錦奉壺飲冰以清

不一矣考古者不其難哉

伏鳥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

左傳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

以覆矢先儒相傳爲冰與棚通故此年及二十

五年註皆訓爲箭蓋彼云釋甲執冰武當如

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盡藏於冰也

猶飲羽之飲思思而考之時意如執以七月之

下句蓋今五六月之交天氣炎熱被蒙以幕當

不勝其焦渴故以壺漿藏于冰使之涼而可飲

以解渴耳當如陸說無疑也且非戰爭

倥傯之時何緣特取矢箭而用之乎

十四年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云於義未安直

義豈有猶義也夫杜云三罪唯答宜子問不可

已意耶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云天子

三年故后雖與通謂之三年喪陸云此解一動

未揚孔疏備矣良然故用疏所說而解之

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

喪引此爲證謂向說宴樂不誠除祭矣於此又

以不遂服爲失禮不自異其說乎宋申曰失二

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傳以不遂服爲

非似爲失禮者三而止云失二禮者蓋以天子

於父母之喪固三年矣若后與大子雖有三年

喪之義而君臨萬國自不容於終服喪戚之

心宜以三年若求葬器而宴樂則非

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爲當

左傳杜云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箭蓋可以取

十六年起亦以知鄭志杜云詩言志也竊謂詩

則當云二三子之志乃云鄭志則是統一國而

言矣且下云不出鄭志則益於此難貼蓋鄭志

鄭國所誌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杜云逸書也集安也房舍

傳曰集合也

不合則日食可知疏曰傳言日月

之會是謂辰日月當聚會共舍今不合于舍則

月體掩日而食矣唐曆志曰古文集于輯同日

月嘉會而陰陽輯睦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各

說皆與杜不同姑記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于此逸書蓋胤征也

獻俘於文宮杜云欲以應

火火出必布焉

杜云今火何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焉

伏而慧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大火星出必布散焉矣所謂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非謂除舊布新者蓋火除其舊則新自布矣今二說俱以火災為布新大謬矣蓋傳文高簡上言除而不言布下言布而水火所以合也杜云不言除乃互用成文耳

水火壬子水水火火令而相薄水少火多故水不勝火竊觀傳止言合而不及相勝且何自而知其多少也

故創之璿斡玉璣據說文璿至也璿斡者以璿為年與玉璣相對非珪也

十八年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杜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心本不明陸云患失猶論語患失之失言大人懼遠象而失位心志惑亂故拘泥俗之子大叔之廟在道說而云可以無學其解甚明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云庭過期三日杜云不得一時畢陸云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于寢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于產見之而有許曰余舊國也杜云許先後命也此解本暢

十二年楚靈王之伯父見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裏十一年傳東侵舊許註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予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苟謂許先鄭則舊國則鄭亦豈自謂俘邑乎此註仍屬杜之疑矣

鄭亦豈自謂俘邑乎此註仍屬杜之疑矣

十九年夏君之二三臣札

杜云天死曰札

短折曰天未名曰昏按國語天死曰札天死曰昏常昭註云狂惑曰昏喪死曰札痼病也又君子失心鮮不天昏註云昏狂荒之疾也陸云此云天死小疫似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矣後年晏子論祝史亦曰天昏疾則常論為是

二十年梓慎望氛

杜云梓慎望氛侯不行登臺之禮

自望見之如十八年登大庭氏之庫以望火耳何由知魯侯不行登臺之禮鄭康成註周禮焉相氏世登高臺以觀天文然華寅肉袒執蓋以則此日官之世業也故創之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杜云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愚謂此必非也時齊氏方肆亂豈見其不敢爭乎

少戰乎下文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可知且諸臣方以忠義衛公皆捐軀以共患難且既執蓋以當闕而乃不敢爭乎此阿下執事杜云阿比肉袒者明示以必死耳

比衛臣下竊謂大謬此本青欲將事而衛辭之故青以齊侯命云猶在衛地則衛君也即欲就死鳥行聘耳若比衛臣下則猶在下賜北宮喜說下文親執鐸與燎於此何與乎

曰臧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亭之杜云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予謂齊氏安得有二墓乎觀傳文喜止賜諡無墓田惟朱鉏無有墓田也四物杜云雜用四方之亦一時事何終言之有

強解誠然竊謂四物當為律度量衡也先儒以下有六律故謂律重見而避之殊不知此以數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音

音

目次第成文如陰陽二氣也而謂之一七音亦即上五聲六律耳而復列之律度量衡所以為樂器者而七音柱云武王伐紂自午至子凡七可舍之乎

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陸云此註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七不用彼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柱無而取之此曲說也愚考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進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七所而用之自鷄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後可用也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是元凱七同之說實始于此而有少異不知其又何本柳子厚非國語以鳩為証聖人之大而不開其所以為証又考蔡季通律呂新書云五聲宮與商與角與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五聲正聲故以起調為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五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夫然則二變固五音之不可無者本自有之與元凱冷州鳩之說大異疑不能決愚不能通曉律意但以爲使二變出於音律之自然則不應自周始有使果自周始則虞之韶湯之濮皆不成樂矣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音

音

使廢前果未有也則泠州之說當是使自前有之則鳩說米誣矣又考前漢書志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蔡氏曰所謂七始七音是也又引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變宮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則又自二其說矣既得近世季原德樂律纂要曰五聲得變而後成均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乃自然之理聖人亦不得而損益之也通典蓋本國語七列七同而爲之說耳殊不知國語因七律而附會非聲律之自然也况前漢志稱舜欲聞七始則唐虞時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有乎得此說以爲可釋前疑矣然再考漢書則云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也聰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木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雖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舜欲聰之則七始者與七音何

左傳註解辨誤卷下

與而季通原德乃設以當之手復編檢諸史律呂志於州鳩之說皆不之載惟推陰陽氣候合天地之數以爲樂本曰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變宮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則二變自古有之鳩說皆其所不取其証也必矣然蔡氏既明二變之所以然而又載通典之說以自中及季氏雖知州鳩之附會而于七始之義猶有未明世之欲著書成家者非有稽哲之資超然炳然之見何以傳羣

○尚書無七始之書考異同而決其衷哉

文班不知何本

二十一年使有司以齊絕國歸費之禮爲士鞅

杜云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爲絕國七牢劉炫曰聘禮卿之饗餼五牢則牢禮不必如

命數飽國禮當五年加二年耳疏強主柱而非
劉以周禮享客上公九年侯伯七年子男五年
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則知卿大夫來者亦
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飽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
當三年而魯人失禮為七年也愚謂劉所據聘
禮甚明而孔疏強以諸侯推之固妄且自五而
加二為七則事理所有若三而不死伍乘軍之
加四為七則魯之不經也其矣

大刑也

杜云同乘共伍者既死已亦當死義不獨生也
愚謂軍事以勝敵為期以死敵為義元在軍者
皆自當爾豈論同乘共伍者乎設同乘共伍先
降已亦同其降乎于舉
之意只欲死於戰陣耳

二十二年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杜云王語賓
孟欲立子朝

左傳無辨葬葬季子
為大子林亮喪云王與賓孟皆喜子朝也說作
悅陸如林愚謂若從悅則上文王子朝賓孟有
寵則既悅之於此不
贊乎故如字作說

二十三年使各居一館

杜云分別叔孫子服四
賈逵以為使各居大夫

各居一館陸是賈說又云其下言士伯聽其辭
而想諸宣于乃皆執之者亦執卿大夫也愚謂
卿魯二國其大夫固宜各居一館傳何用記之
且觀此事本由在魯卿何罪而用執特杜下文
皆執之乃云二子辭不直故執之豈不直乎
耳蓋以二子辭不直故執之豈不直乎
極震杜云為屋所壓而死趙子常曰言南宮極
震是以震死非為屋所壓也竊謂地震可
以致死者多矣
吳大子諸樊入郢杜云諸樊吳
豈特屋壓乎

孔陸皆云吳子諸樊吳王僚伯父何容僚子乃
與同名此應傳為誤耳且專諸曰母老子幼無
若我何何緣有子將兵伐國者此即諸樊
之大子光無疑也杜乃依文解之誤甚

二十五年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杜云平子人臣
而因卿逆季氏

彈橫愚觀春秋中大夫為同列逆女者
多矣季氏雖強橫而以此罪之非也
五牲杜
樂鹿麋狼兔疏曰十一年傳曰五牲不相為用
杜云牛羊豕犬鷄此與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
故別解之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其
當之也陸云六畜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其
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從鄭玄於彼所釋六者
之名各損其一取決肺腸自相乖背良可怪矣
服虔解三犧為屬為鷄亦非是三犧猶詩言三
物耳愚謂陸杜與服當矣而云從所用而異

左傳無辨葬葬季子

杜云

張亦非也古人制禮豈得謾無所準乎且犧牲
皆以薦宗廟神祇而為名未有及野獸者賓客
牢禮亦然周禮王膳用六牲亦曰馬牛羊豕鷄
犬耳其麋鹿能麋豕野兔謂之六獸屬鷄雉
鳩鵲謂之六禽固不可混焉而以犧牲名之又
可雜焉而隨所用乎蓋野禽獸止充醢醢之用
此大叔姑擊其大而末及其
九文杜謂山龍華
細故愚解亦止于六畜焉
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
黼若斧散若所已相及書孔傳曰華象草華
雅也說者謂此言象草華之為難也周禮
註亦以華虫為一物陸謂此註釋華而不及虫
疑有逸文愚謂先儒皆以華虫為難而九
章有宗彞此必逸之故以宗彞足其九

子兄弟姑姪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杜云六
和姓

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上註以天明爲日月星辰何乃頗異其說陸云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杜云不能之行列是也也蓋襄公別立廟陸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此者如閔二年神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神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今按陸說爲是故削去下句然所謂不能用禮者亦未當季氏之罪故稍改之君受其名杜云受惡名竊謂以臣逐君何惡之有殊失君臣之分矣蓋言必不能逐而徒受其虛名失魯而以千社爲臣杜云臣爲齊臣以致禍耳思謂諸侯不臣寓公禮也且齊侯云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是以千社屬之公故曰臣也故子家以千社對魯言左傳詳解辨義卷下

二十六年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薳杜云不忍害王也劉炫曰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按周語祭公謀父曰王商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張衡東賦云百姓勿忍用是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皆謂弗能堪也故從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云閒與也而治王之政陸按史記言厲王奔避周召二政號曰共和然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

顏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其名史遷之言未可據也及紀年亦云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之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即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還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云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愚謂陸採不經諸說以示博而不釋本傳愚竊謂以間王政者即諸侯間於王事相朝之間當音閑非與字意也蓋因王室多難政事倥偬故諸侯共理王政以使之少有閒豫耳况下文有云王室其有間王位又云贊私立少以閒先王則閒皆參錯干犯之意豈有一書之中而於善惡二事不同即以一字通用又同一句法乎若陸所引諸書蓋因有共左傳詳解辨義卷下

二十七年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云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昭自勿讀之即不謂然按王肅云專諸言王僚母老子幼也又史記吳世家說此事云王僚可弑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于楚而

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意充明服虔以下文曰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解如此而杜因之竊謂專諸烈士臨事而以光幼為托非其心矣在光亦何待其相托而後以為報耶此非唯文義迂回抑亦不事君如在國行告公至知古烈士相與之誠矣

是也竊謂此祝史事耳趙子常曰天命不愆父即後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名矣使宰矣杜云愆疑也言棄君不疑愚考韻書愆悅也言天不悅公已不祐之也覺順使宰獻而請安大夫使宰為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此也劉炫謂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今此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安耳杜云齊侯不在此非也愚按儀禮本如劉說而杜偶不考以致斯繆孔又援鄉飲酒禮以請安焉常不見左傳之實充焉

阿杜非正也

此於文義自明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陸云言人自不知無龍之術耳非龍之有夏知也愚謂陸解固勝杜而傳文自明白削之

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彖常之後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柱百穀故祀以為稷賈逵鄭玄皆以為烈山炎帝之號

即神農也則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云杜之謀明矣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合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愚謂杜說固迂而曲至觀孔疏復強為辨解終為費辭按家語載此事王肅註云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矣以此鑄刑書適給於用而文義自明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

命杜云言不敢忘共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辨外者言此等皆不敢忘共命非謂不及辨也初觀之若陸是者既又讀則知杜非註其不虞之患蓋會其意而補其所不及言耳若軍旅喪葬之類皆卿事晉之所宜者何不虞之有故杜云左傳之實充焉

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數陸云言不得備使以充數也此對上文先君親執紼意蓋得問則君親行不得問則大夫不獲備數傳意本然而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杜以先王為言達矣

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

柔服謂不與吳構怨朱申曰使吳人柔服而服從也蓋杜亦註其意而朱說較明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

王王季時方肇基王續未及文也自武王有天下而周公制禮樂始有文耳闡廬於時亦未入主諸華之意蓋言其志廣才將焉用自播揚美有蔡周先盛時耳杜說鑒矣

馬杜云橋揚船勞動也夫橋揚與勞動意義不同蓋于西欲養晦待時不欲其耀武揚威耳

若為三師以肄焉杜云肄猶勞也陸引釋文云肄一本作肆又按文十二年

河曲云使輕者肆焉註謂暫往而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愚謂甚有

異焉彼秦師在一陣之間可耳此越境而入敵事已不同何得以輕而肆乎故為解云肆習也

使我軍數出既有習之義而使楚師於我之數出不大焉備則必習而易代矣故大舉而得志也此較二說似為長然詩曰既詒我肄又曰

莫知我肄皆謂勞也則勞本為正訓而陸乃改傳文以規之過矣愚以勞意猶

在下文故以習訓即依杜亦可

三十一年夫有所名而不如其已杜云有所謂有地也

左傳註解辨義卷十星 日 殖 齊 神

愚謂此解太徑而於上下文俱不順蓋云人固貴於有名又有一等有名不如無名者暗指廢其也蓋所

指物之詞吳其入郢乎庚午之日始有謫杜云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愚謂史墨

以天文而推何料人事若天意使然則有非仇而仇仇而不仇者蓋以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

云爾其謂辰在辛亥而謫始庚午其理不可曉故缺之以

俟知曆者

定公四年嘖有煩言莫之治也杜云嘖至也煩言忿爭按管子

嘖室之議房玄齡曰謂議論者言語雖嘖又荀子嘖然而不類揚原曰嘖爭言也此云嘖有煩言若曰嘖然有煩亂爭忿分之土田陪敦杜云陪敦之言耳今訓嘖為至非也

也敦厚也竊讀傳文義於此不宜有兩虛字且王制分封有定與孟子及諸處所說者同可信

魯至戰國時并國多矣亦止云方百里者五而明堂位謂方七百里孔疏與堯叟以焉此增厚

者矣矣蓋敦敦音對器名周禮珠璣王敦註敦盤類珠王以為飾古者以盤盛血以敦盛食鄭司

農云王敦敦血王器又九嬪凡祭祀皆王登註云盤王敦受黍稷器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夏后氏之四琖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陳氏註謂古器之存者寡此皆魯所有之數則敦之為魯

重器也舊矣焉知其不為周之所分乎或謂敦果為分器曷不與大路大旗等並舉而又綴之

土田之下殊不知古人文字錯綜固有叙而重叙分見互屬者所以為難及即此本文可見若

申豐之論電其重復多矣初不覺也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杜云

左傳註解辨義卷十星 日 殖 齊 神

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伯主以國之大小序也子魚所言盟飲之次竊謂先後正當以盟飲

為序其序豈有二乎杜意欲兩通故如此曲解而實非也要之子魚之言雖有理亦辨士一時

之辭未考周室宗盟之序甚弘雖周賢臣而其辭亦或未之考故屈于子魚而從之豈可遽以

為信乎如此劉而裹之杜云司馬已死到取其姑闕之可也

事勢窮迫必待其既死方到恐無及矣且何足為忠壯乎必自未死而遂以到載之此烈士之行不可以常情測

不敢以約為利杜云約謂要也此蓋謂一時之事非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陸

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其說較然矣

五年改步改王

杜云昭公之出幸孫行君事佩璜璣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

則亦宜去璜璣陸引周語晉文公請隨王弗許曰改王改行帶昭云佩王所以節行步君臣連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隆也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若步則不宜步王矣杜謂季孫前行嘗佩璜璣祭宗廟本必然也愚觀陸說似有理然此與晉侯事不同彼曰改王改行蓋言佩君王則行君禮為備今日改步改王則言復臣位而行臣禮為宜且陽虎雖悍若季孫未嘗佩璜璣主祭何自而遽欲以為歟乎其借必有因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

杜云終從其兄免王太難是大德陸云等傳所記閭陳但有弑君之謀並無從王之藉昭王此意但當以其兄幸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

左傳詳解辨義卷之六

昭

左傳詳解辨義卷之六

怨耳愚考國語事與陸合故採而註之

八年主人出師奔

杜云攻邾人少故遣後師走人奔走而卻退孔疏以為若從賈言則是敗還

下文陽虎何得云猛在此必敗明其時不敗故猛得以逐廩丘也陸是賈說謂其奔敗退卻者暫退也不謂戰敗而奔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愚讀傳文本如賈說謂奔往救之者不顧戰陣之間小小進退常自有之况此役魯亦無大勝齊後冉猛無繼而偽援衛侯之手及挽齊也血頗可見賈說為是至脫趙子常曰傳不言見血杜說甚矣戴侗曰按若言推擠則不當言至脫陸云按字書援一作捧持頭髮也捧是把握之意按意亦當然觀杜說自相戾愚謂三說皆是也而不及挽義說

從手從宛蓋在擘手之曲掌後節中也涉佗以也國之大夫而援國君之手上近於臂其尋之也甚

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

杜云將作大事欲以順祀

取媚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改於僖廟行順祀愚按經書從祀先公杜訓從順也蓋以文公二年路僖公為逆祀故必強以此為退僖公謂之順耳愚謂必非也夫所謂逆祀者自後之知禮者言之其時皆以為禮無有知其逆者陽虎何人能知其為逆也縱知其逆而升罔於僖將以誰媚耶罔公幼而遇弑無嗣何須媚之若謂媚於群公則自文至此六公相安已久未聞有謫謫之應陽虎何故而忽自為此變常之舉以取怨于僖神也且既知懼於僖神即不退之可矣乃就其廟而仍退之皆非人情所宜陽虎之狡必不為之愚謂但合群廟之王於僖

左傳詳解辨義卷之六

畢

左傳詳解辨義卷之六

桓子咺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杜云咺暫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

之良今不良以是殺我之事繼之陸以疏為長愚讀傳文二解皆通當在咺之字義別之若如杜以咺為暫則其說是矣今考咺字咺也東方朔答客難孤豚之咺虎則是恨疾意非暫意意也疏之義果長矣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杜云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右師往到子

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劉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宮南止宮出謂逐

之使出而各居也則其帥又賤杜云帥謂東郭劉說有據且近事情

賤杜云帥謂東郭劉說有據且近事情

識何故云晉憤而衣經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

功而更賞乎陸是其說然以愚觀之則不然

役齊侯親將其帥大夫為帥者名姓不見於傳

東郭書等皆以勇士從軍有功或即為帥未可

知也其云晉憤而衣經製蓋舉其狀以為証示無

私耳豈必不知其人哉假使素昧平生自讓登

之後亦必審而知之矣下文彼賓旅也貞山以

書不識彌故稱之為賓豈有俱為將帥而猶有

不識者哉後雖敗于晉其登城賈勇之功亦自

當賞豈得以一敗捐之況敗者諸將均之而讓

登之勇彌與晉憤而衣經製杜云晉憤而衣經製

書獨之也杜云晉憤而衣經製

左傳正義引詩諸老稿夫人之美芳揚且之晉芳

按正義引詩諸老稿夫人之美芳揚且之晉芳

晉是面白之名又說文云齒齒相值也言齒長

而白上下之齒相值是杜謂齒白而齊矣愚謂

晉為面白則可以為齒齒白則不可以以憤作齒

尤強蓋憤即岸憤之憤言其人自憤憤而不冠

身衣經製則其人宛然在目犁彌據軍中所見

言其面貌冠服止矣何暇細及其口中齒乎又

以裴訓製亦未安裴則衣之將成者或以裴皮

而為別衣未可必若裴則衣之大而成名

者此裴與裴必有別而以裴名之誤矣

十二年與其素厲為無勇杜云素厲也厲猛

無勇者以誘致之陸云滑羅以曹國小弱無追

兵故言其殿而空設嚴猛寧為無勇耳不欲虛

當為殿之名也今按陸說本於正義而畧改之

愚謂素作空終強具言素厲者蓋惡衛之每虐

小國也彼固知曹國小而敗必不

能追衛之勝兵而惡衛故云然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杜云使敢死之士

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愚謂若杜解則當於

再字為句既不成文又豈有禽人而不動者乎

竊謂禽者乃越死士猛鷲之狀擒捉吳師以衝

其陳欲其陳亂而吳師堅整不可動耳豈有敢

死之士再往皆為吳所禽而又不動者乎何吳

師之強一至於於是林云使死士再往遣吳禽則

以弱兵委之如鷄父之戰可耳未有

以死士而遣之禽者也故俱不從

哀公元年不可食已杜云食消也

食言之食尤非詳其語意蓋謂失今

不取後雖怨毒而欲食之不可得矣

左傳正義引詩諸老稿夫人之美芳揚且之晉芳

二年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杜云故兆始納衛太

同可不須更卜予謂此謀甚矣此鞅與范中行

氏戰非衛大子事也大子特為右耳此必鞅始

欲逐范中行而卜得吉兆趙孟喜曰可矣

也此事甚易見杜自諤杜云

子前怯而後勇亦謀使果喜大子當於其上遂

鄭師時下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於大子勇

不相接蓋鄭敗則范中行失援糧竭必

將亡故喜而傳使應之以猶有知在也

四年陰地之命太夫士茂杜云命大夫別縣監

以尹言陸云陰地之命大夫是晉臣也安得稱

尹今按陰地本晉地而楚使與言如此必晉大

夫無疑杜何誤至此

疏何曲之使通乎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杜云前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劉炫曰再

敗謂今戰更敗陸言今案此下云棄盟逃仇方說退意則此再敗之義常如劉說潛師

閉塗杜云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司馬貞曰閉塗即禮記所云葦塗者謂匿其喪

也又徐廣曰塗一作壁又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愚詳其文意與時勢皆非也蓋閉猶隱也

既潛師而復由隱路即所謂問道使人不得於中道邀害之耳

七年以上物不過十二杜云上物天子之牢陸云上物亦通言之如見與旂

俱十二旒王路樊纓十二就之類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杜云諸大夫對也言知必

危何故不言杜云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阿附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杜云孟孫季孫

今魯德無以勝邾但不樂而出杜云季孟意異欲恃衆可乎言不可

享愚謂此段文意氣本一順而下杜乃強分裂上段爲諸大夫對而以下三句爲孟孫答想

必有所本蓋以季孫享諸大夫以謀伐邾而諸大夫皆云不可無遂伐之理故乃以意強分之

而不尋釋其文理之本不可斷也且解上段爲阿季氏之語與傳文皆反附會明矣獨不觀東

漢寶憲之伐北句奴乎使舉朝會議舉朝皆以爲不可而表任二公爭之甚力竟不可阻蓋權

勢所在不能執何也其享以謀之者姑以示同

而皆以諸大夫之語解之塗山按舊云塗山有

雖前人未之有所不論也州已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又按尚書史記皆云禹娶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今鳳

陽府以爲古塗山氏之國即所謂濠州也越絕書又云禹娶于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

興即蕭山也吳越春秋又無載塗山之歌大氏

淪淪宣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

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葬之史記亦云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

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今鳳陽府懷遠縣也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

之中其時建國多在西北不宜獨偏江南蓋今

會稽者或止會南方諸侯於此而後人即以塗山名之耶則壽春似爲得之蔡仲默於尚書註

今一統志皆同屬居窮僻荒閑質問皆無從得姑以所聞求正

○淪淪宣越之塗山皆有禹迹柳子厚山銘蘇子瞻廟詩則在越濠也國語吳伐越得大骨專車

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葬之史記亦云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杜元凱於此塗山則註云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今鳳陽府懷遠縣也

左傳註解辨義卷下

八年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杜云緩時若無能懼皆將同死此解殊誤蓋凡與字必指人已知

而此言緩時雖無與之俱立者急則恐禍及己有與之俱斃者矣即下文意耳非難解者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云鄙人教吳

以下傳始云王犯嘗為之宰潛臺子羽之父
好馬國人懼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之父為吳
內應則是此時未得武城故知言克之者是部
人教吳之語劉炫以為實克武城國人懼懼其
害魯非武城也疏非其說陸云傳言代武城克
之其文甚明子羽之父雖武城人此時蓋在魯
國人懼其內應耳劉炫於傳文為順未可非也
愚謂炫說固是而於傳意大不明蓋吳以客兵
遠涉敵境自不能久雖克武城人心不附今王
犯既舊為邑宰子羽之父又一邑之望二人相
得則武城之人皆將固事吳而吳據之以為景
魯害非遊兵羈寓者比故國人為之懼也

伯負載造於萊門

杜云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
將欲出盟劉炫謂載非載書

蓋負載器物欲往為質陸云此說是也又云載
當依釋文作戴詩載弁休休讀曰戴荷卿書戴
李傳詳釋義卷下

子作載蓋古字通用愚謂上文吳人行成將盟
景伯諫之弗從而負載出盟於事理為近豈有
盟不成而遽往為質乎何景伯難于盟而易於
質也且景伯位為大夫乃身負載器物而出質
必無是矣陸每以古字通
用為解而不用本字曲矣

十一年人尋約吳髮短

杜云約繩也八尺為尋
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陸云說文尋釋理也尋約者使尋理繩
約以待用也二解俱通似陸說得之

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

杜氏私使人至齊屬
其子改姓為王孫氏

以辟吳禍案史記與吳越春秋皆云吳王使子
胥于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與杜
異今又以傳文考此云使於齊下曰反從明是
子胥身自使齊使子胥使人當曰使使於齊而

無反役
之文矣

十二年孔子與帛適季氏季氏不綽放經而拜

杜云孔子始老故與帛綽喪冠也孔子以小君
禮往帛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孔疏云
禮帛無拜法曲禮曰凡非帛喪非見君無不答
拜者鄭玄曰喪賓不答不自賓客也陸云依此
禮則言孔子拜者誤又云以季氏不綽而放經
則夫子貶禮以徇強臣乎疑傳文當以不綽放
經而拜為一句蓋言其不著喪服又去經而拜
耳非謂孔子去經也然孔疏又云喪賓不答拜
謂喪主既拜賓賓不答拜耳其初見主人或帛
者先拜據傳文必有拜法特記不具耳愚謂孔
疏此說近於有理可從但孔子茲時與曲禮所
載異蓋曲禮惟言賓主帛喪之常而孔子以臣
李傳詳釋義卷下

左傳詳釋義卷下

聖 曰 禮 疏 卷 下

季氏豈自不同想孔子時以帛於朝矣而後適
拜耳帛喪不答拜之禮於此何與而乃引此以
為稱耳其帛君母之喪已盡禮矣豈謂貶禮以
徇強臣乎且經因喪服而有季氏既不綽矣又
何經之有貞山之疑亦謬矣杜註亦自有誤孔
子仕於定公十年距此已遠而云始老又云去
經從主節制夫豈孔子
季氏而云從主哉

十四年子我夕

杜云夕視事陸據昭十二年傳
右尹子革夕註云莫見也柳宗

元朝日說引此傳文亦以為莫見愚謂昭十二
年夕固子革莫見楚子此處夕應是子我夕視
事耳其下文陳逆殺人途之
遂執以入可見為視事也

成子兄弟四乘如

借御耳比此爲輕知哀向非也愚謂誠如疏說

上誠然商馬之裔乃實字非以語也又古詩

並無隔實字川韻者又以裔訓水邊尤不經且以裔屬上句亦不成文劉訓裔為遠固為字義然果何指乎蓋此大國本指晉而言裔者言其苗裔之同也故愚以裔屬大國讀之文理本妥又謂繇辭未必皆韻尤非也蓋寶古字作裔許氏說文亦引圭寶作圭裔裔與踰又自為韻也若專之踰據公之踰踰與踰自為韻一薰一瘴十年尚猶有臭臭與瘴又相韻何云未必韻乎故改杜說而詳辨之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
杜云二國齊也愚論邾以小國從兵其事輕矣何憂之有魯被兵反不憂耶以齊魯主賓言必矣

二十三年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書

日疏

杜云競遠也林云社稷之事謂祭祀也竊謂二註皆非社稷之事謂軍國大事若祭祀則當云宗廟之事矣又競之字義蓋謂其職事之盛不可忽而替離耳訓競為遠既強亦不切事理
彌甥
杜云彌遠也竊謂康子自稱不應云遠以彌甥自疎于宋且以遠訓彌亦未之有蓋彌增也彌甥猶言魯孫也以父為
其可以稱旌繁乎
杜云稱舉也劉用熙曰稱讀稱副之稱謙言不腆之馬不知能稱旌繁之飾否意如劉而不明且不解旌字意故愚從之而詳其詞

二十四年是僇言也

杜云僇過也陸云僇誤謂之意此當作僇說文字林

皆云僇謬言不慧也三蒼言廣雅云僇言也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譫繇之言諸說固有理但

傳文從足愚不欲改之杜云過也猶今人俗言跨大步耳

二十五年君將設之

考設與設同非義蓋設之誤也諸本皆誤宜改正

戰其手

杜云戰其手屈肘如戟形竊謂以手抵屈其肘而安能如戟乎蓋戈與戟皆有技兵單枝曰戈雙枝曰戟雙枝與中幹列而為三此必屈其無名指或小指而以其三指為戟形耳此本淺事而杜既誤後亦未有正之者豈必以手此定而指小不足以喻其足耶殊

不知指固手也而可以為戟形乎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杜云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愚謂城門必自有重何須舉以為言蓋言申明號令示嚴警之意而後開城門復登陴以守則職長有伏兵自不敢入

左傳註解辨誤卷之十

書

日疏

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吊焉降禮

杜云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陸云降禮猶言降于喪食公過自貶也愚謂季氏強臣公敢不備禮乎必過貶

春秋左傳註解辨誤卷之下

終

春秋左傳註解辯誤補遺

遜既作辯誤兩卷以所註全本呈今

內閣王公荆石蒙改正數條示教已見註中不

敢攘其美復自改前註數條并為補遺見此

僖公九年恐隕越于下

杜云隕越顛墜也據天

內閣王荆翁云非也下即對堂上而言言我僖

越拜於堂上則神颺不安必隕墜於堂下矣愚

本仍杜今味隕墜二字

明為堂下復改而從之

二十三年期期而不至無赦

期音

冬懷公執狐

杜云未及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竊謂懷公

突枝慎秦晉密邇宣遠其期至期年乎且觀下

孤突所對並無未及期之意蓋懷公自以意限

已及其所

限之期矣

二十四年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杜云鄂鄂然華

和陸則強盛而光輝韡韡然朱子註此詩同思

思唐玄宗宴兄弟之樓名華萼相輝實本此二

註不及久以為疑讀註疏知二註從毛傳鄭箋

林叟以華萼承覆從鄭以不為豈不是疑不

相遠耳再考不有七音同附其一也俗作連骨

切蓋本不也增足為趾或為附或為拊四字音

同義亦通或作拊誤線古字少以一字為幾用

後字漸多乃與本字相遠然凡花止一蒂鄭以

拊為萼足固一帶矣乃云承花者萼似萼亦蒂

矣故韻書註萼附二字皆交互不明且據如所

云文義亦不宜句斷憶唐詩有紅萼青附之句

又柳子詩棠萼中競秀分房外舒英則萼豈蒂

乎又別詩曰常棣輝輝聯附萼尤與二句暗合

無間廣韻云花外曰萼花內曰蕊則萼附皆花

也韡韡以萼附相附言而實即花矣毛杜朱固

淺淺而鄭亦微謬愚取

三詩釋之庶曲而暢矣

後重訂尤長

文公十四年請葬弗許

杜云請以卿禮葬未有

本傳註解辯誤未補遺

今王荆翁云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也因

觀後傳文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

宣公十二年殿其卒而還不敗

杜云以其所將

謂會所將卒即上軍也據杜即以上軍為諸軍

之殿而得不敗矣此戰中軍下軍已大奔惟上

軍未動如此立文與事實大悖且傳文亦別蓋

士會自以其身為上軍之殿且此如合肥之役

韋獻將梁兵還身乘小輿殿後魏

兵不敢逗遛事理略同而杜謬甚矣

成公十六年諱以事神

杜無註正義云諱者神

不歌其神耳
乃所以事神耳

襄公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杜云不敢毀故曰若

而人本有可疑愚向因之今王荆翁云乃設
為對詞不可實以某某故曰若而人非本應答
之詞也不敢毀譽非是固為有見獨昭公三年
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
姑姊妹若而人則似實稱非
設詞矣今竊其意稍改之

昭公元年此二者古之所慎也杜以一四時取

以內官不及同姓買妾必卜為二今詳索之杜
註是也愚前說妄耳於註中已從杜恐後人以
為疑故
志此

左傳詳解詳義大補遺 主 田應麟

七年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杜無註一

一云熊為能三足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
正義援引徵辨甚博不及錄竊謂既神雖獸能
入水其說得矣且鯀以巨凶而化為熊似其
靈神猶在為鼈不既下乎何以為夏郊也

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杜云童子墜髦始

而弁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
義解之曰案禮未髻之時必垂髦故云童子垂
髦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
始冠必三加冠也記冠義云始冠緇布冠之冠
而敝之可也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
冠而敝之可也鄭玄云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
是言本古而變冠既冠而即弁故云弁髦因以
敝之弁有爵弁皮弁緇布冠不得名弁故曰

弁亦冠也愚考諸禮經所載良然以解杜語亦
明獨於傳文大異禮所謂敝者緇布冠非弁也
傳所言弁非緇布冠也朝覲祭享禮曰三加彌尊
天子諸侯俱冠之以緇布冠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
何敝之有乃以敝字偶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
冠也是即弁以為緇布冠同遂強而一之曰弁亦
之云弁緇布冠也則冠禮尚未讀乃強解傳以
誤後人妄矣劉炫以杜為非而不能解乃曰弁
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為髦彼兩髦因以敝之者
謂親沒則不髦也夫親沒則不髦固矣然傳中
無親沒之文豈得橫益且弁字何着疑此髦非
詩所謂兩髦即髮也即今童子所垂髦耳貞山
不深考而從炫說愚前亦未及詳姑以意言殊
率爾也今詳考諸禮經弁味傳意蓋曰豈有如
弁髦而乃因以敝之乎蓋王自居於尊以責晉
不應以卑自喻也觀下文云我在伯父猶衣赭
衣傳詳解詳義大補遺 田應麟

十年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杜云欲及子良
子是以子良醉而桓子騁矣於傳文不協如杜
意則傳文應云遭子良醉遂騁告文子蓋醉而
騁者子良也遂見文子者
杜子也文義甚明今改

二十六天子車曰齊人也杜云子車即淵捷齊人無註林云子車見
魯人助已乃自言我齊人也愚素有疑焉
內閣王公云魯人誤認子車為魯將子車見其
助已也亦誤以為齊人其識卓矣蓋本知為魯
人因其助已遂疑為齊人而未審故更呼以試
之

定公四年楚子涉睢 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杜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愚據杜所云
是以楚子初涉睢而吳既而復涉睢濟江而南
人江南之夢避吳兵益遠矣然郢本在江北何
時復涉江而北也使涉江而北傳自應載之且
考鄭隨俱在江北下文王奔郢又云以王奔隨
皆與江南之夢隔江矣何數數濟江之頻皆非
左傳詳解難索補遺

事理且傳文亦不宜疎漏如此今考睢漢二水
皆入江故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而南
入江遠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郢自郢而奔隨
故侯吳兵既退即人郢並未至江南也元凱但
以傳文兩涉睢遂謂濟江而南入江南之雲夢
耳不思睢水本自入江而鄭隨在江之北也愚
猶恐不然適有容友本雲夢人細
詢之知此為江北之夢方敢改之

重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杜云棣也愚考而易之
亦曰郁李因再考之知常棣棣也棠棣移也別
名皆多而郁李一以為棣一以為移至詩緝
曰常棣王李也花相承甚力始悟詩人取興
之意端自有在不必言及附萼而兄弟親附之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情隱然自寓讀之殊覺

重隱公五年將萬焉杜云萬舞也考大韞訓云
舞稱萬舞則專名武舞矣及詩書公羊三註疏
皆同戴朱子註詩則曰舞總名又呂東萊讀詩
記援引甚詳以武舞名干舞文舞名籥舞則萬
為總名明矣考大戴禮云獨莊公二十八年楚文
見傳中皆以總名為文獨莊公二十八年楚文
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似專於武然
從杜但其意義無考惟博雅教之

僖公四年六日 毒而獻之杜云毒酒經宿輒
後思昨不獨酒也考國語所載甚詳正義亦病
杜之偏而畧欲益以肉字則板刻難益故以食
易之考諸書食飲食也又飲盡曰食祭
曰血食漢書食酒一斗則肉酒兼之矣
左傳詳解難索補遺

襄公十年其能來東底乎杜云底至也竊謂以
東至乎文理難通自漢至今京師
里第皆名邸古字通用此必然矣

昭公二十四年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杜云疑士
故謀殺之竊謂魯侯爵且周公之冑晉雖盟主
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
國者取郭師固得罪晉所以屈辱之者不一賴
昭子風節庶以少競誠足以相當矣必無復殺
之理昭子亦不過疑及此特以其氣高勁恐
復有陵侮難勝將以死繼故謀先殺之耳

昭公二十四年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杜云疑士
故謀殺之竊謂魯侯爵且周公之冑晉雖盟主
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
國者取郭師固得罪晉所以屈辱之者不一賴
昭子風節庶以少競誠足以相當矣必無復殺
之理昭子亦不過疑及此特以其氣高勁恐
復有陵侮難勝將以死繼故謀先殺之耳

昭公二十四年余左顧而欬乃殺之杜云疑士
故謀殺之竊謂魯侯爵且周公之冑晉雖盟主
何得戮其命卿考其時未有侯國之卿戮於伯
國者取郭師固得罪晉所以屈辱之者不一賴
昭子風節庶以少競誠足以相當矣必無復殺
之理昭子亦不過疑及此特以其氣高勁恐
復有陵侮難勝將以死繼故謀先殺之耳

辨誤補遺終

竊觀古名將多好讀左氏春秋吾師傳
士凱氏夙負經濟曉兵尤尚義烈與家
君為執友竣齡聆其言論即竦異之既
而家君命執經授義至蒙賞以易悟然未
獲悉其微也閱二年師延以歲選作邑博
又二年竣幸舉於

留都追思往訓多內規焉今春以左傳註
解辨悞見視其弘深精覈非世所擬因慨
左氏之旨晰矣諸家之誤訂矣師之困阨
以抑鬱也執惜而執振之乎執奇而執
左傳註解辨誤大後叙

曜之乎恨竣猶弱無能為之重也若何而
使其高節嘉謨英略俱少概見則於

當世明公尚大有觀云

皇明萬曆甲申仲春中旬門生顧天竣頓

首謹識



登母氏伯兄士凱父敦節繁艱古矯俗以
故志不獲離分訓剝豁親朋咸慮其獄之
難諧也既聞三薦於

朝矣登深歎

三公知人惟哲而舅氏之志亦非必不可
讐也復將杜武庫解左氏傳而更之詳析
衆說是非之原名曰辨誤不余愚穉而示
教使題識焉又見其他作多悲慨語因思
使吾舅蚤顯豈復得餘暇為此今卓如
是將求傳奚疑而況其顯者固自有在耶

左傳註解辨誤大後序

後序

藉令終不顯又烏足悲而慨也

萬曆壬午應天舉士愚甥金兆登頓首書

昔甲申春二月之五日也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傳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
預之解間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
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
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緝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
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
勦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